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八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七）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七)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二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董雲中士聞參閱

何中丞九思山房集

疏

何東序

戒備紫荆諸關疏 修築邊牆

查得前道副使曹金條陳議修邊垣以圖經久照得本關自東北沿河口起至西南白石口止計長三百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修築邊牆 一 平露堂

八十餘里舊有邊牆一道據日前形狀似有足觀但原係圓滑尖峭見成石塊乾裂止是外面抹石灰一遇久雨多致坍塌抑且不耐搖撼累年修理殊非經久長策合無責成各該參將督令各該守把官軍逐一查將沿邊山隘純石者務要剗削壁立三丈或石山帶土及硬石夾沙石者務將帶土并沙石挖去補以堅石其水口及平漫舊有邊牆處所更須俱用鑿嵌方石尺濶各二尺以上者疊砌高三丈濶一丈塚口高五尺濶二尺五寸以上方可足恃每年除見

有倒塌先行修築外其餘不經坍塌隘口及坍塌已經修完之時專一鑿嵌方石俟積足十丈之用省方將舊牆十支折去易以方石等因通行各官去後爲照防邊之計修守爲先而修理之功經久爲貴臣所隸紫荆馬水等處延長三百餘里重山疊障拱護陵京地險天成本爲 國家億萬年保障之圖但中間險要異地衝緩不一或山麓千仞而道路多歧或水道瀾漫而功力難施先年頗有遊騎衝突橫肆焚劫此因滿載情歸幸免深入以此邊人藉口玩歲惕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修築邊牆 二 平露堂

月間之以戰必曰此地以守爲主詰之以守輒曰有宣大爲之外護故每年春秋二防惟幸虜之不犯即犯幸其不能深入一遇犯而深入未見有當關而呼重閉爲勇者其於 朝廷增民養軍設險守國之意不亦謬哉此 廟堂深知弊極而特有戒備紫荆思患預防之請也臣親詣沿邊隘口逐一查閱看得各處城垣多有碎石疊砌外塗灰泥爲一時掩飾之計手可摧拆而下猶腹裏粉飾雄堞虛應點驗日前防禦尚尚不堪責以久遠將焉倭賴臣反覆思惟此關

地切 京邑所繫不爲不重，歲事修守，爲時不爲不久，然邊備如此之疎，良由在上無責成稽考之法，故在下多虛庸苟且之圖。近聞密雲一帶邊牆俱用鑿鑿大石，加工包砌，該管參守等官，十日一報軍門，稽查既有定規，積累可臻成效，合無酌議行各參將守備把總守口等官，將各該管地方擇取極衝去處，區別計議督率各軍就地開採大石，鑿鑿方足，將舊修不堪邊牆陸續更易，山麓牆腳剝削壁立，務求經久一勞永逸。每十日開具修過工程，赴臣呈報一次，限三年之內盡數修完，仍每一丈分鐫軍士姓名總鐫本管職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補，如或驗工不堪，至五十丈以上，或任內貪縱怠緩，不行修完，將各管官員坐贓問發，邊方立功五年，參將二百丈以上，守備一百丈以上，徑自革職開任。中間如果工程浩大，軍力不敷，預行申請，多方議處督關通判往來催督，不許別項委用有妨職業，臣仍不時至關巡察，并照兩秦所領兵不踰三千，馬不足二百，若遇挑選入衛，勢必空國而行，撐東墜西，顧此失彼，合無將本鎮軍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

平露堂

馬責令固守信地，嚴飭秋防，如或近郊有警，令其星馳策應，勿致將領得以奔命爲辭，有悞安攘大計。

防秋疏

廷議防秋

一優重哨探，竊照沿邊套虜環繞，處處皆通，大舉進年臨秋，俱在各水頭會事，近因我兵哨探漏洩，日生謫計，將帳房移於前，羣酋會於後，起身之時，一面移帳，隨即變忽突，犯得以掩我弗備，肆其荼毒之慘矣。彼既生心，而我之偵探如故，未有不墮於其計者也。查得胡地水頭東路有沙嶺兒榆林岔茅峯子天鷲海子駝山九股水諸名，由是則入犯神木葭州府谷等處中路有神木灘白崖河日牙海子灰城子柳海子雲都兒灘諸名，由是則入犯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西路有柳門兒白城子黑河子察罕城吳水井明水湖諸名，由是則入犯保安安塞延安慶陽等處，此皆通賊之路，當預有以揣摩其形，而厚集以備之者，合行各該副參遊守操防等官，還差弁健通事夜不收，各照前項地方，分邊並出潛蹤，密哨務得其營巢，遠近部落多寡，及有無結聚侵犯之真情，星馳還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報使我先期而備，遽要而守，設伏而待，不使彼之乘吾之虛，少有得志。于其間，方爲萬全之策，仍令各該墩軍時時瞻望，但有揚塵露形，即照定規，舉傳煙火，以便調度應援，追殺掩截，各役果能用心効力，致師克捷，聽臣先行重賞，仍照兵部題准事例，具奏陞級。如或瓜分不實，轉相欺誑，致失事機者，輕則軍法網打，重則依律論罪，領兵官員通行參究。

一、安設柴塘竊照本鎮邊長地廣，居人渙散，一遇有警，卒難周知，苟無號令宣傳，必致臨期誤事，相應查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五 于露堂

照舊規，於各路邊墩設立塘馬墩，空遠者二匹，近者一匹，又隨墩空安設柴堆，就令各該守操坐堡等官，往來查點提調，遇警燃柴馳馬，使得早知，預備其腹裏州縣，如西路城堡，與保安安塞鄜慶等處相通中路城堡，與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相通，東路城堡，與葭州神木府谷吳堡等處相通，令行各該守巡邊兵道督各府衛州縣掌印官於通賊要路，亦要擺設塘馬，高阜去處，安置柴堆，撥人守瞭，仍於柴堆便所，拘挖深窠地窩，以備藏躲，仍行委官時加點閱，如遇

邊堡警報，一體燃柴傳報，分投曉諭鄉村，火速收斂，清野務，使我無一人一畜之害。如各官自恃腹地上下泄洩，慢不加意，以致地方失事者，聽臣查照輕重，分別參奏提問。

一、議併小堡竊照沿邊軍民隨地散處，各就其居產之便，有一鄉而堡至數處，有一堡而人至數家，平居燕雀處堂，惟幸寇之未必遽來，有事安土重遷，寧守財而坐待以死，故虜賊一有鈔掠，而害即及，衆村野一經失事，而各輒歸官，不思疆域無窮，兵力有限，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于露堂

歲秋防旣布之，擺邊矣，又留之守城矣，又及之守堡矣，於堡之外，又欲瓜分而瓦全之，即百萬之衆不能辦也。古人以二千家爲一堡，無事則戍以五百，有警則仍復增募至抽摘諸州之軍共相戍守，今之爲堡，抑亦有是是否乎？故禦虜之利莫如併堡，併則力合，聚少而爲多，不併則力分，析強而爲弱，其理甚明，不待中智以上，皆能辯之者，查得本鎮設有官軍共計三十七堡，除挑選入衛分布擺邊外，其餘老弱羸卒不足登陣，合將無軍小堡，省令先期就近歸併大堡，

之內，囊橐粟芻，隨口般移，悉聽守操坐壁等官，分派守城，併力捍禦，務保無虞。臨邊以次州縣鄉村，一體施行，如有恃頑抗拒，不行歸併，及臨期觀望，以致被虜失事者，事寧通行提究。

套虜輸款求貢疏

套虜款貢

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供稱各役與古能原差夷

使同到本酋帳內，有古能番說河東俺答，已是和了，我們也就要和，是天意交咱兩家相和。漢人八十八萬，達子四十四萬，兩家既已相和，永生一處，如築定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平定路堂

墩臺一般，永世兩家和好，有俺答是大，我們隨他，我這裏委莫通曉識字人，又不知表文意，該進貢的馬，只就近與同俺答一路進貢，我的頭目，只分落住牧保靖地方，若是走出的人口，河東都送回，我邊的也要送回，若我們過後有反心，人也不饒，天也不饒，朝廷也不饒，又說有雙山酋的達子，原在未傳之先，我們也不知道，乞免追究等情，并開原譯取本首部，落頭目名數，分住地方，到職案查先准宣大軍門咨，爲北虜執叛求孫輸款納款，乞封通貢事，煩爲道行。

該鎮沿邊將領今後不許差遣丁夜出境，燒荒趕馬，擄集阻壞貢議，并遣通事郭賓等件，送吉能家人達子士忽赤前來，職會同延綏總兵官雷龍，看得俺答吉能部落自相雄長，利害各不相及，詢之本鎮官軍，僉謂犬羊異類，小信難恃，戰士扼腕，不欲與和，職督同榆林管糧道僉事蕭大亨，講議恐阻貢議，查照原行通行各該將領，禁止擄殺及曉諭邊外諸酋，知會隆慶五年正月初四日，有古能等差中軍達子擺言，恰等二十四名，并各頭目部下達子，放八等二十七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平定路堂

名，同宣大夜不收金奉等俱至榆林，墻下乞求通貢，討賞買賣，又該職會同雷龍，當差都司中軍等官李芳，姜顯宗，李真，前去譯審，各夷使執稱吉能等使我們出來，議要和，各分地方住牧，從黃甫川迤西至定邊營，各有小頭目，分管禁約，若南朝人出邊尋採柴，莫不許脫衣裳，查出原達子罰馬一匹，牛羊各一隻，若還殺死，就與償命，乞南朝通丁不要趕馬打帳，似今年趕了無數的馬，殺了達子四百，望大那顏禁止，我們進貢馬四百匹等情，到職看得各夷情詞，

懇切似出真誠會同雷龍督同蕭大亨將各夷分別賞待花段布疋羊酒覆審各夷供報酋首部落住牧地方職又酌議吉能雖遣各夷供有納款情詞其貢獻馬匹表章事宜尚無詳據隨照宣大事體量處展紬四疋及針背等物選差通事王堅牢兄李花等同各夷齎去吉能處宜諭朝廷恩威軍門號令并責問雙山入犯之賊是否僉答未傳之先有無故為反覆變詐及譯審彼否有無識字人役每年作何進貢何樣表章取真正番文仍遣信夷前來聽赴軍門審酌題請今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兄等押同夷使打兒漢小斯等前來譯審得酋首吉能等前項輸款情詞大約相同及將部下衆小頭目住牧邊外地方逐一令王堅牢兄等帶去識字開寫前來每枝給與手犯木牌一面各令保靖邊界永遠不許侵犯等因看得套虜吉能等先後乞款情詞一時既屬真誠彼將應貢馬匹歲同僉答進貢東西一體似應俯從但彼所求於我中國者大約有四一謂乞免稽巢二謂追放回降三謂開市買賣四謂歲時討賞雖其終望無窮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將來未厭而目前乞索止此數者而已職等竊謂彼既效順在我自無持殺之理內外息兵國家決無小費之借但遣降間市二事無論別鎮之行與不行在我西鎮則斷乎不當從也蓋本鎮沿邊城堡寄遞腥膻初無界限出邊樵採日踐胡場一解兵革內外極易交通詢之鎮人皆謂嘉靖三十年間開立馬市行使年餘強虜肆侮於市彼特莫敢誰何中間無知小人貪圖厚利暗將熟鐵器物裹藏貨售以致二十年來公庖轉窮為強所向靡前至今鎮人遙望易馬廢城無不指為陷奔前車既覆殷鑒宜懲其同鄉人口彼以宣大近日許令索還借為口實事出遙傳遂難憑信但我耕牧樵採人等時被掩襲致我民化為異物草野降屯日漸蕃衍正當及今歸正俾虜削弱以為他日制馭之地若復要索意欲何為况上天生物之心不可久逆羈人懷土之情所宜矜恤在彼得地繫戀之徒固難責其強來其於思鄉走回人口實雖聽其復請縱有騎牽馬匹亦當給贖本人以上二事無容別議外合無俯順夷情共成貢議及照套虜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十

平露堂

連年畏我兵威，遂牧一二百里之外。今聞罷兵，相率臨邊，時向各堡乞賞，雖權時諭以聽候分處，暫用酒食犒勞，將來歲費不貲，查得在鎮每年賞功，止是取給收復達馬一項。今既禁絕，此外再無下落，合咨早爲題請議發等因。備咨及將原來夷人打兒漢小廝與同通事王堅牢兒等解押到臣督同陝西總兵官呂經回原兵備道副使上官用并標下中軍官白允中等再三詳審得本夷原係靖邊營軍餘，本名馬天祿。先年被虜，收在吉能帳下，頗見親信。臣謂汝係中國人，胥血在此生長，何忍背華向夷？彼謂有心歸來，但生男長女，俱在虜巢，故不得便耳。彼因感動泣下，遂不復夷語。臣謂俺答蒙 聖上天高地厚之恩，不殺其孫，以禮遣回，因此感激乞哀，請和。汝吉能何爲哉？彼謂吉能與俺答是一家兒得。皇上不殺彼孫，也說 皇上恩重。若使我們子孫後來有投過南朝去的，皇上一定也是放還，以此感激也要投順來貢開市。臣謂貢事未奉 朝廷聖旨，誰敢輕議？今既要和，只是各守地方，嚴戒部落達子，永不犯邊。我這

裏禁約沿邊將士，不去誘集趕馬，便是和了。彼云：吉能雖是達子，語言不通，心裏也甚明白。進貢開市也，只候 皇上聖旨。若東邊准了，一定也要求討。若東邊不准，也不敢強求。只是如今部落達子都到吉能跟前講說，近來達子家好人好馬多半投順南朝去了。今既和了，不敢去搶我們都要往西邊搶瓦剌去了。丟下老婆孩子在帳房，只靠漢兒人使喚。今聽見和了，決然都要回去。且如富貴家達子，恩養得人，任我們衆達子窮養人，不往若還都去了。我們自家看牛看馬，門也不敢出了。以此懇告吉能，遣我小廝來哀告太師，今後既和了，但有達子家投來的人，只乞就發回。臣謂汝吉能既要和，只好將節年搶去我這邊人口，逐一打發過來，方見他真心求和。如何又是這等說話？且這些人口皆是我的赤子。如汝打兒漢小廝，合戀虜中奉養，不思歸來，便罷。若汝在虜中不得時，被他作踐，也必然想着汝父母，懸懸望歸。汝若脫走到邊，我却執汝送還虜中，汝心中怨我不怨彼？又不覺慙愧俺首良久。臣因謂汝與吉能既求和，我也

依他一半。今後來降人口。審的是他真夷或收的西邊番子。他有人來爪。尋連人連馬俱與他去。若審的是我漢人男婦。決難與他。彼謂如此却好。只恐吉能不依。臣謂不依也。由他。便是與他。不成了。臣又謂吉能既說和了。如何歲裏又縱達子入犯。彼謂土戶只家一枝。當時還不曾傳到。所以無知。犯法。臣謂汝達子家無法度。無信行。這遭便推說不知。若後來再有這等的。又推說不知。却如何處。彼謂今已將沿邊住牧達子姓名抄到太師處了。以後但有犯的。太師傳諭吉能。決然不肯饒他。達子家只趕了他牛羊馬匹。一家兒都餓死了。甚是利害。臣謂以後且不論汝傳語吉能。若是真心求和。先將去冬搶去人畜。叫土戶只家一一送回。方見是真心求和。這便和的長遠。彼謂太師都說的是。我一一對吉能說。依與不依。在他。隨將本夷量行犒賞。令原差通事押回該鎮。省發回巢外。其進貢一節。關係國體大計。既該宜人督臣主議。應否准貢。皇上自有神斷。臣等不敢輕議。至於開市買賣。先年覆轍猶存。版圖不遠。非但該鎮鎮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廼以爲難行。民間三尺之童。皆知不可再誤。即據扛兒漢小願之言。虜亦知其難成。相持觀望。未有固必之意。惟遣降一事。乃其切心。而臣與各鎮所見大畧相同。俱已善詞諭遣。無容別議。外但臣等所處。不在目前。而在他日。不在貢議之成與不成。而在套虜之隱禍可憂也。等因。會稿到臣。謹會議照事。有跡雖相因。而其情實不相侔者。伏機隱禍。往往潛蓄其中。而不覺。比至覺而後辯之。即機事已去。而爲謀亦晚矣。故智貴睹於未萌。事當慎於圖始。今北虜俺酋與套虜吉能。一時乞哀請和。此所謂跡雖相因。而情實不相侔者也。請爲皇上敬陳之。蓋戎狄之類。各自稱雄。原不相下。頃者俺酋之孫。束身來歸。誠慕我中國有聖人在上耳。然俺酋自分頻年侵擾。罪惡滔天。意謂朝廷不拘繫之。必且赫然震怒。戮之塞上矣。已而蒙我皇上廓天地之仁。寬斧鉞之誅。特降綸音。諭遣還巢。所以俺酋性雖冥頑。感皇上放鷹之恩。出自望外。傾心向化。固其所也。彼吉能者。果何爲而亦求內附哉。臣等竊嘗謂之邊人。咸以爲套虜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杖數雖多生齒實寡大小控弦不滿三萬故雖頻年入犯其勢頗不甚張非借兵俺酋不敢大舉深入邇年銳意西掠番回非止貪其貨賄利其生畜實欲吞併其衆自增羽翼包藏禍心殆不可測節據甘肅塘報海上諸番多被收服近日通事王堅牢兄等來自虜中親見瓦剌頭目數輩環侍言能左右則黨類亦已漸盛而彼中未服之衆尚多故其西掠之志未已獨以巢穴在此時破我兵出濟有所牽制不得盡力於西耳故一聞俺酋約和之語因就其計欣然樂從

寧宇之所矣此臣等所謂伏機隱禍潛蓄其中者是可不爲之寒心哉臣等竊聞陽於憂患而忽於小康人之情也如果一二年間弓矢輟而不周士馬飽而莫試豈惟將士驕惰征於晏安即恐有事之人倡爲奇特之論以爲某兵宜罷請於上以罷之某防宜撤請於上以撤之務爲樽節愛養之名遂忘本初苞桑之戒則鮮有不敗乃公事者矣至於通貢開市自關國家大計非封疆之臣所敢輕議但此聲已傳虜日環聚邊外乞討示下犬羊嗜利干求無厭最難驅遣少失機宜禍亂立見况荒涼絕塞百物不生軍士月糧未足糊口甘言虛遣終非事體剝軍啗虜猶剗肉銅虎外患未弭內變將作其機甚危不可不慮伏乞 勅下兵部早爲查議一面行臣等嚴督各鎮大小文武將吏乘此閒暇早圖安撫仍乞將原議進貢開市等件 勅下廷臣從長集議早定大計如宜俯順夷情或暫准進貢以納其歸款之誠禁絕開市以杜其叩邊之擾如以虜情變詐難於曲徇仍行宣大督臣酌量酌當人員宜諭俺酋吉能若果效順

情真堅守盟誓約以三年之內嚴束部落。一騎不敢犯邊。自東徂西。內外寧謐。聽各鎮督撫等官據實會奏。特加恩資併准貢市。以酬其勞。如或不聽約束。侵擾如故。前項一切停罷。仍行各邊拏獲趕馬。照舊施行。其各鎮撫賞錢糧應否照先年事例頒給帑銀。或照宣府撫賞李家莊屬夷暫許於各月官軍臨舍扣除。還官銀內動支。併賜裁允。以便遵行。如此庶廟諒一定。而戎心自安。內治不疎。而邊圉彌固矣。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全唐書卷七

平露堂

序

延鎮圖序

延綏圖志

按鎮禹貢爲綏服之地。春秋以降。爲九原上郡。秦逐匈奴。樹榆爲塞。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歷代相傳。虜寇竊據。互有得失。因朝執掃。風復帝王。故有之。上守徹東勝。守延綏。緣邊爲十有八寨。控制朔方。於是北虜踰陰山。不敢南下。飲馬於河。益唐築三城之後。所未有也。逮正統末年。宦豎稱兵。土木構禍。也先始乘間竊發。驅其種落。入逐水。

草便善伏處。套中而我寨兵亦懈弗守。虜得迭出迭入。由是大河以南。駭駭多胡馬之跡矣。先是守臣奏。即榆林爲塞。設守以復國初諸寨之舊。乃始置定邊。舊安邊。龍井。水地。浮島。家波。羅。失。置。平。夷。新。城。懷。遠。鎮。羌。清。水。柏。林。威。武。清。平。鎮。靖。諸。堡。而。罷。塞。門。安。定。克。戎。麻。葉。河。白。洛。臥。牛。筆。架。大。鬼。鴿。土。門。東。村。府。谷。諸。兵。合。之。爲。寨。二。十。有。四。後。增。置。魚。河。把。都。永。濟。三。山。響。水。建。安。寧。塞。新。安。邊。石。灣。池。新。興。雙。山。歸。德。神。木。永。興。鏡。陽。水。木。瓜。園。常。樂。鹽。場。大。相。油。黃。甫。川。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延綏圖志

平露堂

諸堡而罷。龍井魚兒河虎都伯顏拜堂兒柳樹會神。水地灣平夷諸兵合之爲寨。三十有五。嘉靖隆慶間。再增柳樹灣保寧並復龍井廢磨。又再撤永濟入柳樹灣守之。今爲城寨三十有八。然後邊防始備。識者謂無遺策。稱雄鎮焉。然前代控制之跡。與今疆域南北頗爲遼遠。如唐受降三城中。去鎮殆千餘里。東西相距內地。各不下數百里。其戍守宜若難矣。及其時卒不踰二萬馬。未及半視我乘塞之衆。其勞逸靡。宜何啻相倍。則謀國建策之士。於斯鎮之形。猶不能。

無喬舌焉。蓋有以也。竊嘗疑之。當我國家疆理之始。出遐入幽。鴻纖無外。以套內數千里之廣。前人已試之。效即連城而郡縣之。夫豈不可。顧東勝之外。無聞矣。此其深謀遠慮。不貽天下以無窮之害。詎好大喜爭。區區較尺寸之利者。所能窺於萬一哉。嗟乎。蒼梧瑤山。舜禹恤下。窮邊大漠。秦漢勞師。觀於帝王得夫之際。尤足爲千古之大戒矣。予撫治之踰年。爲隆慶辛未。會酋長吉能慕我中國。聖人率其族凡三十一種。與其衆數萬。款角轅門。解脣請貢。予旣爲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思山房集 卷之九

卜露堂

求聞於上。因譯別其部數。謂宜有紀。以彰一代文德之盛。而又慮夫外寧內憂。我之自治或疎也。暇乃聚衆山川。梗槩其說。用佐輿圖所不及。而並以此冠之庶幾後之觀者。知吾不可忘有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子遠閣公 李 雯舒章

崔子忠道母參閱

姜鳳阿集

議

姜 寶

驛傳議

川湖交界水驛

此議有國水驛凡屬驛間皆有下灘之處難不及
川中事例凡運運所官船以江水汛急下而難于上

也故每所得倒換而轉與我江南例可以久乘坐而

皇明經世編

姜鳳阿集

卷之一 川湖水驛 一 平露堂

長川行駕者不同緣本省舊規已定不敢有所從違

以本省之驛傳道可以彈壓之爾惟夔州府與荊州

府係川湖南省交界夔州所官船使客乘坐而下峽

也荊州府所屬歸州所船不依川省例不來上水迎

接即過渠本地渠本地亦不來候替而使客者每每

亦乘坐順流東去不復停泊以候替時又無可以彈

壓之者於是船每每以水逆而去遠力不易于牽挽

而船夫往往逃船隻往往朽壞錢糧無從措辦而川

人之受困始亦無從控訴矣余督學時偶帶管驛傳

兩月惻然有此深念曾具文撫按兩臺煩開行楚中

之兩臺彼此著為定議此往而彼來一如川中每所

倒換例歸州之來替與夔州之得替彼不甚病而我

甚便乃兩利而俱全之一法也倘使客以順流東去

為快而不復有所顧惜於其間則請疏具題得指名

參論之榜示運津務相省諒蓋即停泊一兩日以後

候替于行者不甚妨而返還者則甚蒙濟亦何不可

之有愚見如此當時兩臺者皆憚其會謀煩難尤憚

于會疏之恐有空礙也遂寢閣而予亦遂歲考川北

皇明經世編

姜鳳阿集

卷之一 川湖水驛 二 平露堂

於川北即問報轉官也而遂去迄今猶恨前議之不

獲申不知此後川湖兩省其事規果何如余以為此

雖一事苟關係地方利病則凡長民者皆所當留念

而不可忽也故既去猶議而筆之於策將使後來者

有攷焉

茶法議

蜀茶

四川之茶自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買者賣于松潘與

腹裏地方自巫山建始等處買者賣于黎雅烏思藏

地方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茶引本州縣截一角江油

聽茶法道委官盤驗截一角松潘截一角然後發賣
止山建始等處茶引夔州府截一角嘉定州截一角
雅州截一角礪門茶馬司盤驗瀘州盤驗泊盤于河
下聽茶法道委官盤驗稱掣至黎州截一角然後發
賣其從來事現然也松潘與腹裏所賣茶價賤而利
輕黎雅烏思藏地方價貴而利重蓋白松潘番人會
而吞于茶也不甚急黎雅烏思藏等處西南夷其飲
食乳酪脂脈物頗富饒而每嘗以茶爲命茶所以貴
奸商有告討松潘茶至黎雅賣者有告不准而私自
往彼販賣者其原皆由地方武職等官貪利而不畏
法相與勾引而容縱之而黎雅守備爲尤其茶法道
覺察不周撫按官禁治不嚴巡茶御史又遠不能知
或公聽而私容或又增引以至千萬往往以爲泛常
而付之于不足愛惜於是番夷不仰我爲命而輕易
于犯我邊思或從是始是則茶禁不嚴之過也今惟
嚴爲之禁告討往彼發賣不准告增茶引不准私販
有禁武職等官勾引而容縱有禁前此增引革如例
守備等官容縱有實跡者奏泰處治如律如此邊夷

庶畏我乎此聞 朝廷之威令所以行於西南夷蓋
所繫甚大不但爲茶法一事利弊所當興革之小小
者因有聞故著爲謀如此

鹽法議

鹽井課額

川鹽出于井井皆鑿石而成其爲工力煩巨矣而井
有大小大井課重而利多始亦不甚爲累自大井爲
水滄沒也於是水淡而鹽利少其淡其水遂煎不成
鹽矣灶戶以負課往往逃灶戶逃則課盡負額益虧
於是川之鹽政始敝後設爲法大井丹者水滄沒者
今灶戶開小井以補課額止今補課額可也乃或于
小井另徵課民戶有私開小井者量令罰大井所虧
課之一二亦可也乃或又重徵其私井課夫其另徵
課與重徵課也謂可以溢額而然不知灶戶以另徵
課也不利于開小井寧負課而仍前進民戶以重徵
課也以失利于私開小井即開者亦往往與塞而廢
閘由是課愈虧而川之鹽政益敝矣後有一公建議
大小井並均令報官發賣每鹽百斤給票徵銀六分
輸官以抵課通融積弊亦自謂可以溢額不知發徵

發賣若官自爲市然煩且勞既非體報賣之際無從而一一稽察之勾考之勞且擾不勝算又爲非策萬一賣數不充非求溢額反虧額歟愚以爲天下之利始端于下終乃可歸于上凡事皆然而鹽法其一也嘗見川人鑿井架木爲梁而置鉏于索末懸秤從高下鑿石鑿而碎也輒取去去輒又鑿其爲力蓋甚艱上人不子以爲勸使鑿猶非所樂爲況又另徵重數以相困是趨之逃坐令填塞而寢闕爾於鹽政焉攸濟今第令大井埆者水滄浸者恣灶戶開小井以補

皇明

世編

卷之一

五

可露亭

課不足則容令報民戶私開小井者量爲補所虧課一二要在不虧額而已而不必求溢額灶戶與民戶兩皆不失利而後公家可望足額人情然也嘗以此告之鹽法公此公以爲書生言無能有所裨補漫不聽故復筆之將以告夫後之司權者

議興伊洛水田

伊洛水田

河南本有水田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

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于伊洛澗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厚而耕種爲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潁孫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于種旱穀憚于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埤陞之制不慣于栽插耘耔之方術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興稅稻之利于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每苦根重疏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予嘗爲之請輕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嘆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爲輕則爾卽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爲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有稍致饑饉如永

寧海縣也。類則稍重於輸，將不爲難，亦何至強聒于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歟！予請輯折而不得，欲與水田以制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上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爲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爲議以告後來者。

議防倭 閩粵防倭

倭之來在海，或使我中國人爲船主，比登陸則又使我中國人爲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爲利，而我中國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爲利，直浙皆然。閩爲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寇堂

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于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略，其法自遼東山東直浙閩廣九沿海要害處或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閩二華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之，西爲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台接壤，次西爲小墾，有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爲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爲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是東南爲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寇堂

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鍾地方，彼此極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爲策之善者也。漳之月港，向爲倭奴窟穴，今改設海澄縣，于防禦亦爲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爲山灣灣中有柘林，有全嶼，有臘嶼，有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鷄母灣，有宰猪灣，有龍眼沙灣，有雲蓋寺灣，有清灣，有深灣，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也，聚地甚遼闊，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于娘娘宮灣口之前後泊，蒙衝戶艦于灣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謀悉力，僅能驅逐之于廣灣，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略，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爲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逆慮。謂當于五水寨之外，於此更設一鎮，卽其所爲新舊城所爲官宇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守之地，可以耕海，亦可以漁，卽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卽召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爲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于

海之外不當于陸于陸斯無業矣禦倭之船當高大
高大則我能衛應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
在火器在長兵在筦筦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爲
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驅出其巢穴
盡藏之于廣東之界上則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
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刊倭之來
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應義者則
軍門既嘗正法而予亦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
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倣循故事振飭焉海氛庶可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千露堂

謀勦除山寇

汀漳山寇

福建之山寇汀漳爲多阻山中險隘爲巢穴藉剽劫
民間者以爲根據近寨諸奸狡爲耳目而我學校中
一二無恥生時爲之謀主羽翼挾以取重于有司因
之以爲利其積漸非一日矣前時將官不能兵不諳
曉諸險隘道路之迂曲兵每不敢進而坐視其剽劫
之四出竟莫敢誰何也有司者率惟怯畏首尾惟奸
人言是惑每與之私講解贈貽之請無犯所屬地以

爲信余廉得汀生陳某者貫通賊爲不才有司所藉
賴冀以苟免其地方之失事予欲行黜也乃爲之所
免再且三子不可竟黜之又廉得漳生曹某者許爲
縣招賊首賊首要利不迷誤其縣官魏某者被禍於
土樓予亦欲行黜而海道公以守延平時喜兩生能
曉暢賊情力爲解余重違其意姑革廉待後改旣又
結納南贛軍門借軍功微予收復也予亦竟黜之我
軍門南明汪公與總鎮南塘戚公共謀勦汀漳巨寇
藍松山等治近寨諸奸狡爲賊耳目者抵于法而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千露堂

恥生子又屢行黜無與主其謀者矣勢且孤兵可進
其時也於是募知山中險隘者爲向導微悉將王如
龍等引兵三面進圍困之賊既不得出未以因根
于我又無有爲之耳目羽翼者我日檣營進日逼近
其巢穴以守之因賊欲逃而不能於是日飢困多成
者凡兩月餘千人中招而出者強半矣成者又三之
二其不降被殺者賊首以下百餘爾剖其腹腹多艸
乃知賊已根盡而坐困如此也夫山寇據險隘以爲
固則我不能入而攻而我奸狡人無恥生爲之耳目

羽翼則彼固便于出而掠司防禦者所以袖手無策而不才亦有往往與之私講解冀苟免以無事其弊坐此爾今奸狡人正法矣無恥生相繼黜矣然知山監道路者多應募爲我用矣我提督而進堅壁而守之以坐待其困憊彼所蓄貲糧曾不能以歲月計所屯聚之衆本島合不堪驅以戰彼不能出而掠則無從得食而我既可以入而攻則彼勢自窘我不輕逞輒發致犯其困獸之鬪則彼有鼠竄穴中而已聞陽明先生昔勦平南嶺山寇及有事於廣西之兩江八寨嘗用此法以取勝固知千古破山寇之法當不出此汪公戚公始亦做而善用之賊抑猶有說焉奸狡人爲賊耳目者在軍門總鎮能正法而學校無恥生我學使則俾僅能黜革而已陳某者以彼黜尚來省應武舉也若曹某者以彼黜而卒從海賊吳平此非不才有所知而猶起文送之海道公溺其言猶愛之爲之蔽護致成患以爲除惡務本是則軍門總鎮之事也而設縣張官撫且治于賊巢之附近賊平之後事有不察後者聞東西洋地方業已有成議請于

朝是又在軍門主持終成之蓋設方略以勦除賊使前賊不能爲患設縣治以控扼險要使後賊不能又生竊是皆係安一方所以爲萬全之謀千百年之長慮也聞陽明先生用兵平賊後亦往往請設縣興學校爲善後計是亦往蹟之可尋者予故併著于議將以告夫後來者云

漕河議 潘湖修閘

江南水利當以漕河爲先漕河當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爲先丹陽丹徒其地形比常州之武進數尺而高武進比無錫蘇州又數尺而高地形高則水易流洩而涸其涸也于冬春間爲尤甚當修復呂城奔牛閘

壩爲先呂城原建石閘一座奔牛原建石閘二座閘兩傍各有壩以備壩剝壞船官船內閘而民船由壩盤剝也此專爲通運而設蓋從來然矣由奔牛呂城西至京口其百六十里而長即開壩修復而閘閉或久旱河流枯梗也當預蓄練河之水以待放開而漕運爲先在丹陽者爲下湖在丹徒丹陽間者爲上湖各週四十餘里而廣仰受夫山高驪山諸水涯而爲

湖上下湖各設三閘以蓄洩而灌江。夏秋旱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載在縣志。蓋亦從來然矣。後因潮個成田而難于查奪也。佃田之家私放湖水。莫免淤沒。而利于種作也。又漁戶私開涵洞。爲水門。張網以取魚也。而本縣水利官方。或不能禁治。於是湖遂歲歲涸。湖歲歲涸。則運河無可以濟。兼以運船空回者。與官船不時來往者。通閘而行。不許閘閉。則閘規不復可施。又兼以呂城係鎮江屬。奔牛係常州屬。各分彼此。無有爲之總理者。於是兩閘壩日就廢弛。而河非恆雨。則不得積水。而通流。卽每歲勞民挑濬。其地形終是高。河水終易流淺。而涸卽今。雖已經挑濬。而運道猶艱阻如故。加以天不雨者八閱月。而久運船淺。閘于平地。則促小船。小車。剝載糧米。起水車。各港。湔戽水。以求濟。不濟。則又起夫拽船。兩岸若陸地。行舟者。然憂憂乎難矣。蓋內漕臺去此數百里。而遠不能知其故。而惟每歲以挑濬一節。責成于有司。有司者畏漕臺之參論。而亦惟每歲一批濬。以塞責。畏運軍操回船。而東與官船之去。而西來而東者。情奪而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

平露堂

平露堂

禁而每歲不復奉開。規行事。又或以佃湖租爲利。以查奪湖田爲足。以招怨而生謗也。漫不經心者。有之。欲施恩小民。而日復增佃者。亦有之。湖灘由此遂委。請佃湖底。由此遂可揚塵。運河之淺阻。遂爲故常。而付之于莫可如何。此因循日久所致。或明知其故而不一留意于經理者。乃其積習然矣。在武進。又有孟瀆一河。外通江。內資漚。并利于舟楫來往也。姑勿論所論以放運船空回者。官船來往者。于冬春間。而專事呂城奔牛。閘壩得以開閉。而蓄水。卽北去。已承兌運船。乘風潮之便。時一由此出江。與呂城奔牛。運河兩利。而俱存焉。亦未爲不可也。獨河庄一帶。民食力不能任此。彼府縣有司者。又未肯任勞爲國家興此無窮之利。開江陰之良港。利于江船。由彼收泊。而惟恐孟瀆河開。則河庄一帶。將來或分奪其利也。多方行貨。以搖官府。官府中人。多爲之左右其說。以冀致而惑。惑而鄉士大夫又多以因田起夫爲不便。於是其謀屢興。而屢寢焉。識者蓋往往數之。開近時嘗估計欲開此河。矣。估銀約四萬餘兩。以工費浩穰。而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

平露堂

平露堂

止竄惟事關國運凡有糧運地方均當協助何疑又聞漕臺批發批河銀于丹徒丹陽歲計六七千金而武進秋糧內有修河銀徭編內有淘河夫銀錢糧又未開缺之誠爲國家輿大役以利久遠似難借此勞費是在地方上下司相與公心定議協力求濟而已矣除各糧運地方又常州府所屬他縣協助外卽轉發丹徒丹陽河工銀六七千金于彼召募卽令丹徒丹陽百姓亦量于彼幫工費一年而省漕臺年年六七千金之批發勞一年而省我百姓年年漕河之勞亦事體所甚便人心所樂從也況武進係本地地方而河庄一帶沿河五十里居民又均受通舟楫溉田畝之利其有也今欲固湖隄莫若栽植蘆柳于隄下蘆傍隄栽三四丈間蘆茂則可以禦風水隄可障柳沿隄須栽成行柳茂則根入于土隄可固在西南一面尤所當首加意湖中之地間可許栽蘆蘆所華佃田內下水深成蘆難不利湖水滿上田土高而水淺卽湖水滿亦不淫於蘆性最相宜故許民間栽蘆者上田可也下田不可也柳植隄岸兩傍隨人田畝爲

界止亦隨人自裁自採所應伐之遠揚庶幾民間肯自盡心力而不煩官長嚴督故蘆柳之利屬之民可也屬之官不可也往時謀取魚利於網戶而縱令湖水得自私所以有放水張魚之時而官不禁官取魚利而湖水得私放不禁也所以乘湖水之潤又有割取艸皮之時而官不知今魚利既不輸官租湖中之水艸又恣民自取民猶不奉官長約束私放水張魚私割取艸皮致湖水潤而國運妨濟也則難以辭罪罰於官矣蘆成而計畝徵課可少裨過客之供應乎于取魚利爲多柳成陰而行者蒙蔭隄亦永不壞也爲今之計惟擬華丹陽新佃湖田有妨水道者而發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壩以啓閉而資盤剝于丹陽運河通金壇各七里橋地方橋傍原有開基與京口開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洩于今年運完之日卽謀開孟渚河以放運回空船及官船之來去者於冬春間或遇東南風便卽乘閒一放已水兌糧船非去每年不出正月終或二月中旬卽可保運船盡過江以紓矣其丹徒有山厓易于崩圯丹

陽有沙土易于淤塞去處則兩三年一撈淺可也丹陽之在城市河狹而難廣沙而易淤者三四里許卽開挑亦不得通利此則當疏濬西南閘外一帶堅土城濠今廣且深而於此通運可也倘慮及呂城奔牛係于兩府所屬事體不得歸一不免以推諉誤事則請令鎮江水利官帶管奔牛閘壩于冬春間可也倘慮及孟河冬春間水高于江易洩而難蓄則于江口建一大石閘如京口閘可也倘又慮及丹陽之佃湖田者橫生謗議或陰有撓阻于其間則丹徒丹陽其荒弃地有萬頃洋焉許令改佃于彼以息怨口亦可也近題東南水利專委南臺侍郎而運河則仍屬之漕臺漕臺不得巡歷地方恐文移往來動有稽誤中間有當題請處謂宜題請行之庶永承可以遵行民生國計亦永承可稱便益

記

鎮江府本

旨增造閘座記

鎮江增造閘座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爲漕河河綜東南運道口地形高于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湖冬枯則瀉而西入于江常蘇霜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甌然西下京口閘之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之艱于行也往往謀桃河南縣河身亘長百五六十里不問河流淺深率多爲壩以屏水河淺深不一又亘長難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啣至輒又停工以放運水既屏去時則又難于來每年循習如此國計民生兩有妨所司每相襲爲故常徇工吏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圖抵塞而不知往蹟之有可尋由來玩弛又如此萬曆某年前撫臺龍渠郭公民極謬採及芻蕘具疏得請於是量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嶺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閘各委官設夫以司修閉謀如誌書所載每年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檢濬者如丹徒之夾岡猪塢蘇丹陽之黃泥壩陵口青陽等處兩三年間或一修衆部謀者爲令甲永不許大開河爲民病予嘗統論我鎮江諸閘由運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閘南開東至于大嶺山所增造閘凡三丹陽自呂城開陵口

開尹公橋開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閘凡四月徒傍
出而臨江爲新建閘爲丹徒鎮開閘凡二并陽麥舟
橋南去金壇者閘凡一與夫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
皆防其水之去并陽之支河則陳家橋太平河口閘
凡二皆藉其水之來是於歲漕計所並宜究心者也
又嘗籌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虛則裂
頽且崩矣後卽改而爲今他閘得無有似之者乎法
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陵口閘出在水面者徒取閘
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板不得入於函其下蓋有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危焉後卽亦改而爲以督理匪人也難保一無取而
全然堅并他閘得無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堅其瑕
呂城鎮開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閘底初均平後
李武進之新開廢而拆爲書院石料也冬月下消減
奔牛兩閘底遂高漕舟並稱不便常肥守龍峰穆公
燁是子言亟深兩閘底水爲去而我呂城閘底愈高
無已姑且于其傍近別造一小閘以通運然終非長
便計也法當如奔牛上下閘底如本鎮小閘底深其
底之高諸閘之啓閉冬月不可不如期實顯人每來

舟來不如期而輒啓板板不可不如期啓也則怒而
責及守者甚則攜板去投而弃于江往往以勢逞所
司不敢呵問也不知嘗奉 嚴旨閘規不可不守是
所常理諭而力阻也守閘諸員役私通徇不知有官
法而輒擅放行往往以賄啓以私情啓所司或不能
盡知也閘禁不可不嚴是所當密察而深懲也丹徒
之新建閘丹徒鎮開旣放漕舟難徒開弊實謂當遂
塞之可也丹陽麥舟橋水西走金壇之漏厄也陳家
橋太平河口二閘南河各亘長圓五十里蓄其水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以濟河水之不足是三閘者並所當冬閉而春啓者
也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虞水南走而洩於呂濱河
故當築然民間通舟楫資灌漑之要區也嘗得請于
都水使而閘不可遽築塞是亦所當冬築而春開者
也他如蓄湖水惟謹俾湖水涓滴皆河有來河水惟
謹俾河水涓滴皆漕用吏胥之言不可惑河水不必
全尾河亦不必全挑也則府議臺堽與部覆備矣余
無庸於言

序

送西溪劉太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蓋運

本古用通其才而反廣其比多謝宋大家得意之

吏有不宜於俗而時乎命之爲俗吏也官雖遷而不

爲榮職有不便干冗而寒乎授之以冗職也秩雖增

而不必賀何也才固有所不相近而情固有所不樂

爲者若今西溪劉君自我郡貳守而同知長蘆運司

是也夫郡貳清望蓋運冗司劉君賢者而財課能職

也古昔興利之事俗吏之所能而儒臣長者之所不

能蓋鉄權酷之論蔡孔以爲便而賢良文學以爲不

便今舍清望而就冗司以賢者而任能職是俗吏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

美厚阿集

王

千露堂

所能而責儒臣長者以必能蔡孔之所便而亦欲賢

良文學以爲便也名雖遷而實若左人情或以爲喜

而于君必有所不樂矣乃金壇尹趙君微予文以贈

君之行而欲爲君榮且賀焉何也曰此殆國家用人

之深意而人或未之察也惟王論道宰兼公孤者始

得坐于其側而上下其議論以啓王心此乃當國大

賢之職任也然而邦之財用貨賄之出入其多寡盈

縮之數惟宰得以知之其均節制用之柄惟宰得以

操之其以式法授于其屬而會計其歲月日時之成

亦惟宰得以詔王而廢置之是固非宰之所當爲而

亦未嘗不兼爲也後世善理財者其勾稽出納之任

亦往往不用吏胥而用知禮義士人爲之此亦豈士

人之所當爲也哉良以財賦不內宰相則利權散出

而耗蠹之害滋出納不用士人則弊孔不聞而乾沒

之患起是以古者大而爲邦國之財小而爲有司出

納之財上自論道之相下至於知禮義之士人皆不

問其才之相近與其情之樂爲與否而凡俗吏冗職

之所宜爲盡舉而界諸其身反若不量其才不察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

美厚阿集

王

千露堂

情病之以其所不能而強之以其所不欲此其意蓋

惟潔然不少緇于利者夫然後可以統一利權而塞

其弊孔之所在其于用人之際蓋有深意焉運司以

蓋爲課閭國家財用貢賦之大計而出納勾稽之數

亦與存焉是非真能論道真知禮義之人殆難以潔

然不緇于利而我劉君之爲郡貳守也攝行郡事者

一下行邑事者二皆未嘗有一錢持歸而去之日如

始至君可謂不少緇于利矣又其以士人之身而行

且有論道之責則難以俗吏冗職之所宜爲而一舉

以煩諸君君固不當以其才之不相近情之有不樂爲而有所辭遠退避於其間也況長蘆爲古輿指首地郊廂祭祀官府庶羞百官廩餼之用於此焉出既非他運司比而敬戒從事使其上供之物無一不當而且精又非君莫之能爲然則君之才固無不相近者而其情亦豈有不樂哉是可爲君榮且賀矣雖然是有有所當勉予將於君之行面有以爲焉儒者經濟學概要在興華利弊爲國家救實用而行已志非一切可以苟然而已也淮鹽之價高于天下視長蘆不

重刊經世編

卷之十一

鹽法

二

常三四五倍又彼此相望水道可通若因漕舟之便用宋人轉搬法而以滄鹽通之于淮則兩相適均我公家固可不煩費而坐增數十萬國課矣此其利之當與者也滄州置司與京師密邇而豪右便于請托故嘗有窩賣之弊地當南北往來之衝而往者權璫使經其處動以道路費爲請故又嘗有奏給之弊窩賣上豪右則商中日少而課日就損其害也在國泰給予宜堅則橫取于北爭售于南商病而民亦擾矣其害也在民此則其弊之當革者也夫此一利二弊

者固皆儒生經濟之學所當講求而不但爲俗吏冗職之所宜爲然而我國家分地有均不得互相賣買非敢于破格開請則雖有大利而不得與而權豪積習從來已久平件一萌輒有奇中非敢于爲國斂怨則雖目睹其弊而亦莫可救解也然則是說也人以爲難而莫之能行久矣君今爲國家總利權下一方而方且求塞其弊孔之所在是三者乃其鹽政之大者也諸君勿以爲難而竭其才致其情以爲之毋徒談曰吾於此本不相近且亦不樂爲也吾但能潔然

重刊經世編

卷之十一

鹽法

三

不少緇于利而敬戒從事焉則吾事畢矣是余有望于君而亦君之所當勉于將來者也

送少江桂君之任漳州序

漳州郡序

福建之漳州爲郡濱海我東南類年有海夷之患疑漳之海濱人實左右之維今年春朝廷以漳守缺難其人命予同年友成都桂君自武選郎往知其府事蓋選而任君也予因送君而謂之曰漳故名郡其民皆天子齊民乃獨以濱海故蒙不遑之疑于人予爲漳之人恥之太守與民誼均一體使其民以疑

而蒙恥何以種守賢余又爲太守恥之。雖然從恥之不可也。聞漳之濱海人利商輒輕遠遊其出也每多齋而後返故人以多齋而返也而疑于其所從來其居者悍強號稱易訟而難治訟或有不勝吏下之獄則往往越獄而入於海故人又以嘗越獄而入于海也而疑於其所從往若然者蓋亦有一二可疑之端矣然未必實有之其在濱海之人容或有然者然亦未必漳人之盡然也又聞其人以濱海故頗知海道之遠近夷險其海濱業漁之人時往來海上得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

輕於訟商者無輕於出出而有不吾告者罪以人所疑勿赦也。爲漳人計請如太守約曰吾輩力果能從殺此寇亦請從仇殺以自明否則居者不敢輕于訟商者不敢輕于出出而有不太守告者罪以人所疑不敢所赦也。若然則太守與其民之恥可以兩殺而俱雪而國家東南之患或從是其亦少彌矣。然則君之拜漳守以往也又宜獨爲夫漳人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卷之一

五

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八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馮軒

陳子龍臥子 張安茂子美 姚 臺元可參閣

悟齋文集

卷

吳時來

目擊時艱乞破常格責實效以安邊禦虜保大

業疏 聖鑒事宜

臣機運小才遠遜盛世常思捐糜軀質以效 朝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然事關宗廟幾係安危莫如速處故不憚謬妄陳請
練兵雖曰處于未形實則鑒于已著雖曰謀為三年
之艾實則有益七年之病兵法曰不恃其不來待吾
有以待之待之之策莫如練兵然而議者尚復悠悠
不謂其然過者土鑿東由界嶺口之羅漢洞而入梯
承平破昌黎傳答把都兒踰大同犯山西破石州黃
台吉割營白州川時以輕兵打圍出獵黃花鎮等處
是其孰能合能分合縱之效也其計三分四出銜角
之計也今又縱橫馳騁淹留旬餘破城陷寨滿載而

嘯而諸鎮督撫總參並無一兵宣揚威武與之敵敵
其目中可謂無復中國矣且虜中往往欲搶臨清山
東數路臣謂既可深入石州亦可深入臨清又恐一
旦長驅直達都城彼有萬全之策我無五日之備則
此金湯危如孤注臣每一聞警報未嘗不痛恨悲憤
展轉圖惟不能排遣尤以未學軍旅不諳邊圉實乏
紆謀可以規畫敷告雖有恨恨獻納之忠亦復欲言
中止欲前屢却臣又思之門庭之寇主憂臣辱即今
聖明端臨於上既無左右親倖干預軍國大計而閣
臣上下同德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輟詩
曰天鑒有周昭格于下係此天子生仲山甫惟此時
為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今日刑
政之大莫如邊防若不及今特賜宸斷大破常格選
將練兵修戰守之具使其大挫深懲保百年無事則
將來之事益不可為夫安不忘危况已危乎亟謂之
安誠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至也有宋靖康之
禍殷鑒不遠也謹以臣所見聞採摭八事上瀆天聰

計開

一曰聚兵力。夫練上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執也。何者。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茲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執以佐其死。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僻遼東起遼陽。西至甘肅。拾鎮官軍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尚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三年。直犁虜庭。揭其巢窟。寧能我禦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之大。執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參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在邊。食糧軍六萬。閔營城寨三百餘處。總副參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執又零分之矣。執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募師費財。無所用之。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定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定堂

也。素所不較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敵。莫敵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今擺邊審矣。賊海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參遊。是督撫哨下兵。必精壯者。不過擇以自守。而參遊衛鋒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令一鎮所轄之兵。聚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爲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軍前百名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於是連此十鎮之兵。聲爲搗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爲主。令其大挫深斃。不敢側目南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既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而邊防不傷者。未之有也。

二曰明事權。大事權明而後功罪可施也。功罪當而

後事功可集也。臣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牧理軍務之文。於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於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薊遼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督矣。至於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該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臣每思之以爲巡撫事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能難，莫難於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臣愚以凡督

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其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於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於賊至調度掣肘更多。臣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既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或機當戰敵之守，機當守敵之戰，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敵之合力追勦於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具議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文檄兵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於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於此，試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卽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

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
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權又明爲總兵者必當勤操
演恤軍士以戰爲靖以水爲生以破虜爲命其有欲
敵不戰則以逗遛觀望罪之如臨陣三次不能勝
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以獻闕下是
重事權乃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
制其如剗軍士何臣愚以爲剗軍士正在事權
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彼知責
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
已命自然愛恤軍士非眞愛惜軍士也受財莫如愛
命方將損其資以求得人之效力懼不可得也而又
庸剗剗爲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三曰練上著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
五以臣觀之不獨長技也彼得全勝之執而我無一
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今諸部落聯異爲同以援
我一鎮我有信地一鎮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
與之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
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

爲生七歲能騎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風先走三不
格也彼則新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
不行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干下以搶虜爲其已事
我勝則利歸于上以戰鬪爲非已事五不格也彼敗
則謀報仇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
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臣以爲不如因其執而反之
何者彼之執焉能加我中國之大也彼之財力焉能
加我中國之富也若我亦合中國之全執而與之鬪
虜即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執也即捐燕代一
方之執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稅
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于此
則所以撻伐羣夷者不可不日爲之謀今永平全被
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
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也昌平
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宜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
姓亦宜自爲計臣愚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根稅差
徭計其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雇其本
處精壯之人照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鍊而欲之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爲長。川廐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于農隙之時擇有力者爲隊長令其父兄子弟備器械糗糧團練于其本鄉每遇風高月圓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甲之兵適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寢處財物被其搶掠男女被其殺害田地被其拋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事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豈無不可如永平有試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語文

九

平露堂

沿邊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臣曰不然夫莫脆于江南臣見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強概總兵戚繼光練義烏兵則烏兵以強稱人情不可應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太守豈借兵于異地哉臣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還兵精銳孰不能當及其分投搶肉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民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

千誠確言也。

四曰議糧餉臣聞國之資於師者遠輸練兵要矣糧餉先焉今竭四方之力以輸戶部竭戶部之力以輸各邊然而司邊者每每告急司計者每每告匱臣思之今日天下所輸戶部之額即祖宗以來所輸舊額有增無減也今日在邊食糧之軍即祖宗以來舊額有減無增也昔何有餘今何不足臣于戶部之數不能悉知大略以外困于邊餉而內困于冗食也祖宗之時資邊有鹽法今則鹽法不行矣祖宗之時資邊有屯田今則屯田不修矣斯二者宜亟復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章以資邊計但二法廢弛日久急難修復即欲修復未必遽收其利燃眉之急孰必取給戶部而戶部告匱積非一日矣又臣前者練兵三萬之說錢糧無指將來之官則庫藏久虛將取之良則軍民久困群以無食并兵不練則將坐視其斃而不之救乎臣聞理財無良法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今之害財者無如冗官冗役而冗官冗役莫冗于錦衣衛莫冗于內府言官屢有請者俱以素人視越不之恤也臣查得

各監局內使薪靖四十一年止一萬一千今有一萬
五十八十餘員名此非 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
夫供應千內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
修其食糧以養兵伍千豈不稱便又查得各監局工
匠一萬五千八百餘員名此非 祖宗舊額以漸增
之者也夫幹辦於下萬人多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
去五千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錦衣衛食糧軍校三
萬三千九百餘員名不太冗乎其間冒功陞授冒名
頂替者多也必升 祖宗舊額也又京營軍冒名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文集 儲養堂 土 正 嘉堂

諸人必有分 陛下之憂先公家之急方將捐其蓋
藏以輸邊計又何冗役之不可去乎

五曰繕城守臣聞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
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
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云審矣連年因虜騎侵
犯無時修繕築墩歲無寧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
阻往即弗論近因久雨邊牆塌倒上厓憂慮特遣大
臣修築當即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牆進
未聞一阻何者邊牆雖高若無人守與無牆同攏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文集 儲養堂 土 正 嘉堂

雖窺兵力若薄與不擺同臣愚不如且將各邊修牆
銀兩暫那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
辟則犬也夫犬之盜食也查得一味則必聞腥數來
往者不誦攻堡旣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
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空今年連破二城旣得其
利孰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
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遠地比乃
遠踰千里直搗其處盡收其守整暇而歸此而無懼
繼後垂涎各城仰窺京師不知其何如爲計則各州

縣城池誠不可不繕修也。夫中國之與夷狄隣，猶富人之與盜賊處也。彼盜賊日夜窺覷其富人之所有，而富人不爲高其垣牆，厚其茨蓋，謹其扃鑰，嚴其守望，不幾于漫漶無存乎？至于守城之具，則在明斥候，謹禁防，守要害，置器械，廣人鄉民，設奇張疑，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責在守令矣。諒者多以虜利騎射，不利攻城，石州之破，蓋緣不覺其來，乃追逐鄉民，因尾其後，擁而入城，非其能攻也。卽今財用不足，州縣尚多，安能備此力役哉？臣謂此儉安養禍之計，僥倖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古山文集
六書卷七
于露堂

一日之無事者也。臣嘗熟得江南被倭破城之故矣，蓋一縣之中，貧者多矣，必有富人焉。愚者多矣，必有桀猾之徒焉。桀猾之徒，其心常不逞，而其發也必待外之變因而收拾其拾遺之餘，往往以是破城。今各州縣固京師屏蔽之地也，夫既有城池矣，恃繕修之耳，安得不爲之所也哉？

六曰廣間諜。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

密于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款，九間諜吾中國人也。向道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棄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假旗，徐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賊所至，夫彼以善用間而勝我，以不善用間而敗也。夫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間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人之款，其故何哉？蓋其賞罰信必，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爲所用者，卽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并此網羅作彼耳目？是驛中國人爲虜人間也。臣聞昔稱燕趙多刺客，士如荆軻，聶政之流，今安知其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京師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向导，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性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既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愛金帛，不愛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道其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古山文集
四書卷三
于露堂

得其助力則此等可使爲間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于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間爲我之間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間是也昔尉繚子說秦王以卞三十萬金可盡問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問項羽誅亞夫今不患無間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害患無善用間之人何者非仁義則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間必宜責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語文文集

千露堂

盡其說臣愚以爲間諜卽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時而處備者也

七日整營務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間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虜五六十年不敢侵犯邊關此則京營之軍也今諫者輒以營軍決不可教臣謂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管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久卒不服習稍就繩縛群起噪呼此苟玩之弊也軍多頂替冒支月糧一聞調遣則曰我原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閱鼓先怯此畏怯之弊也督理大臣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觀望此遷轉之弊也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決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臣以爲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于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于下何者廢弛之弊起于自守若以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語文文集

千露堂

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繼今有警，卽調拒戰，則士卒日有封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矣。營軍原屬五府，其官哨官相應以衛所掌印官領之。今指揮千百戶本管等官稍精力能事者，實緣掌印而在，標俱老弱不堪用之人，而官與軍素不識認，冒頂內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事者，掌印兼領本哨，則臂指統成，兵將相俟，而冒頂之弊可革矣。嚴勅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標演之時，有不用命者，徑以軍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

理者也。主將有必戰之心，則軍士不敢有偷生之意。卽今整理戎務，無出邦輔，但不知其所標演者何法。臣愚誠不知兵，臣愚以爲宜急取今之名將善練兵者以佐之，順其志意，假以權宜，相與整理，則營軍可以列陣而待敵矣。且使謀者知我日夜預備，有不可勝之形，而雄心陰謀亦可必逆折之。臣思清風居一戰，則爲之竊想而嘆息焉。今願陛下之留意也。人曰：求真才，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壞深慮者，莫甚于人才。天地生材，自周一代之用，世何嘗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垕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才難，臣亦以爲難也。而所以難者，則起于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疎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始用之于邊云爾。而閒廢疎遠者，與夫有過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

云爾於是有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謂以逸才而免矣實無逸才也其貪詐者亦自知其不免于公論也將以逸才自蔭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遠之具也故邊事之託往往爲不肖之地卽有以才名推者亦還還綸綸不樂往卽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於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其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于邊也于是修行談道者足跡不涉畿甸之外而坐致公卿之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九

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一身也卽一語不敢出諸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壞事故薦人于邊未必濟邊而壞真才莫甚于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亟求真才求真才須于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臣聞唐臣狄仁傑宋臣寇準韓琦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於邊陲既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

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工部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才輕諸臣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任其治邊諸府州縣宜以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朝廷用之者既賢而一代真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者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既壞其人尤壞其事臣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興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執賊來提兵格殺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九

在總兵今以總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臣愚以爲在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極一時之選者任之以經略之事謂盛明之世無狄韓諸人樂爲之用臣不信也故經略邊事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

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有八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遂輯

陳子龍臥子 張安茂子美

姚 臺元可參閱

悟齋文集

疏

吳時來

應詔陳言邊務疏

邊務

臣讀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虞

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實詳議來看欽

皇明經世編

悟齋文集

卷之二

一

此欽遵臣仰惟

皇上注意邊陲加惠民獲特降綸

音博收羣策具天將啓大聖人以大有爲之一機也

昔虞舜勤四岳之咨而蠻夷率服文王奮赫斯之怒

而有密徂遐正愚臣所深望于 陛下今日者焉先

該臣日擊時艱乞勅九卿會議中列八事仰冀採擇

伏蒙 俞允下部臣着議今又莊誦德音臣等伏思

愚昧寡識無復萬全之策仰俾廟謨顧職司獻納况

當 主上思患預防之念諸臣畢誠殫智之秋若有

一二未盡之見又復惜已隱情不以上告是 陛下

方虛懷以待而臣有懷不吐不幾於虛下問之盛心
乎敢再竭愚慮採掇十事冒瀆 天聽如蒙勅下諸
臣併議臣不勝感激之至

計開

一曰重兵部之選以養真才臣聞才難而濟變之才

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

簡天下賢才聚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

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

皆稱慤選也今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

皇明經世編

悟齋文集

卷之二

十

鎮總督有缺卽以待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卽以

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

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于兵部主事宜每司添設四

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遇缺五六

員以上特寫題知或于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

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

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慤選也每歲各司各差一

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於兵部曾歷邊

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都不

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效有勳勞卽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於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讀人兵部則居懸遠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爲朝廷用此儲養真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二曰權江北入衛之需以練精兵大邊塞有四大患朵顏三衛以中國虜夷與虜連姻撫賞徒勤反資刀槍一大患也中國逃民散入虜中如板聲地方聚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信臣文集 邊務 三 平露堂

成隊動以萬計二大患也沿邊墩堡各爲哨守其實納稅外夷暗通關節三大患也大同悍卒不服約束轉與虜親縱其出入四大患也夫此四者不在彼而在此何者我無精兵內備日弛不得所以居重之缺故也臣向者練兵之說蓋先聲也略啓其意而不敢盡發其機今禍變已著矣則練兵蓋不可已我有重兵士卒奮勵軍威振肅然後責屬夷以不應援則賞不必濫彼自將效誠責大同以不堵截則罰不必加彼自將用命克敵制勝其機在我然後揚言出塞設

計搗巢密校各邊遙爲救應將邊軍有恃而自不輸敵叛民有憚而潛自來歸此居重馭輕之缺也至于所練之兵或營中挑選二萬或再召募一萬其召募所需臣訪得江北鳳陽入衛班軍四萬至則逃回或在途逃回拘攝難嚴無濟於用又每名各府給路銀三兩至京每名月給米一石二斗如免其入衛扣取各名下路費之銀可得銀一十二萬可省倉米二十萬卽可養兵一萬是免無益之調以養此有用之實乃救敵補偏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信臣文集 邊務 四 平露堂

三曰議入衛之兵以實邊塞夫入衛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率以爲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數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之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之術莫如強邊今不制之於外待其深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于平原易野之間缺必不格臣以爲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決不可撤卽如牆子嶺馬蘭谷太平寨等處各見有入衛兵一枝今秋胡馬南突不問一濟何者財置于兵衆力分于將多奔命爲疲說怨易生無益于用不

如去之非輕去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也至于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寨舊有遊兵一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衛一枝如燕河營將保定兵調守可罷固原入衛兵一枝如太平寨寨垣可恃且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延綏入衛兵一枝如黃花鎮有總兵標兵二枝可罷寧夏入衛兵一枝夫陝西遼東皆稱孤援尚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力盡身濟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則藩籬漸固虜如深入客責諸鎮以乘虛搥巢乃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也

四曰慎守令之選以撫邊民臣聞人心惟和固于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于強寇內則戕賊于功級望望焉罔所控告彼同恨強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以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之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驅之于是漸謀何勝以為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臣恐瓦解截成其所勾引輸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臣聞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老荒之人彼見地方

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為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瞻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或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諭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歛有材堡者收入材堡無材堡者收入縣城宜以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應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謀報其父兄之仇以泄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卽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議必將深思熟慮求舉于其職卽不能破虜亦可以守賊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慎選也昔宋與虜逼近而宋祈守定州范仲淹守綏州蓋務在得人期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既勤保障有勁撫按狀其異績特為薦揚卽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既轄地方亦所以歷練真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五曰寬在逃之律以實軍伍臣聞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之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臣查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明隸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鈴束致有軍人在逃小旗
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名下逃去二十五
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一十名者減俸一石
遇減至逃去五十名者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
官不敢開逃逃愈多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
員往核其實寬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實開報如有
私自頂替支報者許填脚色明著頂補今各親管官
收管者伍如有智謀出衆齊力過人及立有戰功照
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于總兵而下各以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之大小各占差使刺繡彫鏤攻金治木因而收其班
直冒其目賞而家頗饒資與善典減之流則又假以
美差其實在營對敵者每十之六七類皆老懦飢寒
之夫人無贏糧馬非宿飽如之何其能破虜也今宜
一併蒐補凡強壯殷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
強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六曰定久任之法以責實効夫久任乃求治良法其
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
御史見在事之難任往往日異遷轉得以去其地爲

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幸既汲汲思去必
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效尤苟免陰
納款賂今虜弗踐已地緣禍鄰封以僥倖目前之無
事傍觀竊笑有責地方之名在廟鎮則賣宜大在宣
大則賣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
驅而不忌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處周封
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天誠恐陞遷或驟濫理
曰淺卽有忠誠體國之心然於虜情虛實與地方利
害不暇熟籌臣愚欲凡文武之臣俱限以三年一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平露堂

未及三年卽賢弗陞卽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考滿
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
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
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敘其官不能當叙其
職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胎憂君父
此苟玩欺侮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獻
宜著卽以入補家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
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七曰嚴塞垣之禁以便戍守臣聞三軍勇猛不如一

林之麓茂安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蒼樹臣聞水平義院口數路山挑平坦相應增修邊牆至十薊鎮居庸以南至保定其定及山西雁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蒼蔚崇岡複嶺曲折迴盤人跡鮮經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蔽不迫中有閘門隘口不過數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國家以西山爲長城而于閘口設守置饑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無于治平人庶安于苟玩富民奸商販賣板枋動輿工匠沿山採取盡收輸日斬月伐二百年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疎甚且一望濯濯介焉成路則今之戍守又加難矣臣愚以爲宜及今責巡閱御史中嚴法禁責各鎮巡撫設計長養不以強禦而自四勿以人言而喪成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併議者也

八曰修築墩堡以增保障臣讀唐臣陸贄寄邊之議惟用我所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整蹙蹇躓軍營使虜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嚴密

九

平露

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以收民也臣聞宣大等處先年曾設置墩堡屢被虜攻非浸定城而永平牆垣綿袤雖間有墩堡悉近官路之旁各鄉蕭條並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備也大虜寇南入曾不除旬卽竭力攻爭動經數日與其賴望原野不如墩堡基置今凡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于順天永平各州縣村落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小村并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捐築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爲修理加幫使曠野零戶老弱婦女城廓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九曰查革種馬以濟兵餉臣查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產之駒解京購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遺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嚴密

十

平露

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不殊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養馬艸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艸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禮部

十一

平露堂

俵之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兵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而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兇軍亦取之種馬，若種馬盡革，則兇軍將何以乎？蓋不知兇軍之數舊皆取于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沒及于保定種馬，乃得吏開賣放之端，肆侵蝕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也。

十日克振厥威以懷攜二虜寇深入，蓋由邊防懈弛，邊備既弛，然後問罪之師可以次而舉矣。國家豈

顏三衛以制東北二虜，則歲有撫賞之思，置人同以捍山西，則家有月糧之給。乃任其侵犯，轉爲向道，今年參將吳昂爲屬夷所殺，石州知州王亮采爲非虜所殺，皆近年所未有之大變也。苟屬夷與大同能議其後乘敵而起，雖欲長驅得無障乎？臣聞正德間，把兒孫射殺參將陳乾曾與師致討，咸拔絕域，聲施至今，宜循國家故事，特降勅書，傳述二百年撫養之恩，歷數其縱虜負國之罪，責之以立功報効之誠。如賊再入，不行觀釐而動，遂其歸路，正所謂縱所遺患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禮部

十一

平露堂

虎而豪所不種之藉也。後將何制邪？若謂因循日久，激之變生，臣謂不然。彼雖匪度，然所以震疊悚慄之者，賴朝廷之明威。昔唐德宗貞元詔下，則背卒至于感激流涕，憲宗處置得宜，則悍將背與尸討賊。何者？天威赫疊，自足以動其心，而奪其氣也。彼世受國恩，各秉入理，寧悍然不一動心乎？如是而猶不悅，則聲其不義，與天下共弃之可也。此恩威兼著之道，乃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宋家禎善先

謝廷楨提月參閱

緒司農文集

疏

稍 鈇

乞勘新增牧地銀兩疏

新增牧地銀兩

臣于隆慶五年七月內接見邸報該陝西總督王題

稱苑馬寺牧地先年止有熟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千禧堂

萬二千匹邇來牧軍占種官民田地及開墾荒熟已

近八萬所養兒驃馬止七千匹欲將熟地三萬頃養

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徵銀四萬五千兩解固原兵

備道牧貯充餉巡茶御史督催完解每年終造冊奏

繳等因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謂此

舉始徒得其繁而未考其詳止計目前之小利而不

顧邊防之大計者此臣職掌所關不敢緘默竊惟陝

西一省西北二面俱隣番虜故當開初開設六監二

十四苑養馬俱邊 祖宗良有深意後奉例裁革止

存兩監七苑額地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

十畝原為給軍牧馬未嘗起利弘治十七年都御史

楊一清查理牧地高山陡澗四萬一千六百二十餘

頃水草便利堪以牧種荒熟地共一十二萬八千四

百七十餘頃于內擇平川熟地八千三百一十六頃

徵銀八百三十一兩六錢兩寺公費牧軍除種地外

每月各支糧六十種馬數少又常奏請內帑銀買補

所以當時牧軍安業馬匹數多至嘉靖三十七年御

史梁汝魁復查前地見牧丁開墾草場又增銀一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千禧堂

七百六十三兩邇年追徵還逋逃役不可勝言故前

御史王天爵奏請蠲豁欲復弘治之舊見奉欽依行

撫按勘處假使七苑地王盡皆平川熟地或應加徵

銀兩則楊都御史當先為之王御史亦不為之奏豁

矣矧七苑見今養馬七千九百四十四匹比弘治間數

雖不同每年選集固原延寧三鎮二千匹額未嘗少

此外又買補倒失追納虧欠每歲牧丁所出不啻萬

兩而陸續牧養銀買茶易并拏獲私馬又不止一千

五百餘匹若有倒失虧欠一例追賠近年總督衙門

又將月糧盡行裁革，牧軍苦累逃亡過半，且各苑設
鄰邊偶山高地寒，土脉磽薄，五穀鮮收，有今歲開種
而明年即拋荒者，有欲種此段而復新開別段者。論
大槩畝數雖多，較其實堪種甚少。此寺道之所常言。
而臣體訪之極真者，雖舊額地祇銀兩本等倒失虧
欠，尚辦納不前，往往乘馬逸後，今一旦又加銀四萬

多馬少只空徵銀買馬以復弘治年間養馬萬餘之數如係高山陡澗不堪耕種則當責令還官正爲草塲以爲畜牧之所不許私自開耕如有故違容臣着實拏問則畜牧廣而軍實足 祖宗之舊制既不至紛更而邊防之重計亦永有攸賴矣又豈止牧丁之蘇息而已耶

而地方官豪閥多收買不堪而番引中徒費官茶無
裨實用且馬數多寡不一番夷出入無常非惟招商
中茶引數難定抑恐過番交易引惹弊端似非所以
慎邊防而籌國計也咨無以後將甘肅茶司比照三
茶司事例定以六月間中聽臣衙門行分巡西寧道
擇委廉幹官員會同彼處將領撫調番族依期前來
不拘兒驍弱馬俱零九歲以下四歲以上高三尺七
寸以上應壯堪以騎征者方許中納每年大約以八
百匹爲止務限兩月以裏通完其合用茶籠聽臣如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下

下

下

下

二日議商茶以準積弊臣查得舊例招商中茶上引
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曬一籠
進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商上引
仍給附茶一百籠中引八十籠下引六十籠名口酌
撥此外又量免差徭厚加犒賞經過漢中鞏昌地方
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稽查奸弊情法本爲

兼至近年以來積習因循府州縣正官不肯經心料
理率多轉委首領受賄容情以致姦商假以附茶爲
內任意夾帶恣情短販甚至漢中盤過有二三年不
到茶司者鞏昌招中有十數年不銷原引者比到茶
司又買卡官吏將絕細極重黑茶挑作附茶蓋數人
已獲利數倍至領出正茶將黑茶貨賣黃茶寄頓店
舍待下年仍復交官換新茶輒又入已玩法欺公弊
難枚舉然舊例又不論建限久近附茶一槩准給所
以勸商無勤惰商無懲而茶法壞矣合無今後招商
引內註定一年完者厚賞二年量賞三年免完四年
間罪仍抽附茶一半入貢五年間罪附茶盡數入官
不准再報六年以上即係老引與販照例間遣其經
過漢中鞏昌專責理刑推官查照引內籠斤着實盤
驗不拘正茶附茶每籠俱重七斤如有引外夾帶及
正附籠斤不同者即斬截入官若係假茶盡數焚燒
仍將本商問罪倘推官員缺分委同知通判代任不
許仍委首領致滋弊端各處巡捕官照臣新定長單
催辦人夫令商出備腳價挨次每引一起發運不許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下

下

下

下

零散參差以防夾帶。仍差人押送前途。刻期銷繳。不許任意耽延。短販作弊。運到茶司。監收官將附茶信手抽給。正茶拈圖對分貯庫。易馬完日。應給商番黃茶。仍從頭徹尾刮去一篋。以防下次抵換。赶上易馬者。准令領賣。如違不分正附貯庫。俱待下年給領。庶茶篋皆得精美。商人不致稽遲。番夷樂從而招中不誤矣。

三口議種馬以蕃孳牧。臣查得延寧固原甘肅四鎮。每年俵給官軍馬匹。各有題准定數。近甘州設立茶司。議將四川課茶。徵本色解運。該司招番易馬。繼因川民苦累。改徵折色。每年該銀二千二百七十八兩。聽甘肅巡撫衙門買馬支用。後又題准將前銀改解苑馬寺。二百八十五匹。免給甘鎮。彼時蓋慮甘州茶司新設。中勢恐難行。故爲此議。今查該鎮除內寧茶馬。每年同各鎮照常給領外。自嘉靖四十三年始至隆慶五年止。共中過甘州茶馬四千九百三十三匹。又免過西寧該解牧馬五百七十四匹。是在甘鎮則新增五千五百之馬。在各鎮則止領舊日之數。已屬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茶馬七

平露堂

寡不均。且蘭州商茶臣俱係期解運甘州。而四川課銀。遲未分文解到。該寺又爲有名無實。即今苑馬寺見在種馬止八千七十九匹。數本不多。每年選俵固原延寧三鎮二千匹。額不可少。雖有孳生補賠之駒。畢竟不及應俵之數。若不早爲湊處。則監苑漸虛。孳生愈少。查得弘治十七年。御史楊一清曾奏。准支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買馬七千匹。故一時種馬至一萬三千餘匹。孳生亦多。但內帑空虛。時難比例。雖臣通融湊處。力尚可爲。合無將前原免給甘鎮馬二百八十五匹。自隆慶六年起。照舊解苑馬寺。孳牧其四川拖欠隆慶五年以前茶課銀兩。俱催解苑馬寺。同臣衙門解進。實路熟番糧穀。餘判贓罰銀。盡數查出。分發守巡。應龍右分守關西三道。每八兩買種馬一匹。發苑孳牧。完日仍將用過銀兩。買過馬匹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廢種馬增則生息養而各鎮之取俵不乏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茶馬八

平露堂

四曰議課駒。以免民累。臣查得苑馬寺課駒定例。每驃馬一匹。三年科差二駒。乃洪武至成化以來。祖

宗舊制自正德三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如驛馬驢
決虧欠一駒准納銀三兩此固一時寬恤牧軍之意
亦爲驛馬原不生駒者而言非謂凡馬不論有無生
駒止令納銀三兩遂可完事近年寺官因循怠惰驛
苑官受賄遁回不肯科駒多令納銀以致牧軍驕橫
學生數少無惑乎總督王之誥遂起加賦之說臣今
歲詣七苑點馬除兒弱馬一千九百一十二匹實在
驛馬四千一百八十五匹見生兒驛駒一千九百八
十二匹是四千有餘之驛馬而正生餘生之駒將近
二千矣何每年課駒多不及十分之二耶詢訪其故
蓋以近年因有虧欠納銀之例故牧軍領馬不搭配
率議驛決生駒不將惜類多傷損甚至生有好駒往
往扶同隱匿圖利盜賣借人成馬舊皮捏稱近日倒
外上納虧欠三兩了事如臣點馬查出武安等苑王
世福等七名是已至年終將前銀發各道每入兩買
馬一匹解苑孳牧然中間官吏之謂難里老之科派
富戶之補賠守候餒養之草料往返解送之盤纏所
費無算苦累不可勝言是牧軍本等之差而又轉爲

百姓之害也合無今後行令寺監苑官照臣案驗嚴
督牧軍將馬匹春夏撒放務要搭配秋冬搭槽引令
瘦損中有定駒顯駒重駒生駒逐一登記格眼冊內
按季送臣查考如有虧欠俱追馬駒不許再令納銀
如本馬上年生有餘駒即令頂補不許需索刁難仍
勒限年終通完如縱容拖欠聽臣照例參問罰俸此
法行每歲約得駒二千餘匹三年後駒復成馬馬
復生駒雲錦之效可望而牧軍匿駒之弊百姓買馬
之苦皆從此息矣且牧軍領地一項此外又有草場
萬一馬不生駒賣令買贖本色亦不爲過但邊方山
高地寒早霜寡收雖百畝之田亦不及腹裏平地十
畝之入種地養馬尚多逃竄徵銀克餉勢豈能行且
七苑見在馬匹雖止八千有零如連依數通等牧軍
實養一萬若比遘軍馬匹草料所費亦自不貲其間
賠補倒成追納地畝又有許多苦楚矧牧田名雖一
十三萬然連高山陡澗其實一十七萬楊一清碑冊
可查今總有熟田八萬尚不及原額之半其可遽謂
有餘而分外加稅耶以臣愚計似當照舊科駒不可

徵銀克餉况係 祖宗舊制尤當愛禮存羊不可因噎廢食蓋牧田不稅則牧軍相安還賢久任馬政尚可復與使一旦紛更加賦則將來牧軍逃竄愈不止此馬政廢墜決不可爲一時邊防缺馬何以應之此臣職業所關不得不爲過慮

五曰議責成以便巡察臣聞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而利源所在弊孔必多誠得治人則隨事立法因時制宜弊安從生使無治人而惟法之求雖桑孔獻計劉晏畫策法亦徒矣臣攷國初最重茶馬洪武間歲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茶馬

土

平露堂

六行人永樂間歲差三御史宣德間歲差二十四行人巡獲大夥茶徒則凌遲處死或家遷化外豈祖宗故爲此多事而過于嚴刑也哉良以道里甚遠邊計所關不得不然臣以綿力領茲重任入境即遵奉勅諭提督都布按三司按月省諭嚴禁把截然多視爲泛常惟巡歷所至官始留心率獲大夥茶徒假茶夾帶茶私馬等項俱照律例問擬一時姦商積厭固畧微省其他未到去處如臨洮衛經歷李崇儒通渭縣巡捕李可大等賣放私馬私茶此類未經發覺者

不知幾何臣叨任巡察豈不欲私販盡絕然以一身按兩省十一府四茶司七苑東西南北往返周旋一萬餘里未免顧此失彼掛一漏萬若使所在司道就近督責州縣密緝嚴拏則茶徒馬販決不能逃但恐賞罰不明巨細不論則小人邀功計利未免賣放妄拿合無以後茶馬出產經過去處責令該道稽察如陝西則關南隴右守巡四道洮岷臨鞏西寧三兵備道四川則川五守巡安綿兵備三道勅書官衙俱添兼理茶法使之顧名思義一應茶徒馬販務要加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茶馬

土

平露堂

巡禁臣出巡所在照舊親自查比如出巡別府每季終守巡兵備各將所屬巡捕官兵查比一次仍報臣知會以觀用心與否率獲私馬私茶每十匹給賞二匹每百斤賞銀二兩多者遞加仍以大夥爲功不許妄拿腹裏孳生馬匹及些須食用茶斤如違加等重治每年終各將有無拏獲通番大夥茶徒馬販報臣以憑具奏則私茶不敢入番番馬不得進境而番中有裨矣此又拔本塞源之論人存政舉之要也

日擊番虜情狀疏

番虜情形

臣以庸劣謬領茶馬自隆慶五年二月入境赴漢中
修茶華昌招商間據鎮沅守備呂憲報稱四月十六
日賓鬼精兵約有三百餘騎各到營前說稱要搶西
番我與漢人和了水不犯邊你將賞賜與我做些買
贖職說本領軍小說無實賜買贖達子聽說徑往西
番去訖又據分守涼州副總兵謝朝恩報稱六月十
三日達賊五百餘騎從永昌入境搶番十九日回還
賊恐前賊雖搶西番經過地方虛實盡知會同遊擊
鄭經等列陣追逐但虜侍納款慢無驚懼及稱永昌
遊守下家丁徐朝剛張道朱世英祝友年與達賊引
路回日共要皮襖二領大馬二匹牛十隻羊一十八
隻乞為查究等因到臣除將徐朝剛等行該道擊問
外臣猶以為西羌族類甚多未盡納馬番人而以夷
攻夷或者中國之利也及往洮河西寧招番中馬見
洮峽皆與番為鄰過積石古鄯巴煖礮伯更多番漢
雜居竊見有唇齒之勢又當中國之差而不可盡以
夷視之者及至西寧驗馬賞番見符市諸族比往歲
納馬稍遲責以違慢之罪據各番及通事稟稱以茶

中馬此是 朝廷大法度亦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
怎敢違誤但今年北虜屢次搶掠牛馬殆盡番子們
賣兒賣女去遠番買馬上納所以來遲等情臣恐一
時支岳因詢守巡兵備副參遊守等官隨據西寧兵
備副使李堯德開報近日北虜與中國通貢傳示薄
虜不許侵犯漢人一意搶番各番畏其虜掠率多納
獻方物苟見一時吞噬紅帽番族又約為婚姻作彼
奸細引誘諸番使之歸順如近日符市等族各將皮
幣犬馬投獻北虜恐背率向夷漸不可長萬一合
夥連謀入犯內地小則殺虜人民搶奪財物大則攻
城掠地據險守要甘肅西寧殆岌岌乎不可支矣又
據分守西寧參政張一鸞揭開八月十四日據古浪
據守王綱稟稱南山住牧西番王討兒一族約五百
餘騎邀趕牛羊欲過大路與北虜和好職會同遊擊
鄭經撫諭各番 朝廷法度利害不敢准你們過路
至本日申時各番仍歸本族去訖又據分守蘭州副
總兵張傑開報今歲賓鬼擁衆收搶甘肅高臺洪水
等處鄰近西番有南山住牧番族爾加吉等被搶竊

更投奔中國不肯周濟亦去歸順賓鬼甘爲奴隸苟
全性命壯虜又與土魯番及西番紅帽兒族帖木哥
族結親連和因此往來不絕傳遞消息指引道路即
今銀定等商尋拾西番無處不到番人畏虜多欲順
從且藉此求貢名色假以討賞爲由往來各邊盡將
城堡虛實兵馬強弱地里險易俱被窺探又每每向
邊堡墩軍索要乾糧米麵乞討賞賜買賣戰息竊邊
財貨不多大羊貪饕無厭馬能一一應酬互市勢難
經久極富籌畫防範等因各開報到臣臣愚竊惟甘
肅一鎮孤懸河外白金城抵嘉峪延袤二千餘里南
番星羅肘腋北虜盤踞門庭中間僅通綫路四顧鮮
有援兵比諸延寧固鎮極爲衝險我祖宗神謨睿
筭盡制曲防設軍東由先安定阿端諸衛及置招討
宣慰指揮千戶等官又因俗爲治建瞿曇弘化等寺
及贊善闡化大乘大寶國師都綱等官俱賜誥命印
章俾世爲中國藩籬即漢武表河曲開五郡隔絕羌
胡以斷匈奴右臂之意至開茶馬之利以供邊鎮外
制羌戎尤前代所無而我朝獨有之者誠得禦戎上

皇明經世編

諸司廣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策而爲 聖子神孫之萬世鴻圖也自正德間套虜
亦卜剌阿爾禿厮竄入西海後罕衆曲先等四衛之
衆運套其地以爲巢穴嘉靖間奪虜吉能部落日繁
又分實兔白馬台吉銀定台吉等諸酋精兵二萬餘
騎任牧莊鎮甘肅大小松山自此北虜隨便搶掠番
漢然猶倭來倭去未聞久住結親官兵時或堵截未
敢長驅直入番漢又多互相策應爲害未爲甚烈而
西番各族亦未聞有畏威欲投順北虜者近日北虜
納款屢次搶番各該將領勿觀坐視眈眈不爲意家丁
軍餘又圖利勾引以致北虜公然無忌西番通無倚
庇則夫畏其勢而貢其有背中國而向夷狄始事韓
之所必然人情之所必至者也夫使西番而無利於
我搶番而無害於我則舍之而不圖猶可泰然河西
寧甘州四茶司每年番族共納馬六千五百餘匹約
值銀六萬五千餘兩三邊戎馬大率取給於此又爲
中國藩籬使海虜不得東下而輒入有益於邊防而
又有裨於國計是其利何如也今若聽其搶掠則虛
人逐利而專意於番番人畏威而甘心於虜茲觀其

皇明經世編

諸司廣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結爲婚姻而陰爲鄉導獻以牛馬而明欲歸順則番虜殆有合一之勢矣。夫番虜合則甘肅危甘肅危則秦隴震而招中敢必其如舊耶。撤藩籬之固而又失茶馬之利是其害何如也。且聞豁欲無厭不時求討賞賜而各邊將官往往剝貧軍以供牛馬殆類剝肉醫瘡任其收捕西番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誠如假虎以翼抑恐大羊叵測所遇虛實盡知萬一逞狂獠之形而操戈及噬恣封豕之勢而假道襲虛則甘鎮被其荼毒而全陝無寧歲矣。臣又查得洪武年間我祖宗開設茶司西番各族既給以金牌信符令其當差納馬而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又許赴京襲替給與關文勘合夫名器所加則體統相維我之於彼既驅使有名彼之於番尤約束甚易此最祖宗深思遠慮羈縻外夷之良法也後因邊方多事金牌停止關文勘合漸給使番官皆不得襲替徒有虛名全無實授竊恐相沿日久名器不存不但將來番遞不相通而附近諸番亦不知合當差發矣。今我皇上統馭九有萬國咸賓北虜之納款既皆封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

平露堂

官秩以示羈縻之術而西番貢馬者可不令其罷勢以復祖宗之舊耶。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議上請宣諭俺答古龍傳示實鬼各部落不許再令搶掠中馬西番嚴行甘鎮總副衆遊等官不許將北虜放入搶番如仍前縱容致搶掠太甚容臣指實糾奏仍行洮河西寧三參將傳示紅帽等番不許交結胡人如仍勾引傳遞則糾聚番交剿萬一海賊突入番力不支則發兵策應如果殘傷亦量加賑恤則番人知利害在我而不在使制命在中國而不在于夷狄庶番放相安甘肅可保無虞至番官襲替一節亦乞行洮岷臨鞏西寧三道并三參將將應襲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查明類呈撫按并臣衙門會題請給勘合令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赴京以滋煩擾則番人益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敢稽遲生拘而藩籬之固邊圉之利可悠久無疆矣。

議處使苑官員疏

苑官員

臣惟國之大事在兵兵之急務在馬而寺官之賢

否馬政之修廢關焉臣以驚駭謬領巡視夙夜兢兢

忽欲振作以求不負 皇上任使之意入境以來見

陝西行太僕苑馬兩寺通無一官印務皆平涼府署

管及聞邸報見卿與少卿俱已推補爾多遷延不肯

赴任臣詢其故咸謂近年兩寺卿丞多以素有物議

者調補人之親彼既輕彼之自待亦薄志氣銷靡不

復展布各衙門又搜求往過肆相糾紛旋到旋去故

人無固志不肯樂就而寺丞係分路堂官亦以歲貢

搜例及知縣素有物議者陞除到任皆不自愛惜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藩司農集 饒憲 尤 平露堂

索常例科害牧軍且資格微而人不敬服時常與各

衙門爭禮不遂便昂昂然徑自遯歸如近年寺丞王

文學劉民準者是已然寺監雖職專牧馬而地界多

與州縣相隣原職任與有司不相統攝故牧丁有逃

回原籍或拐馬及畏追倒竄潛入各州縣者往往不

能勾捕附近軍民有侵占牧地彼此相告者亦歲久

不得歸結監正錄事等官俱監生吏貢銓補此輩皆

日暮途窮甘心苟且假以點驗科索比寺丞尤甚惟

便定官不得人此馬政所以廢弛失今不為改絃易

轍則將來大壞極弊有不可勝言者臣查得弘治十

七年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陝西僕苑寺卿

員缺於兩司中選素有才望者陞任待有成效照在

早太僕寺官事例不次擢用及奏准添註平涼等府

同知張徽等二員不時聽委等因故一時官皆賢能

馬政修舉又查得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拳題

准將甘肅行太僕寺寺丞裁革改設少卿管理並浪

馬政仍兼兵備僉事見今威令易行地方馬政俱為

有益今若比照前例寺卿仍選賢能寺丞改設少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藩司農集 饒憲 尤 平露堂

各帶僉事職銜專一督理馬政監正亦添註府佐職

銜俸薪仍照監正支給則僕苑兼風憲之名勢分崇

而人多愛惜寺監兼有司之職軍民服而驅使無難

如是而人不樂就事仍掣肘者求之有也是雖兼銜

改設畧似更張而與卓俸薪原無增益矧藉空名以

圖實效似亦無不可者臣又查得弘治年間吏部尚

書馬文升等題准二寺官員賢否皆從督理馬政御

史填註開報巡撫巡按官通不干預永為定例不許

阻撓紊亂及臣見今欽奉勅諭內閣一切牧馬事宜

悉聽爾從長計處。巡撫巡按等衙門，不許干預爾職。寺監官聽爾提調約束，仍須以禮相待。功績顯著者，具奏旌擢。關其不才者，指實糾舉，不許各衙門肆行凌轅。臣仰見我皇上慎重馬政，優崇寺官，至意夫何邇年以來，間多于預凌轅，以致寺官參謁奔馳，職業廢弛。臣思馬政係邊防重務，豈可任其消耗而不爲一整頓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終

懷麓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七

華亭

徐學遠閣公

宋徵壁尚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彭彥昭君鄰泰閣

溫宗憲奏疏

疏

溫純

臣竊覽本願問以隆交泰疏

臣請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

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

皇明經世編

品類二公疏

願問一 于露堂

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慮老或乞

言或願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願問

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爲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竊斥矣獨覽

本願問二事雖言官往之言而該部未暇爲皇上

請者豈非以皇上卽位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

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

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覽之將涉于勞而無其要

乎今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

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皇上我皇上必思有以

合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覽本願問

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于講筵之暇以

石州殘破下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爲聖天子留

意遠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尤

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皇上一言卽可以興邦一

怒卽可以安天下倘由此口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

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如也我皇上何惜一言而

不爲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

皇明經世編

品類二公疏

願問二 于露堂

多枵腹待哺之狀道鎮有脫巾求糧之苦我皇上

誠于此時勤願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漢大

計爲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一留

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

于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章奏有關於聖

躬者有切于民瘼遠邇皆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

所當經行者于此辨之不移咎而章奏可覽也願問

非必于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若

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人安國夷何由而貢服

于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與此
密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勅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
諸臣。再如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崇擬過諸司章奏。分爲二等。凡招
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
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
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奏。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
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
皇明經世編

溫經二公疏 卷之三 平露堂

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
都俞吁咷。如家人父子。萬然于一堂矣。國家億萬年
無疆之運。不其永孚于休哉。

慶典在即。懇乞寬達繫併停礦稅疏

臣等竊念國家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及按察司多
官。以刑罰關係民命。一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
祖宗朝重之。未有中使之言。輕逮官民。亦未有以權
抹之故。輕遣中使。令其威挾撫按。有司者。又未有任
中使之恭隨棍徒。役窮弄權。以漁獵小民者。今漁獵日

益甚。而逮繫日益嚴。益諸棍徒爲中使謀。非多進以
求。皇上喜。則有不奉命之禍。而且無利。微請免而
得利。卽移禍于民。不恤。又非阻撓之說。激 皇上怒。
則權不重。而無大利。欲權重而大得利。則卽併禍官
民。亦不恤。今 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諸中使。
棍徒矣。不然。劉有源之萬六千。程守訓之數十萬。從
何自來。而獨一劉有源一程守訓已厭夫 皇上之
喜怒。皇上之威福也。各雖窮于中使。實則落于棍
徒。內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撫按。卽撫按且數爲謫
詆。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舉人逮矣。生員逮至二三
十名矣。何論軍民。或棄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塚。或
折其臂。或搜其乳。或坐視。屏棍奸賊者。不可勝數。此
何法也。欲何爲也。無非用財貨也。財貨又大半入中
使棍徒也。近棍徒之外。又爭請兵。或徑招兵。陳奉以
千計。高淮陳增馬堂以百計。合各省不下萬餘。餉將
安出。倘未激變。何以兵爲。旣激變矣。當罪激變者。以
其得已而不得已也。當寬爲變者。以爲不得已而不得
已也。則民服而變自消。若但深求其不得已者。寬縱

皇明經世編

溫經二公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其得已者是激之者不但中使棍徒必待變成然已若非大變亦不已是速之使變也先所招之兵類亡命無籍喜亂偷生始難干養終難干御始令之戕民終將以自戕至于自戕而其究豈臣子所可忍言蓋中使之始而得利也亦喜今而知有禍也則懼故不得不爲招兵聚黨騎虎不下之計然虎豈可終不下而可一面獵貨一而防禍耶亦愚之愚矣方今邊塞有脫巾之光司農無應發之錢誰不寒心而又使閭閻重足感額之地假以狐假虎威之勢縱其魚肉屠

皇明經世編

溫卷二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戮之慘恐瓊林大盈之時亦未至此我皇上一聞此等景象宜不待臣等之詞之畢然而天聽尤高豈謂東倭西播不難平安何內地之足虞臣等旁聞有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以所聞閭閻業已盡如陷穽荆楚業已盡在水火縱其民甘萬萬無虞然今素所戴我如父母者一旦爲魚肉爲灰燼不廣兵氣而傷和氣耶且今後視我皇上爲何如主臣等爲何如臣臣等今見南北中外諸臣及四夷君長鱗集闕下欲以祝延聖壽竊以爲天人相感以心不

以文若第襲蒿呼舞蹈之儀而不以威召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等伏乞皇上開霽天顏俯查臣等屢疏俯賜電覽將近遣知府蔡如川等在內付臣等法司在外行撫按審奏明實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及恭隨各役盡行收回積惡如鄭守訓先正刑章民有不舉首鼓腹以頌皇上如堯舜禹湯文武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格上壽可臻愈于靡文禱萬萬矣况爲堯舜禹湯文武也述而臻上壽爲瓊林大盈也勞而多福福昔之揭竿草澤以爲人

皇明經世編

溫卷二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驅民爲人乘亂者非內地之民以爲無可虞者耶而國勢困之矣故曰可畏惟民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非無謂也臣等又聞壽者受也受天之祐也猶必皇上以天下臣民爲心可以受天之佑而後天之心亦爲臣民而佑皇上以壽耳

薊鎮兵事疏

薊鎮兵事

薊鎮邊事有可慮者四當議者七所謂四慮者土兵未練敵臺未完有積怯之勢一也虜騎長驅震搖京邑有剝膚之虞二也營兵日耗聲援無資三也套虜

土蠻各懷報復此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察四也所謂七議者一斷鑿自譚綸戚繼光練兵築臺以來費亦不貲設一旦代去成功盡毀自今邊臣積有年勞及聞有小失不宜輕易二京營練兵全藉副將宜稍重其事權并選各鎮名將致之營中以備緩急三老營堡之事獨賞鎮巡而不及哨探軍士無以勵人心宜厚加賞賚仍令諸邊報功并叙譯者四邊臣功罪核實在臺臣宜令御史遇警卽趨至近地詳核功罪奏報不得踰月朝廷據以賞罰則可以服將士之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平露堂

五今水旱頻仍倉庫接括殆盡加一通貢歲人益虧宜飭戶部先時計處以備軍興六點虜故智嘗聲東擊西邊鎮諸臣務相度机宜應援堵截軍中虜計七邊城傾圮當亟爲修繕務俾堅完以資戰守更請皇上復御便殿之規俟秋防有警之日容閣部諸臣面議方略

京營疏

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

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人惟一心猶俱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總受泰游令倏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常猶忌之以之臨敵度不敗矣各衙所官軍雜置三營中卽有公私則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爲三大營分之爲六副將又合之爲一總督一協理益祖用先帝之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爲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先帝制便其諸副將泰游等官仍從近議分統但今日之患非練兵之難而得將難乃者營將類多選懷與之談攻守事則口喋莫爲應不是之慮而日建議日添將日取中旨如見戲然其于兵政何所裨哉惟陛下勅各司詳議毋徇成說毋徇私見修先帝之法慎擇副將責以練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京營

人

平露堂

事宜轉弱爲強實在于此
魏中丞奏疏

疏

魏允貞

條陳救弊四事乞賜採納以弘治道疏

故明四事

臣唯受言爲明進言爲忠遇明主而不言非忠也言而觀望顧避不敢自盡非忠也陛下明茲日月而益之轉圜之從止聲之虛誦臺諸臣感激披瀝各効其愚揆城剔社一時殆盡臣復何言然有積弊之所未更敢諫之所不及明主之所加擇而流俗之所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魏允貞

九

平露堂

樂陳者臣不敢畏避忌諱擬拾瑣細以自負于聖明之世謹列四事恭陳死上言伏惟陛下垂聽焉一曰公文武之用夫文吏隸于吏部武吏隸于兵部其常候吏兵皆得推用其官尊而職要又如九卿武如總兵之屬皆多官會推此定制也故大學士張居正輔政以來文職一命而上吏部皆不得自推用必預關白以是清要之地多與門士鄉人冗散之員半是孤寒疎遠如言官所論曾有吾王策皆其姻連死黨也至于武職又有甚焉勢囑利進不能枚舉以故二

部之長欲陟一賢黜一不肖不敢陟之黜之也遇有員缺卽行請教求上題疏先具揭帖朝以爲賢而景陟之爲緩暮以爲不賢而朝斥之爲後陛下初未

常怒趙世卿也而文選郎輒希居正意因之王府亦未欲終棄鄒元標等也而考功郎因居正矯令輒壞

成法以徇之直枉混淆舉錯倒置物議朋興則又譏曰權不在我也臣愚以爲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一

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于二部遇有文武員缺應

其題者務得真才應令推者務符輿論其所推稍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魏允貞

十

平露堂

當者閱臣擬旨得以駁易其涉私而不公者科道官風聞得以指奏夫輔臣不專吏兵之權以行其私吏兵亦不敢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如是何愛乎吏治之不得人也伏乞聖裁二曰嚴科舉之防太祖高皇帝時開榜多南士考官劉三吾伏法世祖肅皇旁時輔臣翟鸞二子登第華職爲民罷請考官此非過防也選一樞門妨一寒士得一匪人失一真才勢不得不然也頃歲居正欺陛下冲齡專權擅政厭薄蔭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覷觸意伺全坊題

且或自擬呈覽或頒教擬成若正諸不得借人代作
臨場監試官又加意賸疎分別式樣以授主司因點
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游內士人無不憤歎以為
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聖衷正罪
過保追述若正復該南京侍臣阮子孝疏論本
張懋脩等併從黜竊科舉天下之公大臣庶僚之表
科舉而私何事為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
至今未已若謂中机偶值原出無心肅莊兩朝五
十餘年世科寥寥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蠅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教諭事 士 平露堂
雖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
日英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為信也貴
者既以勢勝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
而錢廣買堅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
有期請陛下申飭前古讀卷官務各秉公賜明為
國輪才敢有器養成矣結如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
故事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
如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引嫌迴
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若大

學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
閱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若
正外托迴避之名而內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
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為更正者也其有
懷才抱志堪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偉
門進真才光盛典將復見于今矣伏乞聖裁三日
慎臺諫之選夫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
也然言責可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
者必天下之不利所泰駁者必天下之批政所登薦
者必天下之人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
國是藉以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稍稍反常
而右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旁聞之科道缺多如必
行選則預在內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
等官訪其才性便給工婚而善逢他日必為我用如
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為我患如何也
具有慷慨有氣蓄忠憤而抱願直者不與茲選其偶
有照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中者又
多方鉗制自計消磨或斥之外或加之罪如傳應麟

劉臺等皆是也。故所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親交死黨有所欲爲則托之曰言有所欲去則諷之論罷卽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慎道玷清班臣愚謂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平吏部科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于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樞門剛果而有氣節者爲一等以緣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而有識見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大見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宏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常十九以直言而償事者未之什一也奈何直而不直取乎且國家而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其披肝瀝膽也則豈如顏姬滕之上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于太直而姑借口于近厚則庶乎得其人矣伏乞聖裁四曰務戰守之實今爲中國忠者惟東西二虜西虜最強而我以爲市羈絆之烽燧不驚已十年東虜

次之而捷書歲至此何足爲患也。顧其患不在虜而在中國往年馬市未開虜歲擾我邊我用戒嚴而健兵各官悉其有以養健兒扛鼎命中之父結爲父子并苦與同彼時爲健兒者亦悉力以養其職聞之氣無事則嬉飽有事則死殺故虜數至而不能爲患也今納款既久上下懈弛三軍之士月領一石折色六錢既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費又扣其半以奉貴人將官不養健兒而推其餘于勢僕歌兒星卜之徒軍士未饑食餼日苦修築運石轉木困憊欲死間習爲匠作沽餘生拋弓束矢有如虜負約誰爲禦之卽虜不負約能保無積久生怨如陝西殺將官事耶此一患也又中國之所爲常勝者恃賞罰明耳賞常功則用勸功細而賞鉅則滋疑賞及于所可罰則飾詐矣東虜歲犯告捷以爲常然書之秦牘則可喜詢之道路往來則可慢有謂軍聲日振于前人烟日希于舊有謂斬獲多嬰兒乳婦而受封已世爵通侯有謂未見其交鋒而惟聞其授首有謂虜殺軍民則惡有爲無軍民殺虜則增算爲多往者臨事有紀功報功有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核此非過制也將以信賞而昭勸也遼東之功誰紀
之而誰核之耶此二患者計之無如自治市馬誠不
可罷則寧于太倉盈餘或支若干以資虜市無剝削
于軍士欲憑地利必紮人心無過勞其軍上毋用債
帥毋養游食使常以戰爲守而緩急庶有恃矣戰功
諱不可不厚賞則必須核實不實者紀功驗功同其
罰小捷則從巡按御史查明大捷遣給事中同巡按
御史查明毋以被殺軍民克虜首級毋以罪行賞至
于賞則必先部下官兵次領兵次總督次運籌蓋自
皇明經世編



歷觀
考之一

公案

說無四事

左

平
書
堂

本兵之臣好以邊功炫耀誇大而報多失實賞多踰
格賞罰不明何以能軍陛下痛懲前事則人不敢
僞飾虛要各保境土而邊民得免于橫罹矣豈非安
攘之勝筭哉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聞公 李 雯舒章

周 鍾介生 蔡閔

殷儀郭泰疏

疏

戚元佐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及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皇明經世編

戚儀郭泰 宗藩事宜 一 平露堂

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冗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國課有賴而歲徵難派人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處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略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宗藩事體動關祖訓是以諫即窒碍法多掣肘然欲不拂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救弊

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根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宗藩必不能謀生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祖訓之言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高皇帝雄略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潁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爲之蓰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局嘉峪如太原關中延慶環雲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爲之屏蔽如內郡諸王亦皆東鉞部兵崇權振勢維城維翰基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于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繼護漢趙旋孽或懲或貸日積猜嫌焚泉益傾兵權盡歸朝堂無懿親之迹府案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弊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後漸盈問作不典荒瀆禍

暴。歲無虛歲。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罔卜之收。辟有勸盡之慘。況乎即用繁增。經制無略。號澤莫解。是大爲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于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得償。朝食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饑。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娶。語及中糞。則言之醜。而不可詳。釋爲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于郊衢。柔輒者執捶擁蓋。潛身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高皇神昧之初。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事宜

三

平露堂

建宗子。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于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卽如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于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

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十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于歲供京師之米。卽使盡發。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爲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而且至于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于無可加矣。夫各宗迫于飢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若于無措。而遑遑在慮。況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奉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爲難處。十年之後。裁長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事宜

四

平露堂

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成夭亡。然成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輪之術。以濟之哉。謀者有曰。國課不給。稍做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爲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爲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

相傳則或生三四十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減獲少者不下數人。朝暮夕餐婚姻茲蕤。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爲生。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祖法亦不可。蓋不觀諸祖宗朝乎。彼國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塩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米日殊泰。督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文皇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况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累葉

皇明經世編

戚儀部疏

宗藩卷五

平露堂

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列聖已不遵而奉行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高皇而觀今日之困如此。大皇而遇今日之難爲。又如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別爲之謀乎。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而別爲之謀乎。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爲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提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國家紓空乏之憂。我皇上親觀之誼。亦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于上者。良以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鑼始禍之誅耳。又聞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臣應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而上輒大怒。被遠戍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臣之身雖戮。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

皇明經世編

戚儀部疏

宗藩卷六

平露堂

之事國事也。人臣之義，苟利於國，咸生以之。臣職堂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爲甚小；而利在國家，爲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驗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見信，以致于不可救。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憐擬數款，開例如左，條議上聞，伏乞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幾明經世編

成集部疏 宗憲卷五 七 下爲室

幾何？自今以後，人數何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爲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就便孰碍，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爲利便，卽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彼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劑量之耳。臣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聖林王台瀚奏稱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

謀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爲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其覆。元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定數，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爲少拂，宜乎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帝孫王孫親疎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減矣。故除初封親王，且姑照例襲俟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皇明經世編

成集部疏 宗憲卷五 八 平露堂

支派之分別各藩者，當立爲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各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呈親事例。正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親王之子例

爲郡王。郡王之子。例爲鎮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例得職祿。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然懸絕。已爲不情。況讀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藉貨運之本。力穡須得乎畝畝之投。工藝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爲生。朕臣以爲宗女宗壻。尚有壻資。父者給銀百兩。今後令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概賜。各子仍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於查勘一節。極當慎詳。庶無冒濫。以茲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棄者。則警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爲不可臣等稽之。初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爲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受職。與交易情事。一切貸之。則貪婪兇縱。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爲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卽宗室有罪。而有司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其有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爲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外傳也。今之宗黨。皆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爲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爲。匿名執役。甘心捶撻。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顯拔搢紳之列。而均受卑賤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繩矣。臣嘗熟思而酌議

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郡王乏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之嗣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爲親王之得封謂其爲帝胄所分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之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爲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常有勳勞于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刻絕繼其世緒是所以勸有功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躋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爲自今以來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一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卽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成侯部疏 宗憲堂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成侯部疏 宗憲堂

十一

平露堂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就非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開國四祖肇基德億熙仁皆爲藏主則於祖且然矣而況平居于臣於前欵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今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王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執事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爲榮寵合將祿免給亦無

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爲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婿。聽其自爲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官。宗女宗壻。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壻費。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壻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革去尤爲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千露堂

讀書。及無產營運。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聖世之弃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致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宗室。請封還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人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爲擅婚。擅婚之子。例不

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因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棄殍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爲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與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可也。伏便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千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九

徐學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吳培昌坦公

楊 葵子常恭閣

楊司農奏疏

疏

楊俊民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楊司農奏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遼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不無消耗而額餉固自有也當事者誠加意清勾補

足額兵給以額餉自足禦患綏地方武備單弱然就

近調集亦足以捍外衛內又安可輕易增兵而難太

倉以額外供哉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止一百

萬有奇而隆慶初年遂至二百八十餘萬矣今查去

年所發數至三百四十三萬比隆慶間又增六十餘

萬矣如餉鎮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

千餘兩寄雲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

千餘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

千餘兩宣府舊止五萬一千近至三十三萬三千餘

兩大同舊止五萬近至四十二萬四十餘兩山西舊

止一十一萬近至二十一萬三千餘兩延綏舊止十

萬近至二十六萬七千餘兩其他數未相遠姑置不

論然隆慶以前北虜屢犯客兵不時調遣其費猶可

言也萬曆以後北虜款貢客兵未嘗調遣其費則可

省也然使九邊各守舊額不再增兵增餉臣亦可以

無言今查永平一鎮又增海防兵三千歲增餉五萬

四千矣天津一處又增海防兵三千力士五百歲增

餉六萬矣而又調遣浙直南兵歲費月餉行旅二十餘萬矣夫國家財賦止有此數連年水旱災傷又不能盡完百臣受事以來再三議處催科可謂不遺餘力而一歲所入僅供一歲之出今春夏不及五月而買辦年例等項共出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不足又借京糧庫料草銀湊數幸有此可以那借設無何以應之哉夫國家有事欲攘外安內何可無兵欲士飽馬騰何可無餉果無兵無餉亦不得不增今查永平一鎮見在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比原額已增一萬一千六百四員名矣近年京運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比原額幾十倍矣萬曆三年又增銀八萬四千有餘尚可謂無兵無餉乎又查天津三衛原有官兵九千三百九十九員名為備倭而設後因各兵坐糜餉遂擇精兵壯五千七百有奇令兩遊擊統領赴薊鎮修守今一聞倭警遽添兵添餉不知國初設衛之本意平日訓練之謂何先該保定巡撫劉東星題議河間河大瀋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俱留天津防海免今赴邊修築此最計之得者縱一時亦

事然該鎮所轄尚有兵馬十營除留老弱護守城池選其精銳每營可得一千五百餘名十營可得萬五千人若有警不數日可以調集誠如是則倭奴固不足患矣況長蘆有割沒鹽銀歲留一二萬即可濟用是二鎮非無兵也特一調度耳非無餉也特一轉移耳然臣猶有說焉蓋兵不可輕募已募則不能遽散餉不可輕加已加則不能復減然有糜費影射可省可減而各軍無詞者夫軍有月糧不可減矣而內有逃故月糧不可住支乎馬有料草不可減矣而內有倒夾料草不可扣除乎將領既多朦朧該道又不查點惟巡按閱操始僞覓應點事已則虛冒如故兵有定額官有常祿而糜給抵剗心紅油燭與贊畫書記之類則無定制將領利其折乾而多開該道重其體面而容隱雖督撫明知亦多姑息此弊所從來遠矣其財安得而不耗乎誠一查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十餘萬試舉一二例之如宣府原額京運三十三萬三千二百有零去年止發餉銀一十四萬八千比舊額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餘兩此固因北虜款貢

故年例節省過多而督撫司道稽查節省亦與有力焉又如總理寧武糧儲郎中劉克管糧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通欠之類通二十餘萬前歲寧夏之變當事者欲加餉以安軍心獨本官與呂巡撫堅意不從因與當事者相左故告病而去夫方今天下多事財賦稱誦矣使九邊督撫管糧皆若此則一年豈止數十萬之積即二鎮而天下可知已然天下豈無賢者惟鼓舞無術則人多因循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督撫管糧如有潔已奉公實心任事積貯有餘年例多減者或賜勅旌異或破格優叙則轉移化導之機一風示聞而所得居多矣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兵馬錢糧開立管收除在備造簡明揭帖送臣查考然各鎮倉廩無所出裁今查每年遼東有本色屯糧二十七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薊鎮有本色屯糧漕糧九萬三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五萬六千五百餘兩番雲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一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永平

聖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五

平糶堂

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六萬一千五百餘石折色糧銀五萬一千四百餘兩昌平有本色漕糧三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等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兩易州鎮有本色屯糧二萬三千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三十萬六千九百餘兩宣府有本色屯糧一十八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馬草鹽鈔等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七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屯糧秋青民運等銀四十八萬九千五百餘兩山西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五萬餘兩寧夏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一十六萬六千餘兩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一千六百餘兩延綏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一十五萬六千三百餘石折色鹽引等銀二十九萬四千八百餘兩固原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二十六萬七千七百餘石折色地租鹽引等銀三十萬一千六百餘兩甘肅有本色糧料二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三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天津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六

平糶堂

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屯田等銀七千二百
餘兩是各邊未嘗無所處也顧屯糧未能盡完民運
率多拖欠故不得不仰藉京運耳然軍民皆食土之
毛而邊餉乃用不可缺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
有司則屯糧民運未有不完有屯糧民運既完則各
邊用自饒裕而京運漸不可省乎臣考國初益引中
納本色故各南墾田邊塞屯田塩法二者相爲表裏
最爲足固安邊要務今塩政難不可復而屯政則宜
修舉臣嘗作縣詣天津矣見天津沿海一帶皆可耕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七 千禧堂

之地惟長蘆華一望無際若能修舉屯政實爲國家
永利又嘗巡茶至西寧矣見漢將趙充國一時屯田
渾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師師濟濟豈盡出充國
下哉誠一修舉而邊方永賴之矣姑舉二處而天下
又可推矣臣目擊九邊糜費太倉勢不能支故將各
鎮兵馬錢糧新舊數目逐一開陳附以愚見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趁時平糶共圖節縮務使
三年之間有一年之積將來庶可支持等因奉 聖
旨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八年該部尚書石星

議因太倉匱乏通行各邊督撫衙門酌議節省陸續
奏報大槩所省不多旋即增添較前時尤甚原與太
倉考內數不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各邊鎮何
來增兵因而增餉不無過濫妥當裁省督臣稍缺題
議前因大率爲人倉積貯空虛其圖節縮至意但查
各項錢糧應減應預事在關外本部遯難達斷相應
酌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督撫官及劉管糧衙
門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從長查議河間河大藩陽天
津五營班軍應否照撫臣劉東星所議俱照天津防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八 千禧堂

海免今赴邊修築其應用糧餉自有本等行月二糧
相應照常支給所議長蘆劉設鹽銀係解京濟邊正
供擅難別議至如逃故官軍倒灰馬匹月糧料草向
據管糧衙門按月呈報作正支銷近來有無冒破將
領家丁隨營馬匹親軍薪水廩給紙制心紅油燭與
贊畫書記等項逐一着實清查不許虛冒折乾通融
哀盜每年可省若干以後督撫并管糧官有能實心
任事有積有餘藉以減年例者本部奏請旌異或破
格優擢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用過兵馬錢糧

脩造簡明揭帖一送本部一送太倉總督查考其遠東蘆鎮密雲水平昌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寧夏延綏甘肅天津等鎮屯糧民運原係清邊正額如有拖欠責成各該司道府率軍衛有司官照數完追至於天津沿湖一帶及沿邊荒屯田地履畝踏勘委有若下無拘軍民聽其開墾成熟三年以後方與起升每年終將墾過數目造冊報部期臻實效並將後開應停應減軍馬錢糧查照款目酌議停妥回奏前來以便另行覆議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議

卷之七

平露堂

計開

遼東鎮主兵官軍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員名馬廐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匹頃京運主兵年例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二毫五絲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客兵年例銀八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兩四錢防修邊工行糧銀一萬八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年例舊額二十六萬六千二百有奇萬曆六年新添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糧布花等銀四萬五千七十八兩八錢四分今查萬曆二十

一年發過年例并征倭銀七十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比舊多費銀四十二萬七千一百餘兩然在征倭銀四十二萬事寧可止新添銀四萬五千有餘久則難繼況該鎮東見增兵而驟添月糧料草似涉虛費相應從長計議將六年新增酌量裁減前件臣等看得遼東鎮主客兵馬年例錢糧嘉隆以來漸次增加每歲除閏共該額銀六十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兩有奇遇閏加銀二萬六千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除征倭銀兩事寧停止外其新增家丁賞賜并墩軍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議

卷之十

平露堂

軍裁

薊州鎮主兵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撫夷銀一萬五千兩賞軍銀一萬三千八百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京運并撫夷賞軍共該銀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

餘兩已屬太多萬曆三年閱視侍郎汪道昆議題遞
餉比舊又增銀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費
相應改正今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四十二
萬四千八十餘兩比原額多發銀五千七百九十餘
兩查係額外相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鎮主客兵
馬年例餉銀除二十一年多發銀數係山東民兵工
食銀及該鎮民屯等項俱比原數缺額應該抵補外
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
兩似涉虛糜議要改正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聖裁

密雲鎮主客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騾
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一萬八千九
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七千六百四十三匹頭京運主
客兵年例銀三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一錢九分五
釐一毫前件臣等看得該鎮原額主客兵銀數已太
多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一十三
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有零似涉虛費萬曆五年又
增銀五千有奇更屬無謂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年例

銀三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
未盡萬曆三年五年新增銀數通應裁減前件臣等
看得密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萬曆五年增銀五
千有奇係興營中後三衛官軍俸糧布花料豆原在
京通倉庫支領因路途不便題議改發不議外所據
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
四兩零似涉虛費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會議
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永平鎮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馬騾一萬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三千五百六十四匹頭京運年例銀二十四萬六千八
五兩七分前件臣查得該鎮官軍不分主客年例數
亦龐餘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八
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今查二十一年止發年例銀
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餘兩是原額年例尚用未盡則
萬曆三年新增銀數相應裁減又查薊遼總督領養
謙揭帖內稱永平先因倭警添降兵三千每名月餉
以一兩五錢歲計當費餉銀五萬四千乃額外之費
與李巡撫會議漸銷歲省餉以數萬計此大臣謀國

之忠也，相應通行各邊以後地方，一時有事，只宜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前件臣等看得永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近因倭警加增銀數，委係額外，該督臣酌量漸銷省餉，并以後地方有事，止應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外，所據先經閣臣汪道昆新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費出浮糜，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查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昌平鎮主兵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騾五千六百三十五匹，頃客兵官軍九千八百三十六員名，馬騾二千一百一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一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八分二釐六毫四絲，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銀兩通融支給，未見不足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五萬三千五百餘兩，原屬虛費。今查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相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昌平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係先經閣臣汪道昆題議酌定，相沿至今，所據增銀五萬三千五百餘兩，原非舊額，議要裁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司農奏疏 查核邊餉 主 平露堂

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易州鎮主兵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騾四千七百九十一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五萬九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京運舊止五萬九千兩，今萬曆二十一年，發過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餘兩，比原額多銀一十萬八千九百有奇。蓋因倭警招募兵勇，預備料草，閱視簡練，總兵遊擊等官各帶標營奇兵往來天津，廩給行糧，月費數十餘兩。撫臣劉東星題謂軍苦於接應，馬疲于奔走，倭未至而民已先病，兵未強而費已不貲，誠為確論。自非題議撤回費，又不知幾何。合無通行撫鎮諸臣，今後偵探必確，毋得先事調遣糜費廩餉。去年多發銀數，今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易鎮主兵餉銀先年俱係民運，止發客兵銀五萬九千兩。萬曆八年該本部題議將主兵民運銀改解太倉轉發。二十一年多發銀兩，皆改解轉發之數，似非額外，難以停止。合行督撫及餉司殫心查覈，務從節縮，其防倭兵馬偵探要哨，勿得輕易調遣，以滋糜費。事在督撫相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司農奏疏 查核邊餉 內 平露堂

通行查議具奏伏乞 聖裁

宣府鎮主兵官軍七萬八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騾
駝驢三萬二千九百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
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
四錢四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
一十四萬八千比舊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
餘兩臣惟其故多因北虜款貢客兵不行調遣故年
例錢糧遂至節省過半該鎮督撫河道稽察節縮亦
與有力焉以後年例京運似應酌量減發仍乞通行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各邊以後能如宣鎮節省不次優擢則各邊督撫罔
不加意樽節而邊餉不患其不足矣前件臣等看得
宣府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三萬四千
兩每年額發銀二十九萬六千兩又昌鎮改撥銀三
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長蘆山東二運司轉發銀四
萬八千兩共該銀三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
分今查二十一年分自太倉發過上半年年例銀一
十四萬八千兩其下半年年例除扣抵該鎮贓罰還
官俸糧等項銀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七兩四錢八分

六釐外尚該銀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
九分四釐此因太倉空乏所積不敷支費隨查陸德
二倉收有根折銀兩於二十一年十月內具題照數
動發差官解運支用原非該鎮節省所致合仍行督
撫會同管糧衙門細查的確酌議停妥具奏前來以
憑覆請伏乞 聖裁

大同鎮主兵官軍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馬騾
驢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
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八兩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三十九萬六千五百
九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四十餘兩但該鎮與
虜切鄰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大同鎮每年
額發主客兵馬年例銀四十五萬六千三百三十八兩原
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
銀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外扣還原借臨清
倉銀五萬兩共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止查
扣贓罰事例等項銀四千四十三兩所省不多今督
臣條議該鎮與虜切鄰年例似難裁省但值內帑單

督令行督撫會同管糧衙門加意節省從長籌議停當具奏前來以憑覆議伏乞 聖裁

山西鎮主兵官軍五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八萬五千一百八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二百一十餘兩又查得郎中劉兌三年積出附餘還官日濫屯鹽逋欠之類通計二十餘萬已經戶部通請紀錄合無通行各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七

平露堂

邊以後管糧郎中如有實心任事積餘過多不特紀錄仍破格優處一風示聞而所得多矣然偏頭等關係極衝邊鎮前項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有得山西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七千兩每年額發銀一十萬六千三百兩又補河東鹽課銀一萬六千兩共該銀二十一萬二千三百兩每年查扣贖罰事例還官俸糧等項多寡不一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銀一十八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兩八錢零及查偏頭等處委係極衝年例似應照舊所據條議各

是遵照郎中劉兌節省紀錄起摺合應依擬行督撫衙門并行各鎮管糧等官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仍聽督撫官會議至日以憑覆議伏乞 聖裁

延綏鎮主兵官軍三萬六千二百三十員名馬騾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七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九兩三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萬曆七年閱視官軍比原額減二萬七千六百員名萬曆八年尚書張學顏題准年例增銀四萬夫餉所以給軍也今軍減糧增於理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卷七

平露堂

通乎又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銀二十一萬二千一百一十餘兩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未稱不足則前件年例似應止照原額萬曆八年新增似應裁減前件臣等有看得延鎮年例錢糧自萬曆十一年以後歲有定額向無增減近因西隅多事議召奇兵三千名因兵未足數兩年內召兵月餉戶七兵三出辦尚未入額及查二十一年發過銀數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因內有就被改解贖罰等銀扣抵足額今督臣議要將新增四萬裁減合行該鎮督撫衙門從

長會議應否酌量減省其奏定奉伏乞 聖裁

寧安鎮主兵官軍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一員名家丁二千四百八十二名馬騾驢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九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萬五千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比額省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又當時賊殘破之後尤宜體恤前項年例相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寧鎮年例錢糧自萬曆七年以來因款貢銀客益主定有常額每年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司農奏疏 奏為遵旨查辦 九 平定堂

裁
固原鎮官軍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三員名馬騾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六萬一百三十二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

過平例銀三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四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固鎮年例錢糧歲有定額每年俱就彼改解地租牧租商稅課程等銀扣抵外不足者請補內帑如二十一年年例除扣足額數外尚剩銀二萬九千三百餘兩已於二十二年年例內開銷訖其二十一年發過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因河決召添軍馬額外加增固鎮自此比前已增三萬五千八百餘兩今督臣亦謂該鎮年例似應照舊合行該鎮督撫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奏疏 奏為遵旨查辦 九 平定堂

於前項新舊餉內其圖節省以充邊費中間如有可省可減者從長會議具奏定奉伏乞 聖裁

甘肅鎮官軍四萬六千九百一員名馬騾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匹頭京運年例銀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年例舊止五萬一千四百餘兩二十二年發過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比舊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然該鎮遠在入未南番北虜他鎮不同節年北虜搶番每每假道該鎮前項年例似應酌量減存前件臣等看得甘鎮

錢核定有歲額向無增減至萬曆十三年以後該鎮
議增添軍馬三次加增餉銀其計所舊上客銀一
十五萬四百三十一餘兩以二十一年發數比舊額故
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督臣修誠該鎮速在
天末南番北虜出沒之地前項年例相應酌量減存
合行該鎮督撫將前項新增舊額餉銀一從長會
議要見何項冗食當減冗費當省務求積弊盡釐餉
無虛冒仍將應減應存數目會奏定奪伏乞 聖裁
天津三衛原額官士旗軍九千三百九十員名巡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天津三衛 子露堂

費也然已勢不可違服相應將新軍撥補三衛逃亡
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按籍調取是亦銷兵
省餉之策也三衛改赴薊鎮官軍仍應撤回前件臣
等看得天津三衛原有額兵額銀係因坐糜銀餉以
故改赴薊鎮修守適因倭警天津地方復行召募官
兵力士歲費餉銀數多今議將前項募兵士撥補
天津三衛逃亡名數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
調取將三衛先年改赴薊鎮官軍五千七百名仍行
撤回本衛防守誠得安兵裕國之策但今倭報未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天津三衛 子露堂

力士應否更番薊鎮官軍撤回天津果否便益仍聽
該鎮督撫衙門從長酌議停妥另行奏請定奪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

徐學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勅由

茂苑文 東文孫參閣

徐司馬督撫平羌奏議

疏

徐元太

請蠲被災民根賦疏

請狀

題爲兵役繁興民生疲瘁懇乞 聖恩量蠲根稅以蘇重困以消隱憂事臣惟保釐之政莫先於愛養民

皇明經世編

平羌奏議

編賦一

平露亭

生愛養之宜尤在乎諮詢民瘼苟于小民疾癘見之而猶若弗知知之矣猶恐視而不爲拯救是秦越秦肥者也豈所云愛養斯民以稱保釐之責者乎且川地萬山重阻三面濱夷田多雜石而利微俗每好蠲而冒悍以故饒餘之家其鮮鳩之尚恒苦于饑寒負固之勢易成擾之寧不慮其蠢動臣自去冬入蜀蓋孜孜數月以來矣日夕之所拮据非督木之移則徵兵之徵入天下之最稱勞費者無過於輸木用兵時一舉之稱譴爲小民之病而今二事適當其會下縣

不堪之狀殆彰彰明著無疑也故臣於任事之間尤時時徧問廣諏殫耳目以察民隱知間閭之狼狽已不可復加矣若臣不以聞又不求所以蘇之之策萬一釀成他變將應殺之謂何此臣之所以兢惕靡寧也謹以民瘼二端據實爲 皇上陳之木枋之採辦也既屢奉 綸旨不許加派擾民矣而頃於報運疏中復奉 聖旨該省用兵之際採木艱難商民疲困候數足原派三分之二撫按官具奏量與寬恤臣方與此中父老鼓舞權忻感戴 聖仁之不暇而又何敢更以困民潰也顧合抱鉅材非產於川之內地悉在土司還壤其苦峻崖深澗之難通故計程則常有一二千里之遙計夫則必以一二千名之衆彼入山而尋覓之難斫伐而堅美之難出水而衝擊保全之難姑勿論矣即拽運一事如乎脂越嶺之險與守候往還之需寧保其有不賠者乎烟霧瘴癘之侵與猛獸惡蟲之毒寧保其有不中者乎或強去而羸歸或二徙而一返矧土夷時出搶財夫役多遭緹勒隨身所有盡被括掠所不當心雖生命且不能倖免述其

解卒之狀比之災傷尤甚臣安得不言其實耶西蕃之猖獗也既題奉 綸音許以相機剿矣而頃准兵部咨稱傳奉 聖諭前日四川撫按官奏稱松潘等處番賊爲患即今有無寧息一應剿撫事宜着彼處巡撫總兵官相機處置務保萬全毋得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臣方與此中察有同心協力振揚 聖武之不遑而又何敢遂以因民瀆也顧松潘孤鎮原設在川之極西寒涼倍蓰平原甚苦黍粟稻粱之產故甲卒遠調於東南之土漢官司米糧糴買於西北之附遠州縣彼道途有師行之擾驛遞有傳報之擾工匠有置造器械之擾姑勿論矣即轉輸一事如營房竹木軍所被也豈一人之可攜乎蓋得魚鹽軍所食也豈一日之可缺乎以物價則其輕以腳價則甚重矧春和乃可進攻復即夏雨水泛農忙之候一黍未糴耕作已妨又何收穫之可望究其饑餓由來亦比災傷最甚臣又安得不言其實耶夫輸木以供大工之用民誠困乃分義之所當爲也而何更加之以師旅用兵以禦寇賊之災民誠困亦時勢之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議奏議

請賦

已也而何卹重之以採辦以是二役併於一時百姓之心雖欲乞寧於臣而臣實不能竟之百姓臣之心亦欲加惠於百姓而百姓實不能得之臣此臣與百姓之所交設於無可奈何者也臣亦知本末緩則易敢言調兵事未息則易當言調糧乘此効力之時而稍寬恤之不特可解倒懸之急以紓其愁顏抑將可溥駘蕩之恩以育其勇志矧請之不預則派額額而數難減反屬後時矣議查得川省田糧實數九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一石七斗五升一合零每年夏稅秋粮除起運部料及貴州倉折銀外俱聽本省俱運松茂安綿建昌叙瀘各軍餉及存留儒學等倉支用之需伏乞 勅下戶部查議如果臣言可永遠爲覆議准將四川萬曆十四年分夏稅秋粮量免十分之三其料銀貴粮或蒙一例蠲徵惟復聽臣行司查動各邇米脚價積餘銀內照額解足庶德澤溥而民有甦生之慶人心安而患無卒發之虞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議奏議

請賦

初報河東大捷疏

請下松潘

案照松潘險隘逞兇軍民橫被虐剝之慘政塵 皇

上給音申論而本兵因以讓復責成令巡撫總兵及司道等官相機撫剿臣已督行兵巡各道多方招撫而負固如初始一面差官分調土兵復一面牌行各道令通事河諭為惡諸番果能擒斬真正渠魁以贖罪及傾心送質投降者俱許待以不死仍照格給賞無非冀其悔悟改圖而使我無廢法則犬羊之性亦不妨馴若犬羊也乃番蠻豈直罔遵益為糾聚數千餘衆倚山伐架七梢砲於正月中旬運攻蒲江關將關內官營房屋盡數擊毀衝毀固守則殺模不繼坐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寇室 十先左賦 計十餘番 五 平寇室 鑿可虞交鋒則多寡相懸援史絕少延時日亦幾陷關城矣賴參將朱文達應應退無完計而進可出奇身自當先忽爾開關迎敵用百子銃一時齊發番不及避而傷損頗多累卵之危自茲稍解又准總兵官李應祥移文稱節年殺死守堡官并軍兵商民蔡四元等共四百八十餘命者係東路溝窩溝丟骨殺舌人荒西北龍溪蜈蚣上官茹兒阿孝惡闖王荅甘燕戈臘熱漢別恒思答地等寨番蠻殺死軍兵許九等八百二十餘命者係大小粟殺北定王杜阿牛王

龍交舍安貫烟蔥列柯至地西華牛尾鹿卜石桂等寨番蠻其坎上遣人羊思定賜公上平泥下平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哩竹哩二等一十二寨係往來馳使熟番素不為惡等因在卷臣備詳往歲之惡踪兼酌目前之罪狀知釀成邊患皆出委靡姑息之由若非大剿申威而漫云招撫以苟圖塞責是弱形久見矣猶復以弱濟之火益熱而水益深實臣之所不敢出也雖剿撫有難偏廢在今日則宜撫後而剿先且番勢之張固云恃險亦窺我軍兵所從事而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寇室 計十餘番 大 手露空 彼得蜂屯相抗故其銳難摧耳誠令三軍隨地列營使彼莫知進剿之途而各自為守則守多而力分此被番之最要者也隨行鎮臣議定令原任總兵郭成領訓練敘馬等兵七千直抵黃沙壩剿營占據諸番吃喉以奪賊氣遊擊周千德領播州宣慰楊應龍土兵七千割營於鐮鍋嶺等處以扼其前遊擊邊之垣領酉陽宣撫冉維屏土兵五千割營於地名番壩腦以攻其後參將朱文達則領平茶土官楊光祖楊正崇并天全土兵共四千五百有奇於地名茨溝割營

拊其要害而擊之。俱聽總鎮監軍道居中提調。令原委敘州府通判陳忠隨營贊畫。臣又移行鎮道。如將領等官營伍調齊。須先與約。凡加征寨分。必果大慾。首惡曾經殺害官軍。及斷道攻城罪惡。貫盈而難赦者。其脅從陰逆。雖稱叛服靡常。而能知向化畏威。即聽投降效順。至於平素原非惡寨。則預給以旗使之玉石。有分此不惟仁義並行。而我師有紀。且令叛生莫救。而彼勢自孤也。然河東河西兩首。亦未可一時並剿。以分兵力。就二者而酌之。則河西猶有一洞。爲皇明經世編

平羌奏議 計平餘寨 七 平露堂

屏而河東與各關堡相連。其爲害也尤便。其欲除也。當先且東。東一平。則河西喪膽。棄勝以行剿撫。易如反手矣。續准李應祥手本。捷報前來。俱解紀功道。恭議謝詔審驗。呈遞按御史陳珪覆核具奏。及稱黃沙壩係諸番出沒之要衝。先年總兵何卿亦欲建堡於此。而知爲番部所必爭。恐難就緒。故竟成缺典。此今日之當急圖者。乃郭成率衆壘營。已隱若石城之壯。規模濶大。可無煩式廓之再增。惟因其址而修治之。自是金湯足恃。又稱見今河東惡寨番蠻漏刃者。皆

逃避深菁。河西一帶惡番。正國進攻。適副使王鳳竹往過營堡。河西上節番蠻已有數十爲羣。開河伏地而哀告乞降者。至於丁節恩荅等寨惡番。仍披甲放炮。挑搦我兵與戰。等因。各報到臣。爲照松潘夷種。即古氏羌番。別熟生。輕分大小。以尋戈爲斷。打以戰。或爲善終。其習獮夷大掠威。標曾有一二十萬人之號。詳稽蜀志。備存四十八寨之名。其族繁矣。國朝自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丁玉平羌之後。迄宣德中始作梗。而圍困松城數月。比時特遣大都督二員。統調陝西四川貴州三省軍兵十餘萬。一舉而克之。嗣後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羌奏議 計平餘寨 八 平露堂

臨番警。則比例請兵。率以爲常。誠灼知其勢甚而難於撲滅也。嘉靖年間。白草煽亂。有易視之者。輒提土卒五千以禦。而竟至全軍敗沒。無一得生。此其明鑒已。以故先年守土之臣。往往諱言征剿。而藉名曰撫。以文其選更之非。布帛茶鹽賞需歲益奉如驕子。漸不可爲。一發之餘。遂累歲不能奏績。因以貽愛。君父宵旰靡寧。或延訪大臣。或咨詢廷議。臺垣獻策者。咸謂松潘地接陝邊。制禦番蠻功罪宜同。予北虜載

在彼舊可攷而知也夫北虜爲邊陲大患孰不知之而西番以一省疥癬之瘍奚至此於備虜正爲入松之路烏道凌空峽逼蜂腰可回萬騎於千崖之阻關重梯齒如引百斤於一縷之微若使梟鴟窺暮而在鳴何殊鬼域明沙而必中障塞孤懸之勢此實無幾者志哉 先朝都御史宋滄緒獻地圖言制番之畧而云人皆知劔閣連雲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爲坦途人皆知瞿塘滄浪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爲安流此其崇山絕澗之難踰亦可想見矣矧星羅稠寨猿狄成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羌奏議 九 下露堂

再報河西大捷疏

詞于松書

照得番在河東者雖破名寨二十處而逃生山菁尚多况人小粟穀尤最有名未可以其難攻而縱寇若必欲完茲西討益屬耽延矣且河西思答歪地乾溝西草王荅甘燕耳別西彼列柯樹底雙橋九姓等寨惡番自恃河爲重險師難卒渡仍敢搖旗躍馬以自雄又當特出奇兵使靈迅而不遑殄耳彼大小粟穀見我兵之西事畏備必疎者乘其稍懈之機突爾回戈東向則勢若從天而下破之又何難哉隨即移行鎮道作速舉事有真心降伏而求招者即照節行優諭招安以行撫已撫之酋更不許諸人懷慳致於恩信有傷續據鎮道移報胡子用羊先結阿讓臘梅老虎六寨番蠻畏威真心投降各准給白旗安插又據松茂二道稟稱牛尾寨番素稱凶惡於去年十月因見官兵伐筏傷斃甲馬乞饒乃實協助列柯等寨抗敵官兵罪難容赦等情臣照該寨番情反覆備露奸形亦行鎮道發其相機剿殄務申 國法以懾夷心去後續准總兵官李應祥手本斬獲功蹟節次移報

皇明經世編

平定奏議

計平餘番土

平定堂

到臣爲照番臺之恃險積兇固神人所共憤而欲申天討以靖疆圉實有二難焉其始也折衝之難何也賊皆勢有所屬討賊而先摧其本幹則枝葉自隨雖難猶未難也獨番情無主而逆則各爲我之介毒凡鳴張者惡可縱而不誅乎故剿之有遺則甲懲而乙尚蹲夷如故欲無遺焉又多伏於峻崖之內而功未可期倘因一發以傷百發之能則拙矣此折衝之難難于剿而有全功也其終也結局之難何也賊皆勢不可留討賊而悉拔其根株則孽餘靡託難猶未難也獨番類其繁而順則猶爲我之重屏即鶴擊者惡可接而盡戮乎故剿之不痛則始畏而終將倨肆若初欲必痛焉又或逃于深菁之中而計弗敢出若因一夫以老萬夫之守則疎矣此結局之難難於剿而能速定也臣每深惟聖諭必兼剿撫以責成而養亂貪功實並行申飭知兵雖未交於萬里策則已定於九重矣

白草羌夷歸順疏

平定歸順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瑄議照白草諸番

皇明經世編

平定奏議

白草歸順

平定堂

地當東南兩路之輻形列首尾當山之勢變成犄角塲匪皮膚蓋緣生齒漸繁踴躍思逞兇於羸豕兼以處心多狡攀援欲藏巧於詐狙故彼寇松州此自潛爲內應此驚石駭彼首頤效前驅蓋相依則齒懼唇亡其類則狐悲兇夷宜其有倡而必和約而必趨固羌蠻之所恃以跳梁亦開堡之知其無可奈何而輒從隱忍者也昨茲猖獗顯然之患誠在松番矣隱然之憂非屬於白草乎况歲內託言蜂蜜森聚犬羊意在乘機潛相煽惑儻白草不先撫定則我欲戰而渠且爲爪牙以增番衆之強我欲追而渠且爲淵藪以脫番人於險因而責之則謀彌合併而圖之則敵更多雖益之以數萬之兵持之以歲月之久恐征之猶未必能勝勝之猶未必能全也用是申以告戒之詞束以牢籠之術始欲折其悍而聲爲從彼進兵之詭說使之慄然危繼欲消其疑而示以兵不彼出之真情使之歎然感矧遙觀貔貅之雲集膽已俱寒更間章荻之風靡寬應盡喪非特弗陰助而已且折斷橋梁以明拒絕之踪非特弗匿逃而已且送還被虜

以示忠誠之念，往之已降者，增納荻狼於曠外，今之願附者，乞供常賦於遼闕，陳甲馬而歸誠，望旌麾而叩血，雖好朕賜音於食，其敢云惡質之盡銷，乃馴其鸞性於爲鳩，洵應陽春而能變，卽頃者六師奏捷，易若燎毛，東征而掃蕩黃沙，西討而澄清黑水，孰非白罕諸番之效順，先爲剪其翼而孤其援哉，故以四八寨之羣兇，稽百餘年之往牒，昔嘗以兵戈禦之而不足，今竟以口吻招之而有餘，伐謀成不戰之功，柔遠信非常之業，實由皇上聖德弘敷於天外，因爲風偃天驕，威明普照於日中，遂致貢通日入，允紹虞階之舞格，何言漢塞之來朝也。

皇明經世編

平定奏議

白雲編

平定堂

議處善後事宜疏

平番善後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珩，看得各寨番蠻自春夏蕩平之後，凡經剿擒存者，既警維揚之武威，栗服而收圖，有納降全活者，尤懷不殺之恩，悉輸稌以明感，爭助新城之木石，節還舊廬之人民，目前景象若茲，似可無煩過慮者，顧犬羊之性，恒苦無常，蜂蟻之驚，每生不意，誠戒覆轍於已往，其隄防之補葺

宜勤若乘未雨於方今，則戶牖之綢繆，邊綬因將司道所呈後計，逐一審籌，可革可因，務求九當，除事體得以權宜通變者，一面查照徑行，所有增置勸懲調更團練四事，俱關係於邊疆重大，相應開列款條，以請上裁。

計開

一添置守備以專彈壓，照得松潘南路黃沙壩，當諸番環列之衝，最稱要害，爲左右皆羊腸一線，而獨此寬平約二里餘，故每肆猖狂，必於斯焉糾聚，兼以往來松疊，隔程悉百里之遙，據險阻途，聲援立絕，頃念噤喉最急，勢應先奪，以制人，故今立功原任總兵郭成，從卒數千，長驅直入，因爲壘營其上，用張衡擊之形，雖全捷實收於諸路星羅，而拊背搥吭，匪黃沙爲甚重哉，使不及茲柔服，城守亟圖，是以二百年未竟之功，已成復棄也，隨趣有餘之兵力，稍恢新定之址，基委估興工，不三月而石城鼎建，諸番所恃，我實居之矣，然須在本處添設守備一員，見於原留修守兵內，挑選三千名，再於該路抽撥主戍軍兵五百名，相

皇明經世編

平定奏議

白雲編

平定堂

爲備守仍請 欽定守備司名及請 勅責成專一
以調西寧關起至平定堡止一十五關堡往來巡視
官來漢土夷民一遇有警相機策應各項事宜聽真
備該道及副總兵節制使地有專責而事無他虞
一定期舉刻以圖實效照得政體莫先於責成人情
恒競乎懲勸若以地之苦辛與彼樂土才之優裕與
彼具官俱混爲一途而不加旌別欲其政理難免况
松潘設在僻遠環以羌酋險塞故每年正旦有大賞
仲春有小賞意唯恩結諸夷使之效順歸誠受賜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中

以安障微耳儻羌酋搖動則松州必危蜀失松州則
羣虜直侵內地是城設垣牆之外勢已孤而地爲
脉絡所關機尤非細使兵總官信義不孚於平且隄
防又弛於賞賚指顧之間夷心頓變即能撲滅傷損
已多以串權重大若茲勞劇自不同乎內地矣朔雪
山寒瓦五穀不生風氣弗宜如柯桎梏此惜意在苟
延歲月徼地方之無事以待遷耳安望申威令而肅
紀綱以馴服羌酋爲已責哉臣等以爲自後振新之
急務莫若將兵備副總兵二官慎選而用之既得其

人又定爲三載一行考覈之典如自十五年爲始期
於十七年春賞畢後照按官備查三年之內有無失
事而會疏舉刺之如一年無事兵總二官俱請紀錄
二年無事則副總兵請紀錄而兵備官請賞資三年
無事則副總兵請賞資而兵備官請陞俸一級還轉
仍照常格兵備官又有卓然經濟人與地宜而夷酋
懷畏交股者更請加銜久任若總歷至五年勞績益
深許得疏請陞級又歷至七年亦如之儻其得玩長
奸乖張僭事即行參治以警將來其各路參遊守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中

等官亦併附疏中舉刺使守備賢者即可備此中參
遊之選參遊賢者即可備此中副總之選而不肖者
又不至於待罰如是行之而邊政有不克修者否也
至於各關堡把守掌貼指揮千百戶官俾以一歲一
更用均勞逸邇年承委者視如傳舍稍指滿班甚則
聞草無爲眠同猶鼠又其甚則貪淫罔忌慾恣虎狼
沿襲爲常過患益不惟羌毒已也當此更新之會亦
宜立法變通如松潘之三路威茂之七路各把守掌
貼官應於軍政之年同衛所官一併考選必其謀勇

超羣熟諳邊務者方充前限以五年更替果有操
弗股軍惠能恤士勞徵守禦營部歸心許得於三年
查覈疏內併叙以備擢用諸凡生事尅軍激夷啓釁
者並聽從實察拏重處則所以鼓舞人心者益無添
漏矣

一訓練民兵以壯軍威照得儼矢將來貴於有盾操
珠野宿弓可無弓言思患預防近莫先於修備也故
食無備聚則不能待饑心無備謀則不能應卒彼事
至而後爲取辦者與拾瀋奚殊乎野地瀕夷尤多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府書後 七 平露堂

處米鹽生競鬻寶易開苟懲創之不以時遂至披猖
而難制如今之吐蕃西厥夷禦南驚皆由威武不揚
是以釀成大患耳夫兵不預練而卒然有事其勢不
容不旋調於土司豈惟道里濶遠若望越人以救溺
兵之不足用而有是必期之誠也且赴令而途難不
援成功而氣易生驕即藉以助威猶非得已顧因而
專倚焉爲策不益疎哉查得先年都御史譚綸曾銳
意整修武備遴選民兵之精壯者分道責成而於中
提調閱操邊寨頗皆畏懼漸因日久頽廢不行舊籍
徒存成規俱失毋言演習竟成虛

套甚至州縣有司因節年裁役過多而直撥以私充
巡邏益非設立民兵之初意也臣思前此未加軍務
之先猶舉練兵之政期題既奉命提督可令武備
因循不亟爲先事之圖哉該臣業督布政司將通省
民兵查以舊編名數爲主經減者量復經增者量裁
務在不逾舊額挑選精強之卒以充練兵防抽間役
之需以資本甲在外住劄各道有衛所者則益以軍
兵就聽該道督各操捕官團操省會則益以成都等
衛軍兵委一將職專理團操亦聽分巡川西道爲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府書後 大

平露堂

監督領兵期實練統之必有定員而事匪專司終難
責以成效臣請皇上准將四川都司操捕僉書一
員改充臣標下遊擊官聽臣督飭專司團練者實舉
行便處處養有精兵而一呼可以百應卒當有警將
股若雷霆之出地而莫測沉機雖處無虞亦隱然虎
豹之在山而潛消惡念此又固本之勝籌也

申文

申明剿撫機宜

劉澧松香機宜

爲軍務事准總鎮手本回稱機宜無定成議難拘合

無以見到橋州之兵并催郭成統練兵前來及本鎮調發標苗等兵令邊學周于德等先將五寨三寨攻取然後移兵將東路窪溝大小粟穀而韋思答等寨次第布剿并開去骨沒舌人荒三寨西北龍溪蜈蚣土官茹兒等寨俱係極惡番寨等因准此案照松潘南路惡寨先准總鎮移文并據松潘兵備道議呈已經准照備行知會其中寨惡之重輕應剿應撫者俱聽鎮道號令兵將人等不許偏執去後今總將開出塞分如大小粟穀等寨乃惡之尤者况與該道往常皇明經世編

十九卷議

勅諭番臣

九

子露堂

盟鎮之則昂支而面驕摩之是之謂誘撫撫從其誘不免厝薪而寢非所恃矣近年松番開攻城壁阻斷道途戕殺官軍不勝其慘適本院撫臨之始鎮道案移請乞增兵急如星火本院一面調集上漢各兵數近三萬一面取備錢糧其本題報訖度茲時禁與事理之所宜如盡剿則傷仁誘撫則失策計難由此已無可疑矣恐苟且目前而不圖久遠者或藉口成功之難必以挾撫為良謀豈惟墮賊術中將至朝投降而夕反叛亦何以洩邊地軍民之忿哉 天朝震備皇明經世編

十九卷議

勅諭番臣

二

子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十一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愬人

宋存標子建參閣

余文敏公文集

頌

海塘成功頌

海塘

余有丁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集

平露堂

萬曆三年夏五月海潮上乾海鹽隄隄大壞亘二十里餘民無所底定朝議司馬徐公明石畫能商工用上遣公行視圖方略公至合陳泉郡也丞諸吏按海上議以增埤捍水力度道里便宜濶無大害者公曰是役也在並海一邑費浩穰勢不得不求助他郡豈猶不堅而與海爭咫尺地其又令疾風駭浪成數郡邑費隄非不倍於海一簣不覆于輦莫支費將立盡謂石隄何則飭諸執事悉計作治公晝夜領額庀材命工凡三越歲發卒若干人費若干緡隄廣丈高倍若干隄成公復按隄上曰是地庫下海所從來者高水涌昇易以行庫地仰有隄恐難恃去石隄尋丈當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集

平露堂

更築土隄防其敗又甚者萬一海羨溢填淤反壞當隄內河股引取之水稔盛則放少稍自索不至迫配為內外塘憂則濬內河若干里鑿若干里使大水得過小水得渚陂障縈折以為污澤然後鹵瀉可得煮海墾棄地民焚牧其中可得以滋為田益肥濱海之民得殺此一役也不獨驅示害所與利十倍矣公利社稷豈不弘多此特道其利吳者一二若此吳與越壤相接也海潤千里所波及越者又沃矣於是越守某人等思所以頌德謂子職史也宜有言子何知饗其利者有為德雖不敏敢不唯唯頌曰肇維吳越北望窮髮環以天池湯湯溟渤厥有陂隄以防滑沮萬曆之醴仲夏五月川后失職天吳發發黃星夜驛襲我徐忽陽侯晝奮焦山齧齒溟渤懸飛鴻浴相潔浮天無岸吐吞蕩海皓皓盱眙冬日可拍延道盡弛廬彈為澤盆走斥鹵田失阡陌莫辨牛馬郊鄉蕩圻下民嗷嗷哭矣朝夕天子曰咨疇茲與流爰簡羣工爰甄輿議會曰徐公民之攸堅竭公無二身兼數器爰賜璽書敕使直事曰某往哉子其汝試川流澤灝惟

備之勦公受命來夙夜惕厲欲略封封望於海帝率
屬修其身履心計脂車載舟乘輶蹈履理之崇之必
增其滋浚之澄之必防其泄力役玄夷誠同精衛
茲誓期無再復欲因其未當重其腹內土戎疎外
詎焉策譬諸漏卮不盈千斛廟涇之潰泰山之麓中
泊白洋石橋橫斷有離長流有湮故瀆乃理乃宜乃
參以五轉石度山刊木使土閤者使通闕者以補
徒唱和工師率舞雷騰雲奔一瞬百堵屹屹河騰若
燿若峻外羣中堅云何不悅迄茲孟秋有靈噴浪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公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策

兵制策問 并書 孫毓

則司馬法所從來尚已帝王之兵有制而不亂故

簡稽羣牧連其什伍所以定制也國家京師置三
營遼郡各隸甲士重內馭外後調外以衛內鈞聯
蟠曲規摹弘遠矣乃今日有可擬焉在中都河南
山東有班操者在延綏寧夏有人衛者在邊左右
抽添者在廣有招集者或苦番直或疲遠戍或羨
率靡遺或無籍不足用果初制若爾歟抑弊於後
歟亦可採歟今議食於庫司及合於兵簿者非不
暇也而中多缺伍慮乏軍興夫外寧內憂聖人所
戒可遂罷守忘兵不謂歟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公集

卷之四 平露堂

管子曰夫兵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貳
也不廢而欲廢之亦戔也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輶
而司馬之職常有後世幸安無虞難弛懈解玩替不
懲而緩急無足恃是古無兵名而兵未始廢後才廢
兵而無兵之實矣國家建兵制無不善而今稍一二
弛也請詳之國初奠極雄據勝勢鴻天下重師宿屯
京師以強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居京者未
嘗越臨邊郡自撤其鈞陳居邊郡者希休直上校聯
不絕以固微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邊邊各相成如繼

屬如基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邇年以來。軍制漸廢。大都有四。曰更卒。曰繇戍。曰役。曰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北軍。調白郡國。一歲一更。以秋口都試。今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奚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受角亦也。而傾以畚鍤爲戩。漢卒直戍邊者。各爲更律。今延緩寧夏人衛軍是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勦兵未練。假以張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遑。及期莫代。連行回遠。森命爲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遼左有抽添者。亦漢悉老弱未傅者詣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荐催鋒鏑。耗者過半。而欲括其息。夫効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窮矣。而忍爲此乎。在廣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幕府。而相率推爲姦。卽欲誅微無不嘯聚。發擄犇救。所在騷然。此以禦寇也。而反爲寇乎。若此。四者邇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爲故事。夫牆之崩潰。必因其隙。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劔之毀折。舉由於鑿。今見于及朽鈍斧錢混貸。却走馬以糞。遂指爲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微於陳。學官大干墻。劔可不畏歟。主上軫恤班軍。詔罷力役。盡歸營伍是已。乃郡國伍籍半折。丁壯阻洩。物力方虛。枵軸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復興。卽故直有所通者。令得一切蠲貸可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緩遠走朔方。膨囊既甚。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于道。至者靡于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窘矣。今勦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脫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古者國有游卒。軍有單。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蓋美卒旣搜。則糗糧旨膏。譬爲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邊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稅。使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逋逃之禁。重督邏司候。徵支繇。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集

卷之六

平露堂

以議閣出遼海及以賄脫伍者。幾幾行伍實而丁可無抽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于兵。未嘗外索也。今不得已而用募。均召上著。高聲惠潮。類多矯健。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噉。人與人相噉。卽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得人。不可也。當選將領。汰其刻削而貪者。張疑竊冒而詐者。誠得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和焉。而又嚴懲罰之令。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同賞。削軍以遲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也。而未盡也。夫軍能安制矜節。而爲國家用者。有數以主焉。曰制馭之有方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之也。語曰。陷行亂陣。千人盡。謂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團伍。與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爲用制天下之制。爲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以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歡。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招。庶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令不可離。可用不可疲。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國

而方之生而死之。左而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嬰之者斷。兌則若鄧。鉅當之者碎。而又奚恤乎軍寡。古之人。將少而能辦。將弱而能競。惟緩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雖歷乏困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施敵破虜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問役于私門。在官者。或刻于衛尉。食不能操一錢。食不能入二鬴。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牛石。以載輜櫓。馳擔而赴營陣。一艾舍則負趨出市。絕不談兵。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弱相參。均稱全勇。夫經制百萬之衆。使本吾衣食吾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警之警。暨空虛之守。嚴營衛而固根本乎。愚謂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胄之侵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按籍以徵。登耗。閱視者。決乘以別情銳。若周畿兵。若漢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封塲之容。使內以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脈絡融通。外以衛內。若星隨斗。斗運杓。而法象森列。卽畿以外。各郡國番上兵。不憂操

也。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其拒食也。又奚患焉。

欽廉策問 并對欽廉

問：士抱策而來。期以用世。顧當世所急者。莫如虜。頃歲策士。曷常不以虜爲言。乃所言者。往往應度。應斷。未必可施於用。若九邊形勢。入事機宜。士蓋習聞之矣。姑置弗論。夫時異事異。微獨異代。卽嘉靖。李年。以施之於今。且有齟齬。虜初欽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今十餘年來。遂無牧馭。其利害可睹已。頃順義物故。黃酋計且請見。何以待之。或者過慮。尚有隱患。謂燕薊患在三衛。遼左患在土蠻。晉雲患在板升。河湟患在番夷。套虜然乎否歟。漢初匈奴強盛。而出塞之師。或度絕漠。呻吟五鳳。問乃不煩征討。稽顙入侍。豈適值其弱邪。建元以後。西羌爲寇。或乃憂降羌。諸置都護。或又謂宜滿佚簡易。夫舍其叛者。而降是圖。且疎其防檢。亦有說乎。孰可與今事相方。假令不勦陳言。不襲故計。能爲國家建必然之畫。貽亡窮之安。固執事者所願聞也。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集

卷之一 九 下 露堂

今天下仰賴 天子神聖。戎羌仰斥。莫不交臂受事。

屈膝稱臣。疆場障蔽之間。并服列塗。夷歌成韻。利微不馳於近塞。胡馬不飲于長城。旣十有餘年矣。頃者順義物故。黃酋請嗣。稟稟奉約。束如初。豈不謂胡越一家。號極治哉。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虞之策。甚忠計也。蓋古今籌適者衆矣。大都古處在遠。今處在近。古處在我。今處在敵。夫欽市以來。封疆之臣。譚利文學之臣。譚害。譚利者。曰。曩也弓矢。今也斧鉞。環九塞而營之。幾若完室。不欽市能乎。利一。疆兵休卒。少壯壯老。各有攸處。德用不侵。利二。遂以內居者如堵。行者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廐。耕者如雲。舉沙磧而桑穀。若內地焉。利三。而譚害者曰。氣久而不運。不振器久而不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股栗者能幾。害一。虜貪索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與之是。棄前功而爲戎首。與之則無力而給之。非損內帑。則剝軍膏。害二。藉口和款。縱橫出入。不爲限。我之情形。備嘗之矣。第令無動動。將不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而愚則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兵不習戰。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集

卷之一 十 下 露堂

是練之而已。敵與數戰之官虜求無厭是節之而已。敵與微調之費之害。出人不爲限。是禁之而已。敵與久結難連兵之害。具大報章也。然則固無慮乎。曰。大司官有隱者。遠者。燕薊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三心於虜。虜藉其嚮道以爲我害。於此振實於彼。南掠自相負也。自相欺也。其機變械備。不一日矣。遼左三向鄰虜。四時被侵。莫不口上說而非一上蠶。又非上蠶能自作孽也。在宰前則屬吏勾連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駸駸熾矣。

皇明經世編

余文獻集

卷之一

上

平露堂

晉惠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爲之。雖天誘戎心。俟而歸我。遣膏刃鉞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微勢。極孤懸。異日大酋驅西番。胥聽詛約。自我張疑稱剿。而豐州所遣部落。移帳遠避。今大衆雖歸。而丙免貪松山水草。套虜超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此豈可不爲寒心哉。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放匈奴。所以圖漢者。今年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

霍爲將。不少哀止。於是降渾邪。表河曲。而西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慕北。稽顙入侍。竟西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允光元狩也。而匈奴頓弱若此。非匈奴之弱。弱於漢之得策也。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諸郡皆有降羌。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上。蠶夷冠亂。皆爲此。請置蠶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爲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非

皇明經世編

余文獻集

卷之一

下露堂

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蠶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夫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復縱之。欲羌爲我用。亦使不得沒於蠶。而爲蠶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我三衛屬夷。引上蠶。引東虜。且爲西國。爲南羌。板升扒沙。爲中行超信。丙免超忽等。爲蠶冠。我屬番。且爲涼州降羌。而當事者。泄泄焉。叛者無以服也。今者無以離也。携者無以懷也。何哉。愚請得臆策之三。衛誠當剿矣。第恐依山聚谷。鉞而走險。況狡悍雖深。而藩籬尚在。惟我邊塞有衆焉。猶稱外戶。或

有以虜情輸我也。毋滋他族定逼處此。以自撤其藩籬也。至其鼠竊他境。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首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其叛者也。上發負其衆。邀求貢市。苟弄兵要挾。而速犯亥王。果餘孽。懷憤圖報。此可以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聽諸夫小市。以携其黨。因往來偵候。其有會購林者。悉兵剿之。弗使得志。一大治。則終身制矣。此所謂離其合者也。丙免超忽。既西利水輒。又貪差衆。而吾復優撫之。是彼一舉而得三利也。不惟新徙於山者忘歸。而延寧套虜。亦宜驚。利而丙甘。肅益不支。交當酌謀撫虜。亟修戰備。揚兵聲。討張延設。開復曉示番種。使招致丙行。掠番之虜。盡歸其毳帳。毋使番虜相結。是所謂懷其携也。板升扒沙寧無父。母室家之願。而從夷而夾。久無反心。第口胡俗。自便耳。彼方樂胡便也。而我且困之以土木。重之以煩令。暖劑之以殺斂。令人人驚焉。喪其樂土之心。將內之民之不能保。而欲守空令。以敵逆黨。磨之持不石。以召犬也。必不至矣。此又當悉計以懷休者也。執事又以崇酋請封。而求待之之說。夫九塞諸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公

卷之三 平嘉堂

廣順義爲雄。自宣雲抵甘涼。穹廬萬里。東足以聲畏。上達西足以號召。俺把今幸且物故。而不以此時大分之非得計也。法曰親而離之。亂而取之。今黃酋無親。而諸子弟各擁兵自衛。第令儼然而王。必且并諸部役屬。盡爲一家。是虜勢本離。而我合之使強也。今惟接虜俗。令諸子漸長。各以次第授兵。陽封黃酋。而陰分其勢。諸夷恃衆不相下。且慕少婦爭奪。板升必內變。叢生自願不給。方求援於我。我坐收漁人之功。東西諸虜皆脅息。而不敢動。此又大離其合。而服叛之謀。懷携之策。惟我之所欲爲也。又奚患哉。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公

卷之三 平嘉堂

記

浙江巡視海道副使題名記

寧波海道

越東南一都會也。明州居越南海境地。地並海海上。夾前出沒。民數被寇。寇不至。民享海鹽之利。寇至害起。明州且重爲東南病。楚越天所設以屏蔽東南。明州縮轂其口。又爲東南門戶。稱要地焉。國朝設憲臣一人。專行海。口海道副使。常弭節武林。時一至海上。臨眺之。有警則署所部相蒞。一歲中。率不得再三。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公

卷之十一 論道 下 露堂

至已而恬嬉日久，海防稍疏，而貪賈奸出物者，腰重錮習，馳結語，狎倭夷為肺腑，因發遣以弋厚息，間乃官于近島，為使所在剽略，而夷卒厲至，以犴獵外沒鐘內地，為患母已時，東南長吏事倭日嚴，然各以疆場一被，一此夷乘隙駕流，瞬息千里，道而亭障阻積，不能為卒，由是守臣上言，明州去武林，延袤四百餘里，而以一憲臣遙制之，仰有警，我兵如雷，威安能四百里，趣利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請命憲臣移節鎮明州，便制口可，於是明州始設憲，署云：當是時，延多者十餘，少者數十輩，遠者歷數郡，困迫者止一二郡而上，十年民禍極矣，肅皇帝赫然震怒，推轂一御史大夫開府境上，拜大將軍，及偏將四五人乘墾而守，乃憲臣則獨制要區，上承開府意旨，督諸將授方略，下則役屬牧尉守丞，凡鎮有衛衛有所所之隙，有巡候，津陸駁客，方關有監，烽有堠，船有寨，意弗虔者，得以法糾治之，下紀律之不可干，凡爵餉帛財，簡徒蒐乘，繕舟除器，比什伍，籍里間有犯弗治，民失職者，得計其實而拊循之，下封守之不

皇明經世編

余文敏公

卷之十一 論道 下 露堂

可弛，凡邊鄙有警，無論海內外，以警告者，大者誅，小者寬，於理得悉賦而能定之，于天討之不可稽，彼固所為紀綱之臣，以備國家緩急者也，此其仔細大具總管戴隆厚，非可易而舉者矣，蓋自漢以來，歷數十代，代有統轄，往往皆高秩，有可稱說者，漢曰南部都尉，唐曰採訪使，宋曰觀察，曰鎮遏，宋置鎮國軍，易為制置，為沿海制置，大使，勝國為萬戶，為宣慰，雖其名號不同，大都皆得以統軍吏奉征伐，國初尚命侍郎御史大夫領巡海事，語云：防陸莫先于防海，是不為非，宿所屬必推擇得人，使之任其難，且先乎，是故在事者可以思矣，余同年友劉公多任劇才，具石畫事叢至，能呼吸立斷，而性精白，持高節，不訕謗，率特以桑土為念，即前所語難任者，公蓋克辦之，然尤務修舉廢墜，因立石署中，而問其說于余，時海管巨測而越南海境地為最重，余故論著本末，急所先者，備戴之俾在事者得覽睹焉。

新建巡按察院記
巡按公署

萬曆九年，御史言：臣奉奏上任，使令得察會詹事，所

鎮天下郡國計至繁顧獨無官差發戒令按從史使
民開居與所並相閱簡書無所及賧人得伺隙因緣
爲奸臣治之臣等上意毋敢別賦吏程卽上所
覆省河南領儲益使分部京師者所廢寺俾臣庶上
不費職官下令臣得聽治其所便上報可御史乃更
廢贖錢在部者爲庀材鳩工戒放築損舊十之一益
舊十之九中爲堂後疏戶以居又其後爲懋所左右
爲房二間清後史居之其外爲門旁爲楹十有一以
倪居民其血以需史役凡爲屋以協計若干爲工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文獻
七
千露堂

餘爲濟陽祿米海運大軍太平太興左衛六衛十二
督共事者大農一分理於下曹屬郎官七天子以
爲漕事重倉庾之寄至報且廟世降網疏吏民或抗
弊而巧法則特簡一御史持節往凡庾廩駁楹之飭
運振毀經核之凡邑都省會之遙慢靡縮多寡得角
斛之凡漕上漕卒海漕河漕之勤苦臧否職不職得
譴察而彈壓之凡事涉漕計大者按章小者立斷其
厚不得視內外督臣而權有加焉乃至無按治之所
觀養而防潰謂法紀何君子謂是役也烏可已也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文獻
七
千露堂

萬云御史風采掇際立朝按部有寸名茲既舉漕職
復以其餘蒐摭闕遺修所未備之典使法紀有所寄
尤有足嘉者余故因取節得并論著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卷之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本 徐孚遠聞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何 剛慈人參閱

許文穆公集

議

許國

論京營兵制議

古之王者尊居九重而控四海薄海內外靡不環向而歸令者此無他故焉惟其有以握天下之重而天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詩文類集 平露堂

下之令制之在我今夫猛獸在山黎藿爲之不採故王者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此所以蓄威而握天下之重也今京營兵制是已昔高皇帝提劍潞陽芟刈群雄擊逐胡虜混一區宇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蓋以此屬取之卽以此屬守之當是時五軍之士皆百戰之餘內衛京府外備征討桓桓趯趯不待征發調募于郡國而此五軍足矣其後文皇帝起幽朔以胡騎三千入精內難固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机營三

千神机與五軍而三此三營之所自起也洵內承平武備設而不用營兵浸墮正統以來稍稍因事備敵于是始抽三營之精銳圍爲十營其後屢廢屢更及成化初定爲十二圍營之制而以四武四勇四威分隸三營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夫天下之事不能無敵敵則不能不變而通之變而通之以不失其蓄此其爲善守法者也自三代聖王未有百年不變之制所貴乎承之者在善體其制法之心而不必拘其故古者天子六鄉六遂所以重內也六鄉六遂是曰六軍六軍之衆七萬五千有賦役而無征戍周制然也顧其制與井田俱壞久矣漢雖秦置材官于郡國而京師南北軍衆不滿二萬以故叛者四起光武中興始罷郡國材官而後內外之勢均則內軍之重不重其明効可見于此矣漢制然也唐府兵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閭內二百六十一亦所以重內也故三代而降論者善唐之府兵且以爲兵農既分之後而猶得寓兵于農之遺意蓋周之農卽兵也漢之兵離乎農而末嘗聚也唐之兵聚而無事則力農也故不惟以

自贍養而又以唐縣官之儲唐制然也若宋則既飲郡國之精銳以隸京師而復出京師之禁兵以戍郡國兵既不得爲農而農又病于給兵徒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此其內本嘗不重而其國則空虛矣宋制然也今之國營固漢之南北軍唐之折衝府宋之禁軍也其取之也以世卒則非漢之番上矣其養之也以坐食則非唐之力耕矣其用之以調征則無異宋之出戍矣獨其重內之意所當世守而不容以輕變者惡前言之周漢之沿革達矣不具論論其

皇明經世編

詩文彙集

三

平露堂

握其威重于中蓋控弦者數十萬焉固亦唐人制府遺意然唐之制非不善也不數傳而變易盡矣此其失不在于制而在于人常府兵之始壞不過更代失宜衛士于民而已誠按其故籍修其廢補其缺府兵固在也奈何苟目前之便而棄經遠之圖遂使宿衛募于白籍番役變爲長從此議法者之過也若今國營之名雖分于十二而實統于其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則十二國營者乃所以肆夫三營者也而實未敢改其舊也皇明經世編

詩文彙集

四

平露堂

亦寡矣于是始有團營團營至弘治時又總數十年耳當時北伐援之不滿三萬今按籍散糧一呼而集者其數固不減于十二萬時也及出而團操則已逸其半矣假令有急而援用之卽三萬衆吾尚不知其可卒其否也夫既簡于團營業已別于老家矣然又不免于簡而簡之又不足四之一則又何以團營爲也宋人嘗閱諸軍驍勇者升爲上軍優其廩給而異其名號故人樂于自營今團營之兵腹削下將領占役丁勢豪徒具尺籍之名而無技練之實遠使今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條上彈盜方略

臣聞唐虞之世畫象而治然寇盜好究以令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饑不試而詰奸禁贊周官載焉

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史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子長人者在爲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我良民之擾卽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亦不失其滋生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爲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繆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夫其道卽民皆爲盜御得其道卽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炮鼓時起川廣吳越狐鼠橫行羽書頻至皆呈明經世編

許文穆集

六

平露堂

在宥司不能帶上撫御生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寢廷蔓以壓宵旰此漸不可長者龔遂虞訓一守長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群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毒憤不及折筆輟之然推越而天下可知已愚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上裁擇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爲盜者固非北籍胡南籍粵其初本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背捐棄爲此何故哉意豈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

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寃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墮之爲盜者也然又有中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史不能養其民以至遊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晏然無事一夫不逞且肆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遊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遊蕩失業者卜室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嗷嗷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今富者莫能保其費豪猾而有力者爲之糾發營諸緇火蓄而未發發且燎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

省者其調募策應兵憲又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諸郡而郡有司分焉不有分官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糧散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署御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赴又有泰遊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樞分者宜畫區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勞而偏賴一隅專判者或不量接應之勞而兼跨數道此所謂外也且用兵机宜變在呼吸而文移一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得先撥旁郡兵而後白兵憲兵憲亦得先徵旁省兵而後白督撫概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敵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地者其旁近擁兵不挾則連坐如此總者推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何及聲勢相望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三曰團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矣然卒虛文鮮

賁。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之其教罕賄焉。今
誠宣布。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
假其便宜。令十家爲甲。各鄉爲保。大鄉析之。小鄉併
之。係具柵塹。戶籍壯丁。丁儻。衣糧器械。時自校閱。而
有司督之。且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
法。而不與其事。寇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
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避兵倚角其間。一甲被
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
奪其所掠者。卽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
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
入遠近之期。懸之俾互察其遊惰者。及所舍無匪奸
匪奸遊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與同坐。如此卽有奸
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
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鄰鼓則援。四起環衛。寇
安所逃。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贖罪。此二
策者。古人已試之明効。故鄉有保甲。卽比屋皆兵。無
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
在保長。其政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速坐其病民也。

皇明經世編

詩文彙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法
行矣。是以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四曰散脇從。今
爲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爲之淵藪。所至卒
又籍其鄉里無賴者爲之嚮導。乃又有迫脇而從之
者。卽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然後勢成。每盜者散其
衆。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
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
也。宜令有司宣布。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
令反正者執以爲符。聽婦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
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酋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
陳金于廡。懸爵于墓。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衆
拒命。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
黨既散。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
誠以結其心。慎謀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
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今獨患不得行意者耳。尚
何愛寇盜哉。

皇明經世編

詩文彙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三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唐允諧尹季參閱

王文端公文集

王家屏

揭一

題延綏塘報揭

延綏

大德公在開著述卷之四十一 是事唯此

謹題臣等昨接得延綏總兵官杜桐塘報內稱韃虜

明安上昧等酋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分犯榆林保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集

延綏

一

下露堂

寧馨水波羅等堡本官約同神木參將張剛孤山遊

擊李紹祖同時發兵分道出擊斬獲首級四百五十

餘顆生擒賊夷二十六名以奪獲戰馬夷器甚多臣

等不勝欣慶竊念延綏地係衝邊逼隣強虜數年以

來莊禿賴明愛等酋無歲不肆其要挾神木孤山之

間無處不被其殘傷該鎮物力不支人心積憤久矣

今當聚兵入犯之會大收奮勇斬獲之功良由 聖

武布昭 嚴旨督責所以督撫振勵將士齊心以克

有此奇捷不但本鎮數年來所未見亦各邊款貢而

後所希聞也從此火真等酋皆為破膽而可消其狂
逞之謀卽杜酋諸部亦將寒心而益堅其恭順之志
封疆幸甚 社稷幸甚 臣等不勝懼忭之至謹并塘
報封 進以聞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集

延綏

二

下露堂

書

答王龍池方伯

論國本

不肯積誠無素妄意回天致拂聖心謫詞橫速債轅之愆何可語忠第國本搖搖爭議累年遲疑不決此非異人任也言官勸請預敘榮被降詔首闡幾空此何等政令而可嘿然無一語申救乎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雖云懸上猶愈於竊位妨賢者耳誠辱翁慈見原庶不重玷鄉里敢謂一去足以逃責哉寧鎮翁所舊遊之地知其形槩甚真誠非固原士馬可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第堂

規之也

答鄭範溪再論番虜

論敵

甘陝失策全在委番哨虜撤我藩籬資敵爪距是不制自弱之勢耳今截路以杜流虜而又懸賞以鼓諸番番無虜之害有賞之利宜其掠者乘隙而思歸居者應募而樂就也即虎婦送回番族雖其志意恭順有足嘉者而外陽兵威內防番變亦迫於勢之不得不然也總計送還及編爲兵者已五千餘人而兩贊畫分行招撫衣鉢復親至西寧定築堡保番之策番族有所恃以自固其歸附當日益多番漢并力同仇西事不足平矣願仰願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第堂

答鄭範溪論火酋

火酋

私念臺下驅車遠塞以孤軍當番虜之交夙夜防勦不遑安處危苦極矣耳食之輩技癢之流猥欲稱兵勦言罷戎甚至上章告急貽書詆譏是羌虜易摧而口舌難戢也可恨如何原所以嘖嘖之由但謂扯酋屢約歸巢輒負不果疑與火卜二酋合謀入犯耳夫扯酋徘徊西塞卽不佞輩亦深以爲憂然恃臺下在

事。他張操縱，意自有妙算，非人所及。知者正求論所謂人之性命，不自愛惜，而爲人所愛惜，斯言足以破紛紛之惑矣。幸今虜已移帳起身，將由鎮羌出境，卽六月動頭，七月終旬可盡，亦纔五六十日事。屈指可待，得此會東還虜情，既無可疑，人言自無所指。臺下可緩帶而觀海上之功矣。若葉中丞之書，魏督府之奏，雄談豪聲，雖疎曉問，而以臺下萬全之略視之，不啻太和元氣中之一候，更望永納而并容之也。益羣策兼收，必且相濟，兩說並立，不免起爭。今臺下經畧

皇明經世編

王文治集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上張許東老師

閣中

入京月餘，體力乃稍稍漸復，重煩慈注，申布教言，至

植木自我一語，尤某所宜服膺拳拳，而不敢忘者。嘗見前人爲副相，以權不在己，自謀則推事而袖手旁觀，以權不在己，忌人則觀事而壯顏相競。斯二者並有人我之心，其爲得失之念一也。某自昔年在閣時，入參國議，有知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事有未當，未嘗不相與評駁，寔不敢推事旁觀，然言之從與不從，評駁之可與不可，惟當事者所裁斷，而某未嘗著一成心，徇一偏見也。退而省過私室，未嘗納一私交，出一私語，以禁中事外聞也。故亦未嘗攬事而至於相競焉。今某所患者，才技短拙，學術空疎，無能輔養君德，拯救民艱，是爲慮耳。至於人已之間，得失之念，夙承師訓，頗能決町畦於眼界，置水炭於胷中。昔人有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憐，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或可慰老師之遺念云爾。有便音，更祈督訓是望。

答李近臺撫臺論鑄錢

鑄錢

鑄錢本以濟銀幣之不足，爲其費省而利贏，故足造也。今鑄之於南，所費不貲，解之於北，積而無用，何苦以無用之貨，糜不貲之財，而使工疲於鼓鑄，官憊於

遠輸其亦失策甚矣。不佞竊嘗謬議。今公私匱竭之際。惟有錢法一事。可以通利權。便民裕國。而但苦於主持不力。行使不均。故其法乍疏乍塞。下反操柄。上反聽之。而說者假云宜從民使。失錢民之資也。衣食賴焉。安有予民以衣食之資。而民反不便者乎。其以爲不便者。止用之於市肆。而官吏俸糧。軍民租稅。罪犯罰贖。不得搭配。是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通也。其不行有由矣。誠如大議。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與銀相權而行。他錢弗與。卽有他錢。別設法收之。以爲皇明經世編
王文鑑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答邵文川論屯田

屯田

諸老每談邊事。輒言兵當練。田當墾也。安邊長策。誠無踰此。顧練兵墾田。亦非可以旦夕見效。餉不足。則兵不可得。練費不具。則田不可得。墾今司農廳。廩爲

國守財。不敢加錙銖於額外。兵多餉少。地曠租微。欲以興事。良亦難矣。近雖稍有給發。不知可少紓待哺之急否。誠及翁在事。藉資乘會。酌定規條。練士開屯。次第修舉。卽不敢望邊庾盡滿。行伍皆充。而所謂完一分。抵一分之餉。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固當立見成效耳。惟翁毅然圖之。至祝至祝。

答邵文川督府

王事

互市之權。我與虜共之者。一低一昂。勢居然也。惟彼方挾其重。以要我。我休于其挾。而急與之議。則彼得勢而益昂矣。惟不有其挾。而亦不受其要。彼以急來。我以緩應。曠日持久。彼計滋窮。勢必自折。翁處下。曾

皇明經世編

王文鑑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得其術矣。來貢者進。不事者不強。馬好惡。期先後。悉置之。較若是。則我乃益緩。彼乃益急。宜其還要挾之謀。爲就講之說也。卜酋旣下。諸酋畢來。此所謂以拒之之法。招之耳。且莊酋認罰。又已有端套。虜驕驕而下。功何偉也。願佇願佇。

答陳蓋齋清臺

廣海

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墊溺。不佞稔聞其狀。第未知所

以疏導之法，宜從何處下手。昨得總河公書，備言開施家溝與周家橋非策，謂其洩祖陵之王氣，妨清河之運道也。且言其說出於卿士夫懼改州治，憚於遷移，因倡此議，不佞竊謂人情安土重遷，或偏見一隅之利害，而不睹大全，亦容有之。乃今接奉教札，具示淮黃源委，高低曲折之詳，水勢行情，較若指掌，則周家橋亦似可開。夫下流洩則上流自通，外水洩則內水自減，此事理易見者。而總河公以爲不可，其說止於洩王氣妨運道兩事耳。今云淮黃相會處，去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公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十一

祖陵百六十里外，又在後不在前，則流破天心之說，總屬支離而與祖陵似無干礙。且開後設減水閘，以時消息，如來論所云，水大則開閘以洩水，小則閉閘以濟運，似又於運道無妨矣。乃總河公執言不可開者，其生平精力用之於高家堰獨多，誠恐周家橋一開而高家堰或決壅成功而招後議云爾，而不知翁之爲泗城謀固善，爲高家堰亦未始不周也。且不開周家橋而高家堰亦安保安完而無決也哉。幸翁再與總河公從容計之，計定而舉，謀不必自己出功。

不必自己成，漕務河防均之幸甚，不則當遣官閱視會議恐地方又增一番勞費耳，如何如何。

答石東泉司馬

西華

某忝侍末行，向同猷念，而適以邊庭搶攘之日，破讎罷歸，豈其避難而以憂勞諱左右事會偶然耳。翁天植忠貞，英畧規運，與政府二老謀斷相資，何憂不除。何亂不戢，正無所用於儼事之人也。乃款貢之議，不肖與聞始事，史酋既執，宜薊之問，可得安枕，陵寢庶亦不驚。兩年市賞，委宜催復，况西夏方有松套諸虜之急，屬庸牽制，正惟此時，所以冒有陳說，幸蒙不辭，轉聞於上，遂定今盟，不但可堅款虜之心，且可爲制逆虜之地，封疆幸甚。至於戰守之備，他饒不及知，若雲谷之間，請蕭亦二公振作經營，體勞心力，廟堂之上，不可不特加體恤委任而責成功也。若寧夏叛卒，當始發時，能作區處，武設間購求防其內潰，或分兵屯守，杜其外援，只須一介之使，片紙之檄，可定而遷延觀望，縱火待泉，直至賊勢已成，逆謀已合，勾虜入犯，而後請命，朝廷求援鄰鎮，掘井救焚，不啻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公集

卷之十

平露堂

十一

陳矣。卽今遣將徵兵。監以直指。天威振動。宜無不剪之兇。然已費力百倍。顧事勢至此。有進無却。卽傾內帑。災民難復。顧惜螫斷臂。豈慮傷好肉也。只恐賊孽未易攻破。而禁妄殺。止易制令也。嗟乎。寧鎮之宗藩。上民亦甚衆矣。知謀勇略之士。宜不少矣。而甘心叛卒。受其迫脅。如上木偶人。隨賊捉挽。經時歷月。無能出一奇一計。當賊者。意爲身家耳。而賊不滅。身家寧可保也。生愧蕭如蕙。死愧梁琦矣。彼李氏父子。跋扈日久。而以姑息養成其不軌之謀。隨府一恣睢暴戾。無行之人。而以才賢薦起。使人于不善之黨。鴈階禍木。若有數以奏合之庸人。緩頰高談。裕蠱而有餘。賢者奔走馳驚。救敗而不足。窮達時則然。不得不身任社稷之重。勢固不可以辭。而將何所歸罪哉。承賜容稿內。旨意准將史禽監候。不必解京。甚得鎮重之體。且監候緩死。可以招安餘黨。後而更有著數。可做前此擒獻趙全輩。正由倉皇泉斬致遺餘孽。所以有今板升之族。良失策矣。至還榆虜王約束諸部。毋得擾邊數語。亦甚緊切。松台諸虜。利賄助逆。

皇明經世編

王右軍集

平露堂

須得虜王禁約。縱木盡從。亦少斂戢。我軍乃可得和也。惟翕留意。某罪廢不宜言軍國事。恃愛漫及。幸祕之。

答張弘軒撫臺論屯田 屯

田兵事。偶爾兩議及。輒以謬見請裁。非謂其可行也。承教議復。輜重舊管。則兵有所歸。餉有所出。爲計更善。顧生竊疑之。本議墾田。爲興水利也。木募南農。爲訓北農也。乃今募兵爲農。以一訓十。以十訓百。農尙憚習。聖田之利。尙未可必興。而議者已有聚兵難散之感。況於籍兵歸伍。彼已爲兵。誰復訓農。若曰。派以田畝。科其子粒。則此乃屯田也。非水田也。水田之興。不論軍屯。民地成熟。開荒屯。可通河渠。作溝洫者。皆得聖治。若屯田則止。撥軍人領種而已。民田成熟者。孰肯與之並耕而食乎。若是則千六百人。墾田有限。安在興水利也。墾田有限。則收穫亦有限。公帑何時可償也。幸臺下更策之。雖業有成議。慮始不得不許耳。任幹之言。惟高明裁教。

皇明經世編

王右軍集

平露堂

答賈西池撫臺

屯

各邊屯田廢壞已久清查甚難間有開報止具虛文
原非實數所以按籍則歲增一歲徵比則年累一年
蓋徒查糧而不查地徒增糧而不知均糧之過也誠
如貴鎮設法總查頃畝細查荒熟熟地有餘則通融
撥糧本堡不足則照舊以俟開種如此則舊田糧均
而易輸新田科輕而樂墾也政安有不舉者乎惟此
行之各邊可也至軍馬芻餉之政悉爲清查鹽糧工
程之議曲爲酌處無一事不當於實用者幸力行之

答蕭岳峯督府

屯鹽

皇明經世編



王文濟集

屯鹽

五

下露堂

今海內窮困已極而邊方尤甚所恃以撫恤軍民者
全在將吏資給儲餉者全在屯鹽屯政久廢鹽引積
滯祖宗之舊法已大壞矣方當根究弊端力圖興
復而森商資緣漁獵且藉開荒名色據臂邊城占田
既奪農利占引又奪商利開荒無實既壞屯政中鹽
無實又壞鹽政若此者可謂有法紀否乎至今將吏
鑽求陞用禁例甚嚴向時干請者或陰有庇託尚不
敢陽露其名或小有營謀尚不致大彰其跡今乃公
具姓名盛行賄賂內憑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閭部爲

之致書督府爲之咨薦剋剝軍士而下不敢言欺凌
司道而上不敢問若此者又可謂有法紀否乎不佞
每念及此切齒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而此中根抵
之姦盤固之蠹如臺下所云云動相掣肘者更可恨
而不可言矣憤惋宜如何臺下公忠正直知于此輩
必有潛消默折之術因敢畧布其私不意適契台指
也承諭謹復不盡

答襄理菴撫臺

劉建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集

邊防

高

平露堂

邊計重大將士寒苦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
若折薪而爨數米而炊此但可以贖五口之家非所
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邊鎮覈減額餉歲省一萬一
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
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芻一粒之利哉創于
赴著之間槽櫪之下亦大窮乞矣薊鎮陵京重地
恐又不可以搜剔他鎮者而槩撫之也惟台臺主持
至祝

答襄理菴論水利屯田

水利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可爲一

有此心便復害事。卽如古人治水壅田，豈不是要興水利，成田功，然必勤腴厥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豐凶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利，雖聖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不可開墾者。朝廷司官議委其事於尚寶君，尚寶君於水田身親涉歷，精意講求，決以爲可成者數年矣。一旦受事不忠不任，正患其任事之過，求功之速，或拂民情，招物議耳。乃尚寶君亦自言始事，寧少勿多，寧緩勿急，寧相順勿相強也。何圖尚寶未出，而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集

水利

卷之十一

豐王之工已興矣，當其興工，固且恐尚寶一至，煩擾地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一種措辦，於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充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爲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輻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佞向同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爲農，以田授兵，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時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寶君見豐王間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莫定，談治河決

渠之役矣。役未興而議起，以有今日，不佞因有感於國家之事，其爲而無成，非獨息事者之過，而任事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也。向使豐王不募治田之兵，真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但以勸相勤者爲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爲賢能，如此行之數年，當令荒蕪漸開，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不稱擾，豈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矣。事已至此，無可爲矣。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在，帑庫之金，既無所償，輻重之餉，將何所給？誠不能不慮臺下之籌畫也。顧此輩向已久之遠，招今不可驅之遠，散惟分已開之田，以抵額餉，抵者有數，則餉當半省，而易供散無用之卒，以補別伍，補者漸多，則卒當益少，而易散是在一運量之間而已。不佞何足與計，第大教下及，僭有區區之愚，因敢就正左右，幸賜裁擇。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集

水利

卷之十一

答徐涇坡撫臺

劉

今九州貢篚載道而來，疲人損背者，其不能悉數，而蜀扇其一也。夫一歲之暑，無幾去暑之用，其資於扇者亦無幾，削竹數紙，裏勁外規，陳而運之，輕颺頗發，豈必蜀扇然後可以致風哉？卽出於蜀者爲佳，多不過千握，少數百握，而內庭之用已自充然，而有餘何至殊形異製，什伯其名，累篋連箱，萬千其數？若此者，使官爲之，官耗其職矣；使民爲之，民妨其業矣。不知其式樣之定，數目之增，起於何時，而至今遂遵以爲額貢，歲歲爲蜀累也。第令巴蜀之民，無他租賦，以扇爲繇，道野阻修，業苦遠致，而況於常賦之外，又有此獻，是天下之租一而蜀中之租二也。矧租或有時而蠲，扇則無歲不入，其累當何時而已乎？誠使上用蠲之，雖費且勞，未可已也。乃御用監每歲製扇，所費不貲，扇豈少乎？而又益以蜀中之貢，竊謂自兩宮六御而下，卽日三易扇，亦無用若是多耳。而內歲歲有製，外歲歲有供，不見其贖者，則賜予無節也。以賜文武大臣，無幾耳，以賜戚里，雖多不過百分之一。至以賜閭閻，則不啻十散共九矣。是耗官帑糜工費勞

人萬里而致之內庭者，無益於上用，盡以供闈宦之資者也。豈不可爲扼腕恨惜哉？舉一扇而他物入貢者，大都類此矣。古之聖王，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今天下之所奉者，豈止一人而已？奈何欲天下不困於徵輸乎？某風夜念此，至熟而貢扇適至，見所籍上之數，不勝咨咨太息，退而拜私親之辱，益復驚訝以爲過多。及詢之二公，乃知故事相沿已久，皆有所予，非一手一袖物也。嗟乎在我手袖者，猶不能無所予，而況爭議于人主之前，欲以樽節其出入，豈不難哉！體國憂時，諒同茲念。

答梅鶴洲督府 文府

承示火筒架簷狀，以捏工川之豐廣，駐牧有資，加歸德堡之孤危，應援難及，宜疫虜之睥睨而憑陵也。然侍臺下居重於上，多方伐謀，知火筒之志，必不能遲旦。夕且自困有拔帳而去耳，何也？歸德所可慮者，不慮一火，慮火筒連結套虜，整衆偪我，倚順義爲聲援，而脇下諸番爲羽翼也。以今策之，相真台吉與之不相能，此內却也。順義必不肯棄市賞之利而爲

之助。番族必不肯棄茶馬之利。而甘於降。此外。擄也。我因撫其擄。以構其郤。俾之自顧不暇。此所謂以夷制夷之術。知臺下計。必出此。故度火酋之必不能逞也。雖然。古人。賦怒蜺。寒蟻穴。亦安可不預爲備乎。則大疏築堡。增兵儲餉之議。是已。

答顧冲菴撫臺

東征

塞下之民。無所託以爲生。則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故古人。議備邊。必先募民以實之。誠募民。必有所以安頓生養。經常可久之法。然後民樂其處。而無轉徙之心也。邈外乏邊圉之阻。內無墩堡之固。每當賊入。輒便收保。賊入既頻。收保亦數。是民之衣糧資蓄。不待被虜而奔走轉輸。死亡耗費。可立盡也。况暇治南畝之業乎。遂所以蒼莽荒蕪。人煙寥落。正坐此耳。門下計安重鎮。撫收保之輒。則築室儲糧。積薪浚井。飭打禦之備。則各鑄火器。做造飛車。乃復周閱川原。規溝洫之廣深。相阡陌之條貫。將以盡汙萊爲井牧。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文瑞集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易由爲金湯限胡馬之驅馳。便農人之耕作。此誠撫邊之長策。經國之遠猷也。幸門下毅然圖之。某邊人

也。夙夜籌度。疆事以興。屯田爲第一義。敢贊於下。執事庶幾觀厥成焉。

答顧冲菴論東事

東征

東征之役。始謀已疎。本兵誤之於前。經畧誤之於後。檢禍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之臺下。不能不更煩整頓。大費經營也。蓋朝鮮之後。與臨洮之虜。不同。臨洮必用經畧。任者虜。闕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方自劾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師也。朝鮮中倭。則藩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薊遼督撫固在。就近委之。其耳目與臂指。順酌緩急。而爲之備。保我疆圉而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境上。是爲聲援。推朝鮮之鋒而殿其後。不爲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兵。分番休令。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躁遽奏遣。專官經畧。而所遣又恂恂儒吏。未嘗更遊事習兵也。徒據其海邦籍記。遂詫以爲圯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佞因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請召募而三輔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文瑞集

卷之三

十

平露堂

勃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而四川兩浙之兵至矣。其他搜銅鐵以鑄火炮。鍛英募賦車牛以載禾甲。轉樸糧沿海郡縣。怨聲如雷。不佞卽伏在山間。震耳休心。寔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遠邇繹騷。公私靡敵如是。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人游客盡拜官矣。廝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與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拙。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輩。往來倭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墮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固宜其爲解擔釋負計。而思委艱難於後人也。可恨宜何如哉。今時勢與資力並當困絀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衄之餘。爲臺下誠難。然非臺下精忠咬節。偉畧宏猷。未易辦此。國家不幸而遇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伏臺下救其敗耳。今第鎮以定議。籌以從容。按甲休兵。據險守要。沉幾先物。觀變候時。必當有窾隙可乘。關捩可制。無徒效前人徽幸於孤注。竭作於一鼓也。昔衛爲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爲城楚丘。春秋高其義。未

聞。遂與狄。警連諸侯之兵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駭激厲朝鮮。以成楚丘之功。獎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糜兵餉於不測之地。如前人所爲。非不佞所敢知矣。棄婦逐臣。不宜妄議國家事。以蒙臺下知愛。曾共猷念。託肝膈之交。故輒布其區區。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惟祕之。

答王對滄撫臺

開也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爲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以爲可開而却有不願開之人人。所以不願開者。富有田者。盡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力可治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召之來而逆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遞領狀。皆不能徒手得。必有費矣。還牛種於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皆正費也。未爲累也。田未墾時。荒田也。官田也。既墾而田主人至矣。田主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真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賴之於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卽才有司而急

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仰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莽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佞視其籍惟有切齒而恨且歎耳將誰欺乎夫田既日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集

王

平露堂

服欽服

答蔡能陽年丈

田州疆土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

疆土不可以廣而平之明甚而况報日占據竊料漁人之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收之改流設土增兵置餉恐非所得二州之田百石之粟可辦得不償失利不綱害誠在可已而况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啓釁構爭紛紜未已可無慮耶承教謂宜許歸田州令其以夷攻夷雖有後事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夷大體非獨權利害較得失而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主張無徇小利苟成議封疆幸甚

答趙見字中丞

用人

皇明經世編

王文端集

王

平露堂

常撫遼左時適值封倭之議殘暴敗著局已大輪姑且尋劫索和苟延晷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換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依違遷就其間也豪鉞既還風負盛名爲衆所高仰者始排封議而攘臂請纓及擁節旄遂絀口不復言勦伐之事且回面佐款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各取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清議可畏哉乃益服門下之卓識遠見加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於否隔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撥萬分之一亦復客容

他尚何望如推官一事。官不點更推一官夫。一官之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是矣。疏一日不下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節之事可延至數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輒至三四人。或六七人以請若此是禹咎稷高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如雲也。卽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充數使如拈鬪射覆可以偶獲而幸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重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於宋太祖不用已更薦之。至怒而裂其膚復補贖以進再裂再補不易更薦之。至怒而裂其膚復補贖以進再裂再補不易初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檢簡以推推則必求其用用則必求其速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章而請又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者破譴後者復然上卽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重顧忌之累多藉口於調停專意於阿順始力爭而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爲常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起而不下也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平

平

平

勝歎哉可勝恨哉此非草野廢人所宜妄議余在臬味聊此發抒當亦不以爲狂謬也

答魏見泉論東事

東事

東征之役前車盡覆復勁却走無救於屬國而延盜於中華禍旣燎原寧可撲滅草野之下所謂不寒而慄者也顧今大寇已偪而本兵猶尚無人廟算猶且未定在聞外者日請兵請餉曾無出奇制勝之方在廟堂者方議戰議守類多迂緩不急之務以斯禦寇竊恐寇日益深禍日益烈也。詎可訝者名爲救援朝鮮而重虐之奴虜其王魚肉其民督之修城督之建署舉國奔走服役之不遑而部卒騷擾陵轢之害不與焉奈何不驅之降倭也。我實驅以倭倭反督其降以自恕我則有詞其如朝鮮之無告何哉及今收撫瘡痍慰安奔潰之衆鎮以靜定撫以慈和朝鮮君臣尚堪鞭策倘朝鮮盡失縱之於藩籬之外而距之於堂奧之間不啻不勝而已岌岌乎殆哉至制禦之策議者但急於天津遼薊而不知淮海之更可虞也此肩臂咽喉之分也然與其入而禦之孰若禦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平

平

平

使不得入焉。善守者能使之不得入。善攻者尤能使之不得入。全羅雖失。漢江南北。猶多險阻。可據守。得其人。倭不知所攻矣。閩廣浙直。處處通海。師多習舟。豈宜遠調。責使陸戰。第分路航海。直搗倭巢。釜山之倭。勢將自解。此而攻得其人。倭不知所守矣。鄙見如此。不知臺下以爲何如。乃今方議遠調。將士於閩廣浙直也。專設督帥於天津登萊也。嗟乎。遠水近渴。無謂調之未逮集也。卽集矣。兵衆則餉多。輪輓可無慮哉。臨危抱佛。無謂設之未必得人也。卽得人也。官多則權分。牽掣可無慮哉。一方之兵。自可以禦一方之寇。一方之官。自可以辦一方之事。而不務部署。不務責成。卽集兵如林。設官如麻。無益萬分之一也。是自疲自盡之術也。力疾草草。

論魏見泉論禮恒嶽

恒岳祀典

中國之嶽五。而恒嶽向在夷方。故藉飛來石以文其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內。而祀典未獲正。惟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

皇明經世編

下文編集

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文編集

天

平露堂

答潘六泉論開採

開採

不佞慙愚。冒上。屢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國家事。假承大教。仰見忠盡之懷。杞人私憂。正同激切。曩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就李將軍之功。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人未得。而帑金數百萬立盡。此一耗也。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欲就宋中丞之功。輕議遠計。直抱王京之泉。島寇方張。而帑金數百萬又已立盡。此又一耗也。卽此二役。而太庾二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圖休

養節縮補虛濟虛。而輒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官四出。殫役繁興。冠蓋如雲。徒衆如雨。山崩地震。地脉摧殘。郡邑繹繹。間閭蕩析。它掘煎煉。工費浩繁。本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獻。纔若錙銖。於以較向日東征西討之所糜。何啻洩之以尾間。而收之於涓滴也。良可痛矣。由前則耗之者罪不容死。由今則開之者詎可勝誅。遠邇替替。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苦之也。乖氣所干。天災示異。殷憂啓聖。庶幾改圖。乃修省無聞。迷繆滋甚。部寺半皆虛席。臺省閒其無人。章疏或下。或留。政事愈紛。愈外。日惟貢獻是督。籍沒是營。宮刑察及。淵魚店稅。禡延商賈。而大臣持祿不肯諫。小臣畏罪不敢言。方且藉官殿之灰燼。爲倖門。而捐俸以希寵。張邊塞之首功。爲利路。而冒賞以徵榮。則宗社之大計。邦家之隱憂。誰其慮之。圖之也哉。

皇朝經世編

王文韶集

開卷

无

平露堂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四

徐孚遠閣公 夏允彝溪公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王文肅公文集

勅諭

王錫爵

勅諭朝鮮國王一道 勅諭朝鮮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昖昨者王以大兵驅倭出境還歸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茲復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勅諭朝鮮 一 平露堂

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仍賜王大紅蟒衣二襲綵段四表裏以示朕倦倦爲王通慰之意顧朕又惟該國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前朝未沾王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夷今爲我朝春秋貢獻之邦以世世憑席寵靈蓄養財力宜益強富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廟社爲墟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或言王偷玩姻婣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實啟侮海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車之覆後車可不戒哉惠徵福於爾祖

及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不甚幸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見黍離之故宮燒殘之丘隴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噬臍疾首何以爲心改弦易轍何以爲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頃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爲常事使爾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猝有他變朕不能爲王謀已是用預申告戒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勅諭朝鮮 二 平露堂

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埃繕城隍厲甲兵實倉廩毋湛於酒色毋荒於遊盤毋偏信獨任以關下情毋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庶幾殷憂憤耻之後先業可興大仇可雪此則斷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存朕王其戒之慎之故諭

擬進征東 勅諭疏并 勅諭二道

東征 勅諭

臣等近日連接遼東征倭之報雖喜再戰大捷漸逼王京然我軍死傷亦自不少仍聞王京近城之地松

林茂密馬不得馳行水田低窪人不得用武加以疫癘盛行糧草不繼客兵未集新賊轉增大有可觀憂者臣等昨得經畧侍郎宋應昌謂目前勢難長驅已成持久待時之局萬一師老財匱軍心動搖恐他變因之而生東虜伺隙而動是代爲朝鮮受兵而內地無安枕之日也臣等竊恐此懼因思大兵既發難便撤回惟有添兵增餉以壯士氣布德施惠以安人心庶外可令倭虜伐謀內可令將帥鼓勇謹擬傳帖二道一論征東將士一論戶兵二部伏乞 聖明裁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東行 卷之一 三 千露堂

定施行 皇上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朕遠惟東人後后之思遍切內地震鄰之慮肆彰大討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先收平壤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所望尅日蕩平大加陞賞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守方固重念爾等懸車深入急難全勝飢寒暴露疾病死傷勢所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卧不安寢已令所司亟發銀十五萬兩賞赴軍前從宜犒賞優卹仍一面行山東等處召商羅粟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

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夷大慝永靖邊疆爾等尚宜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垂功名於竹帛流福蔭於子孫欽哉故諭諭戶兵二部曰今倭賊大衆占據朝鮮與遼東接壤朕以門庭切近之憂命將出師勢非得已適見經略宋應昌奏稱兵力單弱糧草不敷恐有疎虞前功盡棄你每職司兵食義當并力一心共濟國事所有合用糧草戶部一面發銀或從山東海道召商高價糴買或就近輸運務使東征四五萬人可發半年之用兵部一面督催新調精兵前往接濟征勦其見在久戰傷殘及馬兵不習地利者行令斟酌退回務使餉可資兵兵不糜餉早平大寇庶寬朕東顧之懷其或彼此互相推諉以致緩急誤事責有所歸故諭

疏

論邊事疏 虞情

奏爲約陳安攘定計以分主憂事臣于前月卧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竊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觀火臣等暫餘

生知無以仰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爲憂虞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其愚慮爲 皇上言蓋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典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敵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擲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舉朝震怖惶憂止辦嗷嗷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籍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臺下求安專藉款閼之利文吏在隙中觀聞爭談出塞之功費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武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起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傳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素有專造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假濟視聽獨前所謂三民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廣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忽調兵易輓在知彼知己知禽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嬌情倉卒磨礱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難及平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於流議毋怵惕於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先廟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敵戰之將有幾安樓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誦於歲儉發帑困於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抽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久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隱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

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邀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闢欽虜彼解南北兄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然不同况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收弦之後上馬誠練糗糈誠充備守誠設斥候誠謹則國家之全力放在持尺一以受降虜豈亦可與北庭盛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代人人可進死惟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得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須要處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着各該經畧督撫等官查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兵部知道

陳東西欽貢賦

東西欽貢

此等駭言豈然而人遠近皆聽其說下兩堂
題爲達臣總主特陳邊遠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激

之上者乎

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國家大憂安危可計不

可不盡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強

爲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虜日益驕各邊備

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

事亦豈有莫微首尾之人趙克國班超一去邊而諸

羌瓦解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

年未久而盡絃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

白至明經世編

王文獻集

卷之九 平露室

哽一咽遂常廢食惟在講求簡練賞罰必信順逆必

明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尚可解此臣所謂

正在可爲者也昨尚書石星典臣言今之邊事乃唐

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叛盟

踪掠我奉天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

一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虜

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

而虜非有回紇之桀彼其肯消阻閉藏以言款我而

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火

真頭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

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誓之

清淵布網魚驚寧復敢投此臣所謂不必強爲者也

從來番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所計固亦謂權恐瀕

史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爲年絕

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耻臣之論則以爲晚絕一日

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

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

赴彼徘徊寒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脩戰守之

皇明經世編

王文獻集

卷之十 平露室

儼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款愚我我亦可以

款愚彼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

鄭洛之日夜求虜不已急乎臣以爲此非求也割土

地輸金寶尊醑而禮之扶服而叩之乃真求矣今虛

聲恐喝淡面羈縻實不費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爲

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桓桓赴赴之夫乃落得帶他

人之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弱

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事而嘵嘵爲哉

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

泉莽川之二捷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
名據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
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迴遠木閭侵犯則主
客之勢殊矣而彼僇於敗方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
之情異矣據前後夾書見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
我復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
而修儀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虜終不歸終以言款
我則我終當聽之手臣以爲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
且必無此理馬瘦可待壯草長可待枯夏秋之後更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東坡集 千露堂

又一面憂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諸
師柁工狼狽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
臣者曰虜易與耳卽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
以爲古之易虜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其
後如之何也大抵虜性無常好則人怒則默彼其內
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狠怒虎無復
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也而微外難虞聞之
亦且寒心魂魄以朝廷之恩信爲不足恃五合六
聚兵絀而不解然則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東坡集 千露堂

利害論有如虜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不虞。卽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天朝罕復可以劍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敵而不免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論。被濟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絕。王旦冠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卽如富弼之偏偏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卽以魏學曾薦。故尚書宋璉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曾前輩重望。必不肯爲洛下。不如俟洛功稍見而後用之。今璉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聞之乎。不意總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爲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取。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剴其庸見。會以爭事見嘲於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匆匆議調。臣實與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姬笑鄭洛爲無能矣。蓋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暮營。某邊置戍。某邊給餉。何計不煩內報。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屢事矣。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已之事。而惟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辦。姑就學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學崇調發七塞盡驛。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散民殘。學曾能保目所見。亦能保目所不見。否能累輩橫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間邊。所得者少。所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人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何至今日。乃空率空手之皆兵。而百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以爲臣偏心。不能容人。不知偏心。人臣之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爲此。二臣有如一家。踰跌貽萬世之憾。是誰人誤國也。草莽已去之身。所慘慘憂念無大於此。敢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禪廟略。以釋群疑。惟皇上留聽。無或社稷幸甚。

定國論一政體疏

國論政體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國論政體

平露堂

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瀝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領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愛者。臣之所愛。不爲臣。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脩。相

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買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爭與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歧。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視。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制。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雖之永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卽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卽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

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肅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脩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類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嘗發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率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日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

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訖言論言不主必賤說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

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豈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斤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衆効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流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景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釐釐猶有不自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勘慙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效弊率由此諸論廷臣以後

論人者。須酌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破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咸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關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爲對。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國朝奏稿

卷之八

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擅。大興華。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聞有未是。臣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異。言過卽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

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如苦。竊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耳須手足。今手足僂耳。耳目又僂。心心與耳目手足相僂。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變人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非中有非。非中有是。不滿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理之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卽當舍已。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降。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國朝奏稿

卷之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丁路堂

上列則有光茫及其下墮與石無異若使官禁隔於蓬蔽威顏遠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卽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依禍隱憂難以言悉卽皇上神聖衝斷群下貨政宛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過則安得不輕宮用臨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稟稟敢過不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丁路堂

不勝悚息願望之至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爲國忠耿持論公平大有關於時務政體係朕躬的朕已知道了其餘該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以成蕩平之治

答問東事疏

朝無其事

題今日文書官李祿口傳 聖旨問朝鮮倭寇已於四月十九日離王京如今已過一月如何不見下落欽此臣等敢不直述所聞以對看得倭奴大衆久屯王京等處其實欲占據朝鮮漸窺內地圖望甚遠蓄謀甚深幸賴我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各文武將吏奉廟堂之成算乘戰勝之餘威因而馳遣辨上旋論歸巢仍問離其餉師豐行長清正等於是群倭勢窮蹙被委於前月十九等日絡繹王京而南今已行過四五百里節經巡撫經略等官唐報皆同而該部亦已據之 上聞矣但昨日又得一報謂倭雖已盡數發行而在路每人徒步攜五斗之糧其行甚遲日不勾四五十里又聞自王京至釜山半路之間却又停止創建土城寨柵爲久居之計不知其意何爲

道遠信稀臣等無憑處決然大約不過三端其一則因入海無船故暫住傍山一帶之地以便伐木造船畢後過暑而行其二則因闊白在對馬島或尚未稟命不敢輕歸或已經稟命破其中止皆不可知其三則又聞朝鮮人積受荼毒欲乘此遠歸飢乏之際追襲報仇臣等竊料倭中必有耳目因知此信所以欲行復止立寨自防凡此皆不與中國之事遲速進止難於取必乃臣等獨憂我兵林於浮議昧於大體有如見利而動亦爲朝鮮人所爲則不惟自虧大信其曲在我抑恐遠追窮寇全勝難期已經節次貽書經略阻之想此時已到彼中或可及止也輒因下問備細陳奏以寬聖懷再惟兵家進退每決機呼吸之間今該部見有議撤召募南兵及處分調度事情皆關係軍機緊急之務若臣等票擬未當聖心不妨隨意轉改若別無商量乞仰賜發下以定邊計以安人心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夏允彙瓊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祥尚木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文肅公文集

疏

請處降倭疏

降後處置

王錫爵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手書堂

題延該朝鮮解卦降倭二十名臣等昨相約會於射所同九卿等官面審其情臣等每親問之據通官逐句傳報云倭寇有十萬是真前被我兵在平壤等處殺去二萬餘尚有五六萬見在釜山停住又問其何以不去倭酋關白尚在否答云彼衆不知只聞關白之子已死又問何以歸降答云彼畏中國兵威欲來報效求用又問其此來諸人歸降莫爲倭奴作奸細否答云並不敗懷此心臣等再三研審委無別情隨與兵部尚書石星商議今此降倭俱係壯丁宜并前八十四名俱發送宣大薊鎮各邊收養以備禦虜之用臣等切見自有倭變以來有言朝鮮之救爲舍已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手書堂

之田芸人之田者有言倭本無多不足慮者有言倭三四十萬者總之道路隔遠傳聞不的故衆言淆亂徒惑觀聽今此番降倭解審前來詳問明白可見倭奴本情實欲占朝鮮以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得已也其倭衆之多少總不如所聞之言要之屢敗之後其氣已衰不足爲深慮但昨又見經略宋應昌塘報云倭將行長已去復來隨而攻剽全羅道則夷情尚不可測耳臣等與本兵商議行令宋應昌李提督嚴整兵馬防扼要害儲蓄糧芻爲相持之計彼日久乏食自然遁去務保萬全決不敢遣皇上東顧之憂伏望 聖心寬慰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減免織造

該昨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較多有司何不催徵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 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

之日遂將富民租薄定爲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膚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鍾鼎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騶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鉄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子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謀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是者也今緩徵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三

千露堂

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疾痛慘怛不得不仰而呼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筆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泰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筆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詔令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梯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藁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累累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臣母爲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絳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一

四

千露堂

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
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
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
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
百餘萬群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
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夫
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
內廷尚可宜索者伏乞 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
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
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
國患而 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泰儉之德又乘
北 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
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

勸請賑濟疏

張濟

題道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御史陳
登雲計進飢民所食鴿費示臣等觀臣等不勝哀痛
不勝慘惻竊念民窮至此真從古未有之變惟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庶

聖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至釀成大亂耳近者喜見
雨澤連綿又聞山東河南等處俱已霽此亦是泰
秋佳兆飢民可望全活但日前難處而戶部更難處
蓋先時飢荒或止一方而今則各處告災雖江南亦
不全熟米價皆踊糴販爲難此一苦也先時各邊止
有年例今加以寧夏朝鮮之變例外費過三百萬內
帑耗竭勢不能無米而炊此二苦也先時荒而不亂
則發賑之外遂可坦然無憂今群盜四起該部一面
賑飢又將一面爲軍興之備此三苦也先時戶部用
銀則太僕銀可借南京糧可借今馬價銀已發盡而
借支於草料南糧又方備江南兵變不可多發此四
苦也先時各布政司府州縣各有贓罰等項餘積今
取解一空有急盡靠內帑此五苦也先是民間殷富
事例一開則奔走土納今例既開盡而大戶多爲官
吏刻削無復餘外此六苦也六苦之外又有別項河
工募兵等費臣等倉卒不能悉舉百姓雖窮勢不可
以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丁徭不小臣等幸得
登雲之奏尚在未聞遣官放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

聖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宜卹或惡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候鍾化民敏有報
來倘彼中荒荒如故則臣等更無他法惟有盡辭俸
薪以助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兩宮各院恩發內藏
十分之一分投布施施此急救生命卽所以自損已福
也且此舉一節則中外百官萬民皆將共起好善之
心而捐作預資者不賞而勸矣奉諭覽卿等奏朕知
道了昨着朕覽饑民圖說頃有皇貴妃有作因問誰
此是句圖書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
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七 千露堂

請寬督辦香草疏

廣西香草

題昨該戶部尚書楊俊民等會臣等於明房專爲廣
西香草一事未奉 明旨欲臣等一罷臣等看料此
物專爲夏天禦暑之用今已立夏在廣西既未奉
旨無憑解到在該部又恐後時不敢推諉今日願水
認辦買或多或少惟 皇上之所裁蓋緣此物價值
不多而萬里盤送之費多於原價數十倍以此欲通
融曲處期於足 皇上之用而已原非重大錢糧亦
無盡求減免在理無不可通而在臣等亦無不可與
言者伏乞 欽定斤數卽與批允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千露堂

書

與顧冲菴巡撫

遼陽

苦心哉遼陽一疏也讀之真使人寸寸腸裂艱危至
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大厝薪可得久乎新司農多
大畧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則主者必無異詞
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曲處以濟燃眉至如教
所設最後策則洪陽營事方共論勿房以爲方今東
南大害在盡籠各州縣夫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若

於正糧額外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累殘東補西豈得尚有稅銀存庫者袁進士黃傳識士也其言尤絕痛謂內地括盡只今已肉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敵州故老有言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司之解多而用缺少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儲原不乏目前所急獨內供之費與四方奉免之紛紛耳念言至此真覺兩窮老兄知赤手未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邊帥

九

平露堂

能補天則當且寬立題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教

與周二魯尚寶

聖田拙書

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即如聖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爲極敵壞又極可爲其始終言無地可壘無人可禦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番中間豈無熱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既日間聖甚難而前撫按之

紛紛奏報聖田豈得曰非欺也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於策虜則斷自詭爲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廢之決不歸則絕之口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邇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忤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屬廢恐吸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聖田拙書

十

平露堂

中令之握手呼回紇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冠華之上也富弼苦爭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拔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瞻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韶賈似道之覆轍可鑒也斬督帥賢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爲眼前邇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觀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

鄭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李魏曉至矣。果不出故軍插模之外。日使其疏果。保得某處。自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舉萬中。則僕常望下風耳之矣。誠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鄭公之大犯合鎮。鄭公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一空。而前代征商。民之事。起於斬木之變。生不知親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訪。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略事定。而公頗欽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丁文甫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與房備吾兵道

房情

外示虜情。邊備。鑿鑿破的。向畧陳小疏中。意正在此。大抵節年。參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他受挑。弛備次之。今嗟。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節餉。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

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任。博戰具。必出於欺欺者之計。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壁議。成一節。而聞之。崔御史。則以為難入。衛兵議。撤。僕大以為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奉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焉。必當從衆也。

與鄭乾溪經略

卜青

皇明經世編

丁文甫集

卷之二

士

平露堂

水泉大捷。部中已據塘報。略節上聞。奉有溫旨。不惟借此激勸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刃愈利耳。奈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二酋。是其唇齒相累之人。索性要之。併力拒命。以圖報復。或未捐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解。此尚可乘其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驅而緩頰下也。適少年諸公。又倡言虜王必不歸。此亦恐宜急為諭遣。但要得彼中悔罪畏威。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母惜小費。以防詭疑。苟落之變。叙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示諭。

夾帖此乃回風一箭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款且以計
摩之使該處之裕力專事兩川則火酋無能爲也此
覆

與梁霖宇贊書

書房

捧教具悉兩公許還策虜事事破的蓋不佞向來陰
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爲川海卽未必蕩平而遠交近
攻尚可次第措手乃茲卜酋敗服火酋逃遁而順義
又可保其必歸諸番又可保其必爲我用顧反出始
望之外不佞誠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二
古 平露堂

亦可謂陸刺水斷雨驟風驅赫然旂常之伐已乃來
教示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
諸公有今日哉顧世情悠悠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追
竄以爲戰無不勝不必藉保番之力嗟乎士大夫識
見如此不肖不憂虜也憂邊疆諸公顧畏首尾未得
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潸耳洞心何不遂
以斯言備曉朝日懸萬無一失之券以卒就萬世一
時之功哉

與鄭範溪經略

書房

曩時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而虜無大費則勢自不
得功番今我乘虜逆番乘我怒爲合從損秦之舉最
足勝算第此後則當保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
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常山勢耳

與鄭範溪經略

卜酋

自頃卜酋被創則朝堂更有一番疑論或曰虜王爲
卜酋所殺萬萬不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爲其黨報復
萬萬不出不佞因戲謂之不識諸公向所謂戰者以
口啐之乎以指拉之乎此博得齒牙間微利而其中

王文肅集

卷之二
古 平露堂

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里呼吸一不效指而梟鳴
鬼嘯皆操左券以當主心則天下事去矣捧教乃爲
之安枕竟久但得東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
具有九分功緒總兵本曾擢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
功以國家大事爲重昔武侯用兵斬馬謖用魏延固
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燒寺一着真華陀割癰神
手而虜本以奉佛爲名聞其先僉首歸款原藉佛家
權教攝持今亦似宜毋絕其望計以建寺于巢牧本
境則無詞矣適萬僉憲亦自有揚旌解諸番絡繹內

嚮幾于胡越一家翁此段方略決不出此定遠下而
武又以爲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曹恒建續江黃後
二國被兵而不能救霸業遂衰翁亦宜鑒此等徽首
散尾使諸番必能爲我援我亦必能爲諸番主方可
盼長又安靜耳大抵今日多生議論以阻壞成功皆
游士不得用者所爲卽今諸說已被破則又有言火酋
終歸于罰服草草而止又有言虜主陽以辭款我而
陰召諸酋以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誕漫而老成亦
或信之可歎也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平露堂

與李桂亭給事

書邊

外示誇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
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
安歸土又云姑驕驤以緩他變爲久遠之謀當安靜
兵民爲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愚請更以兩
言足公未發之言捨酋旣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
歸而後絕之經略旣欲離火真于扯酋則不妨俟其
再合而後誅之此大信大威使曲在被古嚴尤之策
匈奴寧令公之制回乾以及趙營平定遠西略斷

案班班可改也教中一則曰遁辭一則曰悔罪夫狠
子野心直患其得然不遁且悔耳苟遁且悔則彼以
詐來我亦以詐應而乘其間以益備戰備天下後世
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詭日夜露形謀漢漢不能誅季
龍等日夜詭形遁我而我反欲誅之愚以爲此本可
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
而後可圖前僕觀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
遠見與尋常不同聊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
之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平露堂

與葉龍潭總督

款頁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舉罪首惡卽所以堅和好
是已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逮遣之火真而偏追論消
沮悔禍之情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能堅革王
號斷撫賞在擄酋未束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擄告離
之于火真而彼業亦稱徙牧內讐矣譬之市中群鬪
但患其搆而不離若當與自相推護乃是解紛一機
又可窮鞠其心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
口之事莫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

以東遼任責難。卽如大議革封。則宜大又爲戰場。何不遂爲東遼。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遠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檣。使誰人任之。夫猶舊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酌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之伐。班定遠扼竒立功。而及夫寃竟持遠之書。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聞其欲以空口挈歸。稽首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事火真。今捨舊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東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畧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之二捷耶。稽首之肯華面受約。求耶。若此者。果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卽反其事以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

之三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爲中國之笑。卽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大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我亦以詐應。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閒。遼其言未必不以貽笑爲恥。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惲戒。美成在父。莊子格言。卽今火真難遼。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二義。已足令門下慙事。至子局外規恢。請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諭尤器真黎虜長技。李生門下既知此人。請自以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卽如議起用之。亦曾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論。頗不許經畧。既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口。來教謂慎勿聽邊臣。則公亦遼臣也。可盡疑乎。臨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與梁霖宇特書

虜情

揀教不獨見公籌遼之略。且爲人謀而忠。自爲謀而

正不佞之知公方自此始耳空舟蕩海此局外意氣之談言者甚易行者甚難乃茲仗足下與經畧同心半載之間如分理亂絲頭頭成緒此功亦不細矣顧目前又有一種惡成喜敗伐異黨同之徒雖然獻疑或曰兩川目前雖無虞而水長草盛之候必復大舉扯苴雖暫離西海而遷延肅州境上必有後圖非盡殺不創嗟乎苦哉當事之難也雖營平定遠復生必不能逃畏懦觀望之議不佞請以安危卜之于天耳來教謂天下事未有爲之而無成者胆力甚壯然教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唐集

九

平露堂

尾又有是非毀譽窮通得喪之說夫是非毀譽窮通得喪豈與事之成敗判爲兩途者有如爲之而是人必以爲不是白簡朝投金柅夕下則即使三公持行視聽如一身是則是矣能保必成否故不佞竊謂方今邊臣一面禦外亦當一面禦內堅白之論不妨與明白折證一番以堅朝聽況經略所處原與足下不同若手足繫縛狼戾敗事則將來更有何人任責足下始勿以已律人盡付道傍口語于度外可也聞祝公有志有操而恐其先入意氣之言公當稍從中以

定計定理曉之收番之爲不畫何疑然平時試加干虜以茶馬聽屬之而有餘有如一且虜加于番而番爲我交患則不識控拳解圍之計將安施而費將安出也希更深思

與李提督

朝鮮駐師

我軍天時地利未便而賊據堅城食積粟必無內薄登埤之理是以明詔諭公等進止今已燒賊積聚則我得勝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資糧撫循將士時出奇以撓之此坐而制敵之策朝廷不責公以速戰也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二

王

與宋桐岡經略

叙功

海外之功誠倍於寧夏門下所爲勞心焦思而籌與將士之飲血暴骨而爭者誠不可以薄報顧今寧功甫叙邊師未戢似不如少待王京寇退而後論功尊疏尚可及止否耳賜表二公寬抑可憐會上方怒驟

叙之妄爲無益然袁主政係特遣又與楊不同將來恐終當一叙寧夏功何如

與宋桐岡論漢饒道

今日正有客見過憂王京之賊僕應之曰彼非天神必資粒食豈有我仇而彼常飽者但軍中謹護饒道會自有不驅而遁之時正恐遁後未保將來結局何如耳茲奉大教并面詢來人具悉窮寇飢疫之狀而門下且聲且實已步步中歡喜慰不可言至中朝夢說煩諸督撫公大將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暇論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文獻集

論漢饒道

平露堂

非矣袁贊畫不識肯幅巾羽扇暫留軍中否

與宋桐岡論略論選倭利害

選倭利害

通主上正有旨問倭歸的耗今教至隨即奏聞門下苦心焦吻其明效已睹矣第近襲一說已聲聞滿朝未必無議思意欲請禁中明旨鎮壓之然在門下只當准備堅硬有自立于不敗之地群議有無不足論也古人千里襲人謂之危道視群賊在途制建賊寨阻山而居此必已知我有謀焉致死格鬥之計幸謹備之前適其授兵後絕其糧道或可坐困而又

不審我軍財力果堪相守否總須石盡以保全勝爾

與宋桐岡論撤兵

撤兵

中國戎車不駕久矣乃者仰仗壯猷權方張之猾虜扶垂亡之屬國勞苦功高如此而將士以力擊賊于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于內僕誠不惜動氣與爭幸得少定而昨尚有謂倭奴無一人歸國而東征戰士盡沒者豈不痛哉門下此時當自然無疑于僕而僕于門下更着一分放膽當吐誠登對使將來毫無滲漏耳朝鮮地形真我東北數千里巨壠留兵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文獻集

論撤兵

平露堂

漢誠封疆至計至于不佞之意則異于此蓋以將士久住外國恩不施則士氣自消威不振則如驕子不可用朝廷無所寄其耳目則三軍之苦樂不得上聞一也我軍自負其伐朝鮮以受敵必以奴虜侵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計而樂吾之禍敗兩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軍怯而善走倘倭奴復至必推我以為先鋒主人先奔客自沮潰更加聚寨不敢無蘇後時懸軍無繼大可憂念三也至戶內營歲增出六十萬金蓋其小小者矣是以頗主撤兵之議使彼

君臣知亡之無日苟自爲謀耳門下以爲何如

與劉太景贊書

爲守朝

華札始至亟發讀之嘆然心開但止焉倭衆不歸我兵盡復一次夢語則中朝原自了之無可辯詰封一疏經略欲借此行問公乃欲罷問却更爲調發兵馬之計往禍于彼而磨餉于此此亡國之形不肖斷乎不能爲公等保已君子六千人有勾踐范蠡輩君臣手上則可責之必死今朝鮮何如哉而我兵客寄孤懸其聲又且自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二

千露堂

與劉太景贊書論留屯

國屯

頃諸尊論於閒田置戍鄙意猶未了了蓋朝鮮既歷

可以制賊者宜在烏嶺諸處此去漢江大同固已遠矣而況鴨綠乎若在鴨綠誠足以張遠方傳庠之形勢矣而去受倭之地已數千里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且所謂三江者謂漢江與大同鴨綠乎聞鴨綠江中有沙渚人謂之夾江其地肥腴而江以內沙渚所界亦謂之三江足下所謂空地數百里者抑謂此乎抑不知屯田積穀將使戍士任之或責之朝鮮臣民自任也留兵一萬六千人經略所規軍食之費則中國當六之五而朝鮮供一焉借兵以自衛者如此無

皇明經世編

王文肅集

卷之二

千露堂

乃非人情乎今戶兵之藏俱告匱矣又增歲費七八十萬豈可不謀計哉東國雖當殘破之餘未有數千里內不能供二萬人食者也若云彼國自當養兵而兵不足用何不減去老弱以奉中國戰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國輒涕泗橫流此勾踐棲于會稽之時也豈不能節衣縮食以救危亡乎前聞其國諸曠可采後復報罷豈慮我之求多不欲開端也顧足下更詳問之夫士卒無事若給以犁牛種食使之困田致穀以貿易朝鮮所有亦必樂之若欲以此當行

月糧則恐未然至于有心者爲之無不可成誠如尊
教也。虜僭大壞至于如此非公不聞此言聞長昂勾
引土蠻子近耗何如并示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文國集

歸屯

臣

于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車亭 徐孚遠闇公 彭 賓鼎又 選輯

宋存標子建參閱

天達樓集

議

徐顯卿

泰和賑貸議 賑貸

皇上御極以來思與海內元元休息故躬秉節儉罷

虞官山澤之採相官省不急之工絕左右嬖幸之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天達樓集 一 平露堂

息奇浮侈靡之費當下詔勸民和稅勸力作通溝洫

所留意愛養元元甚厚乃若奉行德意隨時制法以

佐 聖天子長育斯民者則股肱輔弼大司農責也

夫農者天下之本也時方春和則虞書平秩之候也

民方有事于東作而或不得盡其力者則河渠宣洩

之不時機鋤耒耜之具耕耨耨治之不精所以然

者衣食費之不足也故有其力者未必有其餉秋

登冬息而困積賸于饗餐行軸空于禦蔽既已不勝

其困矣况又委填豁室於官征私貸取盈之後乎昔

周官之法有鄉里縣都之委積以恤艱阨而待饑荒

晏子舉官耕爲先生美談漢文詔口方春時和民或

饑寒而不能盡力農畝者議所以貸之此皆察民隱

重農事可爲今日式者也愚謂司農之官秉此具籌

貴通行郡邑長吏取諸命美權其緩急以施賑貸議

者或謂一年殘粟民尚足支卽有匱乏千室不一二

未聞旱澇凶荒之警而亟發輕散非所以厚富積操

贏縮也愚謂此議在惜目前近小之利耳非深見遠

識先事獨觀之謀也蓋民迫饑寒則工力不贍不贍

則耕作失時失時則凶荒洊至設介流移死亡空數

百里之地姦宄盜賊竊發一時方欲賑恤而安弭之

難矣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災災不減將燎原野視今

春賑且萬倍而况有凶殘之名討伐之禍策無失于

此者故愚之議謂宜早計而豫賑之使民俯仰無虞

口體足贍以獲專力于農事則豐穰可致賦稅可入

府庫可充卽以得失多寡計之猶所入勝所出而况

家殷人足豈肯安業上下和平則王道之興可不勞

而自定也若夫計戶口之籍謹權量之數杜里役之

欺蔽禁吏胥之使漁或講求常平義倉之設以勸樞
宇或貯積三年九年之穀以備凶災則有司守令職
也謹以是爲今日養民興治助

書

與徐侍御問壁

我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西北水利一興草畿
輔莫非外府東南之民可以息肩而轉餉不費之費
可以減省且近邊之地有阡陌溝洫廢騎不得長驅
小民相生相養者也曠養今也蕃育實邊之策無逾
皇明經世編

天建長集 卷之一

平陽堂

此者顧爲之須在得人必有專官領專勅若委之撫
按徐徐而圖無濟于事西北軍習于戈而安享常食
民習偷惰而輕去家業墾之耕種如赴湯火亦有判
其棄民而私種之者今墾而爲田度必起科其肯欣
然就否且高原則處沙磧低處則患漂流能盡強之
使墾耶是在隨地相宜虛心行事不必處處開墾不
必人人耕種錢糧于何取給人夫于何取辦民間舊
業行無妨碍水利初興果否經久必能下慮無失然
後次第請行減久安長治之策深爲明公望之

與舒中陽開府第二書前記

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方九百餘
里治之豈不易易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
之危邳州有游塞決口之虞地方父老俱言往歲未
有此患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淮口海決壅塞成阜
今則屹然如山矣且淮而上水勢漸緩邳州淺房邳
之決呂梁洪平茶城流逆皆緣于此大禹之治不掘
地而注之海耳今不自下流通沙以就其深乃從上
流築堤以防其高外也宋熙寧有獻洛川紀法者其
皇明經世編

天建長集 卷之二

平陽堂

製與未相似以圓木八尺橫于中以鐵爲齒齒刺三
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淺處舟行過則泥去深處纒
不及則不必耙此古人已試之法也今訪而用之何
有于淮口之沙耶此就五百里內言之耳若論入河
之勢上趨潼關上迄淮安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繇
孫家渡經壽州一繇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
入海一繇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繇梁靖
口經碭山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以後遷徙不常
尚存一二支勢猶稍分未爲大患今則四支俱湮全

河東下瀾漫洶渺望若滔天而以一淮受之欲疏其怒萬無是理茲建議于徐傅築之堤以約壩水築使不至漫漲于近海去處通草灣魚溝新洋製港諸口以廣入海之路使無壅滯淮河則開通濟天妃閘以杜黃流之內入高寶則增築石堤于東岸之外開支河以導淮水之外出無非多爲委以役其流使不梗運道不曠陵寢焉耳要之論五百里之淤塞當急去淮口之沙論全河之要害當開復四支之道築高堤以防潰乃一時權宜之計濬下流以就高爲萬世永賴之謀惟當事者胸中有全河然後能下手耳

與林侍御論水利第二書 三吳水利

浙西之地蘇州最低淞爲下流太湖汪洋數百里鼓注殿山三澤等湖蘇三江入海三江者湖海之咽喉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海塘南障而東江湮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併于婁江又溢于七浦自滬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夾帶泥沙淤塞江路則湖水泛溢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向無專官每因時疏濬以救目前而無永

久之計某聞昔人于溧陽築五堰以節太湖西北之水于杭州築長河堰以節太湖西南之水宜與則有注水入江之漬常熟江陰則有導湖通江之浦遺蹟可乎皆所以殺其上流也其最急者莫如治委之法所當熟議今之吳淞江婁江七浦白汭四湖各帶湖海吐納衆流不可一日不通者也吳淞江撫臺海公開後復漸淤矣白茆七浦同受昆承陽城諸湖與婁江之溢小善漲易壅白崑山常熟之間常有針堰而七浦之流益細旋開旋塞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針堰或爲石碶或爲木閘而諸湖以漸開濬可也要江雖無阻太倉以東多有漲沙比之腹內特高如內地開深一丈則此處命而爲二丈其勢乃平此開江開湖以治委也昔人于川原舊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使和霽無屯滯枯涸之患即今吳淞婁江之旁溼港碧綠環者過半宜以次疏之使溝瀆悉注于塘浦塘浦悉達于江河聯絡貫穿而後可此疏塘疏浦以治委也吳中之田高者畏旱低者畏潦高者惟開河蓄水而已低者非

築圩不可是宜相地形度水勢畫而爲圩高築堤岸令內足以開田外足以禦水。圩岸既固不惟在圩之田無霖潦之患且湖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塘浦則塘浦之水自然滿盈迅疾雖高阜之地亦因水勢易達可引以資灌溉此築圩岸亦所以治委也。古人于

卷之十一

濱江通海之處悉設官置閘以時啓閉其小港不通

舟楫則築爲壩堰穿爲斗門蓄洩啓閉亦如之。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瞭望以爬疏積鐵掃帚等船隻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至如栽桑植柳艾蘆護堤固岸

皇明經世編 天遠樓集 水利 七 平露堂

織悉備具此又治委之規制所當講也。

與李中丞論開膠萊河 清河

頃聞河渠建議欲開膠萊之道以通海轉漕爲國家永利考之元史自正十七年議開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濕不可行秦罷勞費不貲終無成功已有往鑒安可復蹈之也。我朝開會通河在中原之中爲國腹衷漕舟四月過洪入開黃河水溢不爲運阻誠得中嚴舊制萬一河決或徙當不至數百里外。自冬徂春隨決而治必不妨運往年海運且經高寶自淮

達海今湖堤潰決自應併力治之乃欲兼事于必不可成之膠河力分才殫恐國家日益多事諺云兩不成則一不就未有舍中原之漕渠而鑿山通海以稱便者也。

與李兵道論救荒書 後篇

築圩寓賑設廉待荒救荒有實惠及民不遺遐僻者就途此法但云圩已竣而糜不繼圖之其在廣召募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開溧陽潘令擇棄地之町田者二三千頃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

皇明經世編 天遠樓集 賑濟 八 平露堂

惟勤限使之開墾一時饑民赴工惟恐後不日而成

背腹之贏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

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以千數

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頻出金也竊計

史氏始亦豈樂從哉敵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即

以千百之產量給棄地今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

傳之子孫如更寬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

又聞毘陵譚太守定設糜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餼

芋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携歸則坐斃千家者

尚多竊謂分都分畧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
糴官造義民者老設處器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
面有分管東南西北史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卧不
能起者各許携歸不至百十成羣以滋假冒即一二
里之間饑民或止或行或數口官亦不廢其法蓋
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面彼既
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
編額或免雜差凡可激勵無不加厚豈唯殷實之民
樂從乎予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夫各量其終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序

吳君經略宣鎮叙

宣鎮新略

隆慶壬午 先帝常德化達被威靈輝赫比虜歸我

叛人款關稱貢且乞封通市宜撫都御史以缺聞
上以吳君往君往和度形勢設奇制其破盈庭之議
建必然之書禮賓厚接以外示盟好而和集人民嚴
飭將吏以內修守戰之具諸虜分市方鎮獨官府永
御下大成青把都雜巾其間而膳房新開新河之地
又築虜黃台吉所駐牧蓋撫處經費視他處不啻倍
之君操縱有餘能令台吉益鄺義懷誠青水輩故長
事台吉途各效順無他志而東虜上望亦聞風皆屈
首臣伏亡有騷動自是九邊得恃君無恐矣頃三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之仕。擁節開府。苦不旦夕至者。卒遇緩急。輒逡巡引
避。其踏首鼠之議。彼其位誠非躡取矣。以視吳君河
如耶。嗟乎。階秩軒輊一也。能當其任。位副其有。何論
緩速。咸稱光國。其或浮沉滯于資格間。卽計階遷
秩。一無所起。寸繩尺之外。君子謂之辱位矣。矧可泥
常格以論異才。而訕言其超致哉。

南征實畧序

往者倭奴。入中國。民受害者。不啻彼倭賊者。竊處
島嶼間。蹙蹙踉蹌。不知中國何道。可入。乃中國人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中行說者。鄉道之使入。夫倭賊者。日本之餘島也。彼
無甲。無戟。屢也。中國賊民引之。彼倭奴者。以一二輩
鼓刀跳舞。民久不識兵革。輒竄舛舛。俄而伏發。亦
不過二三十人。中國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且無胃
甲。銳鼓進退紀律也。輒驟而北矣。嗟乎。倭之爲中國
患也。古未聞也。高皇帝神明獨斷。設備倭將臣慮
至達也。迺今則驗矣。遂至震動天下。召邊兵以捕擊
之。冠退而加賦于田。以爲練卒費者。歲且下。皆毒二
十年。嗚呼。禍亦烈哉。余讀郭公南征事而悲之。當公

與督兵諸大臣設機略。出沒干戈波浪間。歷諸艱苦。
而公之功尤在。出信票以禁劫掠。騎而叱止。過河者
率之力戰。令無譁。譯者戮公時。以兵曹郎參軍事。

天子嘉其功。拜光祿少卿。然謗毀叢焉。嗚呼。將易言
哉。今邊防廢弛。虜情叵測。以公之才。折衝萬里。區區
海寇。何有哉。雖然。功不崇其名。而叢其謗。才不發于
身。而發于其後。屈伸相因之機。有固然者。乃公二子
振振繼公起矣。矧上方安不忘危。匈奴稽首款塞。
而日夜籌兵食。選將率九卿中。當身親行陣。有汗馬
功者。莫如公。假令有荐魏尚如馮唐者。公能終老巖
下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十七

華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環公

宋徵輿轅文參閣

趙文毅文集

疏

議平江南糧役疏

趙用賢

臣考天下財賦東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蘇松常此六府者又居東南之六分它舟車諸費又六倍之是東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江南糧役一 平露堂

南附天下財賦之源也乃自頃歲以來通賦日積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轉死于溝壑者相望二者可謂交弊而俱誅矣臣嘗與一二同志者今禮部辦事進士吳黃等考覽沿革究極根株蓋知其原不獨在徵歛之日增而科派之無別是以使重者之益重其弊亦不獨在徵輸之日急而隱漏之多端是以使困者之益困當此時而不為之一裁制樽節焉誠恐日甚一日民力愈不能供而國用愈致不足此非細故而已也請條析其槩為 皇上陳之一曰議田賦

之數夫有田始有賦凡與之貢賦者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數未定而槩以糧數派徵此役隱隱蔽之所由生也臣查各省志書悉皆明載某府某縣上田若干貢稅因地若干惟蘇州府賦書通無上田數目只據會計原議見在二款以為徵派之則臣查會計錄諸司職掌會典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官民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七十一畝弘治間一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九頃九十七畝零比洪武原額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至萬曆六年蘇州府冊報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又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四十七畝田有增減宜賦因之以為盈縮矣今查戶部見派蘇州府實徵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蘇州府徵糧冊內則該平民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六斗六升三合七勺比部所派增四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勺雖此加派皆係折耗輕齎板席等項非出無名然徵派之數臣以為即升斗無有

不使朝廷知者。況四十萬石而可使不入會計乎。惟此數不入正額。在皇上則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其多如此。在司計者動以江南尚有餘米可派。而歲歲增加之不已也。臣愚以爲宜將江南各府州縣土田開具實數應徵糧若干。耗米若干。務使田數與糧數均平畫一。據實奏聞。然後刊行書冊。永爲定規。使百姓曉然知一定之法而不復困于加派之征。雖有奸宄亦無所容其欺隱矣。二曰議混派之弊。臣惟江南田賦大抵盡定于先臣巡撫周忱之手。當宣德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初蘇州一府連糧六七年約七百九十萬石。常松皆然。慌至首詢利弊。知官田係國初抄沒其稅至重。民力不能辦。民田起科止于五升。甚輕。又其時大戶恃強不出加耗。偏累小戶。故將民田每畝例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於是蘇州一府增糧一百餘萬石。通杭嘉湖蘇松常鎮共增糧四百餘萬石。謂之平米。初年每正糧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運日酌量支撥。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則令加五爲止。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

賑濟謂之餘米。遇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修岸導河不等口糧。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歸里甲雜派等費。皆取足于此。又屬郡有荒歉亦撥餘米以補不足。蓋其時糧雖加于民而其補助餘積之利悉歸于民。民自徵賦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亦無科索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而歸之官。於是徵輸雜然逋負始積矣。然所括者止餘米耳。猶未有他額外之徵紛紛如今日也。是後供應不足復有均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矣。備用不足復有里甲矣。又如京庫折絲絹南京庫農桑折絲絹起運馬草等類。此舊徵之于山地者。而今亦混于秋糧中矣。又如驛傳馬役驛遞水夫戶口鹽鈔昔議徵之于均。繇者而今亦混于秋糧中矣。近年又有義役料解帶徵兵餉役銀三項復計糧而派矣。蓋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增視昔周忱所加百餘萬石不啻三倍矣。臣查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潤奏乞復糧額事。以蘇州等府廣德等州歷年加派數多乞要遵嘉靖初年舊額徵派。戶部尚書馬森覆稱本

部卷香坐派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有一定之額俱以夏稅秋糧為草為正賦其餘各項係派銀兩等役另立款項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繇或取足里甲原與夏秋糧草正額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賦雜派皆混入糧內徵收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而不知者以加派歸咎戶部不亦冤乎合咨巡撫將各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本各正若干內何項加重何項為前舊額何者為後加增送部查理裁定施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是江南糧額之混戶部已明言之于先矣第有司奉行不力無心力計算之人而奸徒猾胥幸其淆混而乾沒於其中故尚朦朧至今卒未有人任而清之也臣愚以為宜勅下所司一遵 祖宗夏稅秋糧為草正額徵派不得復立平民餘民名色以滋那移高下之弊自正額之外其餘雜派徵輸或照地丁或計丁派或編入均繇或取足里甲明著定數勒成一書必使與正賦不相混雜庶國有常賦而民無橫徵之苦矣 曰議徵稅之則臣惟地有肥瘠則獲

有多少故制賦之高下因之此自代之所不易也國初始平僞吳之亂將蘇松嘉湖所抄人田地定為官田糧有至八斗者蓋照私租起科也其後民漸生聚墾荒成熟者名曰民田悉懷五升起社官民不均如此故積逋至于宣德而周忱始一經理之官民之名同自在也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府知府王儀履畝清量於是始定不等科則長洲縣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吳縣二則最重者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五合吳江亦三則最重者三斗九升六合常熟四則最重者三斗二升太倉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嘉定土稍瘠科則不等最重者不過二斗八升他松江嘉湖每畝率三斗有餘常鎮稍輕僅二斗而不足糧之重至蘇州而止矣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遺欠耳今槩一府之田而均攤其糧是槩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復有所謂耗米者哉祇緣濫初建議以行之一府不敢請免暫將耗米亦作正額通融計算各府效之不及論考亦遂以耗作正且各省糧輕每畝不過數升即加

耗米亦不爲多。今江南每畝科糧數十而又加耗過半。百姓其何以支也。惟其有平米耗米二端爲之支吾。影射故每年巡撫之派會計。有于此縣增而彼縣減者。有于此項多而彼項少者。轉移變動弊孔多端。不過資豪猾之詭計。籠利耳。又各府州縣悉有山地。蕩田又有新漲沙田。不等報官起科。有重至一斗五升者。舊制蓋以供馬草綠絹或抵坍江拋荒之數也。及臣查蘇州書冊內並不開報細數。又稽之戶部亦無籍載。可考如臣邑中止有猾胥一人。世上其籍小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江南糧役

卷之七

戶有報公占江坍等項應開除者。非重賄此胥不可得。舉臣一邑而他邑可知。奈之何委良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蝕也。臣愚以爲宜勅下當事者。逐府縣按田籍報。如蘇州一府先列錢糧總口。後開某縣某則田若干。該糧若干石。各項加增若干石。必合總數無差。其山地蕩田等項。臣以爲不必有多寡等則。山地除高嶺大石蕩田除無人佃種外。悉起科二升。或四升者爲定額。仍不得加以耗米名色。以攷混淆。偏累貧民。其應供某項。應補某項。俱填注明白總入會

註。又如嘉定一縣地瘠不其宜稻。每派徵數嘉定縣改折居多。兌運白糧。或多派各縣。嘉湖二府往往踵之。此法一出。府總縣總各操其權。奸利不可勝窮。伸縮在合勾間。而此輩之囊橐已狼籍矣。上官無所究詰。小民無所控訴。是豈盡之制錢糧重事。本有數不歸一。而能禁人之不侵欺者。此江南今日極弊之政。不容一日緩于釐正者也。門曰議蠲減之條。臣惟國家惟正之供。歲有常制。主計者方日鯁鯁焉慮所人之不足。當所出矣。足安可輕議減損也。顧其浮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江南糧役

卷之八

濫不經利不歸于上。而費乃獨貽于民者。安可不爲之裁制也。臣查得蘇州一府額辦驛傳馬匹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解赴山東北直隸以備買馬之用。歷年積欠民間甚苦之。又各省移文催徵。歲無虛月。文書往來勒有耗費。其弊無窮。且江南既非產馬之地。其稅額極多。何得復有此派。今亦以耗米尚餘之故。復混入秋糧數中。似非祖宗舊制也。卽朝廷踰此二萬金。未必遽爲馬政之累。臣以爲是所宜從寬減者也。又如鳳陽倉麥五千七百石。每石折銀

四錢鎮江府倉麥五千石每石亦折銀四錢臣查此二項舊原解本色因彼處積麥無用乃改折色然京庫麥折每石不過二錢五分而鳳陽鎮江乃折四錢江南米價不過三錢而麥折乃至四錢此不可減而從京庫之例乎又如江南水次并江北瓜淮水次正米每二石該蘆帶一領以三分爲率本色二分蘆每領一分二釐此不可少也折色一分蘆每領銀一分米既已折蘆價亦何所用乎又如德府祿米一千石萬曆八年題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銀一兩槌米一石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江南雜錄

九

平露堂

折銀九錢又每石加腳耗銀二錢米既改折不應復有腳價今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江南米價至賤是一石之價幾費民間米四石矣此腳價獨不可省乎又如涇府汝府養贍祿白梗正米各五百石景府養贍祿白梗正米一千石此舊制所無皆派之于餘米者臣以爲是當出于原所分封之國何以復偏累江南也獨不可議改派乎又如鳳陽府倉正米八千石揚州府倉正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皆每石折銀六錢今正糧折銀每石不過五錢而此二處乃折

六錢獨不可省而爲五錢乎又如近年額外撥辦料價銀蘇州一府該銀七萬三千一百三十七兩零內工部四司料銀止該三萬兩餘解修淮河等項年河流稍寧乃據以爲常而歲歲徵歛是獨不可以議停止乎諸如此類臣不能悉數然皆不係上供而可少寬之以蘇貧民者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逐一詳計應去應減務虛心條議毋拘成案毋憚更張必使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惠斯今日東南之大利也五日議偏重之派臣惟因地制賦賦之有厚薄者勢也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十

平露堂

至于國家有供應錢糧百宜計畝加徵何得照糧增派也臣查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惟江西浙東以斗計浙西江南則以數斗計是各省糧一石可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一石僅當田三畝耳以三畝之額而當三十畝之派是不重者益重乎臣查供用等四庫蘇州一府料價四千四百十六兩零幾居天下十分之一又近年新派工部四司料銀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九兩零而河工修理復四萬有奇幾居天下五分之一蓋皆以計糧而派故偏重至于此極臣嘗籌之

當今偏重之稅非獨江南困也。臣考光祿寺所派順天等八府及山東河南等處如每細粟米一石折銀一兩亦豆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芝蔴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五分。小麥每石折銀一兩。諸如此類悉費民間三石而內庫之折更有加焉。故北地之民自田賦外丁銀有每口出一兩者。其困窮亦已極矣。至如江南白糧每石自增耗春折水腳車夫等費大約四石而致一石。查得細米諸色豈併各省果品物料皆折銀解寺。該寺自行召商買納。夫此諸項可召商而買。臣謂本寺白糧宜少高其折價而亦召商買納可也。臣又考國初設上林寺四署。自棕園漆柏下至瓜菓皆取給于此。遇有不足令買之民間歲用錢不過一千八百萬文。鈔四百萬貫。皆于天財庫開領。正統間始令派各省直勑支官銀收買。至正德而後遂增至三十六萬餘。今四署所供歲不過四千餘兩。而園戶之口糧官吏之祿給又取于官帑。則四署之設不惟無利而且有費矣。臣愚以爲光祿之費係上方玉食之供自當與天下共之。請勅下該部總計天下田數七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百一萬三千七十六頃。又總合一歲應供諸料價數目每畝均攤大約每畝一分而足。盡解光祿寺召商買辦。則天下皆無雜派。均受輕糧之惠矣。何至偏累畿內近省亦何得照糧增派而重困于已疲之江南哉。其上林四署乞盡法清查尚有餘利可歸官者仍入光祿以減各省之歲派。誠今日之大利也。六曰議派刺之曰臣查天下稅數無有所謂派而未盡者。止因蘇州府有耗米一項出之于民而不載之于籍。卽如漕糧中所加四十四萬餘石折耗之多極矣。非果有未科之田隱漏之稅也。安得尚有派刺之米哉。見今會計內乃有派刺米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石三升。每石折銀七錢。該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解宗人府等衙門折俸。蓋惟不算耗米故有此剩餘耳。司計者不能細加考求。凡有所需皆加派蘇州。不知派一分則增取于民一分。至于今而剝膚椎髓皆此說基之也。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詳考賦額果見餘在何處果見何項派而尚未盡者。如果爲額外之目乞卽與除豁。不獨杜將來之灑派而亦可消奸宄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之虧蔽矣。曰：歲自糧之運，臣通按國家歲派光祿寺及內庫各項白糧共二十萬十七石，此正額也。皇上所得撥籍而知也。及查每石加白耗米二斗，加二春辦該米二斗六升，大船本色米四斗，折色米四斗，折銀二錢。又車腳銀枕嘉湖每石六錢，蘇松常每石四錢，是白糧一石所費民間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為四石餘，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實為八十餘萬矣。此天下之所無，而獨江南之所有，民幾何而能勝也？故近日有貼役之徵，每糧一石，通正粒又加役銀一分四釐，民力愈困矣。然至一倉當白糧戶，往往被家亡身益，聞津之雷難，聞淺之盤剝。暑濕之茫爛，風波之喪失，日與死為隣，而又各鈔關之船稅，臨清販之帶磚，船戶之抑勒，水夫之索詐，其苦千態既至，河西務則有剝淺之損失，既抵通州，則有搬運之偷盜，既到後門，則鋪墊之費，歲甚一日，且吞聲而受痛矣。此一白糧也，而民之費如此，民之受累如此。皇上之所不及知，向來諸臣亦未有周知其苦而建言及此者，臣愚嘗私禱之。聖祖開國金陵

此數郡者在禁穀之下耳，故曰糧以民運。今京師遠在二千里外，豈忘今日勞民如此也？誠宜被拘繫之格，勅下所司會議，其光祿寺白糧應均派天下折銀買納。今江南軍運糧不下數千艘，臣以為當充運日，即令各衛所運官公同寄派，每船應載若干，量除其船價之半，亦可以免貼役之派。運軍到日，別設科道官各一員收貯公所，其後門等處加贈一照，常年舊規收完轉納內庫，無使又累及貧軍，而又于臨清免其帶磚之累，運軍亦且樂從。如是則可以免解戶之破亡，而亦可寬江南百一之費。所當亟於裁處者也。八曰議兵餉之實。臣按國初沿海設諸衛，絡繹相援，專為備倭計也。嘉靖中，倭夷內訌，各港哨始募水陸兵列守，一歲合用糧餉，并上司閱操犒賞修船置械等項，該銀七萬八千兩。零內除寧國、安慶、太平三府協濟銀九百三十二兩九錢，又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軍儲內扣省羨銀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本府留存鹽鈔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六錢。實該徵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三兩。定派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自

債難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是歲歲被寇也吳民何以不困哉臣查蘇州府均徭用內一款據江兵餉銀二千二百二兩畱本府兵餉支用今不在扣除之內又每年防禦不過春秋二汛所開特賞果皆無破冒之弊乎以七萬餘金之費養士幾何果在行伍而無影占之弊乎臣不敢必也臣又查各州縣差操民壯共二千四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又該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今各州縣除守城雜差外不可以其半充防禦乎太倉鎮海二衛吳淞千戶所額設官軍明經世編

趙文鎮集 卷之一 主 手露堂

軍果可使之坐堅城享厚餉而不效一力乎乃顧偏分重賦之民又出養兵之費非祖宗之意矣臣愚以為宜勅下撫按詳核兵數度海波無虞兵宜從減吏將鎮海吳淞等三衛官軍抽其精銳給以行糧春秋汛期委嚴明將領率赴應守汛地協助防汎汛畢仍還各衛如入衛班軍故事亦可以省兵餉之派而并漸復祖宗設備之規亦宜亟于講求者也九曰議折銀之例臣按承樂十一年成祖皇帝更定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行之二百年無

變矣今戶部議折往往以五錢為輕甚至七錢八錢如萬曆七八等年江南大水顧粒無收定議折銀皆是六錢原司計之意蓋以正米一石外有耗米四斗即折六錢尚有二斗盈餘以為加輕于民矣不知此四斗者本係運軍折耗不入正數者也即使全運朝廷止得一石耳顧議改本因歲荒乃更欲多折一錢以為蘇息貧民臣不知其何心也至於此外更加七錢八錢是耗米初不入朝廷今反因議折并運軍之所得而悉歸之于官非恤民之意矣臣愚以為宜勅下戶部今每歲議折悉從五錢之例不得復有增加以為取盈之計則不惟法制歸一而朝廷亦無愚使其民之嫌矣十曰議存積之重臣按各省直府州縣率有存留錢糧蓋所以備軍儲賑濟及官吏廩祿一應諸費所謂藏富于天下者也臣查蘇州一府存留米二萬二千七百三十石零折銀七千七百二十六兩零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米五萬五千餘石銀一萬八千餘兩皆以供軍儲所需于各州縣者不過正米一萬四十石耳而官吏師生之給皆取足于此矣

徵輸未及之數又包補于此矣以故一遇凶歉府縣官束手無策前此撫按臧罰本行起解地方一旦有緩急猶可借以賑救今悉括而上進矣又歲歲增益不足且曲法而取諸罰贖矣異時者府庫尚有累朝遺蓄少者亦不下萬金自嘉靖末至于今不獨無遺且或以來歲之徵應今歲之用日皇皇而不給矣夫如是欲禁有司無爲分外之徵一官無設巧取之法勢必不行矣臣愚以爲自今國家有蠲貸之詔還徵起運本色或于別項少加寬宥無徒以量免存爾爲名庶幾百姓得沾實惠矣十一曰議荒田之核臣按萬曆六年冊報蘇州土田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已增六萬二千二百九十頃餘矣及查近日徵糧冊內又有無處荒糧平民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每石折銀五錢該銀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若數年之間報荒如此之多後更數年將何如耶卽有冊江名色可托以支吾然亦不過太倉常熟沿江之地有之耳臣前所謂新漲之沙可補也蕩田之稅可補也何至竟委爲荒糧

耶臣聞其中弊不可窮有因冊一畝而報數百畝者有因無主拋荒田捏作已業而以成熟田報拋荒者有因量田時身爲耆民將已業認作荒田詭免糧稅者以故荒田之糧皆歸于貧民而貼補之累乃缺于正額也且既云荒糧無處似宜從寬恤矣乃每石折銀五錢彼熟糧本折各半而荒糧獨全折銀是荒糧反重于熟糧則以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故耳臣愚以爲宜勅下巡撫通查前後荒田數目覈見何縣實荒若干因何錢糧無處何縣沿江州去若干見今有無抵補委官踏勘逐畝清查明立界限開註區分其有以熟作荒隱蔽糧差者許本區首告勘實治以重罪然後總報糧數若果係荒糧無處卽與開豁無得復混載書冊以滋奸胥誣告之弊其裨益于民生國計非淺矣十二曰議徵歛之期臣觀江南之所以日困者固由于賦稅之獨厚而亦以有司徵比之無序是以日迫而月索耳臣身在嘉靖中其時運軍率以二月畢兌三月始徵折銀江南民事四月方興民家此時多有餘積以備田工之費又其時米價差長少

得餘利。便自充然。其後潤運軍之守凍。改兌限于十一月。民得乘其有餘。卽以完官。固稱兩便矣。然兌運甫畢。有司嚴限。卽追比折銀。方收成日。粟米狼籍。不免賤糶至播種之日。工本率取諸稱貸。夏秋之間。米價少高。又出息而借食于人。此小民所以愈不足也。不知當兌運之畢。所當急徵者。特輕齋一三二六。及板簾等類。此十分之一耳。何爲而遽嚴比通兌乎。此有司大子急之弊也。又如京庫折銀。此係上供正額。所宜先於別項者。臣查蘇州一府。京庫折銀正米七十六萬四千八百二十六石零。每石二錢五分。該銀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兩零。通一府計之。特十分之二耳。乃自萬曆六七等年。又有拖欠未解京者。至使皇上恩詔優免。而京庫銀猶逐日徵比。豈一府錢糧自七八年來。尚未及三四分之數乎。此有司失于緩之弊也。臣往見大戶狡猾者。輒賄囑吏書。如名下應完銀百兩。止將十數兩應比。餘悉詭匿不登簿案。不應比較。小戶之願還者。顧日受笞公庭。雖責其盡完。曾不能抵富家一戶之拖欠也。迨其後有司坐違限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之罰。而朝廷受虧課之累。職此之由矣。臣愚以爲宜勅下巡撫將錢糧自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外。分別何項宜先。何項宜後。徵完卽行逐項分解。無得那借。其京庫銀宜分四季徵解。不如期者。年終類奏罰治。其比較簿籍。亦宜頒降長格文冊一樣。循環二本。明開某戶應該糧若干。各項該銀若干。以十分爲率。定限每月完納一分。逐季倒換照驗。所完分數。必使無欠。如是則吏書無所用。其隱匿之私。奸猾無所容。其欺賴之術。而國課亦不至于虧損矣。十四日議積穀之制。臣惟積粟以待饑歉。所貴出陳易新。要爲斯民之利耳。非謂徒貯之無用。貽地方以監收之害也。邇來郡縣在在積穀。視多少以爲殿最。法極嚴矣。然縣官取盈。不免有科罰之擾。斗級看守。不免有盤折之賄。蓋藏不謹。爲風雨所蝕。管鑰不慎。爲奸盜所侵。貽累于典守者。無窮矣。及至郡邑水旱。民饑流離。曾不聞發斗粟以資賑濟。徒問今歲查盤折穀幾何。明歲交盤賠穀幾何。是使先王救民之良法。乃爲弁于國中矣。豈法之弊哉。臣考歷代如常平義倉社會之設。皆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以通有無化新故爲利甚大本朝獨以濟農爲各深識所重而今日之弊至于如此良由有司憚于出納之勞以爲吾僅守成數足報稱而去而監司者妄官稽考漫不省視不過一按文籍問徒數名罰贖入官而已臣恐考竟其實穀之在倉者有不爲灰燼幾希矣如是則不若併其法而廢之猶可以免遺害于官民也且臣聞天津臨德等倉所積小米已逾六七年穀猶消耗如此况粟米乎臣恐亦徒有粟之名而鮮粟之用也臣不敢遠舉漢宋之事如近日山東兗州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江浦糧道主 平露堂 卷之一 府鄒縣知縣許守恩四鄉各立官倉將所積穀遇耕種時放散小民收成後擔赴就便倉口還官止補折耗三升有罪應罰贖者除開報上司外餘悉贖入粟故官廩充溢民不見有查盤之擾而坐饗借貸之利富豪大戶亦不得乘急而多取小民之息故鄒縣之民頌之如父母舉此類推則積穀之制未嘗不爲今日利民之政也臣愚以爲見貯穀粟略倣鄒縣收放成規不責民以化利不假吏胥以誅取之權永早如何賑贍耕歛如何周給毋顯握成敗取其文卷以圖

塞責其爲利益于民生非淺鮮矣臣智識短淺所得于見聞如此非敢必遽能盡利弊之詳也亦非敢必遽能一一推行之而無遺也然補偏救弊之要足國裕民之本已略舉其要矣臣嘗譬之治天下如治家然善治家者其于良田美產壅植之必勤糞治之必力會算之必精而其撫恤農佃者亦無所不用其厚何者彼誠以爲衣食之原出于此也今國家之于江南四所謂良田美產也可坐視其日就敗壞而不爲之所哉此臣所以不容已于言也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與李道尊論水利 水利 敵鄉古稱澤國內有具區以漣諸水環吳皆江有諸浦港以洩其流他不敢泛及即以敵邑言之居郡城之東北凡浙西苕霅太湖東洩諸水由吳江經郡城會于常熟白無錫而北太湖分流及荆溪孟河諸水亦會于常熟常熟在漢唐有三十二港以洩全吳建甌之勢早則資湖洩潦則藉分殺故田常稔而有此名歷宋元數百年中間疏濬諸說倦倦獨詳于敵邑

載在正史可攷而鏡至元末獨有四港已東爲白茅
管資爲運道其流北大稍北爲許浦正北爲福山港
極西北爲三丈浦至正中亦幾湮廢故江南水災無
日不聞爲吳之起首濬四港聖祖因之故于此四
港各設巡司防禦海警以總勢論太湖之水大半歸
于敝邑而正東所受郡城陽澄湖婁江衆流亦下而
歸于敝邑故敝邑乃三吳之尾閘敝邑入江諸港無
壅則長洲吳江無錫諸浸殺其六七矣又以四港論
白茅入海稍紆而東計百二十里許浦亦不下百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文毅集

水利

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文毅集

水利

三

五

獨福山港在縣城正北入江僅三十六里最遲而三
丈浦則以洩西大河諸水其利在西北一方于邑似
少緩焉此其大槩如此嘉靖末撫臺海公嘗濬白茅
一港幾成而去然累年稍少賴之至許浦福山二港
則置不講頃年惟三丈浦既大濬又旁至奚浦鹿苑
紛紛動衆皆爲一方計又皆爲有勢力者計耳而邑
之大形勢人利害或未及也邇者水患相仍豈天雨
傾獨多丁今日耶良由出水之道既壅諸流既無所
洩而又加之靈潦如傾又何怪其溢而至于漂廬蕩

陸也哉爲今目前最急計則無如擇其近而易爲力
者如福山一港先加開濬然後以次及于白茅許浦
白茅差尤易以海公之濬尚不遑猶能通流故也福
山港一通則郡城直注之水逕從北入江敝邑長洲
吳江諸浸可殺其六矣

復王道尊

均難免然

大要江南之困益重于雜派之多而雜派之可以詭
影而冒破者莫如料價卽以敝邑常熟一縣言之嘉
靖中國家煩費極多于時每歲料價不過八千二
百餘兩耳近二十餘年稍增至一萬六千九百餘兩
此其故蓋兩有餘米之名故歲歲增加又諸有司憚
于握算積書奸吏樂于加派因之乾沒故于每歲所
報山場蕩田諸不等升科糧田不以減槩邑錢糧或
難免坍江板荒諸額稅而悉以歸之料價故于料價
之其可緩者皆盡數徵解卽如敝邑書冊中有聽派
料價一款此其端略可見矣又如頃歲因淮河衝決
蘇州一府驟加料價四萬原議于河堤修築完日免
派今堤完已閱數年而此銀未嘗少減况漕河修堤

已千餘畝一錢三分內每石扣銀一分爲河上之用
敝府漕糧六十五萬每年得六百五十兩通計各府
均扣似可足用何必獨于敝府重加四萬金耶又頃
見撫按兩臺深憫板荒之爲害議于熟田均攤荒糧
不俟居田中已久稍識此弊蓋敝處土壤高低懸絕
有高鄉板荒有低鄉板荒高處有一等田是瘠者即
有種不甚發生遂爲棄地然此不過百中之一耳其
他因入少而荒者每畝可得草束銀錢少詐業主頗
樂于此低處有第五六段等田是旱窪積水歲不能
熟者其他有麥草魚鰕可采利略與高鄉相等又奸
猾詭因荒田一畝報作數畝者官府何嘗履畝親量
若槩與攤稅熟田恐將來拋荒不數年日倍于今日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愚意以爲凡此板荒俱宜量免
一半地方之人必且歡然承受即有賄備糧長亦當
甘心但所免一半當爲議補敝邑往時人丁十萬工
部生派四司供料銀二千七百餘兩每丁共徵銀二
分七釐其後因敝邑餘積數多免派丁銀改于餘積
項下出解歷年已來所告升科及沿江新漲沙田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文毅集

內閣書

王 下 露 堂

必類糧皆征于官庫必分毫皆補于正額哉誠令諱
嚴其數且將倍于五千四百石者愚以爲卽以此補
板荒所免之半猶且餘其半矣此一說也不然則如
修河所派四萬金者必不盡調宜以二萬免派粟七
邑均之每縣可得減三千金爲米六千餘石其于補
板荒之半裕如矣此又一說也

答許恭政論常熟水利 常熟水利

奉讀來翰仰詒臺下憂民之切而所謂濬吳淞疏支
河築圍禦水三說皆吳中今日急務臺下一言而要
策畢舉矣水利之說不才究心于此亦已數年第恨
徒得之策簡中無能一身履其地營度形勢相視脉
絡故不敢輕意肆口然至今日所言治昆當先及疏
濬襟喉要處往往不出古人所已試如吳淞爲上流
所急是矣考宋史張獻叔及本朝錢溥皆云松江東
南高仰西北窪下其受水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
今臺下已濬吳淞於此兩分之說益再加督恐上流
應濬者不止吳淞一江而已自此已下其流益分其
入海之道亦益縷折所不及詳數賢常熟入則一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文毅集

常熟水利

王 下 露 堂

水道所身歷而可指數者請爲臺下略陳之。敝邑居吳郡城東北太湖之水一由長洲而下一由巴澄而下以常熟崑山爲尾閭而常州諸流則自無錫百瀆望亭宛山湯而下無慮數十道亦皆以常熟爲瀕。故唐朱治水言上流必于吳淞言下流必于白茅七浦實稱並重。考之趙霖嘗云自田圩既廢水通爲一。過東南風則太湖淞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北風反則常熟水之東赴者亦然。是見敝邑形勢最關諸水衝要。其後任古陳彌作相繼相度皆言常熟之浦二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常熟水利 卷之五 平露堂十四悉北入于江。崑山之浦十有二悉東入于海。蓋昔人患淞江不能獨勝太湖之注而獨重于敝邑如此及詳治水諸策莫精于錢武肅宋三百年大抵因之。其所設開江指揮專以一駐常熟范文正時稍益卒至二千餘則其重又可知。今欲盡復四十四浦之舊必非力所可及。若所謂白茅許浦福山黃泗四浦則似與吳淞江之勢相爲聯絡必不可緩。蓋此四浦首元人嘗資爲運道至張士誠據吳不憚勞民大發卒濬之故我聖祖平吳因置四巡檢于四港之口。

以當時四港最巨體隨盜之出沒也。百餘年後漸至湮塞。弘治中都御史何公員外視惟貢大加開濬。今又百餘年湮塞等乎平陸矣。夫此四浦者白茅居邑之正東折而入于海百二十里稍紆東北曰許浦入江八十里當邑城之北曰福山港入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北則曰黃泗浦入江九十里白茅往爲海公略加疏濬雖未迄工海口尚未大利然今流幸稍通數年已來亦賴其利。乃其最逕而切又稍近而易爲工者則莫若福山一港而已。此港受東來直注之水到江最易宜與白茅稱亞其旁多楊田頃者漸瘠而不堪矣。然而未有言及之者以白茅昔時稱爲運道其名最著故言者往往先之又福山之湮久矣有勢力之家不畜產于此小民徒咨嗟于窮檐封葭之下誰則知之。日者敝邑所議開乃皆在三丈浦奚浦所費亦不貲則以此二港有三四要人田廬盡在其間故出力得首從事耳。不知二港所洩者乃自無錫膠山陸野諸水會于大河而播于此二港於常熟實無與焉。乞臺下於吳淞竣功之後移節敝邑按視四港及

通考羣說，如果愚言，或有根據，卽賜度工與事。且舊籍所載，福山港所開工食，大約不過四千二百有奇，以易具之費而戍之，吳址急之工，臺下於施工先後，取效寔速，亦宜少神留焉。不才又聞，言今海口俱高于內地，卽加開治，終亦無利。此近孩童不解事語。昔范仲淹上呂相書，其辯江流若高，必無姑蘇一語。足破千古又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岡身，蓋天地之氣至邊則少，結以限海潮，惟不濬則海口之日壅，望之似高耳。惟臺下先燭此說之謬，然後循次修舉，他若開方挑工均工散銀，諸所規條，在臺下已得良法，不敢喋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詩文彙集

常藝本利

无

平露堂

與周元孚

建才

大要今日紛紛舉邊材，舉將材，恐亦是一時塗塞耳。且不得不然耳。夫將之得人在主帥所決擇，有李郭則偏裨皆堪任大帥，有宗統制，則麾蓋負弩者皆稱天下神奇。當時何嘗聞曉曉而舉之，卽曉曉舉之，則本兵總督平日所指使而意屬者，何徒耶若邊材之說，尤似拘曲之見，且欲衝鋒奪旌決戰兩陣，此誠不

易得。今之時第以實心應事者充之，果利在器果飽吾土，果修吾封，疆果撫吾將卒，果不以家敵爲能，果不以刻剝爲計，斯惻惻者可使，囑強者可使，北人可使，南人亦可，使苟集吾事爲國之捍，而己何必標邊材之名，反爲樹私之地。耶人材難得，而至于經略邊事，其才尤難，第謬意以爲今不患無材，而患無實下手做事之材耳。誠使廟堂超然遠覽，決去一切舊染，廓然耳目，舉天下忠實而有計算者數人，布置諸邊，假之歲月，寬其文法，與以便宜，不撓其舉措，不索其饋遺，不遽絕虜和，亦不盡徇虜意，如是四五年後，死亡漸復，勇氣日倍，虜敢惠陵若是哉。若只令輕銳與博一旦，則萬萬不可，而徒欲掩飾苟且，不爲長驅遠駕之圖，則禍自此始，將不可支。國家從此遂無息肩之日矣。庸人惟見未市之先，歲有殺掠，卽今僅一江所得尚多，不知前固無三百餘萬之費，況此一舉所哀略足當前之數年矣。可猶曰勝圖在我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詩文彙集

建才

三

平露堂

序

奉賀大守永石汀殷公平古印序

詩千古則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登用耆碩，采摭明智，相與畢力，謀議究意，安機惟時，德澤流暢，威聲旁達，普天之下，莫不搏心戢志，北虜首款，塞稱貢暨吐蕃諸酋，長咸望風繼踵，皆願內附，乞封號，輸職貢，永永作西陲衛天子，乃稍紆西北憂，顧嶺表諸土獍，猶時跳梁，弗靖，皇上軫念南顧，至分命重臣，開府握符，期盡撲滅，乃已，於是中丞石汀殷公，實專征我西粵，公先是嘗視學兩江，時出行部郡縣，即相視賊所出入險巇道間，走讎知其虛實，賊素憚公威名，已拜命，則夙夜殫慮，畢謀鳩師，旅儲餉糗，一戰竟擣其穴而覆之，蓋不三閱月而鉅功屹成矣，夫西粵即秦所置桂林郡，固交廣之間，一都會也，乃古田又隸省邑，去郡不百里，宋元時多閩人，彬彬稱奧區焉，其後民搖，錯居始，積悍不可制，往者嘗抗王師，蓋主將稍蠶食，臨桂義寧諸縣，邇乃至掠省帑，殲藩臣，閩靖邸勢益囂，驚不可禦，弘治正德間，嘗命兩將討之，聚兵數十萬，所靡傾，猶亦不下數十萬，師比壓境，率憚險，逗撓不進，僅聽招撫，示羈縻而已，迄未有能大創之者，蓋其地連亘荔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水迂迴融冷多陡崖深箐，我兵莫可側足，又其生而烙蹠跳躍，跳跟嶮削，如兔與鳥集，莫可俟其出沒，以故賊數得據險扼隘，而我軍聲息顧動，為賊所覘，不堅壁以俟我，則設伏以邀我，我且環視莫發，奈幾而師老財匱，途逕阻，卻賊以是益輕中國，謂莫且誰何，若是者，非獨其天性然也，乃其地勢則然矣，睚我殷公，以英爽桓毅之才，運博大通方之智，始至結其土著，假之偵視，已熟察其險要，則分道競進，經隘搜伏，紆路駐軍，賊相顧錯愕，無所用其技，公乃鼓行前驅，再戰再破，先後計斬首七千餘級，所破柵數十百，獲其魁，韋銀豹獻之朝，蓋自庚午十一月朔迄辛未之春，僅三月而百年之逋寇，一旦蕩平之矣，公之功，顧不偉歟，昔我先臣襄毅韓公，新建王，公嘗帥水保田州之旅，討平修荔八寨，談者至今美之，余謂兩公即用兵神矣，其時江廣上漢之兵，調者幾何，所饋餉當幾何，即克有功矣，其為日又幾何，乃公所徵師及軍興費，率不逾十萬，而成功之速復過之，則公之功，固無論弘正中用兵諸臣，即兩公者，且瞠乎後矣，公既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上其績。天子嘉之，退復疏，所以安粵事宜，卽其地爲永安州，制義寧、永福屬之。而銅鼓、富祿、長安三鎮悉立之土司，俾世世守而勿失。夫公旣已出奇制勝，銷累世所不投之慙，而復振其長策，遠馭貽西土以永奠之利，則是役也，公不惟上弭天子南顧之憂，而耀我一統之威靈，解我生民之怨毒，則四夷且益輯而萬邦且用休，所以綏國家無疆之祚者，將在茲矣。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匡王國者，公其有焉。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治河 卷五 平露堂

議

治河議

黃河爲中國患久矣，自神禹治之，而氾濫之害不聞于中國者，垂千七百年。至周定之時，河徙磧磧，始改其故道，自是歷漢、歷唐，其決無常時，而治之之人率隨時爲計，亦無定術。五代入宋，河始南決，其一東北流，卽今會通河也；其一東南流，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卽今所藉以爲運道者也。大要自漢而後，治河者率資以浸漑，故其利害每參半，而我朝則專資以饒

餉，故不復計其利，而束扼壅激，惴惴焉不懼其潰，而東奔，則懼其溢而北移，於是乎河之患日亟，而古治河者，日紛紛而卒不得其要也。愚從南方來，嘗逆河行，歷窺其險竊妄計，以爲河自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轉折之勢，而乘以雨水交集，百川灌盈之盛，而惟一淮以爲之委，其勢無所容，不得不奔潰四出，以洩其湍悍之怒。昔觀之禹治水，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抵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漸爲二渠，遇汴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蓋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析而爲二，此治之于上流也。自大陸以下，地平，疏水益善，潰則播而爲九，此治之于下流也。以今日之勢言之，河自孟津經中州平坦之地，逕遷而東，沒于徐沛之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故往歲一決于徐之飛雲浦，逆流而上，橫衝運河，魚臺谷亭而下，壅闕百里，再決于房村之下，稍折而南，逕出小河口，下邳之道，夷爲平陸，糧艘陷沒者幾四十萬石，廬舍漂溺，田畝蕩潰者，且七十餘里，而小河之水，懸峭湧急，篙師水工，遇者惴怖失色，况水勢漫漶，牽挽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治河 卷五 平露堂

之力既不可施而沉石暗樁舟行過之應手破漏以致糧米涸損者賠償罄產風信愆期者倍緩積日失今不治其害將有不可測者故當事諸臣亟議修復疏既淤之淺塞諸決之口目今且有成精矣然愚以爲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譬如人病在心腹其宿疹積毒必發于四肢不善治者逐四肢而療之旋復旋起病未必已而腹心之患且日益矣抑河自經汴而東流分五道自長垣曹鄭過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塌場口出一自儀封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自徐州之中境山之北陷溝出皆入漕而總南納于淮今已堙沒其四止存秦溝一股上流之勢既無所分則橫溢于下必不能免目今茶城之塞議者欲于梁山開一新河旁分其勢是也然挑濬之工非有堤壩以約攔則無所施力而既有堤壩則其水又別無所受卽茶城一道其難如此又况旁及其他乎愚以爲河流分則勢小而易防河流合則勢大而難治况茶城又黃濟二流交會之所黃水暴漲則濟水不

得下趨而泥沙必致停滯黃水伏流則濟水反得下衝而泥沙亦致激壅故議者欲別求一路斥遠出水之口爲計雖善而爲力則難固莫若因黃河已失之道相其便利如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小浮溜溝二道開濬其一使茶城之流稍分則新河之工易就曹單諸堤亦不致有潰壞而南陽魯衛一帶可免於塞之患矣此治之上流者所當議也若河既經徐呂二洪之阨其奔放特甚河身狹小而沿河諸鎮民居迫岸時下椿石以防頽塌水又過而不得遲每遇掃濬之處其流迅急而河溜之沙輒復停聚故今邳州之塞大率類此今治之法宜寬立堤防當河流轉曲處所更加濬闊仍行徧諭居民稍遠內徙盡弃河壩地使直達而無碍所謂不與水爭地也而又自曲頭集至直河舊無河堤今亦宜相地增築以防復決其新衝河口不下數處今欲築爲補塞議者僉謂河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皆急之勢必無兩行之理是固然矣然今所決處地形視邳更下况衝蕩既久漸已成渠第宜據堅地作石堤增高水口如賈讓之說

因而存之使夏秋淫潦注溢之時由此以洩不至散
沒旁突而冬春歸漕之候水復安流于邇宿之下如
是則不以合流而致潰亦不以分流而致壅未必非
計也此治之於下流者所當議也夫國家仰給東
南漕舟貨艫雲翔鱗次皆待濟于一河故今日議新
河明日又議決河役大衆費累鉅萬自丙寅之決迨
今迄無寧歲而河之遷徙不常有不可以人力制者
安能保其不去彼而趨此蓋自禹至今河之存者有
幾而必欲取濟于一途要非計之得也愚聞山東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文毅集

治河

三

州舊有河一道先年憲臣亦嘗開鑿垂成而罷卽今
淮揚舟楫悉膠膠河惟自陳村以北亭口以南尚未
經疏今宜計其道里遠近多役人夫增濬深廣則淮
舟可自麻灣北以達天津萬一漕河有梗吾取道于
此亦可恃以無恐此一策也又聞汴城北陳橋原有
黃河故道其河北自長垣鉅野出會通河達臨清每
秋水時至亦能浮舟惟以陳橋東西狹狹者數十里
不能通流若于此廣拓水境則可引河沁二水以通
運河而江淮民船自徐州小浮橋抵陳橋以至臨清

亦可以免濟寧諸閘挨檣之苦亦一策也又考汴河
舊自蔡陽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久涸而
虹縣泗州之境故堤猶有存者若能循其故跡使淮
運由泗以入汴仍奉正統間陽武已塞之路更爲開
掘北通衛河此又一策也夫善救時者不拘于一途
而善復古者不泥于陳跡今亦豈無相時識勢之人
能覓奇策以解目前之患第豪強徇利之徒棄之以
徼利庸俗執常之失因之以起謗是以當事者未免
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說耳故與其役淮徐既因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文毅集

治河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八

徐孚遠關公 陳子龍風子 選輯

宋徵璧尙木 周立勳勒古

王元玄默公泰閣

徐尙寶集

疏

徐貞明

臣惟神京華抹上遊以御六合兵食厥惟重務宜近取諸幾甸而自足遇食則轉漕兵則漕勾若皆取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糶量

於東南不可一日缺者昔西北古稱富強之地不足
以裕食而簡兵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之
費夫役之煩常以數石而轉一石東南之力竭矣而
河流多變運道時梗患于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以
慮變於將來竊有隱憂焉是竭東南之力而不能保
國計於無虞此西北水利所當亟修者也軍丁遺戍
雖有骨肉而軍裝出于戶丁拮解出於里通每軍不
下百金東南之民困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
官以私回衛官利其初見之路又可以取軍而日聚

也輒縱之而使回又昔日支春恒月檢是困東南之
民而不能使軍政之有賴此東南軍勾所當議停者
也臣待罪該利水利修束職掌攸關先什山陰時於
軍勾之苦又當日擊破竭愚冀爲 皇上陳之西北
之地風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
無備旱潦無備則田里口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
望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臣聞陝西河南故
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
且不暇遠論即如都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
所經或潤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北人奉習水利惟
苦小害而小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
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
地方兼麻之區半爲沮洳之場撥厥所由以上流十
五河之水而泄于滹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聚勢
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溝引之成田以殺水勢
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請水
淀之稍高者皆如南人圩岸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
亦除矣此畿內之水利所宜修也臣又嘗考元史學

上虞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成田指其議中格及本年海運不繼始有海口萬戶之議已無收於元事矣臣嘗臨文嘆惋恨集言不蚤售於當時今自永平澤州以抵滄州慶雲之境地皆荏蕘土寔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清歲通而思患預防紛然獻議獨於集議尚廢焉未講若倣其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濱青冀皆可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慮預防之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所宜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民擾勢逆而功難臣以爲不然蓋施爲緩急在當時酌而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所共棄者從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羣起以效力矣功力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而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地之勢亦何憚而不爲哉伏乞勅下工部酌議覆議特命憲臣實心爲國爲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以歲月不求近功將畿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

度土宜率先修舉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稅或選健卒而分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其占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宜行事俟行之稍有成績次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地方將江南歲運酌量改折助其費而究其功東南之歲運漸減西北之儲蓄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永保於無虞矣東南之民素稱柔脆本不宜於遠戍也勾補無用莫不知之而軍伍日漸虛耗又不能舉其法而盡廢今徒致嚴於勾補之中而不議處於勾補之外非計之得也各處軍戶除戶絕法當除豁及戶內消耗止有老弱不堪法當紀錄外其有應解軍戶丁田衆多不願遠戍者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行分其戶爲三等而上下其班行上戶若干中戶若干下戶若干俱解赴應戍之所以資召募班行既定可免歲歲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里遁免解送之勞此班行之有益於民所當議者也歲徵班行或類解京師或轉發該衛就便召募土著則可揀擇壯丁不至老弱充數得備禦之實用上著安居永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

華併資召募此班行之有益於國所當謀者也議者或以清勾則解丁永成班行則每歲誅求似於軍政有碍臣以爲不然夫所裨於軍政者不當眩於勾備之虛數當求召募之實用耳今軍班歲出不甚多然積數歲以通募則一軍之班雖募兩軍可也軍戶畏於軍補漸脫戶而隱丁若止徵班銀軍戶必無隱脫則一時之召募遂爲經制可也較之清勾有虛數而無實用所得不又倍哉伏乞勅下兵部酌議覆請查照先年匠班事例將應解軍丁免其解補每年量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尚書集

終水利五

平露堂

憲臣一員經畧畿內水利如畿內差多則裁減別差并歸水利亦便將前各省清軍御史取回別差俱令巡按御史兼攝則水利之事概專清軍之政體一矣

議

西北水利議

西北水利

徐子徵入諫垣居無何以罪逐客有吟於潞水之涘者見徐子并居野寺中讀書意適無慙色則數徐子曰子以外吏一朝列侍從之班際聖明在上固希世之選也曾不能卑節馴行效尺寸以圖報塞通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尚書集

西北水利六

平露堂

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曉事狎而人信又恐其難於達度也則又累擢楊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欲再疏以請草具將上適與罪會使予得罪稍緩則疎必再上或庶幾其言之獲售使予不欲再疏以售其言則乞養以退當在始疏報罷之時寧滿悲以及

皇明經世編

徐尚書集

西京初

七

平露堂

罪譴負國恩而違親養誠如客言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客曰予聞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天子銳意化理子職諫數月卽水利報罷寧無崇論宏議可以動聽而中當事者之指適謂認爲惟冀水利之復行亦左矣且子謂經國計謀其大且急莫有過於西北水利則又予之所不解也徐子曰禹功茂矣而濬鯀距川迺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田里固蓄厥惟先務客惡得以水利而左之予將爲客悉其利夫雨陽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昔人也迺西北

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恒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就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華財賦版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競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憂尚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水利以勸農功使工畿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岩常稔之田始可以安上而無饑餓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舍吏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罄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收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復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汭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虛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

皇明經世編

徐尚書集

西京初

八

平露堂

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開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渾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募賑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又流，使霖潦不致氾濫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弭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

皇明經世編

徐商賈集

西水

九 子露堂

我疆我理，南東其陂，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晉之選濟也，必曰畫東其陂，以爲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粟粟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益業農者，聚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爲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識者常備備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衆禍

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粟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後之民，而西北罷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後減北之賦省，而募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

皇明經世編

徐商賈集

西水

十 子露堂

從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移以折色，免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墾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耻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

富家以爲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十也寒土之卒土者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營餉爲費不貲又不不得已而自坊軍則春秋巡往疲於奔命人不得已而按籍勾餉軍徵方登逃亡旋報開闢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人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勞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行其議將以難遣後人而後之難更有甚于今日是期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

兵部

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保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能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能扶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乎今西北之地曠土滿望於其間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茂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既授

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傑者不失爲富家翁即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積其與生食多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井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闊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兵部

兵部

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四也客口信如子云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咽喉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湧而土澤控海則潮

於而懷沃利水允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通
歷山海之境闊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
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
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印可修舉以兆
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家雲縣之燕樂庄平塔縣之水
塔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惠會庄順慶屯地皆其
著者鎮州城其則有黃庄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
在城東則有馬仲橋火朴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
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浞疏渠皆田也遵化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北列志 平露堂
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
湖以下至北寨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
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
河又三里徐流營流出深河又垂姑廟湧泉成河與
沙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
河及營東五泉湧沒門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堂頭
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
豐潤縣南則人寨及朝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
則係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

縣清庄塢導河可用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也及大
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
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于官官為開其蕪而收其利
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
連阡以棄鞠為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
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
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綠豐潤其地與吳越
渤海之沃區相等今佳葦彌望而墾者於勢族然葦
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北列志 平露堂
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
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瀋
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
其議而行之疑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葦先之京東數
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
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
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遼陽則先之薊
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
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

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窮而難布，故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盛收，久之承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惟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客曰：西北之人，成苦水害，奈何利之？且彼宿苦其害，而子驟言其利，其不信亦何異乎？徐子曰：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秉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於肢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滯，則上而爲癰，下而爲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卽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入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則達於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客曰：南北均利，

水矣，而比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題，咤曰：子固好苛，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徐子曰：客何異於言哉？南方之民，披篳而耕，抱溫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勃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疎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應，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枯槁之聲，徹於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則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爲易易也。東南湖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遶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奈何曰爲葦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子謂北易，蓋亦有據而言之也。客曰：南北水利修廢頓殊，亦有由乎？徐子曰：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漕澮時修，農功畢，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論尚書

西平小引

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論尚書

西平小引

七

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郡以富秦開鄭國渠溉楊
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
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自公穿渠引涇水溉田
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秬稻而
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業業虞詡復三郡濠河設渠爲
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過於列國水
之爲利也宏魏秦四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
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稻水利
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鰲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
皇明經世編
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
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
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
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
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
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爲陳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
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
紹興五年也田郎中吳質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
之田猶百數十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

扶犂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
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
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墾棄之
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
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
厥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兵戈不試者二百餘
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
下誠勞米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卽畫
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下其興利而足民
者獨不能尋其述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於立
國家奚賴焉其機固在一旋轉間也客曰西北利水
吾固知其舊矣然吾聞依慶紀守嘗曰丹沁支流疏
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
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畝田歲入甚饒及漳
沁旁決棄田之變祇時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
舉者乎徐子曰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大利水
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

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真定尤漳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於其源之故也嘗考東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火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修築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東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用恃以無患而懷來以土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窪窪却家窪高橋窪章家橋窪皆連阡累廩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微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客曰子論甚悉然世之疑而不進行者亦有說焉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徂於變習子亦不可不察也徐子曰微子言予亦籌之夫畏事者既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舉而罔功固矣得人之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護惟於關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職最繁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或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于帑而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于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獲終是有興卽以所獲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之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整葺亭坊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推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審如文忠公之言民仁勞矣予謂不必於牧養斯民之外專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今不煩而事自集若築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于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于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閭閻治水利輒飽吏胥之索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謗速既不築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盡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瀟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數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有所不逮官爲倡率豪右從而就勸於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數之遺意也方欲藉之矧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適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情心而乘之以適習卒而驅之宜有本從者然彼之南養而耕亦南養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

皇明建世編

徐尚書集

西水利

平露堂

倍于數畝而早潦可以無虞減一驛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耻于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羣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儲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綠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鷺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此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義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曰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情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迺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

皇明建世編

徐尚書集

西水利

平露堂

而熟籌焉遷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營乏食適自耕一畝將較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尚寶集 西華利 平露堂

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未之安方之掃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俾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益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員

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調其員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復生無漸墾矣漢之盛時李悝力田同科益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轍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于荒蕪之郊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達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後於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食墾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今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達配者亦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尚寶集 西華利 平露堂

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後頒募民哉客曰就于數說尙有可疑者捐生而獲選賞積汗馬之勲而獲世職欲以田畝之勞並之可乎力田贖罪田固彼之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談何容易于更籌之徐子曰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必旣接軍功爲先選鋒稍寧也政急矣倘也政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強虜來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守之有長策又

何軍功之足美乎若徒尚軍功則忽內修而啓外憂。非國家之福也且遼人之剽悍者勇於赴敵其惟魯者繁於力田各以其長邀上之賞又何妨焉今遼地久蕪師不宿飽非應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即兵興之時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客何疑之至於世職之法所繫於今日之邊務者尤非小也今之武弁能因世罔以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間困乏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則可耳欲藉以練卒而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

皇明經世編

徐商賈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官者能以萬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於萬人之上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於千百人之上其財力智識既足以爲主帥之倚用使之部耕夫以爲勝卒又皆其衣食安養者心附而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困乏羸弱餽卒以自肥固天壤懸也子孫席其世業亦不至於迷昏卽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業而繼其官邊圉之間轉弱爲強茲其大端矣瀕海之地因利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沾閭閻水道沾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遭

匪尚有日漸圯廢起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構樓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其後續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於瀕海開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爲樂土瀕海有通道卽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國家分兵而屯授之以田統于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于官兵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已業于孫相承爵秩自詳無隱占之患益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已之貲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於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新而不與乎彼卽汗馬之勲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冑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

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二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謬謂千鎰而家藏不若錄兩兩時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稅與賠罪而入責即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偽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聚名於胥黠距其入錢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彼既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偽田增稅歲以皇明集律編

以律尚書集

刑部考

刑部考

平露堂

厲已乎卽有田偽而稅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謂國用方諸經費之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急不能徐徐以待歲稅之入則亦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於各邊主客兵餉所費爲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況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於田之所入其從之固易則以力田而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而廢彼二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行之始久田闢而稅實省而用足則力田之利與

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滿於財賄酌多家於開納也客曰勝國都燕且有百年廣文靖公之議格焉未行我國家定鼎於茲又二百年矣通清理財紛然建議而西北水利未聞舉其議而行者子何憊憊於今日也徐子曰勝國往事已無足論廣文靖公之言既不獲售於泰定可爲之時及季年東南有梗思其言微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於元事矣可勝慨哉今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北之儲幸外夷之款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皇明經世編

以律尚書集

刑部考

刑部考

平露堂

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此予之所以惓惓也客曰時信可行矣然子方以罪逐宜引咎減職庶幾補過適又鼓舌談國家之大計非所謂位卑而言高者乎是益其罪也徐子愀然曰子何言葵藿在崖谷之陰見日則傾矣種性之定也人臣居江湖之遠憂時益切者秉義之常也苟禪國討卽聞闕尚得言之矧予固聖天子所嘗置諸左右而責以獻納者安敢以一出遂自達哉且與客談而私識焉又何罪也客於是起而嘆曰嗟乎子去矣其有味于予之

言而冀其復行者。予曰望之。徐子曰。是非予所敢知也。然予曩上疏報罷。大司馬諱公惜予言未行。自言久歷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開府寓書於予。首身任其事。咸元戎欲減南兵之願。農者惟開府是用。蓋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而未收。與募退而不願還者。皆可驅之爲農。卽數千人呼吸而集也。夫開府抱濟時之器。而元戎有銷兵之心。迺大司馬公又握石畫於其間。卽予去二三同志多是予言。倘有再疏以請者。西北水利庶其興。北方

皇明經世編

徐尚寶集

西北水利

平露堂

予惟國是禋。奚必言之自予也。予曩冀言行。遲回未

夫。適惟茲罪客。謂負國恩。而違親養。予亦何以自解。耳而不言。早聞不如此人。一保。解。早聞也。

倘人有舉其言而行者。予因得以効其區區。又或予

之罪狀。久而稍紓。將陳情以遂其私。力耕以奉老親。

歌詠太平。竊比於擊壤之遺民。豈不幸與。客意良厚。

予將黽勉於。君親間。以無忘客之大賜。談已客散。

徐子擎舟南去。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水 李 受舒章

管東溟奏議

董雲申士開參閱

奏疏

管志道

直陳緊切重大機務疏

緊切機務

臣竊觀今之時勢多以本流事例為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率合世情為中庸而不虞弊之所底止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管東溟奏疏 緊切機務 一 下 露堂

駁駁乎極重而不可反矣及今不拯後必難圖臣甚憂之故撮其緊切重大者為九條以獻 一曰復

誠政之規 太祖既革丞相而以事權分屬九卿每日羣臣奏事即於 御前面決可否取 旨奉行其

時 殿閣大學士尚未預機務也永樂洪熙中始以閣臣解縉等預機務矣然面奏取一旨仍洪武之舊

未嘗有票 旨批發之事也宣德中始令閣臣楊士奇等尚書蹇義等票 旨以進矣然每遇大政猶命

諸大臣面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惟正統初 英

宗以冲年而踐祚三楊以 顧命老臣而當國因創

權制每日早 朝止許言事八件閣臣預先處分以

白於 上臨奏傳而行之蓋輔導冲聖之道宜爾也然自此法一行 天子鮮御午 朝九卿不奉面議

與 國初之制漸遠矣臣嘗總而論之而奏處分開國之令典也必 聖慮精明之甚而後能判決萬幾

調 旨批發 近代之便宜也必輔臣公明之極而後能常持國是於斯二者而酌其中其唯密謀於

內閣而公議於外庭乎故臣以為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 祖宗時多御午 朝於左右順門大班

既退羣臣更進言事輒至夜分以故幽隱畢達今縱不能如 祖宗之一日兩 朝亦宜倣其意而行之

如三六九日早 朝則一四七日午 朝夫早 朝自有常儀矣而午 朝則不必文武百僚齊集唯

內閣輔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各堂上掌印官俱造 御前共部

院卿貳督府僉書以及太常寺寺諸卿則分日輪流以參謀議其翰林院講讀各部郎中六科十三道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書舍人等官每日或輪二員或輪四員六員分班侍直以備紀錄傳行參駁等事而起若注常不離左右以紀言動其餘大小臣工雖不在輪班侍直之列而欲徑至御前建白者亦聽其隨班扶奏不致壅遏朝廷凡有大政事該會議者令該衙門先具事由送御次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上裁又次日補本存照至於中外章奏必須一一經自聖覽嘿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占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間付九卿各擬占以進而授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以邊方總制而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爲一時名輔豈以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爲令倘內閣員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起筆者與翰林參用如內閣二員則一用翰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則翰林居二別衙門居一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別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舉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詞臣緣此少滯或鍾然於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庸曠與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而浮議遂乘其後是在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濫觀之法行之而已二曰務講筵之實臣惟天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甚重而行之則有文有實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卽延儒臣討論經史商確古今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者若但組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淵何異萬里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文具之嘆也陛下試思今日之經筵

文敏實與臣備員刑曹因未獲親 經筵之盛然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繫一歲規 聖駕聽畢而入未嘗發一疑問恐文之習於實也臣查得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謂大小 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餘凡有未明輒賜 請問凡聖賢之古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為忠邪政事之孰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 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千露堂

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 前殿之右廟 陛下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則悠寡而心清感少而理明斯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又查得嘉靖初善事范梈奏劄勅 世宗有召戶部問 祖宗朝歲計賦稅西人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大昔也所費所出未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

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心自不能已斯言也亦今日之所當細究者也蓋人主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經史世故則必繫于聲色玩好二者意向稍殊而理亂安危之機實判於此 陛下試尋 先朝二臣之言以追 祖宗勤學之實始或稍有不便久而聖慮日精機務日熟將有快然樂意而不自知者矣臣又惟今日之編檢等官及庶吉士又他日之 經筵官也 二祠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秘書常親自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團體薰陶德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揀選多非出自 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為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 顧問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以 祖宗宏深之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此舉是也臣謂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千露堂

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二祖作養之初意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

年翰林員缺亦如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

品收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侍經筵典制

諸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中曾曠十餘年弗選

聖慮良遠。且今以偏重而暫止。後以特旨而復開

尤善法。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三曰闢進言

之路。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尊其責于科道使之封

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

皇明經世編

三途類選。給事中等于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

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頗多直節敢言之士。厥

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於博士行入推官知縣教

官中。選其歷練老成。首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

比。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浸不如前何也。

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爭爲言。近代不重言

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出來者漸失。據臣釋褐

以來。所有彈章奏牘。其出於科郎出於道。皆嘗無言

第見其効。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觀望而借以

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

以塞責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專

於利害。以挺特之見。而繫於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

違其初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節

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閫于其中。而半不可解。卽如

拾遺一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合之是矣

部屬與科道相埒也。乃科不拾遺。道不拾科。而獨拾

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

言責。不欲相殘。以撓氣也。至於科道之已陞京堂方

皇明經世編

面者。自當從公論之矣。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

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

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

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好也。至如

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於侍郎。縱

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宰負朝廷

不負先僚也。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

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導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

以厚弊相酬者。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

其者如高拱之在 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腐
布腹心於科道于是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
于律之所謂僇黨乎有爲之交章稱述救解者不幾
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賴 聖明垂遂潛
杜此輩而台路是非之難憑可樂見已此無他大臣
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
能庇已而蔽說公論也臣竊 臥碑有許諸人直言
無隱之條 祖宗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謬議論
不可悉紀臣姑舉外條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手鑑堂

武忠條陳開國政體而 太祖嘉納之潘叔止一州
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 成祖採用之
登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
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道臣竊耳目
之漸壅也以 陛下之明達誠宜追 祖宗朝盛衰
開張 聖聽博求謏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參尚之
言苟不當也不以出於科道而遂議覆行言苟當也
不以出於各衙門而遂疑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
聚 敕言官洗心易轡有弗俊者聽各言核舉坐罪

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
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
大明朋比永杜貨不蕩蕩乎乎稱皇極之世哉臣又
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
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歷觀 祖宗盛朝
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
身則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賴之身也曷忍其萬
死一生於蕩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
祖宗在天之靈也願 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手鑑堂

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卽有以言得罪者下
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例自有明條或
且瞋目泥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且薰
蒸宇宙開矣 四曰公銓擢之法 國初用人不拘
資格而每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
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行丞相事方面官專制
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大學
士以五品科道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子其間有
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

參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歷之。故近臣間出爲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二司長慮却領唯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之弊。故予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奏而暮冷。或久淹而驟遷。顛倒榮悴。莫知端倪。臣不敢謂悉便於今。且卽如正統中。劉永清翰林院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貞左坊左諭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爲會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詞使而召爲國子監祭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司子監。皇上清談爲選。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與焉。卽有自翰林出爲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其外郎員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于謙。同擢爲各部侍郎。弘治中人。卽寸承缺。鄉譽以御史謀陞。而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請。以郎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以部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夷館。及監黃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

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爲之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不使他途得覲覲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以官階之炎冷。爲向背。而不以人品之高下。爲重輕。賢者直道難容。恆附于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盡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于此。風哉。幸賴主上明聖。采輔臣之謀。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終不自回。又嘗嚴。致撫按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拙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賢者。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餘年於行取一節。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爲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處不及此。特重於違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敢頓破拘弊也。又以責備之心。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磨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也。苟非獨奮。聖斷其孰肯以棄絕集枯之見。賈衆怨。陛下敕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舊額。勿阿華要。而輕畧才賢。翰林

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以詞華歷實政科道官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虛勢長傲風百凡鈐攝常使內外均倖情無吹厭虛實凡用永杜旋隨而久任起遷之法仍遵行而不恃豪傑共思營乎臣又謂不問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不振不冰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肅進士豈必定是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者可單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實俸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領行之有漸處之有備非可輕議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五門聲巡察之弊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餉也而按臣實代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弊大畧有六曰民情太隔也案牘太煩也趨承太過也耳目太偏也名實大淆也憲綱太峻也古者天子親自巡行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以七品使臣巡行方域體貌嚴重即若帝關所恃以通民情者不過授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之疾苦邇不相聞卽有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故曰民情太隔洪武中較令縣自

清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延按御史方乃是清故百司各得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延按不知大體而好覽諸司之牒百凡大小刑名俱令申討定奪於是簿書山積而精神疲于檢閱矣且充軍定衛自有巡撫官遷徙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易不論劾而奈之何以展轉文移困有司也唯真難犯死罪當由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批駁之餘功詳激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太煩朝廷設撫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爲第二義而唯事趨承尸按臣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隨之兩重諒既有撫按又有巡鹽巡江清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參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無寧日而各府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專于答應巡按矣府州縣出廓迎送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方逢迎臣爲諸生時親見一縣官詣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廳中按

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既以誦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哉。故曰趙承太過夫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覺察而其實皆起於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既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達於京師矣。至於訪拿虎惡則憲臣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有賣訪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廷通賄以買人幕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陳禍匪細臣舊歲過淮陽則聞理刑臧積年踏隸嚴煩並拘隸佐官至以侍教生之刺投詞者其極人可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餐又如吳中之打行齊燕之响馬賊汴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可以激變爲虐多遺於耳目之外其何貴于憲訪也。故曰耳目太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爲本抑未爲首務。今賢守令之騰騰刺者不絕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憲政事與民俗不相關聯臣切慮之。蓋今憲臣督責有司自送迎參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訟而已。有司方長過爾綏之不理系暇及主民違罔聞有務實政者或以剛直見忤或以

個幅落僂多寡之下等而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久據要路得以是非而榮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太淆。國初昇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處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致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素服參部院堂上官蓋倣成周冕服朝天子四服歸司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於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聽舉劾之故乎。然御史易嘗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易嘗不受察於吏視何以無跪素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長詬曲之風隨正直之氣且令人不舉久居其官而吏治凌不如古嘗豈小哉。又撫按官出巡不分府州縣正佐官迎跪道傍倘避風雨卽知府亦陷膝淤泥中尤爲非體臣謂

意節過驛則駭過官迎之抵郊則府州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爲重俟其入公署而後參有何不可而令其僕僕於車馬足間豈所以示衆厭見也故曰憲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反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六曰處宗室之禁臣惟天下有三大事而宗藩居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于數年之內後必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亦能理之至于宗藩苟非獨出聖斷誰敢冒離間之嫌者嘉靖中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宗室流
六
宗室
七
平露堂
桑言官林潤等疏降敕諸藩各自條存因丁禮部會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革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可行然皆一時小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尉勳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捐內府之積儲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贖乎此勢之必不可通者也天潢之派既不能自替生業又不爲時給祿米飢寒切身艱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忍者也謀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爲限封爵之說

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令衆子得盡其也然兄弟同體兄爲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有爲爵祿米之說者謂以祿米總付親郡王而令均攤于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矣可乎有欲聽其自爲生埋者而城禁既不可開則就爲之營運有欲容其出城自便者而官法既不可施則就爲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於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閑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此皆執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宗室流
六
宗室
七
平露堂
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今之親王卽周之魯衛曹滕諸國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卽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得世爲諸侯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爲卿大夫者臣由目前觀處之禍以指太祖必至之禍竊謂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乎自未國中尉而下其當開四民之例乎倘謂郡王不可以遞降則起自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絕則量

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于祀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親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蓋庶世襲之名而無實，作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爲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人仕之爲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當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於陛下矣。然事屬秘密，謀貴會同，乞下手敕遍諭各王府，以時勢既極，不得不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已見，而後下諸大臣會議，務爲可久之法。所謂礮石之宗，其在此歟。七日，定河漕之策，源年淮徐水患，皇上采言官之議，特敕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便塞者，查先年游運事，安慮其違也。臣謂治河最宜狃學而海運似難輕議，昔禹之治河上唯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甌而下，故無泛溢之虞。今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道，以入海海口復塞，能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之而北，壞金堤，犯吳侯，則運道誠可虞矣。若仍南移於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卽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海堂

平海堂

道也。運道雖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爲魚鼈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遷就海運，則可虞尤甚。蓋元人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粟，而又無所虞於敵國外患，故行海運。國初棄百戰之威，奸宄憚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目不測于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借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役。此輩固神出鬼沒，與賊未稟者也。何異借寇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故海運苟通，目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于數年之外，不得智者而後知也。臣謂河漕決溢梗運道，不過一二年，幸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苟若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饑，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豁若干以賑浙直窮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濶然弭亂保民之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五，暫行停徵，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亂，出了江淮河海之間也。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海堂

平海堂

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迭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司彌縫有舉廢者反責失主監司亦慮朝廷之督責而樂有司之彌縫也萬一釀成大禍南北路梗可不為之寒心哉臣惟國家都燕不宜事倚南稅爲命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語至於此則西北水利屯田之說恐未可以爲迂而莫之講也八曰杜邊陲之釁夫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廟堂先有成議邊臣次第舉行而款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王客兵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附錄 卷之二 附錄 卷之二 附錄

之當先事調停也馬政之當乘時覈實以及一切九邊事宜官多自及之者臣未嘗習知邊務何敢妄置隊爲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開諸謀士云安宜大則九邊安則東虜則西虜畏竊以其言爲可采既而廟算果出於此奄禽款案則從諸封土蠻邀求則議力拒誠則房之大機也然宜大之撫馭寡權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有未盡善者迨開三鎮馬市年例之外諸會館限滿乞督撫處於挑釁驅赴軍上之稱以易垂斃之爲我軍既用於追賠又疲於工役心日

維永日索雖偷數年之安而痼疽已結於喉肺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識者謂今及曩尚未萌一面儲材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約束他會不令違時而請快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可乎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時亦屢奏捷虜卒未嘗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報敵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勝負兵家常事賊和于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有求逞之心不于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遼人終未得息有也乘此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調卒預爲搗巢計可乎夫東虜氣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督總寧無此意而猶重有虞者恐功未成而釁先啓也臣又聞之輿論謂一應撫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剋剝半入囊橐半資饒遠世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辟蒙有戒而彌縫無罰邊事臣不知所終矣并聖明搜剔隱憂痛倒積弊日進當事之臣講求邊方利害何以善其後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

華亭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尙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徐以彰聖期

張安茂子美蔡閱

敬和堂集

疏

疏通海禁疏

疏通海禁

許孚遠

案照先准兵部咨爲申嚴海禁并禦倭未盡事宜以弭隱患事內開凡有販番諸商告給文引者盡行禁

皇明經世編

敬和堂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絕敢有故違者照例處以極刑官司有擅給文引者指名參究等因題奉 聖旨是着該撫按官嚴加禁緝犯者依律究治欽此欽遵僻容在卷該臣入境以來節據沿海商民紛紛告通海禁臣奉 欽依不敢輕議但愚諭遠還聽候查處隨據輔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僉事余懋中呈據海澄縣番商李福等連名呈稱本縣僻處海濱田受鹹水多荒少熟民業全在舟販賦役仰仰是資往年海禁嚴絕人民倡亂幸蒙院道題 請建縣通商數十年來餉足民安近因倭寇

皇明經世編 敬和堂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朝鮮 廟堂防閑數人接濟硝磺道行各省禁絕商販貽禍澄商引船百餘隻貨物億萬計生路阻塞商者傾家蕩產儲者束手斷發聞地呻吟坐以待斃等情批據漳州府海防同知王應乾呈稱查得漳屬龍溪海澄二縣地臨濱海半係斥鹵之區多賴海市爲業先年官司應其勾引曾一禁之民靡所措漸生邪謀遂致煽亂貽禍地方迨隆慶年間奉軍門塗右俞都御史議開禁例題 准道行許販東西諸番惟日本倭奴素爲 中國患者仍舊禁絕二十餘載民生安樂歲征稅餉二萬有奇漳南兵食藉以克裕近奉文禁絕番商民心洶洶告擾本職日擊時事竊計其爲地方隱患者有四夫沿海居民憑藉海濱易與爲亂往者商船之關正以安反側杜亂萌也通今一禁彼強悍之徒俯仰無賴勢必私通繼以追捕急則聚黨遁海揀險流突如昔日之吳曾林何變且中起此其患一東西二洋商人有因風濤不齊壓冬未回者其在呂宋尤多漳人以彼爲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見留呂宋者蓋不下數千人一旦舟楫不通歸身無

所無。論乘衆庶以爲外夷。卽如懷土之恩。既切又焉保其不勾引而入寇也。此其患二。邇者聞白陰番異謀。幸有商人陳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預報。盛爲之防。不至失事。今旣絕通商之路。非惟商船不敢下水。卽如宣諭哨探之船。亦無踪得達。或夷酋有圖不軌。如聞自花胡由得而知之。此其患三。漳南沿海一帶。守汛兵衆數千年費糧賞五萬八千有奇。內二萬則取足於商稅。若奉禁無徵。軍需缺乏。勢必重斂于民。民窮財盡。勢難取給。此其患四。觀茲四患。身當其責者。安得不爲之思患預防哉。職以爲禁不便復之。便急復之。爲尤便。原禁絕之意。不過以稍責之故。今欲革此弊端。必須嚴申禁約。毋過商船將開。責取里鄰保結。委官盤驗。如有作姦犯科。互之重刑。其民間亦不許私相買賣。如是則弊端自杜矣。若緣此而禁絕商路。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乞念邊海民生之重。詳請弛禁。復舊通商等因。到道轉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陳子貞。有得東南濱海之地。以販海爲生。其來已久。而閩爲甚。閩之禍與泉漳襟山帶

海。固不足辨。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濤而輕生。死亦其習使然。而漳爲甚。先是海禁未遯。民業私販。異逃之豪。漏數卵翼。橫行諸夷。積有歲月。海波漸動。當事者嘗爲厲禁。然急之而盜與盜興。而倭人嘉靖之季。其禍蔓延。攻略諸省。荼毒生靈。致煥文武大陣。殲財力。日尋干戈。歷十有餘年。而後克底定。於是肇慶初年。前任撫臣塗澤民。用鑒前轍。爲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爲公販。議止。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幾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宴如。邇因倭犯。朝雖聲言內犯。部臣用言者。議題請申嚴海禁。禁之誠是也。然民情趨利如水。赴壑決之甚易。塞之甚難。今使遠近豪賄。潛住海濱。日夜思逞。備失販。千百爲羣。謀生無路。淪淪詭誕。其勢將有所巨測。而又自歷冬未回之船。有越販懼罪之大。其在呂宋諸番者。不可以數計。豈能永棄骨肉。設身島夷。一旦內外勾連。煽亂海上。蕭牆之憂。真有不可勝言。故臣等以爲通之便。無已。則於通之

之中。申禁之法。日本例不得往。無論已。凡走東西二洋者。制其船隻之多寡。嚴其往來之程限。定其貿易之貨物。暖其夾帶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責。行保甲之連坐。慎出海之盤詰。禁番夷之留止。厚舉首之賞格。緝反誣之罪累。然而市舶諸人。不怙然就約。索而顧身家者。未之有也。臣又訪得是中。同安游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姦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使烏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雜龍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廣高等處。羅買糧食。徑從大洋入後。無販番之名。有通倭之實。此皆所應嚴禁。然禁之常有法。而絕之則難行。何者。彼其貿易往來。羅殺他處。以有餘清不足。皆小民生養所需。不可因別而廢。後者也不若明開市舶之禁。收其權而歸之。上所予而有所奪。則民之冒死越販者。固將不禁而自止。臣聞諸先民有言。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禁商猶易。禁寇實難。此誠不可不亟為之應。且使中國商貨。通於暹羅呂宋諸國。則諸國之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管聯屬於我。而日本之勢。自孤。日本動靜虛實。亦因吾民往來諸國。偵得其情。可謂先事之備。又商船堅固。數倍兵船。臨事可資調遣之用。商稅二萬。不煩督責。軍需亦免撙括之勞。市舶一通。有此數利。不特防一日本。而併棄諸國。絕商賈之利。啓寇盜之端。臣竊以為計之過矣。臣又訪得鉛硝等貨。接濟倭夷。其途非一。在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裝販最多。又有姦商在長慮興濟等處。豫行匿載。取便過倭。並宜一體設法嚴禁。若夷國之東埔。素多產鉛硝。暹羅亦有之。倭奴每歲發船至交趾。呂宋。地方買運而去。此又非禁令之所能及。然則接濟者不盡番船。而番船於道之中。寓禁之法。豈得肆為接濟乎。或者謂沿海商民假之利權。往來番國。異日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夫使處置得宜。制禦有術。雖番夷不足慮。而況吾民。如其不然。事變無常。殆不知其所出。至虞倭奴一日狂逞。恐遂歸咎市舶。則往事可鑒。昔犯浙直閩廣近犯鮮遼。皆不係海禁之開。塞臣等又不必過為規避也。

請計處倭偷疏 詞處 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露堂

臣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內欽奉 開命巡撫福建
地方入境之似據名色指揮沈東泰史世用先後見
臣俱稱奉兵部石尚書咨遣前往外國打探倭情臣
看得沈東泰老而黠不可使隨令還報石尚書其史
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剛彊遂於二十一年四月內咨
行泉州府同安縣巡取海商許豫船隻令世用扮作
商人同往日本薩摩州六月內開洋去後今二十二
年三月初一日據許豫回報舊年七月初四日船收
日本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會藤義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八

千露堂

有大隅州正興寺倭僧玄龍來內浦就豫問曰船主
得非 大明國福建州差來密探我國動靜之官耶
豫雖答曰是固不問倭伐高麗殺害人民我 皇帝
不忍發兵救援近聞差遊擊將軍來討和尙我福建
許軍門聽知欲發商船前來貿易未齊虛實先差我
一船人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下月內倭
酋義久差儀後復往高麗史指揮於是駕海澄縣吳
左沂島船先行不意中途遇風打轉十一月內義久
會幸侃等又差倭使名黑田喚豫覆試前情過事就
倭僧玄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爲足信將豫原買硫黃
二百餘擔半載帶回仍奉文書一封旗刀二事付豫
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意延至今年正月
二十四日豫始得回攜帶同伴商人鄭龍吳鸞及先
年被虜温州瑞安人張埭并倭酋義久所上文書一
封旗刀二事幸侃送豫虛甲一副又莊內國倭酋勝
一雲送豫倭刀一把假古國倭酋平重虎送豫烏銃
一對送一呈報一探得隔白姓平名參吉今稱人開
王年五十七歲子纓二歲參子三十歲隔白下日森

雄說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
政 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與病回而死者
亦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
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自令各處新造船隻十餘大
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七十枝中船長七丈闊二丈
五尺用櫓六十枝豫訪諸倭皆云倭遊擊將軍和婚
不成欲亂入 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
關東關各相板關西關各亦開關內稱有船數千隻
限三月內駕至千太溪點齊莫知向何處又擊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下露堂

三省人民被虜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
其三住居年久熟識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恩
等奉令其回歸等情到臣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
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
報中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始以敗魚醉
臥樹下有山城倭酋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山咬
磯遇吉衝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
名曰木下人又吉善登高樹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
田地改名曰森吉於是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下露堂

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停泊之處，今從此發有往呂宋船三隻，交趾船三隻，東埔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與販出沒，此爲咽喉也。一器械不通黃埔島船爲官船，黃埔係日本產出硝磺，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島船乃大明所出，有廣東香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番鎗弓箭腰刀烏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賊池附在山城州蓋築肆座，各聚衆映浚，俱在大界等處，每城用團三門甲大石高聳三四重，池河深濶二十餘丈，內蓋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處傳四十一

平露堂

號爲大關王，將開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郎字見吉，年幾三十，智勇不聞，一虜掠朝鮮人民，多良家子女，糠飧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名廉思謹等二十餘人，被虜在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爲征大明軍師，護等萬死不顧等情，據此，臣又聞聞郎輩爲議倭酋，封貢一事，該水兵經略大臣與臺省部屬諸臣持論不決，暮月於此，今總督顧養謙抄白倭表呈，懇奉聖旨，這倭情未定，着待顧養謙再有奏到，就差風力科道前去，兵部知道，欽此。臣在封疆義均休戚，且社稷生靈，安危大計所係，不容無言，謹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芳譽看得，平秀吉此禽起于厮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姦雄之智，與兵朝鮮席卷數道，非我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於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處傳四十一

平露堂

長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僞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其衆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克塞臥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囚。國父子兄弟不能相見。共不勝其仇讎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計處保貞

十三

千壽堂

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隨至隨擊。勝算在我。而又絕其引導。乖其所之。彼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須數百石之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荼毒。卒就殲滅。曾無生還。昨入朝鮮之倭。不下一二十萬。遇我王師。僅二三萬。一戰退怯。今偵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茲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有韓白之略。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等策之。此尙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之所必然。今中外洶洶。有畏蜀如虎之意者。皆過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寘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真山城君於何地。崇姦怙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答之孫。犯漢那古來。投於我。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古與之議。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四

千壽堂

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此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偶有可乘之勢。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興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過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松奏稱。倭賊方於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星運真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晉州。死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警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而飛諸酋。懾於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者。死亡數多。恐難辭于秀吉喪師之戮。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變詐反覆。必不可以信義處者也。茲觀總督所呈請封表文。宋云。世作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處倭酋十五

平露堂

離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蓋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厭其意。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得隴。望蜀。憑陵及我。朝廷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松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留。聲言待天朝。准許封貢。乃退。又放出臣二賤息。無非所以姑緩。天兵而求退。兇計則倭酋之情。朝鮮君臣知之矣。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於朝鮮。以聽命。顧彼方進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揆情度勢。臣等恐其不能得此於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六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和後取。此其狡謀明甚。奈何堂堂天朝。而可下同于夷邦小國之愚耶。臣等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千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勅文武將吏及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處倭酋十五

十六

平露堂

早明經世編

明古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

敬和堂集

計處後商

七

平露室

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 今於天下然後姦雄喪
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會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
迂愚以爲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
於征勦何者倭酋倡亂惟在平秀吉一人諸州酋長
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
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
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
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弭故曰莫妙於用間備禦之
策頑年屢奉 明古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
竊惟遼陽天津兩地皆通 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
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今倭得
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以不應宜將東征之
兵挑選或增至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
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口嚴爲整備俟
其人寇吾境或騎或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待其
不來而一日可緩者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
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於我
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

早明經世編

聖明經世編

敬和堂集

計處後商

七

平露室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 內帑百萬分助
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
空處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搗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會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
止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勦
或者謂與師遠涉爲費不貲當 國計調乏之時何
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
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十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
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勦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
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銷銀可以
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
等又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
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世祖雖雄其實虜人
不諳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
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直躡制沉溺雖百萬何
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
汛乘時而往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國者
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日也夫人情畏倭而

慮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擇於往是以倭會得恐嚇要
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夫攻伐之謀不患其
來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用之兵志所謂
先聲後實又謂未戰而廟莫勝者此舉是也臣等
非不知本兵經略總督諸臣備此時勢之艱不得已
而從權變駕摩之術何敢輕爲異論扼阻其間但偵
得倭情情形既如彼而密度制禦機宜又如此均知
封貢非利不封貢非害用敢效其愚忠仰贊廟畫
推我皇上會然裁斷而行之至於廣東香山澳佛
皇明新世編

皇明新世編

卷之六

十九 千壽堂

耶樓番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勅兩廣總督
軍門設法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
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詔令限附
差去使客船隻回還則順運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
海人心咸爲一快而社稷生靈久安長治之計亦
從此可得矣

議處海壇疏

海壇島在廈門下故屬經理在洪以崇之

臣查得海壇與福清相對四十里而近爲福州之門
戶向日界於莆田福清之間爲興化之上游素稱險

皇明新世編

卷之六

二十 千壽堂

害而此二山者開墾已多成熟可因爲疆界保障之
圖除南山山行分守福寧道轉行福興兩府會勘未
報惟海壇查勘年餘已有成議據該將丈量田地八
萬三千八百有奇數尚未盡豈得荒棄而不耕其所
議稅銀田之上者不過五分地之下者僅止三釐民
情已無不輸服所議量追償直似亦甚輕然據該司
參議陳應芳覆詳良爲有理山澤之利本宜與民共
之彼既有開墾之費難責以償償之輸盡從損豁以
示大公未爲不可至於造城建營建倉建署該縣逐
一查議頗爲詳確各項公費不過六千有餘即以本
山田地稅銀三千充之可以不勞而辦及今議定之
日該司先動稅銀發與福清責成知縣丁永祚趕時
興工則朞月之間便可就緒城郭既完營房又建海
壇遊兵一棧就可常用屯聚其中有田可耕有兵可
守雖有寇至可以無虞海壇屹然足爲雄鎮則福州
門戶固寇無越海壇而直抵福城之理外禦盜賊
內護省倉下保兵民此一方千百年長久之利也其
南日一山僅比海壇三分之一以俟查勘明白將來

亦可爲屯守之計。及查澎湖屬晉江地而遙峙海中。爲東西二洋。遶羅呂宋。琉球。日本。必經之地。其山岡。遺五六百里。中多平原曠野。膏腴之田。度可十萬。若於此設將屯兵。築城置營。且耕且守。據海洋之要害。斷諸夷之往來。則尤爲長駕遠馭之策。但澎湖去內地稍遠。見無民居。未易輕議。須待海壇經理已有成效。然後次第查議而行之。又查喬山屬福寧州地面。中間可耕之地。無多不領區書。若浙之舟山。設有二所。田地已經編納糧差。不必言其陳錢金塘補陀。至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一

環南鹿等處。或在寧波。或在台溫。似俱可以查議。疆理者也。再照沿海諸民。民間私墾甚多。其相率歸於勢豪之家。一經有司查理。輒爲訛言撓阻。以故常格而不行。先是臣於二十一年九月。委官查勘。至今二十三年二月。議尚未決。非臣臨期督催該司。及該司議捐價值。則海壇事且將爲畫餅矣。故沿海諸山。欲議開墾。公利於民。且設將屯兵。爲地方捍禦之策。非委任得人。斷然不惑。未有能濟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酌議。上 讀行令。福建撫按諸臣。遵照督行。

并行浙江撫按諸臣一體查議。庶海澨開闢不致荒蕪。而東南門戶益以肩審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卷之一 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一

宋徵璧尚書 徐孚遠閣公 選輯

陳了麓附子 顧開雍偉南

徐允貞 參閱

宋徵畧奏疏

奏疏

宋應昌

議設薊遼保定山東等鎮兵將防守險要疏
一為倭犯已與海防宜棘愁乞 聖明特設中官以
首防禦以安畿輔重地事照得倭患報急海防正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徵畧奏疏 二 下嘉堂

必處置得宜斯備禦攸賴今議河大河間瀋陽天津
等五營姑免上邊權留防海應將呂鎮右車管及山
東營春秋兩班俱聽暫改薊鎮西路通融分布修防
量為代助而河大等五營所省行糧等項即為正額
之開不必募夫做工徒滋勞擾及山海路軍兵原守
衝關難兼防海該鎮酌議已明無容別議其海防總
兵固應添設但自山海以至天津瀕海七百餘里自
天津以至山東延袤二千有奇不惟地方遼濶經理
難周而事關三鎮遙制匪便且事權既各相等意見

未免異同若有牽掣不免誤誤今為便計合照該鎮
所議添設海防協守副總兵一員再設遊擊二員與
吳惟忠共三員再添守備四員仍募南北兵一萬五
千併近募兵士共一萬八千分為四營三遊擊四守
備以三遊擊各領三千一吳惟忠南兵三千駐於樂
亭一新添遊擊一員駐於海洋一再添南兵一營駐
於寶坻北塘一新添守備四員各領兵一千五百一
駐於南塘一駐於豐潤黑洋河俱聽北塘遊擊節制
一駐於陳家庄一駐於山海南口俱聽海洋遊擊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徵畧奏疏 二 下嘉堂
制各控要衝分布防守以協守統領三千駐於適中
常家莊等處而遊擊守備悉聽節制俾其居中調度
每遇汛期或東或西就緩就急聽相機往來督備合
力防援俱屬薊鎮總兵節制節為密爾永三道防倭
至兵既便專督分防而沿海聲勢聯絡守望相資庶
免掣襟露肘顧此失彼之患如倭警告急則防邊標
營兵馬及三路臺操南兵皆可酌調策應如虜情嘒
緊則防海軍兵俱可協同堵截是總兵責任既專事
權歸一而審料機宜調遣從便誠於地方有裨似尤

愈於另設總兵也。其天津新設遊擊亦改設協守副總兵卽領新兵三千。及統轄河大等營悉如銅鎮例分布防禦並屬保鎮總兵節制聽天津道監督之則兩鎮犄角相成似更妥便在天津道兵備副使梁雲龍密雲道兵備副使王見賓各呈詳大畧謂草頭水道二沽實連一處併屬天津密雲二道密雲路遠防守頗難天津切近兼攝甚易況密雲兵寡而天津兵多爭議欲以兩道公共之班軍守公共之海口而以天津新設副總兵兼攝之誠爲一舉兩得其餉保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定堂

平定堂

鎮添設副總兵應用廩糧作役馬匹等項悉照三路協守事規給用新設遊擊二員亦與員惟忠事體相同各駐劄衛所用工料應另行估議於部發備倭馬價內動支增募兵士一萬五千內南兵三千北兵一萬二千俱照近議一側安家銀五兩其南兵月餉照例一兩五錢北兵比照天津事例月餉一兩合請兵馬價十萬兩給發應用至於召募南北軍兵俱員各兵馬也還委庫幹官員分投召募解送兵備道驗收各兵安家銀兩聽該道監督給散務使人沾

實惠其官兵廩餉自萬曆二十一年亦應戶七兵三給發而沿海地方一應設備戰守事宜俱聽協守親歷與各司道商議舉行則建置得宜而疆圉永有刊賴矣再照該鎮所議沿海州縣挑選子弟兵一節固爲地方計但畿東地窄民少不無妨業騷動惟遵照近行實成有司選練壯快以原有工食給之如原無工食與名數減少者許從宜議請量爲增編如海濱所設墩舖卽以各該兵壯派守不必另派鄉兵另議工食重滋無益勞費庶乎事體安便人情相安此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定堂

平定堂

海城壁險隘應修築者明春量停邊工摘募軍夫赴役併各州縣酌派民夫以協助之使在在完固尤爲保障良曷又看得海防道兵備僉事楊鎬議欲將河大等五營明春俱派修沿海工程完日仍爲赴鎮班軍又欲除已設天津薊鎮南北兵遊擊二員外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照鎮守先議添一協守副總兵統之再添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而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千屬遊擊員惟忠營轄駐於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并守備二員屬另設遊擊管轄駐劄於

北塘只以扼其南與天津遊擊營相室而守尚餘北兵五千仍允給弓馬五千匹隸副總兵標下統領或分布之以便南兵往來兼應其副總兵駐劄之處應在梁城所地方近里似均等因臣等議得河天等營既已分布防海難以又赴修工應照總兵張邦奇所議掣員鎮班軍暫修鎮西協之工而以西協班兵酌派進東之地其應設將領守備應募南北營兵應請馬價數目俱仍照臣前議但分防固守雖特於兵而陷陣摧鋒必資於馬海方道兵備楊鎬議稱馳逐追策不可無馬故有見令無照該道所議量增馬二千匹於附近州縣寄養守馬內允領騎征分給前鎮新添協守營六百匹天津協守營六百匹二遊擊營各一百匹守備四員各一百匹則馬步相兼戰守有賴及照新添將領守備除樂亭原有城池外其餘守遊擊守備應建城堡照臣近議侯明春倭警稍寧酌派主客軍兵併力修建以上事款俱係防倭要務相應酌議題請先該臣至三河地方與督臣郝杰面會計處防務應俟事宜而督臣與臣所議累日事皆

應合臣聞之軍志尤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蓋先事預計之說也副保拱護神京爲畿輔左掖而山海以迄天津爲海口巨衝該鎮兵將粵防防務嘉隆間北虜竊犯恒不能支今又非其時矣防倭甚於防虜守海急於守邊使非設將增兵多方分布而倭駕輕舟乘風汛出入波濤一時千里循海而西惟其所向將何爲備禦之計將領牽制於舊聞動輒以防虜藉口彼此依違兩相觀望何以責成此臣所以捧心而懼焉日而前日良不遑寧處者今前保二鎮議設協守以控重兵議設遊守以相犄角而以該鎮總兵節制之事權既復歸一調度自不阻撓警勢聯絡血脈貫通誠深得海防今日要務惟是遼左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間其海口延長更紆迴於二鎮東過朝鮮北臨虜穴其兵力防範又牽制於一時在山東沿海以及天津存在皆稱險要而登萊各海島處處皆宜設防其增將添兵更不宜緩於籌保二鎮也臣已一面移文遼東撫鎮查議沿海里數若干某處緊要係適中地方應否添設協

守或左或右某處緊要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俱照舊例兵馬作何增募錢糧作何區處屯御處所作何修建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復一面移文山東撫臣查議登萊沿海直接天津某處緊要係適中去處該鎮舊無總兵應否添設備倭總兵一員或止應添設協守或左或右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比照前鎮事理兵馬作何召募錢糧作何區處屯御作何修建他如登萊長山沙門古城徐福黑山巖磯黃城等處應世編

本朝累奏疏

卷七

平露堂

嚴倭犯遼則薊兵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躡其尾倭犯山東則薊保可以通其聲援而遼兵可以直渡朝鮮搗其巢穴兵連勢合權一事專戰守有此動彼應之機調度無左牽右顧之慮故謂遼左山東增設不宜緩於薊保分布不宜遲於時刻也伏乞 勅下該部除薊鎮兗行議覆外其遼東山東如擬上請行令該省鎮撫臣速為查議應添設者竟行添設應計處者竟行計處一面布置一面奏聞庶事有責成時無虛曠其於防海禦倭至計莫大於此矣

皇明經世編

本朝累奏疏

卷八

平露堂

議處海防戰守事宜疏

海防事宜

一為議處應調軍兵升計修守海防要務以嚴內治以圖進剿事項因倭患 皇上先以防禦事責臣經畧處分復以征援事 命臣籌畫料理故臣備備焉惟求無誤國事但戰守二者利害相關言戰則朝鮮求救甚急然不能為無米之炊必速集軍兵始可相機而動言守則天津登萊薊甯水遼為最然不宜拘尋常之見必控扼險要方為萬全之謀則今日議調軍兵議防海島為不可緩已恭臣准部文卑開應調

備倭兵馬共七萬三千八百餘然其間有水兵難以入遼客兵利於決戰召募尚未完全邇來或偕時日今天津薊門止於海防乃遼東則防守征勦兼之矣緩急輕重之間不可不一爲酌量也今查照部文議將薊鎮一萬一千保定五千宣府五千大同五千遼東七千見在駐防各邊驛尚志兵一千六百宋入斌募兵三千五百調回征西楊文浙兵一千劉綎川兵五千其召募家丁雖定三千之數見今應募者止七百餘名候募完可足前數以上各兵盡赴遼東或進剿或設防俱聽臣調度且近據管糧郎中王應霖報稱糧餉所集以五萬兵馬計算可足兩月之給在分守道荊州倭分巡道馮時泰則各報買完三萬石并寧前海益道俱另召買務足三萬石之數臣復發馬價銀五萬兩行山東撫臣於登萊等處經買糧芑又前疏請發臨德倉糧數萬石俱出海運入遼則糧餉似足前兵過歲之用而各兵俱用分屯廣寧遼陽各東西城堡并近海處所棧可乘則進爲戰兵機難乘則居爲守卒是一舉而兩得也其陳璘兵五百楊應

龍川兵五千山西兵二千浙江召募南兵六千又新設協守遊擊等官募兵九千足一萬五千之數及延緩秋班入衛軍三千候撤班時并陳璘等兵盡留薊保二鎮或分屯或防海俱聽督撫調度以是分布似足用也至於今議防海者皆以天津大沽等處爲首稱似矣但臣近至遼地細加查訪遼東旅順口與山東蓬萊諸山對峙相去五百餘里有海島一十七處棋布星羅彼此接望誠天造地設橫亘其間而凡登萊北海天津東海薊門南海各鎮此險爲門戶也沉島中俱可藏兵泊船而各島居民築室耕田盡成家業誠一鼓舞召集其忠勇爲人推信者每島一人量給冠帶或名色把總令其統率精壯者爲兵復將調來沙兵七千名沙船二百隻龐大船兵九百五十名沙唬船八十隻兵一千五百三十五名分布各島仍給以將軍等大砲令官兵與民兵不時出海遠哨如有倭犯情形則舉放號砲島島相傳責則每島舉烟數十道衝突海天夜則舉火數十炬照耀海面倭奴見之知我爲有備耶則不敢深入疑我爲虛設

即謂我其實在諸島戰船遠其後內地防守扼其前而彼且腹背受敵矣是今日之防諸島者卽以防天津也況於東南復有成山靜海諸島素稱險阻旅順之東遙接朝鮮之界足爲聲援若天津等處海口將新設戰船僅借員外郎張新督造速完各令分布則大表嚴密此動彼隨誠爲要務所當亟圖者也伏乞勅下該部速議將前赴諸官其如臣所派海島布置如臣所言覆請行臣遵奉施行庶海防益固東征可舉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定

議題水戰陸戰疏

一爲夷方告急防細常周敬陳一二日擊事宜以備揀擇并其加意民瘼以固奠安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梁雲龍呈稱爲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稱而水戰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爲利而野戰更須詳慎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船不巨則衝敵爲艱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巨艦者福船爲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兵部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駛船而福船倉船則無

焉今奉工部差委以外張新前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爲鎮重彈壓之用沙船南來浙江有二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爲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艘而天津原闕近查濱海鹽船漁船得百餘隻鹽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建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船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駛船浙江六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開廠打造八槳五槳把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保薊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既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詭談而不知海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尖搖而我船亦掙杙非但彼兵瞭眈而我兵亦昏瞶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岸門不然則島嶼中時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爲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據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定

巢穴之所而後乃於此分布其馬或爲近代或爲掩擊扼其吭而撫其背批其穴而持其虛如浙之焦山如途之望海萬方爲得志耳至其滯泊不於島嶼則於港汊於港汊皆藏風避潮之澳倘依礁石則碎矣船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逼迫彼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必船身之外以竹木爲架以布帛爲障使有藏身之處而乃乘機竟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或鏡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上上用保險飛鏢判

皇明經世編

宋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之乃若虎踞滅虜大將軍等砲非遇急則不敢用何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艦又一面置器務求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大陸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岸即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爲漁鹽船所棲泊之處乃爲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爲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繡鄭家溝等十數處皆已布有兵馬安甯人將軍虎蹲滅虜等砲而倭奴疏

是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蒺藜木橋等項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製造鐵蒺藜菱角大木排椿蘆蒿硫黃等項或銅赴天津或解赴滄鹽等處俟時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下使越口登岸而後爲功也倭一登岸狼奔豕突遇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爲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溝塹曲折周遭阻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

皇明經世編

宋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爲臨時救保之資戰鬪之地仍行各該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之於岸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落捷險扼隘堵截衝打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南濱海多建重樓敵臺寧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議燃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頗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

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敵者。在巨艦。所恃。以偵探者。在哨船。如沙船。晚船。八槳。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來浙直沙船。計四十隻。晚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開廠。再造八槳。十槳。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謂巨艦者。首號福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然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撐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敵。必貴藏身。而布席竹架。樓櫓森列。則所以障也。其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銳矢。火藥火箭。三眼鎗快鎗。鳥銃。長鎗。飛鏢。標鎗。鉤刀。佛郎機。等物。則所以攻也。其大將軍神砲。虎蹲砲。滅虜砲。百子鎗。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以若長技。要在豫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

皇明經世編

宋經世文苑

卷之六

千歲堂

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拊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爲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促洄。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衛起口。并驢駒雙溝。唐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之口。吾今布有兵馬。設有敵臺。安有大將軍滅虜等砲。伏有鐵蒺藜釘排等物。而又港口橫鐵鎖。水底置木橋。彼方鼓柁而來。我則扼險以待。彼方逆浪而方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潰其衆。覆其舟。藏其渠。魁精令登岸。彼即善擒。然而濱海人家。稀少。行四五十里。尚無所掠。尚難得食。此時猶固圍之。高綏綏之孤。我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嚴陣壁旅。以遏之。奮勇直前。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蹙之。豈有不得志哉。其巨鎮大村。人烟輳集。去處一時。雖難。連重樓敵臺。然而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使協禦。其附近

皇明經世編

宋經世文苑

卷之六

千歲堂

城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倭即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其圍，亦不得逞，既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劫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衣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活飲多醉卧，吾則可以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人，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人，倉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皇明經世編 宋紹興庚辰 卷之十一 兵考 七 沙唬八槳等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充募如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豫爲計也。陸戰雖亦多術，其可爲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濬溝塹，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

之時，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集，每兵一名占地二步，橫挑溝塹，即以塹土築爲牆垣，塹間四丈，牆間二丈，塹深一丈，則牆高二丈三萬軍上一月可完，塹之險深與湯池無異，禦之最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增壕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爲必然之畫，俟來春試之，而後可爲也。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議經累提督不必屯駐一處疏

一爲謹陳軍中事機以明進止事。先准兵部咨，欲臣皇明經世編 宋紹興庚辰 卷之十一 兵考 七 大 平露堂 移任尚州王京等因，復准本部咨，將大兵應留應撤緣由俱備咨到臣，准此。除留兵撤兵等項遵旨另行外，惟是欲臣移任尚州王京一節，則揆度今日軍中事機，似有不可臣若不先一明言，則他日叢議，不謂臣爲親望，則謂臣爲畏縮矣。臣敢冒昧具陳，臣與提督李如松駐劄關遠，非相病而實相成，近日倭奴情形，有一言可決之機，無其難知難行之事，有不必屯駐一處而反誤事機者，伏惟 皇上垂聽焉。蓋倭自平壤戰敗，令咸鏡黃海等道屯結之衆，併集王京

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奏疏

卷之十一

充

平露堂

十有餘萬，彼時臣非不欲與提督葉方張之氣急務，進攻然東征士卒不滿四萬餘，勢既懸殊，時復不利。臣是以令如松率大兵扼守開城一帶以防倭奴西犯。臣駐劄義州，僅備芻糧，并未完軍火器械。時時廣布軍聲，以爲虛聲，不使倭奴之計經畧自遼陽來調集大兵十餘萬，不日且至。由是倭不能搖我虛實，識我情形，始有乞求退歸之狀。既而王京已復，倭遁釜山，臣又非不欲身先士卒，爲追襲計也。顧王京以南，忠州、烏嶺、尚州、善山、開慶、大丘一帶，皆倭去歲入犯之路，分衆屯討之區，今復從此奔歸，久遭兵燹，焚掠盡空。前者大兵皆累糧尾進，而朝鮮旁邑負戴搬運，止能足大兵數日之用。將領屢稱乏食，臣是以暫任安州，令如松分布劉經畧、惟忠等統兵扼守大丘、善山，復令提督撥兵數枝，備守全羅慶尚及烏嶺等處，其餘大兵聽令撤回王京、開城等處分駐就食。蓋中國之糧，自朝鮮義州由海道運至開城，王京間已經千有餘里，大海茫茫，風濤險阻，至此已爲極遠，其勢不能再前，而王京以南如尚州、大丘等處，中國糧餉實難轉輸，須取足於全羅。

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奏疏

卷之十一

手

平露堂

慶尚兩道而慶尚又皆殘破，今取給者惟全羅一道耳。近日劉經畧等亦屢稱糧食不繼，日督朝鮮搬運，如之何。臣復率衆徒進，以耗彼食也。矧提督專管兵馬，而臣所經畧不止兵馬兼督糧餉，朝鮮之難不難於進兵而難於運餉。今日軍中之事，謂兵固難，而運餉尤難。臣將王京以南至於釜山千有餘里，留守士馬糧料責之朝鮮國王，督催全羅慶尚轉輸尚州一帶。王京以北至於義州，約有千里，分守士馬糧料責之戶部主事艾維新，督催遼陽海蓋諸道各委官轉輸。平壤一帶，臣則從中催督，而實畫劉員外率領委官往來其間，清查催餉，夫自朝鮮國中以及遼海二道，不下二千餘里，糧餉轉運數月以來，不至乏絕者，胥臣等居中調度之力也。且該國聲容文物雖慕中華，然制度云爲尚猶未備，卽如各州郡稱雄鎮者，不過依山斬墅，以爲城，城卑而驕民舍若曉星錯落，多則自餘家，少則數十家，通無街市。宛若郊原較之不及中華一村落也。倭酋清正等前住尚州月餘，焚蕩更慘，今臣以經畧若率費盡併中軍旗鼓材官以及家

丁等不下千餘人。往往被城。而如松係提督及標下將領軍兵人等。亦不下數千人。若相休屯。則推孤撫不能住。相親良不能取。雖而且去。釜山不遠。倭奴紐作友。得便我情。形勢我實矣。況尚州離王京四百餘里。離平壤一千餘里。離義州鴨綠江一百六十餘里。離遼陽又二千餘里。王京亦器相似。若臣等盡在尚州。王京居住。無論王京以西。至於義州千里空虛。聲聞不能接續。而尚州東西且有抄路可達。王京若王京之漢江。開城之臨津江。平壤之大同江。又皆皇明經世編
宋新集卷之四
上
臣等
西通大海。皆可抄絕。臣等之後。倘釜山倭奴探知。經畧提督與大兵皆飽緊。一隅倭兵大丘等處。以逼於前。而或以輕騎。或以輕舟。逃出臣後。斷我餉道。絕我歸途。是又不可不深為意外之慮也。即觀國王近日以王京雖復殘破。難居。猶遷就於偏僻郡邑。聞事可見已。臣是以以前令劉綏等住大丘防守。如松若王京統率。臣近復以安州乏糧。與贊畫住定州經理。令主事艾維新專住義州轉輸。首尾相連。彼此顧盼。且兵尚先聲後實。臣與如松聯絡屯駐。振揚兵威。虛張聲

勢以壓之。此正兵法所謂率然之勢。而臣愚以為相成而實不相病者。正謂此也。今日屢奉 明旨。以全師退賊。為功。大欲全師。則必不戰欲退賊。則又不能不戰。今既欲全師。又欲退賊。自右及左。無此良法。惟有坐困一策。差可行耳。前者倭出王京。臣即令贊畫劉黃紫督押劉綏進兵。而屢促如松選撥馬步精銳一二萬。前發尾進。扼守要害。一以絕其復來。一以禁其旁掠。不一旬而倭奴盡驅釜山。夫釜山係海濱。盡處荒僻。一隅假使大兵未撤。倭臣分布嚴守。慶尚如大丘善山一帶。以防其北犯。備守全羅。若南原晉州一帶。以防其西向。則彼若奔中之虎。釜中之魚。何能舉動。坐困方畧。無踰此矣。臣之初意。擬在必行。乃力不從心。事難如願。將領借乏食。而議撤軍士。拮据甚而思歸。以致倭奴一聞。師行反策。幸今如松盡聽臣言。發兵援應。固守全慶要害。而倭畏我兵。近報仍退釜山。則全羅似可無慮。自今以往。將此坐困之法。着實舉行。列陣分營。移兵漸逼。若有衆逐虎。法然則囊絃倭奴。未有不敗而走者。是日前軍事。倭先相戒。不

然破平壤。下開城。取王京。臣與如松相去每在千里之外。未始以同城而後能取勝也。古有運籌決勝。遠自千里者。臣非其人。而要之事理。自當如是。臣愚以爲倭情無甚難知難行。不必拘泥駐劄反誤事機者。此也。如謂倭情恐不相聞。臣屢令各將領多遣哨探。擺設撥馬。見今不時報臣。而如松與臣文移塘報。又逐日往來。初無稽遲阻塞。是今日尚州王京固不宜住。亦不必住也。

皇明經世編

宋體書卷一

卷一

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子遠閣公

顧開雍偉南

徐允貞

參閱

宋經畧奏議

奏疏

宋應昌

慎留撤酌經權疏

朝鮮留守

朝鮮陷沒援師一舉，聖武布昭，猛將効力，東士獻

謀，覆已亡之國而還之舊君，退方張之夷而驅之海

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奏議

朝鮮留守

平露堂

外，皇上興誠繼絕之仁，無可復加，伐暴除殘之義

於今爲烈，聖諭亦以何求分宜，率本國而還

本主，聽本主而守本國，留守我兵，真出無爲，但竊念

善始者期於保終，圖近者貴於謀遠，請將日本朝鮮

強弱情形，留守封貢互用事體，及擔當結絕掣肘責

成爲我，皇上——陳之，伏惟垂聽焉，去歲關白突

起海上，狡焉啓疆，遣下行長等率衆直破朝鮮，豈直

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人締構

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滿

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

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

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睥睨內

地，耳臣於前題，暫留大兵防守疏中，頗爲明悉，乃若

朝鮮幅輳六千里，地非不闊也，八道三都，民非不聚

也，然而倭奴一逞，不踰月而全國傾陷者，此無他，良

由該國君臣昏闇，偷惰詐僞，不情棄天險而不知修

棄人力而不知練，棄鉛鐵自然之利而不知用，棄億

萬黔首之民而不知恤，以致廢時失事，國破家亡，一

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奏議

朝鮮留守

平露堂

至於此，若日本諸倭視其君臣，真猶几上肉耳，特以

聖主之神武，廟堂之籌畫，及我將士之用命，畏威請

封，倭衆大斃，久已過海，止有平行長帶領部倭數千

屏居熊川島中，收斂安靜，不敢生事者，今已半載，全

慶諸將分守信地，並無失事，役夷至此，可謂恭順若

天朝之待四夷，如天覆萬物，何所不容哉，苟以是心

至，斯受之已矣，與封與貢，以羈縻之，有何不可，但留

守經也，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猶

之留守形也，封貢影也有形斯能有影，無形則無影

矣封貢之事臣方與之講論彼止欲請封卽與之封封後二三年無事果可與貢芳議與貢事體次第應該如是無庸論矣至如留守之事正今日所常亟爲講求者何也蓋朝鮮與中國勢同唇齒非若琉球諸國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齒寒自古言之休戚與共是朝鮮爲我中國必不可失之藩籬也故臣嘗謂朝鮮爲蕞爾保東嘴緊屏翰全羅慶尙係朝鮮一國喉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鎮可保無事失朝鮮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尙則尤要也能守全慶是謂執節御煩扼吭拊背再或與封與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可乘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衆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與封與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可乘適以動其窺伺之心用力既大爲患不小無策也況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我兵不撤則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

者臣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遊倭于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必不再來能藉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封貢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爲之非謂今日兵馬可得而遽然撤放也且近據報稱西生浦之倭焚燒林木整頓舟船大衆已去餘黨躊躇是倭情可坐而待也恭遊諸將如駱尚志之修築南原

宋大斌之置造鐵砲委官彭士俊之欲樹釘密陽副總兵劉綎之報稱訓練麗卒與陪臣尹根壽之招撫亂民皆見在分派督率舉行是修設亦可望而就也若遽撤之是謂半途而廢盡棄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後矣故謂朝鮮無關於中國則可謂朝鮮有關於中國既已極之於初猶當護之於後全其終始乃可耳或者謂留守日久費餉不貲奈何臣復又有說焉蓋全慶東西二路所當防守者環繞不過數百里若東

保衛遼海周回不下數十里全慶江阻海暖嶺崇山有險可據留守兵馬僅僅以數萬計若東保朝鮮地方處處濱海而面不似東南遼闊海岸率多平坦無其險峻倭舟在在可通防守兵馬則當以數十萬計夫數百里與數千里孰遠而孰近敦爲計與數十萬計孰多而孰寡一應軍馬器械糧餉供應支餉孰省而孰費況乎朝鮮津貼資助又當十分之三千乘勢待時事半功倍抑何憚而不爲乎且東夷心狡不似北虜心直東夷志狂不似北虜志淺況關

之理着愈加嚴密毋得疎玩誤事臣仰窺 皇上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夷情兵法燭照數計曲盡無遺臣復何言臣祇仰承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緯維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倭情完計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爲無謂守全慶爲非策退內地而首糧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餘倭未去之時可撤於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臣自五月間與提督贊畫諸臣猶思海上一邊擊之節催國王拘集水兵適船截之於前我兵逐之於後以冀一逞不意沿海兵船終成齟齬且又大兵已撤調兵不應此計遂爾不行又慮朝鮮新復難以自存故留兵一萬六千使之協守復借封貢羈縻時日以爲修設之計此皆臣等萬不得已而然要之非本意也況此一萬六千之兵中多有名無實臣方在清查求補足數豈可於欠缺之中復

行減撤。至如近日提督李如松之選練兵馬兵科都給事中吳文梓之添兵增餉思深慮善俱爲得策。陛下所當亟從責令着實舉行者也。

書柬

與副將李如栢李如梅等書

火攻

門下爲王事勤勞嚴寒遠適異國不佞心殊懸念昨尊意欲與沈惟敬同往平壤具見忠勇但將軍係大將軍親弟又所鍾愛者今欲携入虎穴明是以將軍此解神妙不可言也。沈惟敬之謀既入數中生作一孤注緩我大兵而成彼詭遇之謀既入數中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火攻七

平露堂

死難係此僕與令兄之所洞燭而萬萬不可行者進剿倭奴令兄與僕已有定議火攻一策尤今所亟用者矧諸樣神器具備乎昨面見既已懸言茲復再述不憚煩瑣查得平壤形勢東西短南北長倭奴在平壤者聞我進兵彼必嬰城固守我以大兵圍其舍毬藍門普通七星密臺五路外當如新議鋪鐵蒺藜數層以防突出死戰其南面北面西面及東南東北二角各設大將軍砲十餘位每砲一位須用慣熟火器手二十餘人守之或擡運或點放砲後俱以重兵繼

之防護不測每門仍設虎將一員守之一有失誤即時梟首止留東面長慶大同二門爲截出路須看半夜風靜時乘其陰氣凝結火烟不散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中使東西南北處處射到繼放神火飛箭及大將軍神砲燒者燒薰者薰打者打鐵箭鉛彈兩集神火毒火薰燒其不病而逝者萬無是理若逃則必走大同江俟半渡以火器擊之又伏精兵江外要路截殺之必無漏網懸重賞召敢死之士口含解藥二丸用新製口袋或盛米或裝土兼鋪柴草置於城下踰垣而進看果真病與否病則開門令兵齊入衆倭斬級將領生擒各有重賞若行長玄穩二賊尤加用心活捉留待別用此一策也平壤一平便當整束入馬大彰聲號由中路緩緩而進且莫深入與我只要牽制使彼中和鳳山開城諸賊西來堵截卽選精兵萬餘從間道直抵王京再探王京倭奴畏兵坐守則一一如火攻平壤之法先取王京以爲根本然後將鳳山各處用孫臏走魏伏馬陵之計或截其腰或抄其後與正兵會合先後夾攻又一策也若王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火攻八

平露堂

西來救援則用韓信伐魏襲安邑之計與朝鮮將兵直撲王京復遣精騎與我正兵前後接應使彼背腹受敵又一策也三策倘得看實遵行不至遠快則萬無不勝之理庸見如此惟將軍裁之幸甚

與參軍鄭文彬趙汝梅書

遊擊

接手札仰城公一鼓而下平壤此蓋世奇功不佞喜可知矣但據尊報行長玄蕪諸首領軍幾致生擒復成脫網不免少有遺憾焉聞攻城時雲梯四集奮勇先登甚合不佞攻圍之法第行長輩勢窮登樓倘不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書東

卷之二

遼寧

九

平露堂

拘生致之說火器薰擊亦無不可何致夜遁縱或潛逃數萬軍中寧無一人知者若我先遣精兵二枝或伏大同門左右或伏大同江東岸俟其將至舉號邀擊復以人兵繼之彼將前後受敵卽身生雙翼諒無脫漏較之遠迫者勝遠何如耶

與李提督并劉袁二贊書鄭趙二參軍書

計除閣白

聞中和開城等處倭奴盡奔王京其銳似合其膽實喪因其膽喪而攻之無不大捷者保爲大將軍門下旦夕奏弘功也第屬國所以陷沒中國所以勤兵者

以圖白爲禍斯也不去此人海宇終無寧日鄙意謂欲去此人不可力勝惟當智取且倭在朝鮮者俱非本心彼欲留此既懼大兵之勦欲南歸又畏關白之誅乘彼難進難退之際施我以夷攻夷之謀倘王京倭奴號窮來窺察其孰爲倭中翹楚或縱之生歸或羈之幕下陰用謀間誘以封拜彼既可望生全其心又有希冀雖屬島夷諒無不效命者其中運用當在臨機若得去此渠魁東南可以永絕倭患大將軍之功更出尋常萬萬矣區區之見若此幸熟籌之何如

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書東

計除閣白

十

平露堂

與參軍肅同知趙知縣書

承手教臨江水解兵馬難渡忽爾水退蹈浪退之又獲奇功此天助李將軍也況玄蔚鎮信宗逸已斬止有行長一人譬之漏網之魚其膽已喪諒不足畏而李將軍又預施埋伏更以勁兵追擊真稱上策天心人事兩濟其美王京之倭賊之定在刻下矣但慮貴萬全事當慎重我之火器固利而彼之易銳亦足相當如初角之時當先施我火器待欲進兵實且未進誘其放盡烏銳然後一鼓下之無難也外郎見一二

開列於後。斬二公與仰城酌行之。一兵家用。當在敵處兩難之際。今倭奴欲守王京。則懼我兵火擊。欲歸日本。又畏關白族誅。正進退維谷時也。乘此機會。陳以利害誘以封爵。暗以厚賚。無不樂從者。王洙張大善。同爲可使。若便提小心。如本部指揮黃應揚。亦可備一臂之用。卽今已在軍前。如欲用之一聽。仰城公驅使也。一朝鮮居民在王京者。四萬餘。暫從倭衆。其爲王真心被家債憤思一得當以報者。四萬人。同一心也。且平壤已捷。其望我師如望雲霓。四萬人亦一心也。當此人心思變之時。密令敢死人潛入城中。給免死帖。期以大兵一至。城下卽據北山爲內應。彼此夾攻。卽百萬兵馬可盡滅之。但人屬異國。心難連耗。亦當預防。聞攻平壤時。朝鮮婦女上城助擊。我師此又出懷情外者。倘王京居民亦然。洙而此伐。以計就計。未必無也。故不信之。則坐失機遣。信之恐有他變。又在門下與大將軍熟計之。慎防之耳。一聞白兄在討馬島駐紮。聞彼兵被創。必將兵救援。不可不慮。如偵有間道。挑選精銳將兵一二枝。多帶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千露堂

器直至渡頭。如船泊彼岸者。用計燒之。船來救援者。俟其近岸。火器齊發。內可截其歸路。外可却其援兵。魚在釜中。奚能全活。是一策也。亦當熟計行之。不倭處火器甚多。俱陸續盡發。軍前備用。一邊兵旣不可借。劉綎陳璘兵又難卒至。彼衆我寡。大將軍憂之。誠是。鄙意謂朝鮮士卒雖柔脆。難用而鼓舞有方。調度得法。卽弱可使強。寡可使衆。前隊冲锋。火炮爲先。然亦必挑選精銳。以爲選鋒。朝鮮疲卒。止用搖旗呐喊。庶敢死者破敵怯弱者助威。旣可保全朝鮮士卒。不必他有所遺。此兩利之道也。亦可行否。又聞朝鮮兵士善射者亦多。用以當鋒。必能取勝。此又不可與疲卒樂用于後也。一王京居民與倭雜處。彼此難辨。况破城之日。事在倉卒。恐致混殺。設若有之。旣失天朝往援之意。又孤屬國望救之心。亦非大將軍與本部體上天好生之德。聞軍中法令嚴肅。本部固不必過慮。但事關生命。陰功倖之。仰城公富貴已極。正宜修德。則今日當重者端在此也。其拒敵苦固難輕宥。其勢屈而降者。望加意辨別。公與本部預發免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千露堂

帖數千給之意亦爲此。再望分多忙之際，更加嚴禁，不許混傷，則不惟功高，亦且德盛。不惟勇震，亦且仁。今惟門下留意焉。

報三和公并石司馬書

印字印

某承相公尊委，卽相康以報，亦無所惜。昨卽仗指授幸下平壤，兼之開城諸路，皆倭盡逃。王京，機似可乘。但諸倭集，其勢反熾。王京百姓，又爲腹心。且山路險峻，水畦泥濘。天山連綿，淹過馬腹，進剿甚難。今雖分兵一駐開城，一駐平壤，休養士卒，奈城中房舍被焚，過半。兵皆路宿，且朝鮮不通言語，不通貿易，卽有銀錢，無所用也。況遭兵火，蕭條已甚。衆兵自渡江至今，菜肉鹽豉之類，無由入口。甲冑生虱，屢屢破碎。一遇天山，渾身濕透，相抱號泣。馬倒者，且有一萬六千匹。兵士可知矣。某雖發價給賞，亟行遼陽買車，并牛酒犒勞，搭搭舖舍，然所給有限。或緩不及事，人情不安。大有可虞。昨特督李提督三協，編碑俱有印信。皇帖，請暫撤兵，待秋冬天時地利，人和在我。然後直搗王京，庶或可望一策也。但今幸獲平壤，開城累捷。

皇明經世編

宋和書

卷之四

平露堂

與李提督書

相機近錄

一旦遽撤我兵，回散各鎮，恐賊陰肆遁思，復行窺伺。我兵既遠，一時難以策應。而朝鮮新敗殘破之餘，於之理，勢必不能守。至將前功盡棄，奈何。又思我兵久駐外國，其餉銀必須加倍。他兵朝鮮殘破之餘，力難支給。我國爲人守國，費出不貲，亦非得業訪得本邦銀礦甚多，似可開釐。且其國銀錢絕不使用，雖產此利，民不知行，亦不知爭。礦徒盜劫之患，不足爲慮。其今議行求一善策，令朝鮮輔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給新軍，作爲糧餉。則上不煩國課，中不累小民，下可鼓士卒，況藉此厚其價值，招致遼陽諸處客商往彼生理，乘便進剿，亦一策也。未知相公以爲何如。至如龍山倉糧已燒，倭奴或難久駐。然後謀臣測未可必也。夫執言於前，左決於後，俱傷兵家要法。某未敢擅便。星馳上聞，伏乞相公與本兵及兵科速議示下，以便調撤，至禱至禱。

皇明經世編

宋和書

卷之四

平露堂

恨行長之專其情矛盾宜也。但行長既行。消正決不
敢留蓋前日併集勢衆。今日倭歸勢孤。前日聲勢相
倚。且亟脫威鏡。今日勢孤力屈。何敢獨留。縱使清正
肯留而部下羣倭亦必不從。故不佞謂其必行者此
也。所可慮者。吾使臣旗牌已遣。而彼中王子陪臣不
肯放還。倭將不留數人。門下須論沈惟敬諸人。三事
一有不從。卽令諸人回還我境。速知會全羅用心。邀
截我兵。固守津江。火速報知。不佞卽發劉綎新兵協
助。不佞亦親至開城共議進剿也。萬勿倉卒應之。設

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書京

卷之二

左 平露堂

行長肯還王子陪臣肯留倭將而清正乃勸共中我
則速遣智術之士間諜其中令之變動徐觀相持行
事是一策也。如行長意真肯留倭將而清正獨拘二
王子與陪臣又敢獨留王京則卑放行長諸倭歸國
我則照前困守之法亦莫輕動以待不佞之來釜中
遊魚諒不能倖脫矣。諸惟留神是望。

張趙張二政府并石司馬書

歲殺

昨者王京事勢最爲難處。十萬之衆據守堅城。攻之
不可。惟有坐困之法。能行非遲以數月不能了事。且

慮其有四散標掠。死力決戰之患。而時輩師老財匱
久無成功之議。又繼之矣。欲如趙克圖坐困先零。非
今所得爲也。幸其執扇求歸。借言通貢正可爲弔
虎離山之計。特具塘報請旨定奪。以穩其心。非真許
貢也。至於平壤開城碧蹄救功之疏。向因王京未下
不過借此以激勵將士耳。二事甫行。俱有深意。而畫
議驟起。誠爲可笑。不佞某於今日。惟知滅賊報主。他
非所敢顧也。幸仗洪庇。已得王京。而調兵前後截殺
倘再得成。又何貢事足言哉。近賊於十九日盡離王
京。日行止三四十里。二十九日纔到尚州。未及一半。
且又住下。至五月初三日尚未起身過河。過江隨後
盡夥船隻。驚恐我兵追襲故也。若我兵亦不使驟
進。緩緩尾後。只當護送。以安其心。直待去之日。遠勢
不能近。又彼糧食將盡。困憊而後擊之。若海上水兵
船隻久已伺候。諒必不誤。近據陪臣尹根壽報稱。韓
應寅等狀啓國王。謂全羅左道右海。水使處於本平
三月二十一日。李舜臣三水使率舟師齊泊蛇梁海口
等處。伺候倭賊下來。當以水兵移至釜山海口截

皇明經世編

宋經畧書京

卷之二

左 平露堂

殺蛇梁至釜山鎮不遠釜山海港中甚寬廣外而險狹倭賊盡將船隻截置港中我兵亦爲港口險狹未敢撞入欲伺俟賊遁出左右水軍一時掩擊截殺倭賊乃其君臣本心況不倭屢次催促未有不行者且朝鮮火器如發預瓜子砲比中國製更精利而水兵船中所專用者櫃內有一木槓鐵頭鐵翅鐵箭火藥發去可及六七百步倭船遇之未有不碎者今用此槓又用火燒若得盡截上策也卽不然得截其半亦不失爲中策又不然使其歸島朝鮮土地盡爾恢復皇明經世編

宋臣書東

卷之二

七

千露堂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朝鮮戰守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脈故南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西故日本兵馬易千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

與中國極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東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南西北之間使日本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關白雄奸懸察此故含漸直調廣克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瀕並無早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西若尙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皇明經世編

宋臣書東

卷之二

大

千露堂

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卽達無其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倭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牧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鄰隣闢者比也各降倭報猶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以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使社

觀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二捷今且聯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卽東往見今彼死朝鮮軍民數十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無算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上堡極其堅固一路陰肥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某雖屢徵提督進兵而將兵驕情必不肯前軍中洵洵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強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冰雪鹽菜毫無入口功勞非細通言官友謂報捷恐虛級賞又云皇明經世編宋劉學典 關野集序 卷之九 平露堂

進視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收草率完事設問白果惡行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卽返必須尊臺主張卽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級賞須給全數庶皇恩播而軍心勵兵銳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收也

容 檄

移薊遼總督軍門咨 防海

一爲議歸舊軍以防海患事據贊畫袁主事呈稱舊沿海衛所守備甚密若寶坻之梁城所乃建自五代皇明經世編宋劉學典 卷之二 平露堂

時而國初因之者也居住日久生聚甚繁嘉靖十九年將正軍四百餘名盡數撥入振武營三十八年又將餘丁四百餘名抽戍石塘嶺而海上空無人矣今宜以此軍復還守海而振武石塘等處缺人別募軍補之益海上地薄水賊新募遠方之人不能居而梁城土著之軍其田產在此墳廬在此漁鹽之業在此固其所狎居而樂處者也然不獨梁城凡天津等衛抽備者各宜照此行之爲便等因到部

徵大小將領

勒倭倭宜

一本部奉 命徵調各師不日渡江深入朝鮮內地
剿絕倭奴其攻戰之法必須預講敵情虛實必須預
知今先以主客馬步攻戰三事謀之本官宜多方籌
畫或與部下有謀智者熟思審處照款登報然兵家
之事千變萬化難以拘執如有被倭奇策出于三事
外者俱商確明白或密揭或面稟以俟裁酌慎勿稽
遲卓率有辜本部屬望至意 一議主客之勢須先
遣通曉員役會同朝鮮君臣酌審倭兵動靜如何虛
實如何如何攻如何戰然後進兵斯爲成算 一議
皇明經世編 宋程子存微 卷之二 王 平齋堂

步兵先之馬兵繼之馬兵分左右翼擊之乃法也
一議攻戰之勢說者謂倭之鳥銃我難障礙倭之利
刀我難架閣然我之快鎗三眼鎗及諸神器豈不能
當鳥銃倭純熟故稱利我生熟相半故稱鈍原非火
器之不相敵也倭刀雖利能死人我刀雖稍不健豈
不能死倭哉倭之所以能敢戰者非練一刀之故其
實殊死戰也前者死後者進無少退怯今日調兵四
至雲集烏合若兵將無紀士分彼此心果堅耶否耶
西夏之事可爲殷鑒豈我之刀不能敵倭倭之利刀
不能架閣殆非也其心實不如倭之死戰也宜選驍
勇敢戰者另爲一營亦須選勇將有謀者統之或用
之衝突或用之設伏或用之出奇或用之夜砍敵營
以濟諸兵之所不及昔晉謝玄劉牢之率兵五千大
潰秦師誠得死力也人又謂鳥銃能擊二層嘗試之
矣八十步之外能擊濕袍被二層五十步之外能擊
三層四層諸所議障礙事宜亦當從長其實兵貴速
合障礙先之弱兵繼之強兵又繼之撲砍一處分兵
左右衝擊之倭無所施其技矣乃孫武子三馴之術

於法有之。非詎也。

檄劉替畫 設險禦倭

一爲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照得朝鮮幅員六千里本形勝之區重山內障大海外環八道相俟三都連峙若潮隨江上必舟楫始可濟人更泉出地中遇哇敵悉皆陷騰誠哉四塞可保萬安顧本國旣文墨而不詰兵戎棄天險而不知修守遂使倭奴藐焉狂逞按查往歲四月中倭犯釜山曾未浹旬飛渡洛江徑踰島嶺連陷東萊密陽開城金海等城直擣慶尚忠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設險禦倭 三 千露堂

昔樂從少留則衆強弱難與敵是今日借箸而籌朝鮮者無過於因地設險因險設防爲第一策亟應查明以便咨會國王上緊修舉牌仰該司會同李提督行令鄭趙二恭軍及知謀材官策士等多方揀訪先以今日追倭經歷之處得之目擊者如鳥嶺崎嶇傲彼劍閣相度或造重閣或挑濠塹如洛江深澗爲我要津有警或守渡口或截舟船或東萊海口可絕則絕之或密陽江口可阻則阻之某城寥廓低淺應否設小增高本國糧食皆係野積應否俱令上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設險禦倭 三 千露堂

清京畿咸鏡等道任倭縱橫全無攔阻國不絕者如綏今幸天時數張故土盡復據報倭奴雖未拔道奔猶程程既險因嘆朝鮮昔日布置能如此倭何能使倭一無忌憚至此往事難追如無論已但倭奴遠居日本彼欲內犯勢必先據朝鮮而後南犯登萊北犯遼薊惟其所之近察降倭所報益見闊白狡謀故倭奴雖宵遁難保不再來大兵雖凱旋難保必無事朝鮮瘡痍殘破倭再來犯必至淪亡今議留兵協守亦不過酌量權衡暫爲修備蓋多留則思歸將士孰

千并沿達沿海或五里或十里。應否修設烽墩。如中國之制。有警相傳。得以堅壁清野。使倭四無所據。本國得以預行防備。蓋倭來利在速戰。惟深溝高壘。彼計自窮。是今日爲朝鮮善後之策。或不出此中間有未盡事宜。悉聽區處。停當。畫圖貼說呈報。以憑核咨。國王修舉。并委官監督。務期成功。若止藉留兵恐不足與敵。且爲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

陳子龍臥子

徐乎達問公

還朝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勅由

徐致遠武靜參較

支華平先生集

議

支大綸

分黃道淮議

大孝武固雄才之主也而又丁漢中平之運竭宇內以制河詎不能將美禹功哉乃瓠子之決至長歌歎

皇明經世編

支華平集

平露堂

戲沈壁馬以微望于河且窮數十年之力僅乃塞之且築宮以修其盛河之難治如此其在今日則資其利而又畏其害利不可棄則害不可蠲也其難且付伯于漢矣河自汴而合淮故決在汴汴幸無決而東危汶泗非危清濟間又決而危豐沛矣即幸旦夕無恙而又虞其絕非而厄吾漕幸漕利矣而合淮會泗激而橫溢淮鳳泗以侵祖陵縱之則陵危決之則運迫危愈積愈高則徐邵之生民危顧不甚難哉河之勢合則大分則小而河之道寬則緩隘則急或塞之

以來其流或濟之以分其勢古今治河之策大都若此矣故謹偵視繕隄障以待淫潦之水修洪閘時蓄洩以濟淺澁之患開支河以多其委副海套以沛其流集遲隄以遏其衝勤掃捲以盡其淤當事諸臣日議之而日修之自開新河及今迄二十年稱利矣邇者鳳泗之間洪水返淮以虞祖陵皇上赫然震怒罪諸當事之臣而議分黃道淮以安陵寢此格天純孝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建議之功有欲亟開高堰者而議者謂高堰地卑淮水所藉一柢則淮水日東黃河乘之濁流西入淮且益病益黃強淮弱勢必相陵運道祖陵並受其害矣夫淮流壅遏本于清口河身之墊高黃河倒灌淤河日積至成關限而肝泗之水遂侵祖陵淮流正道原在清口與黃交會故開黃家壩以分黃關清口河以縱淮而高寶諸河又淮泗旁洩之路故開同橋武墩以洩之而安鳳泗而湖身平濶容納不廣則又開涇河諸處以洩河而入海又開金灣芒稻以引河而入江而又開淮口之沙以通全淮其歸仁石隄豈為陵寢屏捍哉加修築以防河之

皇明經世編

支華平集

平露堂

入泗則河勢益遠而頤陵可長無事矣。今分黃導淮業已底績而淮派既分注瀉既極黃壩決口既深且退河勢益復南徙徐呂之洪淺淤爲梗河壅成漚扒撈罔賴則雖稍鑿乾沙另開小渠以濟新運亦一時權宜之術無補經常之策者。況貴水汎濫勢且奔潰而四出則雖宿之間民且魚予以今計之小浮橋汴河之故道黃水之所經也。自黃壩旁決徐呂淺淤則游小浮橋以濟運道者宜亟講也。小河口雖河之故道黃潤決水之所經也。頃因淤塞東潰白洋黃流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三

十

序

承昭兩陵編年史序
元史元史者迴天維旋地絡景曜璇璣昭回蒼鼎神漢廟略綉煥玄區善敗炯如勸戒斯灼俾在御者瞻前軌而改轍拯軫者聆故曲而調絃進忠良則龍干再肉誅僭逆則夷羿重穢懷境握瑾之士昭華袞而作氣胸馳臆驚之侶望斧鉞而喪魄巨冢糾繆助化流於斯爲烈矣爰自巢風既家義旗甫揭有六籍以宣聖教有六家以析名象有乘譜以申世模有理碑以悉叢委美刺別于騷賦堅白雄於同異鐵山嶽篆鐘呂擊繡恬毫篆額倫蘭體裁百變而史實該之洋洋乎囊括六合總攬萬葉蓋不朽之盛事哉故金石時乎鏤泐而爛鑑不磨日月代有朧胸而縹緗永耀結陰陽舒懷之機佐皇王章瘳之柄遐迨太始下垂無極自訓闢以降未之有替也迨夫蠅蛙競響紅紫亂色言辯而罔詮其奧文葩而遂斷其樸詭異飾則雅致漓智黜禁則品目亂附威富乃鑽皮而潤毛羽抵卑微顧錐肉而生瘡痂豈惟索米之隘實貽曲筆之訛史道之厄烈於秦燔矣惟我 皇明紹隆軒項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四

六

皇明經世編

文華子集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越姬奴聞三極于晦蝕沛玄澤于大荒。建命崇勛，窮天徹壤，蓋墳索不足宣，丘倚未易述。厥惟史局，作者彬彬，邁衡圖之景運，恭簪筆之華秋。紀言動于垂衣，澈執筵之芬潤，歆向接席，班范聯署。倚坎煒燁，第啓屬于易世，則涇渭易流，焚草于液池，則流覽曷遍。難拾遺餘之赤歷，猥裁胥史之故牘，恩慙潛萌，疑信錯出。琬編錄檢鬱而未揚，龍圖鳳草，闕而莫弔，用使然。整博古之士，蘊儒頌于當年，長等佐命之臣，闢規隨于往昔，寧約佇瞻。九土肝膽，積有間矣。大綸先世，通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文華子集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堂

親數歷而備窺其詳，忠臣讜議，時揖讓而丰采如觀神皇。察相日趨踰而都俞在耳，摘鉛次繫，藏副巾箱。幾伴祕府矣，臣大綸生髮未燥，猥習句讀，達膝耳提，趨庭面命，口誦臆記，逾弱至壯，追馳驅南北，厠跡冠珮，尚思得一當以罄涓埃，尋舊學以酬知遇，而術疎數奇，志與時左，首忤權相，再中譏議，素壁黜于青蠅，雄翻摧于飛弋，偉算逝而辭懷，遐思集而盈抱，惜聚沫之蕤華，思世業之就蕪，乃搜獮故帙，結佩遺音，仰九廟之訂謨，而委心揚花，接八閭之碩彥，而抵掌校。皇明經世編

屢更矣。丙中秋杪，承陵脫稿，觀察項德植見而謬賞，謂世廟德澤亘古獨永，通紀諸書，繫本皇及士流企慕，怒巧如飢，垂昇梓人，以揚丕烈，旣而昭陵就緒，因并鈐之。人仲尼至聖，志在春秋，猶蒐擷于寶書，垂觀于周史，感麟級而抒簡，卜陽豫以稽疑，蓋紀載若斯之重也。大綸識類，燭龍身羣野鶴，而乃結隆思于寒閨，紆達駕于魯邸，手澤故在，疑抱誰質，啟牋詞囊，賦輶軒之梗概，範形鑄象，談鐘山于曲室，挂漏旣多，罪燕益謬，罪我足思，敢云竊取之義，茂第子長紹自明經世編

文華堂
卷之七
七
王露堂

談大家績固，故業可藉，何則不遠，蓋懿德于多識，匪資吻于塗說，倘覽者獨張左之艷詞，揮筆削之微言，亦禮失求野之意云爾。若說難留秦，呂覽遷蜀，左盲曠明，憤極成章，大綸遭逢，聖明幸不憚此，而蒲柳未秋，桑榆非晚，悲名稱之不植，托空言以自見，亦豈若而人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

華亭

徐孚遠問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白

宋家禎善先參閱

鄭經畧奏疏

疏

鄭洛

嚴杜流虜借路深入以慎邊防以安全錄疏

臣自九月初一日入陝西境界訪得火酋盤據莽規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奏疏 杜流虜深入 平露堂

二川皆由甘肅地方借路深入故流禍至此及查甘

鎮借路不止一處地方在莊浪則鎮羌堡在黑松則

鐵櫃兒在涼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與寧遠在

甘州則硃口皆北虜由內地通番之徑也往來款之

前套虜拾番皆此借路然尚突然來往畏懼我兵設

伏追剿不敢久住地方肆行搶掠自順義納款以後

曾一借道經行彼時俺答遵守約法嚴禁部夷並不

敢動擾內地其後胡虜經行遂為舊例然猶為守約

法不敢放肆因循日久乃敢稍搶掠人然一犯之後

遂就罰服猶未敢公然搶掠近則火真二酋糾聚

其數為犯順以莽規二川為巢穴視洮河二州為番

地大肆虜掠戕殺將官是甘肅之邊防乃為流虜必

由之門戶矣今虜王未歸火酋未懲而套中群醜又

復聲言相率西行勢必經由甘鎮是在虜酋視甘鎮

為故道可以經行在邊將亦視虜行為舊規難以拒

阻年復一年夷漢難處在昔甘肅素稱北虜南番今

則南北皆虜昔稱中漠外夷今則中外皆夷及今不

早圖力處將至大壞極設不可收拾臣晝夜籌思不

能不悚悚然懼也臣初至蘭州審知情狀即通行該

鎮多方哨探慎固邊防如遇自北各酋到邊借路不

拘何枝即便着落舌辭通官明白曉諭云爾往時假

稱前去西海經由內地因爾納款容爾經行今爾聚

集莽規二川名雖拾番實搶內地今朝廷震怒特

遣大臣統兵前來與爾好好講說如前引西海只好

經由邊外其邊境以內難以容爾行走爾若論之執

迷不從該管將領即便督率官兵相機堵截如果虜

勢重大難以堵其亦須相機暗伏夜擊驚擾虜自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定

平定

敢如前安心收風聲一布亦可以阻續來之胡騎也臣復竊計火酋未創而虜王大部尚蜂屯海上必使虜黨漸移則孤鎮自固然後相機一創庶中機宜故虜之自北而來者必力為培植自南而歸者須稍放寬一路又明諭邊將倘遇各虜借路回巢者即便設兵嚴防諭令今年姑容爾急走出邊迨其故巢若明年回巢即閉巢關門不容爾出矣若各夷不敢騷擾漢人漢人亦姑勿輕為殺虜乃於前項借路處所各發白牌一面令其常用監立曉諭諸酋一以明示杜絕一以開路促之解散又恐虜性難馴地方官員不知通變緩急若傳譯未明撫剿未當反致誤事乃密諭總兵張統兵移駐虜賊借路就近處所用不彈壓又節據塘報套虜聲言將欲西牧海上今零寇漸移等因臣復思與其嚴拒於虜驕之臨邊不若先聲于胡馬之未動又復為帖傳示延緩總兵官專差五辨通官預先傳諭套酋卜夫兔莊亮頗明愛抄忽兒等并切盡家婦一體知悉於今大臣提兵已至甘肅與虜王講定大和之事恩威俱不可測你們若往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定

平定

去也不問你你去時若由邊外任你行走今已有明文行甘肅總兵攔阻夷人不許自開門經過各一傳說明白倘驕虜不遵戒諭敢於率眾關邊然後我之堵截剿捕虜無後辭矣夫嚴兵以遏其來而又先諭以伐其謀虜由內地或可從此阻也臣復念邊方之事臣既奉命經畧職所得為司敗又責聖聰惟是地方官員欺虜以來藉口保全貢市不救出一力以制驕酋而威力制虜者又謂之為起釁生事今堵截虜路法自臣始若不據實題請奉有明旨使甘鎮將吏昭昭然共聞之誠恐畏首畏尾謂洮河失事與甘鎮無干畏開虜釁猶復勝蔽姑容臣暫駐蘭州相去河西一二千里安能時時申飭事事督責也伏乞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行該鎮今後各要振武揚威痛祛積玩如遇諸虜搶番借路務須遵照臣前項申飭傳帖事理極力防阻毋容輕入如酋虜不從相機拒剿毋事懷縱倘有兵拒虜臨陣損傷亦須寬之文法大都以拒虜為功不以損傷為罪庶邊事可振窮患可弭火酋可制兩川可蕩矣

類報虜情疏

馬

大抵竊謂虜情不一

看得前項所報情狀不一大都在甘鎮之報其稱吉
囊者卽卜失死稱其姓名也其稱黃台吉一充台吉
者卽二娘子之子不他失禮也奎理差來達子者乃
虜王看守故巢頭目也虜王一間東使心已驚惶第
須候其遣使認罪然後多方計處未可先遣使入增
其驕段也卜失死由賀蘭山西行隨帶家小牛羊已
至甘肅恭旗等堡邊外雖爲越草駢牧之計其實蓄
謀回滿內外勾連也抄胡吉把都把漢等酋移牧茄
皇明經世編 五 張

連等處者自南而北欲過此月出邊者由甘肅內地
返其故巢也而抄胡妾男又從北求入關門者就其
夫也此皆甘鎮夷情有自南而北者有自北而南者
自北而南者則當稱兵阻其來自南而北者則姑開
略縱其去大抵此時虜報紛糾已如亂麻而治亂解
紛當尋頭緒此臣之所以日夜營營不遑寢食也其
河州之報則稱火酋見在捏土川捉馬要擄者驕虜
盤據番地傳播虛聲使我畏備以牽制我師也扯酋
昏者百人播弄生火落奉敢于犯順疑畏獨深故誘

哄虜王渡河導之作逆情或有真而娘子受恩日久
與不他失禮忠順頗深其勸阻等因諒非全誣也其
謂火酋劉營講說要賞定規運年常送和好了就不
生事等語此節年慣縱之故而又以故智誘我也
知今將剿之安望計賞也夫四鎮之塘報除延緩寧
夏撫鎮同心或牽制套虜之西來或力遏卜酋之求
索恩威不失東事無虞雖日有塘報皆爲西事惟是
夷情詭難制馭者在甘肅則流虜縱橫巢居我土不
能頓逐今卜失死又借路矣已行文該鎮鎮巡等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六

手露堂

多方論阻阻之不從則犬羊狂噪不得不擊之以杖
也在河洮則火酋閃燧牽制我兵不敢怠防今哨得
火真二酋忽往忽來踪跡詭秘我兵必不可爲其所
故容臣少假歲時多方計處必不敢忽一擊之力失
萬全之策第督撫無人同心鮮助又臣之所以日夜
皇皇寢食不寧者也再惟虜情多計邊將鮮謀自河
湟大事之後哨探人役雖日報虛聲細偵虜情未敢
有侵細實事且甘固去京師數千里之遠若有警不
報則牛火中機若無警妄報則惑人聞聽此其關係

於疆事者匪輕也。繼今嚴行邊將著實偵探不得憑
信後役紳風寒責使我外有奇制內難覓備一應塘
報臣酌量事機悉心計處期于平靜地方而已

收復番族疏

臣等謹奏

臣竊惟洮河與河西一帶族番環列種類寔繁除生
番勿論外其屬番雖性質不同與編伍少異然本令
趨役固無殊于蒼赤也以故我朝宗朝經略西陲率
先番落易茶納馬以示撫摩且建寺賜物封以國師
名號因俗開教俾其爲我臣民二百年來諸番侍我
皇明經世編

臣等謹奏

平露堂

爲庇護我情諸番爲藩籬處有捨番聲息我即傳諭
致款我有沿邊警報番亦偵探架梁足以番有先事
之備我無剝膚之虞嗣因流虜重延諸番悉被擄掠
奉賂誘酥或全族而歸羣帳群羊絡馬更奔命而供
需求取手信者或毀邊以往寧願納馬于天朝寇內
地者作嚮導以行皆逆乳虎于當道如近日洮河之
事可鑒矣蓋番雖異類別種其樂生惡死之情則同
其向依中國皆以中國能生之其不得已而降虜者
亦以虜能死之向以沿邊將吏因番附虜置之度外

虜內入格番既不爲用難解紛虜諸番盜馬乃爲之
彈追罰服以致諸番甘心於虜而不返其故巢也臣
奉命經略初至蘭州詳訪其故見得西陲失策無甚
於假道與虜無甚于奔番暗虜故堵截流虜方其疏
間而招撫諸番遂行播告兩月以來屬番被虜於境
外者或番乘隙而脫歸或虜畏威而送返總計於復
收番蓋三千二百有奇隨帶馬畜二萬二千有奇又
若生事深雲龍一經行賞而編兵作隊者二十有奇
而僉事烏世德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得親詣西寧
皇明經世編

臣等謹奏

平露堂

多方作用嗣是而族番懷歸者尚多也是皆仰仗
皇上威靈廟謨指授之所致也

邊將因循積玩疏

臣等謹奏

臣竊惟全陝四鎮惟甘固多事而流虜爲害獨甘肅
爲然蓋流虜驛驛甘肅者其由有三虜款之後將領
苟安無事片埃不修牆臺未峻虜易憑陵一也流虜
借路用賄買求一出封疆便爲無事且設宴以迎餽
幣以贈有求必得無欲不遂虜之貪實日開二也虜
入侵掠不行拒堵虜已出邊復貽重賄故朝搶掠而

夕饋餉西蹂躪而東金帛土氣日消虜情日縱三也積玩若此虜何所憚而不借路不侵掠現更可恨者失事則隱匿不報無事則爲虜張聲稍有微功則肆爲矜伐臣奉命經略深知此弊故流虜借路有禁諸將交牒有禁至于邊垣斥候亟行修築有示令臣入河西三月矣驛首已創塞虜遠移五郡一時可謂寧謐今虜王感畏恩威已遣使求路刻期東歸惟是地方將領哨探一節大有關係而邊將積習牢不可破其意若以爲虜馬果至則謂我已哨報無余衆寡不支虜若無踪則謂虜本入犯因我有備遂去殊不知將官可漫然而傳督撫則未敢忽然不信也蓋聞聽一說調度必錯臣竊慮之故任事之初首以爲戒申嚴號令不啻再三及于煩報虜情疏內亦備言之臣歷任邊陲先後二十餘年習知武弁狡態故每事審酌不輕憑信如去冬臨河遊擊原進學塘報十二月朔七日托力克古囊永邵三枝達賊七八千騎聚結擺羊戍劉營吉囊達賊三千住春兒溝腦遣精兵五六百直撲黃河要犯河州等情臣以爲扯酋方遣

使認罪釋終不絕吉囊聞邊甫遭大創矣奚爲不數日而又犯河州隨委原任總兵劉承嗣等親至所報地方查勘自西寧以至洮河一帶境外並無虜賊情形其他沿邊將領報虜結聚聲言入犯及火真二酋將犯洮河種種虛妄不可盡數若非臣熟思詳審堅持定見則士馬勞於調遣糧餉糜於坐費倉皇失策爲虜竄笑臣竊謂目中虜情在火真尾刺等酋或先年戕戮副將或近時侵犯河洮罪大惡極法所必誅臣調兵集餉議勦業有次第惟侯虜王東歸即可相機舉事在套虜卜失兒遭創之餘竄跡西海節據塘報火真等酋亦畏威遠徙莽視二川似無虜跡在松虜若力免與賓免妻安居巢穴且將先年收拾番族相繼送回益見恭順雖率僧流牧西寧境外乃聞卜酋被創卽冒雪山之險奔西海近亦受卜失兒之托遣使赴臣代懇寬宥容認罪侯講罰事完卽與卜酋一併回巢臣已咨其講處俟虜使再至另行操縱外又據延鎮巡撫賈仁元宜論套虜得卜酋母太虎罕同河書亦已爲子服罪在莊充賴已至甘鎮邊外縱

見卜曾失利旋即東回據報已同青把都抄胡把漢刺以等會往帳鎮番境外昌寧湖迤東矣此皆甘同虜情大較哨探極明而耳目極真者也又若諸番向爲虜用臣多方鼓舞極力招撫向也屬番附虜相率爲生番今則生番背虜投我爲屬番據實詳道等官及西寧兵備所報收獲生番四十餘族所統番衆已二三萬餘計矣臣俱分別賞其頭目給之白旗割付以示安撫復懸賞鼓舞令之赴馬殺賊各番無不歡呼踊躍期破此虜見行該道查議中馬事規俟
皇朝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路堂

收復番族疏

張蔭桓

臣等謹將

議照兩河環居皆番而河西爲甚河西四郡皆番而西寧爲其益緣遠連青海近接河湟古先零罕開遺種在焉其於匈奴種類僣殊住居各異故甘肅一鎮北則匈奴南則羌番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以虜不能越此而南牧也祖宗畧地西陲緣俗立教

加意諸羌故大建梵宇特賜專輒擇番僧爲衆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戶百戶各授有差今各寺崇奉勅書及原頒金玉印章在焉其指揮等官遍滿番穴歷歷有據又以諸番資茶爲命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其納馬中茶者謂之屬番遠居荒塞者謂之生番屬番無異編民生番雖不敢內嚮而所資茶篋則轉資於屬番二百年來分方住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勦旋即安定其松套諸虜雖管垂涎搶掠然以甘鎮斥堠連絡虜即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遁且虜敢搶番番亦殺虜利害得失亦略相當故番人爲我保疆無敢異志自欽貢以來虜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收番此後虜騎因仍不爲禁制遂致虜蹤蹂躪番失憑藉子女牛羊皆虜所有生死子奪惟虜所制日招月引番安得不盡歸之虜也以故虜舍故巢率趨西海豈獨水草豐美定以諸番可利初尚利番之財物繼則利番爲爪牙久之則利爲心腹矣洮河之事爲虜嚮導番也先鋒番也蓋虜驅番以掠漢而其禍本胚胎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路堂

漢爲虜而驅番也。臣謬叨經略自抵蘭州博資羣議細問積弛皆謂番虜交通天防已潰外而兩川西洮內而四郡河洮何地非番何地非虜驅之不能招之不可蓋驅番則明以予敵招番又恐陰爲虜應卽地方官員亦謂此輩浸淫日久必不可招招則引賊入室難與共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反覆熟計竊謂番虜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清青海欲清青海須鼓諸番乃大修捕告廣詞羣策乘其極困誘以真情畧其往愆開之新路乃各番遠人附皇明經世編鄭汝璘奏卷之十一平露堂主三
近傳聞風聲感動始而爾加七族白虜逃回旣而紅帽一族賓妻送返臣自恭疏具題之後卽至西寧凡番首投見者皆進之臺階撫以善語慰其苦楚賞以口食各番無不感激泣下願歸故巢番勇殺虜者臣益加鼓舞今據西寧道所招過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名分守道白虜送回一百餘名分巡道招過三千八百五十餘名莊浪道招過一千六百餘名肅州道招回一十二名以上共招過八萬二百七十餘名各呈報前來而西寧一道獨多且條分縷析部落有數

中馬有額安插有所保護有方不惟屬者復歸卽生者亦附不惟番慕義而逃歸卽虜亦畏威而返返千里之藩籬旣撤而復樹數萬之戎羌旣叛而復歸從此土宇如常邊疆無改戎羌按堵胡虜不侵張天朝之靈寵恒國家之盛事所仗賴於皇上之恩威誠不淺也臣尤訪之士居士人謂收此老戎可獲六利蓋番不附虜虜必警番虜旣警番番益叛虜其約旣解其勢卽分虜旣難侵番亦易制利一也虜越甘涼惟番是掠今我保番番氣自壯或偷趕虜馬竊殺虜級使虜不寧居流寇自息利二也羌富畜牧觴角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豐醴釋絡來市邊民財貨日通閭閻無匱運年殘壞可以甦息利四也山林通道樵牧來往番漢無猜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資給利五也我旣示恩番必懷感日與土人相親和睦不出五六十年與西納等族俱可化爲良番利六也而其安危喫緊尤在於番虜勢分虜難深入者此皆事理易見土俗之人俱能言之者也

修內治以安邊境疏

鄭汝璜

募餉錄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募餉錄大兵能衝鋒者其氣力智勇與眾不同其
貪淫輕生亦與人大異故朝廷之爵賞富貴所以
易士卒之命也然死亡常決於眼前而富貴難必於
身後此士卒之志為可悲也今之募兵何其輕也夫
器礮則價賤價賤則易售招易售之兵為省餉之計
愈省愈費愈招而愈無益非所以為智也夫六駿能
食猛虎使與驚馬等焉則誰甘為六駿哉且河州招
兵十可三四洮河招兵十無一二職見洮州盛夏大
雪五穀不生惟有青稞大豆耳豈人生所願到哉每
月兵糧或五錢七錢又常缺支三四月自顧衣食不
足况妻子乎夫衣食妻子無靠責之舍命赴敵是古
今決無之理也先臣王瓊疏謂古人防邊多以步戰
取勝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陣以却虜總兵
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而虜不敢近自後於追
逐勢小遂賊去處多設馬軍於虜來必由可以遇截
阻挫去處多設步軍信斯言也則步戰不可盡非也
如用步兵必須揆牌利斧惟求其便捷足以破虜而
已何必拘南北遠近哉餌香而魚至矣餉厚而數千

里之硬卒至矣故衝鋒之兵所食必一人兼二人之

根所騎必一馬兼二馬之價而後可也該臣卷查先

為召募精銳以備先鋒以安邊境事准兵部咨該巡

撫葉夢熊題稱貴州苗夷驍勇可用欲募三千以充

先鋒可當十萬之眾每兵月餉銀一兩器械馬匹到

鎮後俱係官給茲無安家銀兩等因題奉欽依行臣

酌議具奏隨經備行該鎮亦議去後久未回復今本

官復以召募步兵為請且欲優其養以款其來無

拘南北遠近等因盜意在苗兵也緣本官巡撫貴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見其可用故言之親切相應聽該部酌議或南或北

漸次酌量召募以收外攘內安之效伏乞 聖裁

夜復番族疏

收復河

據贊畫員外梁雲龍呈稱本職會同贊畫會事萬世

德覆議看得番有生熟均我藩籬招之云者將以安

之將以來之又將以鼓之也何謂安之蓋謂番歲遭

荼毒不能自在威脅勢驅甘心附虜我今招之夫固

憫其往過獎其自新以安其心聯其族屬嚴其守助

而適當虜衝者則又量築堡寨以安其生是謂以招

之道安之也。何謂來之。蓋諸番固有原末中馬各爲黑菴多所作梗亦有被虜擒收爲其爪牙。陷身異域。我今招之。正欲其陷在虜中者。聞風投歸。解散虜黨。其或生番情願內屬。則准令納馬給茶。堅其向化。是謂以招之之道來之也。何謂鼓之。蓋諸番怨虜入體。無不欲殲其肉而悅其皮。特中國不肯爲其作主。我今招之。正欲伸其宿憤。作其忠勇。有能協謀格虜。不拘生熟番夷。俱照漢例陞賞。是謂以招之之道鼓之也。河東生番雖不若西寧衆多。然其切近莽捏兩川。通臨虜穴。不問生熟。而皆劫於積威。則招之固不可後於西寧也。者。雖未到歸德。然徧歷二十四關。深入番巢。視其瓊幕。僧番婦女羅列滿前。一加拊循。無有不感泣思奮者。又嘗督令遊擊原進學。將韓恩等原領番兵。編爲隊伍。花名在冊。固一一可稽者。茲據臨鞏道呈稱。會同總兵官收過生熟番人共八十七族。部落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名。除熟番達子州哈順等六十三族。原係中馬照舊准中外其新招生番。爾加加等。并虜管逃回思打令等。共二十四族。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言堂

落其五千三百一十名。願中馬四百九十五匹。俱經遊擊原進學譯審覈實。則亦非妄報者。且夜番登無益於河東哉。附境保關。屏蔽內地者。此番也。哨虜虛實。爲我嚮導者。此番也。致虜驚疑。草木皆兵者。此番也。徂秋入捏川。燒火首建寺木料者。此番也。今春入莽川。剿火首遺孽者。此番也。撲路赴馬。聲東擊西。火真夜奔。帳渡河而兩川頓空者。此番也。達子州等諸番。今願於歸德。西走水田地築堡耕種。則控河腦而捍歸德者。又此番也。夫番之不可不招如此。招番之收效取募如此。而雖黃者何爲也。有謂番原中馬。無事於招。殊不知招之原。非費我宅里衣食。不過護救撫存。况年來番夷殘破。馬不及數。調番不至。土人代中。馬匹淪斷日久。將使盡不來。此豈可無招乎。有謂番與虜通。不可與招。殊不知招之猶且通虜。若果不招。不幾於藉寇以兵。而剝牀以膚乎。有謂番虜同類。難以提防。殊不知番各有族分。頭目我給頭目。以印信執照。而出入貿易。必藉何難防乎。有謂殺盡醜虜。番自爲用。何事於招。殊不知虜假番與遠阻番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言堂

番而不招虜何由殺。且自古及今虜可盡殺乎。有謂
媚虜未已也。而又以媚番。夫虜誠不可媚矣。乃若番
日來見。徵賞茶篋布足。然獨激勸夫亦何害。而其自
虜逃出。萬死一生。量賞青標銀兩。略加存恤。所費幾
何。日散虜一黨。猶愈殺虜一級。百級賞銀五十兩。而
逆歸小賞。願為媚乎。有謂稱萬稱千。誰為點查。夫萬
千雖本經查點。而其部族大小聚寡。土人固所共知。
且招以中馬。非以審編。我只查其馬額。又何查其人
數乎。有謂招番過多。茶無從出。夫茶而取足於地。祇
皇明經世編

鄭經奏疏

收復河州

千露堂

則茶或不給也。今茶出於商。不拘於地。假如納茶十
萬。以五入官。以五酬商。番馬既多。則茶利盛行。茶利
盛行。則商販愈集。以山澤無窮之利。而易大宛有用
之種。又何慮乎。凡若然者。是皆未視其要而漫為是
言也。至於洮州四面皆番。而西北富莽控川。閬居恒
奔番不收。則虜報且不聞。何況捍禦而揚臂。土官各
有信地。不為增其兵。使足固守。不為嚴其禁。使與虜
通。則又外矣。職等熟思經畧西睡。只有兩語。曰招番
乃所以驅虜。驅虜即所以安番。夫招番驅虜。則不假

兵力。而妖氛自清。驅虜安番。則不煩桑土。而保障孔
固。捨是無長策矣。河東河西事體相關。西寧等道所
收番族。已經具題。今臨華道所報收過番族。亦應照
西寧例施行。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撫陝西右僉都御
史葉夢熊。議照鼓舞番族。臣欽奉敕諭。明若日星。故
經畧西睡。此為首務。今番眾日歸。虜黨日散。雖有陷
溺虜中。為虜心。眼耳目者。尚繁有徒。大都天恩宣布
羌戎。回心番。固離虜。虜亦疑番。附虜之番。固不勝歸
我之番。即有作奸通虜者。番利我賞。亦為我報。此收
番明效也。其在西寧。各道收過番族。臣已具題。惟是
河洮地方。臣尚未到。招徠番族。臣未面審。復行贊責
員外梁雲龍。僉事萬世德。會同查議。據呈分析事體
破除疑謬。似已無遺。其收番之利。與善後之圖。制馭
之法。臣已備陳前疏。無敢再贅矣。

皇明經世編

鄭經奏疏

千露堂

類報四鎮虜情疏

四鎮虜情

臣竊惟陝西四鎮延綏北。鄰河套。大虜為巢。而寧夏
松山次之。甘肅北。接松山。南。鄰青海。俱係虜巢。固原
河洮。則地屬腹衷。祇以歸德不戒。虜入兩川。自去年

五月以後，深入河洮，然後警報頻仍，是河洮又次之。今數月以來，節據總兵張維忠時時塘報，虜訊寂然。雖犬羊馴服無異，而該鎮之整暇駕馭之得體，不可狀也。甘鎮則流虜爲梗，往哨報人役適度，亂傳時有之。自臣申飭以後，哨夜遠入虎穴，有言必驗，似無虛捏矣。在西寧一路，臣提兵駐劄，而遊擊魯光祖、祁德等官鼓舞諸番，偵探既便，耳目尤真。海虜情形，似當以西寧爲主也。河州地方，離歸德七百里，歸德之西始爲黃河，黃河之西始爲青海，青海之南止東西，始

皇明經世編

鄭紀畧奏疏

四鎮書信

三 平露堂

是虜巢。故河州哨報虜情，惟歸德一堡當番，虜交通頗得情實。至於洮州，離莽觀二川却近矣。乃官不招番，番不用命，哨情消息反借聽於河州。是河州借聽於歸德，洮州又借聽於河州，以訛傳訛，夜役聞風，以誤將領，將領安得不聞風以誤上官。此洮河之報所以難憑也。至於延鎮哨報，事皆有據，蓋時當款貢，消息易通，其卜失兇調兵警役瓦刺，據該鎮所稱，固云其驚未吃，以臣料之事非無據也。蓋虜王西牧原係卜酋要結其黨，瓦刺去年卜酋以祭祖回套，乃火酒

勾引虜王，遂有河州之事矣。繼而卜酋再來，乃遭大創，徘徊海上，進退無據。近二月冬酋會事東歸，舍通都而欲由川底者，已明言其圖捨瓦刺也。今延鎮哨報卜酋調兵消息，與夷人求路之時俱辭一律，是延鎮調兵之報非無據也。夷情變詐不可方物，今躊躇狠漫，瞻顧狐疑，既以年荒無費，不能必逞，又以瓦刺有勝不敢前進，且扯卜二酋心禁口強，雖肆惡未忘而婦女部落畏禍思歸，實掣肘未便。今復遣使懇求由鎮羌矣。扯酋一出鎮羌，則群酋相繼過去，即瓦刺

皇明經世編

鄭紀畧奏疏

四鎮書信

三 平露堂

不能讐，而調兵是亦詐也。若夫虜王稱歸不歸，其故多端，有難細言者。顧臣細言之於虜情，則涉於回護，於還事則似於支吾。臣老矣，死即死耳，何故說謊昧心，取世譏笑。今虜王之歸，屢期未驗，其中委曲緣故，臣亦厭言之。第所謂其情順服，必無異志，其歸激切，必不久留者，臣策之已熟。而今雖有役稍開阻，忌功惡成者，必不能挽虜王之東志也。第其犬羊散逸，必欲收復，乃此去彼來，朝聚暮逸，如真相台吉自正二月間，即聞收聚一處，欲携之東，今將長發而又逸去。

是虜王固自有掣肘難行之事矣夫虜王不去則西海不靖西海不靖則經畧不了是臣之自爲計也惟少需月時容臣遂以待勞靜以制動則收定策臣所以朝夕圖維矢心報國觀者當要其終可也夫何將吏當久欸之後持喜事之心設變詐之機要功名之會謂不罪虜王則兵不可起兵不可起則志不可遂也乃乘虜騎之未歸厚聲息之虛報不謂秋高必大舉也則謂火真二酋又還恭祝也人心搖惑雜譟煩興非臣少有上持亦手足無所措矣惟是邊臣各有職掌封守各有疆域當此秋訊之期正邊臣待戰之日虜情之順逆調兵之虛實俱不足深察而細詳也惟是在甘肅則流虜路斷本有嚴旨矣沿邊一帶領守隄防使松套諸處放畜在隄則隨兵者截責將誰諉勿曰水泉之捷卜酋復讐寡衆不敵復罪首事也此甘鎮撫鎮之責也其在固原則恭祝二川臣仰仗天威火真二酋已遠逃矣慎守歸德遊其南渡策之上也遊之不能解兵拒堵使洮河之地堂與無虞策之次也若不能堵於未渡之先又不能剿於既

犯之後是無策也勿曰奔川之捷火酋復讐路險兵微無可奈何也此固鎮撫鎮之責也至於松山之虜寔在賀山後安收無他則宜照常市撫惟是戰守之具桑土之圖則當旦夕不忘但木可無病施誠虛張捷伐以揀峰尾以試虎吻也此寧鎮撫鎮之責也至於延綏一鎮則更有大煩經畫者謂卜酋逆耶然群虜之保塞如常謂群虜順耶又卜酋之調兵有據此一時也謂之無事不可謂之有事不可故必服豫以罰庶之不宜輕露以捷伐之狀又必權術以制馭之不宜輕縱其踴躍之謀使群夷無異同與相安少有西馳消息即當一面飛報甘肅一面多方諭阻或說難以伐其邪心或稱兵以攻其必救使延鎮既稱寧塞而甘鎮亦不驕援者則延鎮撫鎮之責也至於宣大山西定在臣經畧之中然數千里外另能遙制雖防秋之行臣已照常申飭乃該鎮督撫職司攸存無恃撫而怠防無輕兵而挑釁虜王未歸則牽制其必歸虜王既歸則駕馭其無譚環塞群夷犯約必懲聞邊必戮無牽制於貢市無曲徇其求乞恩既不棄

威亦不猛是該鎮自爲計也。乃若臣則左顧右盼東
望西呼既當驅大虜之東歸又當兵火酋之遠遁尤
卿會議 明旨孔赫臣之責也固綱維于七鎮之中
而實艱難于七鎮之外者也臣不敢以自誤也臣復
念聖王制馭夷狄惟在恩威迭用邊臣宜布恩威不
過撫剿兼施專主撫則無威是陵夷之漸也專主剿
則無恩是釁隙之媒也噫猶可言也乃若樂無事者
一味媚虜且狗虜以撫順之求而後虜忘驕卽微倖
於三二年間苟且一官而貽邊方委靡之禍是臣之
所深耻也喜功名者又一味嗜殺且其虜以未形之
罪而後虜情失雖可以耀時人之目而爽好事之口
是結禍無已時也又臣之所甚懼也臣總督十年兩
計虜王似主撫矣而恩未敢發經畧兩河再成微捷
似主戰矣而武不敢驕凡若此者臣爲國家思長遠
之計爲邊疆圖和平之福大都苦心極慮者皆恪遵
廟議也

咸激犬恩責成委任直陳邊計疏

邊計

臣自去年十月初至金威知河西四郡邊隘陵夷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三六

虜性來浸淫莽捏殊失前代斷匈奴右臂之意故廬
清兩川須先堵截流虜流虜既斷然後松套群酋交
結不通海上流夷不攻自解復思虜中名王七寒夷
情視爲向背臣遵奉 明旨辨別順逆此爲關捩且
犬酋入犯實仗扯酋逆跡既彰臣曷敢曲爲回護但
犬羊醜類見利必趨河州之犯誰辨雖雄今欲分別
順逆則必審察情形權衡操縱夫使臣入陝之時扯
酋猶敢默然內訌或驚詔要挾或掠番薄塞是怙惡
不悛也是叛逆情形無可原也是已潰而卒不可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三六

拾也臣安敢以逆爲順縱冠養亂也惟是臣初至莊
浪虜王認罪之使朝夕叩關臣繼至湟中虜王引咎
之書繹絡而至臣與河西各道及贊畫二臣公同面
審據其虜使執稱洮州之事虜王尚在甘州境內原
不相干惟河州之事因先王收下番族不送添巴隨
行問討不意火落赤勾引誤入漢地此其形跡似有
可原及其遣使送還人口甲馬又諱言部落搶掠惟
稱于火真管內搜獲惟認罪乞恩稱天說誓之外別
無驕語借曰陽順而陰逆也臣且幸其有順之跡而

收之以入我牢籠。彼陽順而我陽撫之。彼陰逆而我陰匿備之。我且待衆暇爲桑上之計。焉實不敢招入。等之放豚。束入籠之飛鳥也。惟愿此扯酋歸還故巢。此酋還則套虜卜酋松虜宰酋及流放海上巢爲樂土者。臣皆次第而提携之。使各解散。則海上作惡之夷。既不敢影射潛歸。又不能假借聲勢。然後相機取事。且使後之督撫。鼓舞諸番。登食遺孽。庶幾西海波清。兩川塵絕。不惟河洮臨鞏從此安枕。而祖宗建設河西爲匈奴斷臂初意。庶幾可復也。臣經畧庶幾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歸少異秋高馬肥。行者便於馳驅。居者便於逐遁。自爲緩死計耳。虜王既不敢背。天朝之恩留滯不去。又不能割大羊之情。勇於速去。故今日請扁鵲。明日由川底乞憐支調。詭辭深藏耳。且既係夷情。故臣處事奏聞以舒。皇上西顧其實扯酋逃伏狼灣。不敢掠番。不敢犯邊。不敢求索。不敢驚語。臣亦料此酋雖緩我日時。到秋必不敢留住。必不敢輕犯。天威必不敢復懷異志也。今松虜阿酋歸矣。宰僧卜失兔相繼求路。虜王西哨大成。姚吉亦出口矣。東虜套虜松虜三大部。一時齊驅。且鎮羌一口。勢不能容數萬之馬。臣復便宜酌處。諭令松套二虜部由鎮羌。虜王全部由白石崖。名雖分路。以便其歸。其實難散。以殺其勢。今旦夕可俱出矣。二虜既歸。則海寇縱有餘孽。臣既不容其認罪。又復斷其市場。俟哨探明實出兵取事。如果宵遁。勢難窮追。然必懸萬金之賞於軍民。播必諫之聲於番漢。彼大酋假息遊魂耳。復敢入兩川乎。臣之經畧。惟此伎倆耳。無他奇也。臣見虜王之乞。稟與贊畫二臣。私相計曰。虜王款貢二十年。今負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引應別無驚語，即使吾輩計縛此虜，生致閣下。皇
上天德包涵，救過宥罪，必不以爲繁，故因仰思我
太祖封買的里八刺事，及我成祖封阿魯台事，可
以相証，非謂媚虜縱虜皆出於二聖之成算也。夫
祖宗貽謀弘遠，一言一動，豈可不爲萬世法？臣伏念
皇上敬天法祖，聖祖耿光，大烈明若日星，封虜許
賁有何忌諱？何不可援引爲皇上言之也？臣每念
防邊之事，不過戰守及撫三事而已。戰守爲經也，撫
爲權然。言戰不可舍守，言守不可舍戰，言撫不可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無邊累奏疏 臣張居正 十露堂

戰與守非戰則忘守，守則忘戰，撫則不戰不守也。

經略西陲解散群虜疏

所轄羣虜

臣洛奉命經略名雖七鎮，寔重兩河，大要主於驅逐
西牧諸虜，以平定甘肅莫安關隴任至重也。臣受事
以來，恐恐焉不能奉揚天威，善用撫剿，藉令策虜
無術，祇憑用賄則上辱國體，下喪身名，死且不贖矣。
故久駐湟中，力圖戰守，驅此驕虜，策其必去，決不輕
易用撫。日葵天威第虜情變詐，遲延日久，乃自七
月以來，東虜順義王套虜卜失兔等酋始自海上拔

帳出邊，各歸巢穴矣。其頭目部落馬駝牛羊大較之
數，已經陸續具報外，但虜之所以不肯速歸之故，與
虜之所以不得不歸之故事，狀多端致，消觀聽臣若
不一明言，是使皇上天威無由昭而臣區區微衷
亦無由白也。臣敢不借避諱，據其始末，從實爲皇
上陳之。爲照青海地接崑崙，僻在遐陬，祁連焉支此
爲故壘，水草豐美，山川家閭自昔，匈奴視爲樂土，自
漢開五郡，斷其右臂，然先零罕罕時有勾引，大都青
海番虜爲巢，自昔記之矣。我太祖斥逐北虜，經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無邊累奏疏 臣張居正 十露堂

西陲，卽命宋國公馮勝取漠武帝所開河西諸郡，以
復古斷臂之意，則此河西也。東起金城，西抵嘉峪，雖
爲一線之路，然北抗強虜，南護羌戎，豈不慳然華夏
一大防哉？成化以前，時亦闖入，掠番然旋仰過去，大
防固未嘗也。自正德年間，亦不刺徙居於此，破安定
四衛，竊據青海，併吞番族，甘肅一鎮遂稱多事，乃始
有海虜之名矣。先臣彭澤王憲上壤等先後經畧迄
至嘉隆，那克珍滅然番裔其前，我角其後，大防亦未
決裂也。未歟之先虜王俺答亦曾來牧，遣有永邵卜

一枝嗣後西牧又遺丙鬼及火酋等部丙鬼死其子
真相吉吉深入莽刺川繼而火落赤結巢坭工川然
猶僅僅數枝耳惟是甘肅假道不絕松套二虜往來
自便故河套之下失鬼莊尅賴抄忽兒肯把都松山
之宰僧阿赤兎着力兎切盡黃台吉大小各枝數十
酋長引類呼朋此來彼往以海濱爲貨利之藪視仰
華爲桎梏之國以致患患兩川窺伺河洮是使匈奴之
臂已斷而復續番虜之界一撤而難防甚至甘永之
間虜幕雜於城外莊京之地道路幾乎不通浸淫不
皇明經世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九
平露堂

之網底幾乎非閉門擊犬也於時閑邊之虜必殺往
內之夷必逐抄忽等酋相繼引去甘肅沿邊似有界
限矣惟是卜酋率衆臨邊欲趨青海總兵張臣提兵
防範且諭以明禁冀其退還犬羊猝猝相持月餘我
軍暴露極爲苦楚臣乃密帖總兵謂卜酋論旣不從
縱又不可卽當撤兵回堡截跡暗伏旣以休息軍士
亦便攢喂馬匹俟其闌邊則併力一擊以示懲創庶
火酋旣堵則群酋知懼海上之路或可斷絕耳旣而
此酋訐來我兵奮起衆其平素所恃獷悍所積輜重
所張坐纛盡行喪失僅以身免於是諸虜創者落膽
聞者驚魂近塞諸夷無不遠遁北者欲南而畏我堵
截南者欲北而畏我伏兵臣復復遍發諭曉曉諭在衆
住牧之夷使知卜酋自取之罪以防其驚動杜其連
結阻其借路而後各虜馴然順服於時莊酋新自套
來觀望卜酋之後遂驚魂遠遁臣馬不敢南窺而虜
王夫妻共圖認罪黃酋部落互相怨尤足以悔過之
使再來求歸之計始決此時猶屯聚海上逼近湟中
臣令贊畫食事萬世德先大西寧預行部署臣今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正月十三日與員外梁雲龍偕行深入時虜候騎夜驚諸部紛擾各携老小資囊畜產委弃而逃三日夜始定其婦人孩捉有驚悸凍餒而死者虜王亦西徙二百里外乃以洮河撈掠人口送還且微覘我中動定併以凍死人口爲詞臣復之曰天兵集臨方以剿殺勿赦爾自驚潰而死中國何預焉虜唯唯而去此時虜雖言歸而仕牧尚邇臣乃鼓舞番族多方作用張聲捷伐謂將三路出兵一由河州一由洮州一由西寧大兵將至兩川撈捕首先逆虜又發露布於松藩以防烏思之逃遁傳羽檄於川蜀以遏大山口之衝突乃火真兩酋自知罪大惡極戀住不能跳梁不敢計窮力屈遂夜奔兩川渡河北遁矣此皆道路一斷水泉一殺爲之也當是時虜王旣請乞歸路送還人口下酋卽認罪受罰進送馬匹臣以爲必去無疑故具請偏部則許其扁鵲請川底則任其川底請鎮羌則與之鎮羌只以威靈可恃計虜必歸不復逆其變計只以虜衆必歸秋高無事不復計其延遲顧四月以前虜以草枯馬弱委係真情五月以後虜之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乞支吾原多事故大都海上之虜二十餘年住居日久如松套酋長雖時往時來然牛羊駝馬孳牧於斯則其居遊而聚非之乃分切部落子女生育於斯甘泉可飲茂草堪芻回視北塞別是一大漠光景也蓋大海以西至於大小鹽池又西北至於哈密赤斤又西南烏思西藏延袤數千里廣漠無際野牛野馬易於打獵而西藏之寶刀奇貨璫璫皮革服用所需種種皆西海所有而北塞所無也今一口逐而去之虜卽畏威不戀茲土能不戀戀所服食也此猶其小也兩河境外東西南北皆蕃也番之健男少女驍駒酥酪皆虜有也而又東窺秦隴南望松藩自大山口入川其番族之富視兩河倍從也虜所垂涎時有標掠也今一旦逐而去之能不戀戀也夫松套之首不能遁去犬羊之群此率彼絳虜王安得獨先歸乎觀其過邊之日牛羊駝馬何首不有數千何部不有數萬虜最貪利此物安能弃之而去非深秋安能携之而行也考之傳說胡有歌云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畜牧不得息則知匈奴戀住茲方今古同情也故去虜

王易去套虜難去套虜易去松虜難何也以地益近巢益便也至如火真二酋自我視之爲罪魁自虜視之爲同類當其犯河洮也火酋挾虜王以爲重直欲要市河洮以植其不拔之基虜王藉火酋以爲利亦欲陰植黨與以廣其難圖之勢聲勢豈不相倚乎虜王送還人口時固欲爲火酋鄉獻罰服火酋與酋亦各自遣番僧密爲哀訴臣若肯聽其言則海陬盤結之群醜可解虜王之歸不俟今日矣第臣奉有分別順逆之旨不敢輕縱二酋耳夫旣不與二酋之東歸

皇明經世編

鄒元來疏

重

平露堂

三八三

求稍全其體面耳此虜之所以不肯歸者非無故也且夷虜多算其意蓋以我兵旣聚難以持久故延誤日期冀我兵一解猶可安牧如故不知以臣愚料各酋困居海上無路可通且我兵原未多調計餉尚有贏餘虜知吾河東河西無處非兵而不知兵原未調餉原未費也若秋高馬壯彼不敢還轉駘草枯能不懼我乘之臣計此酋旣戀恩伏罪矣任彼跳踉必不能出我牢籠也臣細察情狀則皆不敢臨邊不敢搶番其遣使往來唯乞路東歸而已雖甘言不可盡憑

皇明經世編

鄒元來疏

美

平露堂

三八三

而真情亦自難掩臣故居以整暇坐以鎮定惟修治器械召買芻餉以示持久之計分布兵馬巡塞打圍以張欲伐之威諸番起馬則賞殺級則賞以明必誅之意火酋所持者紅帽刺卜則誘而出之以剪其爪牙永弼卜所依者阿爾力番族則招而問之以斷其羽翼至於松虜阿赤兔一部稱歸不歸遣使乞哀懼我伏兵惟求番僧葛爾刺麻引路乃敢出邊臣遂招此番僧引其速去尚不意群虜商計欲借此番講求行李也臣窺見其奸則大發震怒斥逐此番不許游

說而後虜技益窮。至於噍類等處。頗得肯綮者。則莫要於收復諸番。解散虜黨。虛虛實實。傳播先聲。六月。中虜酋附番中馬。陰行窺伺。乃生番密報。盡數就擒。諸酋自是懾服。不敢內窺。卜宰二酋。自逐去。葛爾刺麻之後。益含羞忿。彼既不敢乞哀。我又不可遣使。此酋進退維谷。兩情不通。乃陰與火酋往來糾結。臣實憂之。方等思一策。令之解約。乃軍士巡邊。偶獲宰酋頭目。縱言榜實。臣以爲殺此一酋。何濟邊事。徒以深犬羊憤恨之心。固連結不解之謀耳。乃面解其縛。論皇明經世編

鄭經集卷五 鄭經集卷五 三

以不殺而又陰陽其詞。操縱其事。此虜奔告宰酋。宰酋歸誠。遣謝遂携卜酋相率渡河。不復以行李爲辭。矣虜王既計撫夷官王英護送。却託王英領帶夷使四十人來講。欲引僉答故事。進貢方物。求開市賞。且請臣至邊講事。臣面叱諸夷。歷數其爽約之罪。謂爾虜王聖歸使歸。不歸明白聲說。此豈爾講求市賞之時。進貢方物之日。乃詈王英於庭。侮極責辱。故將夷使。大爲窘辱。而又授計西寧遊擊詹光祖。將夷使計。能乘隙筆楚。令魯家土達掇甲持刃。環夷使欲殺之。

左右皆爲臣危。不知虜情在臣目中。不知此無以動其懼心。喝之速走也。此虜之所以不得不歸者。非無故也。乃虜王竟以臣之厲氣。嚴辭抱頭鼠竄。信宿不停。秋毫無犯。凡若此者。皆仰仗 皇上威靈遠震。乾剛獨斷。寬臣文法。許臣便宜。臣是以得效區區耳。不然其能有濟乎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鄭經集卷五

鄭經集卷五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

華亭

徐子遠問公 陳子龍問子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由 選輯

宋家禎善先參閱

鄭經畧奏疏

疏

鄭洛

議修通海緊關隘口以弭虜患疏 / 修澄口

照得甘鎮迤南有爲虜所出入青海要隘而最當塞者扁都口是也蓋鎮南有山西起嘉峪關迤東南抵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於荒浪皆謂之南山即古所稱天山也或名祁連或名大黃或名馬牙或名九條總之乎天山也山之勢綿亘聯絡限隔南北此亦天造地設自然之險而其往來海上通行便利者則扁都口此口東西雖尚有白石崖寒鴉口江陵口榆木川諸處未盡無路但諸口皆石磴崎嶇只容獨人單騎稍有雨雪水滑難以馳驅虜所甚不便也惟是扁都當口之處雖亦兩崖對立而橫僅丈餘直無里許一出口以外四五百里以達于海一入口以內六十里而洪水又一百八十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里而水泉皆平衍無阻寬廣易行則扁都口者青海之要衝虜行之孔道甘鎮之咽喉其爲必當修塞也明矣且口內南山一帶川原遼遠水草繁茂虜一插帳不肯動身自俺答假道以後復於此口設爲市場起有官廳故不獨虜之盤據海上窺我虛實於此市賞於此駐牧其由北逾海者亦於此要賞總牧焉其由南山出塞者亦于此要賞總牧則扁都口者乃引賊入室之候徑其爲急當修塞也又明矣況此口橫絕只以丈許以步計因其天險不煩人力則其易修塞也又明矣職等雖未詳於日擊故嘗傳訪人言咸謂此口若行修塞一則可以杜海虜內犯之謀一則可以絕北虜南行之念一則可以保南山耕牧永無侵踐之擾又安得而不亟議耶合無准行該鎮各道再加酌議如此口果係急隘即當修塞或謂虜王未歸姑容其歸後始行修塞或謂此口係通海道路故設木柵官廳終不可塞則似當重加修築增設官兵移洪水守備於此扼守又當勘及白石寒鴉榆木江陵諸口有衝隘處築行謀修戡虜之往來不得自由而

吾之戰守，永爲有賴矣。等因到部，其由通呈備咨前來，又准臣咨爲：議修緊要邊牆，以便防禦事。據管監軍事贊畫主事會呈：照得役虜自卜酋大創，雖南北震怖，潛踪遠遁，然其陰蓄奸謀，狂逞報復，則無時而或已。總河西四鎮而計之，其所竊闕而先犯者，不於寧遠，則於肅州。寧遠雖孤懸邊外，逼臨虜穴，然其城尚堅，其兵尚壯，易與爲守，離內地僅二十里，嚴哨預報，應援卽至，可保無虞。目前所最可虞者，肅州焉耳。肅郡西無嫩煌，藩籬已薄，北無高昌，肩背已寒。而沿邊鎮夷等處一百二十里，又無墻垣，此與破屋禦寇，何以異也。蓋其地瞰土脆，難與修築。先年題議築邊，不得已編竹爲笆，中塞土塊，謂之夾把邊。隨築隨圯，蕩然不存矣。虜酋恃款，犬往小來，旣無華夷內外之限，而南有塘湖水草茂盛，遂爲久住。總牧之所，或跨占屯地，而居者不得耕種，或聚截道路，而行者不得轉輸。或要劫回夷，而天方諸國不敢入貢，或搶掠番族，而紅崖諸番悉爲一空。或微忿小隙，乘虛竊問，而驅逐以往，屠戮如麻。如萬曆十七年三月清

皇明經世編

鄭西畧奏疏

三

平露堂

明城中男婦上墳祭掃，被其掩襲，擄殺以千萬計，此皆無墻可恃，故敢肆猖獗。犬納款之時，蹂躪尚然，況被創蓄憾之際，可無先備。職等蓋嘗博訪該鎮將士，求其所以修築備禦三策，有曰：不惜費燒埤包砌，有曰：不惜力，二十里外取好土，有曰：惟挑壕塹深三丈，廣三丈，內爲女牆，爲城堡，爲墩臺，使相聯絡，又於壕邊雜種樹木，樹木旣成，與壕塹相助，自足制禦。大此三策，皆出於本地之人，豈盡無當，則共於修邊之議，未爲無補。合無准行該鎮道將等官，再加會議，務求一勞永便，以守則固，以戰則利，不獨一時經畧之權，實則百年保安之畧也。等因到部，備咨到臣。准此案照：已經備行該鎮查勘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魏學曾、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賈待問，議照設險禦防，乃邊方要務。增葺墩堡，實保障良圖。甘肅遠在西陲，虜番夾鄰，南北雖有邊隘，烽火多未周悉，是以哨報失實，隱防欠預，重貽當事之憂。深爲地方之害。扁都口爲海套諸虜通衢，白石寒鴉榆木江陵等處，係各虜竊犯要衝。委應先行

皇明經世編

鄭西畧奏疏

四

平露堂

修寨以杜各虜往來但扁都原有大河一道既當築
閉其下並置水洞必須寬闊夏秋水大防禦頗易冬
深冰結更備爲單寨於土管子墩設官一員撥車五
十駐彼守把甚爲便益及查肅鎮邊垣既各官踏勘
地多沙石有水無土人人俱稱不便要於邊外添築
廠臺以資瞭望似應准從其肅州照壁山地方居民
屯地在彼向因虜衝致將膏田多有遺棄今謀創築
一堡於官撥軍一以保障生靈一以有裨耕作其餘
創築墩臺邊樵亦係緊要相應題請

皇明經世編

鄧綬奏疏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恭報大兵直抵西海徧搜兩河疏

惟雨河

爲照青海番陽雖居其來已久惟自俺荅西牧之後
假以神饌而建夾寺繼而松套流虜引類呼朋大肆
奸謀罔不浪掠漢姑且收番番人盡收則漢人易掠
河西我可得也乃地方官員方且縱其收番容其借
路以西寧之軍民供虜酋之魚肉是仰華寺爲客奸
之淵藪而西寧爲受禍之胚胎據西寧父老所稱說
益岌岌乎危在旦夕也其在河東介控二川寔是番
巢且地接河洮蓋非夾虜得駐牧自負相占據莽

刺川於先火落赤占據捏工川於後遂盡收諸番以
爲部落盤結近地以爲巢穴今日窺洮州明日窺河
州或索求重賞或挾制開市或求討官職恣其雄心
肆行桀驁時因虜王西牧假借聲勢大肆塗毒蹂躪
河洮震驚關隴皇上震怒特命經略臣受命之日
誠不知兩川何以清群虜何以解臣經略作何下手
也於時御史董子行以曾巡按河西建白一疏兵部
題奉欽依行臣臣看得所陳深中肯綮故首謀嚴禁
借路以伐其奸謀繼曰虜王認罪求歸臣復請焚夷
寺以絕其禍本於時群虜聚結於西海舉事定難繼
而火真雖離於兩川而孽種尚在且時在夏秋虜馬
強壯臣惟慎守邊疆持重觀變乃番士秣馬集糧治
罷多方捏報散其黨與俘其奸細至七八月以後扯
酋遠來駐牧者既歸而松套群酋久居海上者亦散
遠遣哨探惟火真二酋仍駐仰華臣料度彼已分布
兵馬刻期出塞臣妄意此虜或恃惡不解或懷忿迎
敵臣已約番將士殲此渠魁大仰天討也乃不意豺
狼聞風遠遁鯨鯢見影深潛據報河西出兵直抵青

皇明經世編

鄧綬奏疏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海徑返千里。河東出兵遍搜兩川奔走二旬。既無迎敵之勇。亦鮮輟幕之踪。顧大荒寥廓之區。非我兵深入窮追之地。乃班師而回。萬全入境矣。此一舉也。文武將吏及邊方父老咸謂殺萬虜。不如清此兩川。俘百酋。不如焚此一窟。何也。以兩川者。衆虜之巢穴。夷宇者。群酋之命脉也。從此固鎮慎守。歸德則胡馬不敢渡。河甘鎮嚴戒。邊陲則流虜不能借路。斷匈奴已續之臂。掃西海未絕之氣。督撫諸臣可漸次圖也。

皇明經世編

河事疏

經畧兩河

卷之七

下露堂

七

臣惟去年五六月間。虜犯河洮。損軍折將。皇上赫然震怒。特允廷推。命臣經畧七鎮。至蘭州。以爲河洮失事。經畧戰守。當自河洮始也。及咨諏輿情。稽察地畧。乃知河洮之患。在於虜牧兩川。兩川之虞。由於歸德不守。歸德難守。由於群虜駐牧青海。青海虜至。如流。由於甘肅。任虜往來。至於西寧一郡。故都青海。往日。日苦時。番漢不安。皆假道焉。嗚呼。是甘肅者。青海之門戶。而歸德者。又兩川之咽喉。故欲河洮無患。在

空兩川。欲兩川無虞。在慎守歸德。欲流虜不來青海。在於甘肅。沿邊界限有嚴。拜守慎固也。臣渡河而西。移駐莊浪。嚴督將士。凡流虜闖邊。宣諭不從者。必殺無縱。令下行之。兩川擒斬頗多。故甘肅永涼莊之間。昔也。賊郭之儼。虜幕雜陳。繼則斥候之外。犬羊遁跡矣。以故松套與海上之寇。聲援不通。兵威震疊。而火真諸酋。亦從兩川遁西海矣。今虜王回巢。卜酋東去。出兵西海。火酋遁跡矣。臣誠不能不惴惴然。惟後艱之是懼也。臣請畢陳其槩。夫甘肅一線之路。南番北虜。非昔之所謂斷匈奴右臂者乎。祖宗時。青海有番無虜。故自西寧以達河洮。雖設有兵衛。亦惟防番。非謂防虜也。自正德年間。亦卜刺迺遁海上。遂稱多事。然前此虜之掠番。易嘗不假道甘肅乎。然非大眾不舉。非高秋不舉。群然而來。亦忽然而去。何也。虜窺我則畏番。番則畏我。非敢以甘肅內地可任往來也。非敢以青海與區。可容駐牧也。今東虜歸矣。流寇散矣。大漠寥廓之區。雖有存者。亦無幾矣。惟是流虜不來。則孤懸易制。假途禁虜。則流虜難來。臣所以反復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露堂

七

門戶之防者此也。或以流虜難斷，經略在事，奉揚天威，虜有懼心。若經略一去，則甘鎮之兵，能戰幾何？虜騎將來，能堵截乎？臣竊爲不然。夫虜之關邊，非大衆也，少而幾十衆，而數百口，日經行赴虜，自謂孔途，將領視爲常事。卽有大衆如東之虜王，率衆而來，套之下，所擄家而過，亦不幾見也。沿邊將吏，曾有稱兵抗拒者乎？曾有揚威宣諭者乎？虜之驕縱積慣，使然也。今本旨嚴禁，時將一載，於虜流虜，不敢如昔之往來自由矣。守臣踵而行之，虜來則諭以明禁，虜抗則拒以應兵，皆不可阻之有。且大夥關邊，卽如水泉故事，則甘鎮之兵，自能迎敵，何嘗藉力於客兵乎？臣竊計自此之後，虜寡則必不敢關邊，關邊則易於制。或又曰：虜糾合大衆，若何臣竊惟未款之前，地方將吏何以禦大衆乎？考而行之可也。鈔納款之夷，不吝香餌，若果糾聚，則若延若寧，聲聞必早。批亢搗虛，形格勢禁，虜雖至，恩寧不瞻。前顧後自保其果乎？此又各鎮同心，我不牽制於貢市，則虜必不輕捨此。羈縻臣故以爲甘肅通海之路，必不可不斷，必不難於斷。

有惟在鎮撫及將道諸臣力持，而果行之，能堵流虜，卽以功論，縱虜南來，卽以罪論，若使胡騎不敢南牧，則海甸澄清，諸番按堵，近而西寧無擾，遠而南川寂靜，河湟地方，將何處來烽燧之傳乎？此善後之事。臣所深望於甘肅者，爲甘肅計也。寔所以爲河湟計也。乃若洮河之防，更有可言者。洮河地近腹裏，然洮州直接秦川五百里耳。河州去秦川甚遠，控工則近，雖設有二十四關，然天險延長，昔惟防番，寔難戍守。惟歸德一堡地近黃河，海虜若飲馬而南，其聲聞易達。皇明經世編

其彈壓甚便也。此處若將勇兵強，心協番漢，卽猾虜能不寒心。敢直闕哉？臣初至金城，卽有奏贊書主事梁雲龍直抵洮河，遍閱關隘，鼓舞番族，審察地利，本官傳採衆論，考據方輿，所得於將吏間，見規畫守禦者，謀之井井，隨據本官會同贊畫僉事萬世德節次會呈。如曰：歸德設將添兵也，躡邏番站也，修復也，寨也，設保安守備也，加撤剌防守也，移龍溝守備也，番修庄堡也，兼設墩塘也，開犁虎田也。臣看其所言，有據，然不詢命謀，臣不敢謂必可行也。故咨行撫臣，制

行該道通行勘隊矣。額准撫臣會疏前來臣准其會
疏具題。臣等閱今章似於原咨有遺。據馬臣竊念
歸德與西寧南北峙立以控青海者也。祖宗建置豈
無意乎。若歸德不守。豈惟兩川直達洮河且使洮河
直達臨鞏矣。狂瀾一倒勢必橫流。是歸德所係於保
障三秦者非細故也。他日有事無謂臣今日不言也。
此臣之於洮河莽莽亟亟亟亟亟亟亟亟亟亟亟亟亟
宗建置也。雖深入草莽猶可以經營者也。今若付之
無可奈何則莽視二川固國家棄地也。據華昌府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紀略四 十一 平露堂

府郭師古建白必欲刻戍而屯守之據其規畫詳細
足亦一說也。臣已備咨巡撫勘議矣。其可否當有
定論也。雖然日晡邊隘大防也。若流虜斷往來之路
則青海無結聚之巢。青海無結聚之巢則兩川無大
羊之牧。即河洮可安枕也。歸德又在所緩也。臣不敢
不備言之也。

敬陳備禦海虜事宜以弭後患疏

竊惟臣奉命經畧陝西四鎮而其重在兩河經略兩
河夾情而其重在兩海。兩海者羌番住牧之區。流虜

依戀之處。可以掠番。可以窺漢。且藉兵於番。化番為
虜。作奸甚便。而流毒甚易也。故臣之經略於兩海獨
艱。臣之駐劄於西寧獨久者。名雖驅逐虜王。實則計
此番虜今東虜歸東。套虜歸套。在虜之番雖尚繁夥。
亦漸解散。海上孑遺殘寇。臣非不欲舉其種類。艾雜
而空之。顧其勢有未易能者。何也使海虜而處於四
封之內。則我請徵十萬之師。東西南北夾攻合擊。可
以旦夕掃除。而今不然也。西寧行百里許而出石硤。
即為塞微。又西行四五百里。乃為青海。青海周圍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平露堂

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西南則通烏思西藏西北
則通瓜沙哈密。皆其可去可來之地。可牧可獵之區。
延袤數千里。廣漠無際。而欲提兵於此。競利擅裘。豈
不難哉。進兵之路。惟西寧頗易。而西寧以西。雖有扁
都口可進。然惟可以防其北。清。而到海則遠。西寧以
東。雖有綽遜河口可渡。然惟可以扼其南。奔。而到海
則又遠。即使兵衆食足。分路而進。西寧裹武拾日之
糧。由石硤而進。甘涼裹一月之糧。由扁都口而進。河
東裹月餘之糧。由綽遜口而進。然亦未必能得志。而

絕群視者何也。我選則彼退，我愈進則彼愈退也。況大漠窮荒，我軍深入，糧糗芻料，何以隨載？後急失節，何以救緩？此海上出兵之難也。是時漢之驃騎，試如霍標姚然，其率戎士再踰居延，過焉支山，至祁連山而卒，亦未嘗到海。西漢之末，柄政者欲耀威武，試早禾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不久遂廢。然則漢武帝雖開河西五郡，以斷匈奴右臂，而羌虜猶然交通未絕也。唐薛仁貴曾三箭定天山，而吐番結贊盜河湟，犯畿輔，謀夫號帥，圖視共計，竟不得其要領。則西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夷疏

古

千壽堂

思者，感畏威德，願求內附，則設爲安定、阿端、曲先罕、東四衛，以分統部落。有安定王，有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各賜印章，敕諸通朝貢獻方物，又給授金牌、歲與西番中馬、易茶，而制其死命，耗其雄心焉。夫有重鎮以控制，其要胡馬無南牧之虞，有四衛以安撫，其屬海豕無狂妄之望。雖流虜窺塞，越入搶番，然旋入即出，雖酋長之在海者，亦有潛書異謀，然旋即起撲，弘威以前番漢不殘，兩河安枕者，職此之故也。正德初，套虜亦卜剌以獲罪，酋長叩關乞降，彼時守臣倉卒無應，遂改開入，被安定四衛擄其金印，竊據其地，青海之暇，始爲虜穴，而剽掠之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略諸臣自正德以迄於嘉靖，先後建書言人人殊，然總之不外於剿與撫兩者。正德九年以後，總督彭澤揚一清王、瓊王、憲等，或撫或剿，持議不一，竟鮮成效。嘉靖三十八年，俺答復由鎮羌入西海，分犯京、水、西寧，遂欲久住。至四十年，以中濕腫足而歸，因遺永邵卜之把爾戶一枝焉。夫觀之漢唐以及於我，二祖與近時諸臣，固制禦海虜難易得失之林也。其在今日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夷疏

古

千壽堂

之事則視之性皆尤難矣何也。正德時青海之虜回亦卜刺一枝耳。葢爾小酋無難制者。然今年入掠明年入掠。今歲經營明歲經營。前後經略更五六大臣。至嘉靖初年。事尚未定。今年東虜掙力克套。虜卜失免。松虜宰僧阿亦免等。以十萬之衆聚收於斯。黨惡於斯。視之亦卜刺衆寡強弱不啻什百。臣竊慮海上之寇不知所終。而憂時談邊者將謂國家西南復添一河套也。茲者仰仗皇上威靈。虜情震怖。雖入犯兩河而不敢不輸罪。雖延住數月而不敢不言歸。且東虜既東而松虜還松山。套虜歸河套。所遺於西海者。獨火真二酋把爾戶也。雖視之亦卜刺當時一部尙繁有徒。然東套大虜之勢已分散矣。自三酋之勢而論之火酋父子不滿千騎。其桀驁梟雄惟恃刺卜番子。今已招出此番而火酋直爲窮寇耳。真番兄弟間所部亦止數千。雖收有河南番子而渡河北遊漠散始盡真番亦屬遊魂耳。所憑藉者把酋一枝。管爲三窟也。把爾戶者永邵卜之部落也。永邵卜世牧宣人絕寒其族甚大。開市於張家口。惟把爾戶流寓青

海年久不歸。所領連子所收番子共有萬餘。但病廢日久而其用事則反刺倘不浪也。然家虜東歸惟二酋不歸者。固總住西海之水草。而其所以不敢隨虜王徑歸者。則各負不宥之罪。又恐過邊之時所携部落牛羊我兵乘其後也。蓋火真二酋犯河洮者也。反刺倘不浪則先年入犯殺李魁者也。又就三酋之罪而論之火真深入洮河罪不容誅。反刺倘不浪雖與二酋同罪。但查西寧雖有喪師之虞。彼酋實未敢肆然搶掠。當時即乞恩認罪。情願鄉獻。事將就緒。繼以任事無人。傍觀忌成。事遂未就。議者殊有遺恨。而共主吏把爾戶則連年悔禍並無作歹情形。臣在西寧據遊擊祁德稟稱。把酋託番僧國師差人兄臣意在探問消息。臣亦許之。乃公同贊畫兩臣及該道同審示以及刺倘不浪不赦之罪。原把爾戶可宥之情。陰陽反覆多方操縱者。臣欲於逆酋之中而復分別順逆者。蓋寬把酋之罪。所以離火酋之黨而舉事可專也。無何據虜中消息。火酋復約把酋看守仰華。欲拒我兵。乃把酋答以爾自河洮爲逆。與我無干。我還要

在漢人那顏上認罪求宥俟病好還歸故巢今不敢與漢兵抗矣隨屢據偵探盤居青海看守仰惟惟火與兩部之虜而把爾戶之部落不與焉臣於是計算被已酌量時勢乃挑選鐵騎鼓舞番兵起其馬匹撲其伏路出兵西海火其寺宇竊意殺虜當是時必將迎敵交鋒可以俘馘然一聞聲勢遂各攜其老小鼠竄狼奔豕蒼之野莫知嚮往不得不班師歸也是火酋雖未成擒而海之東西南北巢穴已空抑亦足以蕩海勦之腥臊而明漢兵若風雷矣顧目前雖去不能保其不來則亦卜刺故事可鑒也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則三羊補牢可圖也臣晝夜熟計可舉之事十有二端謹據實爲皇上陳之一曰嚴借路夫甘鎮一路乃入海門戶也今已奉旨嚴禁不許復借誠使鎮巡諸臣恪遵明旨網繆漏戶聞邊則殺扒塘則殺掠內則殺則匈奴之臂必斷海虜之勢自孤雖有小醜穴中鼠耳或謂虜擁衆西竄勢將不敵其如之何臣則謂以一鎮而制各鎮之虜難以各鎮而制各鎮之虜易河西故無虜牧而諸虜之在延

寧山入各有撫賞各有市已藉使受賞於東而欲破魏於西在各鎮則革市搗巢以制之在甘鎮則陳師鞠旅以禦之諸虜有不內顧而外畏乎此通海之路必然可斷無足疑者夫嚴禁借路臣已特疏上請而茲復惓惓者以嚴斷借路乃盤食海虜之第一義也二曰急自治夫自治之策莫要於設將增兵積餉禦器四者皆邊鎮之所急而西寧尤急請即就西寧言之西寧之張伯古鄯自海上視之猶稱腹裏而惟西川北川南川沙塘川通臨海道皆當虜衝除北川原設守備西川近議設遊擊并議增兵三千並地分守已經題請部覆無容議矣然而未盡也據該道將會議沙塘川平原廣狹應設守備一員而有威燄伯兵四百名以補沙塘川兵庶便防禦西寧一路雖設參將然事權尚輕議陞恭將爲協守副總兵與甘涼副總兵分爲三協甘州副總兵自磧口以西起至嘉峪關爲西協涼州副總兵自磧口以東起至金城爲中協西寧副總兵則自南北西三川沙塘川以至張伯古鄯爲東協各分信地改給新敕必於諸將中選

其家聲威望素爲虜畏如魯光祖者以任涼州副將以拒者松山向南之虜又選謀勇兼資熟諳番情虜情如見任肅州參將楊濬以任西寧副將以剿殺海上流牧之虜又選廉而有能爲番所畏服以任西川遊擊乃漸積易餉使常有萬兵一二年之供修治神鎗火炮演習陣法使有一可當什之勇夫如是則將勇兵強食足器利雖橫行匈奴惟其所向而況於蠶食海虜也三曰鼓番族犬環河湟皆番而其故有氣力者則海上番也海上之蠶其族有七曰刺卜曰本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秦疏

尤

千露堂

郎古曰罕東曰沙麻曰武宗塔曰納部曰石刺韋物此皆安定四衛之遺種而爲我祖宗之所附輯者總名之曰紅帽番子而謂之紅帽者以其衣紫類虜也謂之番子者以其服屬爲番也又大海西南有阿爾列番一族焉其部落最衆布滿於河腦之南北先年曾殺火酋兄父言黃台吉其強悍與虜埒也西寧收番雖八萬餘而海上之番猶未盡入牢籠刺卜罕東雖皆內附而亦郎古諸族猶依海虜雜居騎墻觀望臣嘗貞成魯光祖祁德招之而此輩向因助虜爲惡

故首鼠兩端是則尚可憂也惟是該鎮鎮巡留心招徠則餘黨可續解也是必已歸順則輯寧之未歸順則招徠之其陷於虜中則誘而出之其爲虜搶掠則出兵而救護之其能殺首級則照例陞賞之其趕來馬匹則卽給本番而獎勵之使海上諸番皆可以爲我耳目爲我羽翼而虜之視之草木皆兵舟中皆敵又安能寧處海陬也此坐消蠶食之大機括也臣又博訪招番易鼓番難鼓番易撫番難西寧境內連絡各川何處非番與土漢人等桑梓連陰名雖爲番實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秦疏

千

千露堂

子民也訪得地方官視番可利小者需求大者橫索輕則加以刑責重則誣以賊盜或收之禁獄或攻其番堡而無告之番不迫之叛去幾希也不特武弁卽文職官員亦利賄索番有難言者人皆以西寧番漢雜居難於控制不知貪官污吏爲番之苦未可盡言故當選廉吏以撫番也四曰扼川底大川底何以扼也蓋古所稱斷匈奴右臂者以資四郡今惟收武威張掖酒泉三郡而燉煌一郡弃之於嘉峪關外是在我已非全臂矣又何以斷匈奴右臂哉是烏可不思

所以扼之也。然燧煌之郡雖棄而我祖宗時猶取其地以爲赤斤蒙古哈密諸衛是其地雖棄而未棄虜猶不敢西也。今則殘破於土魯番而嘉峪以外皆荒蕩矣。又何以能扼虜哉。亦曰檄回夷及瓦虜而已。蓋瓦剌達子與套虜世讐。回回入貢屢被流虜劫掠。今回夷與瓦剌結親則皆欲甘心於虜者。臣駐劄河西曾有回回頭目來見願聚兵報效而諸將中亦有願往瓦剌調兵者。虜王初欲取道川底繼而畏瓦剌截殺則川底之難可知矣。茲北來之虜既不許借道內地萬一虜由川底行走得其情形則召號回夷使回夷勾引瓦剌會兵於嘉峪關西北而我亦張兵於關外爲其聲援虜必畏而不敢來也。北虜不敢來則海虜之勢孤。底幾乎可蠶食乎。或曰瓦剌虜也招而用之是引賊入室也。不知因夷勾夷使回夷引誘自爲利耳。或事成聊啗以賞非許其近我邊塞也。蓋回夷則進貢之夷惟我驅使之似無足虞。此在當事之臣酌機權度事勢如毒藥可以療疾疾愈而藥即止引謂平居可服食也。五曰守歸德夫歸德之守匪獨制海

虜之南渡亦以壯西寧之聲援也。蓋歸德西寧並峙於河之南北而歸德以西寧遜口則又虜之渡河入川者是歸德也。遠處於二十四關之外日河州視之爲孤懸自西寧視之則爲北鄰歸德距河州有六日之程而其距西寧則僅三日輔車相依唇齒胥賴乃祖宗所建以控海扼川者。謀者欲改歸德探守設爲遊擊領兵三千底成重鎮而今謀僅設守備猶未足以示彈壓也。其必改設遊擊可乎。其西如綽遜諸口則設墩臺如達子州等番流水田地則設番堡以爲藩屏其東如保安中站則設守備如撒刺上官則加韓恩防守以昭聯絡。必如是而後可以抗海虜而助西寧也。然設將於孤懸荒落之區增糧於道迂山險之地聞者低眉談者縮項嗟嗟臣亦知其難言也。然設險慎防邊方長計惟此歸德未可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據實盡主事梁雲龍稟稱據操守長畧言屯寨番漢水足上饒芻麥易買不難於本色而難於折色。夫既不難於本色則轉運奚慮焉。此則當集衆思查實際也。夫經畫歸德臣已於經略兩河暫收寧謐疏

中特言之。而此復拳拳者。蓋守歸德者。乃所以犄角海虜不可後也。六曰飭茶禁。夫海上番夷有茶則生無茶則死。其利非不忌也。我中國之制番夷。熟番則易茶生番則不許易茶。其禁非不嚴也。然惟禁於開中一作禁於開中可食也之時。而不禁於既開之後。生番托熟番以交通。海虜附番族以私貿易。其有一種奸商。私販茶葉。深入番地。利其貨殖。又有一種奸夷。私載茶葉。遠抵虜穴。收其厚利。則其歲月往來。交結貿易者。禁猶不禁。而虜之處於海上者。居然無恙矣。是必嚴爲之禁。凡茶商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奏疏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賣茶。只許於城內本舖開賣。敢有私挾出境者。按如律。又嚴爲之禁。凡番夷入城買賣。各給以印信執照。如無執照而故行買茶者。按如律。不拘番漢人等。但遇有私茶出境入虜。捉獲舉首者。則給以所獲之茶。仍賞銀若干。其本犯則加常律一等重治。夫嚴禁若此。則私茶不行。私茶不行。則海虜自困。安知其無有三日不茶。腹脹而死者乎。又安知無有如僉客中濕睡足而歸者乎。是茶禁不可不嚴也。七曰謀番路。夫茶禁嚴矣。各番赴藏受戒。如漢人之赴京求官禁之

不能也。而海上之途。則入藏捷徑。番利虜途。利番貨。故群虜之總總海上者。虜視番爲可劫之人。番畏虜爲截路之盜。此而不謀。則番必入藏。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則必借路海虜。若無法以防閑。則受戒之番。何以禁其通虜。近據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石楨呈爲乞恩討路。以便赴藏受戒事。准西寧遊擊魯光福。張伯宇。衛祁德手本。查得西寧境內住牧熟番僧人。未款之前。有去烏思藏受戒者。俱將番僧名數并隨騎馬匹行李等項。赴本道告明。一面轉呈甘肅撫院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奏疏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一面本道查給執照。經由四川內地入藏。回從原路歸巢。自虜款以後。番虜交通。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今番僧班看兒。堅智札思巴。堅錯等。欲由前路。緣近日經畧部院招番殺虜。各懷警懼。難以前往。告要照依先年舊例。經由四川入藏。似應准從。到道案照轉呈。到臣。臣切以爲群虜占據海上。非獨便利水草。實是垂涎番貨。蓋番僧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必經虜巢。經虜巢必供虜貨。故西藏之增磚實刀。諸番所有虜卽有之。今欲斷絕番虜交通。而猶容其經

由舊路則勢必連結是兩河之患無已時也。此安可
以不謀也。今無備行督撫細查往例如該道所呈有
則修復容其給引永絕番僧通虜之虞無則該鎮別
爲長計若番不由海不惟絕交構之嫌且使虜無所
利於番亦難久居於海矣。八曰謀剿夫甘肅道斷
則海虜勢孤固不必于輕動大衆窮兵追剿也然總
牧日久則狎我疎防部落零星可施剿矣。鳴剿云
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之謂也。如當
春寒馬弱時偵其住牧近塞則輕師潛出打其帳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使其老小輻重牽顧不及而又詣番趕其馬匹虜必
不能寧居海上矣。於時再入莽捏則畏我師之襲擊
遠由川底則畏瓦房回夷之堵截勢不得不遠通易
恩藏中庶幾平西海可廓清也。九曰鐵渠魁夫海上
之魁曰火落赤曰真相曰灰刺倘不浪此三酋均負
不可赦之罪也而火酋尤力足以豪舉智足以鼓煽
方其流來肅州之南僅僅三四百騎已而收武宗塔
兒番子已而收刺卜番子已而渡歸德收哈家諸番
子既建寺於果剌腦又採木料而營建於捏工川此

其志豈在小也。此酋不誅則海上之虜後患未可知
也。查得臣初至蘭州以萬金懸賞題奉欽使無何而
戶部隨發銀一萬聽臣爲專購火酋之用而真酋瓦
酋各懸賞石差今三酋未獲其銀在郎中庫貯未動
也臣竊意此酋未獲此銀必不可別用也該鎮文武
將吏仍照賞格時與番漢人等競相約戒或徐用醉
縛程程之術識誑食狙之計若三酋一年不獲則懸
購原銀一年不許輕動十年不獲則懸購原銀十年
不許輕動使子爾驕酋隨處皆疑網羅而番漢視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得便皆思擒捕諸虜之傷其居牧者亦且衆叛親離
竟飛魄散即今通遼之後必不敢近西寧入兩川也
十日重首功查得未欵之先海上非無虜也以入犯
則環塞軍民得而殺之而虜亦不敢輕犯自虜欵之
後流虜得由甘肅得集海上得搶番族始而番族猶
敢迎敵繼因虜酋肆行羅織告之官司官爲追罰番
無怙恃乃舉西寧四境之番而甘心附虜矣陽爲掠
番陰行掠漢掠之不巳漢人亦畏虜不敢殺且有送
漆巴者矣遼塞愚民彼此煽惑口此欲虜也殺之則

啟蒙有罪誰復殺之臣自入西寧訪知此情乃大修播告明示賞格招集馬戶無何而馬戶殺虜級來獻矣此明驗也顧臣既班師西寧父老士民皆送臣戀戀有墮淚者訪之則云經畧西寧一年海寇不敢窺邊番漢俱得殺虜今經畧一回來年之事不知所終也臣乃反覆告諭謂海虜即衆多乎大舉不過數千耳能團聚不撒馬乎撒馬則各鄉馬戶守堡居民人自爲兵家自爲戰得一級則有五十金之賞殺一虜則寒衆虜之心彼雖犬羊能不畏死衆曰愚民不知利害非俛首受戮則計心附虜耳經畧既去誰復知殺虜之得利也臣乃許之題請大爲明示士民唯唯臣竊念甘肅迤北松山之虜也住牧年久恭順無他若無上事而要功搗巢是挑釁也非聖王制馭夷戎之道也海上之虜住居既不可容異惡又復屢著不鼓舞邊民殺之是自餒也非邊臣保疆安衆之忠也臣已令五中虜人必殺殺虜必賞矣顧人心趨利不賞不鼓臣在事之時但遇驗功隨即以馬價給賞今有司不能也臣查得該鎮撫賞銀兩曷啻萬餘今

兩年不開市矣其扁都山丹市憂臣既徑行革之矣合將此項銀兩聽督撫查明具奏另項收貯專備賞功撫臣不得別用該道不得擅支仍通示兩寧番漢軍民但虜敢近邊窺伺或假以買賣掠奪索取蔭巴者則許乘便殺之殺之而來獻級於撫臣驗實也一面照例每級卽給銀五十兩願陞級者擬陞不得時刻稽留使速獲用命之利無守候之苦一面該道呈巡按御史紀驗年終類報使番漢軍民皆曉然知殺級之獲大利且速得也寧無拚生命以圖虜者乎第年來法令不信久矣血戰而隔年不敘功萬里無告之軍民且向有因殺虜級而反獲罪戾者矣將吏灰心豈獨番漢軍民皆喪氣也臣故於殺虜之賞惓惓言之願地方官員力持而果行之也十一曰謀招降卷查先爲申明擒斬賞格及招降舊例以鼓人心事該臣漢得被虜漢人雖相安異域豈無乘時圖利奮勇自效之人卽其夾中亦有慕義投降如解生補於漢之流者今火酋既敢犯順似應乘機招徠以挫賊虜勢查得先年有能率衆至四五十名以上或百名

以上者授以鎮撫或千戶官職彼時有計安國李春
艷白春王琨等事例而計安國官至恭將李春艷曾
官守備與白春等皆臣所親記者至於十名以至二
三十名亦各給賞有差其招降有功恭守等官舊例
亦應分別陞賞臣已題奉欽依通行兩河地方官員
欽遵訖而西寧地方海虜來歸者節據塘報亦多人
矣今松虜相安若一舉舉行是使虜藉口而敵之變
也臣竊以為海上原非虜巢火真等首又復叛逆今
於趕馬揭巢之後虜必震驚而貧夷強虜必有畏殺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元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元
內附者若各將領再有招徠之法安插之術美其服
飾優其糧石如宣大將官優養與夷事例則各酋豈
無望風投進者乎投則優養使其得所海上強夷漸
可披離是亦清海之奧繫也故臣復於前疏再申明
也十二日收服屬夫渠魁既誅群醜自散西塞之西
北塞之北惟其所之不爲邊患此不必計也乃若總
青海之水草不欲他遠感中國之恩威願求內附有
如國初撒里畏兀兒輩者則宜適我二祖靈安定
四衛故事使其酋長相屬或令其隨番族中馬易茶

無不可者但不可強其來歸暗以間屯引賊入室養
虎遺患也夫既不能窮追而滅其種類乃又嚴爲峻
拒而不開生路是豈天地父母之量哉合而言之嚴
借路而扼川底者制北虜之人海守歸德者制海虜
之人川是大防也急自治以固堂奧鼓番族以厚牆
垣飭茶禁以杜蔓延議番路以杜交通是大本也謀
勦剿以消螫毒職渠魁以正典刑重首功以勵番漢
議招降以散虜勢收服屬以示羈縻是大機也蚕食
海虜之策舍是無奇矣以故臣備言之而亦稍行之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元
第天下之事非一日所能速完亦非一人所能卒辦
臣今日之所經畫者止於如此臣一人之所拮据者
亦止於如此不無望於後之人任之耳夫自古用兵
卽中原劇寇賴難剿除何況強虜遠處沙漠臣今之
提兵曾幾何乎鎮羌之殺水泉之殺莽川之殺皆只
卽其地用其兵耳逐散東套松山諸虜八萬有餘惟
用宣大山西千五百耳大舉出塞焚寺掣庭亦惟調
各路兵一萬餘耳大調兵治餉臣皆奉敕書得以自
便然臣不敢多調兵馬者何也餉餉不足也然臣又

不敢多請內帑者何也召買難卒也西寧當川海之衝正調度適中之處然而彈丸之地番漢雜居僻在一隅饋運艱甚臣去冬始入臬轅查問西寧積聚倉廩無糧艸場無艸臣不勝憂惕適西寧兵備遠石積新至與臣一見臣卽趣其至履任治辦逾一二月報買小麥豌豆青稞草束各若干臣始於正月領宣大六百兵馬移駐西寧三月山西寧夏兵馬一千六百至臣則令各就城堡取便關支四五月間枯艸旣盡青艸新起臣則又分布兵馬各往諸川就水艸撒牧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奏疏

至

平露堂

由間有言及積餉又不求其所以積之之漸難矣難矣趙克國非不稱老將然坐困先零猶不免屯田以待其敵諸葛亮非不號善兵然六出祁山而六不遂志乃屯田渭上以爲久居計此豈有他故哉運餉不繼也故今議剿虜者先養士欲養士者先積餉然積餉十萬則未可以旦夕舉也但臣經畧年餘大虜雖東而火酋難於遽得兩川雖空而青海不無可慮一得之愚慮爲一十二事伏乞救下兵部從長酌議爲此上請施行

皇明經世編

鄭經畧奏疏

至

平露堂

虜王遣使謝罪乞恩復賞賚

虜賞

臣會同督撫蕭大亨等謹照夷狄世爲邊患惟嘉隆之年蹂躪尤極天厭腥羶憐蒼納款蒙先帝獨斷許之貢市今虜封三世貢市念年邊鄙無警虜亦相安乃扯酋嗣封之後假以送佛爲由一至甘州敢爲狂肆雖奉拳認罪謾責火酋然身自叛疆罪復何辭今回巢之後若與師問罪永開關門非不足以昭示天威弘彰國法但念聖王之制戎狄也犬羊畜之而已羈縻勿絕而已夫惟犬羊之也其敢爲噬人則擊

之以杖其挂尾而來則飼之以食夫惟羈縻之也使
之就我牢籠防其踴躍未宜速之太急今其生心也
今扯酋該罪於火酋之勾引輸情於掠番之誤犯雖
禽獸之心終屬叵測而桀驁之狀蓋已閉藏且部落
連數千里之遠酋長總十數部之多在巢保疆如宣
鎮之青酋兄弟竟未敢東窺蘄遼而兀慎擺騰五路
等部之在新平守口則馴服猶故也或在西安牧如
不他失禮夫婦竟未敢東窺莽視而大成比妓之在
海徵則歸巢獨先也今以一酋之罪累杜諸酋略認
皇明經世編

罪之心竟從峻絕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激衆虜
之合從速犬羊之變動臣等竊以爲不如姑示羈縻
復其市賞便也及查十八年虜王與各部表馬已經
進邊群夾馬匹間有未奉 明旨之先已陸續易賣
矣今欲繫從停格其已賣之馬已給之賞安能連而
奪之惟十九年市賞則當斷絕示罰無疑也及照史
表過去屢犯我疆大爲邊患今若蒙 皇上曠蕩之
恩容虜王進貢方物其各部落十八年進貢馬匹自
該年六月收進無罪之夷久候賞賽今姑與轉進以

安群酋觀望之心虜王十八年市賞姑聽許給將撫
仍多方撙切責其必獻史酋以明虜王報效之實候
罪酋既獻茶順乞哀然後將十九年市賞另從酌議
不則十八年進貢之賞止給在累及未經犯順諸酋
其虜王該年市賞併二十年之賞亦難遽開如是而
虜猶敢跳梁者則革王罷市彼復何辭也夫既復其
市賞矣由是而申明約束爾柄在邊臣也夫所謂申
明約束者非必事事而商之言言而訂之也蓋邊方
之事我求虜則虜重虜求我則我重今虜酋乞哀求
復市賞是虜求我也此後當事者堅持約法力裁冒
濫雖未能如俺荅初款之例然事有章程實有額數
據閱視三臣所定之錢糧爲邊臣撫虜節制之規則
額內樽節者爲盡職額外支費者爲冒濫一有冒濫
卽罪以媚虜責以闕茸夫復何辭夫既責以節制須
先立與章程合行三鎮監市兵備將領官員通將在
市應易馬匹應給撫賞連部逐酋細爲分別某酋每
歲在市應賣馬若干內銀馬幾兩者若干幾兩者若
若干貨馬該段納者若干該布疋者若干該皮張者若

干、應給撫賞若干、係該某物某物、又督撫衙門每年計給月賞若干、某酋幾月一次應給某物某物、每次准差夷使幾名、從某邊口進入、逐項預開明白、置立格眼文簿、編發各該經營官員收掌、仍刊示木榜於各市廩邊堡曉諭華夷一體遵守、除在市者聽監市道將遵行外、若討月賞之夷、則責成邊口參守查照驗放、非時求入者不准、多帶夷使者不准、零星求討者不准、妄意濫索者不准、務要上下相成、恪守舊例、舊例有者不減、舊例無者不增、至於一切非分橫索、錦繡珍異、違禁銅鉄、與夫拘執官役、及以垂斃之馬、濫充入市等項舊弊、盡行裁革、各督撫賞過物件、仍餐單開註數目、及夷使名數、給付來夷、齎執經過邊口參守官照單驗明、方容出口、如單外夾帶別物、即行根究、不許放出境外、各處酋敢有不遵、書諭虜王罰治、如或狂逞桀驁、則即嚴兵拒剿、以治起釁之罪、若各官敢於輕徇、濫給一米一布者、訪出即係媚虜、將給過之物、估價坐贓、治以侵盜之罪、至於講事夷使到邊、務審驗酋書直正、酌量所講事情大小、每事

准其入口、不過三五名、或十數名、守口官員、敢於多放、則以輕徇罷軟論罪、夷使絕不給賞、以示杜絕、如此則約法既定、限制自嚴、若虜服從、則貢市如常、固不必招人笠之豚、使之逸去、如虜敢肆、則罷市稱兵、尤不許畏狂豪之大、仍復招徠、此所謂款也、固一時羈縻之計、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亦曰練兵備餉、養士選才、朝夕待戰而已、所謂戰者、非必不量彼已、不問時勢、非無故而輕搗其巢穴、非虜既服而掩襲其不備、臣等之謂戰者、惟虜敢狂逞、必殺、背約入犯、必殺、扒牆窺伺、必殺、入市行兇、必殺、小之而隨犯堵截、大之而集師會剿、大都虜衆自作、漢過不先、此爲堂堂正正之師、即我殺虜、虜亦無辭、昔漢臣魏相諫伐匈奴、有云、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臣等願邊方有應兵、不願出忿兵也、臣等又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稱臣乞哀矣、安保其不陰懷異志乎、今日款甚矣、安保其來日不作惡逆乎、第一緊驟絕、則虜不心服、誓示羈縻、則我可預備、故今日順矣、今日

德之明日逆矣。此在開成中言之明日剿之此節順矣。此部撫之別部
逆矣。又復剿之。若順而復逆也。則易撫爲剿。逆而復
順也。則轉剿爲撫。以虜情之向背定戰歟之權衡。惟
歟不狗虜。戰不挑釁。一據一縱。太阿之柄常自我持。
使猾虜曾不得窺測而跳梁焉。此所謂酌謀戰歟也。
臣等今日主戰。他日戰不得人。戰必無利。必有以啟
釁挑釁罪臣者。今日主歟。他日歟不得人。歟必有害。
必有以縱虜誤國罪臣者。議事者不察首事者之心。
不諒任事者之苦。又不原愼事連禍之人。文法責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鄭經奏疏
唐寅
毛
平
雲路堂
二四九
於一朝。議論追尋于往。事其人已死。其事難辯。是臣
等所大懼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

華亭

徐學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吳嘉胤繩如

文 秉文孫參閱

郭中丞三臺疏草

疏

郭惟賢

改全書議香稅疏

役書香稅

臣本駑庸叨役全楚隨事修舉一意安靜以撫綏民生者臣之職也思爲政不在多言務在力行以振勵吏治者臣之心也惟是職可得爲而事關于全省之命脉不能不仰仗于天語之丁寧心所欲爲而事出于九重之特恩不得不懇祈于聖明之採聽者臣謹爲皇上陳之其一曰議全書以定徵派夫楚省常賦多逋糈實積其故謂何則以賦役全書之增減靡定而各屬難于遵守也是昔刊布已久自議條編後更改者再矣臣自受事以來見各道府議詳增派者不下數十起臣以爲寬一外民受一分之賜今民力調矣又重復議增不惟朝令夕改民難與

皇明經世編



郭中丞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郭中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守且慮竭澤而漁楚民不堪命也曾向與司道商訂以爲宰節毋濫寧因母更近該各守巡道呈蒙巡按監察李御史牌行議將糴糧專委官解免食糧里乞增扛價以恤解官并增入全書等因又查先准戶部咨爲國計廣其經用糧支事行據布政司呈議裁過通省各衙門冗役工食銀兩及先據糧儲道呈孝感等縣撥歸路府莊田租課原額漕糧改編未陽等各縣應改全書等因行司道查改并依限完報去後臣思人情多由簡而趨繁事體率始儉而終侈故愛民必先節用而節之云者非酌爲中制畫爲定規則便于此或不便于彼行于今或移于後徒滋煩擾矣蓋也及查先年委官收修全書因冊煩緒多糶難完詰馬戶各役買囑吏書徑增馬價工食者有之各州縣避就重輟徑自發派別州縣者有之又全書雖定私自額外派徵如安陸縣士民張鳳翔等所呈歷年積糶者不一釐正之其何以蘇民困而定法守令無遇今清補藩府租課之時將孝感未陽等縣改編漕糧及革過冗役工食增過扛解銀兩道諭小民俾

知增者爲何減者若上查將各處易知單內酌議應
仍舊者仍舊應增者不至下濫應減者不至下窒
碍各改正畫一其委官條例止委二員在省檢閱第
楚鬼廣頓楚邑星列彼安能以有限之見聞敷全楚
之利病定全楚之賦役須每府額委練明府佐一員
就近查理州縣條具目各府正官與委官總其綱奏
酌妥當方轉報司道覆覈轉呈臣等撫按衙門酌議
奏委官監刻刊布遍給小民條具目者必詢察民情
裁度適中毋妄增而不思酌減毋混減而不求可繼
皇明經世 卷之一 平露堂

復有不遵今書再行妄增加派者俱聽臣等指名查
奏此今書之所當議者也其一日議香稅以濟之
臣去冬入境受代趨承天府恭謁顯陵道經五郛
見廬舍蕭條蒸黎凋敝之狀所至召父老而問其故
僉云楚民不辰十室九災室如懸磬幾爲溝中之痛
臣聞而痛心嗣據司道呈詳辰沅缺餉嗷嗷待哺已
經議照例查完欠分數具疏申飭外比宗祿又日告
急矣災傷年分奉旨蠲停者既無從抵給而荆府奏
欠祿銀一萬九千又無從處補百計搜括公帑成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總其綱者必共秉公平方華積弊毋偏爲各屬謀而
不爲他郡謀毋專爲官謀而不爲民謀蓋官府多樂
于寬餘而民情多利于節省必以便民爲主而又官
不無累斯計之得者及查官解一事既可省編倉之
擾又可革私派之弊法固簡便但各縣銀解本府府
必兌足類齊差官起解恐奸吏積胥入既勒捐加耗
既病州縣出則短少秤頭又妨解官且二三年後官
派既足私派重起是亦當曲爲防預爲之禁也如委
官及府州縣官議派多弊致重累民者并改正之後

官因知有太和山香稅不貲可以急地方之困者本
山勑自永樂初年原以其神靈陰佑國家有功于民
祀之四方虔禱祝獻者肩摩踵接遍年香錢所人不
啻數千兩曩時分守下荆南道一員駐劄均州奉勅
提督一應香稅委官收理盡歸官庫所從來舊矣自
該道移鎮鄖陽而後內監專董其事內監官不便監
守又委之均州所千戶及各官提點分理收貯此輩
純粹之丁披緇之流始錢聚而貯之私室繼漏卮而

獻之公府，公得十之三四，私匿十之五六，蓋武弁羽士，藉本山爲奇貨，而壅斷同利，又恃內監爲門屏，中有借口焚修，徒充囊橐者，卒使四方之香客，虛負虔祝之初心，而數十之積鏹，終委之溪壑而莫恤也。卽山靈有知，亦痛惜之矣。查得東岳泰山，歲有會祝，該省委佐貳官收解爲省會官員俸鈔之用，東人得免派辦，迄今類之。今太之和之利，埒于岱岳，而楚地困乏，比東省且倍之。我皇上旣不惜泰山之稅，以惠東民，何獨惜此太之和之稅，不以解楚人之懸固也。且宗親者，皇上之一體也，軍民者，皇上之赤子也，山靈永鎮一方，將爲地方造福，何不捐其有餘，不盡之利，恤懿親，濟羣命，致神明悅豫，永綏萬壽之祉，而長固丕丕之基乎。合無議將委稅，聽分守道同監官照舊兼提，每歲輸委郎署二府廉幹佐貳官一員收掌之，除焚獻禮儀，定爲規則，修飭殿宇，隨時估支外，其餘稅銀，委官收完解府，轉解布政司貯庫，非遇災傷急缺，不許動支，此香稅之所當議者也。

潞潞疏

潞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中丞集

五 千露堂

臣謹會同按臣，議看得潞府養贍租課，將承之億萬斯年，永無極也。原係請昇府遺業，自足當景府額數，但在景府時，因奸民混稅妄投，徒張虛名，未獲實惠，卽楚中父老，猶能談之。臣奉命以來，欲留餘不盡之利，以爲皇上惠此一方民者，臣之心也。而仰體皇上友愛周親之意，以爲潞府求足原額者，則臣之職也。爲是督率司道，每勸議必會該府之差官、申飭郡縣，每勘覈必據經丈之文冊，舊缺少者，計畝而加州縣，無漏報之課。新淤生者，履畝而丈，佃民無隱射之奸，或因過重之難輸，而攤派通縣，以分其累，或因疲邑之難供，而抵派曲處，以充其數。大而田地、河塘、小而房租、屋基，以及于沙湖所、太陽腦等處，楚府退出原管之業，俱經司道委官，一一清查明悉，所據呈報，新增過租課，共銀二萬五千餘兩。先年景府尚多虛數，今則盡爲實數。內江夏以附省，衝疲之邑，漢川以八里、彈凡之區，卽通縣田地，止有此數。今在江夏增二千六百七十七兩，在漢川增至二千兩，在各官業已智盡力索，在地方見爲竭澤而漁，卽潞府差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中丞集

六 千露堂

亦且日擊民艱相安無言矣。及照任俸各官如布政司左布政使王應乾、今守武昌道左叅政趙欽湯、葉清查脩極苦心，報竣未甚，遽限原任俸根相應，題請開復其河泊所計二十六處課，既歸府官應裁革，以後俱免銓補。至于徵收一節，比見湖省百姓擁道號呼，告者接踵，臣爲之惻然，詢其故，則有謂官較書辦各役勒取使用者，有謂官較多索火耗，每兩額外加四五錢者，有謂銀已收入，因銀數未足，次日徑不認發收票者。夫三楚之地，湯沐之重地也。三楚之民，

皇明經世編

郭中丞集

海深

七

平露堂

皇上之赤子也。以潞王殿下賢明超邁，豈不爲陛下念此，惟是官較誅求之擾，潞王必不得而知也。楚民疾苦之狀，潞王必不得而聞也。臣等竊謂差官違徵原不若有司徵解爲便，以楚人馴悍之俗，曠溢者仍之後，萬一各役需擾滋生他事，所關于國體者不細，必欲爲今終之計，惟行令各該有司依期徵解，布政司類解有拖欠者，仍聽臣等每歲終查叅，要于盡完，既以撫安湖湘子遺之衆，且以仰成賢王仁明之舉，此公私兩利之長策也。倘以自行徵收，奉明旨必

不可已，則隨從獨不可減，俾有定負乎。火耗獨不可裁，俾無過重乎。使用獨不可革，俾無橫索乎。減一人，卽省一人之費，裁一分，卽專一分之惠，課不省，民不傷，驛遞不騷擾，奈何其不爲之計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合無將江夏、漢川、沔陽等州縣增補課銀查照數目，自二十二年爲始，行臣等將新增者行有司照數派徵，通將陽過各處四至，委官明立疆界，堅石封記，以垂永久之業。以杜侵畝侵占之弊。仍將司道王應乾等題請開俸各河泊官，咨部裁革，起送

皇明經世編

郭中丞集

海深

八

平露堂

別用，并將徵收應祛各積弊逐一查議覆請定奪，其爲上下裨益，良非淺鮮。再照頃者襄漢水溢，景陵、漢川等縣廬井漂溺，惟時無論里民，卽佃民流徙者過半，乃里民今有稍稍復業者，而佃民尙蓬萊萍散，絕意舊棲矣。此何以故？里民被災者，自計猶得覓恩蠲停徵，督而佃民則督責猶故也。取盈猶故也。又有從而賤削之，漁獵之者，彼亦安能以懸磬之室，充系秦之額乎？此所以易去其鄉，計不返顧也。臣伏覩大明會典內開，皇莊及皇親公侯駙馬伯等官莊田，如遇

災傷俱令照依民田災傷分數徵收大日皇莊官莊而藩租可例已今以各省直之民田地一遭災傷皇上猶然下蠲租之令不受常賦以寬天下之民力而路王獨不可依此例議從寬恤乎倘荷特旨仍令照民田災傷事例量行蠲免庶幾哉窮民易德流移可復矣。

酌議兩省班軍疏

粵西兩省戍守

據守巡下湖南道會呈奉臣憲牌前事議詳衡州長沙寶慶三衛戍守武岡州軍士分班減派口糧并寶

皇明經世編

郭中丞集

粵西兩省

九

平露堂

慶寧遠永州三衛戍守廣西恩恩軍士仍應撤回守柳州緣由到臣該臣看得國家之設鎮戍也或以腹裏移守要害如長沙寶慶衡州三衛之戍武岡是已或以鄰省調戍遠地如寶慶永州寧遠等衛之戍廣西柳州是已武岡戍因正統年間諸苗侵掠而設柳州戍因弘治年間借兵勦苗而置是皆始于一時之權宜而後卒沿爲例也年來行伍消耗如寶慶衛軍五千五百僅存一千二百他衛可知已一戶之軍差至七八有兄戍粵西弟守武岡者有叔充城隍姪赴

遠調者有班滿回家而屯局門哨之差且駢至者皆以數戶塚一軍今以數軍累一戶在塚戶丁繁者猶可言也單戶子身條來倭去歲無寧日終歸于斃耳及今不爲撫恤將來卒何底極語曰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倘亦其時乎臣等竊謂武岡之戍除該所操軍外衡州長沙寶慶三衛班軍載在全書者一千二百四十八名月糧原衡關支矣歲支行糧六千七百三十九石二斗本折派在武岡桂陽新化州縣冊籍可考也合無卽以一千二百四十八名隨原衛多寡分

皇明經世編

郭中丞集

粵西兩省

十

平露堂

居則有柴火行則有輜重領班指揮餉之以充守備之常例而半入私家雖經嚴禁積習未除是軍之多調乃官之奇貨也盡留則病軍盡撤則失備就若更番分班使兵食具足之爲一舉兩得也且三衛地方離武崗非遠萬一有意外之變可以一呼輒集首尾相應于牆戶之防尤保無虞者此湖省武崗班軍之所當亟議者也若廣西一班則屬瘴癘之狀見之道府所陳者令人渾酒交頤夫粵西地故荒涼兵力多資湖省易戒震鄰傳稱同舟分兵代戍先年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郭中丞集 平露堂

日此爲死戍夫詩人之念戍役也有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之憂有我心傷思莫知我哀之嘆猶云有歸期也今且投荒就死莫必其命矣以茲至慘至苦之狀視彼且十倍之安得不爲之憫其情而甦其困者臣讀右江道龔泰議之議詳與撫按諸臣之批語固已洞臻其切優恤同心矣矧向也鋒鏑未寂羽檄猶飛縱疲于奔走亦何辭之與有方今烽煙久靖夜戶不扃思思一帶已鮮萑苻之警焉用此疲卒附綴爲也上著之募右江道既有定畫而扣留糧銀柳州府見貯在庫則寶慶思思一哨與寶慶哨其苦一也寧遠衛州長沙岳州等哨與永州諸哨其情均也或分兩班或免遠撥則尤朝廷破例之恩亦粵西諸臣一體之念也再照寶慶調戍柳州額軍三百近年消耗稍不及數嗣以一百調思思卽柳州自有爲守者已無藉此百人矣倘得此百名撤回該衛將柳州現在班者查明籍數逐年選擇精壯以往則捍禦得人緩急足賴而寶慶之操演城守可不致缺乏斯非兩利之策乎此唐西班牙軍之所當亟議者也臣職在撫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郭中丞集 平露堂

其于士卒分當甘苦同之而請種糧情狀得之聞見頗真用是據實披瀝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議覆上請如果臣言不謬將長沙寶慶衡州三衛成武岡軍各照數分班照班給餉行臣等欽遵施行仍行廣西撫按官將寶慶及永州二衛近調思恩一班照前議撥回并將寧遠長沙衡州岳州等哨一體議恤則不惟兩省壯戰之夫可望更生之賜而 聖天子南顧之懷亦少紓于萬一矣

甲明職掌疏

鹽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鹽法

十三

平露堂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題李掣事理行批驗所催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綱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戶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管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采之輿論因得于事側之可倣而行者其何敢以無說而處于此臣惟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

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管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蓋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于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之有不然哉臣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宋舉所積聚悉掌握于一人之手爲費易耳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者而稽焉即欲恣費不已難乎理固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職司俱解貯之于計部又經計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戶部錢糧雖聽該部委官分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該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于該部之官乎即使委及于御史亦止宜做監督抽分之例查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銀之贏縮若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獨專之耶何者臣等臣也職奉糾察錢穀之務自有司存而非臣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元江寧二縣收貯爲務頗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與其經臣之批發又經該縣之追收而後領解部展轉

之若此煩擾也。孰若以該部之銀隨該部委員掣收。而以臣監督之。下法不尤爲直截。于事不尤爲歸一乎。方今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職罰俱欽奉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其掣鹽之務。其所關于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爲之所也。伏望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掣分之例。行令南京戶部專委主事一員。臨關秤掣。仍咨南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應行事宜悉聽所司從長詳議。如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海堂

納。商人敢恕不敢言。此包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帶。短少者罪擬盜竄。綠夾帶。納贖。重于盜賣。故奸役遂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遂。卽爲報數。少未遂。卽妄報數多。自非躬親嚴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官吏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販家抬稱。各衙門使用名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計之。則數盈一千矣。多方剝削。營費不貲。此常例之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收吏役。勒索火耗。每兩多至一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往爭收。夫商既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之官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此誅求之困。現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四弊。均爲竊政病商之尤者。臣竊謂商人之應應爲利來也。同將徼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商之腹彼以生。而使之無以爲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禁。安保夫改差之後。寧無營營則利之役。尋踵故轍。而恣害者乎。伏惟 聖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海堂

留意併勅部院議覆容臣遵照施行如有蹈前弊者
重治之如此則宿垢盡剔而實惠暨沾富商輻輳而
赴學恐後其于鹽政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山明親世 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

部中丞集

推法
七

三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朱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朱用霖并侯參閣

蕭司農奏疏

疏

蕭彥

竭愚忠陳三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吏治兵事河通

臣聞明君之致治慮必周於萬全忠臣之事君言不嫌於過計況今 聖明御極正臣子效忠之秋災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蕭司農奏疏 吏治兵事河通 一 平露堂

頻仍尤上下修省之日臣以外郡木吏荷蒙 聖恩

拔置言官遭逢若此而猶不竭其款款之愚以冀補

報於萬一一是上負 陛下而下負初心臣不敢也謹

以見聞所及有關於當今時務者總括三議爲 陛

下陳之惟 陛下留意其一曰議吏臣惟生民之休

戚在守令守令所以寄民命者也恭遇 皇上加意

吏治旌卓異懲貪酷天下喁喁向風已而議者猶謂

吏治未盡復古何也臣以爲文移之當裁也物議之

當要也本原之當敦也夫上之所以流通於下者文

當人云爲政不在多言文移之多吏治之所

以吏治爲本後而已疏則玩煩則擾其弊等耳臣觀之有可所謂

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足蓋有之矣如一

錢糧也所降發之冊式凡幾如一獄訟也所批發之

詞狀凡幾如行一令也應通詳之衙門凡幾如遣一

吏也應倒換之循環凡幾蓋名雖守令而其實薄吏

不異矣下之有司日疲其精神於文移遲速之間而

不暇行乎其志上之監司日用其精神於文移依違

之間而不暇先乎其大有司既苦於煩一一而經心

不能也勢必校之吏書而應之以文具監司又憚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蕭司農奏疏 吏治兵事河通 二 平露堂

煩一一而經日不能也勢必假之吏書而行之以姑

息上下交受其病而彼此俱失其職坐此故也臣非

以文移爲可去也臣惟朝廷之設官撫按總督司道

司道總督府州縣其統轄有定分而人臣之受職或

錢穀或刑名或專制或兼攝其詳略有定司欲吏治

之復古莫若明其職掌者其文後司刑名者不必兼

夫錢穀司錢穀者不必及夫刑名專制者理其日兼

攝者理其綱前令可用何必作聰明以吏舊章有司

當先奚爲以一人而侵衆臣賢者聽其展布務省事

毋務多事不賢者。厥其簡黜務更人毋務更法而獎所當嚴例所當舉者或一年已終或半年以裏撫按嚴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嚴之。府府嚴之。州縣。蓋文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詞訟則省一民害。減一冊籍則減一吏弊。其視之徒煩而無益者功相萬也。文移裁矣。而是非不明則賞罰無當。是非者上之所據以賞罰者。顧是非速而不能達者。則小民之公論也。其朝布而夕達者。則衙門積姦。地方巨豪之浮議也。浮議一興。雖有賢者無由以自明。而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康堂

議既攝雖有知其賢者不能以不惑。是以太阿之柄倒持於下。而惟畏之風。日習於上。邑有大喜則謹而避之。耳邑有大獄則解使去已耳。長陵夷之漸。阻任事之氣。其所係豈渺小哉。近如山東萊陽縣丞朱希甲子年為物議所中。希則希召又編劉序召幾為物議所中。向非撫按覆覈則希召又編劉序而後矣。天下之廣獨一萊陽丞哉。臣愚以為風聞言事可倒於在內之科道而不可倒於在外之撫按。可用於中行之廉官而不可用於按屬之有司。請乞通行各處撫按務精簡別毋惑飛語寄之耳目者。必先

問其所寄之人得之傳聞者必覆查其所聞之事舉劾務求其當毋徒取盈於善頌賊私務得其真不在張大其數目至為某人為某事受贓若干如此之類有非灼見其然毋得遽人章疏而狀私駕空私述捕帖體刻謗版者仍加重治以為地方之警庶覲別明而勸懲當吏治修而民志定矣。然本原不議則吏治皆苟而已。臣聞之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夫心與政相因也。又曰善治者無赫赫之名。夫名與實相勝也。今之吏誠心愛民者固多。而炫奇買譽者不少。以欲怨為任怨以憤事為幹事。獎未及剔也。即一皂一夫之查覈則汲汲而申諂以為吾能剔獎如是利未及興也。即一牌一票之施行則及汲而暴白以為吾能興利若是。苟當上意毋論民心苟快目前。毋計日後。至於墾田里招流徙興教化勸農桑為治道所最先者漠然若不與吾事矣。譬之象貌徒存而神氣不貫於元元何補哉。臣愚以為評品吏治宜先其心術以及其政事。一念為民事求實際者上也。即悶悶無華上之人當最之矣。一念為已事求虛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康堂

者下也。卽赫赫炫人上之人當服之矣。監司以是爲賢否。鈐部以是爲勸懲。聞於惴惴之吏。拔其一二以風在位。則意向所趨。而天下之民。我有不同心向化者鮮矣。此今日之吏治所當議也。其二曰。議兵。恭惟皇上聖德格天。北虜款塞。逆夷授首。天下欣欣。享太平之慶。願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先年議許貢市之初。非遂以爲長策也。蓋曰。姑餌虜人以修我備而已。經今數年。而邊備如故。一有警報。且然且否。而將臣已倉皇告急矣。則今之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事豈非所當亟圖者哉。臣不諳邊事。姑就臣所見。則勝筭之當定也。招降之當慮也。遺左之當備也。李牧備胡。趙充國備羌。其初皆落落不合。或遣人代將。或移書詰問。然二臣持之不變。而卒之却先零。降匈奴。若持左券以取償焉。何者。彼其中有定見也。此兵家所謂筭也。今之邊。其有筭乎。無筭乎。平居僥倖以苟免。有事張皇以掩敗。卽稍稍自見者。亦嘗試而漫爲之耳。夫少算猶恐不勝。而死無截。臣愚以爲今之大將。既不能必如李趙其倫。然亦宜擇其智勇兼長者。

任之。寬其文法。許其展布。一應邊事。悉聽籌畫。如各鎮之中。要免某弱某強。某爲虜所生心之地。則某鎮當備某鎮當援。如一鎮之中。要見某強某弱。某爲虜所必由之途。則某堡當備。某堡當援。墩臺修矣。守墩臺者有無缺乏。芻糧備矣。給芻糧者有無科尅。率夷有定限也。禁邊將之私交。以杜其玩狎之心。可守則守。定則也。抑將來之過求。以堅其攝服之心。可守則守。無藉手於班軍。當戰則戰。毋塞責於擣舉。舉此數端。餘可類推。仍乞通行總鎮諸臣。各悉所見。具聞於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務求必勝之筭。以收不戰之功。較之虜至而倉皇者。果孰爲得失哉。然招降近例不及今。一處臣恐有筭之所不及者。臣惟用間招降。可施於臨敵而不可施。於平時。可施於中國之脅從。而不可施於夷狄之異類。臣不敢達引覆轍。請以我國家証之。陝之有把丹也。自太祖始也。至成化丁亥。而李俊滿四等遂有石城之變。連師數月。殺兵五萬。僅乃克之。計所戕傷。蓋一伯三都督數千官軍矣。夫休養於百年。猶稱亂於一旦。降夷之不足恃。此其明效也。頃隆慶元年以

來先後建議開歸路散逆黨爲中國流移者設耳而乃以類報降夷與回鄉人口共議陞賞則側卽今九月內兵部題覆如遼左邵耶哈等亦不少矣夫邊臣動於陞賞之利則其招徠之必力而招徠之術臣以爲非計而誘之則利而陷之也以計誘而善則必以計窮而悔以利陷而親則必以利小而疎而邊塞之險與彼共之虛實之備令彼知之萬一有李俊滿四者構於其間又萬一虜謀不測故布親信於塞上適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况中國之大初何籍此夷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遼之未可息肩不在薊之下也而抽軍入衛歲以爲常夫寧夏延綏之人衛是以遠衛近也然議者猶謂非計徒損軍敵無益實用已非守在四夷之意若遼薊接壤義同唇齒遺兵寡矣而又衛薊是益其寡也臣未見遠受敵而薊可安處者也曩者薊無勁兵故藉徵發今練兵數年而入衛猶故則所謂練者安在哉臣謂遼左一鎮以寧前爲咽喉寧前又薊遼適均之地合無將前人衛之軍至期移駐寧前擇官訓練薊有警則出而衛薊遼有警則返而援遼不則以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人煙一空。泗州要地也。淤沒之餘。僅存一門。清江浦巨鎮也。官舍之前。不通徒筏。而淮之北堤。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趨而淮不已也。趨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臣。未有以淮泗爲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脉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淺。發堤。以救燃眉之急。猶且不暇。況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泄不亟講乎。臣考之通來議河者。非一人。亦非一說。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泥。或謂專意清河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臣固不能臆度其孰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臣愚斷以爲今日之務。未有急於此者也。臣亦知今之治河甚難。濬海口。則湖汝爲崇。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千里之沃壤。兩地之民命。泗州之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於此。可委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沿淮安。上過潼關。逐一相視。就可分其流。就可殺其勢。就可救目前之急。就可圖末世之安。計書停妥。貼圖立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具奏施行。以固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粮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則誰何。則臣又有以折之。曰。木患以來。淮陽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不賑濟。今誠發其蠲且賑者。用之於河。資於今而償於後。奚不可也。語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直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夫此三者。雖獨臣言之。蓋人人言之矣。而竟未一底績以副皇上望治之懷者。何哉。臣又惟天下之事。一實百成。一虛百廢。今朝廷方下務實之令。各臣工孰不以實政藉口者。而臣恐其所謂實者。不實也。夫虛實之間。固有辨矣。夫益於國。則實益於民。則實反是皆虛也。臣乞皇上申諭內外諸臣。毋苟且於目前。而務爲深長之慮。毋取辦於簿書。而務懷真誠之心。如吏也。實意愛養。若有家者。所以字其子。而不爲粉飾之具。如兵也。實意經略。若有家者。所以防其患。而不爲枚磨之計。如河也。實意料理。若有家者。所以奠其居。而不爲僥倖之圖。同心戮力。無分彼此。專精一志。毋計近小。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而臣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區之三議皆贅辭矣。

敬陳末議以備采擇以裨治安疏 時政五事

竊惟天下無不弊之法而貴有救弊之方因其弊而調停之則事不至於大弊而民可相安天下所以長治無虞率是道也恭惟 聖明御極百度一新海隅蒼生舉喁喁焉思見德化之成矣惟是一二事宜當調停者臣等職掌所關不敢不具列以聞而 皇上試垂聽焉一日積穀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其豈誠不便哉臣以爲有兩端焉有罪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自戊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廩自有詞訟今積穀有差卽杖而下訟於郡者又屬之郡已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於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爲有力者於足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遣已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停止其勢然也夫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法初議豈其若是而開載未明奉行過當卽令造冊奏繳若福建一省各自爲項兩不相蒙其他或含餽

支吾不合原式臣以謂州縣積穀制也郡積穀非制也是可更也撫按贖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者與司道所詳行而存留者并有司自理通籌可也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手矣卽按成數而查覈之降罰如令造報如式矣辭哉此積穀所當議也一日商稅夫商稅做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視國初異矣他姑無論卽如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買貨物河西務有外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惟者數稅所利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彼且未常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腳抽真同商賈議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二 平露堂

以爲權宜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出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鹽類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真之稅既非祖制亦無重獲冀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執稱軍餉之充爲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所當議也三曰催科夫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奏所以警人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有十年日共無不考成而有之免矣則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

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完全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卽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四曰鹽法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毫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超支報納以救目前而舊商壓欠數十萬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爲艱於是設法澆晒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陝者則晒者也晒鹽味苦不可以只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價或抑勒鋪里水買而民間實用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撈爲力易晒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竊聞之池鹽與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輒生遇風雨調輒生而盛今產晒日行鹽根日薄矣晒鹽不減而欲鹽生之復不可得也顧晒鹽非得已也爲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晒鹽之減亦不可得也蓋有丘濬嘗有通融海鹽之議而管理有分官行鹽分地那移一開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

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轄也。二池之鹽，積若丘山。此鹽，乃河東之舊產，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舉而轉發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倘有低昂，依時估并，可也。每年鹽引仍赴河東運司開領，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可也。如是而鹽丁免課，稅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賠課之苦，在鹽丁無多晒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官鹽既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晒既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且什伯矣。破拘拏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晒鹽應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東額課應否暫減，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救弊安民之大端也。此鹽法所當議也。五日邊儲，臣觀邊儲之區，未有甚於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卽今從荒

幾不可支，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指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間常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廩，西則於定邊、懷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糧，南則於綏德、葭州等處收與臨保德之餘糧，彼有餘則加價而糴之，此不足則加斗而散之，要以備不時之乏，而不恃爲正餉焉。是或一道也。果行之，則儲蓄有素，卽甚凶荒，豈至廩靡若是哉？綏段等處臣不及知，臣彥彙聞定邊，則去歲四月也，當其時該鎮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邊相去四日程耳，銀一錢卽得米二十有奇，由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糧分司皆主前議，而分司官宜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鎮從長計畫，廟堂則責成而主持之，百世之利也。豈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於田而怠於耕，間之日糴賤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儲所當議也。其他利弊臣等不及聞者尚多也。臣又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無全非，亦無全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宜於此或不宜於彼宜於今或不宜於後天下事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已邇年以來政誠近苛然其初亦曷嘗不爲天下哉而持之以一切之法奉行者濟之以承望扶同之見如省官則羣然應曰某官可省今請復者即請省者也如鑄錢則羣然應曰某地疏邇今議罷者即議行者也如丈量部議曰糧不失額者免丈而各地方初議免丈者不少也自有紀錄之旨而人生羨心自有切責真順按臣之言而人生畏心羣然應曰某多丈地若干某減派糧若干今稱不便者即稱便者也德意不宜於下疾苦不聞於上言不由衷事不當實大率類此待其既弊而調停之晚矣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勅行勘議疏

勸議尤田

自元臣虞集有京東渤海一帶水田之議而未及行先臣丘濬又言之而未及議識者憾焉頃徐貞明倡于先蘇鄭徐侍力持于後而鄭且次第試之矣適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條陳可行之狀并欲專任貞明奉旨下部查議此宗社長久計萬世臣民之幸也臣惟談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成天下創爲之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難是以古之君子其任事常專其慮事常慎西北水田最重而大又所創爲者乎徐貞明先令山陰而良臣彥與之同事旣而條陳水利與潞水客談之作臣彥與之同議臣彥信貞明非一日誠專責貞明而久任之其言必底績可逆而睹者然竊以水田之議其不可以不成者有四而不可不審議者亦有四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水利旣興倉庾露積群幾輔皆外府也是昔取諸東南而今取之堂皇之外也此萬世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一也邇者水旱頻仍民力告誦而東南爲甚西北有水利則東南可息肩而轉轉之費漕卒之供所省又幾何矣此國計長利其不可不成者二也虜利于馬不利于陸誠使近邊之地阡陌有限溝洫有制虜將望而喙息矣此制虜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三也凡議安邊必先實邊水利旣興民將耳食美其服安其居閭閻相望雖狗之聲相聞昔也曠菴今也蕃育此安邊長慮其不可不成者四也然而西北之不諳水田舊矣驛而爲之人將諱焉狗之則有所不能而違之則有所不可且事有事宜

官有專^司勅^非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者可比有司之督責能無嚴乎能以漸乎能聽其自便乎緩之則無濟于事而亟之則有殃于民是人工之議也其不可不議一也且墾田之夫每一日不下數百能派之民耶以爲萬失將徵之江南耶千里齊糧遠赴田作有望而走耳將召募耶往日河工募夫日銀五分猶然稱累何者官之募與民間自募不同勢則然也臣恐其募之而不可繼也將勸民自爲耶脫勸而無有應者計將安出且事出于勸不可以歲月見功也是墾田之夫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二也西北有可耕之地常無可耕之人軍習干戈而安饗其餉民習于惰而輕去其業臣彥往閱寧夏古所稱塞北江南也又風有水田籍漢唐二渠不煩微力然往往就荒間之日足于食而止何力焉爲故驅之領田如赴湯火又嘗聞其肅有先撫臣楊錦者爲墾田之議而軍不願種乃分派各堡另立墾軍卒之未有成效頃都御史趙錦之覆議曰未必處處可開必有可開之處未必人人能行必有能行之人此言得矣倘行之而墾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嘉堂

千

恐後將無措也是領田之戶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三也且沿邊無糧贖土軍民利而私種之久矣墾而爲田勢必起科能欣然就耶至于千廣野有涉壓之虞水濱有泛溢之虞但一相度可無慮矣是起科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四也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恒無能任事之人貞明乃其人矣臣奚慮哉又敢爲難成之說以恐之哉第以天下事始乎難故卒乎易始乎慎故卒乎無患漢先零之役趙充國以謂無輪老臣然猶曰兵難遠度願至金城國上方略及其至金城上方略矣反獲詰難終三數奏後乃許之未至金城卽充國未敢易言也未經詰難卽宣帝未敢易許也蓋事之不易如此王敬民做充國之意舉貞明而臣等做充國之意先勸議臣與敬民其意一耳伏乞勅下工部會同戶部查果臣言可採覆議上請量加貞明相應職銜領勅前去躬親相視謀之撫按謀之司道謀之有司謀之士庶毋以一二喜事之輩遽以爲可毋以一二畏事之言遽以爲不可毋以人言不齊而阻必爲之氣無以前說難爲而特必爲之心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嘉堂

千

衆虞思虛心勘議曰某處可墾須親見可墾之狀云何曰某處不可墾須親見不可墾之狀云何合用錢換于何取給合用人夫于何取辦民間舊有之業有無妨礙近邊領田之戶果否經久然後次第具奏請旨舉行而任之以久無責一旦奉之以專無或三至行之以漸無取一切萬一落落難合卽其實以仍如舊議委之撫按司道徐徐圖之見本官體國之忠不相妨也古有大事必博謀于衆而後行之故臣等敢效區區之愚加此臣等不勝倦倦之者也

皇明經世編

蕭司農奏疏

勸諭不田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

徐孚遠間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彞環公

姜爾珠慈履參閱

張洪陽文集

疏

張位

史職疏 史職

臣聞古者左史記勳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名臣經世之蹟炳然修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

皇明經世編

張洪陽集

卷之一

史職

一 千露堂

祖宗時尚設起居注官故 聖政記日曆諸書謨烈孔彰允爲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修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臣頃備員纂修切見先朝政事不過彙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脉絡每每不相聯貫致使 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繼前徽而光後範也傳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貽疏之者因事無尋責往往中綴

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其甚亡謂也

況不值纂修則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徒日費大官供給循名責實其將謂何茲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爲宜復久矣恭遇 聖曆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爲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微誠爲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爲更張別創名秩第今見在諸臣日輪數人進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爲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疏下六科者亦據緣繇紀其節畧藏之祕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儒講論銜直之選者也學占而不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 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富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切憂之不特此一事爲然伏乞 勅下閣部會同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

皇明經世編

張洪陽集

卷之一

史職

二 千露堂

臣聞古者左史記勳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名臣經世之蹟炳然修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皇明經世編 張洪陽集 卷之一 史職 二 千露堂 臣愚見今不必大爲更張別創名秩第今見在諸臣日輪數人進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爲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疏下六科者亦據緣繇紀其節畧藏之祕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儒講論銜直之選者也學占而不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 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富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切憂之不特此一事爲然伏乞 勅下閣部會同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

而國典備職業修人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疏上禮曹覆行事見張鳳盤集中

建輔城定兵制疏 建城制兵

奏爲建輔城定兵制以鞏萬年 皇國事臣聞之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

康四海蓋險不設則不可以守國尊嚴王畿則根本

固而天下蒙安 國家定鼎燕京雄勝超越 九重

居守二面鄰邊固與前代建都中原者不同 成祖

皇帝二犁虜庭兵力強盛草創建設以俟後人念

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逼近拱衛宜嚴今京東

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鎮不四百里東南之去

天津海口不二百里西南之去紫荆關路不三百里

朝衛隘口夕抵郊原鐵騎乘風勢不可遏夫以天下

至重之地而伏至危之形防護未周形勝未備咸抱

隱憂久矣嘉靖庚戌年間虜騎闖入邊關徑至城下

斃敵萬姓未幾所備城門一開內困外阻況今虜情

叵測倭防正殷桑土綱繆尤當亟慮臣竊以爲宜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近京周圍十里內外卜擇水土善利要害處所特建

輔城四座護衛京師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以處

軍士外設教場照常操練聲勢犄角有恃無恐猝有

外患城門可開合無遵照 祖宗五軍舊制即以三

大營見操官兵爲中軍大營其四城應撥營兵各萬

分練或查取京衛五十四屯及京營三屯餘丁挑選

精壯以充其數擇前後左右五府見任官知軍事者

統之俱聽戎政大臣節制偏裨將領視大營之制

城內兼置倉場各貯一年芻粟再設憲司文臣二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監操督餉令熟兵事以儲邊才量撥近城田地給軍

耕種以優養贍四隅聯絡墩堡以嚴守望周遭開通

溝洫栽植樹木以扼戎馬險足以守兵足以防此誠

國家強本之圖萬年不叛之計也嘗考漢設南北二

軍宋設禁廂二軍彼此相制爲安我 太祖定鼎金

陵長江天險復設浦子口大營屯兵積餉具有深意

伏見今之講武者但計兵力不考兵制蓋兵弱則有

耗費之患而兵強則有肘腋之虞虎豹在山才爪自

恃尾大不掉輕重倒持宜今各將官於營軍中揀擇

壯勇千百名稍厚糜餼常置左右即以千百人充伍長甲正部隊名色視將領官職崇卑以定多寡差等卑名分相維苦樂相通臂指可使緩急可賴或一營得提彼此勢足以相制或一夫脫巾上下力足以相鈐分數既明多益善此又為將領強本不特可行於京營而且可行於各邊者也若言四輔之城兵力尚少則請於畿甸八府州縣民壯中再行挑選充數或以入班之軍酌量添補或以召募之衆事寧續增仍令巡視京營科道官一體稽聞此制一定不惟皇明經世編朱子陽集 建議制兵 五 平露堂可壯若重取輕之勢且可弭驕悍譟呼之事矣或謂營建多費時誦舉廢然久遠之圖豈必旦夕之就期以數歲何患其遲或謂守在四夷在德非險若為堂與之備恐示張皇之形使懷常談終誤大事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今夫富人之家欲防外侮必須固藩籬守門戶而後室家即安戒備僕嚴備禦而後盜賊難犯今建城制兵之議是即固守備禦之策也庶人且能為一家謀况以天子之尊可不為 皇居萬世計乎謹繪城圖一幅恭進

御覽伏乞 勅下該部及時會議待邊事稍寧次第舉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得旨京師根本之地添築四城深為華衛至計該部便有議來說

攻守要畧疏 寧夏攻守

臣竊見寧夏討叛一事初以招安而計畫多誤繼以攻城而士卒受傷師久無功祇緣未得攻取良法故耳夫攻城古無善策而况暴露炎暑之際仰面堅城之前賊逸我勞賊狡我拙徒驅數萬入日就炙地不亦誠可哀憐矣乎臣前遣魏總督及巡撫諸邊臣書極言冒暑攻堅兵法所忌惟當分兵退虜分兵圍城分兵護糧分兵巡堡不當攻城惟當困城定時而迭擾之若部而專責之務令我兵常得休息賊賊日夜應接不遑不出十日必將內亂乘其倦怠賈勇先登未有久而不破者也臣又惟叛賊之所恃者惟虜故討賊必以退虜為先我兵之所恃者惟糧故進兵必以護糧為亟今將士咸聚攻城而莫肯別調者則以封拜重賞故動其心功在他人必爭必忌各懷一意

終難齊心。且禦敵圍城有難有易。自求便利。人之常情。竊以爲莫若重申軍令。定更番之計。遂報効之情。一月爲期。兩將迭換。若成功時。退虜護糧。查照功次。一體優敘。雖無封拜之錫。亦磨茂賞之恩。庶幾勸勵。均而衆志定。亦或一策也。輔臣趙志皋與臣在閣。相與殫心竭力。每日商量調度。東西邊事。凡選將徵兵。儲糧運餉。及一切條陳章奏。種種要務。俱定議與該部施行。無容煩瑣。臣於辦理公務之暇。簡尋故牒。及參以日所訪聞。遂投拾編次。爲戎器要畧八事。攻城

皇明經世

張氏陽東

卷之七

平露堂

要畧二十事。謹開列於後。進呈御覽。雖未開軍旅之事。亦聊竭圖報之心。倘蒙皇上俯納芻蕘。勅下兵部。行與寧夏邊臣酌議施行。或以安邊計賊。未必無補萬一矣。古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臣竊慕之。此外足兵足食。安邊要法。尚容思竭一得之思。務令胡塵不驚。四塞寧靖。臣之願也。

議邊備疏 鄭廣防倭

竊惟軍旅之事。其變不可先圖。其謀則當預定。謀必先定。而後儲當者。有所恃而不搖。變無中制。而後決。

勝者無所忌。而自戕。自古國有大事。必先定謀。若謀不預定。而泛泛爲之。則聽言行事。何所適從。盈庭爲政。而耳目心志惶亂矣。又况邊疆重務。可嘗試而漫爲之哉。愚見以爲今日西事。只宜緩固。不宜急攻。東事。祇當近防。不當遠出。此其定謀之大槩也。今聞倭勢甚兇。海防宜備。請以邊防及海防分爲四鎮。如東則薊遼保昌爲一鎮。專以防虜。山海至登萊爲一鎮。專以防倭。西則宣大山西一鎮。陝西延寧甘固一鎮。如故四鎮。除戊卒照舊外。各練精兵二萬。每營二千

皇明經世

張氏陽東

卷之八

平露堂

人車三百輛。每鎮各聯列十營。擇謀臣猛將統之。禦虜防倭。不啻足矣。四鎮計兵十二萬。半騎半步。總用馬六萬匹。即以省軍之餘。寓裕餉之策。又以省馬之費。裕足軍之需。即厚給優養。還省邊費大半。足食足兵。不必他求矣。再如前所建白京師四面增設輔城四座。墩四十座。除京營外。各練精兵三千。亦半騎半步。倘信其言而實行之。金甌磐石。不啻固矣。此外若開荒地。而聯保甲。廣積粟。而練民兵。富強之策。莫善於此。至於輕車當置。器械當備。召募宜速。訓練宜精。

主張宜定。信任宜專。議論宜省。怠緩宜徵。皆切要也。若西事分兵禦虜。分兵困城。分兵護糧。分兵巡堡。以蕭李二將各掌主客二兵。畫地圍城。以麻董二將各統本鎮之兵。畫地防虜。多備糧餉。為持久計。賊困日久。必將突逆。或設伏而擒之。或多方以購之。西方之所當定者止此矣。若東事當設總督重臣。北自山海南至山東地方。撫臣以下俱聽節制。濟寧以北。漕河以東。悉屬統轄。仍設總兵一員。駐紮適中處。所偏裨將領分守海口。一如邊口規模。即以順天巡按御史兼巡視之事。急宜查視海口要害。聯墩倚角。多為溝洫之險。多備火藥之器。分兵畫地。多方備之。南方海船搖蕩。北人眩背難堪。有船無人。空費可惜。止宜多造漁船并聚漁戶。無事時聽其生理。有事時資其哨探。凡遇村堡人稠。則教以團練。鄉兵人自為守。堅壁清野。毋資盜糧。再行朝鮮謀舉義兵四起。致攻擊之法。助以火藥之具。待至鴨綠江邊。彼我前後夾攻。東方之所當定者止此矣。夫變未形而預言之。每忽而不從。變既至而方圖之。徒悔而無及。如信其言而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下露堂

焉斯國家之福。芻蕘之願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而行。人各有見。不必為同人各為圖。亦不必為異。總在 聖明為 社稷自斷而已。時裁機不可失。臣愚不勝慙慙。

經理朝鮮疏 卷理朝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下露堂

竊見倭入朝鮮以來。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卦。以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絕於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賴師當出而用其方畧。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佳兵不祥。易動難靜。國家之力專于一隅。脫四夷內外。或有蠢然而起。又何以應之。前者屢奉 聖旨。勅朝鮮自行修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為屬國防禦之理。聖慮至深矣。今朝鮮既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為強。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將後謀之益狡。此非可以虛聲下。偏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於戰守機宜。

進止緩急尚爲濶畧或欲搗釜山據全愛守烏嶺恐有輕進以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也寬莫恐有隔遠道誤之患臣等以爲兵欲爭利當爲自固之謀先宜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決能制勝守則必其無虞我欲戰則戰非人可迫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於人而止如此始爲萬全無憂之計莫若丁開城平壤二處間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使則進輕兵而趨利與倭決勝勢不便則虎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逆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爲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人欲以功名自見丁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爲之長師就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樹畜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一年之後本地之錢粟可以爲餉本地之

士民可以爲兵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而本地之物力歲鏡一歲但資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盡仰於朝廷直待夷氛悉淨然後議撤如此則賊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屯必且景附響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而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於一倭所爲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難而人馬敵彼爲主我爲客故也今倭屯釜山者數年且耕且輸已握勝筭吾不能然第欲以一旦之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償因糧于朝鮮而不我繼求戰於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敵禍不可言即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倭有屯蓄吾亦有屯蓄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益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蓋已不爲退計矣況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於我開于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次第取慶尚忠

清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日逼月削。而感之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若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但念倭之不恭。動以滅此朝食爲言。徒求快心。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于旦夕之間。而以經畫長久爲計。烏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烏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儻朝鮮人不爲吾使。朝鮮財不爲吾用。又須更奏別議。勿悞大事。庶幾奏全勝之功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且令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以通朝鮮之黃城島。涉釜山而歸對馬。此爲長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小山無。噴。棲泊之所。且船各有宜。宜于南者不宜于北。以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經萬里之遠。大是危事。不若從內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三

千露堂

便安穩之計。登萊舟雖不能猝辦。從今議造。亦未爲晚。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盡市井之少年耳。虛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強。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爲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倭而用。彼方老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爲。招南兵不如求南將。教練甚易。處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是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師伐魏。則屯渭濱。羊祜圖吳。則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膏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兵。則當老成持重。長策而行之。今忠猷滿庭。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無可采。伏望皇上勅下兵部。再加酌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三

千露堂

條陳禦倭七事疏 聖優

昨接到總督尚書邢玠揭報。內稱朝鮮南原全州已失。倭勢甚大。該國官民紛紛逃散。漸遺空城。不惟不

助我兵，不俱我食，且將倉糧燒毀，絕軍咽喉。及戈內向蕭牆，變起數枝孤軍，禦侮且難。又禦朝鮮之賊，益難。臣見此言，不勝駭嘆。有此景象，不但朝鮮難以保守，恐強倭乘此西犯，不數日可至天津。在我備禦之策，尚可泄泄而不為亟圖乎？除用人選將聽該部公舉外，據臣愚見，謹將日下當行要緊事件，例開進呈，御覽。夫七年之病已深，三年之艾未蓄，備而待用，猶患其遲，用而無備，後悔何及？伏乞 聖明採擇，亟勅該部作速議行，國家不勝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主

平寇堂

一固門戶。今倭兵西向之處，天津一門戶，登萊二門戶，淮陽三門戶，南京四門戶，浙江五門戶，福建六門戶，廣東七門戶，皆當預為防守者。前三門戶在北，勢近，後四門戶在南，勢遠。今倭兵傾國而來，其意在北。宜抽調在南四處之兵前來應援，請於天津近便地方，特設海防巡撫一員，總兵一員，各給 勅書，專治海上事務，續調水兵，俱屬管領，聽其和險分布，以備戰守。仍令山東保定巡撫協力防禦，毋分彼此。其天津登萊遼海兵道皆屬統轄，濱海軍衛有司及各官

兵俱聽調遣，俾其增設險隘，蓋造墩營，繕治戰船，督護糧運，訓練上兵，安排火器，料理屯田，北援遼東，旅順南控登萊，淮揚聲勢連絡，大振軍威。此第一首務也。

一懸爵賞。今罷閑罪廢將士，豈無抱才自惜，思以功自贖者乎？士民之中，豈無天生英傑，扼腕自負，欲以建功名於世者乎？誠宜下令，有罷閑罪廢將士，能自率家丁出身赴敵者，但有功之日，一體陞賞。罷閑者，原有罪者，貨功高者，一併優敘，僅能自備糧餉，不費國帑，更視差等加旌。又下今天下不拘文武士商人等，如有能自出智力，潛詣日本，擒斬開敵者，許以封侯，能擒斬清正行長及在倭有名頭目者，授以都督，錦衣所等官。乞 勅該部定為賞格，頒示天下，將見廟內豪傑，必有奮身報國者矣。

一詰戎器。倭之長技，惟刀與鳥銃二者。舊聞破後利器，貧乏最善，夾以鎗棍，前展大旗，亟宜多造教習。至若臣昔年為西征事，所奏輕車皮牌紙甲床子弩千里城等器，已曾奉 旨行於京營九邊，必有知之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主

平寇堂

經繕就者。宜查式給送。此外水陸火器等項。砲鎗弓箭及部庫所收硝黃見貯若干。俱即查數應用。若有不足。急爲備峙。皆不可缺者也。

一備海船所取南船。此項乃足資實用宜速令赴登萊天津二處候用。

或繇外洋或繇內河各從其便。昨聞閩中海市商船五六百金可買一隻。用六萬金可買百隻。每船即募彼地慣熟操戰者百人。每人安家銀五兩。每千餘金可得一船。爲船百隻可得萬人。併行糧等件。所費十五六萬足矣。即今閩中巡撫議處所能辦也。

皇明經世編

張岳陽集

卷七

平露堂

一重餉務。今督臣羽檄紛紛。惟以告餉爲急。若大軍齊集。師徒衆多。則其所需芻糧尤廣。此不可省之費。亦不易集之務也。乃今以部屬卽官任之。勢雖行於各省。意難達於部院。官卑力薄。掣肘奚勝。亟宜特設才望大臣一員。專理邊海東征糧餉。多方講求足食之策。搬運之方。庶事權崇重。運量不難。此目前要緊一着也。

一調土兵。間各處土官素蓄土兵。願報効建功者亦多。宜下詔頒示。但有各處土官情愿領兵征倭効用。

者。今其自備衣甲盤費。俟到朝鮮之日。給以行糧。有能擒斬立功。日後優叙。各於祖職上。不次加陞。世襲蓋調土兵。最爲便利。前無募費。後易解散。誠宜取而用之。但貴賞格優而命今信矣。

一敘舊勞。前者平壤王京之捷。凡征用將帥。召募南兵。無非爲國効死耳。奈何功久不叙。人心缺望。且疑上命不信。恐蹈前轍。事雖已往。功係將來。宜令兵部將已前東征功次。悉依按臣查覆者。分別具奏陞賞。以示鼓舞。斯羣情思奮。後効可期。統乞聖明裁之。

皇明經世編

張岳陽集

卷八

平露堂

揭帖

論東倭事情揭帖

崇禎三集

竊見皇上軫念東征。將吏爲國効勞。嚴旨催部宣捷告廟。大行陞賞。臣不勝歎美。朝廷之上功罪明。賞罰信。俾捨身報國之士。不陷於忌功妒能之口。真至聖至明一大作爲也。臣見前者廷臣紛紛爭辯東倭封貢蒙旨一切停罷。衆皆坐視。無言。其部亦未見善後方畧。今倭使小西飛已去。若倭奴忿其不遂。逞兵西向。則朝鮮東南之事。尚未息有。豈可

皇明經世編

張居正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因目前未來，遂僥倖無事，而晏然不爲料理乎？夫謀不先定，則不可以應卒，事不預備，則不可以待敵，常無事而懈怠，遇有事而張惶，今日廷臣習態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竊計馭倭有三策：一曰戰，二曰守，三曰市。請言三策之利害焉。夫言戰者，急者也。聞倭大兵已去，惟留清正行長二枝，尚在釜山，以待夷使回報消息，彼久戍思歸，人心多懈，倘以精兵三五萬，擇勇敢之將，徑趨釜山，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一鼓而殲諸海上，令其畏威，永不敢犯，此一策也。但連年士馬凋殘，糧餉匱乏，若倭或無意西犯，我不自取，挑釁而多事乎？此戰之說，未必可遽行也。夫言守者，緩者也。自古中國未有爲外國遠戍之理也。兵疲絕域，餉苦遙輸，乃自耗耳。即甚富強，尚且不可，而況今日所處之難乎？只宜徹兵，近守鴨綠江界，積糧備器，還將練兵，若倭不來，可無慮矣。倭果再犯，朝鮮與國告急，則當命師撻伐，再爲收復，然後專遣文武重臣，往鎮其國而代之治，仍封朝鮮國王，食租稅如故，督其民以興農積餉，教其民以習戰戍守，更置其長吏，

皇明經世編

張居正集

卷之十

平露堂

而修明其約束，以朝鮮之民力守朝鮮之土地，中國不利其一絲一粟以示天子無私，彼再詘於力而不能支，有不願從者乎？然所以必爲此者何？蓋朝鮮南界爲我，東海障蔽，倭奴據之，切近被災，此必不可不守者。此一策也。但恐朝鮮懷疑，事未遠就，代守日久，或生他變，又或係捨此南向，終涉無益，曷若仍令朝鮮自修之爲便乎？此往守之說，又未必可行也。夫言市者，長筭也。何也？馭夷之道，在量夷之情，倭之求封者，因何？豈圖空名哉？終而爲求貢也。其求貢者，因何？豈真犯中國哉？不過利中國之貨物，而有無相易也。此其情也。前見倭志所載，彼地產金銀而不用金銀，所少者中國絲綿器用諸物耳。今聞越南船販，海未嘗禁絕，皆私行耳。非國家明與開市也。何不因小西飛未到，倭情未定，時與之約曰：汝人來貢，不可爲也。我船往市，兼可受貢也。於閩浙海上，擇商人有身家者，定其船隻，定其人數，定其貨物之等，定其去來之期，不許私帶禁貨，不許私攜非人，臨時司道郡縣親爲簡驗，而看開洋及至回轉，仍舊細查，嚴爲禁

例犯者重治或遣一佐貳文職押舡同行俟有貢表
方物即令回船帶歸次年給賞不但無費財之慮每
船還量徵稅金以資海上軍餉又一利也惟有此一
策也既順夷情又免海患行之若久永保安謐不猶
愈於役兵費餉處處防禦之勞無已時乎以此往論
倭奴彼或不從則遼左徵兵運餉我之內備如故靜
以待之俟其來犯一大創之原無相妨也除此三策
之外恐良乎莫知為謀矣臣為國効忠一得之愚
如此伏望皇上細覽臣此三策如以為可行將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張漢陽集

鹽法

御批待下兵部議行庶東方之事方有結局不致臨
期錯亂致誤軍國大事矣

請止搭賣官鹽揭

鹽法

今日發下金吾左衛副千戶尹英等一本為潯濯丹
衷相繼報國少助大工以盡鄭忠事內稱揚州沉
匿沒官鹽引請逐季挨次副搭變賣一年可得銀六
萬兩進獻臣等竊惟我朝鹽法專備九邊軍餉而
設國計所關莫此為重累朝之講畫諸臣之條議
取盡錙銖已無遺策矣大約欲其上不至於虧國下

不至於病商則其法可以久行而不廢一經變動必
致商賈不來國課減額矣蓋商人先納糧草於邊然
後許其給引賣鹽後以積鹽過多掣單有限故鹽日
堆積而商人利日微加以餘鹽新增以致正課益墮
鹽法之弊今日為其設若官鹽引事可以副搭則巡
鹽御史久宜舉行不待今日尹英之請矣奸商惟圖
目前自利故求越次搭單徇其所言雖得小利恐壞
大法大抵鹽之委曲非頃刻能盡所談商之謀利則
百計必求巧中今持一面之詞臣等豈敢遽謂可行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張漢陽集

鹽法

所以前票擬下戶部看議若果可行在該部必能仰
體聖心以裕國用儻事體有碍亦望曲諒俯會
庶幾成法不至於廢壞邊計不至於虧損此事關係
甚大伏望皇上俯從仍照前票或竟賜停擬不行
臣等幸甚

回奏 御札揭

皇店採礦

臣等所為汲汲効忠者惟皇店採礦二事昨所進
言雖未能即停止也但皇店採礦據一歲所進為
數不多而官民賠賍之繁有什伯於此者加以原奏

棍徒假公濟私侵漁 國課剝削民膏 朝廷但見

其進解之來而不見其貽害之大故臣等之意以爲

採礦暫責成於撫按店課暫責成於鈔關即據見今

已徵在官者盡行解進不許短少分毫或更有餘羨

亦未可知以後槩行罷停而民間免騷擾剝削之苦

則頌聲滿道皆欣喜愛戴 皇恩於無窮矣其視今

日愁苦怨嗟相去豈不懸絕乎若以差官可信撫按

部臣不可信則國家財賦千萬皆託地方有司徵解

耳日衆多法度嚴密誰敢爲欺其與無籍貪利之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皇朝經世文編 五 平糶堂

漫無統紀欺罔侵隱者又豈不大相懸絕乎此二事

臣等日夜思維籌之至熟故不願冒瀆切切爲 皇

上言之更望特發明旨將差去採礦收店內外諸臣

盡取回京責令該部奉行嚴 勅專責撫按部臣管

領其事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

華亭

徐子達關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張安茂子美參閱

沈太史文鈔

書

復黃內翰白夫書

修志

沈懋孝著

承手翰下詢志事以鄙見商之吾郡中事大當詳者
一日胡督撫之戰功始大捷于壬涇皂林繼解桐鄉

皇明經世編

沈太史文鈔

卷之一 平露堂

聞又受徐酋降事于平湖而旋即職之此百世功不
可磨滅者鹿門之文尙不甚詳然而鹿門此時在事
知其詳也二日劉太守保捍府城與區畫各縣守禦
之備此公古之誠殺人也慮患之精得民之深近來
無與伍其抗越文華而得自展布于兵革倥傯之際
非杰才孰能之三日劉兵道勇畧梃負矢刀戰皆
有絕藝荆川往往遜之在平湖臨敵率士塚甲先登
乃僕所知見一時督撫笑于上太守撫循于中兵道
披執于外皆吾土之長城也痛定思痛此等人何處

得來四日胡趙二督撫相繼議處海上兵餉試月出

洋之儼甚有規畫五日海上築立塘工六日鹽筴田

蕩在民籍之外其課人以佐大帑其巡徼與海上之

寇太湖之盜往往相關此數事述往待來有得民社

想高明已自注碑

鹽筴

承手教詢及鹽筴之端委大約初制甚善屢易法則

獎賣日滋而國無賴焉往事更僕未可數也在隆慶

初廷議選擇二三大臣載璽書顧理鹽屯居歲餘一

皇明經世編

沈太史文鈔

卷之二 平露堂

籌莫展並乞疾以去已而詢之其人皆言鹽筴列在
歲入正額無能別法爲之轉移故輸粟各邊議裁引
價及以丁蕩銀兩聽各場收買餘鹽之論雖經條刺
題議付之紙上物皆云無可施行者然亦其人無素
籌于胸中取決司道一時之申議司道官如方升之
日利于竟登霄漢不耐以此身任事而輩論議者之
口即二三大臣無如之何第以情民仍舊之說傳一
老成持重名即如比年京東之官出徐濟之膠河皆
此套也若使如管敬仲究財之竟別有所貯以爲之

代而得計倪劉晏者任之通融消息初制必有可復夫鹽猶之泉也當使如泉四布流溢上下用以裕國國愈富用以足民財愈多如此大海乃不能宜通其利而設厲禁于民生食用之物此不爲敬仲笑乎又何拙也文學之論大夫之言各有所偏所以相佐愚以爲可兩用而兩無妨也其在吾郡原有轉運分公司專管嘉興路又批驗商引及鹽捕等項郡邑皆有專官其田蕩歲課冊籍胥吏具在可覆也第自清丈來中有二端一則奸欺大姓指田爲蕩利于高阜而隱脫其膏腴之壤二則官司偏執又丈蕩作田喜于清查濫額以稱一日能察之舉故鹽平二縣多有田蕩混淆之弊小竈因而失業舊冊因爲棄載者甚衆然此又其小者耳乃自條鞭來議將船鹽等銀加于田上以便巡鹽使者易了事無苛求此亦有司之自爲筭耳而捕鹽之禁因以大弛者幾二十年大戶不巡徵弓壯等皆有月例無敢誰何奸狼鹽豪糾結郡與寅昏無忌東起上海南至太倉中通震澤諸湖支河千白道往來若飛每一駭輒販舟動以百人動以

千積而計之舟動以數千人動以數萬往往聚諸不逞份美利器鹽出盜歸甚且通于各沙入于各島與海上之兵寇相表裏天下常如此則可該使一日有事如勝國時張方諸寇可勝道哉故各郡之大駭盜孽大抵皆藏身鹽豪之間湖海之濱若巡鹽使者稍爲銷彌抑制之此百世之處矣今者志事萬一難以發凡起側或于物產中徐及鹽笑之強梗蠶絲之織造如太史貨殖當必有補于地方符見太倉志畧有蠶母傳言蠶事也不審尊裁謂之何

答鹽運諸公論餘鹽

國初之法盡收鹽筴以佐邊儲故邊商之官引鹽謂之官鹽其引外之鹽官常出金收小灶所餘者貯之各場以待商之至謂之餘鹽猶之乎官鹽也如此則小灶之鹽皆官自籠之此外無別鹽矣其有盜賣者乃謂之私鹽此法所宜禁也自後官無現價以收餘鹽小灶之鹽常壅而無所滯官又不許私賣則民間用缺鹽價日高於是乎私販之豪多艘結黨明操利器與官司捕役抗以爭一口之命赴眉睫之利亦危

之甚矣。三十年來鹽船之銀編在條編小民之田代爲出銀文法甚寬鹽禁亦弛巡鹽使者可不十日而歷一郡故弓丁捕手與鹽捕衙胥屬不相假捕皆明與鹽豪渾爲一局各場之鹽因見私鹽可以大行無忌寧通同日禁以邀數倍之利則今日者蒲地皆私鹽也皆在時之餘鹽也人知其禁之甚寬如此何從而取之詰於是北來之高守候支鹽常若正鹽不敷烏得有場上之積鹽商人挈鹽滿船之後所在行鹽則官鹽難賣私鹽反易售又若於正鹽壅塞烏得沈人史文錄 卷之一有民間之餘鹽漸中十五萬正鹽之引常守支三四年前後不得了手彼鹽商者何從別出餘鹽銀兩以佐公家之急也今者中人將命如庖羹者先啖餘鹽安從得有鉅萬以應上之求乎此事關涉至大宜慷慨力爭一則別無餘鹽必須加派困擾商灶年例若定貽害無了時二則虛宵人再爲別說有增無減三者尚因則鹽業灶用則流遺將來十五萬正引必致虧缺又何以應邊儲之緩急哉若以易簡之道論之小灶之鹽官取其三以克正引之額官買其三以

克引外之添其四分者任民自買自賣特寬厲禁則餘鹽皆有所濟私鹽不禁而自消私鹽消而官鹽正餘之引皆得隨來而隨應其便於商也彌甚則彼之上納邊儲者將日以益多民間食用之鹽又得蕩然通行合古不私其利之義此亦百世之便也鑄海始於管敬仲而敬仲之書注意在宛財夫宛財豈特有裨鹽政即大司農持籌上計何以加此

序

送戚將軍序

將帥

沈人史文錄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今天下臨事論將扼腕嘆乏人而世界乏人乎武科登進世胄推擇即不足盡得士然天下豪傑錄此兩途者尚駢肩累足歷歲年而不得効一日之用天况草澤屠釣間無因得至前者乎故論將者平時既束於格例及有事也乃欲收斯此爲通解非常之才於緩急倉皇時而輕舉之而姑試之此又不可幾之數矣自非廣開招賢之路越恒調而博求之其何冀才之可得乎戚將軍者當嘉靖季年其父兄提兵與倭戰數得勝將軍以父兄勞勩起家竟以尺一不入司馬門報

罷而當事者姑辟治東城將軍居東城幾十載練兵有法式頗嚴肅其麾下士亡有脫疲不任戰鬪者境內有事常倚辦將軍。慷慨衷情一一中實會故一時師府莫不才將軍也者竟格於例不得充大用徒以其餘勇發之手杯酒談論日與其徒較習諸技尤精於射穿楊貫益舞踊騰揚以此爲樂而已。余數從戚將軍遊知其才武可以建鉞登壇余力不足惟緩即言之諸貴人前人亦拘論格例不信也。在漢李將軍者當建武世不得封侯千古之下有餘憤將軍善射戰類李將軍持重深謀又過之弱冠受事常思奮不顧身揚父兄之烈而惜乎無從一究所設施世人嘆息李將軍猶在隔世乃當將軍之世竟失之又何以云今天下之名將也將軍聞余言遜謝曰不佞敢有非常之覬獨念今關外事操士克標將急急則失權寬則養驕以養驕之兵馭以失權之將殆以昔之將虞敵而今之將虞士以虞士心當虞敵之會又始已以格之內限之而以格之外操之青萍于將無以爲也余太息其言會東城人士屬辭於余故論及

今日將才如是而世終無知之者爲可太息云耳他日方閑多故天必不虛生若人吾知其必有遇也已

練兵始議

練兵

穆皇帝始載有石州之事時華亭徐公階在講帷前得邊聲其棘卒大司馬面奏云山西石州爲虜所攻陷臣某等不敢蔽欺上爲惻然降旨憂邊計長便於是總群議而罕其要曰擇將練兵練兵當先備京師後鑰於是始議練鎮之兵時少司馬譚君繪副總戎戚繼光屢職閩中倭寇有功名於是召譚爲大司馬召戚至京師將授以練兵方略使鎮北陲初兩君合議當練浙中義烏諸兵頗精勁以此入關所向克捷及兩君既至當事者問便計則主練浙兵當此虜時士大夫頗難之謂捨現兵再添餉非便計也戚將軍曰廉頗思用趙人此我二人經効之方不可易也議久不決會華亭公引疾歸起新鄭高公拱代相高徐素不相能遂寢其議雖用戚將軍於薊鎮使練浙兵然入非其刳指也是歲適倭酋總其犢受款

皇明經世編

沈太史文鈔

九

平露堂

額額貢市之議用而戰伐之謀絕口無論有矣邊無牧馬寧成且三十餘年虜日飽我日削虜伺我日狎我倚虜日蹙倘練兵一議亦撤土苞桑之遠筭乎余嘗與戚將軍游簡聞其說將軍之議曰國家與虜爲隣旦夕烽烟可通甘泉唐成之虜門閭閻列幃焉今諸邊見謂宿重兵二百三十年來尺籍幾銷盡矣每使者行邊核尺籍借馬懸羊其數乃止太平耗矣莫敢詰焉士卒之勢強於偏裨王帥流易不常掛空名其上核實計餉往側目媚毛以起邊長數千里兵馬不能滿張謂之擺邊守垣士備人數耳所得餉常不及時又半入私橐釐載出刺載入要以上下相蒙積習故套則謂之諸晚邊事矣間有武弁分餉養家兵者僅以護其身備一旦緩急然九塞之將二百年來亦無復對壘堂堂一戰者若及今鼓弦改調必在先練新兵新兵之成立將可自固以行其令乃可簡汰舊兵核其名實兵得實用餉亦是如故繼光之意略如其新書所云日月招揀選必甚少其精須先有此輩勇力出衆之人乃可教練以方畧常以器之用

皇明經世編

沈太史文鈔

十

平露堂

配其人之能必精必熟萃鋒銳士唯我指揮使無不一當百百當萬此所以能有成功若因仍舊伍循習宿弊卽韓白無能見音矣夫戰以鬪勇也以矢氣也士勇技精慣捷則氣倍何神之有哉余聞而嘆嘉之因謂戚將軍曰方今中國氣盛二三有司藉廟社之靈支撐度歲月亦或以無咎萬一他時大更邊鎖如公所規摹者自一石盡也然兵無擇地土着可久浙兵之議倘出一時權宜以公雄畧隨地成軍市人可戰何必專用浙人哉時余友王千叔呆爲職方郎其重戚將軍恩詞停其事兼練南北兵未幾王子以議不協竟去余爲記其始議如此萬一異日有有裁擇焉

練兵議

練兵

今天下忠謀智計士操戰譚議曰國之大事在備虜備虜之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而備莫急於練兵人人能言之矣自嘉靖庚戌虜犯畿甸二十年間上所以變政易令下所以陳力紆猷阨鄒九州之賦人以供邊矣而兵終不可精其故安在患在議論紛紜

人自爲見，卽有必然之書，無從而信也。請試言其畧。今夫平沙曠野，颶發湍逝，介數萬騎，馳突無前，此非虜中長技。士大夫所習見乎？乘寒守障，數丈一兵，數里一墩，虜攻丈隙，卽數千里之守盡屬無用。此非蘆邊習態又士大夫所熟誦者乎？當此時也，非痛革積衰之習，作新戰士之氣，則兵不可練，雖練不成。卽今秋防甫畢，春防繼之，其間無須臾之隙，以治部伍，擊刺之具，故其勢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外，而司計者聞之，必將曰：每歲國課不滿四百萬，餉邊者三百餘萬，卽開納錢贖，補湊且不給。奈何復以養兵爲則？持國論者其勢又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內。今日邊境之患，非獨無將亦無兵，非獨無兵亦無財，非獨不練兵，卽練不能効。何者？練兵之効，難以逆知。養兵之費，已無策可處，固不若因仍舊套，抽數枝之現卒，耀訓武之先聲，財不加益，兵無後患。外以告人曰：此足揚天威而戒不虞也。嘗觀宋事，大類今日。開寶間邊費止三十七萬，自慶曆西師後，漸增至二百餘萬。仁宗全盛時，養兵耗費，溢觴如此。其後輓籍一汰其半，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元本史文鈔

兵

士

平露室

伍漸耗，勢不得不變爲保甲。諸邊之兵遂削弱，不可舉。今天下控扼關隘，威令振刷，雖非宋比，而養兵無益之費已大類仁宗全盛之時。又數十年將無爲等矣。惜慶曆之良時，彌靖康之隱患，不曠然振發，與諸邊更始，安能定必然之畫哉？今日練兵之策有三：一曰定廟議，以通內外之情。二曰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三曰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主上神武志在安攘，召一二文武大吏，練兵薊鎮，任其從長計處，可謂通內外之情矣。而內外猶若水同，臣敢妄論曰：練兵之規模未定也。如前所謂備虜上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必平時訓練，乃可決戰。必於春秋擺邊外，自爲一軍，三年而問其成功，少者又不足用。必具數萬之師，然後可不然而不効。竊意主上必當召股肱大臣，指掌深謀，如前之策，似不可已。卽一歲百萬費在轉移節，惜天下之大，亦何難處。不然者，一旦緩急，不知各鎮之標兵京師之營兵，可得恃乎？否也？故具本末洞利弊，知緩急，識轉移。君臣一軸，將相一符，兵糧一律，校議一機，了然無疑，斷而行之，此所謂廟議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元本史文鈔

兵

士

平露室

當早定者也。規模定矣，然後議節財。古人古之賢王，如漢文帝、唐太宗，躬自節損，屏除嗜玩，履儉德，先天下豈好匹夫之節哉？凡以養兵振旅，彌卒然不測之患也。即位以來，內府之金亦以充溢，大異先朝。自今其時少開此意宜爲之籍，使計臣知之，曰：吾以此供邊，必期十年之積，建萬世之安，邊境之事，唯上所欲爲，將無不可。何者？唯財可以奔走而生死之也。不然，有節財之名，無供邊之實，尺寸惜之，尋丈耗之，緩急將安待乎？至於邊餉三百餘萬，尤宜嚴覈而深稽之，苟其老弱不堪，沈太史文鈔 兵皇明經世編 上 千露堂

衰之後，毅然作而新之，注目指顧，無非將材，奴隸可將，囚降可將，矧今天下無人哉？宜破格不次，懸明詔以待天下之智勇，示以上意所在。凡九九以上皆得自効，合天下之勇力以選其鋒，合天下之智計以佐其籌，采實不采名，在精不在多，行伍之間，儻得殊勇絕技者數千人焉，幟幟之前，儻得深謀練達者數百人焉，九軍之衆，自可鼓舞而前矣。至於將官臨敵，例不敢以尺五戰，必以募兵丁壯衛而先之，曰：令甲所不許，令勅以旗牌曰：不用命者罪。曰：必以軍法從事，至於南軍交戰，乃獨不許其損一卒哉？宜明析律意，以示諸將，使虜入吾地，必以兵戰，迺趨避，備習故態者，必無赦，則行伍之士亦知勢之必至於戰而將之威，令可行矣。所謂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者，此也。蓋自景順以來，邊微之事，大都以調停補綴，無開邊隙而止，斗百五十年間，未嘗有成師一戰者，虜之玩我，徂我知具無大舉久矣。有如一旦出虜不意，如雷電之威，從天而下，必捷何疑焉？至於招棟教練，則一將之議，沈太史文鈔 兵皇明經世編 古 千露堂

皇明經世文約卷之四百十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開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楊文驄龍友參閱

萬中丞奏疏

疏

萬象春

題為運糧業有成議事

朝野叢載

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立賢看得山東登州

地方與山東旅順口南北相對故山東糧餉屢經戶

皇明經世編

萬中丞奏疏

朝野叢載

千露堂

部酌議止令運至旅順口交卸聽遼東糧船轉運業

已題本欽依臣等方在遵奉次第督發不期遼東撫

臣近議乃欲東省運運至朝鮮大山東之與朝鮮雖

云相近尚隔大海非若遼東之境壤相接也山東土

民與朝鮮素不相通商販絕跡非若遼東之時相往

來也以遼東而運朝鮮且以為難乃舉以責之山東

又將能乎遼東居民雖非家家以船為業即如撫臣

毓中有六民間間有船隻大者紀名在官前往天津

等處雇覓營利小者上納魚課日在沿海各口捕魚

為生除小者姑無論外大船固未嘗無也特在一拘

集間耳如念民間生理不忍盡奪彼中木植頗饒成

造亦易若登萊地方曾有一船可紀乎有一木可採

乎皆無之也臣等頃因餉銀緊急遼船未至行令海

防等道多方催募一月之間止募得遼船三隻運米

一千一百二十石如是止矣今日夕所盼望者惟在

淮船而淮船亦非易得也彼中船戶聞本省往來相

率遠遁如避湯火雖重以漕運督臣之嚴檄及地方

府縣之協催凡踰月而始得集既集矣修葺底板置

皇明經世編

萬中丞奏疏

朝野叢載

千露堂

買器具又踰月而始得行既行矣守候風色紆迴島

嶼又踰月尚未抵登州其難如此臣等春近住登州

督催前事據原差募船委官陳王佐報稱淮船已陸

續過成山嘴地方倘風色順便數日可至雖則云然

時過秋中南風漸少轉盼入冬風高浪猛艱運益難

即旅順口數百里之程尚不如何時可達况遠至朝

鮮乎即濟南等四府見買之糧亦不知何時可以盡

發况近復益以臨德兩倉之米乎非獨此而已也查

其道路由旅順口而東至鴨綠江等處淺灘橫亘悵

石礮。砲。連。船。底。厚。尺。許。方。耐。航。行。准。船。底。僅。二。寸。鋼。之。立。解。民。命。軍。儲。關。係。匪。細。臣。等。念。此。益。用。孽。孽。安。恐。以。數。萬。之。糧。經。時。所。積。責。負。肩。輓。而。至。者。僥。倖。一。試。爲。也。至。云。先。年。委。官。周。紹。祖。同。男。周。謙。曾。運。至。朝。鮮。交。卸。一。節。據。道。撫。諸。臣。查。稱。止。一。次。運。至。旅。順。一。大。運。至。金。州。衛。並。未。嘗。運。至。林。州。案。卷。可。查。又。奈。之。何。以。未。嘗。運。之。人。責。以。必。往。未。嘗。運。之。事。責。以。必。行。也。哉。夫。屬。國。告。警。正。危。急。存。亡。之。秋。郊。壘。多。虞。尤。捐。糜。奮。勵。之。日。區。區。糧。運。乃。敢。遠。憚。艱。危。自。擇。便。利。臣。皇。明。經。世。編

萬中丞奏疏

卷之三 平露堂

題爲議處緊要兵餉事宜疏

東省兵餉

臣看得登萊青地方三面環海東與朝鮮爲鄰西與天津相望爲京師左輔要地年來島夷肆虐屬國瀕危如以大內窺則登爲首衝來次之青又次之倘乘風飛越破浪狂奔則登萊青三郡間二千七百里之海岸二百餘處之海口是處可入是處可登則又無

有山海之險則千驍止矣

爲北清告說以此二郡自可以入死而登萊青三郡亦易于出若一王青

有山海之險則千驍止矣

分。於。首。衝。次。衝。而。均。在。所。急。矣。先。是。沿。海。事。務。總。謀。海。防。一。道。近。經。題。准。分。屬。三。道。良。便。責。成。但。三。道。之中。如。登。州。新。舊。設。有。南。北。軍。兵。七。千。餘。名。雖。云。分。布。不。數。稍。稍。屏。防。有。賴。若。萊。州。新。議。添。兵。二。千。又。西。流。社。添。兵。一。千。業。該。兵。部。題。覆。然。高。未。知。餉。所。從。出。至。於。青。州。則。併。其。兵。未。及。議。增。夫。予。其。地。而。靳。之。兵。是。張。空。拳。可。以。搏。猛。獸。也。予。其。兵。而。靳。之。餉。是。不。聚。糧。可。以。適。千。里。也。臣。等。屢。行。山。東。布。政。司。查。議。該。可。以。措。處。惟。艱。尚。未。回。詳。項。臣。舉。春。因。警。信。日。傳。躬。行。海。皇。明。經。世。編

萬中丞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上。料。理。至。萊。州。見。分。守。海。右。道。副。使。兼。叅。議。千。仕。廉。再。四。言。稱。先。該。本。道。議。呈。萊。州。應。增。南。北。兵。五。千。後。止。蒙。題。增。二。千。未。數。戰。守。之。用。相。應。請。益。臣。等。以。新。經。覆。允。頗。亦。舉。之。因。思。萊。州。先。年。原。有。南。兵。五。百。後。因。議。封。撤。去。似。應。增。復。以。備。水。戰。青。州。兵。數。據。該。道。按。察。使。王。之。屏。議。呈。添。設。三。千。臣。等。以。安。東。衛。地。方。近。已。題。留。班。軍。三。千。分。班。防。守。止。召。募。二。千。于。府。城。及。塘。頭。寨。似。宜。足。用。通。計。兩。府。該。增。募。土。兵。五。千。名。每。兵。月。餉。九。錢。歲。該。銀。五。萬。四。千。兩。南。兵。五。百。名。陸

緒于本省召募安家銀具不必議給每兵月餉一兩五錢歲該銀九千兩又前項土兵內量設馬兵三百名每名月加銀七錢六分六釐六毫零歲該銀二千七百六十兩通共該銀六萬五千七百六十兩以上銀兩自地力待之不啻摘苗之雨就庫藏括之尚屬無米之炊臣等聚族而謀持籌而計所可佐一時之急而慰兩府之望有三一請留事餉班價一酌減地方冗役一量派民間地畝蓋自倭警震隣東省無歲不治兵其已經請留者不過贓罰香稅民屯支剩二

役冊如臣等衙門內班皂隸十名可減而爲八也按察司議稱皂隸可減其六而各州縣中如佐領皂隸三名四名五六名不等以四名爲率則五名六名者可減也諸如此類哀益計之每州縣可得銀七八十兩計通省可得銀七八千兩又如火夫一項最爲瑣細此中各屬大半有徵銀雇募者近例就事稽查畧得梗槩如縣堂及倉庫監禁既有火夫則縣宅與佐貳教官宅可減也守城既有民壯派及火夫何爲則如此類者可減也縱未必是處皆然然亦十有六七

每州縣減銀三十兩上下亦可減銀一千兩是二項約可得銀一萬兩連前所留其可得銀二萬兩此外尚該銀四萬五千七百六十兩計非暫派之民間不可矣夫東省地方磽瘠臣等非不知之加之年來災歉頻仍臣等非不念之獨計兵以衛民民以養兵無餉則無兵無兵民誰與衛將以地方聽之天矣如欲爲地方計勢不得不添兵欲添兵勢不得不增餉欲增餉勢不得不稍借資於民譬之於人不以厓廡遂撤藥餌之衛譬之於家不以空乏併廢養贍之需何

者所重有甚焉故也。顧添兵雖止青萊而屏蔽實關一省今日之餉當均派之閭閻難獨責於青萊通計閩省地一百七萬餘頃計畝而派每上地不過六毫中地五毫下地止四毫如是足矣東土即云民貧使有可能加意撫循豈此數毫之銀遂能使之貧哉先是二十年間倭警聚傳一應南兵鋒兵之費俱取給下地畝嗣因海汛暫緩前兵半撤所派銀兩已經題明議減今即議增尚不及原減之數於勢計不容已於民亦不為厲也臣等所為青萊兵餉計者如此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萬中丞奏疏 有兵餉七 干露堂

於登州之餉亦更有不容無言者登州近添設水兵三千原議留解餉鎮民兵銀抵充乃兩請未即報可大兵以民為名明為東省所固有也先年餉鎮告急不難竭此地之財濟彼地之用今日東省有事乃不量以本地之兵供本地之役哉固知銀解餉鎮便已成額但舍已耘人理則未順羨補不足事難拘常是在當事者通融劑量之耳矧前項水兵業已募齊待哺嗷嗷豈容少緩事窮勢蹙不敢不再披瀝以請若其他防禦機宜容臣等參補備歷海濱元日倘有一得

另行條上茲未敢續縷也

題為酌議宗藩事宜疏

酌議宗藩封疏

此在垣中時奉 上諭各工所會議宗藩所上地會議得法必定於畫一而後可久事必宜於人情而

後可行我 朝二百年來重熙累洽 宗藩日盛邸

祿歲增司賦者每每告匱於是有言聽 諸王自行

辭祿者有定為三三四六減支者有立為另題名根

之例而過期花生等項甚至併其名根而無之者一

時冗耗可稱頓清然行之未幾不足如故今欲再行

裁減則剋削太甚無以示優恤之恩欲稍限世封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萬中丞奏疏 酌議宗藩封八 干露堂

成訓具存慮恐蹈變更之咎聽其坐食而不為之處

則經費不給終不勝富國之憂僅為補緝而不塞其

源則苟幸旦夕亦無救末流之弊待籌主計之臣日

夕圖之而不得其便矣茲遇 皇上凝神遠覽嘉與

更始既允臣下之請而又欲通宗室之情特遣官前

往會議而愚臣以職掌攸關遂得謬承任使俾得博

訪周諮以畢其建議之初心而各藩亦遂得殫思竭

慮以行其欲言之素志今據秦晉代藩及各另城諸

王所議祿糧均用之說雖於日前祿食無減而從茲

則耗錢可消難於通變諸事未詳而自茲則推類可舉何以明之夫今所云變通者不過曰限封開業弛禁如刑數者而已然是數者勢實相因原非兩事何者既限其封則不當絕其生計於是乎有開業之議既開其業則不當困之于城於是乎有弛禁之議既弛其禁又不宜恣其所爲而莫之檢也於是乎有加刑之議要之數議之興惟起於祿糧之不敷耳信如諸藩之議不敢再望額外之加惟願守其原派之數有餘不足通融均用在各宗雖有缺乏之時在公家則無增添之擾此數十年來所相持而未發者各藩既同辭言及之矣竊嘗計之其便有三何者祿制不定則冗費愈滋國之所以病也若立爲定制永不加增則自茲以往歲費可大省而朝廷之上得以其餘財備京邊緩急之用其便一也欲加祿則必加賦此必然之勢領民力竭矣其何以堪今若此可永無加賦之率而小民獲相安惟正之供其便二也祿之所以加多者惟以宗人之多耳領宗人之多雖云益斯弊趾不可限量而花生傳生來歷不明之輩豈其

無之何也彼其意以爲一入玉牒便當仰食縣官故利其食指之多以爲厚殖之地大抵然也即各宗有心知其非者率皆容隱而不舉以爲彼食祿縱多亦食公家之祿耳今若明示以一定之額譬之士庶之家世業相承止有此數子姓雖多各隨其多寡受之翕然相安而無相爭相奪之患若一有螟蛉乞養者參於其間諸子必且羣起攻之矣何也不徒惡其非類且慮分已之有也使額祿既定而宗人之中脫復有如前花生傳生等項則增一人即冒一人之祿增一人之祿即減額內一人之數各宗有不羣起而攻之者乎故此法一行匪特可以節財祿亦可以清濫派其便三也或者曰各藩見在食糧多寡不同其取數之多者如周府之二十二萬有奇代府之一十七萬有奇固當亟爲限之矣其少者如肅府止三千一百有奇鄭府止一千五百有奇亦可槩施之乎是不然夫所謂糧食之多者非一人之身衣而食之乃群各宗而均受之者也宗多則祿多宗少則祿少宗多者所衍必愈繁而宗少者即繁衍亦不

甚。繇斯以談，雖多數世而後，其大畧可覩已。況肅
府歲用之數，雖止三千一百有奇，而歲添之數尚餘
一千三百有奇。鄭府除歲用外，亦尚積有贏餘。雖
云不多，然如後款所開，又已量爲之增加矣。而何不
可行之有？或者又曰：各藩祿糧，其額數有餘者，即數
傳而後，尚足支用。固樂於從矣。其額數之不敷者，目
今已不能支。況可支於數世之後耶？臣以爲各藩祿
糧業有分定舍口，亦如士庶之家，貨產盈約，各有不
同。盈者自盈，固難哀之；使寡約者自約，亦難益之。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多，各安其業而已矣。況今之所爲此議者，如秦府
原額少銀七千餘兩，靈丘府原額少一千二百餘
兩，懷仁府原額少一千七百餘兩，彼皆所謂不敷
府分也。議且若此，況其他乎？又況秦府不敷之數
已經臣具題處補，而靈丘懷仁二府業亦且議補
之矣。所苦地方錢糧有限，不能多增，然據見在食用
之數，亦已足支，而又何嘗不便也？縱再世而下，必有
不敷之號，然諸宗前議不云乎？儘其所有，彼此均用，
即不能四季全給，亦豈無一季二季之支？又云他日

人數彌多，祿數彌寡，縱減至數兩，窮困至死，只當怨
彼宗生息之多，自難怨及君父。夫窮困人之所惡
也，死亡人之所怨也，而彼且甘之，豈其獨非人情哉？
亦誠慮夫祿食日倍於前，則剝削必加於後也，與其
待朝廷之裁削，而有無不可知，毋寧自爲之限制
耳。嗟乎，蓋至是而諸宗之真情始見矣。但此議出於
一府，或以爲一人之見，而通於各藩，則已合衆慮之
同，出於額祿有餘之府，或以爲自便之私圖，而出於
額祿不敷之府，則可見人情之公願。又況地方各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上自司道，下及有司，無不同辭以爲可行。臣與各該
撫按再三審度，卒亦無有出於此者。然後乃敢以其
說進耳。不然，前日之議，臣方持撫臣變通之說，爲
皇上告期。皇上大破常格，斷在必行，乃今不從之
議，而此之從者，良以人臣進言，不必自己，惟求利於
國，便於事而已矣。計苟不便，而徇諸宗之議，以方
朝廷之命，臣不敢也。計誠便矣，而執一己之見，以廢
輿論之公，臣亦不敢也。矧我皇上英明天縱，常建
議之初，詎不即能自斷，而必遣官會議，正欲觀各宗

之所願安在耳使各宗之所願在此而臣之所議在彼大乃非皇上遺議之心乎又況此議若行則宗祿不減而自減封爵不限而自限其爲變通就大於是益昔者漢初慮諸侯強大不可制今日議削地明日議興師尋至推恩之令一下而諸侯之壤地不削自弱故終漢世無諸侯王之患而亦無養宗室之費我朝諸藩之事雖不與漢事同而其額糧之分授皆不異於壤地之世守也誠得即以見在額派之祿分贍各藩應食之宗而日後子孫均取給焉則朝廷無削減之名而各宗得分願之正小民無加派之擾而廟堂省區處之煩是亦當今一便計也

皇明經世編



萬中本外集

卷之一

三

平燕堂

上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一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都汝

宛平王崇簡敬哉參閱

趙司農奏議

疏

趙世卿

停買辦疏

停免買辦銀兩

臣等竊以停買辦銀兩進金花銀一百萬兩坐派南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等各布政司

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議

平露堂

此定例也至萬曆六年欽奉傳諭太倉加增買辦銀二十萬兩相沿至今俱於額外借辦所幸疆圉無事府庫頗寬彼時尚可措手近年以來軍興旁午損餉不貲太倉告匱而加增之數始難區處萬不得已即於每季進銀之時將金花正項那後濟前奏免買辦不知金花自有定額頻年水旱為災力疲財殫百萬之數尚多通欠每季恭進俱係太倉奏補夫買辦不敷則那借於金花金花不足又取盈於邊餉是金花不減于額中而添補完賠于額外二十五年之間

耗去正餉五百萬兩太倉非不涸之淵何以堪此無藝之供乎且前項銀兩原為珠寶而增今珠寶別有買辦加增殊無了期為今之計既不能取辦于太倉又不可加派于省直惟有停免一節可以少揀目前伏乞皇上加意國儲俯賜俞允則節省之聖政當越度乎尋常而特勢之艱難可少寬於萬一其有裨于軍國非淺鮮矣

兩淮超單疏

疏通盜法

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

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議

平露堂

中司徵數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後加增寧邊遠沒等引雖暫行暫止業已不堪至二十七年以變賣存積為名差太監魯保每歲增行八萬引俱素法亂政越單超掣而正課大墜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塩今堆塩已盡借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算近來抵當引塩鬻家變產久不堪命必聞然散去淮雖有塩將誰中誰支百萬邊儲其誰出誰辦竊謂無名存積當蚤復思旨奉行停罷等因到部案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

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夏爲劉時增兵添引八萬遼東爲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有奇又爲防倭缺餉添引三萬本部爲助大工查徵違沒舊鹽一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俱係額外隨該本部覆准停止今惟標兵鹽一項遞鎮兵馬未撤餉猶供近該巡撫又題新募家丁糧餉無措仍請開復原鹽本部見行查議到日另覆所據太監魯保歲行存積鹽八萬引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大壞今御史蔣以化其題前因未奉繪音乃臣職掌所關故敢爲皇

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卷之一

疏議卷三
平露堂

上再訓晰之竊惟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有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其二百萬有奇而兩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固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故先年爲劉時爲倭寇爲大工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儲非徒惠商實以裕國奈何自鴻盧寺主簿田應壁獻利一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壁原奏止沒官積鹽皇上遣太監魯保查明變價解進變此鹽也及至徧搜淮南淮北各處鹽場益無

沒官積鹽則應壁虛詭昭然難掩不謂應壁恐原奏不實乃計誘內使以賦徂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引假作沒官積鹽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于正課之舊當此中外既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惟是歲鹽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減而恭進之追徵又時不容遲內臣以實內帑結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儲雜國勢而不能已也于是一切爲苟且之計始借徵堆鹽矣繼借徵空引矣淮北則借至三百餘單

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卷之一

疏議卷四
平露堂

淮南則借至七百餘單矣上年秋課借徵銀三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人情有利則竭厥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況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于已借徵之銀且束于不可逆之法耳時勢至極恐利不能廢法不能束閭閻散去淮鹽誰中誰支百萬邊儲責之誰乎臣愚不揣煩瑣冒瀆宸嚴無任阻越待命之至

閔稅虧減疏

諸罷稅使

照得周官九職六曰商賈阜通貨財孟子以行旅出

途列之王政。國家置立鈔關。倣古議市征商之法。下
不病商。上藉裕國。內供賞賚。外濟邊疆。法至善也。萬
曆二十五年間。東征缺餉。各關增稅有差。尚有賴焉。
及臣蒞事以來。備查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許墅
揚州北新淮安等鈔關。會計錄載原額。每年本折約
共該銀三十三萬五千五百餘兩。又于萬曆二十五
年。攤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例也。及查二十七年。各
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四萬五百四十九兩零。二
十八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萬六千一百三

十二兩零、二十九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二十六萬二千八百兩三錢零、以原額約之、歲縮一歲、幾減三分之一、隨查各關監督預呈文案、在河西務關則稱稅使征斂、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存三十餘家矣、在臨清關、則稱往年發商三十八人、皆爲沿途稅使盤驗抽罰、資本盡耗、獨存兩人矣、又稱臨清向來設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座、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雜貨店六十五座、今閉門四十一家、途逢布商、絕無一至矣、在淮安

關則稱南河一帶利來貨物多爲儀真徐州稅監差人挾捉各商畏縮不來矣其他煩弊不敢一一陳瀆大都人情熙熙攘機競利而來各商不惜霜風跋涉之勞不憚湖海波濤之險以競尺寸之利乃以稅使辛費視爲畏途含其重利不通往來是豈甘心無乃稅使之害尤甚於跋涉風濤者則苛政猛于虎之說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多之于此必損之于彼皇上得無以連年稅使之供進有餘乎不知其所腹削者卽此各關不足之數也卽此一項則各項錢糧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趙司農奏疏

清龍發

六

平露堂

幸甚

九卿機易山開採疏

頃者福建土商張疑等串同羽林左衛百戶閻應隆具奏海澄縣界外机易山土產金銀欲自備船隻人工資本前往貿易洵取歲進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竊計張疑等之所以敢爲是說者其端不過有五曰蓄兵也專利也弛海禁也勾倭也爲通逃藪也凡此

皆奸人變詐待難窮品而東南半壁天下安危利害實係于此臣等敢避煩瑣而不爲 皇上陳之乎蓋良民自愛而重偷險准肯出沒於波濤洶湧之中必兇徒遠囚罷史點僧無行義之尤者若輩置之里閭編之保伍猶慮爲變豈可令其揚帆海微與諸夷人因緣射利外交內訌非陰示我之虛實則潛輸我之利器樹兵將來爲國大害一不可也吳楚幅輳之內非荒徼海外比也其間稅使煽虐民且起而甘心以堂堂天朝與波斯小醜競驅僉刀鋌之利于濱渤無際之區無論非體萬一獲釋之性不可向逆狼子野心稱亂四出是我招之而彼應之辱國損威二不可也說者以爲呂宋爪哇諸國基置海上歲收番商港泊之饒流寓貧人定生驛駝而憚於海禁故托爲媒利之說以巧取明旨而憑陵有之從此連艘往來糾衆出沒誰敢詰問二百餘年之海禁一日而弛三不可也倭自釜山一通待時觀釁何嘗須臾忘我哉此輩一中其餌相與反戈內讎如嘉靖間汪直徐海輩勾引諸酋所至剽掠爲患漸直閩廣幾不可支此

覆兵科申飭邊防事宜疏

邊防事宜

非已事之明鑒乎四不可也問者稅監輩出四方亡命厠跡參隨彼固逆料聖心仁愛而礦稅之不可以久也片紙一傳自知竄身無所故先爲是舉者毋亦預營免窟以爲遁迹嘯聚之鄉異日憑山環海掠邑攻城門庭致寇腹心遺災卽籍撫官數十萬之丁壯徵少府數十萬之金錢以從事于此有未易以撲滅者五不可也夫揆之事情之利害其不可類如此奈何任其熒惑隨言而隨信之以貽無窮之隱憂哉

看得國初九塞之餉取給民屯正統景泰始有請發成弘以來歲有新增視之國初寢失初意嘉靖年間虜患告急請討轉煩四十五年擬定經制視之弘正中者不啻倍徙萬曆六年刻定會計錄視之嘉靖中所定者又有增焉至今三十一年在宣大山西以虜王款塞不至溢額在薊密等鎮以十九年間臣重定經制增損大略相同惟邇來一鎮陝西四鎮視會計所載又數倍之通計一歲所出共三百九十四萬一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而民屯鹽茶引目不與焉太倉

一歲所入盡以償之臣等每一披閱不勝寒心乃荷戈禦侮動若無兵索餉呼庚又苦兵衆得無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乎荷蒙皇上納科臣之請責令臣等亟圖振刷誠轉虛爲實之一會也謹將本部屢題及見行事例具款申候聽候聖裁

計開

一定經制照得九邊原有經制若今日之經制明日可增則不經不制矣或者地方有警偶行增討原謂事寧卽止乃事寧而猶然援請未止也或者請于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司農奏疏

九

平露堂

故額內通融不知士馬逃故應稽扣還官覓抵年例原非可以輕自移移縱云暫抵而今年此項既請通融來歲別項又請通融勢將何以繼也請及今閱視之年速允兵部之請欽定九邊閱視按臣將九塞經制擬爲定例某項應革某項應存總計實在若干之數自後歲以爲常不得分外請增其各鎮自額設營兵及督撫標兵而外一切公差各官自有應供防護不得別收軍丁寄名領餉庶兵有定額餉有常支一惟民屯照得國家養兵之法原靠民屯近來各邊

姑息民屯以爲可緩而侈望京運以爲可常此內帑之所以日虛也該臣屢疏條議凡係民運錢糧比照解京錢糧責令巡撫會同餉臣一體奏罰軍衛屯田附近有司者聽有司微解不近有司者聽該道封樞發衛徵解毋落奸弁之手兩奉明旨未見遵行相應再行申飭附入考成其各邊有能開墾地畝上納子粒若干者卽以今見行開納事例取過即實收到部與之應得職銜至于鹽商開中鹽引務遵祖制上納本色毋得盤掇折色之便致捐邊儲亦漢臣移粟實邊之策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司農奏疏

十

平露堂

一稽虛冒照得兵責精不貴多國家養兵惟其用也若其以有用之金錢養無用之驕子出公家之積貯定債帥之私囊可容無問乎一營之中自將領以至中軍千把總各占役不等下及書記隊長皆占火軍數人士馬逃亡移時日止報一二以塞虛文甚有無人而日糧寄名而存籍者如薊門南兵獨糜厚餉今則人不必背義烏投不必開彈射矣各處家丁原稱精銳今則僅推廝役盡日覓糧矣合無行令邊臣

于收驗之際嚴加查覈仍令各營置立花名格限文冊每軍一名下虛十二格填某月支糧或某月逃故至某月頂補逐填格內一切收糧必驗准之日爲始毋得借名收造在先討支糧餉其單糧補單雙糧補單不許辦法二補一以滋弊竇每年邊郎春首先將各營應支錢糧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應支銀若干至年終將支過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已支過銀若干該營將領有能于應支銀內十分爲率節省三分者移咨兵部破格擢用二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分者移咨紀錄溢額者從重奏寃近例邊郎復命一疏其薦勅之辭不必沿用四六虛語止開某營某官節省沙汰扣還寬數及破冒實跡庶便責成以明職掌至于秋青採辦每軍一名自有定規薪水養廉每官一員自有額設其他供應有司驛遞之事原與將領無干山人遊客星相雜流奉有明旨屢行禁革倘指此科歛各軍分外採辦及隱瞞逃故者則國家之三尺在矣相應嚴禁

一親收放照得倉度收放各軍之命脉係焉京倉近

在輦轂監督司官晨夕臨之猶有奸弊况邊倉于分司寓遠千百里之外而委之一二胥役之手乎合無通行各邊郎中等官凡遇收放其額倉及附近倉口務要親自收放無即中處則責之兵道寓遠百里以外者則責之管糧通判毋得憑信倉官恣其出入其管糧通判容臣移咨吏部聽其擇還科甲有才望者爲之准其優遷行取失邊郎邊道俱慎重其選豈以府佐而獨以邊方爲劣者乎至于召買料艸有等奸商領銀在手不行上納候兵馬到境臨時折乾虛應尤屬可恨日今閱視之年應聽閹臣從重查覈有仍前等弊則管糧通判應以不及論處

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卷之一 十二 平露堂

一查雜課照得科臣揭稱隆慶四年題覆疏內除裁冗費一節容臣次第疏請其復益屯清邊費各一節已列上款外其通錢法清贖稅核班銀等項俱皆見行事例而實效罔臻誠若科臣所言者如錢法一節自二十六年行搭放之法頗覺疏通然黃銅之在南工協濟者歷歲未完近日召買蕪湖者尚未就緒以致動苦無錢則督催之法當嚴也各省鼓鑄屢奉明

行而事碍通行。或酌地方之便。于存留公費量准輪納。以示招徠。法行自上下。必有應者。則各撫按之酌議當咨也。惟正之入。自稅糧而外。如商稅罰贖事例稅契弓兵曆日富戶納班等銀。皆四百萬內之額。所當嚴禁。借支私費。責令解濟京邊。仍聽巡按御史稽查。泰處者也。陝西向有開中茶引。或以濟糧。或以拯荒。民或以抵衛官之俸。後因碍于茶法。准題不行。惟遇年荒有警。暫一舉之。當此置之之秋。所當轉行茶臣量議。以暫濟然屑者也。

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邊防事宜

千露堂

題國用匱乏有由疏

國用匱乏之由

蓋國家錢糧徵收有額。曰稅糧。曰馬料。曰農桑。曰鹽鈔者。爲正課。各運司者爲塩課。各鈔關者爲關課。稅契贖銀香商魚茶也。折富戶等項爲雜課。內除徑解邊鎮外。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此外則開納樽省軍興搜括等銀。爲非特額外之課。大約五六十萬不等。合此數項。方足四百餘萬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權室開採之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山

東之香商等稅。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福建之屯折等銀。三萬四千八百餘兩。南直隸徽寧等府之稅契銀六萬兩。江西之商稅塩課等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改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其間雜課不敷。誅求無藝。百姓不得不以應徵之銀錢。暫免壘楚。有司不得不以見完之正稅量爲那移。爲上官者亦諒其愛民。萬不得已之衷。而曲爲彌縫。以致三年之間。省直拖欠一百九十九萬有奇。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山東運司每年分割去銀一萬五千餘兩。兩淮運司別立超單八萬引。而臣部之塩課壘矣。原額開課三十三萬五千餘兩。二十五年新增銀八萬二千兩。今則行旅蕭條。商賈裹足。止解完二十六萬二千餘兩。而臣部之開課奪矣。高淮開納中書李敞開授揮使。而臣部事例之課分矣。閩中軍興。樽省等銀。每年七萬餘兩。盡抵礦稅。各省援請。而臣部額外之課虛矣。他如南直隸蘇州等十八府州。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價軍餉造船等項。借過本部銀三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兩。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

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千露堂

價借過本部銀三十三萬八千五百餘兩，陝西羊鞭
協濟自十三年起，至三十年止，共用銀一十四萬二
千五百餘兩，四川議留陝西濟過銀自二十五年起
至二十九年止，俱于太倉補發過銀一十五萬兩，雲
南自十二年起到三十年止，每年題留提舉司解京
課銀共五十七萬兩，而臣部之通課又如此其多矣。
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在在掣以中官天下錢糧，止
此額數，而處處自爲那抵當此之際，欲開利孔，則無
可復開，欲急催征，則勢難再急，譬如轉手而求，持繫
皇明經世編

思賢齋本 卷五 于露堂

臣茲所條，有一字欺妄否？臣部職守既奪既分，臣尚
別可措手否？夫煩欽與惟正，其需孰急？此盈則彼虛，
其數甚明。皇上誠憮然深思，毅然立斷，遠者臣不
敢望，第猶行十年前之政事，而臣部得循十年前之
職守，臣所以待天下人者，猶夫故也。即所以備皇
上出者，猶夫故也。內釋匱乏之憂，外彌叵測之變，是
在皇上一轉移間耳。不則腹剝侵瀉，民害已極，支
撐展轉，臣計已窮。臣之要領固不足言，而皇上之
金匱大寶，臣亦不知其所終也。

皇明經世編

趙貞吉奏疏 卷之六 于露堂

止山西關稅疏

停止增稅

照得權採一節，停止之日，屢奉明諭，臣等願望之心，
詳在公疏。惟是事有無關于稅額之損益，而實係于
邊鎮之安危者，臣愚以爲能之甚易，亦甚便也。敢不
爲皇上指陳之。則近日山西撫臣白希繡所奏石
炭關之稅是已。夫所稱山西全省稅銀四萬五千二
百兩，爲定額者，亦一時撫按諸臣仰體皇上不忍
加派之心，不得已而定之。百姓賴有皇上不日停
止之言，亦暫相安，而以爲定耳。使其不足于定額之

疆之福也

錢法疏 疏通錢法

中而別爲搜括臣等尚謂錢貨爲輕遼疆爲重乃今山西每歲之稅無愆期無與數也皇上試一按籍之曾有一次之短欠否則石嶺關之稅復何爲乎定額之外忽起事端群小猖狂鼓煽稅使既于正額之內陰肆侵漁又于正稅之外明開騙局計其所得毫于正課無干不過以小民之膏脂填群奸之私橐而已况三關之外輿腹壤不同古號雲中沙磧苦寒一無所出軍民仰給憑此一線之通疏稱所救者皆小麥燒酒羊毛茄蒜等物商賈往來原無厚利而群小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份止開報七 平露堂 卷之一攫奪動稱至尊此等瑣屑豈不貽羞朝廷虧損盛美乎且邊鄙軍民寧知事出群小將云稅額定矣胡爲又增間嘗莊誦不日停止之旨矣胡以及甚咽喉阻塞米益不通行旅蕭疎閭閻待斃國家之禍患臣知不遠矣月今虜王挾賞邊關震搖萬一外有翕侯之奸內激涇原之變慨寒怨謐之衆一呼而起譬之群獸露爪而奔不知我皇上其何方以收也伏乞特賜乾斷勅下稅使堅守前議毋改初心將石嶺關之稅速行停止則三關軍民有利賴焉實我皇上無

看得疎通錢法禁止盜僞累經奉有明旨不啻三令五申原議制錢官民並用凡軍糧商價俱要銀錢三七兼支每銀一錢以五十文爲率按以時估于民間無虧損計以本費于國稍有積贏誠公私兩利之術也奈沿襲漸久銀錢價值低昂屢變向值增至六十餘文今則六十七八文矣將來消長尚未可知惟就今日亦可謂濫觴之極者彼估賤而貴用之則衆口皇明經世編 趙司農奏疏 份止開報七 平露堂 卷之一譏因其賤而賤用之則國本愈至使欽定信額不遵率于輦轂之間而臣子區區籌畫尤苦于掣肘而難行臣憂滋甚夫等一制錢耳何先後貴賤懸殊乃爾臣以爲錢法之害有四曰盜鑄之與雜用也市價之多岐而流行之未廣也制錢固自有真乃姦宄之徒以彼私造贗物與制錢鷹行于市非以偽亂真而陰壞吾法者乎官爐之制惟一然閭閻流布頗有所謂紅黑背兩色樣光薄之類不勝指數非以雜洞純而餉勝吾法者乎市價之平安辨也自假雜之錢出而

五文之數窮斯真偽同類而其賤之矣是低昂任柄而挑吾法者也令甲之遵宜同也今寶源每歲巨萬之鎊旋轉僅在都門百里之間過此卽格而弗通焉是壅塞爲患而阻吾法者也抑四者之害雖同而盜鎔爲甚頃者錦衣衛都督王之楨緝獲人犯私鑄明有其人矣調停錢法臣部司之禁緝奸盜在柄法諸臣司之爲者不革而望眞者之通臣之所不敢必也

三爭店稅疏

屈正收稅

看得錦衣衛帶俸指揮謝文鈞所奏崇文門外店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附正收稅

九

千露堂

卽福王亦稔知其苛請除五款獨將各項客商雜貨俱入官店發賣不許附近私店擅行停宿以啓爭端此其意甚矣而其詞甚可味也臣愚奉旨查行敢不將順顧及費思維有必不可行者十焉據所奏官店爲開二百有餘號攬客貨且停且發則所用攔截徵收藉巡盤驗非千百其人不可此千百人者不招而集不鼓而趨亦惟是垂涎此店自爲鮮衣美食良田廣宅許耳千百人待此屢心而爲之商者不傾貲竭隨其將免乎其不可者一廠店原曰收租今改徵稅

矣開店原議停宿今兼發賣矣欵例如此施行謂何無論漸及五款更有不止五款者矣其不可者二且就以雜貨論之都城內外強半此雜貨也其停共賣必羅而積之一區積則壅壅則遲姦人揣緩急之機明扶權而橫索商人貪速售之利姑忍痛以乘時顧此商不遠千萬里而競錙銖所經水陸閉隘不知幾犯虎狼幾割肌肉庶幾望見京師而復爲此輩所把持所剝削也忍乎其不可者三輩穀居民別無耕鑿之利置店聚商聊用餬口今不許附近私店擅行停貨是坐困也一懸私店之禁漸開挾騙之門將來何地不爲附近何事不爲擅行恐市人束手無地可容不至驅而群聚爲井不止也其不可者四天下鄉愚皆爲利來誠如得不償失害復隨之誰肯以貨爲嘗以身投罟惟有累足走耳皇上試問今日之都市視十年前以前貨物盈虛相去幾何價值相去幾何固知四方行旅不願出途者多矣寥寥此商尙將驅之竊恐今所空者私店不逾時而官店亦空卽群小何利焉其不可者五且官店所停宿發賣之貨卽宣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附正收稅

十

千露堂

司所抽之貨也。宜課司所徵之稅。卽所進大內所解太倉之稅也。假令商賈不至。市肆日虛。則門稅必不得如常。而正供必不得如額。事有必至。咎將誰歸。勿謂臣今日不言也。其不可者六。然此猶以利言也。烏窮則啄。人窮則亂。日今商民洵懼詭言繁興。萬一事在必行。變可立須。如萬曆二十八年四月內。棍徒劉大倫亦嘗建議及此。不數日而譁然騷動。旋卽報免。夫以前日之所不能行。皇上之所不能得。而顧以福土試之。奈何其能監諫而止亂乎。其不可者七。夫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之以仁。賂之以制節謹度之美名。奈何以群小之利。媒而令福王爲怨府乎。其不可者九。此一店也。號召百千虎狼。窟穴其中。而擇人以食。致使市貨壅行。旅散游手。無賴相聚。作奸而閭巷心非。輕語變亂。窮國家之正課。損賢王之美名。卒乃貽皇上以一闕之憂。計孰有不便于此者。其不可者十也。伏乞皇上深思遠覽。細察臣言。收回成命。此非獨愛商愛民。亦甚所以愛福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由

全 錢伯玉參閱

曹給諫奏疏

疏

曹子休

官缺政施回祿示微仰乞聖鑒以興聖治疏

官缺政施

臣惟皇上帝亦須雷雨風雲各司其職。自古君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官缺政施 一 平 聖賢堂

匪藉臣郵底案不致于理安有閣部台省寥寥乏人

諸務停廢如今日大小臣工連篇累牘扼舌枯請

之不得聖意淵微誠不可測頃者火災示異朝房牛

犧夫朝房者朝臣栖止之所也朝臣既缺房于何有

昭昭之表末必非藉是以啓牖聖衷皇上安得

晏然已乎臣再四思維意者臣下封達仰負聖明

故向來一切點用過于慎重第國家喫緊重務莫踰

于此惟當請選用之良策不宜久躊躇而滋廢弛也

臣請歷數之一則先是輔臣爰立持軸秉衡非不委

重然燮理天工情態畢露以致南北諸臣交章論罷

冒今枚卜遲延似懲乎此顧雖噎之慙食食詎可廢

則亦如近時言官條陳內外互用南北並取而又勿

擇虛望務核實行其偽聲欺世末路舉節熱軟執拘

者不得與推擇之選是在嚴論部院而已何患不得

人成治也三則大僚每缺未嘗推用既經推舉屢掛

彈章及至催請猶然兩名薰蕕未分黑白探筆祇長

奸萌大非政體近奉聖旨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

至當方許疏名大哉皇言允令肯綮何不卽令該

部一槩詳註某某宜列名某某宜點名開寫簡明恭

候欽裁頃刻之間便自清楚且聖諭有云其或舉

非其人科道官卽行糾正毋得點後讒說會推之後

既于清議而該部尚爾列請倘僥倖冒進則言官將

言之乎抑不言乎不言則非糾邪之職言之則爲點

後之責何所適從焉三則三五大臣不啻晨星或一

人之身催補幾缺駢見疊出頗復厭觀皇上每命

另推無非廣求賢雋而至再至三仍此數人摠由任

用不預故致臨期乏人如是耳蓋卿貳久缺乃無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官缺政施 二 平 聖賢堂

僻正卿之推，將撫久缺，乃無以備卿貳之推，壅滯既爲常事，資休每不相應。況林下者英，一積承流，以有用之材，徒令沉淪者多矣。正宜堅旣往，樹人之不棄，而廣爲簡任，豈可俾將來寥落之益甚，而緩急無資也。四則科道以言爲職，爲國發奸，不辭任怨，然在憂國奉公者，必謂讜言不可已，懷私保祿者，則謂生事而可厭。其被論之人，僂口開，雖既若聚訟，又或罔言而去，則城言官爲逐已，而橫議滋生矣。夫被論飾辯，明禁森嚴，其因言求去情亦不同，爲有反躬引咎，避疑恬隱，以全大臣之節者，有一事偶誤，無損平生，雖求去而衆共原之者，亦有口談泉石，心戀蘋蘩，求去之疏，或致數十，不過傳之抵報，以達天下之耳目，直至事竣窮追，勢難駐足，則于異已者，拉扯而去，恐發其平日于同己者，實錄使入，仍托以未竟之私，但知自便身圖，顧顧延宗社，故言路壅塞，正士緘口，則奸邪之輩，如前所言者，莫不彈冠而相慶。以皇上之神明燭破此套，而考選科道，亦自不容緩矣。凡此卜相也，簡大僚也，急樹人也，選言官也，言者章奏幾

滿公車，而臣復喋喋，惟以國事艱難，士風萎靡，民生困苦，邊政頹敗，咎在無人。今茲朝臣空署爲焦土，上天之意，亦復彰彰，可職臣傳員言職，不敢隱默。遂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以濟國用。疏 府庫空虛

該臣等接咨巡司，茲當歲終，遵題准事例，據京糧庫開造收過放過，又借用過各錢糧數目文冊前來，逐一查算明白。臣等于本月十九日，會同戶部貴州司主事王興親詣該庫查兌，除盤掃些微，給商外，見在銀兩並無毫厘，尚欠諸商押頭價銀二萬五千有零。謹將造完文冊，親齎奏繳。臣等竊惟京庫錢糧，每歲額入三十萬，額出二十萬，額存十萬，歷攷昔年至百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堪凜凜矣。夫諸商辦納血枯，猶渴則下窰，辦納不前，州場無儲，則上亦窘是烏，可不深察其故而區畫之也。大抵京庫之空虛，由戶部之那解，戶部之那解，由邊餉之不足，邊餉之不足，由太倉之缺乏，太倉之缺乏，則濫觴漏卮，其孔未可殫述，而其大指以錢糧不竭，款項經

費不循規制兩端已何言乎款項假如外有太倉廩
有京報庫而內有十庫等庫通者承運庫戶部轉計
錢糧該部具疏告匱本旨免三分之一猶不能供
皇上何不漢發明論逐款開坐太倉錢糧應辦何項
京庫錢糧應辦何項承運等錢糧應辦何項即金花
一節正統以前解貯南京原辦何項迨後貯之內庫
應辦何項各遵職掌勿相侵越內府外府總是皇
上之財內閣外閣俱軫聖明之念亦何至今日日
大倉明日口太倉直令空匱無策東那西借奪餉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入甚至人以二百餘萬出以六百餘萬既竭力搜括
苦心那湊亦焉能繼大晏安無事不可得也意外之
虞世所常有也今時何時亦多隱憂之秋也先年寧
夏之役費餉銀凡二百萬倭之役費餉銀七百八十
餘萬播州之役費餉銀二百餘萬脫一旦有不然
之患或虜馬馳騁或軍士脫巾或潢池竄發其何所
措手乎臣等備員言官國家大政何得敷衍而日視
府庫空虛已極不勝杞人之憂敢輒披瀝上奏
鍾 奏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疏 鍾羽正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科中事宜
臣惟吏科之不極甚矣建諫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
使者蒙辜處後跋前動輒得咎閣十餘載免咎諫者
十人一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
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
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嚴形跡之嫌當是非交謫之
中而清諫難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諸臣下
當其清流揣已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殫殫之節

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謀披歷而陳之。大取子雋受。上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戶。誠重之矣。吏科卽不開點陟。而是非之權在焉。父通迎逢坦然而不忌。於是也。有冠裳擁集。篋篋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來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微逐。昏夜沈酣。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卽告此事。時特處類應之。不能過三辭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辭絕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杜事五

七

平露堂

拊髀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致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後者栖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風波之險。卽人巨欸。忠無宜擇地。於政體奉爲平也。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特入爲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爲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內外久遠。畧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塗。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皆謀範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卽告也。吏部於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係合是某官。同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大。使其真病。難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微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謀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吏部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畫本。此果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屬。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杜事五

八

平露堂

朝廷之公事非給事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制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允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爲自陳三謫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於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諂下諂上病則一轍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敢置一毫私意於其中也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閩視事宜

皇明經世編

曹鍾一公集 閩視事宜 九 平露堂

臣惟天下之事急于因循奮于振作至振作之中而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日者皇上允閱邊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蓋有數端臣竊嘗有慨于心顧思以爲此奉差者事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謗劣之見從旁談其短長而又復思事乃王事也疆場之憂不遺漆室行者效其力居者畢其愚于臣職亦無不可言卽言之無奇又何敢匿其款啓之明不一陳于前耶除絲綬之法作用之能顧人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

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爲六條有裨邊計伏乞聖裁

一曰杜私交臣聞綜覈之舉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挑之則顧體面隨囑托而法爲情體耳不思閱邊何事而可緣此以養交哉往者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書啓或用稟揭通于京師而又至也則有宴會下程行也則有謝儀餽餼豐盈腴厚深相結也夫旣與之結卽與之狎旣與之狎安得不爲之地有相綢繆殷勤而能明目張胆猶察其非者乎此公私不兩立之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之日門書迴避不接私書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差官受之者皆以不典論黜則私交絕而公道顯卽有弊端可勁氣戾之矣此閱邊第一當革者也伏乞聖裁

二曰省供應今邊事至急矣明至盱食舉朝蒿口此非人臣忘寢與食時乎乃爰者閱邊一行經過有司爲之豐酒食備傳舍鋪張玩器至糜費矣而威繼光一鎮凡用奇花排列至三百金他可至也行者又不

自愛多携伶人游宴至數十人日夕酣歌游連光景
登高覽勝伐鼓飛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浮靡至此
且費何從出非割軍民之脂膏乎閭閻以厚選也而
割以自奉其猶入戍至于差臣所至司道委官辦開
隨從地方館餼暴費無涯蓋差臣費者十一而隨行
費者十六七矣尤可恨也臣乞嚴旨禁之如前數事
地方官奉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簡論黜仍不許
多帶司府官以滋供應則糜費省而風采振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編



曹鍾一公廉取復書

平露堂

三曰華京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算錢糧行移作稿
書寫本章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雅非良善也一間差
官多方鑽刺乃有積戕棍徒罷閒官吏賄求有力者
深相囑託既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傳洩語言改移
賢否冊籍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印
罪可爲攻賄而避卽功可爲罪蓋有鑽隙相通鑿地
賄賄者神奸秘計坑弄差臣于掌股而顛倒武臣索
之重賄不厭不止差臣固不能爲日防之也聞向閩
邊蓋有以賄黜縣丞問革監生克書辦者藉令不圖

重賄肯甘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于差臣而軍官
陰奉之亦甚于差臣之可畏軍國重事乃爲此輩蒙
籠與言及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
人不許帶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行移則取
之司道有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比之京中者稍
收歛矣至于題奏本章卽字樣小差亦望皇上寬
宥蓋寧負小失去此大奸固一愉快也伏乞聖裁
四曰領委官蓋差者一人兼閱數鎮勢不能徧也于
是則有委查之官大城巨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
則司道府佐代之稽查諸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
有職視轉委稍輕矣勿論肉奔報完不肯殫其精力
卽精且覈矣而地方文武官雅故所狎習也督撫臣
狎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弊段原不足器耶此猶賢
者也聞算者流則又撒藩籬抱苞苴縱容胥吏交通
閭閻掩玷匿瑕爲之周旋以施德于地方冀食其報
地方官多方科斂以克之功罪未明而軍民已大擾
矣夫人王慎邊臣之虛浮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
臣查之乃奉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

皇明經世編



曹鍾一公廉取復書

平露堂

地方官能絡而相連相欺以文避法則閭閻之收猶

然地方官爲政耳則何貴差官以查之又何貴移按

臣所查而改差也今一邊一員有何不備而後踵舊

習臣乞嚴旨禁之城隍大小必須親閱不許歸委諸

官至下事當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慎擇風力剛方

者使之有政仍前溫委苟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

必躬必親私黨破而紛覈與矣伏乞 聖裁

五口處公費夫閭閻者數軍實也兵食有冊戎器有

冊以致批申牌票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紙劄工食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閩粵事宜 主 千禧堂

之費甚多也軍官以科斂爲業無事尤藉口劄削而

況當此公費缺益橫也故一遇提查卽行科斂不曰

紙劄卽曰打點用者一科者十冊未上而家肥矣軍

士苦貧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卽月餉足之此無異

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閭閻之舉徒爲武弁開利孔而

貽幸伍禍基耳無惑乎一遇稽查疾首稱苦臣乞冊

籍可省者一切免造但取底劄簡查至不可已者勅

下兵部轉行巡撫巡按官量其城堡軍卒大小多寡

計費而爲之處于應動錢糧內支派人抵率使有餘

毋使不足差臣將至領而用之事畢免其備倉敢有

指稱公用科斂一錢一物者從重究治則駭局塞而

戎士甦矣此似小節然于軍伍使其伏乞 聖裁

六曰略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求觀

美圖實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蔽甲洞兵千不

一全慢不修整一聞閱視急爲粉飾修飾此世可不如

旗幟鎗銃第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于下而又使之

彌甲銀兵朱綬赫韋竭費以飾之差臣未至而半歲

之餉盡矣且非有實用也譬之病者肌骨痠痺手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閩粵事宜 主 千禧堂

脣燥乃徒衣文繡塗粉澤何益乎故凡粉飾鮮明者

皆平素不精而掩耳目于一旦者也臣乞勅下兵部

先行邊鎮一應兵甲城池十分破壞者從實修理至

于堅壯未毀者止照本色待查閱視諸臣務求實用

城不必飾要之深厚兵不必耀目要之精好有敢

指以修理恣行科派并粉飾虛文者定以不職論黜

則軍實稍而下不擾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彥葵仲

張 官處中參閱

王太僕集

論

邊務要略

選輯

王任重

一邊皆延綏鎮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寧夏花馬池東

界止共長一千一百六十里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黃河岸三十里至黃甫川堡住守備四十里至清水營

住守備三十里至木瓜園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孤山

營住泰將四十里至鎮遠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永興

堡住操守五十里至神木堡住東路參將二十里至

大柘油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柘林堡住操守四十里

至高家營住泰將五十里至雙山堡住守備四十里

至常樂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榆林鎮城住鎮守總兵

官左右營遊擊二員輪番入衛遊擊四員坐營官一

員撫夷守備一員四十里至保寧營住泰將四十里

至觀水堡住操守二十里至波羅堡住守備四十里

至懷遠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威武堡住操守四十里

至清平營住泰將四十里至龍州城堡住操守五十

里至鎮靖營住中路參將八十里至靖邊營住守備

四十里至寧塞營住守備四十里至柳樹灣堡住守

備五十里至舊安邊營住西路參將五十里至磚井

堡住守備六十里至定邊住協守副總兵二十里至

鹽場堡住操守

寧夏鎮東自鹽場地界起而西沿邊縣花馬池至橫

城馬頭而北循大河至北長城而西接賀蘭山山連

南至中衛轉西接固原鎮靖虜界止灣環共長一千

一百二十里

鹽場堡西界二十里至花馬池堡住東路參將六十

里至安定堡住操守六十里至興武營住遊擊三十

里至毛卜刺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清水營住操守四

十里至紅山堡住操守三十里至橫城堡住守備五

十里至金貴堡住把總三十里至李綱堡住把總三

十里至鎮遠關長城東間門迤西沿邊二十里至威

鎮堡住操守，二十里至寧朔堡，迤南順賀蘭山，七十里至鎮朔堡住操守，三十里至洪廣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鎮北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平羌堡住操守，六十里至王泉營住守備，四十里至大廟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廣武營住遊擊，七十里至棗園堡住操守，四十里至石空寺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永興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鎮虜堡住操守，十里至永寧堡住操守，十里至中衛住西路參將，三十里至馬頭墩，迤河南順河，迤西一百四十里至喜鵲溝，接固原鎮靖虜境界，固原鎮東自寧夏喜鵲溝起，西至河州積石關止，俱隸黃河，土築邊牆，并剗削山峒石，偏坡共長一千四百餘里。

喜鵲溝地界三十里至大廟堡住防守，四十里至永安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哈思吉堡住防守，五十里至分水嶺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迭烈遜堡住防守，七十里至靖虜堡住參將，九十里至平灘堡住操守，三十里至大浪口堡，接蘭州境界，九十里至一條城堡住操守，五十里至什字川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賈子堡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防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防

四

平露堂

住防守，五十里至蘭州住參將，九十里至西古城堡住防守，八十里至積積灘堡住防守，九十里至馬家灣堡住防守，五里過黃河，接連河州地方，二邊一道險隘，石柝一百里至黨家堡住守備，土山剗削，山峒無邊牆，八十里至千觀臺堡，剗削山峒，無邊牆，一百里至弘化寺堡，土山無邊牆，一百八十里至磧石關，木柝無邊牆，河州正南至新洮州五百里，新洮州至舊洮州一百里，河州至歸德所約六百餘里，洮州至歸德所約八百餘里，歸德所舊洮州，最為孤懸，前件查得邊牆之設，自延綏始，過套虜也，河套古為內地，今為虜巢，古之防虜，以青山為界，遠在黃河之外，數百里，今之防虜，以邊城為界，縮入黃河之內，百餘里，吁可嘆哉！然既無青山之界限，又無黃河之阻隔，所以過其奔突而緩其蹂踐者，猶全賴此邊牆耳，且延綏之安邊定邊，及寧夏之花馬池與武營一帶，陡遇風起，飛沙壅澗，幾與牆平，號曰沙澗，虜騎出沒，如履平地，然夫衝邊危牆，防禦惟艱，宜將卒不容頃刻懈也，况洮河無邊牆者，又當

何如其就賜耶。

一虜情

延綏鎮近堡住牧虜酋十三枝，部落共約四萬有餘。黃甫川清水二堡邊外東虜順義會流來頭目卜吉素井剪豎器等俱次強部落約四千有餘，在地名牛武城卜黑灘等處住牧。木瓜園孤山鎮荒三堡邊外套虜酋首莊禿賴阿不害溫庫兒等俱稱強盛，莊禿賴最狡悍，部落約八千有餘，在地名長沙溝白虎川等處住牧。永興神木二堡邊外虜酋嶙素兒明愛最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太僕集 五 平露堂

堡邊外虜酋百不利克只蓋虎禿太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神水灘棗兒海子等處住牧。波羅懷遠二堡邊外虜酋上味把兒戶折不能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柳海子長海子等處住牧。威武清平龍州城鎮靜四堡邊外住牧，已故虜酋切盡黃台吉妻切盡妣占男折答苦達太把兒頭目撒力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打狼河總管灘青山腰等處住牧。靖邊寧塞二堡井柳樹澗堡邊外虜酋莽克素打漢兒素稱強盛，最狡悍，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紅柳山瓦窪山乾泥井等處住牧。舊安邊管井磚井堡定邊管井鹽場堡邊外虜酋拾打太失他太帖賴勒賽鐵雷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跨馬梁長湖牛王山蕎麥湖等處住牧。寧夏鎮近邊近河近山住牧虜酋六枝，部落約二萬有餘，花馬池安定興武毛卜刺四營堡邊外住牧。虜酋着力鬼打喇吃噴炒克兔趙兔那木僧車等俱稱強盛，着力鬼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清水紅山橫城金貴李綱等堡鎮遠關長城東賄門河外住牧。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會率僧又名打正及單馬兒討太等俱稱強盜率僧
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鎮遠關迤西東暗門起至
威鎮寧寧朔墩邊外五岔河賀蘭山尾住牧虜所丑
氣把都兒同弟苦素阿不害俱稱強盜把都兒最狡
悍部落約七千有餘迤南順賀蘭山至鎮洞洪廣鎮
比手老王泉大壩廣武寨圍石空寺永興鎮虜永寧
等各堡山外住牧虜會妙哭兒充太喇叭阿把太青
把都兒俱稱強盜妙哭兒喇叭最狡悍部落約五千
有餘

皇明經世編

王本傑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固原鎮河外住牧虜會三枝部落共約七千有餘自
中衛至喜鵲溝大廟堡永安哈恩吉分水嶺迭烈遜
靖虜衛至平灘大浪口接蘭州一條城什字川買子
西古城積靜各堡河外大小松山住牧虜會寘兒
妻并男耶木太又名阿赤兒及矮青草小布友打頓
等俱稱強盜阿赤兒最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內靖
虜邊外藍塘湖頭罕禿張夫水米夾山皆遊虜往來
住牧之所乃山後諸酋之總策也過此則河州界馬
家房堡洮河邊外住牧諸酋火落赤把爾谷克臭亦

郎古永邵卜阿榜真初瓦刺旦旦阿拜坤都魯友威
等部落共約二萬有餘久住西海各酋不時移住莽
喇棍工等川火落亦見在八河西邊地名海刺兒住
牧比都魯友威見在綽遜河口迤南水草塘住牧真
相台吉克臭亦郎古三枝見在西南地名莫禾兒住
牧火真二會較比延寧虜會更稱強盜尤號狡獪總
三鎮邊外虜酋共約八萬有餘

皇明經世編

王本傑集 卷之八 平露堂

前件照得夷情驟奔鳥聚變態靡恒即其平居巢穴
亦無定處有艸即聚艸盡則移矣而況形情又有
款叛之不一乎款則移帳近邊叛則遠徙河外近
就次如駕馭而移可也
以就水草之便遠以避搗單之患且間適移甘涼
者多套虜也易有常耶據開邊夷特其梗槩要在
哨探密備禦周張幾可保無虞耳

一要簡

延鎮東起黃甫川接連黃河逼河皆川平漫稍衝清
水營東西俱河川亦衝人瓜園堡地形甚險大舉難
犯緩衝孤山堡西有野蘆溝大川亦衝鎮老永興二
堡山險甚陡大舉難入緩衝惟永興之東有暗門溝

平漫一截，似爲急衝，神木在平川，河離邊僅十里，急衝大柏油堡與虜止隔一牆，下有河川，亦爲急衝。榆林堡有山險，緩衝高家在大川，近河急衝常樂榆林堡寧三處，俱平漫係沙漠之地，急衝帶水波羅懷遠，俱有河川急衝。咸武清平地，形平漫急衝鎮靖東有大川，河口急衝，迤西靠邊有天溝，河緩衝靖邊寧塞二營，有河口急衝，柳樹灣安邊磚井定邊四堡平漫無險，急衝此就各堡細別之也。若論大勢，如西路安邊定邊爲大舉入犯之緩衝，慶陽西安等處俱從此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入中路次之。東路則黃河環遶，萬山叢疊，縱入亦不能南下，緩衝寧夏則迤北如平虜城威鎮堡，皆逼近河套，三面受敵，急衝其次則鎮朔堡洪廣堡鎮北堡平遙堡俱隣近賀蘭山天鷲海子一帶虜巢，急衝河西則玉泉中衛廣武營石空寺大磧東固等堡，俱在黃河之外，惟恃邊牆之險，皆虜賊不時出沒之地，急衝河東則橫城堡紅山堡清水營毛卜刺堡興武營安定堡化馬池皆逼近河套地名可腦兒爰連兔白圪塔楚湖跨馬梁等處虜巢，急衝內花馬池乃四通

八達之地，延之西路寧之東路，皆緣此出，最爲要衝，極宜重兵防守。靖虜西大浪口天險足恃，而平灘爲竊入之地，管方灘河寬水淺，而虎豹口亦出入之境，三角城紅柳泉月河陡城俱要路也，而防禦亦疎，老龍灣野麻灘七里口俱極衝也，而兵卒甚寡，哈思吉塔兒灣均在極邊之地，實爲孤懸之堡。

蘭州地方東聯靖虜，西至沈骨峽，與河州爲界，南至摩雲嶺與臨洮爲界，東南至車道嶺與安定爲界，河外西至鹹水溝與莊浪爲界，河南東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西二路一條城什字川等堡沿邊，如大浪尖山紅鴨紅峴三岔溝桃樹灣莊浪河口窄路兒等各隘口，共二十一處，河北安寧鹽場等堡沿邊，如沙井石圍大箐小箐石門栗樹等各隘口，共一十四處，俱虜賊出邊要隘，急衝。

洮州向無虜患，今與火真等虜爲隣，衝衝邊矣。一繇弘化寺東水渡河，一繇寧哈喇耳，山入老鴉土門等關。一繇臨古壕入羊撒野里等寨，一繇官洛惡藏土橋古兒跳入洮州岷州等處，白石峽逼近，扼工頭

引係劈入要道而總現口團卜溝黑松嶺西壕四野孤橋皆出沒之路最宜隄防然河州尚隔山險先設二十四關隘今增入十二墩臺若哨探密備禦周可保無虞洮州只隔一梁的河狹淺可渡既無大河深淵又無峻嶺高山一望平廣四野寬漫墩臺窄無緣修築且捷速皆生熟番夷查蒞盡萃扼漫川平時時探難通臨急備禦無及今日洮州豈特固鎮衛邊實三鎮之最衝最要者也籌邊上策此地宜加意首圖之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太僕集

土

平露堂

前件照得此亦大畧耳其實出沒之地在在有之難以枚舉所要烽火嚴明哨探的確賊少則發兵堵截多則堅壁清野稍俟大兵威免蹂踐之慘深入之虞耳然論延寧最衝在花馬池固鎮最衝則在洮州花馬池不守則延平慶洮州不守則及臨鞏其害均也但花馬池東則安邊定邊一路西則清水興武一帶營堡聯絡備禦不疎未足深慮洮州先為防番今則防虜山川之險兵甲之雄無一可恃奈之何哉且各邊糧餉俱足支用洮岷額餉多

派瘠薄地方不能依期完解營伍月糧數月不丈夫外有方張之強虜內有枵腹之悍卒洮西不知所終也加意首圖增餉增兵者果無出此地此時矣

一墩臺

沿邊墩臺原有墩軍常川瞭望賊人少力孤恒致失候遺官匪輕侮致務添足步軍五名夜不收一名加增口糧多備烟炮不時輪番偵瞭哨探邊外有警晝則舉烟夜則傳火如賊百十以上放炮一聲烟火三把五百以上放炮二聲烟火五把千騎以上放炮三聲烟火十把如賊虜勢眾砲聲烟火不止各營堡官軍聞之即赴牆拒守驅逐飛報附近將領各率官軍堵截或堅壁清野或伏砲埋簣自然不致深入但法令易弛人心易懈務擇賢能官員專理墩務謂之提墩無事之時設法查點如有偷安回營或雇覓老弱頂替定以軍法網打該管官奉究如此庶幾哨探嚴密戎得以預備而虜亦難輕犯矣然墩臺之設所以傳報烟火嚴明出入正為腹裏收斂之具耳今近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太僕集

土

平露堂

腹裏地方在官司經繇道路。守瞭猶有故事。至偏僻小路墩臺雖云設也。而傾壞塌損者。十常八九。守瞭固應明也。而常川土住者。百無一二。夫邊境所恃以傳接腹裏者。惟墩臺爲耳目。而腹裏所恃以預知收斂者。視烟砲爲進止。今皆廢而不修。狼子野心。倘一變動。則羽檄交馳。烽烟四起。在邊雖有先聲。而腹裏之臨渴掘井。豈能濟事哉。

前件照得墩臺誠遠近之耳目也。邊墩嚴斯將卒得先時以防禦。腹墩嚴則農商知及時以趨避。事若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夫之集

微而所係爲甚。切且要也。墩制墩官原有定設。近日之廢降。款貢承平所致耳。修舉腹墩。誠今日之急務耶。雖然。豈惟腹墩哉。法弛心玩。邊墩亦徒設耳。如十八年大真內侵。初。蘇古兒站入洮州。未足爲怪。何者。原無關隘。原無墩臺。瞭望哨探無所施也。繼。孫耳營山入河州。則令人病恨。蓋耳營山重岡疊嶂。關隘聯絡。倘蚤知聲息。先期備禦。閭閻隘口各有號兵火器。首虜雖得安肯冒矢石于千仞之下。微百歲一生之倖乎。持之稍久。野無所掠。鎮

兵。一。至。彼。將。自。通。安。有。朱。家。山。之。挫。敗。李。遊。擊。之。損。傷。乎。惟。哨。探。不。密。致。顧。延。不。測。耳。據。此。則。邊。墩。尤。重。於。腹。墩。各。營。將。堡。官。一。刻。不。嚴。審。不。可。也。

一。審。壘。

勝。賊。出。沒。之。地。若。大。川。平。原。及。山。峽。路。口。其。地。土。石。不。一。要。皆。隨。形。度。處。或。邊。臨。近。地。俱。土。無。石。宜。深。挖。大。壕。一。道。壕。外。明。挑。品。審。三。層。品。外。再。挑。暗。審。數。百。星。列。於。要。路。諸。處。每一。審。內。務。植。刺。馬。銳。義。三。根。口。面。如。法。若。蓋。虜。設。侵。犯。初。來。不。意。必。先。墮。此。壘。中。倘。皇明經世編

王夫之集

卷之十一

若。一。馬。着。傷。衆。騎。必。越。超。懼。進。防。守。有。兵。從。中。矢。石。射。打。虜。將。不。攻。而。自。遁。矣。

前件照得此實據險守要之切務也。施之山峽隘口。最爲得宜。若近邊去處大而州邑小而鎮堡皆不可缺者。城外有壕。壕外有審。審外有柵。明審暗審。各盡其地。木柵土柵。各因其便。平時則如法游築。倣急則增高增深。縱然虜內侵。彼自有所憚。而不敢輕突我。亦有所恃而易於固守矣。援兵一至。彼將自解。安國全軍。守土者尚亦有賴哉。

一井泉

曾見固原所屬如平虜所鎮或所紅古城堡，涉判郡所城皆無井，軍民俱挑飲河水。一遇亢旱，則取之十里二十里之外矣。卽固原所屬而沿邊城堡無水泉者，又不知其幾也。夫民非水不生活，萬一虜警窺探，城中乏水，作牧城外，環圍不解，軍民何恃以無恐？眼被操守等官慌倖苟安，視若尋常，莫有爲深長慮者。眞所謂燕雀處堂，豈網繆至計耶？合無行令沿邊但係城堡無水泉者，各於城內擇取空地，開鑿池塘，數次隨地之廣狹，以爲大小，深數丈，除有山泉可通者，則引流以注於中，無泉者夏則積雨，冬則積雪，使常盈而不涸，倘一虜敵內既有所恃，外亦不能以久持矣。夫患每生於所忽，乃井泉之利害若此，胡不熟計之也。

前件照得水泉民生至足之利也，改邑不改井者，其利溥而久也。乃至有城無井，遘軍邊民可慨已。平居無事之時，何足深慮？苟環而攻之，生齒林林，吳以爲命耶？故慮及此者，誠思患預防之術，有備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患之意也。司土者慎毋爲細故而忽之。

一征兵

固原鎮兵六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員名，延綏鎮兵五萬二千三十三員名，寧夏鎮兵三萬七百四十四員名，三鎮共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查得國初兵制，九邊控弦幾至百萬，今三鎮實在只此數矣。倘再加之，簪力不覺技藝不精，器械不利，則戰中何賴耶？故見各司邊計者，不得不督道將加意飭然一新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前件照得兵者國家所賴以昭靈武而懋威也，餉不重，雖今三鎮之兵僅近十五萬，且遠近營壘棋布，星分誠若是其少矣。然古名善用兵者，每以少擊衆，則兵不在多明矣。所貴練而精之耳。夫兵所稱練者，不過習攻殺擊刺之法，練藝也。鼓投石起趾之氣，練膽也。未有以練心之說聞者。練心之道無他，不過思信素孚，將識士情，兵知將意是已。法令素明，上可至天下，可至淵是已。心果練矣，平時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是兵皆有勇知方

之兵也不逞而譟譯者誰與臨陣則如指諸掌如臂護身是兵皆親上效長之兵也望風而奔潰者誰與如是則一可敵百十可敵千將無堅不破無衆不摧矣豈億人億心者可與之論多寡哉

一戰馬

固原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二匹 延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九匹 寧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一萬五百一十三匹 三鎮共八萬九千三百九十四匹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卷之一 遼海 七 平露堂 查得 國初立法最詳戎馬最盛三鎮原額幾十萬騎今計久耗無補者萬餘矣近因剽蕩寧道一年倒斃至二萬四千一百五十餘匹即今各管差買者多而民間販賣者少價值騰踴至有龍馬驥馬之誼况馬價借動數多措買尤稱難乎幸二十年招中逾額至一萬一千五百餘匹不然消乏又當何如司馬政者寧不寒心揜邊籌者得不深慮乎 前件照得 國家所恃以鞭撻四夷者在兵而兵之所藉以驅逐九塞者在馬無馬即無兵也故 祖

宗重之制稱盛矣方今消乏數倍往昔固此時爲然而司是職者當思所以善其後矣故騰駒牧養等法不可不頒布安驥通玄諸經不可不致習也申飭將領督率軍士効則有勸違則有懲不過據法所可爲而爲之耳雖然此其迹也末也詩曰秉心塞淵又曰思無邪釋斯義也則有端本澄源之道在焉司職者豈可薄視其官而輕視其事哉蓋必有以重其本矣本重則人重人重則官重而馬政亦因之益重矣

一糧餉

固原延寧三鎮共計見在官軍家丁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見在馬六萬七百六十餘匹共約歲支 糧一百七十二萬五千二百餘石 料二十六萬九千七百餘石 艸一千五十四萬八百餘束右額餉皆主兵也其客兵客餉又非可以數計者查得泰古富疆國也何今不然耶饑饉師旅年年相因有司苦於民運之難徵將領苦於餉糧之弗繼倘遇歲稔折色之措備猶可本色之糴買惟艱故米珠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遼海

大

平露堂

草柱之謠自昔爲然于今益甚矣欲爲之計惟務豐年積穀庶可內歲無饑果愈積愈多自隨取隨足倘值荒歉不惟便于養兵且可因之濟民也况歲豐穀賤勢必傷農若稍寬價值多方易買不惟兵可足食抑且與有厚利也但恐官帑有限則廣開納之例而鹽商納粟者給引多則賞賚吏棍納粟者候缺多或起奈富室納粟者照給官帶多或遙投設官生儒納粟者照例起送多或除授職秩此例開則大有之年自買自輸者漸多官買官運者稍省矣然此亦權宜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太僕集 遼論 尤 平陽府

未必久而不滯也惟申飭屯田之制可乎沿邊荒蕪

內多腴田盡行查出某處千頃某處百頃或附近居

民可開墾者輕其賦稅三年五年之後方許輸納或

令營堡操軍有可耕者官給牛種豐年則均分荒年

則蠲免積貯粟麥卽充爲糧料之需收積艸桿卽備

爲芻束之具無事則防禦之卒盡散爲農有警則耕

耨之衆悉聚爲兵法至便也一遇荒年仍酌開納仍

量易買必使營堡倉廩多者餘三年之積少者亦一

年之餘然後可乎

前件照得實粟屯田古傳最良法也國初屯鹽兼行大有成效遂開米價賤於腹裏言利之臣隨倡銀引利倍之說自難政稍更屯法遂大壞而不可收復矣吁可嘆哉見今邊事多艱軍需告匱則豫經買廣開納墾屯種皆急務而不可緩也然募實粟者必先重議其折值而寬算其腳價務使利倍于勞庶人心樂于法募墾田者必先擇委能官聽其便宜假以歲月始焉不惜小費不責近功久之自有成效矣此在司邊計者督邊臣路將熟講而力行之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太僕集 遼論 尤 平陽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問公
宋徵璧尚水 夏允彝葵仲 遼軒

王太僕集

論

邊務要略

王任重

一上兵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論

平露堂

秦中八郡惟西原漢平稍近腹裏而臨鞏延慶俱障
遼塞雖四鎮設兵防禦但邊長軍寡虜賊出沒疾若
風電官軍堵截勢難卒合往往一入百姓被其蹂躪
生畜被其搶掠甚至大堡鄉庄住居千百家者亦任
其虐害而莫敢誰何豈管兵者人而居民非人乎操
軍可戰而居民不可戰乎不然也蓋操軍日每訓練
身經戰陣且武藝無間器械便易更有軍法以驅之
是以敢與之聞也至若居民心非不欲滅虜以保身
家但日不見旌旗不習兵器一聞警報則舉家逃
竄男婦悲號此其故蓋緣教練不習于平時致奔潰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論

平露堂

倉皇于一旦無怪乎其然也且邊地寥闊道路崎嶇
官軍安能卒至而為救援乎合無令沿邊州縣于每
年秋收之後自十月初一日為始隣近州縣者總合
一處寫遠者或十數鄉鄉合為一處大約聽居民之
便立團練之法除近城者掌印官親自半月一操其
鄉鄉等處或佐戎代操各照軍營事例設立隊長頭
目時常演習有勇力者或自備弓矢或自備戈矛有
身家者仍自備衣甲或多備火器如力不能備器械
者各執竹鎗槍棍隨宜聽操且不時家諭戶曉俾知
操練卽以保障為民而匪為官彼必樂從各自相訓
練相鼓舞之不暇矣始焉勞而不怨既焉勇且知方
一遇醜虜內犯將家自為督人各為兵居民捐生以
固守虜必畏死而獲攻如此則不惟地方可保無事
應援官軍亦可相持為犄角之勢矣各州縣正官果
運籌有方訓練有術遇虜深入能保居民無害地方
無虞者是以文官而兼將畧卽軍司道等官庶在上
者懸破格之典在下者必有脫穎之才由矣
前件照得此卽寓兵遺意法最善也然常操必官募

我師報必官給火藥猶未也又必申明約令果能擒獲賊級者照例議賞賚以鼓其敵愾之雄心雖有精絕技藝者亦不召遣庶以免其征調之後虞如此庶民樂從而法可久要在賢有司加意耳

一 番兵

番戎納馬供邊資吾戰具隱然中國藩籬而斷匈奴右臂也近自款貢以來破虜蠶食力不能支而又見吾之不爲庇也於是漸相結納以圖自完即熟番亦與中國心離矣然番豈甘心爲虜害哉要在吾鼓舞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太僕集 邊議 三 于露堂

之何如耳行令將領等官懸示賞格遍諭番族原有城堡者即加修葺未有者乘時築建有倡衆應召之番量給冠帶賞賚就令統率各兵分遣操練悉聽該管將領調度有事互相應援併力堵截官兵亦相率策應番能就陣擒斬逆虜者照近議一體優賞如虜賊搶掠彼地隣近將領亦比照中國救援或搗巢或襲營使不得逞倘番族大被威脅亦照地方失事一例奉處則諸番恩倚 天朝將仇視逆虜虜雖驕悍內恐漢兵之奮其前外恐各番之尾其後必左右顧

忌而不敢犯此不勞中國之甲兵不傾中國之糧餉自足以爲安邊拒虜之石畫也若不求聯結番族而徒言戢守吾恐番族一叛則虜國虜也番又一虜也雖有孫吳英能制矣

前件照得 國家以番禦虜誠守在四夷也豈知款

貢貽禍至以番居爲窟巢乎夫今不撫是驅之矣且昔爲捍蔽而已今納敵在內災近剝膚無事則哨探者番間謀者番有事則嚮導者番夾擊者番用其力者既倍于昔結其心者不宜有加于昔耶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太僕集 邊議 四 于露堂

雖然番僧會長果勦虜立奇功者賞之可也官之可也但須舉建其頭目潛分其黨與切無居之以內地寵之以兵權易曰獫狁之牙重牛之特殷鑒不遠慎夫

一 車營

虜騎號捷其末也勢如風颭銜鋒陷陣其不畏威我中國之所恃以抗其鋒惟營壁不亂斯可耳若欲堅固營壁莫若多備火車駕以力馬御以武士無事則時常訓練列營則匝以周圍車屏于外勢若連城軍

伏於內各持火砲縱虜騎輕突必不能踰車而逞也
士卒可恃以無恐部伍可期乎不亂若遇行師其器
械益甲俱裝運於上又可省軍士負載之勞萬一路
徑逼狹去處偶爾遇敵就將火車柵列欄堵是一倉
卒禦虜之長城也神機庫見有車式請發各邊造備
尋訪先年善用火車之人日每訓練未必不為緩急
之一助也且近有獨輪小車棹之以人其制甚便無
險不越其利甚遠法具載四鎮總圖說中蓋亟取而
制用之乎又馬文昇所云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太僕集 邊論 五 平露堂

亂發似亦當造而習試之乎
前件車者古戰之良法兵家之上乘也三代而下鮮
用之亦鮮知之熙漢衛青以武剛車擊單于若晉馬
隆以偏箱車平羌虜嘉靖中邊將嘗用之取勝焉
嘗盡湮滅哉制誠可用但匪可以輕用耳夫車貴
高而賤下利躁下而惡濕陷易戰有左險戰有法
死地有避勝勢有趨講求之素演習之精得其法
得其人得其地而後用之又翼之以騎兵輔之以

步卒則長技勝算皆在我矣其萬全之道盛王之
兵乎

一火器

虜賊勢悍敢開輕生每遇臨陣彼又驅中國之亡命
者在前に以衝突況軍士之弓矢有限而彼之衝突
不已至我矢盡力疲之際隨為彼所蹂而不能支矣
驪虜兇猾一至於此吁可畏矣哉若欲制彼而不為
彼所制惟多備火器火藥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如某
式砲一眼用藥若干餘砲皆然預先稱量足數謹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太僕集 邊論 六 平露堂

包封如法收貯不致風雨損濕一遇行師砲手預期
開領對壘之時將三眼鏡佛郎機一切小砲沿陣圍
列隨衝隨放旋放旋擊必使虜不能犯仍將大式火
器先藏營壁之中虜若勢衆壅至即將大砲一時齊
擊庶彼勢弗克敵而我軍可以收捷效矣

前件照得虜賊之所畏者惟此火器中國之所恃以
勝虜亦惟此火器第恐製備者不多而習用者不
熟耳近日合造如法愈大愈精神砲先聲已足懾
羶裘之膽矣其必戰必勝之一機乎然大砲之爲

用也。必因天之時，審敵之情，庶戰勝攻取而可散其功，故良將慎之。

一撫款

款塞之法，豈不善乎？二十年前，宣雲前邊之閒，幾無宿儲，內帑且匱，勢誠岌岌，而屠殺之慘，不可勝言。自納款後，生聚甚繁，耕牧遍野，誠中國之利也。奈何恃款忘戰，兢兢於虜之寒盟，若捧玉甌然，虜遂嘗我之病，歲要月挾，貢虜完市者受上賞，以故軍脂日削，虜欲無厭，漸至以兵甲爲閑物，遺備久弛，虜之驕悍，不可復制。款亦因之而失矣。其獎易嘗在虜哉？倘其初上下合謀，決機確守，前人章程毫不加添，順則撫逆，則勦，虜性貪得，安肯舍市賞重利也？今既決裂矣，惟當言戰，但諸會因去歲搗巢之慘，心寒膽裂，復求輪款，諱者謂春深虜馬正弱，以款愚我，將來勢必大逞。此特在我用術，羈縻何如耳？彼詐款爲緩師之計，我亦借款爲戰守之圖，姑許其款，餌之以利，泰然處之，勿使疑畏，及是時，補消亡之上馬，脩散失之器具，練五兵之長技，鼓萬卒之雄心，欲守則有不可攻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論

七

平露堂

之備，欲戰則有不可測之威，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然後乘時大舉，約各鎮併力圖之一洗，羯狗之腥。三犁陰山之地，是所畫者，成算完策，所收者大捷奇功。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始如處女，難知如陰，此之謂歟。

前件照得款虜國之利，亦國之害也。利在一時，言

在永久，今日川海之占據，沱河之搶掠，害可勝言

哉。且何時已哉？可鑒矣。夫若欲借以修備，未必非

權宜之策。然昔之言款也，易；今之言款也，難。毋論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論

八

平露堂

九塞之中，有款者有不款者，卽如一鎮之虜，亦有求者有不求者，求者許之，不求者置之。犯則剿之，是矣。然款虜心不可知，跡亦難辨，方其犯之也，或恐陰助爲黨，與其勦之也，又思藉口以緩師，所云不款者爲勦，敵款者爲掣肘，不可不慮也。夷情叵測，事機靡常，在司邊計者，標縱之有道焉耳。

一戰守

今之制禦北虜者有三：曰戰，曰守，曰款。而三者之中，守爲上，戰次之，款不足言矣。稽自款貢以來，人以爲

久安長治恬不知懼腹裏毀塘逼不設也鄉落害墮皆不修也鎮堡材寨率不備也遇虜一入懍然不知徒受擄掠去秋之事可槩見矣爲今之計莫若修理棚塌墩臺挑挖沙淤邊境修補崖塞堡寨嚴譴盤詰關防在我既事事有備矣仍戒密烽火時勤偵探豫知其侵犯之謀卽蚤爲收斂之備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而我受創亦計之得者也法曰無恃其不來吾有以待之者此耶戰之者非所以邀功也虜已敗盟又遭挫其報復之恨必不可已我當整器秣馬皇明經世編

王大懷集

卷之二 邊論 九 平露堂

之患故曰守爲上戰次之款之利害久近不必言矣前件照得戰守非有二也守備皆戰具戰勝則守固矣彼獨右守者豈以戰危事耶守不動而利完耶豈知威不振於遐荒未有能晏然稱固守者故必定計於未戰之先而戰勝於計定之後橋靜則寂若蟄龍而潛於九地烽舉則迅若轟霆而動於九天既不輕爲而致債亦不畏敵而滋寇則中國之威常伸而醜虜之氣常懾將跳梁之將少而晏怙之時多矣乘此挑淤葺類修守邊也闕苑教藝練守卒也積糧與芻儲守餉也繕器製藥豫守具也剋崖挖塹修守險也茲數者及時而爲之守則堅矣待時而動焉戰必勝矣故善戰者斯利守善守者毋妄戰可邊計者兼得之矣

一偵探

禦虜之道其本在任將領其備在足兵食其具在整器據此數者兵家屢能譚之當今亦惡重之然有是數者每不能乘夷而常爲夷所乘者何凡以虜情未熟地利未諳耳何謂虜情蓋夷狄之寇中國勢不

皇明經世編

王大懷集

卷之二 邊論 十 平露堂

能須臾舉必糾合衆會。金謀聚議以爲搶掠之謀。小寇則旬日始成大寇。則月餘始集。其形跡未有不先著者。是在偵探之何如耳。所貴守堡將官。或蓄養逆夷以誑其虛實。或善結隣邊熟夷以探其舉動。或反間別部酋長以洩其機括。或誘醉宵酒窮夷以觀其吐露。或陰令通使爪踪以覘其行止。如果虜謀已合。其將率則帳房必移於山後。移一二百里之外者。其寇淺移五六百里之外者。其寇深如挾帳房入寇者。此係隣邊窮虜上之無山後之牧地。既不能移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王太僕集

屯

平露堂

房於深遠下之畏我軍之搗巢。又不敢留達婦以待。勢必挾帳房以爲搶掠之舉。此固無大志不足深慮者。若不早爲偵探相機預備。待其將繁而始圖之。計亦晚矣。此庸情之貴熟也。何謂地利。蓋夷虜入犯之初。惟謀之數。會首其部落未盡知也。當其臨發必下令以傳侵掠之所。聲東以掩西擊之謀。然地利之順逆其向性之地。固可覘而知也。何者夷狄出沒。其飲牧全藉水草。視其聚結之所。東向果大川水草。則其勢必繇此擊東。彼雖聲言擊西。吾不信也。卽當陽

應乎西。以陰備乎東。西向果大川水草。則其勢必繇此擊西。彼雖聲言擊東。吾不信也。卽當陽應乎東。以陰備乎西。且也觀其衆寡。察其強弱。虜如三五百騎。則其犯可五六十里。虜如三五千騎。則其犯可一二百里。虜如三五萬騎。則兵犯可五七百里。苟無大衆斷不深入。據此微兵應援。無不中機。苟暗於此。而隨敵人之虛聲以爲禦衛。則敵得乘我之虛矣。此地利之貴諳也。信能熟斯二者。當其偵探初得之曉。卽率本堡官兵設伏以挫其鋒。約各營選手夾擊以遏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王太僕集

屯

平露堂

勢仍一面先行收歛以避其搶掠。如是則將領不爲虛具。兵食不爲虛設。器械不爲虛具。戰可以勝。守可以固。我可以制敵而不爲敵所制矣。前件照得偵探兵之要機也。虛實之際遲速之間利害所關安危所係可不慎哉。今之偵探者。探方動之聲息耳。且有不實者。尤有不知者可獲也。夫殆必探之於無事之時。探其地。探其情。素諳熟於胸中。又探之於方事之始。探其形。探其聲。可取應於目前。斯之謂善偵探也。偵探得則機宜中。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矣所謂諸虜情熟地利其誠偵探之良法乎路將備官其陳諸

一川海

莽喇掘工等川延漫千里皆沃壤清流可田可稻林木叢茂爵爵蒼蒼誠西番之樂土中國之藩籬也近被逆虜占據其中番夷力弗與敵因而順彼者多矣竊以兩川不復羗虜勢必連和羗虜連和則禍不止沱河已也臨邛一帶將來不知所終矣如欲恢復兩川必先聯東番族始結以恩信次申以法令偵探得

皇明經世編

王大僕集

卷之二

是論

主手露堂

川合番兵直扼其復一中縣打爾加山過八角埭取道入掘工以至莽喇桑里合番兵直橋其中三路合綽麻幾一鼓成擒有奔逸者勢必潰散乃開一面之網彼得逃竄歸巢或歸東套永不西突可也或奔西海永不南渡亦可也虜酋遠遁即議經理善後歸德所或設重鎮各要隘仍加防禦多方區畫務期久安則西番之故地既復中國之藩籬益固匈奴之右臂永斷河洮之長城永賴矣似爲安邊禦夷之上策也前件照得此時此舉似不可已者且其功在必可成

皇明經世編

王大僕集

卷之二

是論

主手露堂

者蓋聯番之心以復番之地併番之力以除番之害其情甚順而其機甚易也且因兵於番則師不勞因糧於番則食不匱縱耗竭一時而可以長治久安亦上策耶不勝苟且目前久之番虜合而黨與盛後之二川卽今之河套矣若以禦套虜者而禦川夷三秦之力益竭而不可支矣觀今日汛掃大舉一勞一費何如也或者內固物力外結番心且不輕動因其入犯則大挫之隨從而驅逐之乘破竹之勢爲掃穴之舉可也此在司邊計者熟籌

而審圖之爾。

一河套

河套古朔方郡地。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卽此地也。歷秦漢皆郡縣于中。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于河之北築三受降城受降城之外有青山邈邈東西二千餘里山之上置斥候千八百座突厥不敢踰山牧馬至宋爲夏所併及胡元滅夏立西夏尚書省以隸之逮我高皇帝掃除胡元洪武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亂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當是時套無一虜至正統十四年棄土木之變始渡河南紀勃都督王禕鎮守延綏禕提輕騎三千晝夜行五百里卽追出境遂秦築榆林城南作延綏之屏翰北保河套之沃壤以爲重險耳至成化七年巡撫王公銳奏立榆林衛八年俞肅敏公代之始遷鎮自綏德云夫自正統一犯之後歷景泰以至肅敏遷鎮時絕無虜敵止所謂天未陰雨綢繆漏戶之時也使肅敏果欲立萬世之業卽復張仁愿之所經畧者掣榆林鎮守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卷之二

邊論

五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卷之二

邊論

五

千露堂

之軍。謂青山見在墩臺則烽火明矣。移榆林春神之大策沿河塞垣故址則保障固矣。採套中之材木以擇匠氏則公廨建矣。因套中之鹽池以設運司則國課興矣。治地分田以闢四野之士則屯田舉矣。立置設睡以開三面之路則王命傳矣。至今百十年爲內地全陝永無邊患斯久安長治之策也。奈何肅敏智既不及此則守舊勿遷可也。顧乃屑屑以就河套之利置重鎮于沙磧之間譬如棄珠玉于道途豈不爲人所得河套之利可終保乎哉。果至弘治十四年虜酋火篩入套。化今吉囊部素不下數萬延袤千里盤據巢穴已爲田中之倉門庭之寇深抱蠶食之憂豈但積薪之慮及覽肅敏奏疏原議將士耕種於套以省民運今耕種之利既失軍士有枵腹之嘆原議將士牧馬於套以省內帑今牧馬之利既失致軍士乏芻蕘之憂是榆林外困於虜內困於食皆肅敏失策之所致也。今欲復之未嘗不可惟在當事者酌時宜而爲之耳。

前件照得河套卽古河南地周漢唐皆統一而郡縣

之也我朝比隆周室下視漢唐矣復此以修漢唐故事而續成周舊服不亦可乎然復之於汛掃胡元之初則易復之於火篩未入之始則易今欲恢復勢甚難矣且不復河套者固余公之失而經理周竄至今稱雄鎮者則余之功也當事者世修肅敏舊業朔方可保無事耶恢復之說則審時度勢萬全而后動一舉而收功可也

一甘涼

甘鎮一線之地四面受敵兵甲不多無險可恃計賊皇明經世編

丁太僕集

卷之七

平靈堂

衆雖不如東虜之盛而戰守之難則視諸鎮爲獨最肅州遠懸天末深爲可畏西寧殘破之後向未修復糧餉甚置給散不敷兵馬寡弱防守艱危桑土之計不知當何如處也

前件照得甘肅一鎮五道皆非本寺巡歷地方虜情邊計無繇稽查但平開共爲孤懸絕塞不無厘當寧西顧之憂耳同邊計者必自有深長慮也

總論

統而言之等邊無奇謀亦無上策大約其要在務實

其機在任人自昔邊防之制率憑傳也其未臻實效者亦未修實功耳蓋其務之邊牆者實修築宛然金湯之固糧餉者實儲蓄充然食積之蓄兵甲器械者實精練期百戰百勝之奇勳營壘要害者實經理峻天險天塹之嚴防士卒著實教閱武備常隱于域中番兵著實鼓舞威惠常伸于徼外哨探者著實偵伺務知彼而知已常先發以制人臨敵者著實用命殊死以獲生毋偷生而致成將領者實併力無嫉忌觀望之心文武著實同志無凌轢輕侮之嫌如此則皇明經世編

丁太僕集

卷之七

平靈堂

士情將意交孚兵力軍需俱足元氣與神氣既並固而並張天澤與夫威將並宣而並暢超日奔電之策恨不能飲天驕之血而食其肉稚金浴鐵之夫忿即欲擎北之庭而掃其穴諒是雖洗火真坤曹等狼吞虎噬之毒盡驅之山後故巢而川海風清可也雖搜莊卜土莽等蟻聚蜂屯之聚盡拔其套中舊窟而黃河波靜可也雖斷絕着宰青刺等東窺西奔之路買蘭山永固藩籬花馬池熙然按堵可也何有於戰又何有於守耶要之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事事皆

實矣譬如琴之有機則開闔縱送無不如意故曰要在務實機在任人所謂人者非他也不過誠與才合外與內合而已毋論文武將吏但見小利不趨遇大敵不怯臨事不邀功成事不言功有智不炫有勇不露真心任事惟欲致社稷于久安者斯務實之人也外是但有擔當而無粉飾者皆謂之誠與才合也且天之賦其外者厚而造福生靈之具隆焉斯之謂外與內合也皆撫按臣成告而人薦正本清源之道得矣曰是文臣則司道郡邑武臣則總參遊守皆若人焉任而人者不論資不論俸惟擇其質與才足以奏績於邊疆受而任者各忘家各忘身惟悉其心與力共期有裨於邊計苟非其人關革無爲者速去之貪鄙無厭者重懲之才宜於官而不宜於地者並取而更調之績著於地而未究其施者陞秩而久任之有茂才異等及捷效奇功者卽破格而重用之論邊轉則邊臣持優遇 聖恩則邊臣特與加意委任多方鼓舞務俾大小文武臣工凡任於邊者材品雖有不同而同懷憂 國本公偉志事雖難有不一而咸抱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論

尤

平露堂

臣時報 主與衷如是而邊官不得人邊務不允濟未之有也雖然任人之中尤有首當重任者督撫是也得是人而任之界之以軍 國之寄假之以便宜之權小挫不罪小過不問近畿不惑遠議不動惟觀其純白之精忠惟責其萬全之成效是之謂善任人也至若諸按臣者又所寄以司任人之耳目而所藉以稽務實之成功者也任之尤不可不重緣得此而重任之則所謂任人者皆可任之人所謂務實者皆慎實之是務者矣故曰要在務實機在務人豈知機之中又有機乎始焉循其要以審其機既焉極其機而得其要是道也果遵行而不爽仍世守而不失則內順外威稱慶一時可也長治久長永賴萬世亦可也又何邊患之足慮哉

皇明經世編

王太僕集

邊論

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五

事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徐鳳彩聖期

李棟素心泰閣

呂新吾先生文集

疏

呂坤

憂危疏 時務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

治亂之實召致在人

竊見

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

占者以爲亂徵當今

皇明經世編

此篇故下及於此

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

天下之人亂心已

辨而亂人未倡

今日之政皆發亂機而使之動助亂

人而使之倡者也

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

禁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

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

天子乎

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

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

欲得靈長國祚於萬年

惟有固結人心

之四字

答者二帝三王之爲君

豈不以崇高富貴之

可恃乃曰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

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

故曰五帝愛民三王

畏民蓋世有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之所資而守

天下者之所懼也

一曰無聊之民飽煖無由身家俱

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

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

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歎

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

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群而鬪鷄走狗居

常愛玉帛子女爲法所拘有變則挾掠恣淫惟傲是

逢三日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

下成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

同生歟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日不軌之

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觀天變而

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

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

聖王約已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思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

其姦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

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讐昔者胡元疆土大於我朝

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

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而太祖

收之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陛下擇其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時務

平露堂

益於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絨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官府散派民間意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檢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數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子經年不成十疋且是物也曬晾不早則白短即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耽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絨蘇杭之紗羅段絹歲額已自克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與其積於無用孰若定以有常假如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呂新吾集 曆務 三 平露堂

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之此無損於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民望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內府官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圓非百年之物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重嶺外寒暑渴饑癘疫

瘴癘而成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跌傷壓斃常百十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矣至於礮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貴民賤謂不合式依然無用重去代山每木一根官價雖六千兩比來都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已報完採辦新林止需後用倘少其數日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呂新吾集 曆務 四 平露堂

人心收山澤之藏木非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鐵鑛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湖南礦但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兩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喫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有官供應礦大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歎即陽巡撫馬鳴鸞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頃之地帶聚十萬之衆文案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

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舉知矣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捏害地方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牧官店租銀理宜按解自趙承勳有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臣之造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以萬乘之尊何賴彼錐末之微貲囊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入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止數倍不啻市民將安取足乎縱使內臣肅靜不擾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強吞橫噬獨占群侵內臣何由知冤民何處訴夫楊村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有用肯安取給臣望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牧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太祖既定爲律情重罪輕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時務五

平露堂

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法家不守律例而何一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其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聖心故司官每遷就以逃譴怒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欲擬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銀此皆真庸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陛下安知其冤臣願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因國之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言之詔賞直諫之臣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矜名節遂激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爲天關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者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臣望陛下思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爲國家不爲言官捨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召用應復除者即與復除應行取者早爲行取以後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勅下吏部分別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既往杜絕于將來快潛伏之姦養壘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時務六

平露堂

領官吏彈壓吏部用人本爲計安此搜此其關係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卽爲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選取早賜施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者無典賣之憂而上下大夫之心收我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虜梅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航糧構豕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蠶食上國哉惟是朝鮮附在東陲近吾左掖平壤西隣鴨綠營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爲兵就朝鮮之地爲食生聚訓練伺天朝進則斷漕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師坐因此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爲兩我兩我尚懷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爲兩倭兩倭益費支持之力臣以爲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亡之後孰若救于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爲屬國遠成或言兵餉難圖諺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月願陛下早決大計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糧一物上費措辦既若轉運尤難若于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侈今十庫貨財各厥物料倉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堆積陳陳可惜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曬晾不堪者嚴蓋收之刑朽蠹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匱乏國用亦不暴殄民財陛下下一雷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祖宗時常徙富戶以實京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京師貧民不減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煙火即絕如有庚戌之事京師戒嚴雖有倉塲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預納之稱貸有鋪華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自暴民聚衆凌奪貧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坐耗民財淫巧者誘奪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印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狼如翼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姦盜而下富貧自房號重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一身累役。一事衆害。而貪者愈貪。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藉家貲。誣以多贓。則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鷄犬豕羊大半饑寒。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陛下知之。當必憐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禁監收之鋪墊。嚴騙等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心安。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時務九

平露堂

強半留中。蓋疏之照人也。會極有薄疏之進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許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今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聖子神孫守爲家法。倘不逞爲姦。則何變不起。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了二字。發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議。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陛下答日步禱郊壇。發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齋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時務十

平露堂

宿七日抽思萬端難裁迫切之衷敕上憂危之疏
陛下倘信臣將臣所已言者慨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蒸民將人心惟悅天意轉回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其疏未敢告人望陛下審行臣言若出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驗陛下雖悔將何及耶

宗藩要疏

宗藩

爲摘舉宗藩二要以重天潢事臣聞帝王同民心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上 平露堂

而出治道凡四海九州之情無所不體而尤當體宗室之情帝王興教化以善風俗凡四海九州之教無所不及而尤當重宗室之教乃今積習流弊勢極則窮有不得不變者二事焉臣請分款詳陳伏乞勅下該部查訪施行

一曰嚴騙嚇之禁夫宗室爲滿全在報生之時或花妄爲嫡生或以女而易子或以鳩而冒存買囑收養要結降佐往實有之自五宗嚴同保之結而朦朧有連坐之法報生來歷大都已真生既真矣豈有兄真

而請名僞者乎豈有名真而請封僞者乎自奉宗藩要例之後名封查駁久已從寬而臣又立限單填格之法凡經查駁衙門過三日者提吏即臣衙門亦有需索常例臣嚴行禁約犯者重懲在外刁難請弊亦稍稍革矣惟是走京遊棍指稱打點名色要索宗室錢財甚者定爲銀數沿爲舊規如郡王請各請封動以千計三將軍以五百計三中尉以三百計夫宗室本不出戶庭之人而遊棍者積年鬼域之雄也財貨誣收未必爲人出力騙嚇不遂却能倚法爲奸幾會見京師某衙門聽囑某吏胥受財耶惡誰說耳寧化王新農臣往吊奠王六子長者二十歲矣尚未有名向臣仰天痛哭曰請各十五年費銀千餘兩部文未到猶然乳名時在次各府宗室百十餘人皆稱本王有子六人五爲李妃所出闔鎮軍民無不共知止以寫辦之人差錯入府月且又遊棍恐嚇稱說立案不行以此耽延歲月六子俱未得名嗟夫父爲王母爲妃其子請各十五年不得臣竊痛之此等奸徒外指王府科以騙宗人內空騙吏胥以撞太歲有題准止

一人而勘合私添二兩人者宗室謂得名矣及至請封則曰堂稿無名有同胞之兄已給誥命矣其弟請封則曰毋封不對經管教授既非明白之官造冊書供辛多苟且之役宗室名字又皆難辯之文恩宗不識事體貧宗又無錢財衙門猾胥往往舞文許錯致使查驗繁冗多端本難悉舉行查之例豈可不嚴臣以為一切各封既經親王與臣衙門會題矣如有假為罪坐親王與臣春季行查夏季尚不咨覆罪坐亦臣若春季無礙宗室若干位應得各封而夏季勘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

平露堂

不到夏季行查各部若干位應得題覆而秋季勘合不到者許臣每季咨催應請各封宗室但有仍憑遊棍指稱打點誣錢到京自行花費誣騙吏書者許五城嚴鞫除本犯依律究遣外本宗既已託人行賄必有違礙情由不准各封題請立案仍乞勒下禮部定一格照單發臣衙門分發各府凡宗室初生即於第一格填云某郡王某妃某妾於某年某月某日生第一子收養某人隣佑某人五宗某人名押長史印押第二格本府查無違礙知府印押第三格布政司

查無違礙左布政使印押第四格都察院查無違礙臣印押仍出各保結然後具題至於請名請封選婚不須保結將照單以次填寫印押如前釘為一冊即隨本揭咨送禮部查明題覆之後所有照單即同勘合發臣衙門除勘合發布政司外其照單付郡王或管理府事收掌但有損失改洗者參奏處分如此則稽查既嚴可革假蓋之弊題覆既早難容騙索之奸矣

二曰重輔導之臣臣聞漸摩之久習與性成世祿之家解克由禮今民間子弟鄙亂童蒙未嘗不擇良師而兄帝王之苗裔貴倨之氣習苟無禮義以養其心又難束縛以麗於法肆無所忌民何以堪夫董賈漢世名儒皆為王相我朝家法遠過漢時而輔導之選其為疎濶何者親王長史王一藩之外政者也王之善惡付託此官諸郡王三將軍中尉二主二君之名封婚祿憑結此官審理掌一藩之刑名者也六所軍民詞訟聽決於此官教授以訓迪王與一府之名封取定於此官其責任不為輕矣乃以有司之不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

平露堂

者爲王官而能以善道教王者乎臣昨考察王官僅有長史李賦直年力正強慷慨大義其餘苟且恣睢甘心自棄之念甚於爲有司時而偃蹇詭譎率居其半相沿惟陞王官號爲劣處每用操持有玷才幹無爲之人以充是任不知起自何年至今遂爲定例臣從來竊所不平而日視尤爲慨歎或曰選司不正陞黜不肯者何以處之臣竊謂即使若曹萬無所佐亦不以王府爲溝壑况撫按論劾方面有司跪下考功未嘗不隨時陞黜即文選不陞黜而考功不能陞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宗藩

王

黜乎撫按於州縣佐領教官未嘗不隨時拿問罷斥不待參劾豈以吏部之權而不能處若曹乎考到部文選抄付考功案呈具題才幹無爲者量行降調操持有玷者即與除名至於職卑官無可降調留之無所用去之不足恤者量與致仕庶懲創嚴而居官知慎不肯去而仕路亦清吏部可省大察疏摺之多而本官亦免到任即黜之苦矣或曰王可無官乎王官可以賢者處乎臣竊謂之不肯處以王官王官不陞有司此二者曾有過請事例乎夫王官比王親

孰親孰疎長史審理教授比布政使孰大孰小今王親夫人郡君以下不崇京官郡君夫人以上仕終布政近者董樞徐聯芳供職潞府亦陞兩司何獨長史等官禁錮終身不陞有司乎且教官缺少人多缺憂壅滯若將天下王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以年力精壯學行俱優而才不堪繁劇者陞之果於藩封大有建白仍從撫按保舉不妨惟陞府州縣正官如果漸著賢能一體惟陞方面教授品官難以新除亦選年力精壯學行俱優者陞之果於宗室輔導約束顯有成效亦從撫按保舉惟陞有司正官以上各官俱與有司一例考察薦獎戒勅至於王府宗室各有多寡如河中王府世世一人並無宗室教授雖設無所事事慶成王府宗室二千餘位教授常例歲得十金繁簡不同似難舉選今後除授王官先將各府宗室多寡管理易難行布政司造冊報部斟酌年力才幹分別選陞如此則王官既重而宗教自嚴仕禁既開而人心日奮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宗藩

王

停止砂鍋潞納疏

砂鍋潞納

臣聞慎乃儉德者英君蒞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神孫之大孝自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宮闈用度歲額常費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歲解歲停各有定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燒造地方止有儀真瓜洲河南真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甌窰甌甌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五千個萬曆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箇夫砂器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個價值纔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刺篋檐運用夫二百餘名其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打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至萬曆十八年部文用洋綿塞墊潞安不出綿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二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友

亦能燒造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亦用砂器否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其不破損者耳何取於紅箱銅鎖洋綿致使無益之費勞民傷財况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便於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燒造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紵者卷查萬曆三年坐派山西黃紵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坐派黃紵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黃紵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黃紵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紵也非一年矣祖宗時未嘗坐派陛下即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入萬三千有奇矣是紵也士庶皆得為衣而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銀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丘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

宇儀昭昭興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
者士卒嗷嗷動矚目之怒加以連年饑饉庫藏空虛
臣於去年納價已殫殫力奏處僅克比番織造矣伏
乞勅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
二千里阿山踰嶺之外即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
又何必鎮釘紅箱淨綿塞墊困擾生民黃納雖非歲
織但山西團總已極倘再行生派或改江南別項織
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
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砂器論

卷之十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六

徐子遠閣公 宋徵辟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慈人

嘉子魚翁閣

呂新吾先生文集

疏

呂 坤

摘陳邊計民艱境 邊計民艱

臣聞振刷者安邊之要圖節儉者恤民之至計臣素無臣時違畧經世訂議可爲 聖天子獻惟是臣濫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邊計民艱 一 子露室

叨督撫默在安撫所有一得囑餘請丁諸司確議中
間有不便丁士夫者極便于軍民有不便于一時者
極便于久是惟願破積習之制套祛公共之私情無
以明作爲紛更無以因循爲安靜則天下幸甚

此亦小民之憂也

一日憫優免以息民有免役之法所以優士大夫
也國初京官有全戶優免者後以民力不堪累朝
更定一品免田糧三十石人三十丁等差而至吏員
免田糧一石人一二丁非謂一丁既免而百役盡無也
設一品之家有田糧四十石人四十丁則此十石十

丁者凡一切糧長里長水馬夫台丁庫役屯差皆屬
編派不准蠲除矣而今也則不然他無論即如吏員
上納候缺最下者十五兩行頭耳本身雖係萬金之
家既不至以重差而外免一丁亦無分毫力役如免
大戶庫役十級一歲所省不減百金役家有銀十五
兩者奈何不爲吏而大戶庫役十級之所派皆無銀
十五兩不能上納之家者也等而上之又可知矣爲
姦者之言曰糧出於地吾既納糧差出于丁吾應免
丁何差得以加我不知後湖黃冊皆載事產糧長大
戶驛庫十級皆照事產審編者也即使優免本人不
親奔走之役而頂應門戶豈無同室之親奈之何毫
釐重差不坐通加之小戶貧民哉近日優免人丁雖
准下則人戶而一切重役常於免外不編小民委不
堪累令查田糧一石應派差銀幾錢本身一丁原坐
丁銀多少盡與除諸外其餘免外差釐與百姓一體
編膏窮苦之民庶幾其堪命乎至于城市房號火夫
間園保甲鄉夫優免原無定式小民更覺難堪宗室
士夫之家閑房雖數十處開店招商院子雜數百家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邊計民艱 二 子露室

便居佃地。役巡書役有司不敢派一人救護。巡料地方不敢撥一役。甚者刷一朱只財一牌局。或冒免戶族親戚。或暗索供給財物。下至書手陰醫快壯門皂等役。另宅俱無差撥。其疾首蹙額而從役者。非無勢力小戶。則賣酒飯貧民。甚者寡婦庸人。亦當火夫。額天呼地。赴訴無門。此宇宙間一大不平事也。且火甲等夫。以防盜賊。盜賊之志不在貧窮。享富貴之榮。而役貧民以護身家。又濫免以圖供億。仁乎不仁乎。彼貧者固能為盜者也。而役之以護身家。智乎不智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審堂

相應下部從公酌處。要見官吏人等除應免丁糧之外。其餘丁地應否照係事產編審力差。府第官宅除本身住坐外。士夫鄉莊除大者一處外。應否將別店餘莊編入火甲。優免既定。其在城者悉照京城事例。查其街衛編為號銀。雇覓必不為盜之人。給以由帖。自行打討。令其巡夜。在鄉者悉照保甲事例。優免所在。止是稽查流民。不免所在。一體脩工撥墊。庶久累之肩可息。而不平之恨可消矣。

二日酌陞遷以蘇民困。臣惟百姓之差。驛遞為重。而

驛遞之差。輻輳為重。招募貧民。日為月累。三分車一身衣食。八口供養。取給焉。驛遞官常例遣冊工食。循環使費。取給焉。夫棄妻子而之官。人情之所不堪也。攜妻子而旅州。聖主之所不忍也。驛遞難發。委難停止。惟有就近陞遷。可以少蘇一二。查得司道官員凡二百七十。知府百四十有例。司道驛遞僅行。知府館部蜀以行。所在驛遞衙門大馬莫不應付。此四百餘員者。陞遷事故。一年在道不上百員。南北東西常數千里。臣以為你撫按者。巡行論道。不分南北。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審堂

外其餘兩司知府。常分南北中。中者如雲貴。州廣東福建五省為南。單省直隸浙江江西四川湖南廣西為中。單且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為北。單三單各自論。不得以北單人陞南。南快亦不得以南單人陞北。欽惟是中單儘可通融。如陝西之於四川。湖廣之於廣西。四川之於雲貴。接壤之區。陞遷亦便。但此格一破。勢必奔奔。三單既定。各以五省之官。照條陞轉。大約以年半為速。以三年為遲。遲者原銜雪事。如驗事任淺。則以銜事管參議事。付其資條。

已及然後陞補參議而僉事作缺遲者考滿加陞如副使二年考滿加參政職銜纂修仍管副使事待有參政員缺即與實授而副使作缺至于丁憂考察論劾員缺偶多遲速以是爲差如有六便焉省驛遞夫馬供支之累一也免本官長道跋涉之苦二也赴任近而歷俸早三也無水土不習之病四也而人習南官語壯人習北官語聽訟曉諭不費詞說五也道路不輟日時職業不至久曠六也其部屬知府推陞兩司亦照三單分缺是舉也有六便而無一害似亦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卷之五 平露堂

可行惟是中五省甲科頗多南直隸司道甚少相應於隣近省分稱一調停當無不便至於驛遞教官許選本省題有明例矣州縣佐貳首領等官攜妻帶子自是人情富者家有餘資尚能雇覓夫馬貧者擔負行李往往困頓長途千里之費至儉亦須二十金况所選有三二千里者雖有在任俸薪僅足一歲衣食一往一還誰爲資助如是而望人以廉安得人人伯夷哉臣嘗考之古人魯人爲魯司寇宋人爲宋司城宗族親戚皆其所治未嘗有不行之法漢朱買臣張

鎮周皆治其鄉人未嘗有可避之嫌然猶曰前代今指揮千百戶不易衛而管軍法令所加年其親族然猶曰官卑今總督宣大山西未嘗不用山西人總督蒞遼保定未嘗不用真定人彼府衛首領州同州判史目縣丞主簿典史權統於印官職分於一臂彈丸郡邑有何事權而必須隔省除授十二三千里之外哉臣以爲除州縣正官以上照常除授外府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先儘本省隔府州縣次儘隣近隔省州縣即人缺偶不相當亦須量選幾員以示破格之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卷之六 平露堂

意即隔省銓除難罷亦須不出千五百里以示體悉之情其守候日久願告遠方者聽從其便委曲如是而猶放縱貪婪雖問盡法臣亦忿之矣

此段要緊此說清故切明行宜文微

三曰興武致以養將材臣惟國家世貴武臣匪直酬先世勲伐亦欲習先世箕裘需他日緩急用耳今統鴉子弟日不談韜畧身不習戰陣乃國家今日武舉循習故事豈得真材夫將者萬姓之禍福三軍之生係焉即有穿楊貫蠡之弓飛取揮落之劍臣猶曰此一軍之技也不足以稱百夫長千夫長而況今日

張高廣之虞。發向天之矢。不論邊心。俱准中武。彙摘括段之文。論擬必出之句。奏泊成章。使得會舉。曰。此將材也。至于世職襲替。較射併鎗。但可握槊挽弓。即與應得世爵當事者。豈盍與哉。來者皆然。欲不與一。無可與矣。蓋累世承平。武舉盡廢。高者談文墨。自附儒流。卑者目衣冠。不及行伍。以剝削爲治生之資。以鑽刺爲出身之路。以下俸糊口爲制勝之術。武間七書如何發明。八陣如何聚散。士卒如何純率。器械如何擊刺。則瞭如指掌。十九豈古多各將而近乃乏。材哉。則教與不教之故也。今武職武舉。亦曾習兵書。學戰法否乎。臣備閱三關。求一武職曉暢兵法。堪爲中軍把總者。未見一人。匪其質鈍而力弱。則將畧不聞之故也。查得會舉及三科武舉。雖不知兵。然既舉而用之。與不令之習兵。可乎。臣請於各衛所年四十以下武職及應襲及一切武生民生舍餘軍餘之願習武藝者。籍名於府州縣掌印官。冊冊送兵備道巡撫衙門。爲武弟子。臣與按臣考選會舉。及三科武舉之有望者。爲武師。以教習之。其住宅官給空衛處所。

其教習擇於寬大寺觀或教場公館。其講讀如司馬法。孫吳通讀。自將傳通覽。尉繚六韜。三略。李衛公及武經總要等書。聽其各占分習。各受業於武師近者三日一講。論遠者一月一會考。凡在官生。指揮以下。堪以作養者。俱執弟子禮。其養贍每歲庫給銀二十六兩。束修聽其多寡。不限以數。其教規。官不率教者。四季申呈該道責治。應襲以下。徑自責治。其考較先將日習本業幾種。報知撫按。及令守巡兵備撫按守巡兵備出巡。試其弓馬火器戰法於教場。又每人揚書背問十條。令之講解。嚴加賞罰。可賞者多。可罰者少。武師保薦以次陞用。賞罰各半。武師考平常。可罰者多。可賞者少。武師戒飭會舉不准陞用。武舉不准會試。若三年之外。怠棄職業。教習無功。會舉降其一級。發回原籍。武舉革其衣巾。仍爲軍民。其武職應襲。非爲掾一械以當軍。實欲習七書以爲將。鄉會武舉。非欲逞辭章以學文士。實欲試方畧以選將材。武場試卷。先報所習兵書。二場試中。巡按御史分委司道府官就所習中。以將畧戰法背問十條。令之口

占果能通曉其旨趣。可見諸躬行。然後許進。焉武職襲替自州而道院先試弓馬。次問所習十條。如果技藝精畧俱有可觀。其起送書冊備開州試馬中若十步中若干十問能答幾條。送都司送道送撫按衙門。皆然候閱五尺高八尺立於八十步外。其四試馬不中三箭。步不中二箭。十問不能答五條以上者。發回肄業半年再試。發回六次。頑情如前。騎射不精。文藝不解者。不准起送。其不應起送而起送。一省五省以上撫按都可該道俱聽兵科參處。庶將材之作養既嚴。武職之替襲不苟。緩急還將必收得人之效矣。至於武學之開。徒啓伴門。又費供億。用貢士爲師。既屬虛文。溫民間憂占終成游惰。則臣不敢請也。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卷九

露堂

四口精器械以求實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夫工之器以造作耳。猶然求利。況兵乃生歟之器乎。今日三關兵器。非不關局料工銀。而監督者侵牟打造者苟且應用之器。不造而不應用者恒多。利用之式。不求而不如式者甚衆。且收藏不謹。損失難稽。臣自蒞任以來。打造必求如法。器械多所增補。惟

是無分毫之益。糜可惜之財。爲軍士之累者。則明盔明甲。是已。臣視師。鷹門見官軍射箭。皆以便衣。臣責之曰。汝臨陣而射。亦便衣耶。令之甲。肯須吏更來。皆單甲也。臣又責之曰。汝臨陣之甲。亦用此耶。曰。此正臨陣甲也。凡臨陣。皆暗甲。而以衫罩之。便於旋習。二不生。戎心。故臨陣。無不暗甲者。曰。爾之明盔甲。安用哉。曰。接送上司。眩耀觀瞻耳。因環跪而泣曰。軍士之孽。明盔甲居其半。閭閻科撫。按巡。是歲不減一二。次各軍無高房廣廈。濕氣所侵。盜甲生蝨。把總管隊責之。鏐磨片片拆開。日日刮洗。數日始新。又覓人穿縫。修刺一次。可費一月之糧。雨霧一經。又生滿甲之繡。至于盔子。盔不但宜頭渴。可挹水。飢可溫食。從來稱便。近頂上加槍數寸。鋪以旌旄。豈不壯觀。然緩急既不堪用。而虜人愛鐵。即不得殺人。往往以弓掣刀。撥而下。安用此物爲哉。臣乃拊膺大息曰。虛文之害。亦至此哉。夫明盔甲一副。計工料不減三千。三關可費十萬。戰陣既不適用。而收藏又爲軍憂。且每軍二甲。無乃侈乎。輕生歟之需。工觀視之美。無乃舛乎。臣請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卷十

下露堂

勒下該部詢之京營。如果明甲無恙。盤盛有用。除將官武職聽造明盛甲一副。以壯觀瞻外。其軍士似宜通行免造。而以明甲之費。制暗甲之堅實。既省而制又精。其于兵家所補不少矣。

五日練鄉兵。以備緩急。國初設保甲之法。每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凡屬甲內人民各置兵器。一作甲長置鑼一面。保正置鼓一面。或銃一杆。此非以作虎器擾民生也。誠慮夫除戎器用戒不虞有武備。可以無患。鄉村有盜。守望相助者。此民大寇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劫發城守。限結紫入保者。此民天下多故。勤王禦侮者。此民。既欲救其生。何暇惜其擾哉。古者役民。每稱至冬。而講武。則於農隙。蓋重之矣。臣亦不敢言農隙。請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先令保正將甲中壯丁五十歲以上。除承冠本身及寄住流民。勞瘵久病不編外。其餘不分富貴。不准優占。俱用手本開名到官。掌印正官。攜同佐貳。先將在城居民。從市首至四關分爲四聚。每聚各若干人。逐一點名。強有力者習弓弩體便捷者習刀鎗。有目力者習火器。壯而拙者習觀操。

或因人定兵。或聽人自認。即以所習武藝。注於本名之下。將本州縣下班民壯。盡數分於四聚之中。爲教練。各以所認分師教習。一操一歇。早飯後已初入聚。晚後前申初散聚。三月之後。正官攜同佐貳。以東南西北爲敘。定日試聚。初試賞次能者。寬不能者之罰。三月再試。賞能者。薄示不能者之罰。又三月再試。賞上能者。重不能者之罰。重賞不過穀五斗。重罰不過笞一十。至二月十五以後。將四聚之民。合爲大聚。弓弩與弓弩。耦射。刀鎗與刀鎗。對敵。火器與火器。打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棍棒與棍棒。排擊類分等第。賞罰教師。罰中少而藝生者之工食。以克中多而藝練者之賞。至於四鄉之民。或五保。或十甲。各照地里近便。編成小聚。或三聚或五聚。各照鎮店相應。立爲聚所。其器械僉編分認。既定。擇第一二等民壯。分派四鄉各聚之中。俱如前式。實行操演。有司試聚。亦如前式。實行賞罰。至於飲食宴會之間。歲時會集之日。即以武藝之勝負爲杯酒之輸贏。使民以爲樂。而不以爲難。二年之後。五百人中拔其尤者。立爲隊長。千人中拔其尤者。立爲千

總各給冠帶免其差徭。三年於隣近衛所。還取指揮千戶戶知兵者一員教之合陣。四年教之有戰。一縣但有三千神氣自當百倍以之若鄉。劫盜不敢入其境以之乘城。大寇不敢攬其鋒以之勤王。則天下皆忠義之師以之防變。則軍上銷騎。界之氣鄉兵有一之弗善乎。設者動以勞民傷財二事爲慮。夫二帝三王寓兵於農。何嘗一日不講武哉。而民不告擾者。法制定而奉行者得人。也。倘患無財乎。各州縣民壯多者三二百名。少亦不減七八十。若皆減數十名。工食

民者。即特奏降謫。甚者罷斥。庶四海之英風可振。而猖獗之虜寇無憂矣。

六曰嚴法令。以服豪軍。臣聞帝德好生。獨軍令果於尚殺。故古之名將。有後一時而誅貴臣有因一笑而誅寵姬。有取麻縷而即梟以徇。有借一笠而必殺無赦者。非殘忍以立威。用衆之道。當如是耳。今督撫總兵。朝廷授以旗牌。俾之開府建牙。建節制犯軍令者。得以擅殺。故旗牌所在。即天威所在。天子既命之矣。非專輒也。今之犯軍令者。不可勝數。鄉紳而赴市場。待其乞哀而後免者。有之。手貫一耳者。有之。唯僅者。網一繩打數十棍耳。法不震於武臣。恣其剗削。令不行於軍士。養其兇頑。彼士卒者。禮教不聞於耳。紀律不接於目。威嚴不警於心。加之操持有議者。爲彼所誦。痛養不聞者。爲彼所恨。斧鉞倒授於三軍。而至帥不得爲匹夫。則積衆所養威所激也。大撫道無投膠挾纊之恩。將帥無分甘苦之惠。情意乖離。憤恨鬱結。自取操戈。歟。何足惜所可恨者。驕兵橫逞。不可收拾耳。日者西夏之變。三關軍士。無不吐氣揚眉。

視撫臣如就刀砧惟彼生殺時臣巡視三關應行之法甚不敢發抗不受罰者倍加之刑望外希恩者叱莫之許大置一身於千萬虎狼之叢此心何嘗不凜凜顧以爲朝廷紀法重於臣身即使環向關弓臣端生以受逼者此輩豪敢成冒海內氣焰不約而同矣夫惠一也施於平日則感我爲恩施於既變則笑我爲讎在彼鼓譟則得在我鼓譟則與是賞之使爲亂導之使犯上也哉主帥殺鎮臣害不及而利得何憚而不爲尚寬恤者之意豈不曰衆怒難犯未亂易平隱忍遂輸姑緩目前耳使天下而一軍也使官軍之相臨相使而僅此一將也卽各分倒置綱紀繫賴臣姑忍之顧此官軍此紀綱此名分與國家相爲終始有如要索無厭理不可從倉庫無餘勞不能給何以應之臣以爲養軍之費本自不豐果有剋削扣減激變軍心者審勘得實必誅無赦與其被殺於軍士以成叛逆之凶孰若正法於朝廷以洩軍士之困軍士憤有所洩鼓譟無以爲名貪官法有所懲剋削自不敢肆旗甲軍士除隱情明訴外但有說言倡亂

者撫鎮取而誅之不待謀成乃謀成而猶不知者則主帥之疎也今營伍之法五十人爲隊隊有管貼二軍軍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司司有把總一人千人爲哨哨有千總一人三千人爲營營有中軍一人有五十人爲亂而管貼不知者乎有五百人爲亂而把總不知者乎有千人爲亂而千總不知者乎彼固陰王之而陽逃其罪或陽倡之而陰藉爲功明謂我知而無奈彼何者也臣以爲用衆之道擇長爲先擇管貼須公正老成能服五十人者爲之擇把總須奉法宣恩能服五百人者爲之千總中軍以上無不皆然選擇既定頒布成規孝弟忠信之行卽戎講武之法日與論說實慶刑威之條親上友長之義時與申明思愛所及於長常厚心腹所寄於長常與俾長與我志意相孚隊中有欲言之情以次傳聞可息者卽與消弭如一隊鼓譟不問何人主謀先誅管貼一旅鼓譟不問何人首惡兼誅把總一司鼓譟不問多寡兼誅千總此外止誅首惡一二人餘赦不問其中軍千總把總管貼隊管貼尅扣凌虐者許本隊被害軍士連名陳告撫鎮及所

在道廨。即與從重發落。軍士有感衆亂。不遵法令者。許本隊把總等官。指實具呈。道府審明。撫鎮官即發旗牌。梟首示衆。夫恩信結於平時。教令聞於有素。上無不遵之惠。下無不達之情矣。

七日。議禁山。以別利害。臣聞今之談邊者。以修築牆垣爲第一要務。故自款貢二十餘年來。無歲不修築矣。計工食鹽菜之費。不減三百餘萬。即使三關九百三十里爲金城。一堞一軍。須得三十六萬人爲守。即得人而守。亦不能堅。何者。我無所不守。虜有所必攻。皇明經世編

呂氏全集 卷之七 下露堂

以厚集之兵。攻單薄之守。勝敗之數。不問可知。臣不敢曰無益。平居固零騎數十人。大舉逆斫。斷五七刻如斯而已矣。糜無窮之財。竭有盡之力。成易壞之邊。苟目前之計。雖婦人孺子。皆笑其徒勞。而邊臣不敢駭者。震於重大之名。狎於沿襲之舊。迷我不疎之罪。眩彼易見之功。故明知其無益。而不得不爲也。有省萬倍之勞。無一錢之費。計五七年之功。俟三十年之後。享千百歲之利者。則禁砍伐嚴栽種是已。臣聞地無不宜之材。木有敏討之性。松栢荆榆檉柳樺楊皆

山西所安者。使沿邊一帶。除高險剗削。虜騎難入者。免裁外。其餘衝路平梁寬溝。破嶺責成守備操防。督率軍壯。每歲人栽十株。犯法罪人免贖。計其重輕。罰爲栽數。上居軍民。願栽者。計其多寡。示以優格。彌山盈谷。二尺一株。縱橫錯雜。無使成行。計木初成。任其橫生。戒勿剔削。直至拱把之時。留容身之高。貼對剔削。務令平光。以便吾民避虜。自容身之上。斜削橫枝。狀如鋒刃。以攔戎馬。直行三十年後。枝密陰繁。虜且疑其有伏。何敢深入。居民男婦牛馬。此中皆可潛藏。皇明經世編

呂氏全集 卷之七 上 平露堂

即使發矢斫刀。樹身皆可遮蔽。又且隱匿官軍。出而殺賊。入而散林。我奈虜何。而虜無奈我何矣。虜即勇悍。豈能盡鑿木根乎。豈能飛騎木末乎。此謂築無土之邊。別無人之卒。五十年後。永不修築矣。至於山中荆棘榛樹。木堅多刺。如馬茹茹者。種數不一。皆可禦戎。亦令沿邊居民。徧植山徑。麓如鷄卵者。就地斜削。萌生附出者。任其茂密。期以五年。斜削一次。斜削者。如鎗馬足難踏。茂密者。如羖羊裘易牽。但可二尺餘深。虜騎自然畏阻。此謂不斫之尖。概無鐵之釘。屏兩

重阻障可恃無恐矣至於山壑水渠不可種植則列
樹澗桑包石當其前鋒掘品客掩釘解賺其歸道伏
映給斯大石夾於山頭倘誘入羊鵬之中必殲諸牛
角之內戍守者寡則有餘軍彼入者難則有餘懼至
於無報棠棠其封更佳凡在邊圉皆可裁種乃臣竊
有恨焉山西沿邊一帶樹木最多大者合抱千雲小
者密比如柳自貪功者藉開墾之名喜事者倡修理
之說犯法以命遣役如民掠深山爲固巢以林木爲
世產延燒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數里如掃又大同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李藩民日夜鋸木解炭沿邊守備操防不惟不能禁
治且累各衛等供道同賣及後百家成聚千夫爲難
逐之不可禁之不從砲夷騎犯邊數萬可以橫行而
關里小民起赴莫知所止撤我藩籬恣彼紛拏他日
之害臣不悉言查得開明條例內一款比大同山西
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客雲等邊分守守備
倫無戶府州縣官員禁約該管官旗軍民人等不許
擅自入山將應禁林木砍伐販賣違者問發南方煙
瘴衛所克軍若前項官員有犯文官革職爲民武官

革職差操鎮守副參等官有犯指實奏參其經過開
臨河道守把官軍容情縱放者究問治罪又查得嘉
靖三十年臣邑人兵部侍郎胡守中總督薊州曾代
邊劄作望敵樓爲給事中王堯日所劾斬于西市

世廟之法其嚴如此歷代山林西障易保正阻強胡
明例甚嚴胡可弗禁夫以晉王之初冲剽能杖斃益
飲崇山按劄之陳綱豈碑山提禁約諸校而勢豪罷
明卿官王乾亨與同居兄弟伐山不下萬株罪惡不
止一種臣已將其弟王坤亨等四人問發克軍外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七

五臺山系諸僧不下數千伐木奚啻百萬淫占婦女
窩聚礦徒且自稱寺係古刹不屬州縣保甲難以僉
編盜賊無所畏忌甚爲地方之害臣以爲他不屬於
有司人不入於編戶山中聚結俱係各處流民大約
不止萬家隱禍可畏誅處當亟至於砍伐山林最難
得禁臣欲於沿邊一帶山嶺除百里之外照前禁約
其百里之內斷木大小不下千百萬論法則嚴禁爲
得論勢則舉禁不能與其縱恣奸盜處以爲貪不若
課與商民官收其利况工部每有勅令採木此山且

禁且開法令似難一切合候 命下該部容臣估計
樹木若干計其蒲袍以上即於樹身號以價值課與
商民任其需賣有司催徵價銀解入戶部管糧衙門
抵充軍餉蒲袍以下計其數目責令看守每十年一
估計擅伐盜伐者責成原課商民拿獲盜砍之人坐
贓問罪至於開墾地土屬民者照納餉糧以供軍馬
屬僧者減半起科以資焚修至於所留禁山厚百里
者豎石爲界嚴責守備等官一面年年栽種一面嚴
禁砍伐但有寸棘尺針盜砍伐擅燒灼者俱照例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呂新吾集 卷之二 子露堂

遣庶商民之利可行官軍之供有賴臣又有說焉大
同應朔山馬等州縣軍民不屬三關守備其寄住三
關者作奸爲盜入既不入保甲守備不敢鈴束隣居
三關者私擅砍伐禁山俱被三關拿獲非聚衆打奪
則不服拘問夫大同山西之大同冀北守巡山西布
按兩司之分道而臣山西巡撫也兼有提督之責臣
井不敢徑行但軍分兩鎮恐易生嫌山西特三關林
木爲藩籬大同恃三關林木爲材用人情事體本自
難行伏乞勅下軍門將應開廣禁林木私伐擅伐軍

民議爲定法永遠遵行大同之民在三關境內者屬
三關守備管束隣三關境土而欲伐禁山者屬三關
守備拘問如此庶民利可通而邊防亦固矣

八日復月糧以恤貧軍臣聞力役以勞使民者也征
戰以威使民者也今各衙門快壯門皂工食至薄者
每日銀二分厚者三分四分此內既無雜派之名此
外又有需索之利且憂患不關於心偷安常便於體
乃軍士則不然始自太原營言之每軍月糧八斗每
斗折銀五分計一日所得纔一分三釐耳尚不足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呂新吾集 卷之二 子露堂
上食之費自缺貢以來又於六箇月內每月扣銀
五分共扣銀三錢爲市本是每日所得不及一分二
釐父母妻子之養所資者此也日用人事所資者此
也器械衣裝所資者此也此外無所從來矣又分領
夷馬有攤賠之費關領月糧有造冊之費掌印本管
指揮丁自戶下把總有科派之費有馬軍人雖關有
草料稍得侵肥又有朋銀之費守備等營又有雜糧
溫差之費有長差幫貼之費有送迎奔走之費較之
快壯門皂一無所得諸有所損月糧既少于工食戰

征又苦於差役以是身也而責之鼓氣練兵能乎以是心也而責之竭力致成得乎今國家養兵之費可謂侈矣民窮財盡益之誠難至於每軍歲減三錢計三關馬步共減一萬九千餘兩獨不可復乎但款貢見行市本無處復之誠難查得山西民壯一萬六千五百名當此無事之時歲供修築之役無裨過計徒耗民財苦於富庶縣堪以徵銀者共減三千名每名解工食衣鞋銀六兩五錢共得銀一萬九千五百兩解邊以抵市本則軍士之月糧可復而積久之困累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卷之二 鹽法 平寧堂

可蘇矣倘勝不恭順我當開關一萬九千餘兩之市本免徵三千名民壯之工食固在因時因勢用人用銀無所不可奈何剝貧軍之膏脂以飼無厭之豺狼哉

議

鹽法議 代歸德太守鹽法

會看得河東商人高世彥等告稱商困已極法欲仍舊此誠迫切至情委空倍加優恤其所奏與山東商人王邦太等逐款相駁各據一說職等始不與辨所

有原議開歸改屬一節設有利於民而病於商或通於此而滯於彼自非良法豈宜輕變職等竊熟議之開歸二府改屬山東無損於河東之商者二有便於河東之商者三而世彥未之思也河東鹽課見額六十二萬引開歸二府食鹽十二萬引耳二府既改則十二萬引即隨所改地方與河東分毫無累豈有地去課存之理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之商一也舊引壓墊數多原因解池生鹽數少今開歸固未改也而商人負累包賠杖笞自盡者已十餘年豈二府改屬之罪哉蓋世彥之苦若於納銀久而鹽不得支非苦於積鹽多而無處可賣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之商二也今有飯貧者日施粥一石待食常千人由是枵腹而斃者十九明日待食者百人則飽歎而棄餘矣解池鹽不及額固石粥也世彥等困於枵腹久矣若割十二萬引於山東則解池寬十二萬之額矣即解產如常世彥可寬十二萬之報納儻鹽花偶盛世彥可償數十年之積負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一也解鹽以甘以其澆醜也故苦以其苦也故

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卷之二 鹽法 平寧堂

不行。不行則商人坐困。若改十二萬引於山東長蘆則解池不必澆晒而自足。既不澆晒則硝磺不難而自甘。鹽足有不及於舊商者乎。鹽甘有不售者乎。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二也。壓墊於鹽之不足商之不報中。窮於壓墊之多。且久小客超支窮於舊商之不報中。額減則可以罷超支之法。鹽多則可以甦舊商之困。遲以歲月則壓墊盡完而商人爭報今日之解池固舊商百年之全利也。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三也。且王邦太河東人也。棄桑梓之近曲之體當有一言。豈直昧於利害得失之計哉。再照鹽圖山東之述利其情固可知已。世彥攻之特以鄉曲之體當有一言。豈直昧於利害得失之計哉。再照東三弊謂商查盡而無商鹽池壞而無鹽鹽味變而無用。此豈一時整頓之力所能林哉。今天下私販鹽徒其多官商幾倍。天下所食私鹽其多官鹽幾倍。此何故哉。解鹽苦於難行者課多而鹽少。價重而鹽苦也。兩淮山東長蘆私販盛行者課少而鹽多。價輕而鹽美也。強民以河東之苦鹽使價貴而不售則不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鹽法

平露堂

者病禁兩淮長蘆山東之甘鹽使價賤而不售則有餘者亦病今產鹽之地孰非王土私販之徒孰非王民使遍縣一處則私食皆官鹽而私販皆官商矣豈獨河東積置當一調停哉開歸應改事理甚明

福府莊田議

福府莊田

按國初分封二十四親藩賜田多寡不等未有至萬頃者他不可知。只如在河南者周趙伊徽鄭唐崇陽一藩有至四萬者乎。有之。是入府該田三十二萬頃。分河南之半矣。自太祖以來。衆建親王六十餘。庶該田二百四十萬頃。分天下之半矣。其數不啻可知也。福王之求不得不多情也。皇上之批不得不查體也。所批查者廢府及相應地云爾。未嘗嚴旨切責。不論官民田土務足其數不計抗違也。今必欲括足四萬畝。祖宗分封之制其不可一也。仁壽清寧末。央三宮地六十二處。止一萬六千一十五頃四十七畝零。而一藩多至四萬。不惟無以作法。而一藩之地幾倍皇宮。恐非尊卑之禮其不可二也。查得我朝詔令。有云今後額辦袋根地上不許于府奏討。且天

下地上。自萬曆六年丈量之後，沿拉履畝，皆辦錢糧。安有頃畝閑田，不在官，不在民，而爲無根白地者乎？
晉 莊皇帝止有景王一弟，今上止有潞王一弟，雖如漢文帝之於梁王，無所不可。聖天子則百斯男，皇太子其膝不飽，今福府一滿求田，四萬仍娶膏腴上地，仍不從潞府四萬銀例而求十二萬租銀，瑞藩而下誰不按例而請裁之？無辭與之無處，若復如此，裨括三十年後，民田皆變爲王莊矣，其不可者三也。
查得河南官民田地共七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九頃五十一畝零，該納夏麥六十萬九千四百石，秋米一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石零，絹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疋，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零。此皆 皇上惟正之供，分毫不可缺，而百官之俸，百姓之差，不計也。英廟分封崇王，因無閑地，補廩，撥給民地若干，除豁夏麥一千七百三十一石五十八升二合零，秋米五千九百四石四斗九升二合零，馬草七千二百一十六束零，絲九百三十九兩零，九錢三分皆割。朝廷之正，根除小民之重累，且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討無兩重之皮，民無兩屬之身，如割正供，則國不堪捐，加一倍，則民不聊生，此誠社稷之憂也，其不可四也。且寺廟香火地土，尚禁王府侵奪，況學社之田，變價其爲盛世之羞，虧損 聖王之德，又十項以下，不成莊田，而零星段落，何以補厥備，以執奏，豈惟地方之福，是亦當事者之體耳。

書

答畢東郊按臺

積貯

今天下吏治，有重于民生者，千民生命，有急于積貯者，千倉吏如洗，雖十堯舜不能活一餓夫，珠玉如山，雖人與千金，不如給一升粟，讀我公祖積穀一刻，至于本院公費之裁節，有力之減力，杖廩之免力，工價銀之豁除，收放之刁難，無一非節愛之仁，讀救荒二議，如酌給粥之節，備粥傷之藥，調飢病之人，貯麥粥之器，嚴賣妻棄子之禁，無一非如保之念，三秦士女百萬生靈，何幸何幸，乃不肖有昌言焉，夫積貯之法，非獨救飢民，正以救凶民，非獨備荒歲，亦以佐軍興也，古稱救荒無奇策，正欲備荒有善政耳，人知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貯之當重僕又以爲收放之當詳穀忌濕今各省倉廩類多卑湫敝滯穀易耗今各省風俗類多雀鼠難防則以板鋪地以竹織篾近倉不可作穢惡近倉內不可畜鷄豕此當講者一社倉之法收貯于民不拘大小鎮店庵觀寺院隨處建設糶粥放賑之時就近百凡便安此當講者二秦晉之民家多蓋藏山東河南皆無歲計僕昔在山東曾有會倉勸本約之民各量其力每畝積穀若干聚于一所秋歛春散加三出息小兩之年不准獨支大兩之年各分所積願不分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勸貯 手 千露堂

庫務令催完繳取實收查盤明白方許離任不則雖行取亦須畱催其丁憂事故官員力難久待者要造借領花名保主申合于上司批發後官務令本秋催完自非連年大凶不許隔歲拖欠此其當講者四社倉之法委官查盤則多騷擾閭閻之累全不查盤祇肥利已徇情之人謂宜有司歲一親身查盤不許委佐領教職以滋弊竇至于府州縣徵求盤虛實法莫如每歲十級年一交代新者于舊者欠一升不收舊者于新者作一弊不得僕管作一倉法每一廩五間皇明經世編

呂新吾集 勸貯 手 千露堂

俱以板斷隔五間自西而東常空閑一隅每于濕盛之月倒廩一遍將東第四隅量入第五隅以次遞量空第一隅量完報數明年又自西第二隅量入西第一隅以次漸而東量完報數又空東第五隅委官查盤倉根欲親量則一一見手不親量則取掌印官及新舊斗級保結真莫真于此矣此其當講者五至于糶粥之法亦有可言煮粥第一便流民而土著之少婦女漸不肯赴場老病殘疾之人斷不能赴場則核其日數每日十日領炒豈十碗或米三升務令本家

無病之人。否實須給其當講者。罷場之日。野有草
葉木皮。則壯者先放。次及流民婦女。次及流民老疾
疾者。有司量給一席。埋于溝澤間。其姓名貫址而標
記之。此其所當講者二。煮粥各州縣。齊日。則流民少
流民少。則開場之日。無捫捫雜亂之憂。散場之日。無
結聚爲盜之患。所當講者三。耘之月。有司令民脩菜
穫之。令民貸種多者給賞。豆每畝月一畝。則耐久
乾菜粗豆腐。可佐粥場之費。不必米也。所當講者四
酒之爲物。飢不當食。寒不當衣。百害事百耗穀。山東
自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刑罰

下

河南下官之邑。廩饒等費。不減幾萬石。以此狹兩年
所活。不減萬人。又酒席衣服車馬宮室器用及婚喪
無度。及寺觀田池戲子倡優。因非耗財之費。似當制
爲度數。責令自爲儲蓄。所當講者五。俗人謂荒政不
講。下荒年。救荒不救于將成。此類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七

章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水

選輯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愬人

彭 賓燕又參閱

沈龍江文集

疏

沈 鯉

親王之國疏 親王

謹題為敬陳 親王之國舊例以明職掌事近該工

科左給事中陳與郊福建道試監察御史張天德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一

下露堂

科給事中陳尚象相繼上疏請 命 潞王之國臣

等不知其疏中之所云如何乃外議徒見其疏久不

下意其詞若委咎于臣等之不早 請者臣等不

得不一明職掌以俟 裁定且以爲他日持守之據

焉蓋凡 親王之國一切擇日具儀雖係禮官掌行

皆由傳奉 特旨無敢輒便題 請者歷年事例除

年遠文卷無存及禮應避諱者不敢驟舉外查得成

化三年正月內本部傳奉 憲宗皇帝聖旨朕弟德

王之國凡諸合行事宜所司詳具以聞欽此自是以

後傳 旨之國者 秀王係成化六年七月 崇王

係成化九年十一月 吉王係成化十三年八月

岐王係弘治七年十二月 益王係弘治八年六月

壽王係弘治十一年六月 衡王係弘治十一年十

二月 汝王係弘治十四年閏七月 潯王係弘治

十五年二月 榮王係弘治十六年六月其時傳奉

太監懷恩韋泰蕭敬陳寬也臣等猶恐不的復從史

館恭奉 累朝實錄歷歷查考凡各 親王之國亦

止開載儀注不見有本部題請之疏嘉靖二十九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

下露堂

雖曾具題一次亦緣內閣輔臣奉有 御札傳示所

司非敢輒便具題也夫樹屏建藩 國家盛典孰不

有欣然趨事之心乃自 累朝以來 親王之國俱

緣 上命舊規相沿已二百年其中必有精意臣等

職在守法不敢不闕其所疑以存典教此所以不先

題請也若以時事而論即使例所當請亦須待秋成

以後始于擇日爲便焉蓋凡 親王之國俱水陸二

路驛從齊發所經之處勞費不可勝言適今 畿南

諸郡河南山東與衛輝封國所在連歲饑荒繼之災

疫。皇上嘗多方賑濟之。若非稍待秋成。間有豐稔之報。而明旨已下。便當擇期。遠近緩急。何以斟酌。此亦事體之不可不慮者也。夫論舊例。則不敢擅請。論時事。則不敢輕請。總之皆職掌關心。反復思惟。遂成迂緩。若言官於天下之事。無不得言之國之請。據理而論。乃其職也。伏乞查照。累朝事例。早賜宸斷。以襄盛典。臣等不勝幸甚。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疏

臣等看得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附建文年號已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革除景泰事蹟仍為附錄均於信史失真要乞聖

裁裁斷復建文位號仍將四年事蹟修輯為錄景泰

則自為一錄削去鄭戾舊名各一節竊惟人君有

位號則有紀年行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

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子奪其間者我

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

在乃建文以革除而際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並系

英宗則皆為我朝國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因在

史館纂修知其始末所以有此建議臣等請先述二

事大畧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為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

太祖孫嗣位收元建文建文者太祖之嫡孫也在

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登極乃削去建文年

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錄遂將四年實

曆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畧也正統十四年

北虜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驅六師自行天討至土

木北狩景皇帝時為郕王本皇太后命監國旋

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退英廟題祭後七年復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是為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革奏將景皇帝廢

為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

泰七年事蹟附于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鄭戾附

至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

本意始勅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

謚改修陵寢無所不用其情惟景泰七年事蹟原

附英廟實錄名仍稱鄭戾王附此則附錄之大畧

也嗣是以來朝野公議非不昭然而修造舉隆獨

未之聞者則有諱矣蓋鄭戾附錄纂修在成化元年

位號之復在成化十一年也。當時惟以復位號爲重而實錄之改與不改以爲往事。歷數十年竟無與言及之者。乃因循以至今。非爲其不可而遂已之也。憲廟起尊之舉爲帝王盛德之冠。乃獨于附錄一節不行釐正於推廣德意。毋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成祖終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開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皇明經世編卷之五 千露堂
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駿烈宏功。繼承高廟正統。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裨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于事。適足示人以疑耳。故議復革除者非爲建文爲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爲景帝爲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遺舉廢。以弘先德。正此其時。

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以附錄改正不過將英廟實錄於正統以後。天順以前。摘中間七年事蹟。名曰泰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于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于高廟實錄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夫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卽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上爲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皇明經世編卷之六 千露堂
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其錄於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終而況其君乎。況其爲大沮之亂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獨可稱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於累朝。而一旦頓復。公論關乎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人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

候 聖明裁定惟復 勅下多官虛心會議另行題請定奪

廟享事宜疏 廟享

謹為爲舊職掌獻愚衷懇乞 聖明俯賜採議以重祀典其 嗣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知道太常寺卿某應章等題爲照得帝王宗廟陵寢之禮至太禮也古人極爲嚴重所以考覈精詳隨時變易必協諸義而無弗協斯可以肇禋祀而仁祖考矣我國家開創之初建立 陵廟盡制盡倫詎不欲垂之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沈龍江集 廟享 七 平露堂

世而無弊哉第相沿二百年餘中間因革損益不無可議者蓋先是諸臣已曾建議議及之竟以議論不同而止臣等待罪禮曹乃其職掌心所未安久矣而該寺復有此議誠于祀典有裨臣等謹將所陳四事逐一議擬開立前件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欽遵施行謹題請 旨

大廟侑享之禮臣等謹查得 國初建 四親廟歲凡五享以 親王從祀于東廡功臣配享于西廡各

遣官分獻洪武九年進 親王于 殿內東廡功臣西廡嘉靖間仍序列東西兩廡二十一年新建 太廟成復進列東西兩廡罷分獻及考儀禮諸書與前代故事無親王廟享之儀我 太祖高皇帝特以義起之意若以展親報功皆至情之不容已者迺該寺

則據禮而論謂 諸王本從 祖廟食今 四祖之廟已祧而 諸王無所于附則議罷禮也但欲附之祧廟似猶有未安焉蓋祧以藏毀廟之上焉祖也非爲孫也禮有祧不聞有配祧者也當 諸王之侑享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沈龍江集 廟享 八 平露堂

于廟也夫故事特以紙爲位祭畢而焚之而已矣必且祧而附之乎 遷祖之廟將更爲設主乎不乎不爲之主何據而祧爲之主是本無而反益之也無乃非故乎 宗廟之享祫爲重故禮稱廟遠而廟尊夫既以時享不可預而顧以預于祫安知他日不又有爲該寺之說者此臣等之所以爲未安也蓋據禮則當以墳墓之近 皇陵者附享于 皇陵之廟近 皇陵者附享于 皇陵之廟而後于禮爲無嫌亦可

之文。則有曰朕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歿。此我伯考兄姪。悉追封爲王。伯妣先嫂。皆爲王夫人。列祀家廟。着爲常典。臣等莊誦聖謨。而深惟太祖之意。以酌于情禮之間。有不敢輕議罷享者。無已。則仍遵初制。序列東廡。猶爲近禮。至于功臣配享。葵章具在。而該寺復爲此議者。謂廟中有列后在上。則異姓之臣。禮當別嫌。而至尊拜俯于上。於諸臣之靈。亦必有覺。然不寧者。宜照舊于西廡配享。仍各于東西兩廡遣官分獻。始爲合禮。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廟

九

一曰

內殿祭告之規。臣等看得朝廷建奉先殿于大內。凡車駕出告反。向日月上膳薦新。及冊封朔望諸禮。皆于是行之。蓋於太廟五享之外。又以是而廣其如左之思也。夫曰大內。則非外廷可得而與者。以故祭品辦自光祿寺告文及執事人員。俱取自內庭。太常寺雖職專記事。而此實不與焉。及至嘉靖以來。冊封諸藩。有遣官例。於時始用該寺人員執事。而祭品祝文。則仍舊取之下內也。萬曆元年

該寺照例以遣官請復奉旨。親自行禮。二年又申明舊例。以執事人員請則奉旨。仍自內庭供事。自是該寺止先期以冊封祭告題請而已。而其他無與也。乃近年以來。斯稍有不同者。遇上位親行。則照例于內庭供事。或奉旨遣官。則凡執事人員及祝文祭品。俱取辦該寺矣。然猶可先期預備于遵守。亦未嘗不便也。惟近者皇貴妃冊封祭告。奉先殿祝文執事皆出內庭。而祭品又取之該寺。於是始事體不一。遵守未便。倘或有奉旨親行。忽臨期而遣代者。則事出倉卒。備辦猶難。故該寺復有此議。委宜酌爲定規。以便遵守。臣等謹議得該寺職掌專主祀事。而光祿則掌王膳羞之官。其內殿祭告。則猶取象于生時上食之義也。且大內禁地。容外人出入。有干明禁。合無着照舊例。凡遇祭告。內殿無論上位親行及先期臨時奉旨遣官。其祭品俱由光祿寺備辦。惟告文及執事人員。遇上位親行則辦之。內庭或奉旨遣官。則暫用該寺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廟

十

內外各官無推諉慢事之弊。而奉遣行禮者亦無僭

用內執事之嫌禮得中而可行事畫一而易守矣。伏乞聖裁。

一曰

諸妃附陵之祭臣等看得陵寢之祭與宗廟之制不同廟祭止于正后而陵寢之祭則諸后妃皆與焉先是長蘇景裕茂康六陵諸妃附葬者祭于陵寢而葬金山諸處者祭于本墳迨嘉靖十七年秋六陵妃俱配享各陵寢罷本墳祭所以明宰燕之義篤宮閤之紀者真可爲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卷之十一

萬世法程矣乃

世廟諸妃安厝于金山等處者

至今已二十餘年曾無一附享于陵殿何先後之不一若此也今該寺欲比昭前例奉世廟諸妃墳所神主俱升之永陵之殿一體配享而罷其本墳之祭深爲有見相應依擬一併舉行庶于事體歸一而導制之遵行可久矣臣等又查得每歲清明霜降各遣官五員行禮其中有專祀一陵者有一人而兼祀二三陵者各衙門陪祀諸臣亦各隨遣官行禮據初意豈不以陵寢相近則禮可攝行而不必專官

乎適其中殊多有未便者蓋諸臣既至陵所必候長陵舉事方敢行禮今專祀者行禮已畢而兼祀者尚在趨蹌昏夜茂林疾馳山徑辛遇風雨猶屬倉皇故有主祭已至而陪祭未至者有行禮將半而主者亦有卒不及至者卽有監禮諸臣時當昏夜何從認識蓋不但繼以倦怠而已合無自今以後除遣官行禮仍舊五員其陪祀諸臣則各照陵所一一專派輩少無兼斯可以竭誠將事而感格神明矣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卷之十一

一三

陵祭品物之式臣等查得各陵寢歲時之祭祝文牲帛無弗同者元旦爲歲時之首禮宜加隆焉可也顧九陵恭讓恭仁之陵止于酒果而越靖等及諸王妃則又有牲帛祝文反從其厚此該寺所以有畫一之議也然以臣等度之似亦有謂蓋元旦歲除之次日也先是九陵帝后歲暮已祫祭于廟矣旬日內且復有孟春之享故元旦之祭在陵殿止用酒果者非儉也禮也若諸王諸妃則祫享

在祭既皆不與若元旦一祭更復從簡不幾于統乎
其特用牲帛祝文者并過爲豐也亦禮也稱情立文
在當時議禮之意原自有在所未盡者特恭讓

恭仁既不與祭享于廟中又不設牲帛于陵殿

是亦禮文之缺而議者偶未之及耳臣等謂宜增

二陵之祭而補其所未備其餘則惟復仍舊庶幾爲
妥至于祝享有文所以達致祭之意而冀神之聽之
也今諸王及諸妃墳所祝文俱係安厝時所用迨

今薨逝既久世代屢更而祝享之文猶復仍舊揆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廟中 主 一 露室

于義多有未協如永清太長公主俱稱曰爾者在

當時固以尊臨卑之詞也自今用之得無有不宜乎

祭廢后吳氏之文曰惟靈仙逝日月不居英妃魏

氏曰惟靈仙逝冬至脩臨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總之

皆初時祝告之詞也今年運而往矣尚猶可不變乎

合無勅下太常寺通查各項祝文凡有未妥如此

類者俱開送翰林院改撰通用祭文一道只直叙歲

時遣宮之意盡削去傷悼餘詞仍分別王妃夫人

各從其類共爲一祝後有增入者除掩瘞之初特撰

一次其以後節序之祭不必別撰庶乎情順禮安祝
告之餘神居然歆之矣伏乞聖裁

議改北嶽疏

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
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于北

嶽值大雪遙祀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上石乃

建廟于大茂山又五載再巡狩其石又飛于曲陽復

建廟于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高

明素所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沈龍江集 主 一 露室

內載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月北巡

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辛建祠于曲陽歷代因之

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于渾源州志

者如此及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衛旣從註云恒水

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

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

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之并州卽禹貢冀州所分也

史記趙簡子藏寶符于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

取也註亦云在上曲陽西北杜佑通典及文獻通考

字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合真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卽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于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于定州漢碑不存無所于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錄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于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漢正宜祀于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北嶽 五 平露堂

至國朝洪武二年二月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奉祀北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爲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于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嶽瀆于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內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馬文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于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碍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于渾源州恒山卽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北嶽 五 平露堂

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參詳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于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因非無據第其引虞書觀史之文亦止言祭于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州曲陽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旣已明著于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于五代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于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遠

明經世編

十七

平露堂

祭北鎮醫巫閭山于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爲望祭北嶽耳至于渾源之稱北嶽止見于州志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卽誌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而可據其文以攷祀宇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于陰者終不若祀于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爲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收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尚書倪岳所謂有其

皇帝神聖開大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卽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詳詳二百餘年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則今恒山實爲畿內重鎮寧靈已久一旦毀廟親廢碑刻舉而改建于遼微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奏應遵依憲典仍祀

樂律疏

樂律

千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既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通行該鎮巡撫衙門轉行彼處官司量加脩葺用存古跡庶爲兩全但事關典禮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祠祭清吏司案呈原任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知縣廣東南海縣人何子方令其門人梁應和齋其所撰樂書八本具奏進獻奉聖旨這樂書與見用有無異同着禮部查着了來說欽此應將所進樂書封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太常寺查對去後今據該寺呈據神樂觀回稱會同協律郎等官陶拱綬等將樂書校正異同開款到寺據此照得我朝樂制所用不同有朝會之樂有宴饗之樂有祭祀之樂本寺所據者第祭祀之樂耳查得洪武初年太祖高皇帝嘗命協律郎冷謙考正音律嘉靖九年世宗肅皇帝又嘗命本寺少卿張鷟更定郊廟之樂聲音節奏亦既粲然備一代之制矣顧歷年既遠傳授無人本寺協律郎等官不過按其成法憂擊搏拊以調協律章耳其間將微蘊

與鮮有能窺其妙者蓋所謂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也
今據協律郎陶拱綬等會同原來儒生梁應和等將
本寺見用樂律與所進樂書參互考證較其異同開
具前來本寺復加詳覈然皆不過器數制度之本至
于元聲元氣之所以異同者俱無能考其一二蓋緣
習以而不察故語焉而未詳耳若欲洞窺制作之原
究極精微之蘊則必學有傳授窮平寬心者而後可
以與于斯也復開本寺見用樂與樂書相同者五件
筆識祝啟齋羽本寺見用樂與樂書互異者九件本
皇明經世編 沈龍正集 卷七 下露堂

寺編鐘編磬各律呂十二外加黃鍾大呂太簇夾鍾
四清聲共十六內止用黃鍾太簇姑洗仲呂林鍾南
呂黃鍾清大呂清別聲今樂書所載只十二鐘磬無
四清聲而十二聲俱用本寺琴十張一樣七絃今樂
書所載八張有大中小三樣五絃本寺是四張一樣
二十一五絃今樂書所載四張有大中小三樣二十五
絃本寺第十張十七簧長一尺六寸今樂書所載二
樣大笙長四尺十九簧小笙長四尺十三簧本寺笛
十枝八孔今樂書所載十二枝六孔本寺排笛二架

長者九寸短者四寸五分十六孔今樂書所載長一
尺四寸短一尺二寸十一孔本寺排二箇一樣六孔
今樂書所載大小二樣六孔本寺篴六枝長一尺四
寸六孔今樂書所載大小二樣大者一尺四寸八孔
小者一尺二寸七孔本寺文武旌節各二杆今樂書
所載九色節九杆本寺原有而樂書所無者五件笛
牌拊于戚麾旛本寺原無而樂書所有者十二件鐘
鐘特磬管等笛簾鼓縣鼓節鼓九變九成九德九韶
之奏九德之歌堂上堂下樂舞士各方位圖等因呈
皇明經世編 沈龍正集 卷七 下露堂

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謹查得我朝樂律藏在
大明會典及大明集禮等書各有一定之制太常
寺協律郎等官譜其聲調守而用之二百餘年於茲
矣今原任知縣何予方奏進古樂義入冊則專以復
韶樂為主及考其圖象與其器數而律以今時之制
或大同小異或迥然不同已經太常寺查審明白逐
一開款是的至欲取虞書之文而節為九德之歌隨
五方之色而列為五行之舞又不但樂器不同而聲
容亦異矣查得嘉靖十七年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

樂書該本部題奉 欽依改太常寺典簿協同肆樂

至二十四年復奉 世宗皇帝聖旨這所奏樂律空

擬難行只照舊演習備用欽此夫以 世宗皇帝天

縱聰明單精制作無所不備而獨於斯義諒讓未遑

者豈其無謂益五帝三王不相沿樂其來久矣我

太祖高皇帝驅百年左祖之俗復中華文物之舊

聖德神功曠古所無其彼之管絃形之綴兆亦所以

象我 明之功德而非象有虞之功德也即使韶樂

可復謂求同于美善之實則可必欲比其迹而使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樂律 主 下露堂

相沿也其無乃膠柱而鼓瑟乎夫惟考定黃鍾以求

聲氣之元則委爲古今不易之論乃今所稱律管十

二雖亦各有分寸而不言何代之尺獨欲比中婦人

之手指爲度而取竹于崑崙之山則臣等有不能知

者益樂學之失傳久矣雖予方此書亦自謂韶樂無

傳與六代之舞皆不可考則知是書之編亦不過譌

采舊聞附以己意非必有師友淵源可的爲印證者

也但其苦心考索頗具條理留傳采擇未爲無益合

無恭候 命下容臣等將所進樂書謄寫一通存之

本部以俟不時參考亦以見川澤茹納之意其原本

謄單 奏繳伏候 聖明裁奪抑臣等又考之戴記

其論樂亦大都以和爲主而孟軻之告齊宣王則以

爲今樂與古樂無異惟在于與民同樂蓋謂同樂於

民而後爲和之極也厥後司馬遷作樂書亦本之偃

兵息民而盛稱漢文之時家給人足烟火萬里口可

謂和樂者乎其言樂如斯而已矣方今水旱時聞民

多飢瘁臣等姑不敢輕議所願惟 人主和德于上

使閭閻無疾苦愁嘆之聲 朝廷有都俞吁咈之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樂律 主 下露堂

則上下和豫交通而聲氣之元不必諧之于律呂徵

之于文獻有餘也伏乞 聖明留意焉

刊布宗藩名封疏 宗藩名封

據儀制清吏司案呈查得 宗藩條例各 王府親

郡王將軍中尉之子不分嫡庶俱限以年歲奏 請

名封并選婚配本部隨抄到日即將玉冊堂稿備查

其父母封位生年奏報及母妾內助奏選緣由比對

相同接李題覆但 天潢派衍冊籍浩繁閣日久

不無訛濶失落吏胥謄寫間有遺漏差訛兼之舞文

若有洗改補綴之姦妄請者有朦朧欺捏之弊以故歷年以來有父母查無封位者有本身查無奏報者有妾媵查無行選者種種情弊不可枚舉欲一槩題請則明例有礙欲遂與立案則宗室受抑於是不得不與之行勘或一事而駁勘數次或一勘而動經數年中問靡費多端貧室困苦殊甚至有無藉之徒投充校尉誘騙諸宗如往年張國臣假捏代府宗室廷厚等各封及近日吳貴和私捏淮府永豐王胡銳等妻封雖各犯旋即正法而貽害已不可勝皇明經世編

宗藩世系
平露堂

言矣今若軫念宗藩遠絕姦弊欲為經久之法合無于題請之後按季刊刻成冊分布各王府及相關衙門以備互相參考庶于宗藩便益相應呈堂議請案呈到部臣等有得宗室各封題稿即他日子孫承襲之地本部據此以題覆者也紀載未備互多無從無誤乎弊孔日多而宗室坐困矣臣等近為恭進宗藩要例以備御覽事奉聖旨覽奏知道了要例留覽今後各王奏請例內應得的你部裏查據明確即與題覆如有未合的還奏請定奪

務體朕惻至意母容下人作弊留難欽此臣等即奉明旨嚴切敢不益加詳慎所有題過各封正宜及時嚴行稽覈以絕他日姦弊今據該司查呈前因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本部每遇題請名封婚禮奉旨俞允每季終即將請過名封婚禮各若干位照依原題位數移文工部關取匠役木料工食盡付刊刻年終則將四季總彙一冊用本部印信鈐卷除本部收貯備查外先于在京相關各衙門如宗人府之查對玉牒翰林院之撰賜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沈龍江集
宗藩世系

平露堂

號吏部之關給誥命戶部之支給祿糧禮科之稽查章奏各送一冊仍於天下王府及各布政司亦各布一冊凡遇本部勘合務要比對前冊是否相同蓋刊刻既定可無洗改補綴之姦而頒布既廣亦無散失遺漏之患且一展卷之間而所請事情居然可見數年之後不惟本部行勘之繁可以盡省諸宗勒索之苦可以盡釋而諸無藉之徒亦莫由施其機假之計若奉旨以後本部接管官員有聽信吏書舞文自不知便因架言攔阻不復接續舉行者聽該

科查明參効庶乎法行可久而宗藩帶礪之盟可垂之萬年無弊矣緣係仰體聖明惇睦至意乞刊布宗藩名封以遏弊端及省行勘煩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卷之一

宗藩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八

華亭

徐孚遠聞公 宋徵辟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彭 賓燕又參閱

沈龍江文集

疏

沈 經

酌議 宗藩齋奏事宜疏

宗藩齋奏

謹題爲因事納忠酌議 宗藩齋奏事宜以釐風弊

事近該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奏爲王府內役落跡

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宗藩齋奏

一 手露堂

營幹乞 賜查究以防奸詭事大要謂 崇府差承

奉高朝賁賄前來營幹改封世子事伏奉 明旨着

該城御史根究隨該中城御史譚耀等將市棍王四

余綱並部科吏書周有科許朝相等逮繫到官再四

嚴審取具供由題下法司審無的據覆奉 明旨就

落釋放訖臣等因竊私念該科參究止于崇府一事

益就風聞所及者而言其潛跡營幹漏網不發者不

知凡幾該城訪拏市棍吏書此事雖無的據其平昔

串通爲奸指稱誣騙者不知凡幾此皆流弊相沿爲

日已久雖慈父不能禁之于子而謂臣等能得之于
吏書所不敢知也顧臺省諸臣所言皆發奸摘伏之
法非根本塞源之論臣等日夜圖惟謹撮其大要

宗室者一二事敬爲 皇上陳之查得各 王府奏

請事宜例該 親郡王具本差人賁奏往者典制尚

寬條例未備兼之題覆無一定之期間有應得者反

致踰時有碍者容或倖得賁奏人役乘此誑惑各宗

各宗不悟亦信此爲明效大驗于是應奏諸各有

使費雖未卽如御史譚耀所稱動以萬計而浸淫于

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二 手露堂

于或千或百容有之矣 皇上御極以來節經諸臣

建議本部題覆勒成要例一書刊布各宗其間事制

曲防法嚴令具雖欲毫髮之間不可復得似宜人心

振刷奸弊不生而此輩之誑騙各宗與各宗之傾信

此輩迄今猶未盡無者蓋緣各宗坐守封城別無聞

見卽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惓惓爲其節省財費未

必盡知卽知之亦未必盡信而此輩又復巧子爲奸

例所應行本部題 請者則以爲打點所得例所當

止本部寢格者則以爲使用未敷彼本易欺此復善

幻。每一奏遣。務求養足其行囊。一至京師。卽以乾沒之資。恣意淫賭。甚者買屋買妾。遷延不歸。而王府亦以爲實已用費。漫不加察。是以不貲之費。委之無藉之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則諸藩坐困之術也。然此猶曰差人幹事之人爾。事成猶得藉口。事敗易以亡非衆所指名也。又有一等棍徒。如昨歲該司郎中趙世鄭告示所開黃毛李秀等四五十人。俱係四方流民。潛住都城。投靠吏書之家。假充家人名色。一遇王府責奏到京。三五成群。二四合夥。串通吏書。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立房戶。設局誑騙。甚則指稱打點。壞人名節。間有不時覺察。欲行究治。驅逐。則又捏造匿名飛語。橫肆誣誣。今黃毛李秀等十餘名。雖經中城兵馬胡繼虞解挈。通解申文在卷。其踪跡潛伏。乘間竊發者。猶然未已也。此之誑詐。既如彼彼之指稱。又如此互相糾結。莫可誰何。興言及此。殊可痛恨。誠不可坐視而不爲之一氣處也。爲今之計。與其事爲防範。而弊端不可勝窮。孰若治其本源。而弊孔無所從出。查得各王府親郡王襲封。選婚喪禮。管理府事。奏報宗支。奏計

養贍。請封生母旌表。孝行保陞。內官參處。犯宗奏辯。寬抑。請給內使冠帶等項。例該親王並管理府事者。單本具奏。名封等項。例該按季類本差人貴奏。合無自今以後。凡遇親郡王名封婚禮喪禮及管理府事參處犯宗奏辯寬抑等項。例該單本者。長史教授等官。結勘明白。不時中呈撫按衙門。具本代奏。本部卽爲查覆。俱發勘合。給付原差。責回其將軍以下名封等項。長史教授等官。結勘明白。仍將應奏位數。備造青冊。一樣二本。逐一分別來歷。填寫各立前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量留空行。同各結狀封固。一併中呈。巡撫衙門。每季仲月以前。分別事情代奏一次。應責部者。差人類奏。本部一一查覈明白。卽將應題應勘。應立案前項緣由。開註原冊前件之下。給付原差。責回轉發該府。諭令明知。如上下季到邊。查覈不及者。原差不必守候。俟下次給發。至于奏報宗支。奏計養贍。請封生母旌表。孝行類報喪禮。保陞。內官。請給內使冠帶等項。若照舊例。一一具奏。不無煩瑣。合無亦令按季並王牒妾媵等冊。布政司勘回文結。一並申呈。撫按衙門。照

例舉行。其選婚一節，例該王奏及巡按覈實，似不可廢。相應仍令長史等官各覈明確，照前啟。王其本實封開造古冊一様二本，並結狀改送巡撫衙門。巡撫官印同覈實本差人實奏，庶爲歸一。此非臣等臆說也。先是萬曆六年，尚書潘晟萬曆二年，則部給事中秦燿俱有此議。今禮科都給事中萬家春議亦及此。尚在會議題覆，臣等至愚極陋，見不到此，徒爾稽顙。參言兼附已意，一以成諸臣未就之志，一以祛積習極弊之風，故不敢避煩瀆冒昧陳請，伏望皇上

過三人，郡府不過二人，山東山西河南限三箇月，以前湖廣江西陝西限四箇月，以前廣西四川限五箇月，以前。預將資表員役職名，中呈撫按衙門轉咨本部知會，候各到京之日，一面鴻臚寺報名朝見，一面備開職名赴部查考，如咨內職名不投印，將來役參奏重處。一應謝恩本章，聽赴進表員役順齊，此外不必另差其資捧人員合照會典送赴會同館安住聽本部提調主事關防不許仍前任其自便民間敢有妄欺王府員役及寄頓財物首問擬違衛充軍仍照近例枷號本部門首其有指稱衙門吏書交還王府人役資緣爲奸者，除臣等訪實參奏外，許諸人捉獲送赴本部，賍財盡數給賞。各王府員役敢有營求差遣潛赴京師者，許五城御史及廠衛衛事衙門訪拏一體問遣。本部仍將干碍宗室及輔導官參究重處，則弊源益清，人心愈肅。其于法紀亦非小補已也。伏乞聖明併賜俯允施行。宗藩幸甚，臣等幸甚。

參成呢鄭承憲乞 卹典第二疏

宗藩

近該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承憲爲父鄭幅奏乞卹典內 諭祭一節係該臣等職掌已于本月十六日據例駁奏伏蒙 聖斷 特賜停寢但給與墳價銀五千兩臣等知 聖意之所重在禮而不以財賄之多寡爲重輕矣然與之以直或非其分及與而過多亦自有不合于禮者臣等請據禮而論之蓋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故凡臣子乞恩有所比例必求其職事脗合情理至當者方敢 上聞誠慎之也承憲以帶俸都指揮使而引承年伯以爲例可謂禮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蓋卹據彼所奏已云名分之不一而又妄自援比以爲事體之相同臣等不知其解矣此而可與孰不可與承憲欲之人孰不欲竊恐後有効尤者皆將萌心于非望之福而惜乞蔓引僥倖萬一不至于潰禮之坊不至也帑藏有限戚里至繁人人而遂其欲不知將何以給之適今 國有大役所費不貲爲承憲計宜受少以崇 君上之賜而辭多以明廉讓之節則君恩臣禮庶乎兩盡而人且傳爲盛事矣不亦美乎臣等待罪儀曹頃見河南撫按官奏稱本省貧宗僅

歲大荒不給半菽方請議賑臣等亦方議題覆計無所出承憲能舉而輸之于 國則可活宗室之貧者千餘人是能體 朝廷睦族之意而以報 上德于萬一也語云嬰兒之病常傷于飽貴戚之患常傷于寵伏願 皇上之有以全之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乞停取麒麟疏

麟駢

謹題爲傳奉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該文書房劉成口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臣等仰惟我 皇上之意不過以麟爲異物世所未見欲取而觀之以知大麟之所以爲麟者之狀如何非有貴奇異之意也爲臣子者承 君之命奔走不遑豈暇有言以及他事惟麟產河南光山縣而臣經河南人也知之頗詳不及今預言其狀或 奏進之後無所可觀則臣爲緘默取容而 陛下有誤舉之悔臣等雖九死不足以贖罪故敢據實爲 皇上言之蓋麟之生本自于牛故其形猶在乎麟與牛之間初生雖有麟甲不甚顯

著非如圖畫所傳。出于好事者之手而楚楚可觀也。踰日而薨。至于今又復數月。竊意其形已枯槁。必不如其初之猶有麟之狀也。陛下夕軫念元元。整縮吏治。日勤思于三皇五帝之業。如將不及。天下皆同歸。明聖忽漢之大號布于下國。以徵一旣僑之麟。雖於事體無妨。無乃駭人觀聽乎。夫人主之有所好尚。舉動以昭示于天下也。其端甚微。而及其樹之風聲。傳播于四海九州之外。使天下皆耳而目之。則其究有不可勝窮者。故物有一異而貴以不奏。則四方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卷之九 平露堂

議 秦府進封疏一

內府抄出 秦王一本奉 聖旨秦宣王既例前進封這所奏禮部有議了來說欽此案查嘉靖二十三年 奉定王薨逝絕嗣以再從姪鎮國中尉懷璵進封爲宣王庶一子敬鎰於萬曆三年襲封是爲靖王其庶四子敬鎰萬曆二年 請封該本部查得 宗藩條例內開 郡王入繼 親王所以重 親王之統也以後 世子世襲 親王次嫡庶子每位止照原封世次本等官職不得進封已經題奉 世宗皇帝欽依欽遵外夫 郡王入繼 親王尚不得加恩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千次子則將軍而下自可類推 宣王懷璵原係鎮國中尉又係再從姪進封今敬鎰已襲王爵是與世子世襲之例得矣其弟敬鎰相應止照 宣王原職世次授封難以監希郡爵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于萬曆五年敬鎰授封爲輔國中尉訖又查得萬曆八年該 秦世子誼滿奏父靖王嫡第一女乞要請封本部查得中尉之女例不授封已經立案外又查得萬曆九年 秦王誼滿奏父 靖王庶第二子誼浚編第三子誼德各要 請封本部查照 宣王

原封族次俱封爲奉國中尉訖及查萬曆十年三月內該本部題 宗藩要例內 親王封典一欵 親王薨逝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爲 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如嘉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等因 節奉 聖旨這宗藩事例既將前後議奏刪訂畫一依擬刊刻頒布永爲遵守欽此又查得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內 秦王

皇明經世編

沈節江集

卷之二 秦府

下露堂

誼誥奏稱祖 秦宣王第四子輔國中尉敬鑑並父秦靖王第二子奉國中尉誼諱第三子奉國中尉誼諱乞將原奏題 請各賜郡王封號及將 秦靖王第一女亦照原奏題 請郡主封號等因奉 聖旨禮部查着了來說隨該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題奉本王旨請有違明例仰祈 聖明軫念封爵至重亟爲停革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本部查得敬鑑等俱在嘉靖四十四年條例之後俱依世次授職不准加封正與條例相合在本王何得復有此請

封爵至重條例甚嚴是以 鄭藩肅襄諸府其進封與 秦府同而不敢爲兄弟子女違例請封者限于制也今若從 秦王之請則歷年 欽定之例皆不足遵而宗藩妄乞之私亦不可止矣等因奉 聖旨是以後各王府再不許越例陳乞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素呈到部看得 秦王誼誥奏稱乞將臣弟誼諱誼諱授封郡爵仍給中尉之祿一應民校等項及合干錢糧俱不敢妄祈並臣妹 賜郡主封號祿米免給各一節爲照我 朝之待宗藩 恩至義盡

皇明經世編

沈節江集

卷之二 秦府

下露堂

然獨嚴于封爵之例者所以垂不刊之典絕覬覦之私也卽如旁支進封 親王世子例應世襲孰得而禁之其次嫡庶子則應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職不准加封條例 頒行已非一日所以敬鑑于萬曆五年授封輔國中尉皆以 宣王原封鎮國中尉世次而遞降之其 靖王第一女亦照中尉之女聽其自行婚配蓋例之所在難以私意違也至萬曆十一年該 秦王具奏陳乞加封幸蒙 聖明洞察並禁各 王府不許越例陳乞 明旨森嚴自宜恪守今

又附會例前之說再行讀請不知所謂四十四年例後加封者正指次嫡庶子而言非例前總統之云也其例後加封者猶當查明改正而況已受本等封者可復濫加乎至于比援肅上縉嬪崇王庶二子常澤事例全不相蒙此而可請孰不可請有如鄭藩肅襄等府俱由旁支進封紛紛援例陳乞何以待之是條例可無定而明旨可違也伏乞皇上軫念封爵重典法守畫一勅令本藩遵守明例不得妄有希冀其輔導官不行諫止行巡按御史究問如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奏府進封 卷之三

議 秦府進封疏三

秦府進封

近該 秦王誼滿爲弟中尉誼澄誼德已加封郡上將軍及女封郡主各一節隨該臣等據例覆奏極言其不可加封之狀仰荷 聖慈念首藩懿親特允所請續該臣等覆據例執奏伏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特恩原不爲例着遵前旨行欽此臣等竊惟 片有威命則臣下自宜欽承又何敢再三讀奏以輕犯

天威惟人臣以守官爲義亦以盡言爲忠效之前代固亦有牽裾綴纓卒以得請者傳之後世以爲明主盛節臣等幸逢極辨之朝冀此風之復見于今日也故敢申三諫之義以畢其款款之愚惟 皇上垂察焉竊聞王者有至仁無私恩如以懿親之意不論功不詔德徒念其請求之懇重拂其情而始破格以徇之豈特恩亦私恩也雖不爲例亦一例也古昔帝王敦睦九族豈不欲恩施無窮顧見夫人情之不可驟而度吾恩之必有所竭也于是不得無限之法制以平其不一之情而示以各足之分使崇卑有定尺寸不踰上曰有法在吾不受私下亦曰有法在不取言私上下相維以法而子孫保之世世無極此所謂至仁無恩恩之至也我 國家宗藩條例實倣于此若此例不弛則請乞紛至各自爲說朝廷無畫一之法而所司議覆者亦得以高下其手議不與則曰特恩不爲例議與則曰先年有事罔益均一帝派則均一懿親彼可請此亦可請與則恩不與則慈是今日之特恩爲他日微然之端也不可也此猶其小者

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奏府進封 卷之三

也。放尤者，聚則違犯者多，及抵于禁，然後裁之以一切之法，使王室懿親有欲曲全之而不可得者，是今日之特恩爲諸宗削奪之同也，不可也。此猶其或然者也。今宗人窮困其多，而歲祿不繼，籍能安分循理，保其所有，猶不貽主計之憂，如恩可俸承，則奸徒之誚，惑愚宗者，謂非分之福，必屢徵而後可得也。于是使人絡繹于道途，囊橐盡輸于厮隸，吏胥之資，緣爲奸者，亦得以肆其漁獵，則諸藩之窮困日益，而東平之爲善益鮮者，亦自此始也。茲特恩之所宜慎施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宗藩選舉

千壽堂

臣等非不知再三之讀，無所逃罪，顧謂聖明在上，不靳轉圜，倘伴蒙米納，特賜停止，使臣等得守其官，以不廢祖宗之法，而益以彰皇上從諫如流之美，傳之萬世，豈不有光于前史哉。

議 唐府請名選廢疏二

宗藩選舉

謹題爲懇乞 聖明遵成憲，慎名器，以一法守事，近該唐王碩熿奏稱，萬曆六年等年，禮娶楊氏爲一妾，庶生第一子徐氏，爲二妾，庶生第二子，俱于萬曆十二年具奏請名，該部查無奏選，妾廢勘合，勘明回覆。

到部先因孩提喪父，愚昧不讀奏選之制，以致違例，情有可原，乞查果無別碍，准各賜名，以繼宗統。並前二妾多病，官壺乏人，已久仍查宗藩要例，准充選補之數等因奉 聖旨覽王奏情詞懇切，禮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查得先該唐王碩熿奏稱一妾楊氏，庶生第一子，二妾徐氏，庶生第二子，乞要請名，該本部查得姘妾俱係不經奏選，明係私收，已經看明，遵例立案外。今既奉 旨看議，臣等查得姘妾之子，似應另題庶繼，但念一子係聽繼王爵人數當，期奏請定奪，擬難預擬議，將一子二子姑准賜名，其餘通俟日後查例議處等因奉 聖旨，奏選妾廢原係欽定事例，該府輔導官如何不行啟王致有違誤，既唐王認罪，乞恩妾已生子，楊氏徐氏准作額妾，造入冊內，所生子照常賜名，輔導官着撫按官查提問罪，欽此。臣等竊惟 朝廷之待宗藩，無不極其優厚，而獨于奏選妾廢設法至嚴，所以正天潢之屬籍，而重封爵也。今唐王私收二妾，明出已意，而駕言輔導爲懇切之語，以感動 上心，然竟蒙 特恩，將妾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宗藩選舉

千壽堂

爲懇切之語，以感動 上心，然竟蒙 特恩，將妾作

類妾子與正名使歷年條例一旦更改朝廷之用情于唐王者不失過厚而從此以用法于各藩恐其有所不行矣何也向來宗室惟娶妾一節蕩禮踰閑無所不至自有明禁以來雖稍戢欲豈其本心恐日後爲子孫之累耳今此例既開則隄防一潰不可復止凡親郡王及將軍中尉就憚而不私選及生有子就不欲請名請封凡上章乞恩恐罪者就不以無知自解以輔導爲辭也當是之時將盡人而與之乎抑復據例不與乎不與則不免異同之嫌與之則不勝目溢之患不知皇上何以處之臣等亦何所據以爲職掌也臣等官守所係反覆思惟終屬未妥是以不避斧鉞冒瀆天聽伏乞皇上俯鑒愚忠收回成命將楊氏徐氏不許造入妾冊一子二子姑與賜名俟本王身後果別無嫡庶之子堪襲王爵者卽將一子上請定奪二子另議降封庶法今有畫一之規臣等可盡職千萬一矣

議

唐府請名選廢疏三

宗藩選舉

謹題爲懇乞

聖明俯容愚懇遵守

欽定條例以

一政體事竊惟人主以天下之事分任六卿據各職掌則皆有一定之法以遵奉行事而無敢加損焉是六卿所以爲人主法守也法而不守則職非其職臣爲其臣矣臣等叨任六卿典司邦禮其事以宗藩爲重竊見嘉靖以前法猶未備也歷隆慶至萬曆十年始欽定宗藩娶例而成法較然可守矣夫自國初以至子今日則斟酌爲最久經列聖損益以及諸臣之謀議則裁畫爲最精臣等惟奉此以行守之勿失期少盡職掌於萬一耳乃今心知其然而不能期月守也蓋前有奉府之事而今有唐府之事矣夫禮臣職掌既無大千宗藩而宗藩條例最稱緊要者亦不過名封數件今一歲之中已更其二三焉臣等亦何據以爲職掌也親王體統隆重郡王以下委不得援比爲例但計天下親王見今二十餘位若此例一開互相效尤凡私收之妾皆欲准作正額濫妾之子皆欲請得正封卽郡王不得援比爲例而親藩之中已不勝其多事矣皇上將何以應之耶況親王爲一方表率已不正何以正人已冒禁而得封何以禁人

之不得諸者而本末舛矣。且國家之優厚況藩無所不至而獨于奏選妾媵設法至嚴者似有深意不徒爲慎重封爵而已也。今此禁既弛則私選無時其勢必漁色于下而境內不勝其擾矣。帝王之篤惠親親敦導之爲東下河間也則舊例亦豈可輕廢耶。詩曰訏謀定命遠猷辰告。竊伏觀欽定宗藩要例其所謂當代訏謀也乃方行而忽改一側而兩用豈以意論言示大信于天下耶。臣等材識庸下既不能殫情述作失文德以贊太平之業又不能守道守官循職掌以盡當然之分徒日見壞紀亂法自臣等始則尸位素餐而已矣。皇上所以設六卿之意亦豈臣等之所宜自處哉。用是不避斧鉞再貢天聽伏望皇上思欽定條例之當遵念臣等職掌之有在俯從前請收回成命庶政體歸一法守不紊。如以親王儲統隆重不可無別乞將唐王一子姑准俟異日請旨定奪其二子降封三等使有爵列以別于另題之例則皇上之優厚親藩已無不至而於條例職掌亦不甚相碍矣。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卷之九 平露堂

議處淨身男子疏

中官

近該順天等處淨身男子曾萬壽等奏奉 聖旨這厮每群聚奏擾著五城御史嚴行驅逐不許容留潛住欽此。明旨昭宣群小遠遁中外臣民莫不稱頌聖德臣等更復何言第思此輩因父母愚暗希圖富貴勦絕子息痼癥可憫其於皇上愛養小民之仁既有所歉焉而不周況其家室無歸工商絕藝誓去復來累行瀆擾其干皇上嚴行驅逐之令又有所玩焉而不信及今不一議處不惟傷天地之和亦且損朝廷之體臣等職掌所關乃敢敬陳一得之愚以備采擇稽古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口內豎雖其職掌不過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然必求正人居之如巷伯之倫是已降及秦漢而下乃以罪人充之我朝法制高出前代伏觀大明律一款凡官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闖割火者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條例一款先年淨身男子曾經發回若不候朝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

皇明經世編

沈龍江集

卷之九 平露堂

遼衛充軍。臣等仰窺祖宗盛心，卽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預抑奸慝也。至弘治五年，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敢有私自淨身的木身並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隣及狀家不舉首的問罪。其里老人等仍要時常訪察，但有此等之徒，卽便捉拏送官。如或容隱一體治罪不饒。欽此。但私淨之禁雖嚴，而報官之路未開，故自官者旋卽如舊。至萬曆十一年，節奉聖旨：自官禁例載在會典，皇祖明旨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傷和氣。着都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巡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嚴加禁約。自今五年以後，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關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收補之日選用。如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鄰佑不舉的一併治罪不饒。欽此。但報官之路雖開，起送之例未定，故自來者紛然不已。猶有留爲壽等輩也。夫以孝皇之明例，皇上之嚴旨，奚啻三令五申，乃三數年來有司有造一冊送部者，手有挈一私割照例懲治者乎？法令不行，德澤不布。又何怪此輩之羣聚奏擾乎？伏望勅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主 平露堂

臣等嚴行各省直撫按官行令各州縣以文到之日爲始，以前見在關割者許令報名到官。卽第三十歲以下稍壯可用者，姑免追究，准其記籍。其衰老不堪者，行令各里族拘收，以後凡情願關割者，報官查明果四五子以上，方與記籍。通前類造青冊，限半年一次送部候各監局缺人聽司禮監奏請本部通行在外各該衙門查係在冊人數，取其官吏里鄰不扶甘結起送赴部聽候選用。其冊籍無名及假巧鹵惡，潑賴無耻者，不許一槩濫送。如有仍前私自關割，私自來京者，在外撫按有司在內五城御史嚴加訪拏，照例問以重罪。如撫按等官不許訪拏，及有司不行造冊違例起送者，聽本部查參。請旨究治，務在必行，無事姑息。庶黎庶免殘殘之苦，而慈惠旁流，官寺皆端正之人，而隙實永塞，仁至義盡，萬世無弊矣。再照死者人之所最重也。今自官之徒加以死刑而不懼者，內臣之員數太多，富貴太驟，選進太頻，有以惑其心耳。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之失，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一監常職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主 平露堂

五員一局正副止二員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酒掃供奉之事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有不然矣皇城之內通名籍者不止萬有餘人而倉廩場庫牟利無算蟒衣玉帶濫賞不惜又不三五年輒有一選運輒數千以故無知小民貪圖富貴入骨薰心奈何欲以死刑禁之乎臣等更望皇上格遵祖制凡監局冗員非祖宗之舊者悉爲裁革一切侵濫科索等弊悉爲釐正蟒玉等服非効勞年久忠勳不欺者勿輕賜予仍若爲定例必十年以外方行收選一次務使官府一體賞罰有章規制既定僥倖不萌前項無知之徒將不禁自息不終爲聖化之累矣

奏議房內妃號疏

廣西封號

臣等會同兵部署印左侍郎臣石等看得總督宣大山山西兵部尚書鄭題稱順義王乞慶哈物故虜地無主茲據各部酋長並頭目投遞番文公同舉保得龍虎將軍褚力克係乞慶哈長子應嗣王號是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臣

平露堂

一切侵濫科索等弊悉爲釐正蟒玉等服非効勞年久忠勳不欺者勿輕賜予仍若爲定例必十年以外方行收選一次務使官府一體賞罰有章規制既定僥倖不萌前項無知之徒將不禁自息不終爲聖化之累矣

台吉應替伊父褚力克龍虎將軍職銜設刺克炭台吉應替伊父冕兔台吉夷使頭目賞賚不他失禮原職驃騎將軍乞量加龍虎將軍仍照節年賞格給賞三娘子原係王妻今討封一品夫人隨又討王妃名色及誥命冠帶並陳末議以備采擇各一節除禦虜事宜容臣等另行議覆外查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內該總督宣大山西右都御史鄭題爲北虜感激天恩求嗣封爵乞賜准從以慰夷情以尊國體事內稱俺答物故黃台吉係伊長子應准嗣封順義王名號褚力克應襲伊父黃台吉龍虎將軍職銜仍恩示賚子等因該本部尚書徐等會同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吳等酌議具題本聖旨是黃台吉准襲封順義王寫勅與他賞大紅五彩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八表裏褚力克准授龍虎將軍欽此已經欽遵在案爲照北虜之於中國自古以來未嘗爲不侵不叛之臣今一旦而襲服威德入我羈馭我穆宗皇帝俯酌群議封以王爵許之通貢易市自是乃烽煙不燭胡越一家措邊氓于衽席之上亦既有成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臣

平露堂

台吉應替伊父褚力克龍虎將軍職銜設刺克炭台吉應替伊父冕兔台吉夷使頭目賞賚不他失禮原職驃騎將軍乞量加龍虎將軍仍照節年賞格給賞三娘子原係王妻今討封一品夫人隨又討王妃名色及誥命冠帶並陳末議以備采擇各一節除禦虜事宜容臣等另行議覆外查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內該總督宣大山西右都御史鄭題爲北虜感激天恩求嗣封爵乞賜准從以慰夷情以尊國體事內稱俺答物故黃台吉係伊長子應准嗣封順義王名號褚力克應襲伊父黃台吉龍虎將軍職銜仍恩示賚子等因該本部尚書徐等會同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吳等酌議具題本聖旨是黃台吉准襲封順義王寫勅與他賞大紅五彩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八表裏褚力克准授龍虎將軍欽此已經欽遵在案爲照北虜之於中國自古以來未嘗爲不侵不叛之臣今一旦而襲服威德入我羈馭我穆宗皇帝俯酌群議封以王爵許之通貢易市自是乃烽煙不燭胡越一家措邊氓于衽席之上亦既有成效

可觀已。今黃台吉病故其長子褚力克援往口請封之舉希。天朝褒賜之恩款貢卑辭比之伊父懽極誠恩且據虜中之推戴既已協心而在世及之常規復有定序似應准其嗣封以順夷情及查晁兔台吉力拒力克長子設刺克炭台吉係晁兔台吉長子扯齊既襲順義王之封則晁兔台吉自當襲龍虎將軍之號而設刺克炭台吉亦當承其父夷使頭目與其賞賚矣以上三等揆之夷派俱屬相應惟不他失禮原係驃騎將軍今量陞龍虎將軍名雖稍別賞原不異亦應允許既經邊臣詳議停妥督臣具題前來相應會議上請合候。命下將扯力克襲封順義王晁兔台吉襲龍虎將軍不他失禮量陞龍虎將軍設刺克炭台吉准照夷使頭目給賞仍行翰林院撰。勅內順承述進國領表襲表裏差官齎赴該鎮宣諭頒給所相旁王妻三娘子求討封號及。誥命冠帶一節已查得。大明會典凡夷方諸國襲封王酋者無領妃封及。誥命冠帶事例今據總督宣大軍門奏稱三娘子能贊協旁王遵奉約束跟其部落寧我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沈德潛集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卷之二

沈德潛集

卷之二

疆可謂忠順而又以。天朝之錫命為榮所望懇切有難以阻其向化之心者合無據其所請就中斟酌量與一相應封號仍加賜彩段表裏以示優厚其王妃封號難以輕議臣等不敢擅擬伏乞。聖裁謹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九

草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暖公

李 雯舒章泰閣

郭青螺文集

疏

郭子章

議處驛遞疏

小見州驛遞

看得貴州一線之路以通滇蜀通蜀諸驛專屬之水

西料理通滇諸驛派之各上司走遞此在平居無事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貴州驛遞 卷之一 平居無事

日猶仰藉於夷司也今年飛練之役驛馬殘于鋒鏑

馬戶因之逃亡而近諸各土司盡為播賊戕剝彼自

抹死不暇奚暇為驛遞奔走就其中黃平平越二驛

尤其自六月以來臣等屢檄驛傳道多方設處終莫

能濟欲問土司則無官可尋欲問馬戶則無家可提

欲責之衛官彼武弁未領錢糧欲責之驛丞彼貪官

何能賠賊以故往來二驛者非雇募以去則徒步以

走此猶往來官司之苦也至于羽檄交加兵符更調

軍興之微解器械之馳遞行至二驛袖手縮武而不

能前幾何不敗公事而誤軍機也據該道議欲借濟

於各省臣等看得近黔鄰封惟楚滇二省楚地川兵

在湖北而湖南一帶驛遞稍逸雲南解餉入黔在安

普而洱海金滄一帶驛遞稍逸臣意於二省稍逸驛

遞每驛借馬一匹約三十四匹內湖南十五匹洱海金

滄十五匹或解馬或解銀分屬平越黃平二驛其濟

時艱以減強寇俟寇平而止其餘別驛苟可支持者

無得援此為例夫黔今日如多病人也帑藏空虛疾

在膝理強寇侵軼疾在寒暑驛遞不通疾在血脉均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貴州驛遞 卷之一 平居無事

之不可無醫藥者故不敢避瑣屑為 皇上陳之

播平善後事宜疏

區畫播地

臣近聞邸報內開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為二

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備善

後採擇事內開條議十款就中強半多言黔事就經

備行布按二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詳報前來

除兵部九款已經奉旨者臣等悉心奉行外所有未

盡事宜該臣會同總督都御史李化龍看得播州善

後事宜統言播事兵部釐為十款析言黔事李御史

列爲十條，詳哉乎其言之矣。當局者迷，觀局者智，臣愚迷於局，似亦可以無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聖明格於衆，或不嫌於互發。謹以膚見，竊爲十二條，如或葑菲可采，乞勅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請施行。

計開

一議改設郡縣，看得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二千餘里，南北相距四百餘里。雖云志國亦係樂土，今議改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可設二三縣。播境原屬四川，與貴州鄰，二省界限原自分明。至論建置，大槩臣意自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爲界，設一府于白田壩，而真州、婁山、松坎等處，可爲三縣。黃平在元已爲府矣，當設一府於黃平，而徐慶白泥二司可爲一縣。望水重安二司可爲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一波板角、苦竹三關爲界。其中漢夷田土錯雜，惟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尚幼，其印已失，其土地已爲楊會踐躪，合無將龍泉改建一縣，增築城郭，而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安民志之子世爲主縣丞，以爲死義者之勸。其祖職長官，世爲土主簿。此則思石一帶建置之大較也。至於衛所，似可無設。先年石阡思南思州龍安馬湖俱係改流，並未設衛，豈不謂養軍不若養兵。購統納之世，曾就若贖矛戈之効，卒乎哉。惟設二道一參，以彈壓于中。每二縣設一守備，以防禦於外。則西南半壁可恃無恐。若興學校，築城池，設公署，建驛遞，度土田，勢當次第修舉，而爲費不貲。若仍屬於蜀，則黔中無所事事。若分屬於黔，資黔物力難支。似當於刺餉內動支完日覈算，第播州之名其來已久，播之爲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應龍阻兵，幅強犢戾，蜀四方之力，僅乃克之。夫南越彼而間喜建，呂嘉得而獲嘉名。龍州平改爲龍安，九絲夷更名建武，卽播州納土於宋，亦改名遵義。計廟堂當有定謨，而播之爲名，似當更易，伏乞聖裁。

一議遴選將吏，時亂則急武庫，所乏者孫吳韓彭之流。時平則急歲星，所乏者龔黃卓魯之徒。顧梓潼無文，階陞不武，兼才之難，自昔歎之矣。夜郎既平，守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守令固一路之歲星也。而才不易得。事不易理。辟草
萊剪榛棘。則棚始之難。復版圖。充戶口。則稽閭之難。
度土田。起賦稅。則覈實之難。安反側。歸鴻雁。則安輯
之難。北什伍。編保甲。則縣屬之難。四鄰多悍。五司多
戾。則駕馭之難。道路多警。山菁多梗。則戡夷之難。路
室未除。候館未建。則往來之難。相陰陽。揣高卑。則城
池宰鑿之難。計徒庸。惠餼糧。則衙署工作之難。講聖
諭。行鄉約。則教化開導之難。淮西既平。留裴度爲彰
義節度使。下令惟禁盜賊。問殺餘皆不問。募人始知
皇明經世編

郭青黎集

五

平露堂

生民之樂。淄青既平。命楊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
計士馬。衆寬分李師道地爲三道。幽燕未平。藝祖出
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曰。曹翰可取。可守。而終議
曰。翰死。孰可代。國朝交州既平。以黃福守之。則治。及
黃福去。而交州始亂。由是觀之。取播易守。播難臣竊
意。以爲文臣中。必如裴度。楊於陵。黃福之治。蔡齊。交
州而後播可守也。武臣中。必如曹翰之安。燕雲而後
播可守也。或令總督自擇守巡。參備守巡。自擇郡守。
郡守自擇縣令。如其效朝廷不難。深信而久任之。破

格而起遷之。以酬其勞。不效則連坐之。以繩其闇。惟
聖明廟廊下部而邊選焉。伏乞聖裁。

一議五司改流。夫五司之毒於楊應龍也久矣。夷其
丘隴。妻其婦女。奪其官職。焚其室廬。殺其父子兄弟。
其形之奏牘。止爲報讐。欲改土爲流。非一日矣。朝廷
合三省之力。費數百萬金錢。豈獨爲五司復讐計哉。
亦欲計安地方。爲百年長慮耳。若復立五司於蜀無
損於黔大不便。黔中一線之路。四顧皆苗。卽五司之
地也。頃屬於播。淪于異域。下衛走馬抗頑不上。驛遞
之困。實由于此。今乘此時郡縣之則。廓清線路。通爲
孔道。郡縣歲入。不累驛馬。用夏變夷。千載一時。若復
立其後。則黔封疆之狹。猶故黔驛遞之罷。猶故。是何
愛黔不如愛五司也。夫五司與應龍一類也。昔也應
龍強而五司弱。則五司以窮歸我。應龍以索五司之
故。東寇西擾。業已貽害邊民。今也應龍滅而五司復
強。夷狄之性。決不安靜。復有如應龍者。出弱肉強食。
又將擾我邊民。何也。虎狼不可以爲鄰。蛇蝎不可與
共牀也。且當日起費。實在五司。上貽害國家。費數百

皇明經世編

郭青黎集

六

平露堂

萬金錢下貽害三省皮剝數十萬百姓中貽害將官殺戮百員而彼安然如故與賊享祉凡我被害邊民之子孫其又誰與之惡其禍猶未彌也查得鎮遠能安新費改流其土官俱改文衍既不失朝廷典制繼絕之意又不礙異日以強凌弱之禍原任宣慰同知當改爲府土同知原任安撫當改爲州土同知原任正長官當改爲土縣丞副長官當改爲土主簿一切俸薪儀節在府以鎮遠能安爲例在縣以新貴爲例若土官從逆者如楊正遠之類正當絕其爵土而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七

平露堂

以飭技入繼者又當改爲土巡簡庶幾夷漢相安邊圉允又矣伏乞聖裁

一議清查黃岡揚谷逐五司列七姓卽以其田分給苗賊令自耕種餉糧不給黃岡不造而其老冊在四川布政司冊庫猶可覆視也今既郡縣其地則當清查田土楊氏卽減播官耨民猶有存者欲不給還之則在臺在日彼猶有辭欲一一還之則四行誣憑恐售其欺臣意當核四川布政司將播州歷年黃冊另貯固封毋令吏書改換庶田記之地名可尋秋糧之

多寡可稽軍田民田夷田漢田不相混淆欲稍給舊民則冊可憑若冊無姓名或有姓名而人被殘刈者其田入官以爲公田留作養兵之費此亦蕭何入秦收圖籍意也惜當時播州一破其州冊盡燬於兵耳伏乞聖裁

一議更易轄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反遙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反遙屬於楚卽云大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項者會犯偏橋而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楚不能抹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抹卽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抹助也鞭之長不及焉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爲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卽有寇警誰能護之伏乞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項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日逆寇蕩平黔之將不得不減清浪恭將原屬於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右衛無一重將何以彈

煙則興隆泰將似不當景都清守備當仍其舊龍泉既有守備則麥川泰將石阡都司應裁壩陽普安迤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泰將應裁省城既有遊擊則守城守備當裁撤雖平苗寇未剪總兵標下苗兵一千三百爲二營興隆泰將部下苗兵一千二百內分其半爲一營守與隆泰將部下分其半爲一營守半越隸都清守備部下以爲下衛之保障壩陽兵三百分其半移隸安莊貴陽苗兵一千分爲二營以爲省會之爪牙第養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苗堂

雄東川烏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糧銀三千一百兩查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州協濟糧銀每年三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甯拒命逆負不納自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九千八百三十餘兩酉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二千九百六十餘兩徒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在無事日猶不可況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祇緣四府酉陽襲職不由貴州漠然不相統轄卽錢糧連累既無可罰之俸又無可降之官至于屢催屢負未可如何以臣之愚四府酉陽卽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裝職起復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九而後發則彼猶有所畏憚此一策也不然請乞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掌無得奉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烏撒同知東川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糧府佐督催酉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爲殿最必完及分數

批允乃許離任。又策也。伏乞聖裁。

一議楚中協濟。整中軍餉。卽給楚中湖南一道所轄長衡二南州縣。每年協濟貴州糧銀二萬七千二百兩。零連年通員。不以時納。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共拖欠銀五萬二千六百五十兩零。而長沙府屬拖欠尤甚。良由貴州撫臣兼制止及湖北不及。湖廣印督官吏。自以非屬。怠玩成風。雖考成每年查參。不過徒傷虛文。卽完欠之數。催促逾年。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罰俸而止。彼何所憚。而汲汲完異屬之餉耶。今楊帥甫定黔餉。一空。合無將湖南一道屬亦隸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給由陞遷。照依湖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任。夫常德去長沙只尺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沙不屬貴州。節制則拖欠之餉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飽時。其爲關係良非淺細。伏乞聖裁。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省夷中路一線。實滇南出入門戶也。官司無論方面。卽倉驛之陞遷。皆馳驛也。土司無論進表。卽貢馬之差遣。皆馳驛也。鄉官無論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方面部臣。卽教官舉貢會試入京。皆馳驛也。蓋以極

貧極乏之區。當極苦極煩之差。臣自夕掛號。堆案盈几。欲裁之則行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帑藏空乏。衛官貧而不能賄急之。則閉戶驛官卑而不能支。急之則逸去。查得貴州之驛。舊例俱輪土司走馬。至于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興隆黃平之馬。一匹不到。今播羅已減。五司猶未返。舊驛馬之困。猶然如故。頃臣不得已。疏請于上。常滇楚稍開驛分。各馬十五匹。分發平興。其濟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以貧故。累及二省甚多。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臣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往來。居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雲南止協濟一千五百兩。遇入覲年加一千兩。似覺太少。合無每年加增一千五百兩。入覲年再增一千兩。如數依期解黔。分給各驛。俟五司改流之日。錢糧上納不之。仍將滇銀照依原額。臣又查得黔中原無水路。至于滇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輻運至辰沅。常德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澤良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有深意合無鎮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御扛齋奏及部院方面仍從陸路外自有司以下至二省會試舉人卽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手清各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聖裁

一議增設駐鎮看得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馭悍卒狠者如虎馭羸弱者如貓同風如之何其不多盜也往年曾設都勻府推官駐鎮新添矣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矣邇年增設貴陽府同知駐鎮興隆矣倘再增設鎮遠府推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一員駐鎮偏橋都勻府同知一員駐鎮平越一衛之屯糧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之問訊一驛之馬匹館銀責之料理文武官誣責之填報士習民風責之表率夷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取之本衙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僕從不必雇募取之衙所之成卒無更弦易轍之煩而有用夏變夷之實黔之黎庶尚亦有利哉伏乞聖裁

一議賑恤殘民楊會燭亂流毒三省黔屬只尺尤切

剝膚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巖六犯河渡而貴陽震其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荆棘叢生轉輸糧餉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耕女空其柁驛遞蕭條道路丘墟小寇竊發餓殍盈野陰雨連月禾稼不登邇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周恤則死者之冤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播之餘黨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爲今日計止有議蠲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董董亡幾何一議蠲則衛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欸似當急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棠合無於剩餉內存留若干行守巡各道責成賢有司查覈罹害之輕重流離之多寡定爲賑濟之差等庶恩周窮民不流離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爲荒服至元始立爲順元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卽設城郭不名金湯本朝始立爲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蜀滇雁行矣第地方既偏人民未藝國初建城率因

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薄因陋就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北則生齒既繁且稠與城中垣項者楊曾登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杏入城垣滿城關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可屋當時士民卽有增築外城之呈顧時倥偬不暇議工又乏金錢誰與爲費及今賊既滅矣燕雀處堂亦响响然樂矣臣聞存者非存在于慮亡樂者非樂在于慮狹貴州本苗夷四賊之地非百午無事之國稽之史冊聞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卽平皮林未勦東坡雖通九股尚有倘復有楊酋者出而後爲之所則晚矣臣游淮揚官吳越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築一外城內因舊堞外增新壘卽有烽燧民不遷徙此猶地方之利也黔中南達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千餘里衛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富室之一墻今旣不能一一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而破竹解籜耳念及於此則國家藩屏之長利也在得外城估計約三萬金倘於剗餉內動支一歲可完一

勞永逸一費永安惟此時爲然乎夫徹豕未雨畜艾未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聖裁

看議播界疏

播地分屬

臣所轄地方偏小不足以當中州一郡如鎮遠縣每年止納秋糧二百五十一石施秉縣六十石臣半播之後分割播地設爲三縣今令安疆臣退步之外又詎蜀糧三百石似又去黔二縣之糧徒負割地虛名無益黔省實用故士民有謂得不償失不如以平越三縣還蜀者以此是臣負地方之怨者一方逆播初

選臣上逾皇上之旨中受樞臣之畫下同前督臣之議謂當携安楊之交以間之用安氏之力以傾之臣始與安疆臣盟據欽頒賞格啗以爵土已而大水田之捷桃溪衛之燒得其死力賊始上同其後大合羣策破兩賊賊疆臣卽不敢希異寸土而今復令割地復令輸糧名曰歸上於蜀跡似爲楊報警夷人快快不謂臣淪盟則謂臣套間甚至謂臣意在兼并而假手於蜀是臣負夷人之怨者一遵義鎮雄等五府節年通欠逾數萬沙溪地幾何而賠賠十七萬之米

六萬餘之金此決非督臣之意人都有司覩伺觀望
延緩不納軍士枵腹待哺環臣署而嗷嗷者聲相喧
也是臣負軍士之怨者一臣以一身盡此三怨萬一
脫身猾夏之變乘隙交發臣身不足惜如朝廷何如
生靈何憂在蕭牆剝及牀膚臣安得無言而處于此
且蜀中之議欲以地歸黔設縣者其意誠美而夷人
方疑臣欲吞并而假手於蜀若令黔得之其猜益深
而黔與夷自相疑相攻其禍益不可解黔寧貧不願
有此地也而况故黔地也蜀之議以新郡費後難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爲詞非真難也平越府以一千七十石之糧而支一
府一州三縣之費遵義亦一府一州三縣也豈以一
萬七千七百五十餘石之糧而猶不足以支費耶且
遵義亦臣屬也遵義之增兵添餉臣亦得以與聞夫
遵義之添兵不過爲防水蘭也縣去水蘭比遵義尤
近我朝二百五十年來黔未聞養一兵防水蘭而水
蘭亦不敢撓黔臣謬意謂遵義之兵可無添也蜀特
假此以難黔也蜀之議謂前督臣李化龍善後圖中
有成議而不敢變臣查前督臣善後疏中止偏溪沙

溪水煙天旺四處而今添至一百二十處此亦非督
臣意特播之舊民欲廣土以增私田且陰以報黔人
平播之恨也夫西漢捐珠厓東漢開玉關宋捐大渡
河以外史冊以爲美譚本朝交州之在河套不取二
百年來未嘗以廟堂爲失策而況此區區者猶屬黔
版圖也非弃之也臣曾貽書督臣曰汝陽之田不敢
不歸魯而得其田不得其山孔子亦名爲謝城包茅
之貢不敢不入齊而貢一入卽退師召陵桓公不窮
問水濱督臣生齊魯之鄉故臣望以孔桓之業而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臣亦不以臣言爲不然臣謂古今處夷情爭地界者
其結局不過如此今日之事始奉 明旨令蜀黔按
臣會勘二按臣一以維桑引嫌一以首事引嫌既奉
明旨令督撫會勘按臣隨時奏聞而議論枘鑿竟未
會同則此局何日結耶此局一日不結地方一日不
寧蜀餉一日不解軍士一日不飽延淹日久釀患愈
深隙起於蜀而不在黔禍結於黔而不在蜀如遵義
吳洪之叛遵義蜀郡也而必以折首責黔蘭州二婦
之爭蘭州蜀夷也而乃致焚燒毒黔况今日之隱憂

有什百此者。臣敢不被肝瀝膽爲陛下一言。臣在蜀中。則謂臣驕夷。不令夷人退地。知有黔不知有蜀。在黔人則謂臣激夷。令夷人割地輸糧。知有蜀不知有黔。臣既蒙三怨。又處兩難。臣今日之苦。有甚于播。未平。晚安得復能與勛耶。伏乞勅下再加會議。上請。或念安疆臣征播微功。姑仍其舊。或念其已納糧三百石。包茅既入。不肯之備。或念督臣議本爲地。再令。勛臣少輸升斗。以供惟正。更乞令蜀黔邊臣畫地立界。以垂永久。行臣等欽遵施行。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一 播地之屬 九 平露堂

題剿仲苗劫掠道路疏

清勤仲苗

看得盜多起于飢寒之迫切。而黔中歲頗有年。盜多因于官司之凌虐。而苗民絕不見官。然而今歲苗賊視往更甚。臣等反復惟之。往播賊厚募惡苗。爲羽翼。播平散歸。故寨不能盡殄。四方募兵。爲征播四至。播平流落山箐。便相勾引。盜之繇也。往演黔俗。樸陋。近年以來。俗尚奢靡。富人衣彩段。市民衣京青。不惜厚值以市。而商日湊。演出銅錫。宦渙者載而歸。輜重兼至。苗民多以爲寶。鑼而劫。日熾。盜之招也。自平播後。

瘡痍未起。庫藏益竭。賊覬知虛實。以謂必不能復用兵。又自興隆至普安。上下二千餘里。都清新鎮二道。貴陽恩州銅仁三府。俱未銓補。臣等才庸庸下。又鮮輔車。盜之所以日滋無忌也。夫四郊多壘。臣之辱也。八番未靖。臣之罪也。臣等猶思其日長月增。雄唱雌和。小之如昔年韋同烈米魯之徒。大之如古者黃巾青犢之流。而臣之罪益無所逃矣。臣查得原領勅書開載。如有盜賊相機剿捕。臣謹遵勅書。調集漢土官兵。分地進剿。再照臣七年於黔矣。討夜郎之後。繼斬吳洪。討皮林之後。繼薙羅海。臣非不知國小民罷。財竭力殫。顧事有亡可奈何。勢有萬不獲已者。不得不仰仗天威。糾率義旅。以拯此一方生靈。况今年黔中頗收。田禾被野。正因糧於敵之候。而安疆臣地界已明。毋鳳氏恩賜卹典。亦其努力報國之時。臣與總兵官陳璘分布稍定。乃敢馳疏以請。

題買楚蜀鹽魚以餉新兵疏

市鹽充餉

看得貴州乃宇內第一貧瘠之城。又多苗多賊之區。官無積貯。民鮮益藏。是以官軍俸糧。仰給川湖。更兼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一 播地之屬 十 平露堂

數年多故師旅繁興增兵增餉計無所之故議市鹽
爲於蜀楚藉大國之餘利實貧黔之枵腹先據布政
司呈奉部文行黔查議臣思市鹽尤餉既援例於粵
西一切鹽政必查倣該省成規然後無滯就經移文
該省取到原題疏稿與鹽政按行令三司細加酌議
續准四川按臣孔貞一將行鹽事宜六款移臣查議
臣等又經備行三司悉公奏酌移在無損於蜀有濟
於黔臣等覆加參詳黔中市鹽魚於蜀楚蜀楚所患
者不過夫船與市價三事耳今夫船黔中委官自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青理集 市鹽充餉主 平 庶 堂

計開

黔中專議四款

專設鹽官以重事權臣等看得市鹽充餉必設專

官乃有責成查廣西設有鹽課提舉司提舉官二員
專司其事廣西鹽本三萬四千兩既設二提舉今貴
州議鹽本二萬兩雖視粵西稍殺而亦不可無專管
之官應于貴陽府添設管鹽通判一員駐劄省城專
理鹽法每年市鹽四川一路卽令本官市買督運其
湖廣一路遵委三司首領官一員督運二路鹽法俱
令通判總理至於本官俸薪柴馬與書手門皂工食
卽於鹽利銀內動支照例酌給分毫不派民間仍照
黔省各衛駐鎮應例乞賜鑄給關防以杜詐僞臣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青理集 市鹽充餉主 平 庶 堂

必行矣

一帶餘鹽以供夫船臣等看得市鹽應用夫船該前
按臣畢三才議題取之蜀楚二省不必自雇後臣等
看得官船官夫中多遲滯且以黔餉之故勤楚蜀之
力利已勞人勢亦難行故善後疏中議令黔中委官
自行雇覓今蜀中回稱夫船之費黔中發銀自雇在

黔既不忍以稍難者遺蜀在蜀亦何敢不哀其有餘以益黔此又蜀中恤鄰盛意似已妥矣第雇募之費取之司帑帑藏已竭取之正鹽子利益薄查得廣西鹽政抄刊載每正鹽三百包外水手自帶餘鹽五十包又每正鹽一千包加火食鹽三包正鹽餘鹽火食鹽每包俱重一百三十二斤在水手餘鹽論每正鹽一萬斤許帶一千六百七十斤在火食鹽論每正鹽一萬斤許帶三十斤遇正鹽間有損失即責賠補令應照例做行令其如數隨帶名爲餘鹽以水手鹽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市鹽光例

至

平露堂

雇募夫船之費以火食鹽供押運官役食用之費無許水手船戶勾勒留難額規一定此外若再有夾帶私鹽者聽從沒官正罪如此庶以正鹽全利佐軍需又以除鹽微利資雇募供億有辦不累蜀楚界邊蜀楚無他累何愛此殘膏不以濟黔此

一分官鹽商鹽先後以免阻滯臣等看得市鹽取息本以充餉買鹽賣鹽必先公後私乃無遲滯每歲黔中委官領銀到蜀楚鹽場魚戶務要先儘委官買完方許商人收買及運到黔中亦要先儘官鹽官魚賣

完方許商人發賣但委官買完賣完即出示令商人收買發賣不許故意延擱致積各商亦不許商人稍過發紀店中爭先攬越致阻官貨一有故違聽臣等按法究治庶官商兩不相妨而於軍餉有濟矣

一議楚中兼市魚布以牟子利臣等看得前後臣畢三才先題疏內專載市鹽於時未經試買不知鹽利之多寡也及至臣奏官領銀試買始知楚中原不產鹽鹽來自淮揚其利無多故臣於征苗善後疏內議以蜀中一路專令市鹽楚中一路兼市鹽魚今蜀楚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市鹽光例

平露堂

二省每年各發本銀萬金在蜀萬兩專市鹽一項楚中萬金若專市鹽魚所利幾何查得荆襄常辰地方出產布疋亦黔人所切用有合令兼買青藍白布大魚布二物凡商人力有者皆可市買於國制無礙但本銀不得過一萬兩如遇發本銀時臣等行文荆南湖北道文內明載發銀若干買鹽若干買魚若干買布以防私買若此外多帶者即係私買盡沒官仍治以罪但魚布自荆襄辰常至黔經過關稅俱照官鹽事例免徵稅銀不許抑勒庶幾少沾子利

蜀黔合議六款

一定鹽場以除奸弊據蜀議查得川中鹽場雖有數處惟富順縣富義等場便於永寧綦江二路入黔射洪縣華池等場亦便於綦江及武隆彭水二路入黔此商販舟行之故道而近日貴州撫院疏內亦指此二處言也今黔中易鹽委官應照坐定富順射洪二處收買依各場時值兩平交易及雇船雇夫之類一照民間規則在委官毋得指倚官價用強抑勒在鹽戶船戶毋得欺以異省恣意刁難庶官民兩得其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郭青螺集 市廛類稿 五 平糶鹽

若委官藉口二處缺鹽復往別場買補是明開徑竇請一切禁止等因該貴州會議得定場買鹽益杜弊竇川場雖廣惟富順縣富義場射洪縣華池等場便於入黔茲黔徵市鹽于蜀舍此二縣何適哉今無依議今後委官務遵坐定場分照依時價收買不許別往他場買補竈戶船戶亦不許欺凌委官勒索高價刁難稽延

一免榷稅以濟兵餉據蜀議查得川中鹽法如每引一道票一張共照鹽二萬三千斤於本司上納稅銀

六兩三錢以充解濟陝西邊餉又近議赴黔有納銀三兩一錢五分以充解進歷來成規也又如鹽自富順起那經瀘州稅課局有常稅自射洪起那經合州稅課局重慶稅課司俱有常稅亦往例也今黔中差官買鹽事經題請用資兵餉安可與商販同日語哉其應納本司引票之稅與監府議增之稅并沿途額徵常課悉與准免其沿途關隘不許留難需索庶幾獲利常贏而公家有賴等因該貴州會議得鹽之有稅稅之照引國家定制不可易矣然此以征商非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郭青螺集 市廛類稿 五 平糶鹽

以語於官鹽也况黔市鹽於蜀誠欲藉富家之唾餘駐軍民之乏困總之爲國匪以自爲蜀中念及於此議將該省藩司引稅及監府新增沿途課局諸稅照依題定事理一切蠲除而又嚴禁沿途關隘不許留難阻滯此誠一體高誼惟在設誠而行之耳

一領鹽票以防夾帶據蜀議隨引行其法尚矣川省鹽引鹽票經本司刊置藉赴兩院請印轉發鹽法道填註坐定收買場分發賣地方仍赴按院掛號立限至發賣處所投官司截角類繳以防影射以杜重

冒法至密矣。然尚不免有法外之奸。人情逐利。勢自宜然。不得不嚴爲之防也。今黔省易鹽。既免權稅。又無引票。則照證何憑。真贗難辨。寧不啓奸萌而妨成法乎。合無今後黔省委官到蜀。請彼中兩院移文本省兩院知會。行鹽法道。給以照票。坐定某場收買。某路入黔。仍赴按院掛號。立限買完。裝運出境。完日投彼處官司。截角類繳。下次另請給發等因。該貴州會議得有鹽則有引。引所不通。則用票。然皆截角銷繳。所以防重冒。杜奸萌。法至善也。今黔市鹽若無照票。則真贗混淆。誠有如蜀所慮者。但領票截角。固當遵守。而赴院掛號。似覺難行。何者。委官奉差市鹽未買之先。則有本銀數千兩在身。已買之後。則有鹽數千包在船。委官隨從不通數人。卽時刻固守。智惠他虞。安能抽身道離。赴院掛號。况按院在省。猶有定期。脫或巡歷外郡。動經數千餘里。就延數月。何能爲轉輪計乎。合無酌議。每年請本院部預移川省兩院知會。行鹽法道。填給照票。坐定富順縣某場買鹽若干。射洪縣某場買鹽若干。填明請號。如在富順收買者。將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號票移於叙瀘道掛號。在射洪收買者。將票移於川北道掛號。若該道出巡在外。卽發叙州府潼川州。或令富順射洪縣掛銷。俟委官到彼。卽領票照數買運。仍置號簿。稽查掛號時截去一角。買完場官。又截一角。經盤處所印官。又截一角。賣完類繳。原發號票衙門轉繳鹽法道。下次另發。如此。則委官免往來奔走之勞。而亦可杜重冒之弊。

一定鹽本。以免私市。據蜀議黔省委官入蜀收買。裝運開行。省城院道。既不相聞。地方有司。又不暇詰。則人之真偽。與鹽之多寡。孰從而知之。矧黔蜀相去數千里。承委卑官。未必自愛。彼處既難遙察。此中復得嚴查。豈不益增影射。而其流之弊。將至私鹽盛行。市價騰湧。匪直病蜀。亦且病黔。非細故也。合無今後黔省委官。請乞彼中兩院。選委廉能文職。移文本省兩院。微行鹽法道。知會。文內明註。發買鹽銀若干。每年定買幾運。務令入蜀之日。投文知會。事竣之日。繳票稽查。庶奸偽無所容。而法行爲可久矣。該貴州會議得市鹽規則。與移文知會。繳票稽查。前欵計議已詳。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至於買鹽銀數查廣西鹽政抄刊載每年發銀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九兩五錢四分零專於廣東市鹽起運而黔中每年以一萬兩分市蜀楚查黔中邇來征勦路苗山苗之後新增募兵二千一百名每年增餉一萬五千兩計該每銀三萬兩權其子息乃可足用今查得蜀路鹽利每本銀百兩可得息五十金楚路鹽利每本銀百兩所獲息不過三十餘金分市二省鹽本非二萬兩不可奈器資甚驟難奏足茲自有鹽議以來多方括處僅一萬兩近日平苗善後疏內已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市鹽

平露堂

崇本院部題請權以一萬兩爲母市買待子銀入漸奏足以三萬爲母分市蜀楚今應照此議伏乞聖裁

題鹽本餉本馬本疏

兵餉驛馬

臣奉命撫黔於茲十載黔地方急務惟兵餉與驛馬二項最爲難處兵不設無以弭盜糧不繼無以餉兵故督糧道往往以餉之急告馬不具無以實郵糧不足無以餉馬故驛傳道往往以馬之急告而臣高目集腸計無復之他省餉出於民黔無民故餉取之川湖協濟川湖協濟止以餉軍原非餉兵而兵困他省

馬出于民黔無民故馬取之各夷土司各夷土司玩者不卽納貸者不能納而馬困臣查得征播以後水旱頻仍苗賊羣出故銅仁總鎮標下新增官兵四百員名新建崖桑鐵山兩營增兵六百名下路龍新平清一帶新增一千五百二十員名上路威平普定一帶新增四百八十二員名通共新增官兵三千零二員名兵糧有日支三分者有日支二分者有日支銀一分米一升者有日支一分者每年該增銀一萬七千餘兩毫無所出乃做粵西市鹽之利具題市鹽魚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兵餉驛馬

平露堂

布定於蜀楚取息以資兵餉名曰鹽本又搜黔中揭糧取息之例行之貴前平黃威普各衛名曰餉本總之皆爲兵餉設也臣又查黔中各驛廵馬價類銀既少土司多負而雲南楚川之使絡繹不絕倍於往時衛官驛官力不能支臣目擊其艱乃措馬銀行於貴陽龍里新添平壩新興思石銅鎮都平之間亦揭軍糧取息封走名曰馬本此專爲馬設也第司庫如洗三項本銀毫不能指臣於十年內節縮公費紙贖等銀共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九兩零內以八千一十兩

三錢宋克爲鹽本以六千九百三十八兩零克爲餉本以七千五百三十一兩零克爲馬本概下司府衛縣次第舉行法既具或有警臣者曰市鹽之策祖於鹽鐵揭糧之法倣於青苗皆衰時之政也臣應之曰鹽鐵青苗皆漢宋之盛居廟廊之上居上言利其法可以不行臣當貴州極瘠之地兵馬兩困之秋極湖抹焚其法不可不行况黔市鹽非鑄山非煮海倣粵西見行之例行之非臣期爲之也揭糧之例今年散之軍明年扣之司非若青苗之追呼民間也故臣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郊貢蠲集 兵餉馬至 平露堂

以爲可行而行之數年亦稍稍有效矣但臣奉旨終養卽日代歸若非具數題明下部行司立爲章程誠恐後來有司軍衛各官邪移隱漏漫無着落則臣十年拮据之苦無裨于兵馬之困而祇以供食墨之橐臣竊懼焉相應具題

題夷情疏

黔陽夷情

臣聞之漢之語夷情者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唐之語夷情者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在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雖夷人不可不攻其心服其

心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又曰兵無餉士不往兵無財士不來言彼已之形情當斷士馬之物力當盈也古之人又有言曰行所無事則智大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言以無事處事則易以擾處事則難也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臣待罪黔中於茲十載臣嘗持此三者治黔卽不能大治亦不至大亂而不敢明言於人夷情不必太察太察則無徒已瑕不必太露太露則人玩勞苦不必自明自明則益小臣之處心積慮惟求安夷人以安地方安地方以報陛下不必人人知也而今有不得不明言者陛下許臣歸養臣之去黔有日鄰國歲歲逼臣臣之受謗日深臣年六十有六計在人間爲日幾何趙克國曰臣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以餘命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臣卽不肖豈後克國哉夫安疆臣安堯臣兄弟不遘黔中一屬夷耳在黔中始以索地之役繼以萌亂之故不以爲亂臣則以爲賊子用兵焚夷惟恐一日或緩自黔視之則大不然播州反令疆臣出兵攻播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郊貢蠲集 兵餉馬至 平露堂

攻播吳洪復反令疆臣斬吳洪則斬吳洪地界今疆臣認糧一千二百石則認糧路而亂令疆臣征苗則征苗十年以來兵部苦於蜀議無尺寸之叙國家亦無分毫之賞而疆臣終不敢以爲言播州反今堯臣攻播則大捷蘭州亂今堯臣追印則印出既謂堯臣不當在鎮雄令之歸則歸令其千房隨從歸則歸主上授以土知縣之銜而堯臣日在臣轅門聽事順耶逆耶如蜀人言二安反久矣而遠之不至如楊應龍近之不至如鳳騰霄臣謂大罕不至孽觸亦云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青螺集 兵部籌議 重 手嘉堂

矣而蜀不謂然臣故曰夷情順逆兩省意見不同者此也蜀人既不謂順勢必至於用兵用兵非蜀一省事勢必與黔協勦蜀人勦逆黔人勦順其名號既已不正蜀中其富然中甚貧其物力又甚不均臣曾備員蜀中盤蜀司庫是時貯金百餘萬用兵以來或漸消耗而去年治兵卽逾義一府報臣用過五萬七千餘金則他郡可知蜀中士夫公議又謂一縣運米用過數千餘金蜀之富可知已黔中司庫不滿萬金雖有二十州縣十戶九夷將誰運米黔之貧可知已知

已知彼臣自度甚密無餉無用臣用兵何藉而蜀謂臣不同心非心不同力不從心也此是已取木不當露第恐廟堂未必盡知臺諫未必盡知天下人未必盡知謂臣不與蜀同心同力耳臣故曰帑藏盈乏兩省物力不均者此也蜀中天府既富且強借攘夷之名以收爵賞之實黔既貧弱而加兵於素所順服之夷兵出無名事何以成其難一鎮雄地近於黔而遠於蜀舉兵勝敗無損於蜀地而黔畢節永赤莽爲丘墟蘭州一訂覆轍不遠其難二十年前蜀人謂堯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青螺集 兵部籌議 重 手嘉堂

安騰同族不開於黔允而入之蜀十年後蜀人又謂堯臣非我族類貴成於黔呼而歸之黔其難三蜀之用兵非由詔旨自我用之自我撤之一反復手耳黔之歸堯臣奪其所有拂其所欲迫豚於豎收隼於羅其難四臣故曰事勢難易兩省處分迥異者此也黔夷處其順未有人逆黔而蜀謂黔庇護黔財處其乏事處其難不得不調停處置而蜀謂黔姑息養亂蠻夷構亂從古而然楊應龍之能亂播州閻宗傳之能亂蘭州鳳騰霄之能亂武定大罕之性類皆然也臣

即至愚豈聞於此哉謂其能亂而止於未亂禁於未
發固於處置勿令評究臣實已亂非養亂也若以已
亂者爲公亂彼亂亂者非生亂乎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此其責必有所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璠公

李 雯舒章參閱

郭青螺文集

疏

條陳地方要務疏

撫然事宜

郭子章

臣惟熙在西南極邊極貧視他省迥異一切戶細事務眉手稱難果足皆礙臣撫熙以來於茲十載地方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二

郭子章集

撫然事宜

平露堂

利患所當典除凡力可徑行者弗避勞怨矢竭心力次第舉行不敢座瀆天聽惟是議干兵戈政屬錢糧兼之夷情關係安危者勢難自專惟仰仗 皇上威靈俞允始可著為令甲垂之久遠臣謹條為三事其題請在

計開

一慎銅議以安黔東大黔之東夷紅苗最夥自唐虞以來有之非自今日始剿苗之議其來亦久自嘉隆以來言之亦非自今日始第士民之議乃匹夫匹婦

復仇之說地方一隅之計也臣欲慎重其議不敢苟從乃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之說 國家安危之大計也竊惟紅苗恣肆原非一朝以今觀昔于茲稍甚士

民請剿者益憂其將來愈加猖獗乃將數十年被劫之情蒙為一疏其情可憐其詞誠迫夫諸苗肆殺人之毒匹夫無不報之讐即滅此而後朝食未為不可第事勢有重輕錢貨有諸贏時諫不可舉贏勢重不可輕發考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在唐虞時曾逆命矣班師振旅舞干而後格在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二

郭子章集

撫然事宜

平露堂

高宗時曾伐鬼方矣三年克之孔子以為德東漢之初馬伏波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困于壺頭而卒即今沅陵東也本朝嘉靖年間亦曾大征始於庚子終於癸丑歷十四年而後定總督張岳竟卒於沅州此皆往事灼然可據者也然使苗實破城殺官負不赦之罪亦難以往事自撓使貴州都實土強有必勝之勢亦何必以假武為辭節據司道會議苗之出沒不時虜人妻女燒我屋寨豈敢謂無然未至搥城以叛如寧夏劉東賜也未至破基江城犯飛練

堡殺叅將都司如播州之楊應龍也。木至殺守備等官二十一人。如皮林之吳國佐也。卽如土民疏稱王一事，蓋亦有說。頃三十年，賊徐應龍潛住苗中，假傳詔旨，旋即就擒，奉旨取決。土民迄今猶云云爾。脫再有之，總兵該道叅備郡縣豈得不報。縱貴州不報，楚亦有辰沅兵備鎮守叅備，蜀亦有西陽坐鎮都司，豈皆聾聵，豈皆隱匿耶？苗罪誠重，第比之寧夏、播州，皮林尚爲有間，卽有出沒重則勦，輕則追捕，嚴爲防禦，不致蔓延。法如是而止，而必欲動大兵，如征播征

皇明經世編

郭子思集

卷之三

平露李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不可數計。此猶以三年計也。如嘉靖十四年而後定，則其費益不可數計。此豈獨貴州不能辦，卽楚、蜀亦不能辦，豈獨楚、蜀不能辦，卽朝廷亦未必遽能辦，卽朝廷之力能辦，蜀、楚之力能助，亦必待年餘而後兵始集，餉始充。此一年內苗無奈，楚、蜀遠何勢必近擾貴州，第恐思石銅鎮之間，不知當破幾城，殺幾官，戮幾多百姓，而貴州丘墟矣。費數百萬之金，殺數萬人之命，以爭不可耕之苗地，不可臣之苗民，臣未見其可也。夫國雖大，好戰必危，然小國也。今年征播，明年征皮林，又明年征路苗，又明年征定番苗，不可謂不好戰矣。瘡痍未起，流離未歸，窟藏空虛，朝不保夕，以朝不保夕之國而欲鋤唐虞以來未戢之寇，人皆言臣不智，佳兵者不解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朝廷西征東征，征播征皮林，皆萬不得已，許費金錢，何止千萬，而復欲以施之餉苗，卽一年可了，亦費四百萬金，捐有限之財，興得已之役，人皆言臣不忠。播州殺生命不下三萬，皮林不下萬餘，近日水苗路苗斬殺四千。據土民疏，苗賊十萬，少殺之

皇明經世編

郭子思集

卷之四

平露李

當如皮林。水苗路苗多殺之。當如播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氣以釀凶年。人皆言臣不仁。止銅仁人。謂臣不武耳。夫權禍莫若輕。權福莫若重。臣以一身蒙不武之名。而猶得免不智不忠不仁之議。職亦甘之矣。又查得貴州銅仁總鎮標下有兵四千九百七十三員名。自三十年來。新增兵六百名。銅仁守備有兵一百一十五名。湖廣鎮守叅守漢土官兵五千六十五員名。兼永保酉陽平茶邑梅等上司兵。皆可調而用者。總計兵萬餘。以戰或不足。以守則有餘。若無事。訓練軍兵以張其勢。有警。驛卒堵截以遏其來。是在總兵加之意耳。此一策也。總兵陳璘初至。建築龍潭報國光明龍頭峽茶溪崖岡金竹等七堡。用費二千四百金。迄今巍然。可倚爲宗。又如烏羅司舉人楊國祚。近星建堡自爲守御。合無行令鄰苗府縣村寨照依此法。隨地築堡。挖壕。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又一策也。至于苗有食糧者。有不食糧者。被食糧者。原係羈縻之術。不必苛求裁革。苗有入犯者。有不入犯者。彼不入犯者。既無可誅之罪。亦不必一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拒絕。石水保。酉陽各土司。毋使侵占苗地。釀禍生奸。川湖貴隣苗漢人不許交通勾引。誘誘出劫。此又一策也。夫我既有所備。又不擾苗。倘藉國家威靈。諸苗畏懷。而不敢出。幸矣。如或狼心不悛。集賢如故。時出竄掠。總鎮合調前項萬兵。摘惡而鵬剿之。倘異日者。果有稱王僭號。阻兵犯順。如寧夏如播如皮林。萬不獲已。請於天子。合三省之力而誅之。未爲晚也。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六

一繩繫姦以安黔西。黔西之夷號羅氏鬼。種其類。見繁在唐曰羅羅。在宋曰羅甸。又曰鬼國。元更鬼國爲順元路。一名亦奚不薛。本朝置貴州宣慰司。今水西安氏。漢遼宋氏其胤也。史冊所記自唐宋來。未敢與中國抗。元有蛇節隆濟之亂。則將官劉深。激之也。載在元史。且明隆慶間。安國享有陸廣之難。則總兵官安大朝。激之也。載在先臣大學士高拱邊略甚著。自討楊應龍之後。蜀議云。當次及安氏。且言安氏必不靖。四方傳聞皆以爲然。臣奉皇上德意。羈縻而撫綏之。十有一年。疆臣頗立微功。今且病死。羗臣久已

歸黔行且繼其兄職此水西夷人近日實情也顧臣之所慮者不在夷人而在邊境有事之將臣之所深慮者又不在邊將而在黔中姦細之人中行說趙信在何奴則漢以為憂張元在夏則宋以為憂今黔之姦人如羅學茂蘇民心許成名此三人者非黔之中行說趙信張元乎則所云深惡貪降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國之驛此三人者之罪案也羅學茂不入遵義不誘魁鄉入蜀則地界之議何至紛紜四年不決此李御史按蜀首學茂搜其篋筒往來文通之字題奉臣以為使蜀與黔失隣國之奸臣與蜀督臣陽同年之雅良田敗于邪徑黃金鍊于邪口皆學茂為之也蘇民心許成名各不投入周敦占帳下結為腹心馮為爪牙則蘭州之禍何至延及林木殃及池魚永寧城下突為戰塢摩尼普市頃刻燬燼黔人至今談之心戰色阻亡魂動魄猶欲食二人之肉而寢其皮皆民心成名為之毒也夫學茂水西之隸也成名民心永寧赤水之卒也而黔之撫按至受其勾喙伶口而不能驅之正三尺臣以為蜀亦當有曹惡

也結舊妻而論前賢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奈何信之故臣願蜀之捐此三人者以正黔之法而明上下紀綱之分而黔亦無必盡法於此三人者以全蜀之勢而得改過自新之路然後邊境可安也一懇覆中鹽以實黔餉黔中土瘠而狹軍弱而貧苗繁而悍兵多而飢餉無所出臣十年內言之至再至日矣而今猶不容已於言者為國家大計非專為黔也查得川湖協濟歲七萬三千兩全以給二十一衛所之軍銅仁十三營之卒原非餉兵額銀即使全完尚不足給舊軍而況蜀四土府酉陽土司全不上納遵義新郡解不及半而安得分文沾新兵也新兵之設始於平播設乎越兵以防播孽繼剿路苗設新龍兵以防山苗兼剿水苗設崖桑鐵山二營及總兵帶來家丁以防銅苗皆一兵不可缺者大約歲用餉銀一萬七千餘兩臣高日集腸計無復之而軍御史授粵中市鹽例上請蒙旨下部咨四川貴州兩省會議臣與四川鹽法孔御史文移往復似覺詳盡久咨戶部未蒙題覆臣雖問一差官市鹽於蜀歲不

過一二千金道路崎嶇不通舟楫駝運艱苦獲利無幾不足以濟十之一二此四川市鹽之議臣不得不

向 皇上一再懇也然此特爲黔西一帶之餉未及

黔東也臣萬不獲已擬行布政司招淮向中鹽隨據

該司招到兩淮商人吳啓明等前來議照九邊事例

每次開中貴州淮鹽一萬引令商人納餘鹽銀七千

兩於鹽運司轉解戶部納照中引價酌借銀九千七

百八十四兩折留以濟兵餉商人之鹽聽于貴州地

方及沅靖等處發賣該臣會同巡按馬御史叅之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青螺集 九 于震空

情改之會典遵照兩淮成規毫無違碍上之稍利于

國下之大濟於黔業經酌議妥當具疏題請未蒙戶

部題覆稿恐新招商人視黔萬里遐方候久不覆勢

必轉而之他此兩淮中鹽之議臣不得不向 皇上

一再懇也夫大司農視天下之士卒皆共嬰兒一兵

手創或授之飢貴州卽險遠獨非嬰兒所當恤耶市

鹽之例行于粵西而難於黔中鹽之例行于天下而

難於黔豈謂黔可以不設兵耶黔不設兵則苗賊橫

出道路梗塞不獨無黔弁且無滇此亦西南之大計

不可不熟慮也臣非專爲黔也計大司農亦當有同

心焉懇乞 皇上下戶部酌議亟爲題覆

奏兵部總督再議四衛 黔楚吏隸府衛

據貴州按察司呈奉兩院案驗遵依會同布都司

會看得天下一家何分彼此在黎平可以隸黔亦

可以隸楚四衛可以隸楚亦可以隸黔 國家二百餘

年已有定轄使地方恒如昔日之治平亦安用互更

以滋多事之擾顧時勢漸史則事當從便播州賊犯

偏橋而楚不能救在楚若木關痛癢而黔之鎮遠銅

仁已爲心腹之疾矣今捕賊雖滅安知復無如播會

者乎皮林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援在黔若未切已事

而楚之靖州銅鼓已爲剝床之災矣今皮林雖平安

知復無如皮林者乎此一地應更不更之大較也其

所不願者四衛之武弁畏黔近則耳目難欺利楚遠

則法目疎闊黎平之生儒利黔僻則科目易取畏楚

大則場屋難前此二種之人統稱不便者所由起耳

若曰四衛廣而黎平狹也奈何以廣易狹黎平瘠而

四衛饒也奈何以瘠易饒此則當論於四方公剖之

時而不當論於天下一家之日若曰錢糧田土不便於微解也則黔之微解於他省者亦多矣土地所產不足以當中國之一縣朝廷置省立官原爲外國楚邊而上通滇路黔安則楚之邊地安滇之貢道安黔危則滇之行李危楚之邊地危故朝廷當無事之時則分諸楚分諸蜀分諸滇以協濟黔之官軍當有事之時則取諸南取諸東取諸西以助黔之餉給豈特區區爲此一黔計哉若以微解爲難則黔省可廢吏於黔者將朝聞服而夕束裝矣卽此而觀則人我可能明經世編

使也軍民力役彼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二便也科貢悉隸本省禮遇資遣有均平之規四便也可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不敢以他屬爲辭五便也府衛互制強悍之卒豪猾之氓禁不敢逞六便也歲徵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於詰捕七便也土酋之傑各相牽制不得肆其蠶八便也僻遠之區監司戡至吏弊民疫可以咨詢而更置之九便也釋棄督之虛名修專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無阻廢十便也夫所便既如此臣等愚見以爲縣近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緣由在卷然則四衛屬黔之議其來已久非職等今日創爲之說也第地方無變因仍爲便乃不意三十年之後有播之亂賊寇偏橋而楚不能掛鈴禍于黔也又下息有皮林之亂苗寇黎平而黔不能掛鈴禍於楚也則三十年前之說非無據矣以道里論黔人入黎平必由楚四衛沅靖孔道而後達黎平楚人入偏橋必由思州鎮遠之境而後達偏橋黎平參差軍民交留非經界之石畫也以人情論楚中按臣二百年來無一入四衛而黔中按臣每年由四衛出巡鎮銅

彼衛所官何樂於黔中之數考黔中提學二五年不到
終平而場屋才乏入穀容易彼終平諸生又何樂
於楚中之就試地方所稱不便不過官生私情非

國家之大計也以錢糧論黔中不毛無賦可入卽貴

陽都句昔安諸衛非仰給於湖南則橋口於川東天

下衛所也用在異境者亦多卽偏橋屯田亦在思石

地方本有屯田在楚而衛不可屬黔也以紛更論國

初都句屬四川昔安普定屬雲南其後始割屬貴州

近日宛安餘慶等縣原屬四川今亦割屬貴州木聞

貴州明經世編

地方一定便不可割以他屬也以肥瘠論黔以一府

一縣十二長官可易楚四衛地亦相當衛所何肥府

縣何瘠且非所以爲市也以得失論有所得而無所

失始名爲采有所失而無所得始名爲廢楚中雖失

四衛而得一部黔中雖失一部而得四衛又孰榮而

孰辱也獨計終平在黔貧子之石田也在楚中猶足

爲湖北之藩衛四衛在楚大澤之曠空也在黔中便

足爲八番之保障天下無事各就近以統理令府衛

不得驟閃於二省之間以執法四方有警各就近以

牧亂令將帥不得推諉於二省之交以養禍職等前
日所爲善後計如此無敢以易前說未敢擅擬今咨
部裁酌

雜著

保甲 東越保甲

治國者譬之醫然當嘉靖之季倭毒海濱寇江山都

似病之初草薶獸獮其誰曰威隆萬之際呻吟甫息

疥癬暫起似病之已竟文簡定獨祖赦告撫而該之

其罪曰愛山海之謠今十餘年矣閭閻稍聚已生戎

貴州明經世編

心茲孽少壯旋萌故念此豈非病者之復候乎不藥

之則病藥之則不病此越人所以有請于恒侯而垂

從事也試言其方則無若執事所云保甲者是上醫

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議者曰越之病孰與山

海二寇水寨起南灣至白沙星屯海嶼陸路起潮惠

至羅溪基列山箐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

二師爲之敵也而安所事保甲嗟乎以家爲鄉鄉不

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

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

下則民親民親則蠱寢而不起蠱寢而不起則寇無
與共而古者使水師禦海似矣而無能保海寇之
不來陸師防山似矣而無能保山寇之不張海寇之
來也不盡侵與素也鄉導者爲之奴候濟者爲之上
甲甲者爲之奴奴者上者之蠱而塞海之源也山寇
之族也不盡猶與素也強梁者爲之偵狐鼠者爲之
附附甲者所以察倡者附者之詭而杜山之嚙也今
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蠱盜如
故賊察匪效下甲聯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
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
罪固已晚矣下甲爲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
寇九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
律亦已晚矣具不報者非真不報不援者非真不
顧也守望無虞填入戶口降國有警動輒徵發民
卽有死不盡報閭門下鍵罪止入錢午夜出闔生死
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陷之益深
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勢然也輸吏慢若獨何視
爲文具者固不足計且史行無左驗輒劾而棄去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寇

平寇

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
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惟之豈其法之罪哉法不
法古行法不法古奈之何其治古也疑後者察之前
不知來者視之往說者謂始丁宋加王安石當時攻
之如長瀾排焚而宋以罷以爲本可必行而不知非
始丁王也雖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
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
相排五黨爲州使之相調此謂之保甲也而武以王
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寇
五十人爲小戒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
故二千人爲族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祭祀同福
死喪同恤人與人嚮家與家嚮此齊之保甲也而桓
以霸魯成公爲齊難作丘甲三向增乘每乘增甲則
魯恃此以改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政權
部有章盧井有伍與忠儉聽秦多則鄭恃此以抗秦
楚而存和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告姦者賞同斬敵陷敵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
愛日強北同伯之石也燕威利陷五家爲保保伍

爲閭閻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閭里之業日墜。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以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上貴者老。充此制以用人。人將有儲。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閭。審什伍。以相連持。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循周秦之遺法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鳬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搖矣。故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衍也。自周迄宋。法之法殊。大都自爲什伍。互相讎糾。今之法非不令。讎糾而粉飾牌籍。漫存守戰。則法不若古之精。猶之藥論禁書不受讀。不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驗。而徒欲決人死生也。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姦。更相連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未減。則行法不若古之嚴。猶之湯裂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陽會也。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不。必民同雍于疎。而徹于密。驕于愛。而聽于威矣。蛇虺鼯鼠。伏藏堂棟。雖有蟻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子不釋鑲金百鎰。盜匪顧而不振者。其手摩也。故善爲治者。在備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嚴也。保甲設矣。而強宗袖手。貧子荷戈。則勞逸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劬戰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揀援約矣。而鉦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騷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騷擾之誘宜禁也。賊已就捕。紛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寇至荼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悞。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夫法不備。卽必行之威。無以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平

7

錢法

集 28—135

泉府其制獨詳則先王所稽也漢自元狩至元始成五銖錢二百八十億萬庫開元中天下七十餘爐歲入錢百萬宋元豐中天下五十三監歲入錢千萬則後王所貴也國家百典上稽三代下陋漢唐宋乃獨鑄錢一事自洪永迄今阻格不其行而欲其富之均古人乎此愚所未解也鑄之不得其方用之不盡其法一或阻齟輒曰錢法難行吁亦過矣愚請悉言之其說有六一曰收銅之權二曰固銅之源三曰開銅之利四曰精錢之制五曰廣錢之塗六曰崇錢之官古今議鑄無若西漢二賈誼之言曰銅畢歸于上山之言曰民不應與王共柄今天下姦民私鑄陰持主柄以厲公錢果如誼言上收銅勿令布民安所得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說人主持柄息姦之要術也高皇帝神智洞燭止令軍民鑄錢及軍器一切廢銅並聽官收毋令私藏卽二賈意也後寢不行至于今銅布于下極矣浮屠佛像及民間鐘磬五爐之類比比皆銅今欲收之無故而奪民銅則民亂盡貿之以金則國困愚意兩京各立一收銅廠督以司空之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錢法

五

外省責之藩臣外郡責之府倅每月定期與民市銅每銅若干估直子錢若干其私藏者罰如律大約一歲收盡民銅則民以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錢既可爲私家之利而又得免于私藏之罪其誰不欣然而輸之官官以既鑄之錢易未鑄之銅既可爲鑄錢之資而略無費于公帑之念又何憚而不收之民況藏銅于民銅皆銅也而私鑄有營銅一人官銅盡錢也而國家日富聖主所以獨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于此故銅之權不可不收也銅器收矣銅源未固民得濫取其私鑄猶故也防水者先源後流拔木者先根後枝銅山者錢之根源也黃帝封山令十里外乘者行行者趨桓公封山令犯者左足入則左右足入則右禁至嚴矣乃今滇中之銅商得私販盜掘銅鑛罪止戍邊則私鑄之賊何慮無銅今欲禁私鑄當先禁私販欲禁私販當先封銅山欲封銅山當先嚴盜掘之律銅源一絕卽有項梁秦木之徒無自而逞故銅之源不可不固也或曰天地之利不導之開而反封之何也曰非終銅而不開也公錢未布則閉之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錢法

五

集姦公錢既流則開之以疏利顧今之銅正路南一隅亦云隘矣山海經曰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漢鄧通鑄千嚴道吳王鑄千豫章唐置于陝宜衡信銅冶九十六宋鑄千諸路銅冶百三十六國初今天下藩司設貨泉局文皇帝造官于江浙閩廣鑄錢宣德間始罷信饒銅場則亦非止滇南一路也若盡籍天下銅山倣漢唐宋故事隨山掘銅設置鼓鑄則天地之銅盡爲國計故銅之利不可不開也善乎孔頴之言曰民之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緣上惜銅愛工也或曰鑄錢利國先以耗國錢成之利不以償工其識末矣王者以四海爲家費百萬以鑄百萬則二百萬費千萬以鑄千萬則二千萬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生生不已鑄鑄無窮何辨辨乎銖銖之較也第頴之說容有未盡者不惜銅似矣不擇銅而定其衡則難不愛工似矣不擇工而峻其防則疏銅者錢之質也蒼則蒼黃則黃而誰能遠之輕重者錢之衡也四銖則太輕六銖則太重而誰能准之工者錢之範而弊之數也模不模範不範而誰能嚴之故惟不難以錫鑲

之銅以虧其肉姦而獨流五銖之制以一其目擇二局之良者分布天下以爲之工師而高其垣固嚴其防檢以稽其私挾故曰錢之制貴精也大錢泉也流于下而壅于上行于賤而塞于貴卽日肆諸人于市無以爲也今自折俸募役外朝廷不入賞賚不于是自賤之也自賤之而欲人貴之其勢焉得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此言用錢之淪不可狹也漢隆慮王以錢千萬爲其子贖死今錢金獨不可入乎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今民賦獨不可入乎漢募豪民入粟縣官而內錢于都內今開納獨不可入乎漢館陶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賞錢千萬今賞賚貴戚閹尹獨不可予乎漢胡降者贖以少府禁錢今各邊夷市獨不可予乎夫錢下而不上則其權在市井上而不下而上則其權在朝廷誠用之如循環行之如流水上開其出之涂若賞賜若俸薪若廩募之類無不以下下開其入之涂若軍興若權稅若錢贖之類無不以上銀用其六錢用其四又何不行之足慮乎故曰錢之淪貴廣也雖然治法治人相

爲表裏錢法之行。原非細故。內責之二局外辦之藩司事權不重。稽覈未嚴。奈之何其卒行之也。周公太公管敬仲孫叔敖則宰相王之唐賜鑄止世民元吉則親王領之晏琦以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以秘閣校理討鑄錢故事于禁苑。惟其利溥而用鉅耳。今宜略倣古制。令兩京領于工部。侍郎各添設督鑄司道。歲終嚴考成之法。差竣正舉刺之典。薄惡者黜。壅塞者黜。自點汙者黜。縱民開山藏器者黜。縱民盜鑄者黜。又何不行之爲慮乎。故曰錢之官貴端皇明經世編

郭奇標集

錢利解

五 平露堂

終弭其亂而經其費釋其怨而拯其竭。藉民之衆以爲疆守國之富以爲封則猶所謂霸王之本也哉。

記

平遠縣開新河記

平遠新河

平遠非故邑也。而邑于茲且二十年。所逼于盜夷其窟以爲國也。昔也圯地今也家邑。邑依民民依食。夫民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苑。不食則不能活。五穀鹽策民之司命也。蓄價游市民之通施也。而平邑詘焉。水絕壤斷。舟輿爲梗。不得曰衡國地十分。山得其七。而田莖莖者三。又率再易。不得曰饒野。東距南海。南于羅浮。西距涇海。阻以程江。去資沛者二千餘里。不得曰海王。夫爲國者。不通于輕重。不可爲龍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器制爲大治。故今爲平計。亡若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而通施之。在水陸二衝。陸則民苦于任轡。而罷于林麓。一夫之力。僅足供朝夕。水則民遯于舟楫。而力紆于澗汊。一舟之載。足以供十人。故使吾民爲登陸之萌也。孰與便爲澁澤之萌也。此平邑新河之議所繇起也。予壬

皇明經世編

郭奇標集

平遠新河

五 平露堂

午春入朝時照磨廖汝楮署邑事以父老議聞于其
隨之民力勸起未趨共壅不給秋子入覲郡丞何君
敢復司理王君國賓覆議上之觀察鄭公公報曰可
出錢金倡之平民子來雲集廖以憂去今令黃君郁
桂來督典史張廷章日夕開批徹壅通壅遂竟厥工
河起東門青雲橋至石窟會濂于渡入三河凡二萬
三千一百餘丈鑿湍峯梗險凡三巨石開鳥戰眼紫
葛藤石頭橫石楊仙楊船合溪七里擊壁沙石凡十
灘適地防挑浚土石凡七千六百六十七工會費勞
聖明經世編
匠募民凡二百三十餘金經始于萬曆十一年春正
月巳巳于明年三月凡四百四十六日觀察公復令
造官船四置守者二以代郵遞守道韓公行縣復命
擊大峯劔門二灘以夷水道平民爭以輕物試新河
水溜石砥沙漂寧漱往來如織一切貨賄俱從舟載
皮訂商賈絡繹奏合平城不路而民雍于衢不海而
鹽溢于釜不野而穀周于廩壘嶂深菁莫礙舟楫恒
風淫市市不翔踊民力逕而國用饒則河之爲利博
也河寬濟子適從親還黃令來謁以工成告且徵言

以記其事予讀河渠書李水守蜀鑿離堆穿二江渠
皆可行舟百姓鑿其利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渠民
少煩苦不欲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水之
爲國利其較著矣平所足者山所不足者在田與海
是渠就則山之利如礦鐵薪蒸得從渠出他國田海
之利如米粟魚鹽得從渠入以羨易無以逸代勞平
卽界萬山中通財交殷猶樂國也且平之民昔時斬
木揭竿甘爲盜者又惡知非以米鹽不通施無以延
其司命而掠之他境乎故是役也不獨通商賈引灌
溉而并以塞盜源此其所急于民者猶在蜀與鄴上
其不佞會觀去無能執役坐享事成則無愛一語以
書藩臬二公之伐昭郡邑諸君之勤勞父老子弟之
辛苦而又以告後之吏民時時浚之俾勿墮嗟乎此
亦賢者之法式不可更也

海豐縣新開楊桃嶺路記

海豐縣新聞路

越嶺東之多盜也嘗獨其民獷悍哉蓋亦山川若爲
戕焉藏垢納穢者地也漸拔其垢穢而疏屯之者人
也彼地卽辟逖設爲官司治之設爲城郭衛之設爲

市巷門渠道之設爲野涂以達其道路道踣也路露也踣且露卽野之橫行徑踣者禁而山川無能爲藏鼠社狐城鹿蹊馬跡足脛車轂緣踵而踣之故道路之設豈第便往來所以破山川之藏而攻奸宄之窺也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先王之意微矣趙佗將自王絳其下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漢擊呂嘉先開道於牂牁越嶲曰此制南越一奇也故越盜多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海豐新開 卷之二 千露堂

行人從間道由新嶺鹿坑南山抵觀音堂絕江日莫苦亡舟楫露宿壁次盜遇而收之如委餽虎今天子神武夷夷羣盜豐民始復循陟故道頑狹者蝸角迴者羊腸崛壘者龜突峭急者鋸齒或起或伏者雲騰而波湧山椒巖業中洞外逼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俯瞰翠微如身歷紫虛令人亡不目眩舌橋而卻前步履亦險矣已都丞廖君憲邑人王君惟翰後先增葺稍去其甚萬曆壬午姑蘇黃公時雨由北部郎出守惠州期年政平化通下令除道而豐父老以楊嶺道梗狀聞黃公乃捐貲金散別駕木君某董其役木垞而予同年陳君汝鳳來令是邑批巖夾砥逆折伐石築土程日覈工盤紆二十餘里列樹置亭五達六達比于康莊陳君謂是役也不可無紀而屬言子章在易有之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解之者曰安行也楊桃爲戎伐自漢晉到今矣刈其榛莽排爲方軌高陵旣升戎將焉興此最得周官司險之意而展車馬通商賄其區區者先王之教曰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夫塗之視也而亡不姦之詰也五嶺目

惠潮曰慈國惠潮目豐曰連數茲路之闢豈直幸惠
辱厚齒固指允臂健所以幸吾潮者侈也陳君采惠
鎮定子章固兄事之茲守潮幸與之俱又幸與黃公
俱而黃公有直質而無沈心恒示我周行子章亦婉
以從令而安而好敬皆東海徐吾借燭隣嬭夜與合
續子章不佞無能爲公禪而以隣故坐受事成則亦
時時爲公徐吾處下去後一掃陳席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郭青螺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水
陳子龍卧子 周立勳勒卣 選輯

李修吾奏稿

疏

李三才

勘議河工截留漕糧疏

河工

該臣看得黃河自上游歸德蒙牆寺蕭家口報決，瀾漫宅宿一帶，入滄包渦河下五河，經泗州洪澤湖以

皇明經世編

李修吾奏稿

河工

平露堂

全清河口汪洋無際，其李吉口黃岡鎮只徐邨一帶舊河，遂為平陸，不惟陵寢可虞，而於運道民生尤為萬分喫緊事關國家利害，臣與有附徇之責，實切疚心，故汲汲偕按臣吳崇禮具題，亟飭當事河臣趙時疏治，適總河尚書劉東星物故，臣即馳赴泗州躬謁祖陵，會同按臣吳崇禮環視四圍風氣，完固松栢鬱鬱實四五年間分黃導淮之功，即今河盡南趨，漫散而來，亦強弩之末耳，惟舊龍嘴金水橋下有水，然俱在金水溝中，謂之隨龍水法，應有之者

即遇水漫有東堤一帶可恃，此東堤者乃萬曆二十五年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奉命前來看視風水，改建置有閘座，節宣以時，驗看今年水痕，比先年尚少二尺餘，惟慮來年伏秋水發，有難逆觀耳，行據道府各官將泗州以下高堰之周家橋高良調武家墩三閘，趙時疏治，即來年水大，繇此三閘旁洩入高寶諸湖，直下金家灣芒稻河注之于江，又挑濬淮河，口永濟河繇清河口經安東縣雲梯關東注于海，此目前疏導下流保護祖陵之計也，河南管河道因歸德之決，見今修復汴堤，而江北宿州與此隄接連，行據該道議詳，自永城縣界首鋪接築三十里，歸之徐漢口白河，挽河東向，此目前節制上源保護陵寢之計也，至若鎮口閘以下，徐邨宿遷磨兒莊一帶運道不通，雖有加河止行輕小之舟，轉盼重運將臨，其何能濟，行據道府各官自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做照開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通糧艘，蓋比年食粒至而代之耳，此議聞加河之始，後民乃因新河加河成，與此閘兩路並行，即河復故道，仍行舊河，亦與新閘無礙，在事諸臣胼手胝足，歲底雖不能告完

皇明經世編

李修吾奏稿

河工

二

平露堂

諒在正月內可以報竣。此目前救濟新運之計也。然目前之計苟就而挽河歸復故道。又不可不爲愚圖。自歸德蒙牆寺決口。以至李吉黃烟堅城集。疏河塞決。築隄工程。係屬河南山東地方。彼中當事諸臣。見今勘估料埋。而在江北自堅城集起至鎮口開止。挑漕河渠。大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議留漕糧乃克濟事。此恢復故道。維護陵寢保全漕渠。莫安民社經久之計也。蓋河不兩行。此塞彼通行之數十年。又必他徙。或仍趨故道。而淤者又復成河。自古迄今。無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河工 三 平露堂

歷陳 國勢病源疏 國勢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年以來。國事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于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臣自束髮登朝。正我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火酋內江。而國之費侈矣。自哱拜外叛。而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天謂朝鮮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爲之屯兵。鳴鏑以爲聲援。可也。爲之收復王京。因而先捷。可也。爲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雜虜之赤子。勤瘁海外。夷奪有限之口食。填無用之絕。塞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騷。其于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喪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且鄰俟也。不救。非

所以自保。今我尤邊。每陣。虜矣。如曰。彼風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木幾而播酋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中國不治也。乃許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夏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脫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發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

皇明經世編

李汝真稿
卷之二

國勢

五

平露堂

南金。玉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于民而民不堪也。取之于官而官無應也。興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後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失計既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卽今太倉無二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餓。小民皮骨。飢飽於豺狼。四海脂膏。橫填于帑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治。無如前日傳奉之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臣不必言。蓋聖心原無不照。聖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皇上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行。書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肝食宵衣。側

皇明經世編

李汝真稿
卷之一

國勢

六

平露堂

身修行 郊廟必親 朝講必復 晝祛近日之弊 還當年之美 將見在 廷之臣 莫不洗心滌慮 努力向風 必勤必慎 必公必廉 其削倒懸之民 齊費 維新之政 此何殷時之策 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議開加河疏

議照河自開歸而下 合運入海 其路有三 繇蘭陽道 考城至李吉口 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 是名濁河 爲中路 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 是名銀河 爲北路 繇濬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 經符離道雖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 是名符離河 爲南路 此三路者 近代以來 河所通行之道也 較而言之 南路雖近 陵然有障是障其上 有九閘十八窪 隔其中有歸仁堤 護其下 于陵無害也 第其比扼于山 南近于淮 倘下流淤塞 不逆流而上 則潰隄而南 是皆能亂淮 亂淮則欠之而淮亦淤 淮淤而沮洳之患 上及陵園 吳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 則南路者 利不勝害者也 北路雖近 運然太行隄是障 障潰徐邳

皇明經世編

李夢日本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洪是東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 第其下流往往潰堤潰而魚沛之間 城郭夷矣 牽路壞不直 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 惟中路則不南不比既遠于陵 亦濟於運 有利無害 稱全善焉 前督臣排擊議而斷之 獨合三省以興茲役 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 必竟全功 一勞永逸 豈不休哉 乃以資用乏工程減 以故在瀾已回下流復溢 陵麓雖云亢爽 運道尚在梗塞 蓋所得已多 直全利奉收耳 然則今日爲計也 將若之何 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在也 自堅城以至鎮口 河形尚宛然也 乞金子岡寺 借力於省直 完濁河之全功 收中路之永利 亦何不 可之與有 顧今之時 非昔之時矣 霍潦踴虐人魚地 沼非死而徙 生靈盡矣 且黃河之工 不比運河 官估其一民費其二 估冊之五十萬 卽民間百萬不啻也 以財盡民流之時 輿勞民傷財之役 坐見運泰荷鍾之夫 立成揭竿斬木之衆 彼時噬臍 其有及乎 故挑濁河者 議之所不敢出也 若是則復賈魯之河 走符離之道 挑王所攬 竟小河以南路通而北流 折不既

皇明經世編

李夢日本編

卷之八

平露堂

解便事乎。顧是道也不加隄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蓋黃咽之新旨。尚可以理奪。而傷陵之隱禍。實難以逆視。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爲。而嘗試者也。然則守行堤。開加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逼太行。扼隄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踵。豈俟問哉。惟是加河之後。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等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孫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孫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牽。是以有水難也。加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加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固。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卽未尙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未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後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潮代汲以養。春荒而後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潮代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害安問重輕且徐沼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開泃河之後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錫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泃河開而徐城之賢遷化居者必且移之加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卽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毋獲陷窳者也無疑者二故泃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查初估二十萬再估石礮木工備加三萬計培太行隄佑至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徐庫支刺漕糧變價與蘆楊貼夫銀益以省直歲修之餘並預備歲修撥索庫藏並催南京江北未解兩金以上各項有無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必然總之不及三分之二再量礮州縣倉穀及請留東省見年兌運漕糧十萬石庶幾僅僅足用不致妄意內帑也其分工則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關河

上

千露堂

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濬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二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七分建閘三座又分直隸工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管理黃林莊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闊免挑并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濬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管理其單縣幫修太行隄比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充西道叅政來三聘管理以上五工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等以欠徑行無容瑣實河道既成仍應增一二水驛添三五閘官所費不多亦俟臨時再請不敢先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關河

上

千露堂

議留馬價疏

馬價文綱

淮揚明駁南比號爲重地自昔人人知之沿海地方極屬遼闊前後撫按諸臣歷歷陳之臣何容復贅第

臣愚適承人乏，身當其局，計料安危，揆度時勢，有不能已于言者。淮揚海岸，極稱廣遠，並無山谿之險，名爲財貨之藪。昔年倭奴垂涎此地，大肆蹂躪，今新舊官兵不滿二萬，師分分布防守，營落落如晨星。明年春汛，伊邇狡夷之性，尚在叵測。萬一復犯朝鮮，風帆任其所之，東北風一作，不崇朝而抵海，賴安東塩城之境矣。此猶外患也。猶蓄艾散桑之計也。至如埋鹽中使駐劄揚州，而沿海通泰淮安三十鹽場數萬甬丁袖手罷煎，計無復之。竊然喪其樂生之念，袖悅中使一駐儀真，一駐徐州，而長隨原素人等虎噬狼吞，家剝人剝，聞里驚駭。時起偕亡之嘆。此等景象，必當一送姑待時耳。况雨中使所徵財貨悉貯此中，此尤愚民之久欲甘心者。一旦竊發，將何以制之。竊謂當今時勢可虞，愚民當萬倍于狡倭，防民當萬倍于防海。眞所謂腹心之患，肩隄之憂。言之心寒，談之色變。皇上萬幾之暇，凝神靜思，當不待臣詞之畢矣。况淮安揚州並稱重鎮，泗州鳳陽更屬陵寢，雖海甸熙平四民樂業，俯當厚集兵馬以拱衛之，彈壓之，而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德裕奏稿

平露堂

外海內憂，種種若此，奈何習瞬息之無事，遂忘經久之永圖哉。兵部原行將馬價六萬七千兩，自二十七年起解，而官兵按月開支，已用過三分之二，業已無從起解。又謂本處所留兵馬糧餉，經行戶部處給，今河工需財甚急，司農告匱，凡各屬庫藏搜括殆盡，又將何項抵補。經略禦倭軍門經理朝鮮衙門，更以撤回東征官兵一千二百餘名，沙船三十九隻，各回安插。但此輩久戍外國，歷有戰功，遣之歸農，則解聽候分布，而業無農可歸，留之哨中，則當取給月糧，而寔無糧可給。夫時議撤兵而經略且欲增之兵，時議減餉而容兵且當增之餉。是以臣日夜焦思，計無所出。遞減之說，既屬難行，惟今只有視海上警報之何如，平境人心之何如，以爲撤兵之定準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德裕奏稿

平露堂

序止廬州開礮疏 停止開礮

該臣會同按臣安文燮，劄行兵備僉事楊繼先，申稱百戶王遇桂具奏，議於南直隸寧池等府開礮，併及廬州、廬屬州縣，多係水田，惟六安霍山二州縣，與鳳陽府霍丘縣連界，巉石嵯峨，間有坑洞，相傳爲礮。

去 皇陵僅二百里。洪武初年設六安衛官軍防守嚴禁開採是我太祖之爲 皇陵慮何深遠也萬曆二十三年水滄泗州 祖陵議欲錄廬州開河洩淮水於巢湖以達於江而識者謂 皇陵過脉之地聖子 神孫鍾靈毓秀恐有差失是以中止錄此觀之昔日且不敢以洩 陵之滄以洩 皇陵之氣矧今日可爲不忍之役而適鑿諸山以斷來龍之脉乎萬曆二十四年間有詹事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已意疏題謂霍丘六安之間可以開礦戶部覆議謂廬州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脉題奉 欽依停止是當事諸臣皆知其萬無可開之理第不察氣脉之自來則不知利害之最初用是畧叙來歷以便觀覽按 皇陵龍穴自岷山發脉蜿蜒而來江界乎南淮界乎北蘇英霍至于舒城復起少祖之山高竄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爲武漢諸山而盡于六安折而右則爲鹿起諸山蘇廬江無爲而盡于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爲紫蓬雞鳴諸山橫亘合肥而爲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大紅諸山雄峙定遠而爲近障仍出洋

三十里方結禁穴以鍾 王氣而肇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以鳳凰山爲案濠梁爲水口如巢如和皆其後托而如浦如揚則其餘氣也譬人一身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呼吸不結而命帶其能固乎夫 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 皇陵之過脉在廬陽舉事一不當異日誰任其咎即今比直隸地方凡聯絡 天壽諸陵如昌平州居庸關等處週圍三百里外礦不敢開則 皇陵過脉之不可開礦尤彰明較著矣該臣復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看得百戶王遇桂所 奏寧國池州等府開礦必及廬州六安等處但六安山聯絡鳳陽僅二百里許山川磅礴 王氣所鍾寔我 太祖龍飛之地 皇祖肇基之所故鳳陽爲江北首衛不設城垣六安礦洞洪武初年設有衛所官軍以防禁之並俱以 皇陵爲靈秀所鍾不敢擅興工作不許擅行開采何其慎也臣等謹將地界之聯近 龍脉之來歷繪圖進 覽伏望 皇上 勅下戶部將六安山採礦事情 早賜停止庶足以慰 祖宗在天之

靈而絕 國家無疆之祥矣

報上源水患疏

河決

據宿州兵備右叅政李維楨呈爲懇勸災事例夏不過五月秋不過七月今已在九月而報災者方寒秋雨或秋早爲災止是一事今秋災之後繼以河決大災且所謂災者爲民生也今之災則爲 祖陵憂被災之民或者不可復生而恤之在我貧者不能自全而賑之在我惟 祖陵受河之患而河之上流不在我築塞之功不在我卽虹縣有歸仁隄所以防河決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河決

七

下露堂

桃源諸縣以護

祖陵而今河所經歷非其地矣往

日淮與河交匯惟不勝河壅而上逆爲 祖陵憂者

淮也今日河彞入淮之中潰而直下爲 祖陵憂者

河也壅而上逆潰而直下其勢之強弱緩急大小不

待勘而知也河決黃咽口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而

歸睢寧入海今河沒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靈璧固

鎮驛五河虹懷遠各縣此數州縣者水皆入淮歸泗

州不待勘而知也卽以今年論陰雨連綿數月水之

潏溢無怪其然今九月秋深無雨而淮水漲溢同於

四月此院道親臨泗州所見不待勘而知也固鎮驛之有滄水可通歸德府地方而下會五河縣以入淮

今河入滄滄舍淮再無別路往來使客歸早程者見

固鎮水阻改歸他道去不待勘而知也夫河勢南徙

黃咽口不塞致有今日安知歸宿州之北鄉入睢寧

者日後不盡徙而入固鎮之滄水以入淮乎語云千

丈之隄潰于螳穴鳳陽州縣所在皆穴而無尺寸隄

禦之不可爲寒心哉各州縣各爲其民但言水災水

災已耳無一字及于 祖陵者彼不知水患之及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河決

六

下露堂

祖陵也卽泗州但見水長而不知黃河已潛入其中

惟淮安府管河運同許一誠所具圖說深知利害原

委宏據淮安府管理徐淮河務運同許一誠呈稱職

于本年八月十三日歸宿州固鎮驛見滄河黃水勢

大而闊五六里水深一二三丈該職隨差熟知河道

水手同畫匠前去河南探勘上源衝決隄口并下流

處所續據各役回稱黃河自歸德府商丘縣地方丁

家道口西先將縷水隄決開一口闊二里水深一丈

五六尺又將虞城隄鄧賓口至楚家灣隄岸衝決二

口闊五里水深一丈二三尺直抵歸德府西水池鋪
縣府城週圍南流至永城縣地方會亭驛衝決隋隄
闊一百二十五里平地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
尺不等一股縣會亭驛南馬頭寺入滄河包河又縣
鄆縣城王家集和順集新橋集柘山集麻種集升城
臨渙韓鄆縣驢南平集并縣湖溝固鎮驛下五湖入
洪澤湖清口一股縣會亭驛東北鄆陽集任禮口鐵
佛寺符籙集出白洋河其黃埭口遙上舊河沙淤乾
斷止楚家灣順隄微水東流闊一二丈深一二三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河決 九 平露堂

河漕相須縣來非一日矣自萬曆二十四年黃埭口
大決全河縣符籙集徐漢口出小河白洋河而徐鄆
運道歲苦淺澀二十七年開趙家園三仙臺引河出
小浮橋連年運事頗利而伏秋河漲仍多潰決已蒙
總河衙門開濬加河爲運道計工未告竣試已有效
再加展挑運事可濟卽緩圖于河待其自定可也據
許運同所報決口雖闊水勢瀾漫多未成河堵築尚
易爲力上緊堵塞逼水仍歸舊河其李吉口相宜節
制導之東注俾免南奔其于陵運民生胥有攸濟
矣該臣看得河性不常從古爲然故徐邳直下會合
淮河彼此盈涸淮弱河強爲泗州祖陵沮洳之患
者蓋有年矣嘗事臣工焦勞萬狀議遣科臣會勘而
爲分黃導淮之舉迄今數年祖陵運道民生胥利
賴焉今茲揚鳳之地淫雨爲虐該臣于五月內題
報行按臣勘議調恤而報災傷者接踵而至至九月
間鳳屬毫宿蒙城等處報水災至者異而且大臣以
爲黃埭口五六年來黃河南趨俟勘災之輕重分別
蠲恤而已不謂河決上源汎濫潰溢行且爲陵寢

民社之患則臣有不容已於言者先年總漕大臣兼
巡撫鳳陽地方後緣河道壅遏議者分行職掌漕併
于河而獨設巡撫不與漕河之事矣今之河道從上
源潰決水勢漸漫俱當臣撫循之池故河之決在臣
不敢知而陵寢民患則臣又不敢不知謹據實
上聞至如越特踏勘預籌疏治之方不惜大費增加
防捍之費大小河臣自有畫策則非臣愚所計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鑒環公

楊李黃孟淵坡仙參閱

李襄毅公撫遼奏稿

疏

李化龍

鎮武大捷疏

齊東野語

議照遼左三面環虜多如蝟毛乃其最大者有二枝

曰土蠻以契補曰速把亥以強稱土蠻最矣其子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李襄毅集 李化龍 于露堂

彥台尉嗣罕速把亥戮矣其子把克兒其族炒花花

大領兵然卜彥台周雖多而遠其大舉有時把克兒

炒花者盤據舊遼陽以且居兩河之中東犯遼瀋西

犯廣寧南犯海蓋春夏則棟梁抄掠秋冬則勾壯索

狂逞近自東征之後我兵凋殘疲敝幾不能軍虜益

乘虛而攻自春及夏闖入無度沿邊墩臺盡行掘毀

遂圍鎮城掠清細河埒出時入若無人然其言曰我

先測尔眼目然後剖爾心腸眼目者墩臺也心腸者

城堡也蓋其視全遼若已入其囊中即全遼亦人人

自危不能保其不被髮而左衽矣初臣化龍與鎮臣

以初秋先後入境時虜方解鎮城之圍而歸臣等聞

士馬望郊原見其焚燬荒涼瞿然驚嘆已復深念事

急矣即請兵請餉何所從得且亦何救日前無已且

就見在兵馬清役占汰歲弱簡其堪戰者日夜訓練

以待卒有零孽得虜首者當即給銀五十兩令乘馬

由臣化龍正門出目途之衆爲之指目而艷美焉有

戰心矣大將日日練士盤馬且殺牲取血灑之酒與

將士共飲約曰居常而剝軍虎下者有如此酒虜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李襄毅集 李化龍 于露堂

而縮腦逗遛者有如此酒衆爲之灑然變色易容髮

上指冠有戰氣矣虜氣益驕志益盛東西相結後先

竝犯謀報詔傳遠邇惶駭臣等復議以爲虜勢憑陵

極矣今茲之舉諸邊之虜皆在焉更不一戰是虜知

吾終不能戰也自是不復出邊遼其亡矣一戰而存

遼東即成猶爲之況未必成乎顧卜彥之處多至數

萬難與爭鋒且賊所垂涎者右屯右屯有備矣自餘

稍稍貼防便是自保炒花把克之虜僅萬餘空併力

破之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既賊如吳家墳二

日不出。西虜已近邊。有言空急擊東虜者。大將以爲其地環海多潮溝。盛蘆葦。我兵不得成列。即幸而勝。亦殺傷相當。更何以支西虜乎。復待之一日。再與衆將議。賊見我兵扼其歸。必且不出。更遲一日。西虜深至右屯。則勢合勢合而我兵氣已奪。不戰自潰矣。因下令退兵。匿之鎮武堡。空其營。賊前哨馳至營盤。見已無兵。鼓掌笑曰。蠻果畏我乎。胡不與我戰。因率其衆長驅過之。過未畢而我師出矣。大呼震天。如墻而進。賊猶從容搏戰。久乃不支。倒戈而奔。劃如山裂。我兵乘之。僵屍滿地。賊益急。所不取者棄甲冑。挾鞍轡。空馬而逃。人畜駝馬。委棄遍野。鐵鍋氈帳。積若崇丘。戰後一日。有自虜中回者。言虜狂奔一夜。更不返顧。直至天明。然後駐馬聚哭。蓋風聲鶴唳。皆爲晉兵。虜敗大都若斯矣。是役也。賊有萬餘。我兵摘發之後。僅倖滿萬。要當以氣勝之所最快者。虜中精兵來則衝鋒去則殿後。今虜正情歸從後擊之。斬馘數多。則精兵盡。馬其足也。駱駝氈鍋其家產也。人畜糧米。原係橫財。委而棄之已矣。而折其足。傾其家。蕩其產。所

歸巢者。蕭然一身耳。空其悲乎。蓋此虜非三五年後。敗氣未易復也。虜敗之明日。而西虜果至右屯。深至吳家墳。呼墩軍而問之曰。吾達子何在。墩軍曰。昨爲官軍殺盡矣。駝馬萬計。盡驅入廣寧城矣。虜遂驅馬奔回。圍營而攻。右屯五日。竟不能克而去。非獨其守之堅。救之急。抑亦怵於戰勝之威。自不敢久也。則所謂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以東之戰爲西之空戰。既勝守遂堅。坐令東虜無家。西虜無利。乃知鎮武之勝。蓋全勝也。此豈臣等之力所能及哉。

摘陳遼左緊要事空疏 遼左事空

題爲摘陳目前緊要事。空以飭邊務事。該臣會同總督。勘選保定經畧。禦倭兵部右侍郎孫鑣。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遼左地方。在各邊爲最重。其殘破亦視各邊爲最甚。故今日整理。衆以爲難。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况遼地雖小。然內控京畿。外逼屬國。豈空任其破壞。不爲收拾。故臣等視事以來。共相期許。但空隨事實行。期有成效。不必紛紛建議。以飾觀聽。但其中有事。關錢糧。或法應

更改必須請旨始便遵行謹將應行緊要事安條爲六款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查得本鎮先年各城堡副總泰近守備備節提調因戰時之人各有隨行家丁原無定額各者有餘少者五六十名或一四十一名厚其養贍用備前鋒每遇征戰家丁當先弱兵隨之雖不無利鈍然尚有征戰之時其家丁有支雙糧者有支單糧者皆預食邀故軍糧實未分外糜費至萬曆十八年間視之後每將皇明經世編 李華教集 卷之五 守備守

皇明經世編

李華教集

卷之五

守備守

趙係遼東人准五十名上下係關西人准百名上下其有家丁原多如李如梅趙夢麟等聚所共知但取有人不妨多養先報各道查閱明實仍解赴臣巡撫及總兵衙門試驗如果年力曉健騎射頗優每名每月准食雙糧銀八錢年支實銀八錢七分五釐乃每名給與官馬一匹月支行料四錢五分自已餞養騎操如有仍前占騎軍馬需索糧草飲食貽害軍伍者家丁法治將領參究其有脆弱不舉即行革退不得浪費糧餉仍行各道時常點查若有頂名虛冒亦即皇明經世編 李華教集 卷之五 守備守

皇明經世編

李華教集

卷之五

守備守

坐贓從重參究再照各該將領如李如梅趙夢麟李如梧方時春馬棟董雄等皆自到任之時即領家丁同到地方至今有二三月尚未得食糧緣未經題請故餉司不肯支放合無仍今按月補給庶免怨咨一查得先年獲功陣亡官軍首級優恤銀兩不踰時月即行給發以故人心鼓舞勇於殺賊近年因嚴查冒濫功級及欺隱殺掠人民每遇查勘承委官員虞有不實必多方駁勘耽延日時有二三年尚未得支領者其獲功軍丁降夷及陣亡之家孤兒寡婦日

擁門告討無以應之。或者含冤生者解體軍威不振。良有所自。臣等竊惟殺掠欺隱。固須嚴查。至于陣亡回陣。即已報明首級。一見自知真偽。徒以別故耽延。殊爲不便。累經前任撫臣咨請兵部。亦移咨令借解子銀。頒發假子銀多係買過貨物。并各項緊急借出應用。見銀無幾。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頒發賞功銀二三萬兩。解運前來收貯。行巡按衙門將以前驗過首級及查過陣亡人數。通行該道查出。應得銀兩。未給者全給。借給者補還。以後遇有虜賊入犯。容

皇明經世編

李東穀集 卷之一 邊事 七 平露堂

賞不踰時。人心就勸。

一查得本鎮軍士。先年曾調五百名征寧夏。回日。盔甲盡留彼處。後調數千征倭。往返二年。盔甲蒸濕。爛。不存一。見今倭事未已。仍于寬募招兵。兵馬尚可糾集。盔甲器械。豈容卒就本鎮。雖有額設。苟造。然則闔鎮一年打造。尚不能完。新募標兵二千之用。其

餘何從取給。合無于內府戊字庫所貯盔甲弓箭。撒袋等項。擇其新者。請發五千副。或八千副。給散新募及無甲軍士。再照禦虜禦倭。皆需火器。本鎮舊雖多有。年來多于江東損失。及新兵亦應給領。合于京庫所貯三眼槍及快槍各發五千杆。庶濟急用。

皇明經世編

李東穀集 卷之一 邊事 八 平露堂

年間科臣王致祥條陳。該戶兵二部覆議。通行順天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等處。撫按衙門各將應問充發山陝宣大等處邊遠并三犯逃軍。不拘久近。俱編發遼東填實錦義寧前衛。每年總各將編發過名數咨部轉行該鎮查考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在卷。自定例之後。解發亦多。乃近年以來。漸次減少。緣事久卷沉。官更吏代。信手批發。遂失初意。合無 勅下兵部再爲申明。通行十三省兩直隸。凡有應問邊遠充軍入犯。并三犯逃軍。俱解發遼鎮。聽臣等填實寧前衛

所收補運故軍伍，照例處給月糧房田，如有各省軍犯問發別鎮赴部掛號或年終造冊到部，亦行改發邊鎮，如此行之十年，則寧前人多，不但填實地方，亦可驅逐虜虜之深山無人，則虎豹交叢，城市人聚，則狐兔潛跡，亦其勢也。

一據分巡兵備右叅議王邦俊呈稱：查得本鎮馬政事例，墮失者官給價買補，情一歲者分別年限，久近以定賠償多寡，每年二次點開，察其肥瘠以行責罰。馬有倒失，即日開除料冊，久之好弊百出，或情下或

皇明經世編

李東穀集

卷之九

平定縣志

者多報墮失，或領養年近計，傷年遠委官點開，多屬該衛經歷彼此扶同作姦，以致營馬虛耗。又買馬事例，部發價銀歲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除各道分領外，本道所屬該分價七萬五千五百兩有奇，舊議委官往撫杭等處收買，限布貨物市換，或馬，迨後委官多方侵漁，互相索蔽，買價貨以欺吏，彼亦以病馬欺我，卒不堪用，旋多倒失。又有各營領去馬價，或收買老馬以充數，或暫借他馬以應點，弊孔多端，難以盡舉。皆由于無專官稽查之故也。先年設有行太

僕寺少卿專管馬政，點開比較，至萬曆八年題准將木字裁革，分責各道兼理，但本道所轄乃大營兵馬駐劄之處，兼屬九衛四十五營，堡邊長五百餘里，馬計一萬七千餘匹，俱應每年點開二次，至于稽查倒失，驗督買補種種至繁，其視四道不能當本道之半，且邊疆近日多事，一切戰守事宜，卜信往來經畫處，置日不暇，給費復下馬政，得以致其詳哉。乞題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廣寧，專管馬政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添一官必增一官之費，遼陽都司首領官四員，

皇明經世編

李東穀集

卷之十

平定縣志

或有可以裁冗抵補者，隨行據分守邊備右叅議楊錫呈稱：查得原額遼東都指揮使司置經歷司都事斷事司副斷事，蓋做者直之成制，以為軍政之贊襄。嗣後按院守道駐臨及本都司凡有批行差委，皆于四首領分任。然都事副斷事原無重大責任，較之經歷斷事有印務者，差異于中，裁減一員，即以所省俸薪增補管馬通判，委于損益合安。緣由回報前來。臣等看得舊時馬政非無成規，而法久弊生，遂致戰馬日耗，每年點查，并不委官而旋用一時，以故徇情廢

法况分巡道所轄大營比各道兵馬既多。又置貨易馬。給價買補印烙稽查一應事務。比先年尤繁。委應專官管理。合無添設管馬通判一員。于山東濟南府到街行令。駐劄廣寧寺管馬政。如遇各營領價買馬。或市換馬。俱要查驗。務堪戰陣之用。毋以瘦弱濫收。營馬倒灰。每月查考的數。不得虐侵料銀。見在軍馬。每年印烙二次。不致老瘦抵換。領養之年。限久近必舊。或傷于陣中。槽下必稽。于銀買貨。察其侵欺。毋使姦宄得計。馬市交易。親爲撫處。毋令外夷離心。一切

皇明經世編

李東穀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是亦補偏救弊之一得也。
一據分守邊備右參議楊鎬呈稱。准遼東都司局捕兼管車營遊擊楊大觀。手本開稱。本營于萬曆二年

添設將領。議撥馬步軍兵一千五百員名。原以遼陽五哨州兵并腹裏墩軍及充發清勾新軍填實充補。虛名者多。見在者少。近日除河西選拔及協營推挽砲車撥填武靖營并擺撥塘報等項外。實在營止有馬步軍三百四十四名。計一營之兵不足一旅之數。且協營空虛。遊營單弱。空營兩將何濟。戰守合將此營兵馬仍歸副將營填實。原伍本職照舊管理。局捕事務等因。到道呈詳。到臣等看得車營之立意非不善。但當日原未添兵。止是分撥協營之見。兵益以

皇明經世編

李東穀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官原領 勅書旗牌照舊規途都司轉繳庶營伍充實官不虛設

議復開市撫賞疏

馬市開原

議照開原一路孤懸人未一而環夷如黑子之著而蓋尤邊最危地也乃向來破兵反比之別路差少則亦有說其地小而民貧其人悍而善鬪其馬市爲夷貨流通之府胡漢之人皆仰藉焉搶掠所獲不足以當市易之利夷人以市爲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爲羈縻故開原事體與別處不同撫馭得夷情順則可不煩兵革而坐享謐寧因利制權存乎其人耳矣乃慶雲堡之事始以買貨未至而久稽馬市之害遂啓戎心繼以屢寇入犯而賈爾伯言之夷益犯累怒此其撫馭機括固已失之然而國體猶自尊也乃王鳳閣始則認賊作子繼乃以身嘗禍則夷情遂變而國體亦大傷矣迨夫奉明旨革市賞議刺處其連禍結其勢則然顧我能力制其死命而彼亦不肯輕就我罰服大舉零竊在所而有夷人失利而其亦數蒙其害結局未有利也所幸鎮武之

皇明經世編

李東坡集

馬市開原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李東坡集

馬市開原

平露堂

戰兇酋被戮潘陽之出擒斬百餘虜始懾於天威而就我羈勒臣等猶以屢寇未剿阿刺寨未獲欲從窮治以正法伸威於龍荒之外始無遺憾乃據該道所呈屢寇原止槍掠無預殺官之事阿刺寨亦爲主所使又非下手之人亦自不必苛求而久待首犯原擬縛獻阿刺寨蓋以伯言酋首必不可得故及其次耳乃今伯言敗走久逃昧鐘漢把都兒縛獻矣即附殺人之比則造意者戮下手者誅已無不正之條矧論馭夷之機則賊其渠魁宥其脅從自是大公之道原情按法審時度勢慰諸夷之心紓一方之禍無傷國體永彌邊釁定維此時曷可失也

議義州木市疏

開木市

題爲點商求市隨便撫防敬陳制馭機宜以順夷情以安邊鎮事本年四月內據通事胡以平于禮稟稱西夷酋首小歹吉要赴廣寧關市買賣領賞仍抹取木植用市裝運因山阻赴關市不便要從大凌河順水放至義州大康堡邊牆開市場與軍民交易等情隨經備行分巡道會同錦義將領查議去後今據分

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政王邦俊
呈稱行准管義州叅將事副總兵李如梅手本附稱
行據義州備禦盧得功會同本營中軍楊應元呈稱
查得嘉靖三十年間小友青伊祖栢哥帶領達賊二
千餘騎在于大康大平二堡邊外住牧年久以爲地
方屬夷上邊講易木植買賣富有前任叅將王重祿
因栢哥原係屬夷本城尚有三千精健兵馬足堪防
禦准令軍民人等各駄米糧與栢哥止換木植二三
次原無設立關口市園亦無請動官錢後前夷被大
皇明經世編  李東穀集 關本市 五 平露堂
卷之一
虜達賊頭目得知怒其內向帶領衆賊將栢哥等殺
回至今再無買賣今照小友青既要從大康堡凌河
放木買賣似亦舊例但諸夷入市不當散亂須有一
定關口其關口應設大康堡久安臺迤西風口嶺地
方亦當有木場馬圈應設本堡正西門河東岸其駕
馭官應添提調官一員即駐本堡專管木市事務防
範兵馬本城有馬官軍家丁除公差塘砲等項外見
在不滿八百委屬不足請乞合無于別營量撥勁兵
一枝以防不虞每歲春秋二季每季按月三五次准

其出入交易以復先年舊例等因又准錦州前任遊
擊劉仲文手本開稱查得錦州嘉靖初年夷入互市
在于大鎮堡鎮邊山大福堡臥佛寺二處通夷買賣
後遇年荒大虜屢犯屯民十室九空戎市禁止及查
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村木稠密兵馬單弱防護不便
似難開市等因各回復到道併將緣由回報到臣又
經移文鎮守總兵董一元查議相同及稱撫賞酒肉
等物責令守堡官備辦不必另設提調緣由回復前
來該臣會同總督勘邊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
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係鎮鎮守
總兵官太子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宋與祖議照環遼而穴者皆虜也迤北土蠻種類
多不可數勿論即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
小友青直廣寧遼瀋則把鬼兒林花花大諸酋直開
鐵則伯言兒爰兔諸酋其在東遼海西則猛骨字羅
那林字羅卜寨諸酋建州則奴兒哈赤速兒哈赤諸
酋以上西虜無慮數萬凡皆與遼地相錯如織人項
背相望竝牆圍獵則刁斗劍戟之聲相聞蓋肘腋腹

皇明經世編

李義校集

卷之七

徐堂

心之憂也。自那十二酋被剿，奴速兩兒受撫，數年來東垂無事。去歲把鬼伯言兒戰於穆花大，一敗塗地。今年伯言之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聲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有長昂小友青耳而小友青者，素以兒狡雄長諸酋，且其巢穴當衆虜之屯壯結土酋爲其心腹耳目，西助長昂東助穆花諸虜。大舉勦以數萬無所不窺，不竊則飛騎出沒于錦義之間，如鬼如風，不可蹤跡。該地將領自周之望和朝翠戰受繼之者，搖手相戒，無敢以一矢相加。遺年來凌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連阡沃壤棄爲隴，脫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臣化龍在事以來，數爲之輟食而嘆，謂小友青不灰遂左之憂，且未艾也。乃自今歲入春以來，此酋數遣使叩關求市，每來則獻人口二三十名，最後以其刺麻僧送破虜生員薛天成來，臣與鎮臣庭詰其僧僧言及青厭兵矣。今且從佛教願不復爲賊，第求兩家一家耳。臣等未敢信，復陰詢其生員言及青自去冬遣使哈東虜歸而言東虜帳半空，多寡婦日攜其胡兒啼遠近聲

皇明經世編

李義校集

卷之八

平露室

相聞也。其妻心動懼，且爲穹廬發，日夜垂涕泣而道之和。友青亦心忤忤，怔怔然進則處有高平之屋，居恐復有於道之舉。日夜馳游騎四出偵我，若旦夕加兵者。然其所爲求杖者，即將來不可知。目前似無他矣。於是臣等乃問刺麻虜所願者何。曰：願無出兵搗其巢，願夷人來降者，罰其馬歸其人。願漢人回鄉者，留其人，歸其馬。願得于凌河賣水以養窮夷之，不捨則無以爲生者，臣等謂爾無入，則我無出，誰復搗爾巢。廣寧降夷多不可勝用矣。且內地所不足非馬也。惟回鄉而歸其馬，則無利恐流入遂不復回鄉。自後降夷來人馬皆無受回鄉而有馬者，馬給其人不復歸。爾凌河賣水事至重需後命，虜使唯唯。臣等因謂我亦有所願，願自關門以西錦義沿邊十五堡，爾無以一人一騎入。若他虜從此入者，爾拒之，拒之不得則以實報，俾得早爲備。大虜來爾止之，不得亦以實報，俾得早爲備。爾無陰隨諸虜入犯，而陽爲報以匿其名。願爾無勿連人虜，且爲之嚮導，冀以大舉償零竊虜使亦唯唯。因令之赴關，關將吏監之，殺馬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關本市

九

平露堂

錯刀說誓盟於天因報箭入市賣馬以去無何而關西報長昂聚兵三千謀犯寧前居久之歹青遣使來報長昂且犯錦義既而長昂果犯錦義以先知副總兵李如梅待之于邊擊却之半日而出陰遣邏者尾之至營向西南去果長昂賊也于是臣等始信此酋之求款者將來不可知目前果無他矣始爲行查賣本事據鎮道將領皆謂有利無害可行無疑臣等猶未敢信復召彼地居民之有知者及士人之習邊事者遍問之皆曰可大約謂其便有五河西無木木皆在邊外自屬夷叛亂以來遼人無敢出邊一步者材木之費止仰給河東道遠又時有虜警不時至亦不多故河西之材木貴于玉自市通而河西材木可勝用也。所疑于虜者犬羊無信耳第虜重市以爲金路當市之時多不肯搶一日市則一日不搶一處市則一處不搶即今日市而明日搶槍非有加于往日也而我已收今日不搶之利即今年市而明年搶槍非有加于往年也而我已收今年不搶之利二遼東馬市 成祖文皇帝所開也無他賞賞即以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關本市

十

平露堂

稅無他市本聽商民與之交易官第爲之治其爭而防其變故虜以市爲命而民亦以市爲利木市與馬市等耳有利于民不費于官三天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搶錦義之零竊少矣而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抄化則虜勢漸分即寧前廣寧之患亦漸減且大舉先浪又得以預爲之備四所惡于和戎者微獨以多費也蓋亦弛備之害大焉今大舉不絕必不至弛備而零竊頻希益得以脩備五此五者利害較然如白黑一二可指數也于是臣等乃知本市果可行無疑也臣等又恐此特其酋長畏疾求和或未必能戢其下姑少延之自夏及秋果無零賊內入者又恐夷人或假入市有他舉或即于市中生事亦未可知因以便安與約市期盛兵待之而令副總兵李如梅通判俞方策與之爲市且令虜不許多至致生他虞至九月二十日虜果以百餘故木三百五十零至堡前臨河與軍民交易不終日而畢即以市稅市酒食量賞之市夷與居民各大歡悅而退于是臣等益信此酋目前果無他而木市果可行

無疑也其地宜在義州大康堡以近凌河且先年故處也其期歲春秋各一春以三四月秋以七八月水方盛便放水且非大舉之時無他變也每季市不過三五次人不過五六百便防閑也守堡官即加以提調衙聽臣等劉委不必餘除既便彈壓又省事且省官也屆市期仍發正兵營勁兵一千防護畢市而歸去鎮城遠不盛兵不足以待變也市夷止竊以酒食不必他賞賞在馬市不重出且木稅無多難浮費也庶幾手制馭有完策而木市無他虞乎臣等又惟遼左事體與他鎮不同他鎮皆貢虜也市必不搶搶必不虜蓋其費內帑金錢以數萬計明以此爲餌釣之彼亦中吾之餌而不敢變亦不肯變勢則然也若遼之馬市止可當他鎮之民市耳民以爲利故虜雖有順有逆市終不爲之罷費不在官故市之或開或塞官亦不任其責蓋犬羊之性喜則人怒則獸而制馭之法來不拒去不迫戰守和交發而互用成制文皇帝所爲經理遼左法至善也今之木市與馬市等偶爾虜歸于戰勝之餘威耳就籠絡故臣等亦嚼以

交易之微利暫與休息今而後其以爲香餌一吞而不復咤乎所不敢知其以爲鷄肋暫食而旋復棄乎所不敢知白山陝諸邊撫賞數萬不能保其終不渝盟臣等以郊虛一市欲其守空約而長無後患一何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乎惟是其市也利可牧于目前其不市也害不加于往日擇福于重擇禍于輕臣等固已言之矣是故自今以後虜情少變則當罷罷而虜復輪欵則又當開開而或陽順陰逆或東市西榆則不直罷或剿其衆或搗其巢當惟其所爲而不得謂之啓釁總之防撫者惟盛兵爲備不必以市否爲弛張綜核者惟隨事考成不必以市否課功罪一切制馭機密皆聽臣等督撫鎮道竟自主張不必瑣瑣請問一如馬市故事庶邊臣得以展意設施無所疑慮虜雖悍且黠當不復出吾籠絡中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費請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諭

夏完愚民古泰園

李襄毅公平播全書

疏

李化龍

請罷開礦疏

川貴廣稅

題爲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芻蕘以消隱禍事臣

受命總督三省防勦播酋祇畏簡書冒暑入蜀甫至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集 川貴廣稅 一 平露堂

報酋已親統大兵侵犯蜀境臣方調兵遣將宵晝弗

寧無何又報酋已攻下綦江漸逼重慶臣且十道徵

兵寢食爲廢目今兵漸集勢漸張酋亦且劄兵境上

莫測向往而我兵微稍寡焉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能

撲滅此積衰之勢非止一朝臣不敢不勉竭庸駑力

圖底定乃臣有所大憂者不在兵糧不在叛逆而在

內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不能一夕

安者也夫巴蜀僻在一隅夷漢雜居易動難安自昔

記之矣治蜀者必須鎮以靜定綏以寬仁乃足以和

民而懷遠固圉而安疆顧今寇在門庭急於焚溺勢

不得不與師動衆又不得不勞民傷財小民固已難

之矣然猶可曰此佚道之使生道之殺上爲不得已

之役而下爲不得已之供歟以大義動以至情猶可

使也乃至有不得已而不足以摧民而資敵如徵稅

開礦之事及今不止隱禍且大臣亦何敢無言夫礦

稅之事奉有成命差有監臣而臣與按臣且有調停

之責有阻撓之戒以故臣一至地方卽與按臣會行

該司查議定爲規條立爲則例期於如額以稱上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集 川貴廣稅 二 平露堂

指卽礦洞亦令隨便開採各有司止爲防守無得阻

撓臣爲陛下理財裕國以爲無遺憾矣乃節據各

府縣申報多謂播酋內訌士民流散商賈不行坐派

稅銀何從出辦重慶等處且謂城門已閉爰官已回

將來計數要稅何處賠補則臣於是乎技窮而無所

之矣夫蜀敵固也半爲山箐半爲土司其耕沃野可

耕者僅千里止耳今東南一帶兵所至已爲荆棘兵

所不至亦爲荒墟西北一帶方且招兵買馬連樹製

器不從鬼輪皆須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時勢而尚

皇明經世編

李東校集

川貴總稅

千露堂

堪爲額外之徵乎。據言利者必以爲稅取於商不取於民。不知兵戈擾攘之地。顛沛流離之秋。土著者已不安其家。憊遷者肯輕入其地。商不足則不得不取盈於民。以待盡之民。供意外之取。其不轉徙而爲寇者幾何。方欲招客兵而先自散其民。方欲搆叛黨而更借之兵。卽有孫吳何能爲計。此臣所爲焦心勞思太息而不禁者也。至於蜀之礦山。半在夷地。卽在蜀者亦用力甚難。獲利甚少。益不足爲有無者。臣以爲當與權稅並罷。便然此猶未。旨在先者也。臣近日又接邸報。應天衛百戶范俞一本爲格遵。阻制等事奉。聖旨這所奏貴州地方稅課并土產名馬。有碑國用准差奏內。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官兵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覺驚愕失措。夫貴州何地。此時何時而尚可爲此事乎。蓋貴州原非省會。止以通漢一線。因開府立鎮。強名曰省。其寔皆高山峻嶺。軍民無幾。尙不能當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馬方物。其誰不知之。彼武弁貧窘無

皇明經世編

李東校集

川貴總稅

千露堂

聊又見各省俱有稅使。以爲貴州雖稱瘠薄。然但得誑奏。聖明奉旨徵稅。傳食萬里。逍遙數月。計至彼處卽不如額。且可克囊此。不過爲身家之計已耳。豈復有一毫爲國之心乎。夫使其爲往日之貴州也。止於無稅而已。乃今日播酋造逆。一破偏橋。枯骨遍野。再戰飛練。流血成淵。至今驛路阻絕。人相稀少。逆酋且信信思逞。急於燒眉。臣與撫臣郭子章每算及該省兵糧計。無所之移書嘆惋。今且驅遺民守危地。小民如坐漏舟。已有遠心。驟聞此舉。將謂稅無從出。必括於民。轉相驚恐。勢必逃散。遐方孤城。誰爲填寔。他日必有士卒不戰。城門不守之勢。而一方之事去矣。陛下天縱聰明。必不忍以一方輿圖。易數千稅課。或亦未知地方情事。謾然應之云耳。臣以爲貴州稅使宜急罷。勿遣便。臣爲三方總督。湖廣亦係臣屬。亦有防播之事。然其地去播稍遠。中禍未深。臣不敢多爲不必然之說。以聳動。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近。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

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暫免遣行、四川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寧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尚免靡沸、臣得以大義施之、令爲國家效死禦寇、或底定有期、太平可望矣。

再報播舊情形疏

藩首

臣看得逆酋殘我內地、可謂不遺餘力矣、賊將礮嚴城、墮獸驚鳥、徙之民、音原齒、而莫必其命、彼其皇明經世編

李氏說

卷之二

五

平露室

陳兵三溪、而燬書以相加也、豈真愛我而不攻哉、越國深入、踰嶺渡江、頓兵於堅城之下、彼固亦有所忌也、當是時、我誠無兵、無將、無可爲守、顧嚴行文告、以折其不逞之心、亟集兵防、以遏其方張之勢、稍稽時日、自可保全、事機之會、固不容髮、奈何其周章失措、而甘心爲失策之事也、夫屍棺之歸、雖經詳允、顧求而與之、則直捷而與之、則辱、加幣焉、則過矣、至欲依人犯、縊而與之、則又過、豈生者之家屬而與之、則又益過、國體一辱、不可復全、士氣一喪、不可復伸、當是

時、在城鎮道府縣文武如林、乃視若等閒、漫然相付、獨何心哉、臣今方獎率諸臣、共圖戡定、卽諸臣方飭兵治餉、緝奸、峻防、夜以繼日、猶苦不足、蓋真爲桑榆之救、以蓋其東隅之失者、臣亦欲徐觀其定、忘於無言、顧川東人心、不知有法久矣、自合江獻袁子升黃平獻羅承恩、竝此而三、不於此、特別白言之、從此各官遂以媚賊爲掛難、解紛以辱國爲達權、通變以足上首下爲屈已安民、行見巽懦成風、豪傑解體、戰不力、守不堅、其不肖而爲夷者、幾希、臣以爲兵戈擾攘、

皇明經世編

李氏說

卷之二

六

平露室

等應定難、固不可遇事苛求、致難展布、第損威傷重、所關非小、尤宜一處以杜將來、合行題請、伏乞勅下吏兵二部、酌議覆請、將獻囚送梟、并募城失守有罪官員、姑行令戴罪管事、以責後効、待事定之日、通計功罪、竝論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後情節、通行查勘、分別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庶士氣可振、國法可彰、使過之效、可收、夷氛之息、有日矣。

請內帑增將兵疏

請內帑增兵摺

該臣謹會同巡撫湖廣贊理軍務都御史支可大、巡

撫貴州兼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都御史郭子章議逆賊楊應龍恃其富強甘心反逆戮將破城了無忌憚近且占據內地脩倉貯穀因糧於我又復立石鍋礮殺人祭蓋已無人心無天道矣昔宋襄用鄧子于社于魚口六畜不相爲用而況於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乃賊復信然退出沒於川貴之間如鬼如風益復造舡數多將圖水陸竄出流毒三省遠近爲之震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尙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集 清內帑七 下 露堂

易集餉豈易供然非十四五萬亦未易相當也昔成化時尚書程信剿都蠻用兵十八萬四年而無成功萬曆初年撫臣曾省吾平九綏用兵十四萬一年而成功今播州之衆幾倍都蠻海龍之險不下九綏廳龍兒後知兵又非以前烏合之衆可比是可草紳舉事乎近該臣化龍議調陝浙兵與募川兵共二萬四千臣子章議招三萬益勞窮事急糧餉不克且爲目前防守之計真就中取事耳今賊益滋蔓久更難圖必須大集兵糧亟圖撲滅臣等熟計四川宜用兵六七萬湖貴二省各宜用兵四五萬總之可十五六萬方保全勝近奉明旨雲南廣西福建陝西浙江等處兵各得調用卽十五六萬之數自可取足無客更減額調兵非難處餉爲難兵至十五六萬卽入口給三分一年須百五十萬三省者非能辦此也貴州原無毫釐之積臣近查其布政司庫銀稱可動支者僅僅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頗有積蓄自連年採木事起接括一空今止有當年額糧各有正項正可暫借難以久假湖廣者尚未查到然大約在川之下貴之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集 清內帑八 下 露堂

上三省物力。不過如此。將何以支數萬人之食乎。近見人倉空乏。計臣無措。臣等不敢徑請臣化就止。求留餉泰之需。還借滇之數。僅三十萬耳。然泰中之餉。今年者已厭。滇中之銀。恐未能即還。臣子章止求於各省倡給。總之亦捕風捉影。未可保其必得也。近見邸報該兵部覆奉聖旨。兵餉著戶部悉心議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吾了事。欽此。仰見聖心。垂念遠徵。賊不足平矣。第恐戶部計無所出。止令各省修括。萬一各省復乏。求之不應。往還請乞。便歷時月。脫有度

餉發之數。僅支吾半年。盡矣。至於以後如事不即結。或再行請乞。或量行徵派。統部議遵行。此三省糧餉之大略也。而將與其亦有所當。覆議者。今鄰播總兵四川有劉綎。貴州有童元鎮。各制一方。無容更議矣。惟是湖廣清平。偏鎮四衛。俱邊播境。沿潭一路。更當逆賊狂鋒之衝。連年逆賊招誘生苗。多從偏橋往來。恣行搶掠。莫可誰何。近該臣等議將貴州總兵移駐偏橋。額偏橋去賊巢近。然去貴州省城遠矣。貴州去賊巢不及三百里。一渡烏江。窮日可至。與偏橋相望。四五百里。中隔平越興隆。皆通賊之路。今春飛練之役。寔自平越賊若分犯各路。直逼省城。此非一總兵之力所能禦也。且貴州總兵之於偏橋。蓋兼制之地也。湖廣兵餉。宜得湖廣總兵會同湖廣巡撫調發。方得精神相貫。應付如期。乃貴州撫鎮俱以兼制之銜用之。此在居平猶可。寇在門庭。動大兵。發大餉。欲求臂指如意。特設相隨。不亦難乎。先年湖廣原有總兵。且以侯伯爲之。後以承平日久。暫議裁革。今非無事時矣。原無者亦應議增。况原有者。自應議復。臣等

以萬武昌去南界遠在二三百里師聲聞亦難相通
何況調度臣可大宜移駐沅州該省仍設一總兵無
事駐劄沅州有事移駐偏橋其貴州總兵無事駐劄
省城有事移駐平越統待事宜另議庶幾兩地密於
張羅而逆酋已也非中此萬全之策也其湖廣原無
兵馬今卻創設四五萬召募既難如期土兵亦難全
恃臣等查得近年備倭沿江一帶皆設南兵如陽州
二千鎮江二千甯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廟灣二
千南京新設陸營亦可揀選三千此皆見有糧餉無
皇明經世編
李象昇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兵千餘控制其衝而兵微將寡又無城可守曠野欲
聚而焚之無龍泉則思石發川隨其後矣臣等以爲
宜於石阡設一參將婺川設一遊擊各領兵三千一
以爲本城之防守一以爲龍泉之聲援其兵將不必
另設卽以新設湖廣總兵調來之兵將移駐此皆貴
州地也然在偏橋之西至湖廣總兵近而去貴州總
兵遠防守之事宜全聽湖廣總兵提調貴州總兵亦
得遙制庶體統事勢而得相安至於偏橋四衛向雖
屬貴州總兵兼制今既有湖廣總兵自有專屬不必
更屬貴州總兵矣抑臣等猶有說焉近見邸報兵部
覆本內稱廣西總兵陳壽馬上催促田湖廣取道直
趨粵西聽援不許繞路與東有悞纓冠之義計陳璘
當不日至于湖廣矣璘素有威名近征倭更著戰功粵
西無事將無所急臣等以爲宜卽改爲湖廣總兵卽
令於湖廣候旨到任管事其廣西舊兵另行推補將
見逆賊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其有不驚魄而
奪之氣乎至於雲南總兵應移駐雷益州廣西總兵
應移駐河池州庶乎聲聞相及援揭爲便以上事體

統應題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酌議覆請將前項糧餉急行解發將領急行增設兵馬應調者行各該地方撫臣調發總鎮應移者行各處總兵蚤行移駐新設將領應給勅印等項查例議給應得磨費等項臣等徑自議處庶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犄前角後螳蟻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定寧可計日矣

留總兵劉綎征播疏 劉綎征播

臣看得將兵者期於戡定禍亂不嫌疵類將將者要在鼓舞豪傑無妨顛倒綎將家子也其父顯稱時名

皇明經世編



李象穀集

劉綎征播

卷之十三

將功名著於蜀中綎結髮從戎屢經戰陣征播之役特奉專遣上以報國下以承家綎所宜竭驥而趨宜何如其急者而遲延道路數月方來責以逗遛卽置之於理亦不爲過乃陛下猶念其東征之勞榮以南遷之命議者謂處之尙輕是矣顧綎武人也連年東征西討動必及之若謂天下有變一日不可少此人者遂矜而自功淹遠自便於人情亦有之卽在事諸臣亦以爲似已不可使者維時臣亦薄之直以吳廣未至何須留之候代乃自其候代以後而人又多

言其可用也也爲可用者有二其一謂綎父子久在蜀中卽蜀人與播人頗憚其威名今當平播亦不可少其一謂綎未改南以前其氣頗盈將驕卒惰兵家所忌必不可用自改南以後懼失事機又懼蹈危機恐損功名又恐犯議論乃每前慮後冀一當逆首而盡洗生平之爲快茲前此使功今且使過皆不可少也臣願是其言比臣至渝見綎察其辛伍器械頗多精利似留心者旣進而與之深言論以留用之意綎乃感激嗚咽爲半生驅馳頗效微勞今不自意破不

皇明經世編



李象穀集

劉綎征播

卷之十三

美之名以去誠得一當逆首願食其肉寢其皮以開執人言而少雪官誦死無所恨臣乃知綎果可用也夫天下之將才多矣亦何必綎顧綎有可用之才又有效用之志且川省邊播分東南二路得二大將分管進兵成功尤易則綎亦可不留顧臣又有說焉綎欲効用而臣不留則臣負綎臣旣已留綎而綎不能爲臣了播事則綎又負臣臣負綎猶可綎負臣且令臣負國此不可之大者也

泰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勦苗失律

該臣看得上皮林之事，在諸苗賊無所逃罪，顧跡其始事止於截路殺死二人，此盜之自盡，捨奪者耳，後以兵挾勒而敵殺八九人，此盜之拒捕殺人者耳，誠以盜治之懸購，其首惡誰散其黨與一獄吏數游徼之力足矣，卽欲問罪伸威一勞永逸，亦須播事既定，鼓其餘勇亦自遊刃有餘，何必亟亟滅此朝食爲也？詳其始末，禍蓋獨起於該府推官丘獻可之易言兵而參將黃冲霄之輕舉妄動，幸功而貽禍也。夫苗以萬數，不爲不多，三千兵豈易敵之，而率爾深入，一何急也！邇來備所兵疲敵脆，弱各省皆然，今所恃者乃該衛欵兵千五百，與其餘之零星烏合者，且徵征播之兵三百，並止偏橋上班之兵以益之，一何易也！陷入伏中，略無知覺，一何愚也！二十世官三千甲士，躬首就戮，又何懦也！上將奔回城門盡閉，繡花千斤銀七卜兩，鹽之城下而與之，若非衣中土生之緩頰，幾有牽羊繫頸之事，又何其備極醜態也！蓋黃冲霄自以爲惡苗無幾一破下之張武功而受上賞亦足以明得意矣，而不自知其兵不可用，與已之不能用兵。

舉數千人之命嘗試以薄功名於心安乎？夫將有儒者，每畏敵而不出，然尚足以全軍，亦有勇者或與率而併命，然亦足以立節，冲霄於二者何居焉？此宜盡失機，不法真之於理，始足償二十武職之完命，而慰三軍之幽魂者也。若丘獻可者，不知兵，又不知將，倖一擲以快雄心，而不意流禍至此極也。顧其事在將，領將不足任，彼亦無如之何，此宜量行議處，以警文職之喜事者，不從縣知縣龔一慶始事，既鮮綢繆，臨事又失駕馭，損威貶體，貽恨一方，亦應姑議罰治，以警庸懦者也。若該道副使王應霖，地其所隸，兵其所司，失律納侮，何以自解？第其始而持議原止挾勒而未及征勦，繼而舉事，方駐偏沉而不在行間，當該參倉皇前警之秋，正該道拮据播事之日，所宜量行罰治以戒失職，仍候播事通論以責後効者也。顧臣尤有說焉，臣之得督三省也，以征播則一播之外餘宜勿問矣，顧征播豈易言哉？士馬不精，疆則不能，征錢糧不使，略則不能，征人心不齊，一地方非營帖則不能，征此宜舉三省之遠近上下一意從事而後可襄。

厥功者也乃臣以二月初三日誓師十二日進兵而

該省以初四日勦苗矣又無何而告敗矣此其於征

播得無相妨否夫臣所督者三省軍務也漢土官兵

例得管轄大小軍機例得與聞勅諭昭然節經申轉

余之何各院近俱有詳而獨無一字詳臣也既不詳

則宜竟不詳矣又何矢事之後而始倉皇詳臣也蓋

此事上下相視以苗爲易與謂一舉滅之當以功報

而不意其決裂至此始不得不以相聞然晚矣臣請

著爲令自今以後三省兵事除尋常竊盜賊不必

皇明經世編

李義校集

勦苗奏律七

平露堂

項項相聞外但凡上司郡縣衛所漢夷一切有關兵

馬錢糧重大事情應詳者詳應驗者驗卽事在當機

難以遠請者亦一面舉事一面報聞庶臣得以參酌

於成或未必毫無裨補臣生平職掌之外不好多事

惟是有感於皮林寨之事如黃冲霄之不任專征與

衛所軍之不堪剿苗知之頗真當征播之時不宜別

有舉措以亂大謀籌之頗預使其一字之間亦未

必無一言之助幸而事止於此若更大則此省之進

兵有阻當是時而後重加參處已無及矣

奏失事官員疏

天事官員

看得逆苗雖狂狡乎其地血彈九耳今且集各省之

兵環聚而圖之此以八服一蓋十全必克之道也惟

是相機而進待時而發以彼之無所不守當我之無

所不攻雖有勇智將安所施初臣之誓師進攻也期

以進則齊進攻則齊攻既而各路以遠近不同及梗

道之零賊堅聚不一自不能如期抵關臣隨爲一舉

開數款授之各總兵與監軍內第二款云一賊常言

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

皇明經世編

李義校集

奏官員十八

平露堂

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制一大營以爲

案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

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各路鎮道守此勿失如南

川路被關以初九日龍泉路破關以十五日各堅守

至今會師竝入蓋其慎也乃烏江路以十一破關稱

疾足矣據關自守稱得勢矣謂宜深溝高壘堅鋒以

俟又須瞻前顧後扼要防姦庶其稱有制之兵成無

敵之烈乎獨奈何玩忽不戒一敗塗地也臣謂烏江

之敗有六失焉初臣計賊兵動號數萬我兵雖分八

路不能一時到關若奪關之後據關而守彼或以全力衝之衆寡不敵不無可慮故臣所派入路兵皆三萬餘此無容更分矣該路兵止宜聚於烏江其河渡則張疑以守可也乃分而爲二相去遠遠我分彼合衆寡懸絕爲賊睥睨久矣其失一也兵既分矣幸而得關宜合兵以待其軍無容更入矣而河渡方且攻圍烏江亦未治也其失二也關在前江在後是背水陣也法宜死戰而見賊輒走其失三也欲覓退步必須守橋庶幾可前可卻乃無一夫之守姦細得而磨之其失四也換旗合哨非倉卒事既知有姦卽宜整備而悠悠忽忽遇敵先亂岳家軍殆不如是其失五也漢錯離緩急異指一失駕馭豈得調和精妬成爭自分吳越符離之事殷鑒不遠其失六也此六者兵家所忌也有一於斯足以致敗而皆犯之宜其及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初報捷音疏

該臣看得賊自破基江以來彼方志得意滿肆張虛聲以恫喝外方而我亦轉餉集兵不動聲色以專侯

大舉蓋兩相持而莫爲先發者久之乃至冬月行盡賊見臣移輿入渝自知罪在不赦刺在必行役焉有賜張永突之態以川中有備未敢長驅乃貴地尙虛輒恣信逗東坡欄欄已罹狂鋒龍發思石日傳警報臣乃一面移文貴省撫鎮剿苗以清興黃之道集兵以厚龍驤之防一面催調施州衛平茶司各土兵及建越兵共萬有三千自川入貴助爲防守一面行沿邊防守上漢官兵相機剿以牽賊之勢而釋貴之圍乃無何而報捷者紛紜至矣貴州之斬獲雖不甚多然自是而生苗不復入播官道得以無阻我得專意行剿非小補也而川中南川之役初而斬級者三十破其金竹等砦繼而斬獲者三百遂破其官壩大營雖兵力未齊未敢深入以成破竹之勢乃積弱之後初有此捷始知賊無足畏各有戰心賊亦知外兵漸強或可少戢其猖狂之勢矣是役也撫鎮司道籌畫多方漢土官兵感激用命至南川二捷皆推官高折枝監督鼓舞所由致然其功均有不可泯者但臣今方傳檄三方會期夾勦大事未就冒敢先叙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功直以逆賊半歲以來如火然水決居然有燎原焰天之勢一旦駢首就戮如彼其多亦足以少寬皇

四報捷音疏

報捷

看得賊自先世以來雄據播州延袤千里跋山爲關扼西北之吭因江爲池絕東南之衝自以爲天險不拔之基誰得而睥睨之者以故肆其雄心日益狂逞東南則破五司之墟略黔楚之境烏江內外湖貴四

皇明經世編

李實毅集

報捷

卷之二

平露堂

便侵乎及白田塘海龍關矣查各路有據關者有入

關者祇有偏橋一路見或長或等三關木下其餘業以掃清惟是環播之地山大菁深未易合哨故不能一擁而至賊巢要之合哨夾攻當不出旬日之內且臣按閱圖譜賊地關外十六關內十四今之形勢已覺窮促僅所謂其亡也可立而待者乎惟是兵形無定兵機多端蜂蟻有疾因賊循關日愆一日曷敢爲全蓋卽疏內所陳擒斬數百招降數萬各路之功如指諸掌而臣一不昧爲之叙功祇欲責其成觀其後

皇明經世編

李實毅集

報捷

卷之二

平露堂

五報捷音疏

報捷

看得賊之甘心造逆也自以爲撫千里之雄封陳河山之極阻加以鄰比相助狐兔情深卽王師進剿其如我何一戰勝之當且灰心從而養威蓄銳乘時覬起天下事一何可知哉何意於今而不然也自四月

初三日以前各關俱破蜀兵進入關外未下者長坎
 碼頭青蛇三大團耳倡子等因不足言也乃今而盡
 爲陳璘攻破矣施州兵久破板角門直候璘至同入
 平越兵亦以孤軍難進且盤食於黃灘關之外令黃
 謙亦破且擒斬多人計三關者不日相率回入關以
 外無復著手處已乃蜀兵自入關之後更番迭戰賊
 每不多初八日永合兵破之於水牛塘十二日南川
 兵破之於高坪十七八日蜀兵盡會南川路衝鋒奪
 關基合一路捲之因破其龍瓜園養馬城海雲園直
 衝其鐃村關而連營其下以逼之計賊所有止一海
 龍園直據之以苟活旦夕耳初賊結好水西此事起
 時時以唇齒之說動之水西意不能無感而惕於天
 威又不敵不出兵相角顧其戰不甚力也烏江之事
 衆多悲語臣移檄詰責之水西不自安矣而會賊偶
 殺其據山之頭目陳起禮者龍澄大恨之賊且差人
 備禮謝過遂立斬其使於營門賊憤甚卽治兵相
 攻大岬而去先是臣令安彊臣絕播州之交彊臣強
 應之寔未絕也臣謂監軍楊寅秋曰彊臣寔絕播州

者可執百石之義尚義以義之繼技來益三人爲沙溪頭目賊所用
 以逼安氏者至是彊臣欲決之以取信既戰之後因
 謬爲好語謝之求赦前好賊雖疑之然意幾得復行
 成也遣二人竝二十餘人往彊臣畫執之自是二氏
 之交絕矣此亦天之所以亡楊氏而保全水西令其
 以忠順承世也

播州善後事宜疏

善後事宜

議照播地改土設流分置郡縣於以昭聖朝一統
 之輿圖而新海內萬年之耳目甚盛舉也查該州地
 皇明經世編

鄰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過一線蜀與黔盜無所不接
 壤夫蜀無藉於播黔瘠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
 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
 之四衛竝割附之從此黔省幅員得與十二省比長
 黎大甚爲長便但畫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
 勞費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爲二府分隸黔蜀
 庶建邦啓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除寬脅
 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仰兼併靖橫恣等項凡
 明旨所叮嚀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及見

之後開款目外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進呈 御覽
伏乞勅下覆議施行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牁西連樊道東西廣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酋阮平相應攻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卽播州遵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制梓當墓南之衝走川貴道也舊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教集

不露堂

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州南接發思北達真培爲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濱播枕永祿合帶盧爲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宜州卽古珍州川原平行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俱隸川省統轄黃平爲川貴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銜重慶駐鎮彼中其與播勢相控馭並爲重地應設一府涓潭龍泉地里廣邇各應建一縣甕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泥合設一縣并坤塘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土黔甚通相應改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

番亂流初珍地間人稀始建數城以爲繫屬以後地闢民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以上擬定郡邑并府治倉庫準今酌古應新其名統祈欽定至於新設各官廩糧等項暫於征播支判軍餉銀內支給俟播地田賦起科接支議行停止伏候 聖裁一設屯衛近日所稱有費而無益者莫如衛所官軍然亦不可盡廢者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啓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屯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而消睥睨跋扈之心若夫時操練汰冗弱令爲有用而不爲無用則在當事者之力行何如固不可因噎而廢食也應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總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關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 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冬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教集

不露堂

布花之費共三十畝。卽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兵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冬十月十一月春正二月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齊起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強弱。而明賞罰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官。軍人之田。卽另募壯丁補伍。廢軍得定用。異時卽募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至於貴州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衛所已多。且黃平原有一所。不必增設。以滋冗濫。伏候聖裁。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微功。而開邊費。欲以內脩戎備。外攝夷心。整肅羣僚。警服衆志。爲地方長久之計。則兵道不可不設矣。今無添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註銜四川按察司。請給勅書。關防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整飭新復

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寧酉陽石仕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已縣基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都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毗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並聽兼制。至於該道俸薪等項。查照叙馬盧兵備道事規。暫於重慶府屬州縣編派。俟播地田賦定後。改編於新設州縣。凡該地方一切招集兵民。脩築城堡。布置邊防。儲積糧餉。疏通驛遞。禁伏豪強諸事。聽其隨時督理。俟二三年間。田均食足。兵治民安。或教脩舉遠近懷柔。卽破格大用以酬其勞。庶重地無虞。安攘有賴。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集

卷之二十二

平露堂

一設將領。照得播淪於夷。閱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杆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逆孽潛藏。漢夷錯雜。招苗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未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俯首帖心。惟吾有司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緝。議留總兵一員鎮

守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卽一秦遊足領之合無將
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
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棟家丁三千買馬三
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
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
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各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
量分佈於白田曠黃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
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川千把總
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卽爲築城鑿池建郡縣脩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東坡集 卷之九 平露堂

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徐俟建置竣工之後除
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
及爲民當差者聽從其便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
內選用其黃平留兵三千仍設一秦將領之總聽防
播總兵官節制斯將兵之錯置得人而邊境之姦萌
自息矣伏候 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既復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
方初定需人爲急若非掄擇自近亦何濟於日前臣
等再四諮詢如龍安府同知劉安仁堪任新設播州

知府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淵俱堪新
府佐試劍州知州陳應柏溪縣知縣寇克賢彭山縣
知縣何珩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似宜賓縣縣丞曹
一員以上各官俱堪各州縣正官但草昧經營人不
樂就應從優陞用示激勸且劉安仁十年州郡久著
廉能王陞劉之淵轉餉有功陳應柏資俸已久應以
劉安仁卽爲播州新府知府王陞加運同銜管同知
事劉之淵加同知銜管通判事陳應柏加同知銜管
黃州知州事知縣寇克順改附郭何珩改桐梓詹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東坡集 卷之九 平露堂
改望州縣丞曹一科陞仁懷各知縣臣又查得附近
地方佐領等官頗有幹才堪以集事者如經歷楊體
寬等數員俱應爲新地佐領之川重慶府經歷楊體
寬應改新府經歷本府知事何達應陞新附郭縣縣
丞長壽縣縣丞劉學可應改桐梓新縣縣丞定遠縣
主簿李愛示應改仁懷新縣壁山縣典史蕭時寬應
陞望州新縣各主簿忠州典史吳從周應改真州吏
目原任播州長官司典史且今陞資縣典史徐里應改
新附郭縣縣丞岑坎驛驛丞張二則應陞新桐梓縣驛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李養蒙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驛驛承來化龍應陞新望卓縣合陽水驛驛丞徐懋功應陞新仁懷縣各典史臣已經行令各官一面權宜任事凡相度地形建立衙門脩築城池清理疆界丈量田土召民受屋按籍編戶一切撫摩禁戢事宜但有利於生民裨於新鎮者俱聽公同在事文武悉心料理務臻定效去後仍請著爲令如三年之後政績有成別無他過卽照格題陞以卹其勞黃平新府并屬縣正佐除貴州撫按題有應情人員外未足者及播州新府推官新甯經歷知事附郭新縣主簿等官應卽銓補其兵備員缺臣查得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前委南川一路糧運時當戎馬倥傯之際本官處大處恤轉運極其調停本支折支會計更多儲積不動聲色大事克濟卓然爲四路首稱及查歷來訪定夷方兵備官員皆於地方用事人員內查其賢能卓異者不次陞用應將本官加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職銜管理分巡及整飭播州等處兵備庶便彈壓至於總兵付託尤重臣等查得鎮守貴州總兵官李顯章當政爲領守四川總兵駐劄播州以緩夷方

又查得軍門標下守備江萬化堪陞遊擊職銜赴林領兵建越提調到勝宜授領兵守備尙少一員容臣經行查委通乞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就近推補伏候聖裁

一丈田糧環播幅輒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及考其舊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夷方賦稅原自輕減至應龍出而後巧取民財定爲新法名曰等資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歛其財以招苗後並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皇明經世編

李養蒙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純用漢法以定田賦合貴成新道府親率州縣官據定疆界沿丘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第額糧輕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縣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倣之以清播田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尚有上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尙臨時斟定難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候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銀

力二差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其水丈各官果能執法不撓積歲不爽事完從重優陟若乘機作敝妄用不效者兵備道不時奏呈以憑寬處庶賦稅一清公私胥頤伏候 聖裁

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酋薨夷之後大兵征討之餘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惟冊籍不存疆界莫考復棄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而報多原瘠而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尚有異省流徙假播籍而希冒占者夫王者之師弔民伐罪罪

皇明經世編

李東坡集

卷之五

人既得才遺之民自當存恤顧無知小民何厭之有若任其月占而不為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恐將來田地闕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自應龍在事以來與奪任意生殺自由強凌弱衆暴寡凡業厚而田豐者皆席應龍之寵而魚肉細民所得也此輩初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育身為秦民起釁釀禍者有其身已殲其家已滅而一二遠族尚思承產者謂為厲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剪定此土

宇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卽應龍地下亦不服矣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揚保子者查果真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撥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天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為揚保語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至遺下無主民田應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站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

皇明經世編

李東坡集

卷之五

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上納以充日下建立城池衙門募傳諸費亦定為限制平人不過得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那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經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治罪廢定經制之中又得夫裕財用之意伏候 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朋與如冉從周猶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黃聲上國自逆龍禁鄉文

字寇讎儒生以蒸報爲禮義視直隴爲名教每自稱爲秦始皇蓋坑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爲鮑魚有肉然矣今十戈旣取文教宜先第新遣大兵不惟上人廢沮抑亦物力未藏若紛紛建設徒以恣虛費之資聞奔目之門於弘文雅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網紀諸邑定爲風化之首曰田黃千舊有學官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上弟子員無論附郭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蜀新四縣練白田學縣新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說集
萬曆甲寅
下路堂

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真州旣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道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學校旣立振鐸有地明以人倫風以禮讓彼旣才能崛起者足以備國家徵辟之選而移風易俗無難不然而身被章縫手執簡編亦足以潛消邪心興起善念月劑歲漸不自知其化於禮讓之內矣用夏變夷莫要於此伏候聖裁

一復驛站據州各驛自逆首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

任遷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丘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登得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涪川烏江昌田沙溪仁水湄潭鰲溪岑貴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令分令領兵千百總同見在驛丞率領防兵就彼採辦水石燒造灰瓦起時興工合用匠役亦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取用工食銀米計筭於該邊支刺軍餉內動支仍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贖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說集
萬曆甲寅
下路堂

昨日事完冊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薪舊額上司供辦今旣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裏驛站一體食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便買馬行差目前一切站銀警應官爲出辦俟里甲稍定卽行編派至於夫馬額數應照衙僻爲準湘川驛附郭爲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湄潭岑貴鰲溪白泥各驛俱欠衝應設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昌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應設馬各十匹夫各

二十名伏候 聖裁

一建城垣。夫郡縣既設，必有城垣，所以明保障，防不虞也。播州之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之一府四縣並宜城城，宜石石少者以輓代，其兵備道總兵府并府衛州縣衙門公署倉廩庫獄城隍廟演武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殿廡齋舍等項俱當以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衙舍之建尤宜首圖。一切應用木石甃瓦灰釘各若干，工匠兵夫各若干，應支帑廩錢穀各若干，分委督工員役各若干，城垣高廣丈尺若干，城樓城門敵臺垛口若干，衙門倉庫廟學房舍殿宇若干，俱應該兵備道督同各府州縣正官選委勦明佐二首領雜職等官帶匠估勘，務要周悉，呈詳撫按衙門於堪動銀內行支應買備者買備，應召集者召集，起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二十九年二月初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役有怠惰者，錢糧有冒破者，工力有艱辛者，俱應該道參詳拏究，事竣之日造冊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禦有賴。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編

李襲毅集

卷之十一

平 堂

一順夷情。播地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刈夷

蘊崇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秦民，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顧就中情事不同，亦宜分八。如八司曰播州真州白泥餘慶州塘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甕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同知羅氏，此皆世有官號，與播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擒獻俘，此當與楊氏俱減，不待言矣。真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兵三百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首起釁端，挑惹速禍，且具奏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封，致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謂真州宜正其附播之罪，而江外諸司宜以起釁絕之不爲無因，第王道如天，罰宜從輕，賞宜從重，真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克黔楚鄉導，此輩卽不足爲重輕，顧一念誠欺，自應量酬，令將真州正長官卽爲該州土同知，副長官卽爲該州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卽爲該縣土縣丞，副長官卽

皇明經世編

李襲毅集

卷之十二

平 堂

爲士士簿同知羅氏爲新府上知事此則略其大罪錄其微功且令題結贖免之流居然於衣冠文物之列諸表亦何幸焉此外尚有投降夷日原井長官本無冠帶但資格曾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眷酬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日袁平父遭臨禍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領撫職銜下赤水里頭日袁榮仁候里頭日王先安羅二村頭日單國明羅國顯安榮以上五名在工繼先臨時觀望在安榮等兵進方投卽待以不死亦爲正法但其返邪歸正自宜皇明經世編

李東校集

卷之二

下露堂

量酬應各授以冠帶總旗高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條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爲名恣行霸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秦民始助楊氏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爲禍首天下恨之但逆賊造反罪大惡極自難以餘波及人除在軍前作惡者有頭蹟見行監問者照律正罪外餘俱無論與與雅新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行拏問發落以後各地人民亦不得指稱以前事體將處分過橋日橋民告害致起

事端官司亦不得受理違者最罪伏候 聖裁

一正疆域橋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混淆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雖犬牙相攬未能齊一然畫野分疆亦自有和沿界至惟是夷性犬羊互爲雋長強則侵凌弱則賊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如儒溪沙溪水煙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冊可考緝麻山李特堽仁懷石寶寬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祇緣先年楊氏中衰時曾爲永寧水西侵占後應龍當事治兵相攻恢復皇明經世編

李東校集

卷之二

下露堂

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權馬兩下支持此在土司可也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故尚可混行爭占乎乃本西止求清查永寧輒行資授正勳以瓜分爲言不知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驕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囊猶且多支本折優議叙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正爲土司管家事乎土官明於大義必能引分自裁第其邊隅日把往往罔上行私蠹廣已業及今

若不查明將來未免多事應行播州該道會同鄰近
道分清查一切相鄰地方如原係播州者歸之播州
原係永寧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爲遵
守其鄰邊日把如不安分義妄肆侵爭重行究治干
礙土官一竝參處益朝廷伐暴救民原不爲利其土
地但無江之欲漸不可長且楊氏之禍止以下驕恣
而上姑息遂釀成滔天之患今復苟且遷就誨爭養
亂并地方之利亦非土司之福也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四

陳子龍以子 徐孚遠明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上本 周立勳勸南

夏完愚民古泰閣

李襄毅公平播全書

疏

李化龍

播州地界疏 播州地界

題為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懇乞 聖明早

賜決斷以免懸牽以靖地方事臣近見邸報川省接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 卷之二十四 播州地界 李化龍

臣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臣竊

其疏其俾仙新鄉不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尚

未歸夫播地臣所定也清疆界臣所建議也乃自

受歸以來五年於此迄無定議臣亦安得默然無言

乎夫今之請播界所連者永寧水西二土司二司之

事都門議論勿與地方不同蓋以資格有瓜分地上

之說二司為平播與事之人故每每以賞功清界合

併言之不知此自在臣原題善後疏內但歷年已久

人不及知耳臣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一款有云賞

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

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駁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

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昆猶且多支本折復議叙錄此

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

為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清界自是

清界必兩事不混而後可以言二司之事臣請先言

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臣記平播之初永寧即具文

申請將仁懷赤水儒溪甕平石寶桃紅村安羅村緝

麻山李傅垓各地方賞供提調糧馬下南道參議劉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 卷之二十四 播州地界 李化龍

一相亦為轉文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干聞崇臣介

儒溪等里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為奢氏所侵楊

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袁初袁切等皆兩下

任納糧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羅國顯

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投出歸降緝麻李傅則皆

官軍隨處斬級報功取之著在塘報因逐一批駁之

久之相見臣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幾誤矣

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謬謂不敢有希望瓜分之

意其後河西一帶照舊屬播皆經督臣王象乾查覈

已明定置已定此何容復議者臣又記臣臨行時劉安民有一疏條陳五六款內一款言永寧所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爲上司所給耳批行該道查議未報而臣去審其議與劉一相等耳當時若如其說則取之播州送之永寧便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哉乎蓋臣在川時安民臣爲其弟光臣求襲鎮雄布政司已爲是詳臣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改流客世續一老婦無子不能自固遂相幫客氏爭地自廣實欲自爲之地耳臣既已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東坡集

丁酉堂

爲券與之三年之後必且碎爛不可舉而後與之爭地彼無憑矣如其議屍果壽後數年而爭地永西之券果糜碎而不可舉然地終不肯歸後經告爭勸亦不肯與以此時有睚殺竟爲兩爭不決之地此其言不知的否而贖屍之事則具此播地入水之一也又聞向書葉夢熊巡撫貴州時應龍遁形已著夢熊欲剿之召安撫臣之父安國亭與謀國亭自任取應龍之首出而渡之今應龍逃之川省求救撫按國亭遂乘機占其水煙天旺一帶地上此後時剿時撫播人藏無寧日至應龍浸尋造逆懼失水西之援亦未敢動兵相爭但亦僉派頭目催辦潯馬若兩屬然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臣之起家河上也梓臣有使入京上地界疏並以帛帑示臣臣見其議尚未決因復之曰當日清界鄰意欲張嚴局而寬收之使國法夷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從寬歸結爲愛近數月前督臣又有入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疆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承直令我勢而全與之我 cannot 清以前未下之地而益其已清者失之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東坡集

丁酉堂

乎。臣等德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聞。則謂臣原開
自永寧大甲。自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
臣等不必論原開新門。只在係先年者。結與水內係
近時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標者。今之多。必與地
相當。傳表情尚未暇也。另爲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
心相商。務求早結。歸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
臣聞部報見督臣一次。疏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
查係掛圖故土。應盡退還。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
論。查係嘉隆以前侵占。應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
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寬牧之說也。所當遵照歸
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
地。有洪武年間者。有嘉靖年間者。有萬曆年間者。
共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遠年應與水西近
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還。與稍
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似應與應歸地
界已定。止議認納糧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今日。
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糧。何者。昔爲兩爭不定之
地。今爲一成不毀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理爲

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禪重。歸之安氏。則
禪輕。地已歸於安氏。糧猶累大播民在土。失事事求
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亦宜。
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其文紛授。
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俟臣去。別爲伎倆矣。臣
察保寧。猶後文論之。今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地取
勝。而錫陽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恩氏。外有陳恩
彼二人者。尚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近聞
恩氏物故。陣恩見疎。當是王嘉猷李希聖張聞達一
皇明經世編

臣等德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聞。則謂臣原開
自永寧大甲。自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
臣等不必論原開新門。只在係先年者。結與水內係
近時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標者。今之多。必與地
相當。傳表情尚未暇也。另爲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
心相商。務求早結。歸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
臣聞部報見督臣一次。疏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
查係掛圖故土。應盡退還。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
論。查係嘉隆以前侵占。應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
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寬牧之說也。所當遵照歸
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
地。有洪武年間者。有嘉靖年間者。有萬曆年間者。
共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遠年應與水西近
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還。與稍
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似應與應歸地
界已定。止議認納糧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今日。
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糧。何者。昔爲兩爭不定之
地。今爲一成不毀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理爲

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禪重。歸之安氏。則
禪輕。地已歸於安氏。糧猶累大播民在土。失事事求
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亦宜。
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其文紛授。
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俟臣去。別爲伎倆矣。臣
察保寧。猶後文論之。今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地取
勝。而錫陽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恩氏。外有陳恩
彼二人者。尚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近聞
恩氏物故。陣恩見疎。當是王嘉猷李希聖張聞達一
皇明經世編

昔生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從事於矢石瘡痍之間卽有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士司欲免情深猶土念重勅則張輾裂背跋扈跳梁真以動後事者念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誠恐平播諸人他日但有事端便當追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費終身之罪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此臣所感於任事者也臣又因是而有感於論事之難也西南夷其人皆犬羊也其政皆水火其民皆蜂蟻也以前不論自臣所見彭元錦追逐再御龍直至重慶西陽境內數百里死者如麻勘問竟從寬貸蓋益州劫取奢世統赤水之術人頭滿地有司亦不以報曰此土人耳蓋其民雖在治朝常如亂世從朝至夕莫必其命夫井天地所生耶向使皆爲郡縣有是事否說者以土司起自漢諸葛亮所置謂爲當然夫亮方規取中原力自無餘耳何獨亮哉高皇帝定鼎金陵有戰之餘急在東南故緩在西南也文皇帝建都北平三皇之後急在北夷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久自不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以

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水火八百年矣何以逆酋自下天討遂不與神廟費雖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辭水火永保妻孥亦未爲非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來此無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土則一方小民既永出陷溺藩境土司亦莫敢枝梧何詎非長猷便計哉乃在事之人中道多故遂至不了其在今日景論已多親聽漸治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因時立政者也但卽欲善處亦不過逝者歸地還者認糧如督撫所議作種已久墳墓難移姑以順蠻夷之心示寬大之政云爾么麼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亦何必以敵國相視甚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清查便曰開蠻今日以清地爲開邊他日必有以失地爲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爲避事他日必有以廢法爲任事者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待將至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懦弱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進不至激其怒而快殺之不已然則釁成播州之禍恐不在

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且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曰胡爲避嫌而失危戍之和。彼曰胡然冒嫌而棄盧龍之寨。此曰吾爲急公而置毀譽於度外。彼曰吾俟論定而置死生於目前。令舉世之人如穴中觀鬥。強弱難分。久之必至兩家袖手。一事無成。避空談而貽實禍。則亦議論相勝之流弊也。臣謂邊鄙爲重心。所難明今日之事。止宜論是非而速爲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爲軒輊。曷目前既得結局。將來亦免反覆。此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皇明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上內閣趙光二相公及司馬掌科書

楊中

今之談樞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日下。夫兵黽括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克。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上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鋒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眾。用眾即餉中平。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

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也。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向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廣兵滇兵。調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現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遲不速。惟吾所爲。而今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期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遠。永寧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犄角。而齊入。益雖不俟。川兵自是相當。乃爲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遲又得。明旨促之。庶不後期。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鹿易舉。舉事極簡。三省皆

皇明世編



卷之十

十

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餓乞臺下車允

與少司空趙寧宇

按事

人來承教娓娓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旋也不佞久欲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給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逆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夫將到客兵來不佞即建旗鼓而臨之恐臺中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一

不露堂

今日即曰簡練豈遂堪用否兵士練磨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磨壯若只在牧場中操練卽三年五載亦無益矣故調泰兵浙兵取其輕戰再調滇兵廣兵湖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後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觀抽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壓卵加以懸溝內變不作罪人一得大事卽了若曠日遲久宜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態文官則馭大眾而猶行苛察徽纒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顯夷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大司馬

初龍入境後得酋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赦遂於一決也時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責之大段言首雖奉有勦旨然部覆尚欲行勦此其人尚在死生之間今何爲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線生路而自塞之是何人撥置伊有何冤情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之二

上

不露堂

明報速蓋假不顯形以惑亂之也文至而綦江已破且感言必取重慶諸道不得已仍以原文諭之總兵又以一旗招之而雖知其真然不無希冀遂亦具反往復遲疑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渝者漸已調到西知重慶雖下只須止兵入則兵到重慶者業已滿萬攻不克守有餘矣使西當時長驅直搗全蜀可虞今則門戶已堅守與益蜀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脆弱上司兵觀望戰固不能守亦難久若西再以全力持久坐困一城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漸兵乃於賊守有賴故川人望外省兵如農望歲不知今已得請否惟台臺垂神是瞻西先年原無逆節亦無遠略惟邇來我所以處置者全未得宜剿一番撫一番皆為彼增一番兵力長一番雄心今則公然有不軌之心前割據之心矣諸凡上下文移舌劍唇鋒總足反甚無容更僕幸今方內少事得以專力圖之若以天之害滅此人然而後朝食真為潛消無窮之禍而宗社生靈之福也查先年蜀中都蠻叛逆成化時程尙書信征之用師十八萬而無成功萬曆初曾巡撫省

吾征之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縣應龍之後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奏效總之蜀六萬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俟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剿也錢糧約用百萬川湖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尚有積餘一處借十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矜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田大司馬

措事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大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為守禦此則重慶真急矣乃龍一入省即令萬整馳

入其中，正令先予奸細，日而得士六人，其父之，施於河，其後賊下基江，以兵口，不致有攻重慶。況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甫用江津，盧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矣。賊犯永安，而不列，寧犯合江而危，不敢尚復，重慶手蓋保重慶者，賊下基江時之要着，而非所語於今日也。當賊下基江時，龍即次入軍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即賊來，不過要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重慶而分兵，犯歸播州縣，彼將羽，不飛，接，絕何地。

章明經問

李東坡

李東坡

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机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餘，保全各州縣，則君總督在，對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尚欲至，近地調度，會鎮道事急，以招撫給賊，龍亦行，解諭之，賊遂還，制不寬，寬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即出，犯者來，行更速，其故是以止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基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施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益進攻之具，如火器。

火藥，解甲，緊彼弓箭，鎗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省下關局置造，以至買米買馬，更難諸事，皆與司道面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督催，時時審，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功，急急焉之，尚恐年內不產有候來，係大與，若東駐重慶，又移往遂，就延日，將外疑賊而內疑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益多，史駭聽聞，已於日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遠慮者之口，而明

章明經問

李東坡

李東坡

其所以則外議紛紛，終勞神慮，故須曉曉，自時井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哀親懸望，以日為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減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諫尚有短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為其所可為，不復置辯，寒不暇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幸察，終賜主持，龍臨牀無任瞻望之至。

上內閣趙沈 相公并同大司馬

李東坡

賊初下基江，若長驅直搗，即成都亦且不究，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為督

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違勅之旨，然部議猶
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
乞哀，尚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
地，意欲何為，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執大，應龍
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執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
亡，今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
行欽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得敵不已，則雖欲
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為此牌仰該道，即便差
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
相來使，况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為詞此
只宜具文中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
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勸，然部議
猶令兩省巡按行勘是，朝廷尚未盡絕之也，轉輒
為禍，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
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
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謀已重，今必欲併一線之
路塞之，而後不知耶，仰應調兵行剿，但恐朝廷德
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

入，如虛回巢，尚得九令，若彼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
自文，合再曉諭，為此牌仰該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
倘彼有不自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干戈，自
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朕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
牌雖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
寬，且索秦民戍官之類，其詞甚驕，係龍批云，格州係
累朝舊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口廢之
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剿則無以示西夷耳，觀
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為伊留意尚有餘思
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威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已
誰為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撤於
控訴無門，若欲衆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
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港匪曾經何衙門問斷
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朕得之以為兵部真
有開路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
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闕出，具
書該道，今龍設策弭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
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

必來求寔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卽狂逞，卽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荅該道云：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都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聞謙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剿旨，亦未必堅定，必刺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勸，而關外之事，原不中制，前不倭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另將一議，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俗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百姓，入城之後，歛師而去，卽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首兇悍不顧本，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酋從狂逞，亦未必然。蓋酋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邢崑翁時何曾無勸言，何曾非竟刺得我等使餉，豈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也。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侯亦欲東面請教，此復不一。此書

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紳看之。故洩于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伊誦得上司移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人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剿，然兵餉已集，自可無虞。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尙以節來古意爲挾撫也。酋近日謂安瀾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某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卽出重慶，卽重慶或無恙，而別城可慮，不東行，則賊不但不垂涎重慶，卽別城亦且未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一攻城，止一犯永寧耳。以永寧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南川自綦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虞者，今日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技倆，不可不用，亦可不必言。唯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悴，其不卽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本可明言于人，乃今言者不

已，不得不盡白于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發糧無地，果復密行招誘賊之爪牙心腹，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即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即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旁觀之說所搖，即賊不足平矣。伏惟垂解。

與楊監軍 據事

貴州一日而三報，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夔州入，發鎮雄之兵，從永寧入，然不能即至也。童元鎮陳壽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也。童元鎮陳壽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十卷堂

即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耳，不得已令蔡江南川之兵，各擾其境上。石生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尚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即當集兵以保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即國存，不死即永生，收即國勝，罪即國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即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下越一路無

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奏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并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一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惟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即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良，此何如？乞彼中即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便矣。幸亟圖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十卷堂

上內閣沈相公

據事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緘悉其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印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贊，頃蒙台諭大將加意，久意無聊者，應爲劉鍾元鎮大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低領，但終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杏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求因而懼，禍貪功，亟意復用，練

立治器且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爲可用卽龍閣具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頗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龍已上落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長禍今用之卽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益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駕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尚俱有禍况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卽以形跡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日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領據該省撫通皆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東校集

司兵卽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彘而內助橋外壘土司則佩虎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養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慮後來驕處遂其日把陳思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衍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衍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思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故慮思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茂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上地許人人不信了渠酋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卽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卽成者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資陳以紓心慮伏維崇昭臨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東校集

學無任仰室之至

與楊師軍

卷之三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獯鬼，耻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奉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今丁寄并子時，安國亨老且死，強臣立効不省事。其目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碁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楊師

重

平露堂

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

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

銀十楨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尚在，猶

隱此宜直諭。」竟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日把

所賣，使勞而無功，則竟臣必且發其事，而日把無如

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日喪女，其

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勦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

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

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楊師

重

平露堂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并田大司馬

破碁情形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後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塵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碁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勦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三司耻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捲上，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

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國行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
 江手硬暴江統很委難相激明當敵而川耳至十一
 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
 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國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
 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圍下各有殺傷日暮
 據其關十八日暴江兵至盡掃其圍下周圍之子國
 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國下已無
 苗賊惟率兵保國然無足慮也田鵬楊兆麟等五
 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寔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
 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
 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
 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
 西原是觀皇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策弄
 能重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
 兵隨川兵攻圍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
 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
 我害卽住況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
 虞利鈍然記亦且諱之又諱以詞萬全賊一日未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政集

平露堂

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指可勝惶悚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李義政集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李 雯舒章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韓文泰閣

李中丞奏疏

疏

李 值

東封失策選樞臣以國戰守事

遺勅使 罷中樞

臣受 皇上知遇隆恩常懷相軀報 主之意顧煩

言細事無關國家理既安危者臣亦不敢出位言事

皇明經世編

李中丞疏 遺勅使罷一

下諭堂

激聒宸衷惟是東封一事辱國糜廩實宗社安危大

機諸臣會議臣光祿不與焉臣獨紆愚衷仰備乾綱

我國家新御六合四夷無不賓服惟日本嶠居海外

二百年叛服靡常頃隔白以中國亡命之徒竄日本

之帷而篡其位天下大逆也收六十六島之衆無故

稱兵西指外夷大奸也侵犯我屬國戮辱我將士中

國大仇也夫中國所言封屬國者藉其恭順有功非

所以賞爵賞子寇仇也開白明爲天下逆奸中國寇

仇如之何其可封此始封已誤矣自冊使東行已經

年餘但聞其要挾之語未見迎受之狀并髦朝命羈

囚使臣侮慢不恭輕藐天朝已甚此往封又誤矣今

正使已逃情形已露倭日聚兵釜山建舍積餉造船

大修戰具此豈恬然就封委命稱外藩者乎奈何堂

堂 天朝必欲強之受封終欲以封自愚哉夫倭而

無志於中原則我不必議封設使果有侵犯之意志

不在小豈一封所能禦臣嘗按跡推之關白一亡命

徒耳竊據一國已足自快乃一舉而收六十六島既

收諸島志意已滿乃又一舉而直破朝鮮朝鮮破矣

皇明經世編

李中丞疏 遺勅使罷二

下諭堂

乃又不愛金帛子女惟與國是索割地是講由此以

觀蓋隱然有橫行之謀以封就封實緩我備非真以

中國之封爲榮重者也賴天之靈封事旋敗我得識

其謀而蚤爲之防其失回大其禍猶淺萬一陽受而

倖成之則彼謀愈深而我防愈疎其失更大其禍更

烈故臣爲今日計不必問倭情順與不順封事成與

不成惟當一意防守乃爲萬全長策獨輔臣趙志臯

樞臣石星不咎給謀不減百計且言戰守始焉就誤

豈容再誤修聽二臣謀恐非徒稷福也然二臣敏于

掛衆試計 皇上者不過借口揭報互異情形未真

如不遣官探聽明實戰守之議終不能決莫若仍于

利道中選風力者一員如終年請勘黑谷關故吏俾

會同督撫巡按諸臣前往探勘一面移書關白行長

切責如何稽覈冊命又不奉迎一面移文使臣楊方

亨沈伯敬等切責如何輕入虎穴又不實報並密訪

倭奴是何主意又不受封各得實消息星夜具奏

前來如後果恭順不改初約釜山一倭不置即令楊

方亨沈伯敬克正副使竟完封事以見天朝字小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中 李中全 疏 平露堂

仁備倭盤據不退別有他謀即令去使收回冊印歸

報朝廷我惟速備戰守以待動靜庶幾疑謀可斷廟

謨可決不致終恨國討臣故曰遣勘之臣不宜罷蓋

如此至輔臣趙志皋尚書石星一以嗜欲智昏一以

謀拙志餒屢經指摘方寸已亂莫若姑容其致仕

回籍聽勘以示 皇上優容大臣之禮待勘報到日

是功論功是罪論罪其遣下員缺速選又歷邊防才

識通敏者推他派議戰守之策勿蹈前車之覆庶官

知奮勵事不掣用何策可收軍國有賴臣故曰慢事

之臣不宜罷蓋如此然臣猶有說焉禦敵之道不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沿海防守原當無事有備况

倭謀甚狡焉可怠緩失時伏祈勅下該部行文經畧

撫鎮等官凡沿海通洋去處預先設法防範各隨信

地所統兵馬及時訓練武藝修整器械隨時策應調

遣亦勿先事張皇驚擾百姓庶事有備而足賴民不

擾而常安尤策之上者也

請留征倭將士協力剿除東虜疏 後進舊編

竊惟遼鎮爲京師左臂孤懸倭虜之閫頃因倭患孔

殷虜勢愈熾遼岌岌乎殆矣今賴 皇威退暢倭氛

蕩平遼已去其一患但虜志日驕漸不可長不乘便

一創遼之安危未可卜也今東征大兵將撤便道少

停順手揮戈不勞餘力下截一會機不可失該臣會

同總督簡遣保定等處軍務兼理報儲經畧禦倭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王業弘議照征倭征虜莫非國家大事以征倭

常時亦不常勝係

之兵乘勝征虜尤爲不測兵機况倭雖去而未必不可

復來有備斯能無患虜雖驕而未嘗不可折移東正

帝望西笑莫善於此臣等嘗考覽今遼山河自廣寧
抵遼陽東西去僅百五十里今則二百里而遼自
廣寧抵開原東西去僅二百五十里今則七百而
遼蓋由舊遼陽二岔河介在其間又淪夷地隔斷內
無足以斷河索索一水脉絡阻絕邊長難守防禦不
便誠遼左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夫之憂憂也且土地
平衍肥饒牧馬耕種舊城基址尚在最易恢復臣自
入遼以來爲遼深計必此端一復東西聯守藩垣始
固堂與小寧周環八百里遼寧十省八九而海蓋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寧 五 平露堂

馬遼甯情壯者二萬合之得四萬衆應用前數已足
各選驍將統領聽臣等指揮分布協力剿除義順一
展醜類魂驚不戰屈兵先聲奪氣虜賊有不携巢遠
徙歸我侵疆者臣等未之信也若夫進取方畧措置
機宜變難先圖權難直設隨機應變因時制宜悉從
臣等殫精畢智便宜行之伏乞勅下兵部亟爲議覆
將來節制敵兵馬遼甯情壯者二萬暫住遼陽行臣
等及時料理協力共圖則大兵偕集軍聲不揚南窺
狡倭再犯之謀非折狂虜內江之勢既存箕子之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寧 六 平露堂

上 帝復遼陽之舊疆我 皇上威靈神武一時震動
鑾虜豈不偉哉臣等易勝踴躍待命之至

請罷遼左開採疏 遼東礦稅

竊照遼左最爾孤遠關係京師左臂頃因南倭北虜
並江交侵殲將喪師徵調轉運間爲之整竭士馬
日見凋疲中外臣工無不爲遼寒心恐國家左臂竟
成不仁之患通者 皇上軫念殘敝不以臣爲不肖
授之節鉞發帑金二十萬調援兵六千名許以便宜
行實從新整頓臣受事四月晝夜經營寢食不遑求

所以受病之源由爲劑量調養而元氣虛耗百病叢生狗馬之心力徒殷地方之瘡痍未瘳臣方憂懼無措莫知拯援忽接邸報兄義勇前衛千戶閻大經一本仰沐 聖恩俯據忠悃事奉 聖旨這所奏遼東地方金銀礦洞及馬市方物稅課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尚膳監左監丞高淮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之不勝駭異夫遼東不堪重役此 皇上所知也知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李中丞疏

平露堂

不堪而欲復擾之豈 皇上之本心哉無乃以聞大經之言果有厚利爲真効忠乎 皇上乎臣以爲不然也大經一介武弁安知國家大計不過假金銀礦洞名馬貂參故動 聖心欲爲自私自利之媒其貽禍國家流毒地方彼何所顧惜耶臣請以利害爲 皇上言之夫自古聖帝明王嘗開導專利布之下矣未聞專利聚之上也專利者間亦有之如鉅橋鹿臺瓊林大盃非不歛天下之財聚于大內然載之未久散之最速財未必常守而害且先之一時聚歛所積僅

足爲敵國大盜之資耳故國家之利在宗社靈長而不在府庫充盈在邊鄙不幹而不在藏蓋孔厚使遼鄙寧宗社安即財用不足府庫空虛尊富同自在也何害於國倘以搜金括利之故騷動封疆禍延宗社縱積金如山聚貨如林一旦民心離散變起不測有粟且不得食財誰與我爲守也臣受 皇上知遇隆恩捐糜難報項見中使絡繹不絕開採遍名山收稅盈海內流亡載道怨氣冲天中外臣民惶惶憂亂莫必其命臣方欲哀鳴 召父之前冀其停止與民休息未遑也今不意垂危之遠亦有中使之遺無論利不償害臣恐奄奄待斃之遠民不南走倭必北走胡遼自是不復爲 皇上有矣臣額封疆重寄奉命爲 皇上安撫全遼遼之安危在臣一身臣體 皇上安撫之心凡遼有害必與去之凡遼有利必與興之今遼之大害孰有踰于開採之騷擾遼之大利孰有踰于不開採之安靜乎臣欲默然無言不可得矣夫臣自山海以至開原遼長一千二百餘里外無備垣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李中丞疏

平露堂

隔內惟臺圍牆守處處虛焉馬可通在在需兵防守見

在兵馬各有信地。地濶戶寡。防守尚苦不足。曠役一興。資何兵以爲護衛。定遠二十五衛。有軍無民。兵根寡少。全賴餘丁幫貼。每遇清勾。尚苦無人頂補。曠役一興。資何人以爲夫匠。中使出關。官採從人。訪必百數。薪給口糧。當以千計。此等錢糧。將何措處。夫匠必給工食。兵馬必增糧餉。搭蓋棚廠。製造器具。必須物料。此等用度。將何支取。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而遼左庫藏空虛。民力殫竭。欲括之。官而官司無措。欲加之。民而民力不支。不得已。其請之內帑。先是山澤之利。未見影響。而公家已先告困。此其爲利耶。爲害耶。不待智者能辨之矣。然猶其小者也。遼左孤懸天末。南當倭北當虜。如兩虎爭食一物。不虞倭吞。則虜虜噬項頓。皇上威靈。命將專征。徵兵數十餘萬。費帑藏一千七百萬金。始驅倭渡海。僅能爲遼去其一害。而遼勢猖狂。且其一日。前年犯遼。潘去年犯。前河鼠竊。狗盜無日無之。而本鎮兵馬單乏。見虜輒逃。遼之城堡。臣尚憂其難保。無虞若後。以開林厓聲誘之。使來是爲遼方。馳開境之虎。反延在境之虎矣。據大經所

言礦洞產于大常山蓋州等處。夫遼地遍爲虜殘。惟金復海盡歸然。靈光尤爲虜人所最垂涎。賊由三岔河直入海蓋。特半日程耳。開採之役。兵夫數千。露處山隈。虜如以精兵二三千騎。乘夜突襲。數千人悉爲蕘焚。而所採礦金。又爲虜人囊中之橐籥矣。中使銜上命督理徵採。不令出城。則稽察無人。利歸群小。令其出城。則虜犯莫測。意外可憂。去年秋冬。臣與經理撫臣先後相繼出關。義不免俱遭虎口。頃者按臣出巡。危險更甚。夫大臣等地方督理兵將之官也。動且獲危。蹈險如此。中使出入無時。來往僅微。設爲賊來。將誰護。此其爲利邪。爲害邪。亦不待智者能辨之矣。然猶其小者也。京師腹心也。遼左肩臂也。未有肩臂受害。而腹心不病者。晉金元之禍。皆起自全遼遼。雖彈丸黑子。諸虜環處其外。安危實與社稷共之。連年災患。頻仍命脉不絕如縷。一聞中使復出。人人驚惶。咸畏生理倘延懼不安。必將逃竄。遠遁况城島嶼素爲通逃淵藪。每遇差煩。率皆逸去。兩地萬一浮海居夷之令。動東方半臂。皆論爲夷。此其所關于宗社

安危又何如也。臣興言及此，更覺芒刺負背矣。臣嘗爲御史，益嘗盡忠。皇上感悟，聖心大馬忠誠至今尚蒙。聖明洞鑒，遼左之役亦惟。聖明特簡皇上知臣，不可謂不深矣。故臣私心謬賞自前，亦願捐此身以報。皇上。今皇上以天縱至聖千古明王，一時惑於群小言利之謀，取怨天下，盡失人心。岌岌乎將爲宗社深憂。臣坐視不言，負義孤恩，莫此爲甚。況皇上有轉環之度，如日月之食，見善未嘗不還，還未嘗不速也。臣記管年小臣中，有以酒色財不還，還未嘗不速也。臣記管年小臣中，有以酒色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中全疏 虞震士 平露堂

不四箴諫 皇上者。皇上赦之不罪。不惟不罪言者旋且內殿罷長夜之飲，中堂微當夕之歡，間或鞭朴左右，迭亦。聖性和平，三者上智所易溺也。皇上悉能改過，不吝與化，俱新此非千古英君，諒辟所絕無而難見者哉。若問採微權流害不減二者。皇上顧甘心桑榆之言者，愈衆而持亦愈堅，豈以好貨無損于。聖德，釀亂未必如人言乎。不知三者害先一身故不羅見而改之，甚速微保害在天下，似若無傷而發之更烈。皇上特未之深思耳。臣願 皇上

併此一件，力爲中止，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原非贖貨之主，前日誤信佞臣之搆而舉。今感悟忠諫之言而罷，如日月之更大明，中天人皆仰之。頌。聖明于不朽。則皇上神明神武，直駕克舜而媲美禹湯文武，臣漢唐宋諸君於下風矣。管年小臣四歲何足以。聖德萬分之一，故區區遼左一隅，穆旦夕之安，又是皇國鞏固之餘事耳。臣易勝願越懇禱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李中全疏

虞震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六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子遠閣公 吳培昌坦公

宋存標子建參閱

陳玉壘奏疏

疏

陳于陞

披陳時政之要乞採納以光治理疏時政六要

臣一介謏陋誤蒙殊眷拔之稠衆之中冀諸輔弼之

列仰惟聖明在上各碩在膺日孜孜焉祗承休德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六

本規隨官可因事納忠豈必露章言事但伏念我

皇上躬親政務總攬乾綱時象正登庸天工無曠

斯亦千載盛際已而中外人心猶未翕然稱慚以爲

至尊深畏等書有日臨之疎忠直沉淹泰茅無彙拔

之望頃雖冬春之內兩遇臨朝銓曹之疏已荷批答

而海宇之拭目延首方甚切也又近年來吏治情藏

國用直調遣睡多警武備未修揆之政事之體似尚

有一二當亟爲釐飭者臣誠黠劣不敢自謂識達時

宜可以裨獎補偏而叨備腹心荷恩深重一念耿耿

快忠懷之頗久輒敢不自揣量條爲六事進獻倘蒙

留神聽納仍敕所司斟酌議行卽萬分有一足以增

光日月之明裨益太平之治亦臣所以報國恩而酬

主知之職分也計開一接見大臣竊惟我皇上以

神明裁斷照臨臣工世務洞知主威獨運而年來疑

議橫生紀綱未振者祇緣九重之靜攝旣久大廷警

蹕稀聞是以官府內外意氣困于泰交百司庶案玩

惕成于積習耳臣自蒙恩擢在秘閣每間移清之上

章奏不輟覽宴軒不恒御時需諭旨諮問政機藻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六

之批決如神隱情之燭照如火仰見宸慮憂勞未嘗

頃刻暫弛昨冬恭遇臨朝受賀召見臣等俯垂清問

廷臣莫不相顧色喜日者四方計吏雲集闕下復俞

臣等之請御門引見親漢玉音交戰之內獻聲雷動

以聖心之兢業臣等既得于親承聖躬之體固臣

又得于快親則朝講秩節似宜次第修舉矣乃皇

上猶若未肯政行之若意者加意頤神以深居簡出

爲攝衛之常乎臣覽書無逸篇首一宗周文王之壽

考皆以憂勤惕厲得之蓋人久靜而時動則血脉流

宅暫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斯養生之善喻也假令久習安處始雖暫適而更致血氣結轉喜怒失平迂積休和之道似不在是倘謂國家法嚴令具夫既或治之有不妨垂拱責成者此又不然天下雖大譬則一身君者中心臣者四體人必心之精神融貫于肢體百骸間而後身乃無患若精神有一處之不到則手足雖持行不能矯捷耳目雖視聽不能聰明今時之談維文貌備存而實多頽廢不振之處其病正類于此非明王屬精率先于上曷以興明作之治哉又或謂本朝履祚享年之永無若 肅宗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居決事稱御大廷此無爲政理之明徵可仰法也此亦不然 皇祖雖久處遼嚴而宵旰靡暇大阿獨操每有大政令必密訓輔臣商確再三或遇虜警軍機中夜傳奏立賜批答用足人心悚然莫敢玩視然至末年尚未免柄臣用事貪黷成風夷虜深侵邊務壞弛則亦以倦勤之故矣業稍逸耳況今事勢助勦物力周耗十倍當時而又可以宴然自逸耶夫王上深拱不出則人臣

雖抱忠誠石書不獲伸造膝之談政事雖奉獨斷親裁莫能杜盈庭之口欲以集衆思而擇羣疑其道無由今亦未敢過煩 聖體如昔年臨御之頻數但乞每月一再臨朝堂及今春和開講之期間一御講讀四時大祭躬一舉行其有軍國大政符召臣等及部院大臣于便殿從容訪接商決行止得時奉天顏躬稟宸斷此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鑾轡之須臾于事非有過勞而足以振權綱決壅蔽譬之大明一出陰晴潛消天下事指撝則定矣臣猶憶我 皇上初年勵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煌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以爲早文華聽講則每月六七御雖祁寒暑雨未嘗傳輟而不以爲苦因早而親叩南郊則布袍徒舄往返二三十里爲萬姓請命于天而不以爲倦吏兵銓選則御門臨決賢能獎賞則延見面諭此皆典制所曠見 祖宗所罕舉而 皇上猶日孜孜力行之今又何難于暫出也昔敬皇帝嘗問先臣劉大夏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大夏對曰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之自然

順理便是太平臣以爲今日挽回世道興建太平其
機括無大乎此惟在上心一番勵聞耳伏乞 聖裁
一錄用人材臣聞天之生材良亦不易其有以生之
必有以用之連抱之木委于滄浪則匠石望而垂泣
驅驥之足伏于皁櫪則良樂顧而嘆咨今世稱正人
君子沉抑下寮擯處岩壑者無慮數十人矣此皆
祖宗所培植皇上所拔舉已服在周行早擢民譽祇
因言事過激任事過銳其詞氣愆拙識慮迂疎自干
威怒誠亦不能無罪顧違罰既久困衡日深報效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懼夫霜露風霆皆大造之恩進退于奪皆至尊之權
況容賢舉直顯名必歸之上而黨之一字尤非盛世
所宜言者臣等固深諒廷臣之必無是心也乃 聖
心固已疑之誠使繼今言之不必效或更重言者之
罪寧之不必用或更絕其嚮用之塗去者卽木能卽
收在者或輕令其去或一事而波及于衆或微罪而
網之終身此豈治朝之景象又使廷臣各懷畏避日
繁善類凋落終老牖下一切循默自容不爲我 皇
上力言申雪之亦豈國家之福故今日言之則懼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宸嚴而不言則下拂衆望用之則不能取必于 皇
上而不用則無以自解于士大夫之口無一可者臣
竊有說而處此查得嘉靖年間言事之臣偶被嚴譴
多蒙賜環其已斥謫者或一歲再歲銓曹必將屢經
再舉人數開列上聞 皇祖隨意批用或召自民間
往往海登臚仕故當其時恩威並用舉措稱平下有
拔擢自效之期上無逆遠終棄之意官事不賈幹濟
得人其在乎今固不敢令當事者濫舉泛用以取朋
黨之疑亦不敢望 皇上一槩收召以徇羣下之願

但乞敕下該部備查先後積落諸臣，鑒經科道舉荐聲實相副者，每歲分爲數次，別白才品，開具上請。臣等亦不敢纖毫干與，但恭聽 聖明親裁，察其懲創久及事關職掌，情非飾託者，欽點敕入下部銓擬職任，亦不必拘定原銜，凡內外相應員缺，皆可隨才器使。若試用有效，酌量年資，績課隨衆陞遷，卽有虛名，鮮實者，不妨與衆共斥，俾賢者得以表見其長，不賢者得覆匿其短。如此則在科道徒具荐揚之責，而用舍非其所關，何名之可沽？何黨之可植？銓曹雖司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用之柄，而裁斷一秉于上，何思之可市？何懼之可黨？將見諸臣幸蒙敘錄者，莫不欣戴鴻恩，爭樹尺寸，以圖報稱，卽林樾旁搜，偶未盡及，亦知登覽有日，祇懼有待數年之間，可使正直氣伸，賢能布列，當此多事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卽有一事之益，而臣等叨備政府，爲國家護惜人才，收拾士心，亦獲藉手。案責闕議者之口，榮幸大矣。不然，諸臣沉淪既久，而日月之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羣心鬱塞，士氣銷頓，無論臺省銓曹，共以失職爲憂，卽臣等亦安所

容其不肖之身，爲聖朝勉摠忠盡丁萬一哉？臣愚不勝慙慙伏乞 聖裁。一勸獎外吏臣竊觀我 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寰宇，德意甚盛，然而溥海窮簷，未盡樂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照燭之所，賴以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安能一一任責，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興。外吏終爲木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大用之。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尚有鄙州郡爲徒勞，美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于利之中，爭取大焉，于害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勞，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 聖祖開基，所爲大破掣拘，獎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後

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陞喻瀟順以布政
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
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陞太常
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國初進士授
官俸貳令甫釋卓錫卽儼然州縣之長且超起不樂
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
責體貌優崇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
部郎察容積資亦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恭政三
品第餘封章及于再世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
悅其或有所遇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
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
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
沿已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于內外陞轉間然亦不
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
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嚮不定無
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
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
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餘事而上常海擢卿寺間

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
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恒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
也隆慶中邵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
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餘年淺卿寺副
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爲慎也誠
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
七而知州必須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
焉卽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以考其優異者特
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責重矣又
爲之令曰凡知府聲跡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
堂才地相宜者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
司臺省不妨開出以補大郡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爲
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
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
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于見行事例無大室
礙而一調劑轉務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
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
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勿信也

至于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按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恒。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和風膏雨。披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二十二年。王翱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卽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跡卓著者。又當特爲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右都尚書。宮保等銜。勿令輒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皇明經世編
陳玉鼎奏 平露堂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苟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爲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于大廷奏遣。誠慎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倚之。則又使事安謐。姘媚詭法。六條之察。溺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特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登臺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卽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蒲上行。胡宗憲例。開陞一二。以示

獎勵。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說舉其職者。臣又勿信也。請特敕部院采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史勤勉。則民蒙福。而使撫按稱任。則吏奉法。當今勵世摩鈍。保固邦本之道。似無亟于此。伏乞 聖裁。一清查邊餉。今之談財計者。至析秋毫矣。而軍國之費。浩穰浮漲。無若邊餉者。四方財賦。歲入太倉銀庫。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各邊客年餉兵餉。乃至三百餘萬。其天下第一漏卮也。夫以神京肩臂。逼近朔。凌控帶三友。總屬要害。一議節縮。類云齟齬難行。但事起近歲。原不盡爲經制之舊。而費出無藝。亦不盡充土馬之需。乃人情狎玩。習習成常。以請討爲長。靠視內帑如索寄。年復一年。有增無減。若不長慮順後。大爲樽節。其將何所底止乎。考之國初。各邊軍糧。但取之撥屯自贍。聖祖所云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者是也。其後追屯漸荒。屯軍掣回城守。而後待給于民。運借資于權鹽。初未有請討內帑名色。自正統已已後。邊廷多事。召軍買馬。始開日亟。遂止以民運給。主

兵而客兵償餉暫請蓄銀以爲權宜接濟之計亦未
有戶部每年解送邊銀例也。有之自成化二年始。然
在弘正間各邊餉銀通共止四十餘萬。至嘉靖初猶
止五十九萬。十八年後奏討加添亦尚不滿百萬。至
二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
四十餘萬。四十二年加至二百五十萬。隆慶初年加
至二百八十餘萬。極矣。計嘉靖中葉距隆慶初不過
三十年間乃餉銀之數自五十九萬驟增而爲二百
八十餘萬。相去懸絕。數倍臣嘗深究其故。有一焉。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嘉靖庚戌前後占蓍俺答勢甚驕橫而邊臣亦控馭
失宜。邊隙屢開。虜馬蹂躪于內地。烽火達于都城。肅
皇帝督責將吏。嚴于束淫。今日逮一鎮臣。明日逮一
督臣。而統兵司計者悉無所逃。其誅遣于是邊師本
無兵計。無復之何。張皇虜勢。苟且爲徵兵召募。調發
各鎮之策。以炫耳目。避重誅。支費驟增。不得不取盈
于司計者。計臣亦畏罪株及。不敢議減。候達曲徇以
至于此。此其故一也。又當是時。柄臣貪墨。情誼交關。
夫裏爲奸氣。以薰。故幣帛留發。或木出都而瓜分。

或已抵境而輦還。與前史所云旋車完封。寫之權門。
者如出一轍。至于各邊徵餉。纂竊成風。私囊侵蝕。數
又不貲。是年例之額數多。而實用于邊塞者。尚未及
半。此其故二也。自嘉靖來。墨風稍戢。朝政漸清。內外
在事諸臣。多能潔雪白。愛非往時關通之舊矣。至于
隆慶五年。北虜款附。各邊雖警備未撤。而凡征調行
糧。擺邊按伏之類。已爲漸減。比之往時。羽檄紛午。饋
遺趣迫。則又大有間矣。餉銀浮額。屢經廷臣建議。清
查。詔旨申飭。不啻三五。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
四十萬。比隆慶間反增數十萬。此其故。良有不可究
詰者。說者謂承平歲久。虜幕日逼。邊兵則從事鋒鏑。
而膏腴莫辨。民運則借口災傷。而通負愈積。又初止
宣大遼延甘寧六鎮。後增薊固山西爲九。今則密昌
永易洮河闕戍森羅。稱十四鎮矣。初止各鎮王客兵
今則增河洮軍添募標兵家丁之類。各色紛沓矣。初
止防秋戍守。今則當春盛夏。虜騎充斥矣。又歲歲有
撫賞之用。年年有修築之工。其供饋浮漲勢。不得不
然。額誠使都內所輸金銀。殊兩必爲邊用。糧芻枲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盡充軍實則縣官亦何憾于此然聞之所司或扣減而飽用或拮据以自封疆場之吏垂索而往擣載而歸者比比有之甚乃賓僚遊士出一言而曳綺履珠星相下技挾一刺而篋金傳食此等濫費非從天降非自神輸不過脫之公物聚之私費而行伍則日銷弱矣馬匹則日倒死矣城倖則日頽塌矣軍容士氣之盛曾不及祖宗時萬一供輸不啻十數萬焉且以國家經費無窮百姓膏血日竭大司農早夜蒿日鉢心爲一切權宜以佐國取之盡消滴而洩之若尾閭天幸黠虜欲塞華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給有如一旦渝盟潰防徵調驟發又將何以加之此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爲之計畫也臣故皇祖嘗諭戶部曰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以給又諭曰邊事料理糧草第一管郎當嚴稽按官亦須驗勘之遂詔自今邊餉行巡按御史每歲會同管糧郎中互相稽查著爲令昨歲皇上采總儲大臣之議行九邊清查餉銀原額新增之數又嘉督臣節縮軍餉數多特賜

寵賚以風示諸鎮其軫念邊費加意搜剔弊源其足以同符列祖矣臣愚竊思邊方督餉部臣權任未重振刷爲難卽有破名自好者不過委事府倅等官表其出納之無染指而已欲望究心飾縝以裕國計恐未能辦其在各邊憲臣雖有京盤歲盤關盤等項名色又以事非專責未必周知臣居管轄等之竊謂差用餉臣宜于諸司中博簡才望量兼憲秩以往或卽于本部中精擇廉潔著聞實心任事者敕書內添載清理軍馬數稽覈糧料虛冒務求漸次減省浮額一節仍令會同巡按御史助驗出納其諸屯地拋占作何清墾民運通貢作何查催鹽糧報納作何疏通以至趁時釋買本色按月支放官軍毋縱奸商營求截撥毋容將領侵欺減扣各項事務聽其悉心經理從實奏報事竣之日吏戶二部公同考察有能殫力籌邊儲備有餘者卽起擢卿寺職銜以示酬獎如或物議彰聞照嘉靖三十八年例降斥不宥其各督撫巡按宜同心講究併將總儲大臣近題亟議區處固不可驟爲把柄以銷軍實亦不得仍襲虛糜以耗國用

大都各邊餉銀惟前鎮地方增兵添調所費居他鎮之十七次則宜大最鉅又次則遼左山西而陝西四鎮浮額尚不多該部又當斟酌緩急次第節省期以每歲逐漸減去年例請司之數即不服宜如先朝舊額亦當照嘉靖十八等年近規爲中制而可爲永久遵守當令軍國支費無鉅于此者此後一清覈而後司計諸臣得以緩急握算徐效其籌畫矣伏乞 聖裁一節養將材臣惟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風稱詳密居官有考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陸養將材七

平露堂

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尚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疎闊踪跡汗漫五等世爵旣以純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殺雜而無紀歲糜餼祿坐享腴屯平居按籍則積黃左棟而莫稽有事推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每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逸腹奏荐以充乃其才勇卓茂者或恥自銜蓄而上官所舉乃係妄用親信輕熟巧利之徒以此濫畀符組往往債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紙上博揚目前諂諂安能一一親見而試

其短長又所云將材傳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于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科推洋然不識爲誰何求如文臣舉用一不當尚能約畧知其梗概得以指議而糾摘之固已難矣至武科一途屢朝舉行旣得登進者率多棄擲不敘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驟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賢較之士人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孰受荷戈效死疆場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陸養將材八

平露堂

猶之彎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嘆武舉制度醜陋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畧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爲一時助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襲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歲軍以百萬計豈其無應揚虎視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拏力偉幹智畧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樵未弘網羅尚闕以致倉卒求材每苦置之嘗試漫用幾幸一中至夕望史議朝登壇玷自比于金錫鼎瓶

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實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大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卽在下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備多儲養而慎用之。謂宜按兵部詳議。選將盡一設法。除兩京勳胄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敘用。及條法鑒替北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軍職。論荐將材。務要傳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跡。撫按劾奏。無徇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陳士龜奏疏

條奏將九

數亦不列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畧爲數最疏無拘卽將所荐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本兵便于平時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衙門選擇其有異能奇畧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舉三四人賡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營習練管軍本兵總協巡視諸臣常時面加試閱援舉其尤以備邊關參副大將之選既錄用後果能在處建功本兵仍查先曾推荐之人請旨優敘將見四方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拔技能以自見

在樞府大臣既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卽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舉科武似當別立一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宜大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于鄉試年分以分取論策取中者始足往年半額此外有能拳旗扛步驍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畧出衆者有熟知虞情能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精冊師習海道名卽弓馬非其所長書史或有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陳士龜奏疏

條奏將九

解亦得與同武舉一體齎赴會部之前兵部做另列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而爲較閱此等會舉伎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有願試者仍令入三場箭不令式不必揀退終場之日於試官將取中弓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內卽係全材可當重用如不在所取數內仍將姓名列于中式人後其在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呈相兼敘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禁戎伍以待有

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界千人之敵出于此塗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 聖裁 一擇用遼史臣查九

邊東起遼海西盡井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隣項在遼左則外累島夷內苦虜患而疲鎮之傷疾已極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綱而事勢之潰裂難支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首之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賦虜馴服稍得息肩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聞薊募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累禁限違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焉憂方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無事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臣今集戎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基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周指臂之勢甚便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些垂議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言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悞違事蓋將領職在戰鬪或奉調違而應援或分兵衆而

堵截此文史之力所不能強者也自司職在司守虜未至而城堡之善治虜既至而人民之保守此又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滌繁費套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推奸諂罪其總副參遊擁重兵又皆迴翔觀望每虜來東西閃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于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支調竟使虜得滿欲肆志而去邊事日壞率由于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祁都之鴈門蔡形廉范之破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道海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一遼方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此重長城雖委任權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效亦自可見臣固以欲求安邊之策必當特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材尤不易自非廣為招延加意諮詢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能得其力宋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民詰置悉以委之不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謹世官之制未易舉于

今而帥其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也。今令中念邊臣之勞苦，督撫司道歷敘陞遷，皆必優于內地。法意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二十一年，今邊方知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于北方舉貢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者補之，貴以締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二年，吏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開列地方特請擇才任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尚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室

未見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既多，覈冗人情亦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萃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曉曉兵事。彼且羈牽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安望其鼓銳搜鋒爲國扞圍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于事誠難矣。臣以爲凡此邊地府州縣正官及監牧府倅官該部于銓選時宜另作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畧出羣者，即可破格授任。仍須體訪其勞動寬解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跡茂著

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即可遷陞邊方司道以至關府總鎮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功名可以自見，特銳見其奇，又知利害切于一身，不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候，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守，亦可與將帥互爲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鳥之窺淵，獸之窺藩，雖有攫擊之心，不敢狂騁，庶幾邊民獲登于衽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于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

卷之十一

千露室

邊任者，另疏舉荐，以備疏改至于北方省直督學官仍將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畧過人，另文起送，每處限以五六十到京之日，禮兵二部查照先朝選取身才不限文字事例，公同攷驗，移咨吏部量寬歷事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任環重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直李春艷之奮跡諸生，即近日縉紳縉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特患朝廷搜羅尚隘，推擇未當耳。假令當事者肯爲國悉心簡求，分布徽寒，仗械模之彥，咸可以佐六卿待竹之良

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于邊務者豈淺鮮哉伏乞聖裁

恭請聖明敕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

萬世疏

纂輯本朝正史

我朝

萬世疏

纂輯本朝正史

臣等謹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鳴筆之臣

褒誦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軫事雲

而載主德懷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

大史以徵召詔來垂法著誠卽上古先代之書猶當

網絡遺璧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况昭代之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室

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矩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

率爲恭憲所關係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于

編摩文獻莫觀其彙詳斯非職禁近司筆素者之責

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

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

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

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

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卽所稱采百司奏

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

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

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

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

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兩朝各三朝國

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六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

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禪帝學之

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

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

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室

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

國之不可闕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

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

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

至于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

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詔臣工之議論文

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

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

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觴特起之難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錄之尚友播在宸篇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庸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親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太政記昭代典則孤樹宸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宜召視草宸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卽可以爲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參以吾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周谷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卽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蓋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各臣言行錄各臣紀殿閣詞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采摭于郡國志卽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哀聚彙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于古卜曆之長將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繼緒而護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閱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美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鐫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卽在冊府麟臺之上未得盡觀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各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景鑠宣國美于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皇上祇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史部

元

平露室

事之奉行惟謹。但謂錄則紙藏其閱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讀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而綱條粲然。指歸備具。可以彈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其貫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遠。板刻漶弊。卷帙散脫。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瓊所嘆。卽有立言之士。起任編摩之責。疎畧抵牾。秉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兒聞。曲學百人。私騁胸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于事實非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傳誨。如存先哲之片言。不棄亥豕與蛙。猶幸無誤竊恐首舊漸駁。後進駕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予內府。或敕借于士紳。計日可以取其卽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史部

元

平露室

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雖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卽可給筆札于蘭臺。羣官僚于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諸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典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卽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史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卽以進呈。大都起于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唐同等纂日曆成。諸更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蠻夷。名曰皇明實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實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二類。始創業艱難。終蒞武御。夾已經進呈。恐尚未備。

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秦御恭備九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且儒臣得以執軼進諱。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聖祖神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朽，豈非我皇明之不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煩今之剋起者，臣惟聖祖注意更事，設有專官，列聖繼承，謹修實錄，藏之圓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學本疏
纂輯本朝史
王
平海堂

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為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為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二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証。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于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

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闕，非人可得觀，世所待傳者臣以為今實錄之書，上人大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應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于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高書成之，或止以大政諸志鑄版頒示，諸司自于紀傳多留刪禁，闕其正本，仍尊藏圓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為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聖精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學本疏
纂輯本朝史
王
平海堂

學于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釋幾遍，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求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瑭言內外百司各有職掌，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為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議也。乃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開，汗青何日，伏望皇上幸察，勿言以為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

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予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範之觀，斯亦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木輶，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首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日，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自聖明經世編



陳石壘藏書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七

華亭

徐守遠閣公 宋存標子建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馮瑞振振仲泰閣

張穀敏集

疏

張養家

為川民採木乞粥收餘材以寬比累事

竊惟四川採木一役尤後經歷五年三運就途原額已足據撫按類報之疏似可無他議矣臣等聞川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七

採木

一

平露堂

言則謂採木之苦在召派猶未甚而在驗收之後則甚也在責辦猶可支而在比併之日則難支也蓋召派之始買運有價實夷有格崔夫有值毋累之旨屢申陸續之期旋定商民領銀在手採買自由有責辦下一年之內者有責辦于二三年之內者雖一時估給未必盡足所費而目前之利人猶樂趨之也雖殷實人戶未必樂于就役而價商家民猶懷臂爭來也操斧入山巨材實少圍圓丈尺合式為難自該部議准通融酌收而民始安心採運矣惟幸其可酌取

也則務多採以中之又慮出險達江之難也則益多

採以備之原額估銀十克一二其間無名之賠敗萬

狀之艱辛有惻然不忍聞者迨鑄集水次而收者收

棄者棄矣救者入運而棄者比銀還庫矣夫木非他

物等也商民供應他物一不中程貴辦者賤鬻輕領

者重賠猶云得自便也惟茲 皇木禁用極嚴既不

救之于官又不敢售之于市以為有木也則尺寸之

材何曾稱已以為有銀也則分毫之費盡令還官始

之以監追繼之以捶楚于是有傾貲者矣有破產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七

採木

二

平露堂

矣有需妻子者矣石則奄奄待斃耳痛哉川民何不如此迄今閭閻蕭條僅存殘息道旁枯朽悉是良材毋論遺宮卑傷兼之遺材可惜 皇上特身以儉恤下以仁罷不急之工設無益之作非時採辦料其必無萬一厥儲告虛役非得已臣等恐罷民不堪重騷而見材不可輕擲也合無將已出水次及在山可出之木或楠或杉準備營構者酌價揀收勿以已足額而漫為棄損勿以本合式而過為刁戾收一木則民

免一木之賄。若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抵除領價。俟解京蓋進之三版。則合抱干霄。固梁棟之具。卽寸長尺短。亦棟悅之資。若營錙銖而取之。委泥塗而竊之。又惟膏髓以償之。民其何罪。國亦何賴焉。况杉楠上材。非同朽株。伐之甚易。生之甚難。採之甚艱。棄之甚易。忙時督辦。孰若閒時鳩措。之爲得哉。該省郡縣之吏。不敢擅抵者。重庫積也。無按之臣。不敢廣收者。適部咨也。惟奉有明旨。則公私兩便。臣等于此亦計之審矣。所費者應勦之銀。而非損及內帑。所拔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聖旨

工部知道

爲河工新叙乞久任諸臣以圖永利事

竊惟國家漕運。專藉河渠。沿河通漕。風稱重務。頃歲因范口決。茶城淤。興議奏。與河臣再設節。據部科諸臣建議。題奉欽依。首司道等官。品地分工。責令刻期。報竣矣。近賄總司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報成叙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聖旨

兩疏。中間分別諸臣勞績之數。瞭然在目。或築新壩。或葺舊堤。或立閘以蓄其汪洋。或修湖以資其灌注。極稱工程堅固。足保無虞。業已下部待覈。陛下必且不吝爵賞。以酬臣等區區愚見。尚有可言者。蓋成功非難。保功爲難。一時之報竣。升難將來之經久。爲難河上之事。二十餘年來。凡幾告患矣。亦凡幾奏功矣。當其決也。則曰吾不能使之不決。隨而議塞。及其塞也。隨而論功。當其淤也。則曰吾不能使之不淤。隨而議挑。及其挑也。隨而論功。舉淤決之故。委之天災。舉挑塞之功。歸之人力。委之天者。巧避其誤事之辜。歸之人者。猶叨乎優勞之寵。報成未幾。懼有後虞。求脫紛紛。繁美轉繼之者。又是一番套弄矣。此其故皆由于河臣不久任也。官不久任。不便有後先異見也。人已異謀也。功罪雖純也。功名之心。孰不有之。前者以功陞賞。矣代其任者。守畫一而襲故常。則疑于無所事乎。于是矜智釣奇。旁穿曲鑿。不日某故道當開。則曰某新壩當改。不日某報工可廢。則曰某湖地可耕。計居周章。利害莫必。非徒倖遷異。竊祿欲求。

多前人其日樂其敗而借以爲功忌其功而幸其速敗斯功未必就而善緒隳矣如先任河臣凌雲翼建議開新河耗水餉金錢以七萬計報功甫數月遽爾埋塞朝廷何嘗一問其罪也此後先異見之驗也其不便一也人之恒情易分爾我功出于我則修守者常勤功出于人則修守者常懈勤則日復一日濬築可保無虞懈則年復一年隄築必致漸壞至于漸壞而後調陳瓊于廣東移計應達于江南嗟其晚矣則何如陳瓊仍守舊地應達不轉京堂既循官常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輟轉之旨矣世宗末年有你每還查分管官員職名籍記在簿日後有不堅固即便指名奏治之旨矣明占歸赫竟托空言臣等請今次叙功之臣除府州縣正官佐貳以下不必盡拘外如右都御史潘季馴三任河漕然諸水道陛下起用之意固欲責其新功季馴同報之心亦當終其舊績首宜久任以重河務其餘專管司道各官既與河務相宜併令一體久任部署不得藉口差滿輒令還京九年序擢有例在也藩臬不得藉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茲之叙元據有成議矣以後年年修築歲歲練防皆是河臣職守之常所當自盡更不必項項叙錄致啓作途此亦人心之公論也伏願 陛下留意本 聖

條議脩疏

臣疎直之性素不較乎錙銖屏病之軀更不耐乎煩劇忽承 特命深懼難堪事不辭次臣子分義不當銜命而出一切督理事宜尚無定議臣恐無所遵守聊舉切要條爲五款伏乞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愚

皇明經世編

張穀敬集

卷七

平露堂

辛丑 一明節制夫官無崇卑權重則行權輕則格勢使然也東征之役有總督以兼理糧餉又有各巡撫以分贊之各部即以供饋給散之似可無掣肘矣絃臣之往也豈能加于總督之上倘不重其事權猶然一部官耳招之不來麾之不往亦安用此贊員爲也非加兼憲職恐不便于行事其應轄直省地方合先指明定界以便居中調度仍比照總督 勅書除戰守機宜外事手軍儲撫鎮而下悉聽臣節制倘有怠慢司道郡縣將領衛所等官不時奏治應孥問者

奪問事完照例舉劾以示勸懲益督餉督兵其體均重况係特遣更不宜輕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夫暫遣不如舊設旁督不如親臨人人知之苟責成不專權濫易起臣所督理者餉耳餉不足或請之內帑或發之外庾或多方奏處臣應與大司農博求接濟之策事本專司勢且易近又豈容于他談但今司從日集轉輸數千里陸運必用車牛驛夫水運必用船夫護兵此其直省各巡撫事也臣在部近接得遼東張巡撫揭稱水陸運過朝鮮糧萬石實由總督專制

皇明經世編

張穀敬集

卷八

平露堂

詳敢不遵臣從部堂奉璽書而往蓋欲示 朝廷重餉之意非爲解總督兼理之權凡轉運事情須與總督並行各該巡撫衙門嚴責司道等官或水或陸各從其便上緊運赴軍門聽用遲悞者會疏具奏若臣別有條議非干總督職掌臣自督之益惟督府不以事權分彼此則司道不以觀望生援急一推一挽弘濟何難伏乞 聖裁 一請開防勘合夫關防所以示信勘合所以嚴程臣督餉在外奏 上檄下由近達遠均宜用之乞勅該部鑄造關防一顆填給大小

勘令三十道火牌五十張以備軍備緊急不時差遣
官員資奏催運之用事竣照例奏繳伏乞 聖裁

一請贊理司官夫錢穀事冗轉輸務勞臣起家詞林

風不閑于吏事兼之少年多病中歲衰養智慮不同

耳目孰寄非藉明敏強幹司官協力分猷其何能濟

近者督臣經略播州征倭防海俱帶贊畫司官二員

軍旅重事安非可以常格拘也況臣由部堂贊督者

乎乞飭本部准擇賢能司官二員隨臣計畫庶合三

人之見以為見則其見確我群策之策以為策則其

策長脫有緊急更可分地行催不致悞事伏乞 聖

裁 一請員役應糧夫官由制遣事無成規第大臣

行督直省地方體統事權所係甚重吏書以供繕寫

官舍以備需差與夫心紅紙割稿費公費等項均不

可缺似應比照總督衙門議為定額員役從何取用

庫糧從何支給公費從何措辦庶幾民不苦累官不

苦累蓋都門之外應係督屬地方撥不先傳下何依

准臣即欲速出料理不能久伏乞 聖裁萬曆二十

五年九月十六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張養蒙

著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糧餉作速前去這所
奏該部看了來說

議定南運以濟東運疏 報運

臣惟東征將士需餉甚殷水陸灌輸需糧甚急即今

天津水運之始第一苦于無糧則暫取預備臨德其

次苦于無船則暫括商船民船糧船稍具矣又苦于

水手護兵不識海道冬月搬運風水難憑猶可遠近

那移旦夕接濟倘延及明春島氣未甦徵兵四集日

費更多則備運之糧尤有不可不預計者查得漕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張養蒙集 報運 十 千露堂

總洋一總所轄淮安等八衛所共駕海船四百二十

七隻裝運山東河南各州縣米二十萬四千八百八

十餘石外加耗米四萬四千石有零每歲運畢官軍

雖回本衛所其船隻俱在臨清德州河下灣泊把總

向在臨清住劄至次年正月開兌兌完開幫多在二

月臣思欲濟春運莫便于此蓋移倉糧則多出納之

費而糧且有有限募船則多逼勒之弊而船未必甚

又領官護兵漫無紀律并津登水手遞相推就惟遠洋

一總糧便船便官軍便水手便開幫最妥最近又便

不若責令盡數運至旅順方可不誤軍餉。但此摠上納倉口有天津、有京通、有昌密、俱經漕運衙門先期派定。摠欲截留東運，臨時誰肯聽從？雖摠漕于定派之先預生該摠徑運旅順口交卸，庶官軍知所遵守。其原派倉口悉聽摠督倉場衙門註銷撥補，仍行河南山東監兌官務令早兌早發，行臨德天津各兵巡道催發。越幫前進，定限二月中旬至天津，如有遲違，跪臣參治。至于應得腳價行糧，從水次至天津，照上納天津例支給。從天津至旅順，照額覓民船例支給。即于山東河南輕齋銀內分解一二萬兩，付天津管糧官支銷開報。至于旅順交卸，倘有餘剩耗米，令遼東管糧官用備倭銀照時價羅買。若買得一二萬石，又可省一二萬石之腳價尤便之便者也。軍情至急，難泥清規，萬一缺遲，容將誰議？伏乞勅下戶部作速議覆，轉行漕運衙門查照遵奉施行。東師幸甚。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議明春運船疏

運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爲海口水堅，糧船守東的議。明春運船以濟任餉事，竊惟東征軍餉資陸餉者十之二，資海運者十之八。臣受任之初，卽檄天津兵備道按察使汪應蛟將新募鹽船六十隻，刻日裝糧起運。甫至海口，忽道颶風大作，一夜水合，遂不能前進。雖原任副留守武懋德所統兵船四十隻，并山東新造沙船四十隻，亦俱在大站守凍矣。兵船如此，糧船可知也。天津如此，登萊可知也。除一面移咨遼東撫臣督行司道等官多方陸續接濟，及差贊理員外周一梧往山東主事楊恩往遼東分路催借外，又念倭酋退回金山，水陸列寨守者甚逸，攻者甚勞。今冬果能一鼓蕩平，使之片帆不返，因而撤兵罷餉，孰不願之？萬一釜底遊魂，尚未授首，則戰攻方始，檄調更煩。明春濟運之策，可不急爲之講哉？近籌天津兵備道按察使汪應蛟呈稱遵奉新准天津造船五十隻，既宜召匠買料，刻日興工。據清軍同知鄧學曾面稟本道謂天津一帶既無楠木，又無南匠，且北地嚴寒，與南方不同，卽有工料，冬深亦難措手。查得山東撫臣近委官于南京天寧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打造沙船四十隻。已到天津河下。水道親詣看驗。頗爲堅固。據原造委官周維慶稟稱。梁頭一丈六尺。計費工價銀三百兩。每船堪載五百石。少亦載四百石。看得天津洲爲木商鱗集之地。物料稍賤。且匠作近而易致。寒氣薄而易開。若乘冬春之間。多召木輪匠役。晝夜併工。不過四五十日。可以報完。但每船工料費至三百兩。計造船五十隻。該銀一萬五千兩。前項部發銀數止五千兩。恐一時補發不及。前工不無遲悞。相應咨發。以便差官齎銀往造。又查天津洲坐屬皇明經世編
張欽敏集 運船 主 下露堂
應天府地方。各差官召匠聚材。終不若本管有司。督責尤速。仍乞移南京操江都察院。行委應天府佐貳官一員。躬親調度。旦夕責成。庶不誤轉運等因。隨經臣批。糧從海運。遠至朝鮮。必須堅厚。南船方可利涉。據呈楠木南匠。北方皆無。冬月嚴寒。真是難爲措手。周維慶所造沙船。既驗堅固。堪運卽可。如式委造。其增給料價。及咨操院。委官調度。俱如議行。近接經略軍門。稱天津定歲運糧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恐又非五十隻船所能辦也。卽再議確速詳。又據該道

呈天津既定歲運米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每一運當八萬石。前議止造船五十隻。委不足用。應再添造五十隻。連前共一百隻。該銀三萬兩。今候移咨戶工二部。一併給發。及照沙船一隻。須用舵工水手二十名。卽當一面于吳淞淮安等處召募。每舵工一名。每月約計銀一兩六錢。水手一名。約計銀一兩二三錢。每歲約工食銀三百餘兩。以百船通計。歲該工食銀三萬餘兩。查得餉務專屬戶部。合無先行咨會。一面照數給發。以便召募水手。俟船完速駕。則人與船相習。而船亦與海相狎矣。仍再比照山東事例。咨行漕撫衙門。煩委官于淮安地方雇募船五十隻。并奏募天津密雲漁鹽等船五十隻。則每運八萬之數。方可無誤也。至于各船駕運水手工費。歲以數萬計。向未議有正項。近日雇募鹽船。運米二萬一千餘石。計腳價五千一百餘兩。該本道暫議于本年河間府存留折色京庫銀內動支。但查前銀止三萬四千餘兩。原係存留地方買糧米穀。爲餉兵備款之資。近議一半買穀。一半仍存折色。然一二月間。動支兵餉并運

價業費過七八千矣在山東有藩司之積蓄尙可那移在天津止河間之一郡安從輸運合無併乞將係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俱准存留以備海運募價工食之用等因臣看得海運河運難易頓殊涉遠衝濤利害莫測故談海運者必稱沙船必稱南方水手謂其揚帆其捷板舵有神也今天津每運既定八萬石即使每船載四百石亦應用船二百隻據該道稱造百隻再兼行漕撫衙門雇募五十隻誠不爲過若責之以必運之數而不假之以堪運之船卒之人體兩損竟亦何濟且此船東事未定則可用之以淮輪海上有警即可用之以待戰一舉而兩得尤爲計之善者也其應增造募錢糧及請留係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以備運募工費俱萬萬不可已者軍儲緊急海運險艱冬月若不早圖明春何以急濟伏乞勅下該部上緊議覆其應增銀兩速爲給發應解折色准其存留仍行漕撫衙門委官速爲雇募行操江衙門委官上緊監造其原差費銀守催官員勒限明春三月初旬駕船定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運船

五

平露堂

天津庶可不誤餉務矣再照前准登萊亦造船五十隻與天津同近據山東撫臣萬象春咨稱登萊地處既無木植可採亦無造船匠役徵移咨漕撫衙門速于清江廠內多造大船五十隻費省工倍大有裨于軍興等因竊思天津既經定造沙船登萊應從此例增價議定或在清江廠或在天津洲任從其便但登萊已有周維慶造船四十隻不必再添已有前募淮船五十隻不必再募且地近募順風開洋一日夜可至運自易易耳相應一併覆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戶部知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運船

六

平露堂

春運價領防護要務疏

賈運謹運

竊惟征討國之大事糧餉軍之大命臣以衰病餘息謬肩是役先是待輸無米航海無船直省同舟若分泰越臣建議請借臨德倉糧請徵登萊等處本色請動近海郡縣預備倉糧請造遼船造沙船募准船及雇覓商船請添遼東陸運驛頭其餘一應專行事宜飛檄各屬再三申飭乃委贊理司官分投催餉寢食

俱廢肝腸欲嘔伏枕呻吟不敢言病誠念國家事重
而不敢有其身也續該經略督臣定議歲運七十萬
臣查各道報到糧數頗足今歲之運其應用船隻差
官分造勒限前來雇覓已到者見在裝運是糧與船
漸有大第亦皆撫道諸臣傷心共濟之力也臣獨念
糧以數十萬計船以數百艘計即漕運原在內地有
各衛所官軍領運有把總總兵等官專制尙多延緩
侵費之弊海運險達十倍內河乃零星發洋漫無紀
統則何弊不可生又茫茫一水我與倭共乘機侵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敬敏集 雜著 七 臣 嘉堂

兵家之奇防衛何可不審也但添一官則多一官之
費添一兵則多一兵之餉自東征以來費用不貲官
民俱困即造船一節出于萬不得已臣猶難之更議
添設領運護運官兵少則無濟于事多則財力難供
臣反覆思之惟有併運防運合爲一體丁勢最便于
財最省于事最得濟也今日海運西起天津遶海南
濱而東至于登州登州渡海達于旅順旅順遶海北
濱而東直至朝鮮海道迂遠又且更迭往來即設把
總總兵長運押行不免顧此失彼合無除分運各官

聽該道自行選取仍令長運押行外其在天津專立
一總就便令海防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專立
一總就便令登萊總兵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濟南
萊共立一總就便令山東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
之南撫俱併護送至登州而併護過海至旅順而止旅
順專立一總就便令新駐旅順總兵選委標下官一
員領之價護至朝鮮而止朝鮮更立一總專管文報
亦令旅順總兵就便選委各總仍管稽查來帶諸繁
帶催回空各船登州各管挑浴防倭城海口及各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敬敏集 雜著 大 平露室

安泊處所兩總兵總理于上嚴加約束各分信地鱗
次接管則官兵不添而自足事權不分而自專不惟
海運無虞因而熟知海道演習水戰亦防海之大計
也然防設一節實在撫鎮臣前已具題荷蒙 皇上
俯允若添官併運不惟多官多費且事權不一必至
互相推諉臣固以爲合爲一事最便最省而最得濟
也但萬里烟波四望無際颶風一起則倒海排山濁
浪一澎則吞天浴日兼之石礁島嶼交列橫鋪鯨鯢
潛藏蛟龍出沒談之者色變望之者心寒而當之者

魄散魂飛非人所樂趨也。自非大破常格賞罰不寒恐不足以起懦夫礪銳志而鼓其必往之心。查得先年勦鎮邊防修葺稱難役該閣臣題准事例修守有功與斬獲同賞故人爭効力而該鎮增臺裝燧迷甲九邊則鼓舞之効也。今海運人難于修守而時事孔棘又萬倍于勦鎮永平之時臣亦願海運有功與斬獲同賞人未有不効力者。釋則責之有司以分數多寡有無侵削及運到水次先後爲殿最遲則責之兩德兵五把總各分運官以運期遲速有無夾帶漂損爲殿最一運之畢。據鎮道據實開送臣卽裁題備照歲運通完旨鎮道以及有司領運各官容臣分別功罪類題請旨卽聖斷鎮守事例與斬獲相提而論則承委員役前有所慕後有所懲希榮慕進之念奮其避險畏難之心運事可整濟矣。再照督兵贊畫司官與臣督餉贊理司官皆爲軍務宜力督兵中軍標下守備等官與臣督餉中軍及守備官皆爲軍務効勞東事功成相應一體優叙。又天津登萊旅順之外其餘各該鎮道雖無海運之責然積餉造船各有

分任。臣皆隨事責成使之協心共濟待其果著効勞亦得並叙。蓋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格拘之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卽望速賜施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議陸運疏

魏運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山東清吏司案呈案查先該副總督尙書邢題派天津山不遑東三處歲各運糧二十四萬石節經奉有欽依着今上緊搬運業有次第但運道有由海有由陸要以萬全而無疎失則海運不若陸運之爲安陸運有直抵有短盤要以力省而可應急則直抵不若短盤之爲便呈乞酌議具題案呈到部等因准此已經發咨各巡撫轉行各道遵行去後爲照海運恐難如期因議陸運直抵未必遽至因議短盤無非爲三軍需餉其急曲爲接濟之計耳但遠方搬運又不若就近解買易而且便也查得遼東地方力田之外別無生計民間積粟出售爲難近日遼陽一帶已經官糴轉運而廣寧以西之粟盡

由山海關前來承平轉賣車驛駝載每日不下四五百石。不若此時發銀就彼雇買。倘得二三萬石。是省內地萬車之運。且省五六十日之程期矣。又訪得遼陽糧買多派小民而勢豪徭役之家官不敢問。反因以爲利。宜行令彼處巡撫。糾查積聚之家。無論勢豪衙役盡數報官。照以時值。並不虧價。即將佐養廉地土所收。亦不得估勢。還釋。倘得四五萬石。是又省廣寧二萬車之運。且省二三十日之途程矣。或者以遼東民力已竭。難以復加。然既議短盤。則凡自山海關

就多貨中求少費。就多勞中求少勞。不得已之權衡也。今經略已議屯田矣。訪得馬二山一帶。坐落鴨綠江邊。乃遼陽守道所轄之地。其土頗饒。曾經開種。尙多荒蕪。遼民苦虜。而此地虜不能到。誠設法招墾。民必樂就。秋成就地。照價雇買。若得數萬石。是併遼陽轉運之力。亦少省也。大抵雇買當先寬獎。次金復遼陽。次廣寧。次永平。隨地收貯。急則從陸。緩費不惜。援則從水。永平以東。廣寧以西。自芝罘發船。廣寧以東。海蓋以西。自三岔河海口發船。金復遼陽。各照舊定水陸並運。蓋近而費視之遠。而省者相萬也。陸運短盤。固自勝算。但恐歷經數千里。州縣衙所。未必人人奉行。唯謹。且關外虜騎出沒無常。一有抄略。則水陸俱供。矣。本部院因思就地和糴。就近短盤。庶爲長便。爲此合咨本部。煩爲兩議題請施行。

閣議處京操班軍疏

京操班軍

臣竊惟天下之大勢。在王畿之重輕。王畿之大防。在武備之強弱。方今治安既久。武備漸弛。勿論天下。卽京營之弊已甚。而其所尤甚者。則京操之班軍是已。

臣伏考之令申自我 成祖又皇帝建都幽燕密邇
胡虜在京設五府七十二衛隸勝兵三十餘萬以萬
居重馭輕之意又歲起大寧中都徐豫青齊之軍更
番赴京操演此其容籌深遠難言之矣一則可以壯
王畿而負常寧之勢一則可以威四方而消不軌之
謀一則可以備調遣而沿抑京軍之驕惰誠得內外
相資相制之術而胎久安長治之規也行之幾二百
年沿習故常弊孔百出赴班者曾無官伍操演者徒
其虛聲或困于官豎之侵漁或苦于工役之傷疾以
皇明經世編

則剋剋之風清代替之患竟而良將之暴皆精兵矣
二日練應操之卒夫衛所軍丁老幼者半壯健者半
老弱者坐屯而食猶有虛糜今遇班操之期一聚撥
聚肩不能任戈戟手不握執弓矢而閑給月糧多于
坐食此所謂冗卒也謂宜慎簡踴捷之衛士上之京
操年二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悉汰除之責補其家之
丁壯勿得徇腐納賄以計糧備數則投石超距之士
畢集于團練而隊伍不為冗濶矣二日恤班軍之苦
夫外衛軍丁家多貧窘每當操備領月糧于官庖而
貼班錢于私戶今之行糧毋論官減其數有已下班
而猶未得支者私戶之錢亦捐勒弗以時給枵腹就
道無怪乎老弱之濫充而壯健者之幸脫也謂宜優
恤其奔走之勞道路之費凡月糧私錢官為趕期追
給又不以無故之榜掠殘其肌膚則不待糴糴之惠
而少壯者爭就班操士氣且自奮矣四日務京操之
實夫兵而不操與無兵同操而不實與不操同今抽
外衛之軍分班操演將精練技藝以備征調固根本
非為工役設也一入京門輒免雜役始猶云借用今

則以爲當然而貪婪監督之臣豈且多索其名數而重折其工值矣。剝膚之苦最沮喪士氣。謂宜將起班之軍。與京營甲士嚴加操練。使耳必聞鉦鼓之音。目必熱旌旗之色。勿以工作勞其體。勿以折價墮其財。下班回衛者。亦責令衛所掌印官刻日訓練。不致惰冗。則人人皆熊羆之士。而收操兵之實効矣。此四者誠甘。成祖立法之初意。而今日之因循玩愒。極弊而不可不返者也。皇上倘能俯納臣言。大加振飭。則武備修而神京鞏固。封守慎而邊圉肅清。所以張藪集 京報錄 卷之 五 平露堂 皇明超世編。復我成祖罕庭之盛。而潛弭京營驕惰之風者。卽此在矣。臣愚不佞。惟聖明斯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八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宋存標子建林蘭

侯給諫奏疏

疏

侯先春

安邊二十四議疏

安邊議

臣自三月初六日奉命開視遼東狽以菲才謬膺重任日夕惶懼風夜馳驅自山海北抵遼河東至鴨綠江南極于海於凡層山峻嶺密莽叢林逼近虜巢人所罕到之處足跡無不徧歷焉因而攬轡停驂問民疾苦或詢父老或及菑莠或採民謠或稽訟牘得十五矣已而訪之將吏辨之部道質之撫按得十七矣已而有不同者則深思以求其同思而不合者復辨論以求其合博采輿論務歸至公得十九矣臣竊以為遼境之安危在民生之元氣未有不先扶持元氣而可以安遼禦虜者也今遼虜患類似民生塗炭權歸武弁利飽囊中狐假虎以噬人利續紹而蠶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八

平露堂

錢糧日破行伍空虛民脂竭于科求馬力疲于私徭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民不見德遠邇離心其于元氣何如也為今日計亦在扶持元氣而已欲扶持元氣在求所以耗元氣者去之而已臣謹摘其聞見真確者凡二十四議熟數于皇上之前曰止調操非法也祇由往歲廣寧多事兵馬單弱故為是一切苟且之計不謂遂襲以為常也乃今廣寧兵馬稍稍整頓而各路單弱其矣虜不大犯廣寧而犯河東矣近者撫臣議撤遼陽等處調操兵一平四百有奇以充原伍誠為有見但臣查各路調操之兵尚存四千有奇蓋曰選鋒曰家丁曰壯士名雖不同而總之為調操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謂各管皆不可無選鋒耳非選各管之兵歸之一管也今選各管兵調于廣寧是各營皆無選鋒也調操兵四時無暇遼近不分千里赴營未聞操練舊卒未還新卒復遣還延道路兩地空懸往返二三十里之間徒令凋耗耳且此調操者為廣寧乎為援諸路乎若為廣寧則主兵踰萬已足自衛若援諸路則近者四五百里遠者千里脫有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八

平露堂

錢糧日破行伍空虛民脂竭于科求馬力疲于私徭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民不見德遠邇離心其于元氣何如也為今日計亦在扶持元氣而已欲扶持元氣在求所以耗元氣者去之而已臣謹摘其聞見真確者凡二十四議熟數于皇上之前曰止調操非法也祇由往歲廣寧多事兵馬單弱故為是一切苟且之計不謂遂襲以為常也乃今廣寧兵馬稍稍整頓而各路單弱其矣虜不大犯廣寧而犯河東矣近者撫臣議撤遼陽等處調操兵一平四百有奇以充原伍誠為有見但臣查各路調操之兵尚存四千有奇蓋曰選鋒曰家丁曰壯士名雖不同而總之為調操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謂各管皆不可無選鋒耳非選各管之兵歸之一管也今選各管兵調于廣寧是各營皆無選鋒也調操兵四時無暇遼近不分千里赴營未聞操練舊卒未還新卒復遣還延道路兩地空懸往返二三十里之間徒令凋耗耳且此調操者為廣寧乎為援諸路乎若為廣寧則主兵踰萬已足自衛若援諸路則近者四五百里遠者千里脫有虜

信焉能及事況方自各路調操于廣寧卽由廣寧設防于各路何者此之不憚煩也遼兵之漸耗大率由此矣夫各路之兵皆總兵之兵也各路之地皆總兵之地也誠以各路兵歸之各路擇一把總領之遇有虜警隨近調用則朝發可以夕至何至兵疲馬憊緩不及事也故臣以爲各路調操皆當撤回家丁壯士皆當免調而寧前調操二百八十四名猶宜速遣者也昨撫臣撫然以臣言爲是或亦計及此矣曰禁抽緣向議撤遼陽調操軍卽于二十五衛抽補此有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不然者夫各營之兵原非正營之額今特免調操耳何嘗缺額而又何用抽補也若謂營兵減少則主兵踰萬不爲不多况號總兵何分彼此臣固已言之矣當當事者猶未聞抽塚之害乎抽塚之法貴富有力者不敢問次則援例納承差吏典因而假威且墜人不復問下則愚弱不能自充將官乘之百計爲奸抽趙甲矣而移之錢乙改錢乙矣而移之孫丙每抽一人所索害者不啻數人必至不能助戎力爾應解宜變產賣妻剝臂折腰授井自縊者比比矣且一人補

伍四家幫貼似于體卹軍丁而不知四家之所有者何產所作者何業而賠贖無盡也所以一經抽補幫貼不三年而家立破人立槁也況此門一開人皆乘隙私抽議抽者十而參游把總操司等官私抽者百計今議抽幾二千人並幫貼爲萬家其筋脫與私抽者又不知幾也將盡遼東無不破之家矣臣慮遼東之人且激而之虜也念及至此可爲寒心曰設防夫設防者料敵察地藏形隱跡乘虜不測以制之也乃遼東則不然人將軍遣各將領提兵屯駐各城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近者一月遠者兩三月或更番往復歲以爲常每丁軍所至城堡驢然酒食盡出于民家婦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傾竭食別室稍不如意遽行毀辱馬蹄經過難犬一空弓刀懸門人皆喪魄且卒領將官盡是婪賤之輩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導之被害者安所控訴乎其丁軍未必禦虜而先遭一強虜也民誣有云若遭大虜還有命若遭家丁沒得刺殺深苦之也大地有邊腹時有緩急若遇零竊則本處兵馬自足防堵不須設防也若爲大舉多在九月以後虜酋糾

聚羽檄交馳兩月之前預有傳報苟能先期偵探自可刻日應援亦不用設防也且兵國家所百年養也無事食厚餉有事出死力可也而乃與民並處城中僅爲防守乎况野無與戰則勢必久留旁無可營則恣爲殺掠虜患益烈矣若城守之責則本城步兵與民丁能辨之臣見開原一帶民皆挾弓矢聞遼中往年皆然近避榆梁之害多不習矣合將各城堡丁餘選其壯勇繕其姓名給之憲票名曰守城民勇免其雜差不得挈克異姓軍時令本管官教習之汰其不習射者如是則吾民皆兵又何用設防爲也倘舊套雖革姑爲目前救弊之計則當禁約軍人不許入城縱容仍將設防處所官軍姓名俱報撫按密切訪查如有前項索害奸淫等弊即將領軍官提問叅革其丁軍許以軍法從事梟示城門應一警百至如去邊漸遠可無設伏者不得仍循故事以貽居人之害曰禁科歛夫遯軍所以備征戰也邇來私役百端科索萬狀卽如鎮靜之夷馬開原之貂皮清河撫順寬奠綏陽之人參皮張松果等類無論其把持夷市壓買

商賈而牧放夷馬治料參斤以至搬運百貨約用軍士不止千名也其採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軍晝夜皆居塞外燒炒鐵斤而寬奠等城之軍終歲不得寧家蓋州之布帛長寬之金銀海州之海參鯪魚右屯之雞鵲啞鵪如此之類難以枚舉凡可謀利生財無非軍士取辦其包賠之苦服役之勞蓋萬萬不可言也如春發銀五錢秋收參一斤春發銀五厘或一卯或夏索雞一隻夫官軍之受五錢也卽四不得當一也其受五厘與一卵也卽十不得當一也與參與卵而他可推也又以弓矢衣物鞍轡皮張等類勢給各軍而厚收其利皮襖一則索銀七錢或五六錢皮褲一則索銀四錢或三錢五分披肩段一塊長不滿尺闊不及半則索銀一錢使營軍露引赤膚而給之卽索與扣或其甘心然而營軍非所用也夫遼左之軍惟家丁選鋒月糧一兩二錢耳更畚科剋所餘幾何逼之以不得不從之威而挾之以不敢不扣之勢何怪乎營軍之家十九之爲懸罄哉既疲其力又奪其財則安望其出死力抗強虜哉乞勅撫按不時體

訪從公參治或饗宴知警軍力少蘇也諺有之濁河之源出自崑崙所從來遠矣故非泠然清其源亦虛文也曰清冒濫大遼東之虛糜國餉腹郭民脂有增無減日甚一日者冒功之弊是也已經題請查革無庸論矣然徒追前于既往而不酌處于將來則其端尤未息也今日所常議而可行者有三其一慎爵祿臣查國初武臣身經百戰自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而軍丁槩未及也亦未嘗以首級論功也兩軍對敵當先格鬪者勢必不服割首故割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者多非殺賊之人而武殺已降或殺被虜或奪他人首級皆非真功也遼東首級之功其不得與開國功臣並也明甚且議陞職不許世襲可也不然則計其賞而不准其陞亦可也查貧軍利得銀不利得爵故凡領賞者皆真正在陣之人而領陞者即安功買級之輩也此其可行者一也買濫之弊起于稽查無據連坐之法不行也自今以後合將千把總軍丁姓名先期報道親驗其力不超距射不穿札者不准陞陞呈撫按案候遇有斬獲取具中軍千把總將官保結

扶同者照例佐襲揭黃冊內無名者不准幼小首級不准無各官甘結不准而尤嚴于職官不係營伍者不准如是而法在必行無徇情勢無以虛文塞責冒濫或可以少清矣此其可行者二也臣又查大明律軍官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而今一切姑息律令皆廢格矣合無今後遼中武官犯罪不得罰米年終類奏依律擬斷凡係洪武永樂年者方為祖職徒罪以上俱依律照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仍各降祖職二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其近年功陞者原非祖職徒罪以上即應革襲蓋功自己立罪自己犯固相等也而況多非真功也此其可行者三也若夫首級論功又有大不便者如一人斬割一虜矣割取未畢後人竭力而奪之且至有併前人之手而斷之首又有併前人殺而得之者此無他首級為之患也且虜人入犯各自為戰不計功不程功不取首級奔騰蹂躪縱橫殺畧風卷雨驟其鋒不可當中國人力固已不敵矣偶或作勝可以追逐而一心繫戀首級望然爭

奪自相戕害。遂至虜人乘機反擊。而大敗者十八九也。合令大小將官各擇選鋒若干名。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隊。隊有長。時加訓練。記籍在官。凡遇虜入。卽當前鋒。若能破虜。勢力追殺。不許先割首級。收兵之後。公司制取就于前鋒內。審係某隊某人。所殺。照例報功給賞。或二十五人分賞。庶無誤事。且絕冒功之弊矣。曰。罷聽用夫文職有犯贓。被革者。雖有絕不錄。未聞有所謂聽用也。聽用自武職始。而遼東爲甚。夫此聽用者。豈皆干城之將。以二卯事而暇不揜瑜者。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于露室

革任而用事如故。則任可無革矣。奉旨革黜而用事如故。則黜陟可不由于朝廷矣。天子奉孝人主之操柄。舉刺者。撫按之權。而一切置之無用。臣恐威權自此下移也。合無行令撫鎮衙門。將被黜將官。盡行查革。今後若爲定例。凡未經咨用者。不許營求聽用。未經三次薦舉者。不許僉錄咨用。各營將領必須題奉欽依。方許在任管事。則威福出自朝廷。而貪競之風可息矣。至于咨用一節。雖曰相沿舊規。實爲庠進踐實。夫其人果勇略智謀足備緩急矣。則何不明薦于朝。而朝廷明用之。何用層層然。內咨于外。外咨于內。而爲此輩開一弊孔也。況地方多一官。則察一官之祿。受一官之害。方今泰遊備守。歲增月益。業已星列棋置矣。若謂見任者不足辦事。則當議易。倘見任者足以辦事。則聽用者何爲。而又將置之何地也。臣以爲咨用可已也。不然。官官建白。該部議覆。不啻書三而責錄。鑽刺者。卒未止息也。查開之實。而禁其流。未有不汎且濫者。口重馬政。夫收馬之弊。與大贖弊。更軍之法。已具別疏矣。願其間節日。尚有所當議。

者一擇用廉官吏市之場賄賂聚焉何用中軍備禦
董其事官品既卑操守多穢事勢俱遂至于此今
後必選一清慎將官任之仍乞專勅以資彈壓庶事
權重而法可執付也二收馬論齒馬以五六歲爲少
八歲爲壯十歲老矣故相馬者論老少不論肥瘠
今非老馬不收其齒多十五以上甚至有二十餘歲
者何怪乎隨給而隨死也宜定爲例自五歲至十二
歲者方准收溫收者罪坐收馬之官責令賠償三設
官養馬胡馬初入類多孱弱料豆未宜卽以給軍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孫給陳鑑 安遠 十一 王露堂

或招擄酒食或修整鞍轡或出兵盤纏或平時借貸
或驗判查廳諸凡費用皆此軍給之走死馬匹本軍
買補合戶胥累凌虐萬端命且不保此撫道所當嚴
禁按臣所當訪拏而重懲者也六退操撥驛將官多
將退操馬喂養發贖易換好馬并將勢賣軍丁此亦
一弊竇也合無一應退操馬匹另委一官收養月餘
驗果發贖盡撥驛遞以蘇驛馬之困且杜易換勢賣
之奸七議置市貨例歲委一官往蘇杭等處易買段
布皮張以爲市馬之用委官侵扣每不下四五十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孫給陳鑑 安遠 十二 王露堂

今議全買則銀兩更多法不可不立也合無將應買
各項貨物移文彼處地方較量時估定爲價日每貨
分爲上中下三則刊成書冊另擇廉能委官前往置
買務要貨物不濫價值不浮其仍前侵扣以致貨物
濫惡者責令賠償依律問罪八法在必行夫法之不
行自上始也倘法令雖具而當事者不實行之或以
權勢而撓法或以親近而辭法或以功勞而改法或
以姑息而廢法則法亦虛具耳乞勅下撫按時加審
訪凡易一馬者必罰無有庶法不廢而馬竄可釐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侯給諫疏

安邊疏

十二

平定縣

國可避矣。此皆馬政中之節目。所當併議于改法之後者也。曰清驛遞。夫驛遞公差私遺。往來不絕。至繁難也。高麗東夷入貢。常數十或千百。高麗就執守法。而東夷分外索取無厭。至紛亂也。驛軍逃亡。歲甚一歲。有存其半者。有存十之三四者。有存十之一二者。人心益狡。剋剋益甚。如之何其不愈累而愈逃也。蓋此軍每人每年僅得賞銀九錢止耳。此馬每匹每年僅得料銀一兩四錢三分止耳。故官委守驛。則逃軍懼買馬則逃。遞者遞軍不送。東夷之求羣聚。設高朝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侯給諫疏

安邊疏

十四

平定縣

出驛段一十二疋。鐵刀二十把。賣與夷人。俱係違禁等物。臣細查士籍。並無序班李芬名姓。又未見有題差序班伴送本章。不知此序班者。果係欽差平抑借名。欽差橫索驛遞者乎。如其無之。固當嚴查以發詐冒之奸。如其有之。亟宜裁革索詐之害。蓋朝廷本用序班以制夷人之虐。而序班反借夷人以自肆其虐。卽無貽害地方。不幾于羞朝廷而啓外夷輕中國之心乎。且所挾帶又多違禁之物。恐非所以峻出入之防也。況既有通事伴送而來。仍有通事伴送而去。則序班又爲駟枝掣指矣。臣以爲革之便。而禁戢伴送通事人等。則撫按事也。以至馬牛軍人之類。是又一調停間耳。馬取之苑馬。犂牧或撫順所進貢。或汰各營弱小。移足百匹。勿令軍買。則不患無馬矣。查可動支官銀置辦車輛。易買牛隻。先其最急。後其差緩。則不患無車牛矣。度驛軍可領雙馬者。與之雙。土著願就馬牛便者。從其便。久之流移以漸復業。則不患無人矣。此不獨充實驛遞。可免逃徙之累。而馬驛蕃庶。永杜營伍之擾。又一舉而兩利者也。曰禁擅騎。夫管

馬所以備公戰并以充私驛也。自驛遞不能支而害始貽于管中矣。邇來公差私造如將領家衆親戚門下及各衙門官舍承差相望于道往過來續歲無虛日。日無虛時假討馬之公濟傳食鬻貨之私一日之差少則四五十而多則百也。猶所與飲食稍不豐腴或所鬻綾絹綉段靴鞋巾襪諸物利不三五倍六七倍一失其意洩怒馬匹極力馳騁汗下如洗委棄道旁者日數四也。卽如一軍領價十兩必添倍從方易一馬富者賣田屋而貧者與妻子矣。卽使馬騎數年皇明穆世編

卷之

安給諫疏

安逢集

五

平露堂

而置不問也。曰禁游食游食之人天下皆有之而所趨惟邊方所爭趨又惟遼東何也。將可乘而利多也有假辦合以出關者始也不惜厚賄從左府買得勘合以爲奇貨可居矣。又鑽求權要書札轉托將官逼取高價非五七倍不已。是國家賞功之典祇爲左府開一騙局游民生一壘斷也。近南京科道諭劾成山伯疏中所稱得某人銀八百兩某人銀六百兩者皆鑿鑿可據者也。今後合令左府將勘合遇兵部送都察院都察院發巡按御史御史發都司騰完劄付仍送掛號轉發各道害自除矣。又有持挾古玩假托異術鑽書刺于謁邊臣生平無半面之交而觀覲獲千金之利邊臣不能取諸官中也。而送之各將領名曰作興各將領又不能取諸官中也。而索之軍士亦名曰作興。於是十金五金預扣月餉者有矣以一索二以五索十者有矣。此軍士之膏脂亦國家帑藏也。甚至有別名科目備位兩司而亦托名詩文甘心無恥之事亦可愧矣。如此者比肩接踵絡繹道途普濟寺中蓋無虛室也。月計歲計如環無端何啻幾萬金。豈

皇明穆世編

卷之

安給諫疏

安逢集

去

平露堂

非遊左一大蠹哉乞勅下山海關王事凡遇公差人員或各官家屬商賈與販據有牌票單引者許容出入如有引而無貨引上止有探親字樣而無牌票者盡行關出卽以越度緣邊關塞論罪仍許嚴衛衙門嚴行緝拏究一二以懲久玩之習庶邊境稍清而上下官民未必不默受其福矣若士君子真純體國武弁精忠報主則又其本也日核給散邊地軍無他產資餉以生至急也通年支給每不依期有兩三月而後給散者軍丁無食稱貸于有力之家若起一月息所得僅十之七二月息所得僅十之三月久則盡爲他人有矣此給散不時之弊也及當給散尅減多端有本管散貨者有爲差人散貨者有作興遊客星相山人戲劇技藝等類者有造冊工食者有提勘往來盤費上納詳允紙贖者有照馬者有本管陞補或工程完備舉軸者總名曰有事則盡數攤扣軍丁僅得其餘月落一二錢其者幾分此有事之弊也或幸無前項等費總名曰無事則惟借口部發短少守支盤費分攤折耗少曰分釐甚者二三分此無事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弊也至如廣寧千總張九叙等假稱買馬扣侵月糧一千八百兩藩陽委官千良臣等假欺十七年月糧四百餘兩至今未給此侵欺之弊也蕃由邊中文官甚少勢不得不專委武官故敢肆無忌憚如此耳邇者戶部題奉欽依戶司收放錢糧各道稽查奸弊法至善矣夫日收放錢糧則稽查已在其中日稽查奸弊則收放豈非其責蓋欲使之同心共濟互相查核非故岐而二之也況該道凡五而部司惟一該道千各城堡爲近而部司爲遠倘該道日由納錢糧非我責也一槩聽之委官而不之問則部司一人之耳目豈能周徧于二千里之間而各道所謂稽查者又安在哉合無今後京運到日部司卽于三五日內分發各道委官當面秤兌對針足數開寫錠件封鎖嚴密委官領至該道當面驗封查數稅兌明白分鑒碎封該道親自掣驗各用印封再委別官唱名給散仍不時摘取一軍審驗以防侵尅庶軍得實惠而不失戶部題准初意矣日核收保遼東無可守之邊無敢戰之將所恃者收斂耳然每歲虜入殺掠踰萬不勝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憐聞愚民有抗令而逃避者有因妄官收歛而仇告者夫收歛之法慮其死而求生之也委官奉令收歛亦慮其死而求生之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此則收之彼則逃之此則生之彼則仇之豈遠民獨非人情耶其故可思已中人之家因車牛未備慮委積難遷貧窶之民恐居食無資食狼藉口耳而爲委官者率皆罷閑武弁貪饕素著指稱收歛科索百端惟計囊橐之既盈不顧收歛之未淨宜民之抗令而逃計仇而告也爲之上者令于民曰吾給爾居吾給爾食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千露堂

米若干車牛若干除公館廟宇及預備倉糧外民間有房舍十間者預派暫借三間有米者亦酌量預派若干給之官價柴薪許將秋青馬草預積預用仍預出告示徧諭屯民聽我哀矜之心開彼愚頑之惑民非木石必有憬然感悟者及至收歛之時即用此藉催比虜犯之後亦照此稽查庶貪官懦將難容賣放之外難售欺蔽之術而遼東之民或不至盡爲魚肉矣曰修濠牆臣親歷遼堡至遼陽海州之西地勢平衍無山險可恃間有濠牆高深不及三尺實不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千露堂

千五百餘丈。地方軍民僉稱高廣足恃。及見長勇堡西見有土牆數里。乃十年前所築。至今尚在今牆加厚幾倍。歷年必多。孰謂土極不堪修築也。計河東惟三岔河至長勇堡其二百里爲此衝。以地方各城堡之軍夫修各城堡之濠牆約八月可完。除秋冬防廩又陰雨之日去其十五。則二年之內可完無疑。其沙岡不堪修築處所。不過一二十里。合于春閒虜馬弱時就近所伐林木作爲木柵。內外夾持縱橫聯屬中實以上高廣堅厚。一如前式濠岸易汜亦用木柵防

拒處者。見今三里設一墩臺制也。誠于二臺之間附城添置二墩臺。令火器可及臺之下圍以穴牆。使便打射計二百里。新舊臺一百座。伺虜信急。每臺置二十軍。專備火器火炮打射。而以三十軍外旗幟。換弓矢鎗砲。周流巡邏于城上。一里之間計共一萬人。再以精兵四千分爲四隊。每五十里置千人。視虜所攻處。則雲合而響應。馬虜果填濠挖牆兩臺上軍各從穴牆中以火炮擊之。城上軍以矢石炸砲擊之。精兵千人又雲合助擊之。飛矢雨墜。擲砲雷轟。雖強衆豈能飛越也。蓋在我憑高拒下。以逸待勞。在虜自下仰攻。罷難爲力。果能申嚴將令。協力堵拒。遏之。境上猶彼師期馬力漸弱。勢難久存。未有不可守者也。視之散卒各堡閉門自衛。任虜出入殺掠。無算者。功相萬矣。此事似難而實易。似迂而實切。所當併議于開築濠牆之後者也。所議開築工程。委比先次濠牆幾百倍。應聽下閭查核論功。以示激勸者也。曰調將令今之談邊事者。皆曰遼將惟遼人宜爲之也。嘗考戎籍則以他鎮人爲遼大將者。若宣府劉淮。延安馬永

陝西吳瑛延綏張鳳諸人爲副將者若宣府張澄孫成保定劉岳榆林郭江諸爲參遊者若大同李欽保定王京山西王堂京衛曹廣諸人由斯以談則他鎮之將何嘗不用于邊而違亦何嘗不借其力也且專用本鎮之人其害有可數者熟知軍丁貧富而剋剝易行也旁牽親族要求而展布易沮也拘于人數則屢黜屢用而鑽刺風行也局于一隅則莫見莫傳而欺蔽日甚也以故相倚爲奸同聲附和一切功罪勦問不明恐非地方之福朝廷之利也倘各邊更調兼用他將以破拘守之習或亦邊之要務乎且邊中軍士生長邊方膽氣粗壯可與赴敵惜習野戰不知陣法欲射而外無長焉故虜至每不敢城外安營與戰輒敗也無論馳射擊刺之方進退止齊之法一切置勿問卽火器中國長技亦未有能習者蓋由邊將淺聞狹見視陣法火器爲贅物平日不知訓練耳此非西北各將識陣法不野戰者未易與也曰駐邊堡軍前邊長四百餘里牆臺已失胡漢一家屯堡凋殘幾爲無守空虜窺伺乘間竊發風飄而來電閃而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金邊議

王

丁雲堂

及出兵追襲虜已馳去矣蓋由我兵錯居于衝所之間守在堂與去邊堡遠緩不及事也今欲慮長遠計便益莫若移而置之邊堡守在門戶所謂巡待勞饒待飢可也臣親歷瑞昌永安背陰障等三堡隔絕山外林木稠密虜時藏茂林中伺而掠之數十羸卒閉門株守莫敢啓關取薪水者或半月十日衛城兵馬以柴米送給之萬一虜百騎扼隘口則九千精銳莫可誰何三堡危矣嘗咨故實三十年來永安諸堡克陷凡七言及此真可寒心也臣量地度勢議各添置一堡以爲聲援瑞昌則黃喜衝背陰障則高昇砲永安則葉家莊寨取石于山取木于林城郭廬舍之費臣亦相爲設處無難辦也此堡若成則移協守兵于黃移中後遊兵于高昇移中前備禦于葉家莊令與三堡聲聞相援以便應援再移中右遊兵于仙靈中左備禦于沙河寧遠恭兵于興水各守信地左右邀擊零竊將以是顧忌不敢入卽大舉亦或計歸路疑阻矣然後有事則戰守以其力庶耕無事則耕耘以其獲資戰漸復屯種徐議牆臺完得幾處紫關卽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金邊議

王

丁雲堂

得幾處守禦月計歲計寧前其有生氣乎曰實寧前大藹之所以高枕而無憂者以遼爲之敵也而寧前一線之路則又全遼之咽喉也寧前之重也明矣乃今虜難恒有生理蕭條滿目遼野無煙火人民時被搶掠軍伍日就凋零如假木衛領軍二百一十五而見在者六十餘輩多者纔百人差強少且數十而於夜間拔守墩又去其十五有若虜大入婦女荷戈不足乘城虜小人鷹鷂馳逐靡與邀擊嘗總十年鏖凡殺虜官軍一千五百二十而間聞男婦固十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議疏

李廷瑞

主

平露堂

者應募弱者爲人家奴知名者八十餘人而關內擒占不發此則逃之彼則匿之此則捕之彼則庇之非法也或令關內查出逃尸姑容籍記仍作寧前幫丁可也至于清勾南軍老弱怯懦不習騎射而心畏胡無裨戰守生托糧餉且狡詐能構詞訟非徒無益又貽之害矣倘令應勾處所解銀三五十兩募丁壯充之或亦填實之一機乎再加之禁剝削減力役厚餉給使知有爲軍之樂而不憚從軍之苦則溪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寧前無憂兵募矣曰留換班寧前換班軍凡三千人力疲于道塗財費于薪易法撓于逋逃蠹積于影射其弊凡六方其未來鄉土遷延及其既發路塗頂替計彼到期嘗踰幾月先戍之人逃已過半甚者明求解官或潛匿他所隊伍全虛矣弊一將官曰換班之軍不足恃彼亦曰換班之軍幸少寬養兵之謂何而若此無裨戰守也彼處將官曰兵馬方就練而我不享其成練亦徒也此處將官曰彼以勁兵壯馬自固而以羸馬殘卒與我未幾且去將焉用之弊二一軍報換合戶動提軍裝馬匹之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議疏

李廷瑞

主

平露堂

不下一二十金前去未幾後班復動休連蔓引常無寧時弊三槓歸之衆軍裝馬匹半已變賣或逃之山或逃之海該營勾丁衛所衛所捕于屯野差人四出不勝騷擾弊四述者或隨到或一兩月或數月止據操司開報漫無踪跡可查計冒軍餉正坐此隙弊五今年西征明年東守今年趙甲明年錢乙不但軍疲奔命兩地空虛而于兵忌將不識兵兵不識將者何如也弊六且聞三千人之中携妻子而來寧前者約十之二置有器用殖有田產則又不願歸矣合無比

若計全遼之引不過一十一萬而勢豪將領顧得其十之六以足土商一名僅得一二十引或不及十引者而土商之病其矣欲窮致之揚州則引少而不足以往欲轉賣之豪貴則勢壓而卒爲彼乘有中蓋之糜費無中蓋之實利宜其恐懼思逃也爲今日計合無比照宣大事例逐一清查編審禁革勢豪占窩大略以土商九分外商一分爲率各分爲上中下三等定以引數多寡造冊題請欽依每年可省開派之煩勢可絕富商之請託可免勢豪之霸占而商人亦且樂于輪納行之一年即再加幾萬引無難也臣奉嚴旨清理隨會同戶部郎中王應霖酌議停妥移文各道將該地方土商逐一編審汰其不堪者若干人仍分上中下二等酌定引數造冊題請還部科案候議得每年部司開派之日即將該道額引查照土商九分之數填寫號票分送各道照名查給如分巡道原額若干引以九分算該若干引分守道原額若干引以九分算該若干引寧前道該若干引海蓋道該若干引關原道該若干引而外商一分仍留該司查給

務要秉公執法。無恤嫌怨。在上商不得歎于額數之中。在外商不得浮于額數之外。若部司少發號票。致虧額數。卽係部司字識作弊。若部司如數齎發。而該道少給商人。卽係該道字識作弊。責各有歸。其商人上納稽遲。及米糧不堪者。該道查革。另會送部頂補。如有徇私請托。倚勢占窩。及拖欠盤糧。致悞邊計者。外聽按臣內聽部科查參。斯亦足劑濟邊之一策也。日積糧餉。夫兵以衛國。食以養兵。未有有兵無食。而能強其兵者也。故籌邊者。足兵要矣。而足食急焉。邊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于露堂

左辭居關外。北隣虜。南隣海。僅通一線之路。輿腹裏通衢。有資易以美補不足者。大徑庭也。故歲豐則邊之粟不輸于外。其價太賤。而傷農歲凶。則外境之粟不通于邊。其價太貴。而無所資脫。也再遇虜警。有主客數萬之集。卽千金不能易一粟。未審可餉者于此如何處也。嘗考往牒。如萬曆元年。萬曆六年。萬曆十四年。時值災荒。米珠薪桂。斗粟銀二三錢。有至六七錢者。視今日不啻十倍。當此之時。勢甚岌岌。而當事請賑濟。請蠲租。請倉糧。請加餉。爲一切苟且之計。斯

亦晚矣。臣今查閱各倉。間有實支已出。而糧尚未支者。詢之則曰。今歲糧賤。各軍非急賴于此。則稅糧會無愛惜者矣。然歲不常豐。當此粒米狼戾之時。不可不求所以劑糧盈縮之術矣。今邊中每歲約三個月支本色。八九個月支折色。例也。粟貴銀賤。利在得粟。粟賤銀貴。利在得銀。情也。今米價頗賤。軍士利在得銀。何不權其時宜。而以折銀抵給之。免支本色存貯。其粟以備凶年之用。豈非兩利之道乎。或以爲餉有定數。如無銀何。是不然。財之盈縮。顧生且節何如耳。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于露堂

能生且節。雖縮亦盈。不生且節。雖盈亦縮。誠如臣議。官市馬歲可積子銀數萬兩。免調糧。歲可省客兵銀幾萬兩。開曠禁歲可得銀幾萬兩。以此抵給本色。綽乎有餘。何患無銀。或有以爲粟米久貯如泥。爛何是不然。粟之泥爛。由收貯之無法也。臣見廣寧遼陽二倉。廩房甚多。且大。每倉不下數十餘間。每間可貯千餘石。但牆垣不固。發瓦不密。有不蔽風雨者。有漸就坍塌者。有米堆地上。不藉以席者。問之曰。隨卽支放。無須久貯也。臣又見東山民家倉房。俱用板藉。去

地尺許以通地氣。今于各倉之中酌量修整。敝民間法藉之以板收貯之日。仍令簾揭晒晾。務潔淨乾燥。板上藉以穀草。草上加席兩三層。而又時時晒晾之。如是而泥爛者。臣弗信也。此計一歲可餘三月之食。使天不窮東方。再有三五年之豐。每歲依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卽有足支一年之餘。而塞下之粟。將來不患不多矣。粟多則隨時豐歉。緩急皆得有資。所以使沿邊土常飽。馬常騰。者。端于此乎。可與矣。至于各倉官。攢聽其滿日申請交盤。無令受守支之苦。可也。曰

謂以養人者。害人也。開之則可以利國。而塞之則至于病民。公之則可以濟邊。而禁之則至于滋盜。且該鎮殘破已極。民窮已甚。卽法外撫綏。尤宜加意。奈何天地自然之利。有其利。無其害者。顧棄之于無用之地。而令窮邊之民。囂然喪其趨利養生之心也。但地產礦砂。高下不等。煎銷分兩多寡不同。有砂一斤。煎銀一二三錢者。有五六錢至八九錢者。有一兩至二兩者。如青臺谷等處。產爲上等。岫巖等處。產爲中等。歸州等處。產爲下等。往歲開礦之時。奸民故將某下低礦試燒。以欺官府。而私取其上者。以爲利。其委官又貪穢不檢。貪緣爲奸。是以利歸奸豪。而上無大利也。今當選擇廉能。將官以重其事。而又親驗以防其欺。覺察以稽其弊。編甲以幸其澳。設法以考其成。務令上下兼資。公私兩利。則可以惠貧民。可以弭盜賊。可以積粟備荒。而亦可以助兵餉之不足矣。曰限降夷。說者謂戎狄豺狼。其心必異。故江皖有論郭欽有疏。無非明先王荒服之制。而其慮長也。今降夷之在廣寧者。且以千餘計矣。夫犬羊之背部落而來也。非

有慕義向化之心也。惟得罪于本地，故牧之內地，而
且資蓄養之。利于我也，拒之則阻其歸附而收之可
孤其部黨。且我偵探則藉爲遠哨，征勦則藉爲前鋒，
往往得其死力。是目前之利，不可謂無也。但降夷所
在，卽廣寧城之西北關外，及城東南內與我漢人錯
雜而處。此養虎者懼其逸過，而置之內室也。竊以非
計之得矣。止其稟餉頗厚，聞風歸附者日衆。其人愈
多，其勢愈盛。拳豺狼于門庭，置蜂蟻于肝腋，萬一有
不可測者，合爲酌爲定額。如今之降夷，在廣寧者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笑拾遺疏
卷之三
平露堂

也。臣恐來者將復去也。則夫于優恤之中，默寓固結
招徠之術。誠今日所當急者。請勅下撫按凡有回鄉
人口男子給銀三兩，婦女半之。俱于各衙門贖罰內
支銷。其舊有田屋酌處量給，仍給欵依免票一張。填
註給實銀數，務令安插得所。庶鴻雁無中澤之悲，越
鳥有南枝之想。來者悅而去者來矣。不然虜酋係累
我子弟，不知幾板城矣。彼尚知所以結其心而恩養
之，我奈何漠然不加之意，而棄之爲虜資也。此事關
于民心甚大，籌邊者盡留意焉。曰核功罪臣是邇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侯給諫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十餘萬而零竄或數騎或數十騎多不過百騎大舉
通年在遼陽海州而零竄則綿義寧前大舉必九月
以後而零竄則時有其最多者亦在夏四月秋八月
後禦零竄易禦大舉難零竄殺掠少大舉殺掠多則
虜犯大小之辨也何謂戰之上客戰有堵截有搗巢
虜入犯成大舉或零竄而與戰者名曰堵截虜不入
犯而找出勦者名曰搗巢此戰主客之辨也如此而
遼之功罪可言矣大舉當以虜入內地之淺深時日
之久近爲功罪凡出兵堵截設伏張疑不使虜入或
入而不深不久者以功論雖無斬獲有損傷而所保
全者多也凡虜入三百里及過三日者皆以罪論深
入久駐殺掠多也而按兵城內任虜殺掠者無論
淺深久近與夫殺掠多寡皆當以守備不設論明正
典刑不得輕貸零竄則當以斬獲之數與殺虜之數
論功罪搗巢則當以斬獲之數與損失之數論功罪
而其功視零竄者半之惟收回被虜人口者則以功
論蓋所斬獲皆我人被擄在邊耕牧者非真夷也大
舉功罪當以主將爲重偏裨不及主將各有信地非

主將所能周也搗巢則重偏裨而及主將事可委于
裨帥令不可不由于專閫也往時又有縱掠于西虜
取償于東夷者下殺無辜上欺明聖罪不容誅矣蓋
徇西虜之巢者放虎食人而搏野獸以塞責猶可言
也搗東夷之巢者縱虎入室而擊家大以冒功不可
言也此又功罪之大較也若撫道之功罪有不當與
將官並論者將有新獲民無殺掠而撫道能查勘的
實使無欺冒者功也若敢爲欺冒又當以罪論矣將
無斬獲民有殺掠而撫道不能查勘的確互相容隱
者罪也若查勘的實又當以功論矣至于按臣位卑
權重朝廷所以寄耳目也倘甘爲異懦猶鼠同眠既
不能擄眉吐氣以振邊臣敢戰之威又不能明目張
膽以治邊臣怯之罪則何稱耳目之任而又何以
按臣爲哉臣查得萬曆三年十一月虜入犯按臣劉
臺牌趣總兵李成梁副總兵曹重出兵堵截遂成奇
功加爵陞子遼人至今稱平虜之捷爲第一而誦劉
臺之功不衰十八年二月虜入犯副總兵姚大節逗
遼觀望按臣徐元以牌趣之不出已而參之十八年

十月虜又入犯副總兵孫守謙逗遛觀望按臣胡克儉亦以牌趣之不出已而參之二臣行牌趣督其憤懣激烈之氣不減劉臺然而成敗異觀功業相反者則以今日之姚孫不如往日之曹李也乃今朝廷之上不廢儒將之刑而將官猶知有不職之罰者則二臣之功不可誣矣臣謂後之爲按臣者目擊將官退怯躲避不能行牌趣督及不着實參論者悉以不職論必如是而功罪可明邊民猶有可生之望也曰消隱憂臣聞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故土壁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三七

衛諸酋不足畏而暴虐橫行民窮財盡可畏也邊圉空虛人無固志可畏也死亾接踵民有離心可畏也蓋凡虜之入犯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肆虐地方者邇年以來虜歲掠我人以萬計輒散處於板城而恩養之給之歸使生子女給之牛馬田土使孽息耕種待其心志無變易而後用爲奸細用爲嚮導往年遼陽海州捉獲奸細數十個猶踵接未息也入犯之時爲之四散擄掠者亦多中國人有乞人地窖者有指人粟穀之數而遁索之者有呼讐人之名而

焚其廬掘其塚者皆漢人也以故地里之迂直遠近民俗之貧富衆寡兵之強弱虛實將之勇怯智昏與夫事勢之緩急難易無不知之而飢寒困苦之民又聞先被擄者之有妻子牲畜田土也謂雖大羊不類猶得以緩其死途因虜入而願隨之去者比比也是則大可憂也夫華夷異類風氣異宜飲食居室異用而奈何甘爲大羊之役哉不得已也蓋自販易賄償擅騎免馬之弊滋而民以馬死矣自抽軍調糧設防科社之害烈而民以軍死矣自買功咨用之威熾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三七

民以官多死矣自城濠不修邊堡失守而民以鋒鏑死矣自屯鹽日壞積貯不預而民以飢死矣自優恤無法招集無方而民以逃徙死矣自將不知陣法軍不習訓練而民以不教死矣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虜驅民也而遼之元氣于是乎索而幾于不可復救臣竊謂欲存遼東非扶持其元氣不可欲扶持其元氣非盡除前數者之蠹不可請以醫喻人有病羸者善醫者必且使之斷嗜慾絕聲色節宣其勞苦調護其風邪舉平日所以耗盡元氣者一切屏去之而後衆

石可施。元氣可復也。臣故于藝邊禦虜之事。姑置弗論。而獨以扶持元氣之說。縷縷爲皇上陳之也。不然病且入膏肓矣。臣慮秦越人之驚而走也。夫臣此言。皆出于遠左士民將吏之所獻納。撫按司道之所議論。而臣耳聞目擊之所察酌。固未敢信已見而忽與評。亦未敢徇人言而廢真見。要求無愧于此心。無愧于遠民。無愧于天日而已。他非臣所知也。伏望皇上勅下該部酌議施行。遠左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侯給諫

李道廣

无

千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閣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玉期

盛翼進麟汝恭閱

侯給諫奏疏

疏

侯先春

為審勢量力酌陳今秋防守事宜疏

左防秋

臣往在京邸嘗聞諸邊款貢遼獨當虜故遼之兵素能戰遼之將素號敢戰心竊壯之乃今詢之輿論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千露堂

千露堂

之往事質之耳目所覩記則云戰者徒虛談耳臣備員頃聞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俾從諸臣後得與同視之役臣若循習故事甘為欺謾是負皇上也遼民見臣受命以往謂可徵恩皇上拯之水火之中遂奔走號訴于臣臣若循習故事甘為掩飾是負遼民也臣則何敢顧臣復念事求可功求成故終不敢過為已甚責人以不可能之事而強之以必戰也獨計將來不當復循故轍令我無辜赤子再受荼毒耳臣請先言已事而後陳今秋防守之策虜自兩年以

來四犯遼海蹂踐我山地四五百里不可謂不深入也馮陵我郊堡八九晝夜不可謂不久也設虜我子女凡以萬計不可謂不多也肝腦塗郊原哭聲震山谷不可謂不慘也而為將者漠然不以為意嬰城自為衛閉門待去未嘗以一矢相加遣也說者謂虜眾我寡難與為敵似矣獨不可牽綴之使賊不得掠取驚擾之使賊不得安息張疑設伏使賊不得深入且久駐乎縱不能然獨不可擊其情端邀其去路使賊不得盡挾我子女以去輟換牲畜悉為虜資乎奈何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千露堂

千露堂

破如人病後加病遼事將不可爲矣大遼陽海州地勢平漫無險可恃無邊境可守遼海兵馬寡弱必不能支非大營兵不可且遼海亦鎮守地也遼海失事亦鎮守宜也臣請下明旨命鎮臣于八月傳虜之初卽盡率所部兵馬移駐遼陽城中虜信漸急則率營中裨帥軍于遼海之中遼陽副將軍于遼陽之北海州參將軍于海州之東各據要害互相犄角不得株守城中迺適觀望又撤開原鐵嶺將領移軍瀋陽等處金復將領移軍耀州寬奠將領移軍析木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嘉堂

備策應各城止令守備官督率部兵城守不得藉口貼防以分兵勢倘虜聲言西掠以牽我師則令廣寧錦義各城將官人自爲守或遣一裨將率兵千人號五千入虛張勢以爲聲援蓋廣寧境土磽确行掠無資錦義向遭殘毀地土亦狹決非諸酋窺伺之地縱有入寇百千計耳本城兵馬自足捍衛無庸遽處往歲處處貼防愈分愈寡正欲爲口舌以逃不戰之罪今秋更不得援此爲例也况遼海河西緩急迥別大與窮犯利害較然此不能料焉用彼將哉虜情告

急則當令大營裨將與遼海將領各領兵二三千分屯近邊聯絡散布遠不得過數里善則多張旗幟夜則多設大鼓以張威煇虜必心疑不敢徑入而我惟明烽燧嚴哨報清屯野靜以待之如是而虜恃得志聯營直入則令我兵倏忽潛伏姑勿與戰惟秣馬摩食繕甲厲兵徐俟其變而圖之虜入我境必恣攻掠馳驟無停時格鬪無遺力其勢必困夜宿我境昏昧莫辨易險莫知其心必疑馬之水草不時驚栗不飽皆病候也其馬必憊我于此時先還降夷或勇士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平嘉堂

十人衣胡服各負火砲潛逼虜營約以中夜舉放我軍五合六聚鳴金擊鼓喊聲振搖從而擁逼之真若颶風之陡發怒濤之驟注雷霆之奮擊者復危疑中重以驚擾人馬不相顧戰具不相親有風靡而走耳須勅我軍勿貪首級勿邀人畜惟大震鼓喊聲踴虜遁跡而追之則彼魂搖膽落氣奪勢窮必有失馬之較勦者夫人之盛甲者天明掠殺之皆我有矣彼所掠我糧食牲畜必且棄之道路彼所掠我子女必且乘勢逃回卽久爲虜掠用以嚮導亦將倒戈相迎復

我版圖矣必如是而後可一創虜人猶有生氣也此亦不過牽強之不得深入日久驅耳計今途中兵力尚堪辦此臣故曰非責之以不可能之事不量衆寡而強之必戰也若大虜至則嬰城自衛縱敵殺掠虜去則拾取一二老病遺賊或強奪屯民打死零虜或割取華人被殺首級假捏辨認名爲堵截出境非惟逃罰且以報功臣不知其爲功也臣又見途來每以堅壁清野爲辭夫堅壁清野者兩軍相持深溝高壘且俾野無可掠將以老其師而坐困之非謂嬰城自衛縱敵殺掠兵友在山而民反在外也而况殺掠踰萬野亦未嘗清也野未及清何取堅壁借以自支將誰欺乎此又將官脫罪之術而途人受禍之源也今無今次論功當以張威堵截虜不入境爲上雖無斬獲卽有損傷空破格陞賞夜擊驚擾虜卽出境及救回擄掠多人者次之一體陞賞上不能堵截次不能驚擾止擊情婦還回被虜人口及有斬獲者功罪相準其有嬰城自衛縱敵殺掠及割奪首級捏假報功者必究問如律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寬寬貸近

督臣疏謂大小捷功俱免叙及始無疑忌而可盡言此誠確論臣謂不特督臣卽撫道亦不宜叙也蓋撫臣者所以稽察將官而司道者所以佐撫臣稽察將官若與將官同功罪則彼此顧忌卽撫道無邀功避罪之心而承委查勘等官孰敢不爲蒙蔽者耶如閏三月十五之事說者尚欲報功而撫道據實引咎者似不可榮貴之平時也倘後撫道以稽察得實爲功不以獲捷爲功以扶同隱蔽爲罪不以損失爲罪則勦官不至迎承而將官無所假借賞罰嚴明人心振肅而邊務尚可整頓乎不然上下相蒙習爲欺玩遼東之狼狽臣不知其所終也臣閱歷地方目擊殘破秋來虜患急在燃眉此誠存亡生歟之關義有不吝默然者然臣此言皆量其勢所可爲力所能爲終未敢過爲已甚而責之以必不可能之事也遼左僻在閑外天各一方萬里君門無由籲訴廟堂之上不聞殘破之狀久矣臣復不言謂遼左生靈何謂皇上任使何遼雖彈丸黑子之地實京師左臂關係匪輕伏惟聖明留意焉臣愚幸甚

清馬政以神邊疆重務事

康五馬政

臣奉命視師遼左，自入境以來，廣詢博訪，余謂遼之
取急者馬而遼之最不堪用者亦馬，遼之最耗國儲
者馬而遼之最累軍士者亦馬，嘗與撫按諸臣蹙額
而語，扼腕而嘆，思一爲之釐正也久矣。近按兵部職
方司手本，該本部題覆閱視山西科臣張貞觀疏，爲
孤鎮軍膏剝削已極等事，內稱將官販易夷馬之蠹，
軍士買補營馬之苦，通行的議應將領據實察治，
仍可爲釐弊避軍之法，另行題請等因到臣。該臣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千五百

得向年遼東馬市利端權勢，前撫臣顧養謙廉其弊
而收之用銀二萬兩，官買軍領誠良術也。奈何一法
立，一弊生，勢有必至而脛不除，蛇不祛，物有固然，是
故虜方傳箭將入市也，正安堡遊擊鎮靜堡守備利
其好馬，要了境外還買之，此其弊在本管官場既報
前已入市也，則尊官貴戚家人門賓遼其好馬，搜于
市場先買之，此其弊在權貴自餘非老則病，不疾則
癯，先儘正營諸將官二三十人，而後及富商，各將官
所買則發之右屯衛備禦操軍技校多者百餘匹少

者數十匹，遇有軍或家丁倒失馬者，徑自給散，迨其
解驗印烙，大者扣銀二十兩，小者扣銀十六兩，仍外
索稍銀，此其弊在各將官。至于富商所賣，則撫臣委
官一員同廣寧備禦，不使出照依原價買之，亦索
稍銀而委官不勝其私，賄囑紛然，度馬有利可別售
者，放而去之，無利衆所棄者，擡價濫收，甚且以已老
弱私易壯健，此其弊在委官。富商夫私公之害也，弊
害之府也，利于私必病于公，有其弊必有其害，是故
上而國也，歲發太僕寺馬價銀一十一萬兩，其初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千五百

買貨委官扣侵者十之一二，其既則前項各官扣入
者十之六七，馬隨補隨倒，銀歲耗軍不得需分毫，誠
哉國之漏孔也。害國莫甚矣，下而軍也，馬纔領卽有
倒者，養二三月，或數月倒者卽不倒而老弱棄之，不
可飼之無益，以有用芻粟飯無用馬匹甚且稍銀之
加添倍，徒官價貧軍不勝勒索，有鬻妻易子以償者，
有鬻妻子不足繼之以逃且死者，又有奸軍藉口索
許戶丁并其戶丁鬻妻子而逃且死者，抑又民之陷
害也甚焉，莫甚矣。是該部所稱將官販易夷馬之蠹

軍士賠補營馬之苦遠中與各鎮同也。而所稱釐弊
魁軍之法則遠中有獨難者。將官而將官有所
不能禁。將責司道而司道有所不能行。將收良馬而
良馬必不能收。將事稍銀而稍銀必不能革。臣何敢
以虛文塞責已也。蓋遠中事勢與各鎮迥別。隔遠關
外。僻在海隅。武弁則如蟬如蠅。文官則如參如辰。真
有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故雖以撫臣之
重。按臣之權。而法不能盡行之于下。情不能盡達之
于上也。卽臣奉命視師半載。而法亦不能盡行之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定縣志

下情亦不能盡達之于上也。故臣焦心蒿目。蚤夜以
思。求所以爲釐弊。避軍之法者。而卒不得其要領也。
無已。則有一焉。蓋將官之得以販易夷馬而恣無忌
憚者。雖由法令不行。亦以官買之馬少。而所不買者
多也。軍丁之所以買補營馬。而不勝苦累者。雖由處
置之無法。亦以官給之馬少。而所不給者多也。夷市
之馬。孰非朝廷之馬。奈何棄實利而甘受實害乎。邊
境之軍。孰非朝廷之軍。奈何給馬者十一。而給價者
十九乎。且遼東每歲京運馬價。凡一十一萬七千有

奇價非不足。而何有于一萬兩也。合無自今以後。凡
夷馬盡數官買之。將官富商不得私買一馬。有私買
者。卽以私出境外。走泄事。請論。凡軍馬盡數官給之。
將官富商亦不得私賣一馬。有私賣者。卽以私賣職
馬論。此法行而後。弊可革。弊革而利在其中矣。私買
既禁。牧馬自良利一。價無高擡。馬價自省利二。馬少
疲驚。操馬充實利三。馬內官給。軍免稍銀利四。倒死
漸少。軍不賠價利五。馬無私牧。軍不受累利六。牧馬
愈多。子銀愈積利七。蓋禁其買。則富豪不得賣。緣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定縣志

奸其不然者。不至要境外搜市場。以極于退壯健而
牧老弱。不止卽百法懲之。其弊固在也。禁其賣。則富
豪不得借口索勒。其不然者。不至扣官價。索稍銀。今
民鬻妻子而就逃亡。不止卽百法革之。其弊固在也。
由此則官與民兩利。由彼則官與民兩害。其大較可
觀已。倘謂王者不盡意以遺民。不安盡買夷馬。則臣
未聞素利而趨害。廢國法以利奸民也。且今內帑空
虛。國用匱乏。方求生財節用之道。而遼東兵餉預支
四十餘萬。皆由此輩耗損。致然。尚可借寬大以濟奸

貧耶況克豫馬惠貧軍其利遶左生民吏人又育不止利國者耶寧爲將官拒外虜不爲國家塞漏卮寧爲將官開刑戮不爲貧民除階甯臣不忠也臣聞治道去泰甚語曰泰甚不調甚者必亂而更張之乃可鼓遶中馬市不滿且泰甚矣去泰甚而更張此其時乎若謂不須更張不必盡買夷馬稍一禁約風弊頓清是不過借革禁之虛文掩一時之耳目以欺皇上也臣有死不敢也臣竊謂不欲釐弊甦軍則已誠欲釐弊甦軍舍此更無別法也但此法未行之先害皇明經世編

卷一

五

臣

于國與軍甚大而利于將官亦甚大此法一行之後利于國與軍甚大而不利于將官亦甚大是在朝廷之上斷而行之耳伏望勅下該部密議施行庶馬政清而我務大有裨益也臣不勝大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

華亭

徐孚遠關公 宋徵璧尚木 還軒
陳子龍卧子 李 安舒章

嚴 嶠銳子參閣

史玉池奏疏

疏

史孟麟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

專職掌廣言路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爲民候獨有官守言責二者

而已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專職掌一 平露堂

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

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隘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

其奸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象

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識者傷之久矣賴

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公

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

也迺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

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今後還要辨別真

偽較量人品稽查職業無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

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

阻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着

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官府

皆正人盈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

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

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爲 皇上終言之我 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事也而官各有

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

盡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非爲害卽以一官而敗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專職掌二 平露堂

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

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

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

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卽有誤者誰執其咎聽

自上裁旨由閣衆或有私意好其間者內托上意外

談廷言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貴緣爲

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司上朝廷不得察其非

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前

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

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爲專擅。而不專則必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類奏取裁之議。不可爲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三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人之言。蓋其入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言是。而其人卽非。亦何傷於國體斯。祖宗求言之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二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廢直言之人。譬如大臣奪情。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禁錮。其謂之通顯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卽今經畧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寶竟以直言見譴。其果真耶。僞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一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害貽於君子。卽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作必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論職掌

三

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爲制也。是阻塞言路之階也。語曰。妨爲禍始。妨爲亂階。又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概。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廟朝。曹吉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稱樂正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己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臣言可采。亦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當建言矣。嘗欲以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呂之心。臣之言。期於其成。其是而已。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惟聖明垂察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論職掌

四

臣惟用立太典。賈協與情。學言僉同。卽爲至論。育正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建德

月^之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思。聖覽未遑封草，輒其總歸條爲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爲後世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皇長子與皇二子皇五子並封爲王，輕國本紊皇明經世編

史記卷之十一

建儲五 平露堂

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違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姦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開無嫡而待嫡，有長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十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如皇明經世編

史記卷之十一

建儲六 平露堂

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王之例。其違祖訓耶。非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心乎。問以嫡之不可待。既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稱。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祚之士。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家字

二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蒙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皇上易爲而權宜。元輔易爲而曲弘。廷臣易爲而固議。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誣。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具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建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皇上一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官。誠恐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僞遺詔。更爲賜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問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驕脫儲位。如暹王泰之何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傳。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詩安宗祚。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耳。

斧鉞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閣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閣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閣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二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妾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湣室女曰：吾楚曾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施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爲解，以甘王爲權待，不必然之嫡，連十二齡元子冊立之則壞。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持正名義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殊於憂魯之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建時

九

鄭堂

疏

而犯屈建逐兔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許少微奏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建備

十

于嘉室

西夏敘功敬陳未議以重爵賞疏

于嘉室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威王封一卽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偏給告身而祿衰。人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世爭功實於羣思，循襲故常，曲全體面。人主旣輕授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成。國家承平久矣，上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興，中原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始克蕩平。蓋謀夫孔多，羣方畢舉，非若宸濠、竇鏞之機，沉定而消，神武而

莫測也。說者以爲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尤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平日邊功視之。特一時臣子不宜重自矜誦。以多取數于朝廷。詎將來口實耳。先是總督葉慶龍。監軍御史梅國順。各疏報功次。頗就詳明。然一嘉諸鎮之效。一陳欽遣之代。意見不無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舉本旨覈定奏報。獨詳按事情。別堅實。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矧然備矣。臣等事關職掌。日逐看詳。下採公評。上引繩墨。可無一言塞責乎。然行間將卒。出萬死一生。卽賞疑固當從子。况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露堂

平露堂

功遇賊之攻。蕭如薰尚矣。奉保之守靈州。李昫諸人之收復城堡。是其次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尚矣。麻貴之力。戰重一元之搗巢。是其次也。間賊之功。周國柱尚矣。李登王英夏之時等。是其次也。滅賊之功。原出葉夢熊獨訪。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矣。若諸偏裨。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與督臣並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三臣者。全軍皆屬駕馭。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此。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教李崇德等八人足矣。列城循吏。宜闕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道共襄歐美。則教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盡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助勦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至承舍吏書紛然白簡。雖云往例。定係陋規。所當蕭革。此詳聞之辨也。魏學曾功。魁罪首。業已鑒自聖衷。然被罪則救者連章。敕功則替者交口。人心如此。公論可知。蕭如薰傾囊以鼓戰士。奮勇而整果魁。臨期則蹇蹇王臣。居功則洵恂處子。一時名將。寔鮮其儔。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露堂

平露堂

敘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葵韓一奎等雖經廢革或難以過而盡掩其功命尚憲何得故諫何遽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臣弘綱等章奏冒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日盈凡問將言言而按之人人而秩之耶且國家既設兵部又設兵科無非欲其事共參謀法相印証故必身居寵片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次人之功若貴云則賞陞云則陞彼使此狗雷同為利陛下亦何賴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夫驍命難同氏葉服僂必待有功爵賞一端明主斤斤愛惜今有事則將士暴骨中原野儒者袖手于廟廊事定則棲魂沙漠者木沾片語之溫而錄錄因人者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貴近勸勞使天下望風單命斯亦難矣臣觀二祖之朝非戰亂大攻不輕議賞即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使擒王直者許封伯爵及血就擒賞格最稱簡易國家思何患今日之不隆患將來之不繼其年崇嬰小邊功輒叨上賞士大夫習而不察日中為是役也宜中外之有越志

臣等以為陛下宜矜節之仍乞著為定例以後按臣勦功止敘在外文武員役至於閣部恩命則斷自聖心司屬等官則聽憑部覆不必一槩解敘襲故導諛是或一道也大功成議賞通國譁呼臣等何心獨云慎重喜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之賞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曰操文法以蔑邊功博名高而圖自樹夫何敢哉

兵事方殷敬陳末議以濟勦勦疏 平露堂

臣本樛櫟待罪山林荷蒙陛下拔臣于病廢之餘授以兵垣之長軍旅雖云未學當官寧遂無言然臣非躡足行間不敢臆說特言其仰贊廟謨執樞而廣運者耳廟謨大端惟聽言用人兩事聽言貴廣今則愈廣而愈消用人貴專今且旋用而旋惑此臣所未解也夫盈虛之議誰非殫赤而抒忠然甲可乙否尺短寸長奈何而不持之以堅定耶古之君臣其運籌握勝于密勿之上天下固有所不及窺而神閑氣定于當事之衝天下自有所不及辨今一題一覆已屬漏卮此是彼非譁然聚訟羣策同屈舉力議論大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成功臣請自今以往寧夏軍務始有彼中聽其隨機
應變小遲勿急小敗勿提小費勿惜苟其據實上聞
不必遽相駁訖諸臣條事毋論後談賊明勅該部
慎爲題覆須洞中肯綮始爲施行聞或事屬疑難共
當商確臣等會同該部該科于臥房而相印證必其
意見不合然後另疏請裁固不敢諸諾以雷同亦不
必曉曉以炫異庶百官之心志寧一三軍之耳目靜
衆不中制不外牽滯半可立待耳昔趙充國漢庭老
將猶曰兵難遠度趙括馬謖非不燁然傾聽識者預
皇明經世編

第勅撫臣朱正色會同蕭如薰專心禦敵寧夏臣
上功沈思考督率司道等官專心饋餉偏道不絕即
教上功葉夢熊會同李如松專心討賊賊平即教上
功雖騎角互相爲用呼吸彼此相通而事體既分功
罪易見謀猷競展猜忌不生固一善也若又紛紛調
遣竊恐更置者倉卒不辦在事者慚忿灰心帥墮厥
聲敵乘我隙犯人之憂莫尾所從矣方今前達督臣
閻母憂順天撫臣有歸志倭變剝膚去留關係此又
臣之所汲汲也再照師之制勝有緩急而志氣不可
皇明經世編

不輕信謠言，斤斤文法，然後將得盡行其志，子得淬
礪其鋒，寇始在吾目中耳。至于倭雖寇，而虎相
關雖強，亦度我之有防，真有矢第拳旗，而陣時誠不
知也。此其誠不如南兵，然使不先其饒而廣募兵，既
集兵而始待餉，是更生一敵也。覆轍相尋，後車當戒
乞勒戶兵，二部大臣同心計議，毋更空談抵牾，此皆
目前要領，臣是以首言之。

計典年竣衆志方新，乞崇實行，以端士習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察典

臣初入該科，會逢京察，先是咨訪四出，議論繁多，駭
惑惴疑，人人重足，加以無名掛帖，相望通衢，而傾危
幾成俗矣。幸明旨申飭再，當事諸臣公明長厚，一
時別白，較若鑑衡，而人心於是乎大定。廣廷黜陟，其
庵以加此矣。顧念斯時也，風波始息，朝署一新，是沐
者彈冠之秋，浴者振衣之會也。轉移化導，誰可視為
緩圖。昔人有言，貪夫殉利，烈士殉名，蓋士之趨朝，猶
賈之趨市也。自變而自趨之，疾於影響，臣不敢違有
所引，居從前此六年之內，人情變態，爲陛下陳之。
自午以前權奸在事，黨同伐異，閭閻躁動，天下之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察典

以爲時之所尚者，或在彼也。於是乎媚竈乞墻，其心
罔上，苟蒙一顧，則恤生，平即鄉黨自好者，流猶或望
而趨之，故其爲習也，斧鏡而可鄙。陛下一旦鋤根
株，斥比周，曾不移時，而奔競息矣。未以後泰運方亨，
引用老成，復諸廢棄，天下之人，以爲時之所尚者，固
在此也。於是乎悻悻立，各高自標榜，爭蹊取徑，漸失
本真，印駁喻相半者，流猶將襲而取之，故其爲習也，
矯激而不情。陛下一旦塞速化之途，嚴出位之禁，
曾不倏然，而矯激形，大奔競猶激二者，則有間矣。此
望彼趨，神於倏忽，士習之變，何常之有。今之備法而
議黜者，詎不足爲永鑒哉。然而士當事時，奔競不可
矯激，不可則其默然嗜進之心，與夫勃然適往之氣，
必將醞蓄騰湧，而未能頓消，故士習巧偽致煩，明旨
議論紛起，上惕聖衷，此其彰明一驗也。臣嘗謂人情
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不流於此，即流於彼，不潰
於東，即潰於西。即願爲江湖，滙爲巨澤，而怒濤驚浪，
猶且日夜嘶號。故夫善治水者，非塞閘遏絕之辭，而
疏通利導之爲貴。善敷教者，非振刷防範之務，而潛

消默化之爲先。陛下試爲今日人心計。將恃六年之黜陟防之乎。抑導之使歸而後已耶。誠思有以導之。莫若崇恬靜以消其競。敦本定以祛其浮。取夫不役於世味者而尊禮之。以示其的。流濁而務澄其源。則無乎勿清矣。絲禁而務導其緒。則無乎勿理矣。蓋人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亂之也。故孟子闢鄉愿。而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中庸定君子小人之分。而蔽之以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夫謂之闇然。初何加於日用常行之外。然而君子者。必歸焉。謂之的然。豈無烜赫動人之事。然而言小人者。必歸焉。蓋篤志潛修。與立異近名。本來原自迥別。實心任事。與矯情干譽者。究竟終必殊利。此誠僞之間。識者辨之早也。今天下皆知君子當用。而不知不快其闇然之迹。皆知小人之當遠。而或偶中其的然之機。皆知鄉愿之可惡。而或難於似忠信廉潔者之非刺。何惑乎人心之愈趨愈變。而卒無定歸也哉。伏乞特勅該部。乘茲簡汰。咸與維新。自今考察之後。應進退人。不寧寔辨。華寧拙。毋以遇之於舉世之所必趨。而察之於人情。

之所易忽。當官慎矣。必細數諸月旦。議論是矣。必衷考其躬行。一節奇矣。必歷稽其素履。其才果真。則高明沉潛。品不同而適於用。豈容操一轍而廢百途。其質本賡。則果敢脂韋。弊不同而同害於事。豈容徇一曲而開衆竇。迹之所在。有其不諧於俗者。要其心原無所爲。則雖異猶同也。毋使椎朴孤介之士。一槩混於庸人。而終身變屈。以爲天下之口實。一時行事。有若大異於人者。乃其心。苟有所覲。則雖義亦利也。毋使色取行違之輩。一旦窺人君子。而借其赤幘。以塗天下之耳目。蓋士之挾策而來也。疇不欲托諸功名。以垂不朽。而乘機構會。本無定趣。故欲使天下之拱手揖讓。而輕功名。不可能也。使天下之尋塗索軌。而不以便捷爭功名。猶可能也。轉移化導在。陛下加之意而已。抑臣猶有說焉。進退人才者。部院事也。進退大臣者。陛下事也。大臣之品不同。有以德勝者。有以才勝者。德勝者落落難合。恒無以結人主之知。而才勝者。特達圓融。必預獲夫先容之助。故知人則哲。自古難之。昔文帝漢之英主也。而季布先劾。昔

臣也。一人喪之。則自河東召至闕下。一人毀之。則自闕下遣還河東。布卽曉曉面陳。竟置勿察。彼其一人之身而毀譽倏忽。愛憎隨之。泥精毀與羣譽者哉。純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慎其愛憎。而不以毀譽則善矣。臣願陛下以振刷吏治之心。致詳於視聽。以明鑒萬里之用。旁燭於幾微。可否付諸外庭。是非公之天下。則疑間不生。舉措悉當。而眾賢不和於朝。治化不臻於上。理者本之有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終

卷之終

卷之終

千露堂

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間公

運輅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宛平王崇簡敬哉泰閏

劉文節公集

疏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劉應秋

竊惟窮則必變所以權時宜也變而必通所以順人情也葉鈞鑒之見者知常而不知變執偏方之議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宗藩事宜

牛露堂

知變而不知情固未有不權變而可以佐時勢之急亦未有不通輿情而可以計長久之利者臣竊謂今日所議宗藩是也國朝今餘二百年所天潢之漢日衍月繁封爵滋益盛而歲祿滋益絀無以處之恐傷親親之恩有以加之又重元元之困蓋主計之臣怒然深慮持盈庭之議而難爲籌也非一日矣屬者皇上俞言官之請特下明詔勅科臣往各宗會議其處置事宜業已有成奏矣臣還視奏中可謂善酌時宜曲當人情不加賦而祿自足不紛更而計

自定此公私兩利之法也臣何容置喙第臣之愚私懷過計求爲永便就其中猶有一二可議者臣試言之陛下試垂聽焉夫宗藩之所最亟者給歲祿也今議各府照額均支計指多寡而信給之以爲常此于歲額之已贏者似稱便矣其它藩不足則今日業已議補不過數年累諸累議是滋擾也可議一卽所稱便者今稍贏矣而生齒亦且歲增近者五七年遠者不下十數年均屬不給補之恐不勝補不議補而聽其告匱亦甚忍矣尚得爲長策乎可議二各宗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宗藩事宜

牛露堂

告匱者大抵皆支庶也有如通融均支則哀多益寡誠爲至平第恐信給之柄勢必藉于親郡王王而賢也則可少一聽私意以行愛憎疏屬之得及期全給者或寡矣雖朝廷令甲具在如木流何是使利權有專擅而不均不和之弊起也可議三其有斷然可行行之而永利者則惟開四民之業弛出城之禁嚴吏振之形乎今夫庶民之家其祖父豈必皆有世業遺其子孫然率世傳無乏者上之以布衣取卿相蔚然元宗次之收什一之息號稱素封非甚不肯亦必

不至爲溝中之瘠此無他故則以各有營業而日生
不窮也今獨不可行于宗室哉兩漢之法自王侯而
降庶子無復爵土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
于朝者唐宋亦如之今擢用未試而遽謂宗室子弟
習于估侈不必適于用又或慮其難制而禁錮之以
一城胡不引前朝事觀之也漢以朱虛侯而靖內難
宋以趙汝愚爲名流政類斌斌可紀今縱不可使親
禁掖握兵符豈遂登進無門乎古今人不甚相遠惟
上所風厲耳招者什一趨者什九誰不爭自濯磨以

皇明經世編

劉文節集

卷之三

平定堂

象上指安所稱之才哉儻謂將軍中尉爵秩已貴保
不當刻之儒生此時可自聾其志不必過爲之限也
不然彼其循循冠儒冠服儒服以入見使者執強之
耶益必有所其樂于彼而不甘心于此者夫回樂之
禁何獨限之也比如公卿之玉果已蒙世廕矣然固
有抱珍繡奇而承承欲自表監者豈其堂堂藩府而
一無若人哉誠使貢舉之途一開令支庶而下咸得
試官自効其不材者亦得占田治生而考績之法有
司之禁皆比于民間卽有奇表安所由選則坐食可

益省而詔祿可常給計無便于此者益科臣亦條及
之而臣之意猶欲其廣也臣往觀累年建議之臣嘗
累及此而竟以廢格遂有今日之困夫今不行恐又
路後日之憊伏願 陛下斷議而力行之豈惟御患
于目睫實可垂裕于萬葉豈惟推恩于藩府實可永
利于社稷區區均祿計補可無俟講求矣

書

上山陰王相國書

冊立諸事

屬者 宗社有靈授柄名德此天將興泰階之符而
皇明經世編

劉文節集

卷之四

平定堂

啓我師以鼎革之會泰否之机也其雖至愚極陋亦
嘗承教于君子矣場犬馬而報知已此某之一時也
敢不布其腹心某惟爲可爲于可爲之時易爲可爲
于不可爲之時難今天下雖未至不可爲而不可謂
非難矣 上上朝講文輟幾務倦勤非有異常條奏
異常遷除 旨輒數日不下或竟留中不省璽幣已
久習爲故事不請似非政體請數或拂 聖心傳聞
起居違節刑罰失中階厲府怨大爲肘腋之慮有非
臣子所敢言者不言計將奈何且如對諸之期大信

不堅。國本尚搖。人心洶洶。懷不必然之疑。則格君難。朝廷法紀廢弛。極矣。闢茸之象。兆形已成。其勢非解。紕吏張。不可再鼓。乃當事者一切因循。沽寬大之名。徒多爲狐鼠地。而承訛踵弊。人且群然。端厚驟而易。其常轍逐影。附響之車。奴販生護。卒或沮格。而不得行。則飭法難。今天下物力盡竭。飢寒枕藉。所賴以骨肉生死者。惟親民之吏。而貪風猶熾。苛政如虎。其何以堪之。又如近日撫按饋遺。稍爲禁止。而罪緩不見減損。豈必皆解京充餉乎。則專盈豁。反爲奸人者。皇明經世編

劉文粹集 卷之一 五 千露堂

利也。民于何蘇。此安民之難也。宰相操天子予奪之柄。而爲天下之所奔走。往往善人巧投。令人墮其中。而不自覺。如前日之小人。險于擠君子。以助其黨。今日之小人。巧于附君子。以文其奸。前日之小人。方據觀望。今日之小人。將又萌芽。此知人之難也。士氣者國家之元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以見人。頗首深斥。口吶吶。不吐辭。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融。委曲。則以爲善處。轉相則效。靡然成風。爲士者不知有公道是非。龔發獻諫。虛美

重心。無有設不然之事。爲逆爾心之言者。凡大官皆然而相門爲尤甚。稍不加察。則忠候謬指邪正。莫辨何以廣言路。而作士氣。此聽言之難也。相公當此五難。天下理亂之閔。惟此所不得不汲汲。皇皇開誠集思。亦惟此其則以爲格君難矣。然主上英明。時有所不測之斷。卽間有觸忤。輒爲回寢。猶不至如水投石。似宜因明通蔽。委曲轉致。如易之納約自牖。遇主于巷。冊立其首事也。卽不得留侯之羽翼。亦庶幾如李泌之反復開悟。從來以求必成可也。飭法難矣。更皇明經世編

劉文粹集 卷之一 六 千露堂

張誠不宜驟。而有必不可姑息者。亦宜去其太甚。如沐鎮之驕橫。遠達不處。益無忌憚。稍爲正法。便足懼伏。乃至軍士鼓譟禁庭。損辱國體。失今不戢。將來愈不可制。患且叵測。豈遂不可左袒群黨。以安人心。顧誅首惡。以維法紀乎。雖然。此猶一事也。議者曰。失不在法。而在人。不識人而議法。何益。今諸司令甲具在大都。法爲情減。人爲情死。者十而八九。誠使紀綱之地。紀綱之吏。擇人任事。無以闇葑不勝者克之。未有清正嚴明之吏。立于上。而首執法以徇情者。未有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吏不徇情執法而群吏不望風振刷者表端而景直理有固然然今之壞法蕩紀往往自朝廷始故曰朝廷正百官莫敢不正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表之求也安民難矣宜慎簡撫臣重懲墨吏巡按不必騰騰以樹桃李有司不必責課以爲數最惟以墨著者今撫按不時幼罷不得以任淺假借若俟其賢盈怨叢而後斥之民之爲溝中瘠者已過半矣又惟守巡二司分轄各道與郡邑之吏日相親暱所屬賢否聞見易真每歲終各令覈實密揭開之撫按撫按泰訪覈密揭問之鈐部則分上中下三等不許溢辭浮實則上無德怨之任下省求謝不費而撫按以此定司道之賢否鈐部以此定撫按之高下清吏治杜作門計無費于此者至如大計取選亦不必泛寄耳目旁增私實第由臨司知守由守知令由長知成而官許之外兼採各鄉行誼具有品格早庸浮競買舉者斥之以示警戒近日部議罷卓異而上廉吏良是顧其竊謂舉廉不若祛貪祛小不若祛大而後民可安也人不易而守走于田公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門其人品猶爲易見大都剛介寡合好以忤言進者必君子也柔媚易親不務爲正辭者必小人也于此辨之十得七八今之小人攻擊雖不宜太亟然有不必不可去者熙豐之小人不盡去卒貽紹聖之禍蓋小人在朝如瘰附頸如癰善而去之甚難蔓延甚易始若附君子而終于必勝君子不可不深察也人雖至愚觀人則明彼敢言之士固未必皆君子未必中無私挾亦豈必不皆君子宜必盡出胸臆惟其言有益于國是不宜槩以人廢如其不可始置不行亦無切責深罪以塞忠諫之門則賢愚愈獲其益耳目不致壅蔽元氣振而天下治矣

上山西王相公書

周人行政

近得北中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上意亦且乞峻將得允否傳來語或未真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上心至此某嘗竊謂主上雖少倦朝講然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卽未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撓今建言者動于攻主闕而諱于言輔理似亦非易心之語某

跡謁疎外見聞影響不敢汲及卽據所傳邸報中一二亦往往私置疑駭本朝之設臺諫專于糾劾不法耳今亦有言及大臣則臺諫悍然起而攻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蔽塞正論前代惟晚宋爲然乃最纖于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日不報曰寢不行者乃得具載史冊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于昏亂而今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營微補弊林壤之術所繫不小故賢董衡向諳疏備于漢史者皆所未嘗經行至劉蕡一策不過一落第舉

皇明經世編

劉文節集 卷之九

九 三露堂

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机也故淮南憚一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于房綰彼誠慕其風而知戢也今一切仇立節者爲好異日守正者爲矯情惟取模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順指而押比之尊顯之卽間有振及最所嘗負峻節直諒者亦必視其今日回面順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此輩旣皆海內所慕尚且感恩誦德之不暇于是詭詭自侈其聲音而巧猾無恥之徒乘間闖進天下靡然顧化而所謂真氣節者折北而遠避此人心士習之所以日就頹靡也賞罰 朝是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足爲榮而罰亦可以鼓舞群志近年禍怒 主上者無若潘大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者遂起奇重任是 皇上丁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如黃道瞻孫如法久病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用或遠調不遷或久掄不理借一二摩切人主者詭托之于不可測之用舍而盡德亦不能盡言倘先生猶可少遙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 宗祖之幸也

皇明經世編

劉文節集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古今之善理財者，不言生而言節，迨國運休明之久，其文物既增，修則則用必侈耗，利孔必無遺議，所當言者獨有節而已矣。旬月以來，又見諸臺省各陳所陳，望然其講而其最要者，已略舉于王給事之一疏。今天下費之最鉅者，無若邊餉，其侵蝕蠹日弊出百端，亦無若邊餉，顧人知之人能言之，而迄不得其要領者，以權在督撫，隱蔽自上，則下相同互受計支，吾則推尋無跡，故欲清邊餉，須公忠密廉者一收轍而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理財

三

吏圖之乃可耳，不能仰僅得毫芒，所補幾何也。今之所最蠹財而害民無如錢，一節言者雖紛紛，迄未有竟其根株者。乃弊原則在數更而屢變也。本朝洪武四年始開局造錢，未幾旋罷，中間正統天順成化正德皆格不錢，獨嘉靖錢最多，十九年已有所得，不償所費之詔。後又更造洪武至正德年號各百萬錠，豫且不貴，國用亦生以空然。世廟在位久，至末年錢始通行，其舊錢及洪武永樂宣德弘治諸錢皆廢矣。木幾易以降慶，又未幾易以萬曆，每一更易之

際，則兌錢者資本一日消盡，往往吞聲自盡，而小市販輩皆虧折其毋錢，傳相驚疑，雖官府日有囊頭，舉朝之問迄不得行，姦民又乘間造為飛語，或曰不用火漆，或曰不用金背，或曰嘉靖隆慶萬曆兼行，小民既無所主，而先積錢之家，出其所蓄賤售以償十一錢，百文重銅十二兩，所易銀不過一二分而已。乘北之缺，自南而載以往，乘南之缺，自北而載以來，又乃私自鼓鑄，輕其銖兩，雜以鉛錫，故騰其直以亂真者，而小民耳目益無所憑，錢法迄塞不行，坐此今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理財

三

間本衡所積貫朽，而民間一聞有錢之令，疾首相告，夫錢本神物，其流行與否，非禁令可齊，要于民之所便而已。不然，何數十年前唐宋錢通行，民不告病而今嚴行，當朝所鑄反告害稱不便也。其以為繼自今諸幣罷鑄錢，南北歲省數十萬金，獨無奈內之常例外之射利者何。果以為非門下不能一截其流也，錦衣官校光祿廚夫他諸役，流影者凡外省遊食，買罪避難之徒，誰不日藉食糧于此歲費錢數無算，近亦有論及此造格于中人報罷，其以為非門下顯

諫力爭，不能一節其冗也。蘇杭二處財賦極重，已偏苦矣。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織造府。其初，乍猶能浮視飾省，得清約之舉，邇來淫巧日進，費用日不足，倡名加派，非分要求，織造之家，下空其九，其間自數百金數十金，最下織戶，皆轉徙他方。其禁黠者皆去，而爲盜，舊歲群聚府城，幾成大鬧，禍有不可勝言者。某以爲門下宜乘聖心憂危之時，可請而罷之也。

與朱鑑塘中丞書 軍事積案

皇明經世編

劉文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近從里中父老，竊談民間事，最苦積案，無若軍事爲其最。直披爲臺下陳之，蓋軍房獨書，世傳箕裘。一切軍戶，皆口分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戶空存者不啻十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槩將席絕之戶，指甲作乙，咸束生西，聞賄騙之局者，不啻百九。其者錢神所通，則賔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賄賂爲役，由是無軍，而蒙有軍之類，一軍而駕一家之富。上下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爲里，誦數世之患，予愈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于

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則虛實莫消，軍無該書，則承治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于該書，而求實籍于該書之門，猶之失

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在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乎第善爲察令，將見在所衛實丁之戶，註其里居，列爲成冊，具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

圖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朕，印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

皇明經世編

劉文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于吏書，寧過信于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爲泰除，或私與批豁，或槩可免清，亦槩不載策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覓可辨，卽有因緣爲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特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倉生不世之利，而亭下無量之澤也。

臨政考

監政

夫搯之爲用，非若五穀麻絲之最切虞夏時，僅以充

貞本嘗專取于民也。自管仲得山海之類而鹽業始
征。漢用桑孔之謀而鹽禁始重。迄于唐宋則源愈益
開。征權愈益多。天下財賦皆居其半。而談利害者
亦紛然費講求矣。我聖祖獨觀大計。深惟永利。念
邊城險遠。年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以鹽權召商開
中。令其輸粟實邊。謂之飛輓。嘗試考之。有數便焉。商
人自募民耕種。墾下得粟。以輸邊。有價焉。利無逆
粟之害。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
便三。兵卒就地受粟。無和糴之擾。無侵漁之弊。便三。
皇明經世編

劉文粹集

卷之五

平定堂

不煩轉運。如坐得芻糧。以佐軍興。又國家所稱爲大
便者。至如有郵鹽戶。則給鹵地。給草場。給工本錢。而
免其雜差。甚良法也。比其後也。奸商販私。盡以壘正
額。貧民挾餘鹽。以市商利。乃令給官鈔。以收餘鹽。輕
課。以資私販。已又下令曰。販私鹽者。沒其除鹽者。
或可謂纖悉。自造矣。第令遵成法。而不變印。
可令國家千萬億年。邊用無乏。期豈不大愉快乎。奈
何議論之臣。喜爲紛更。指水流而指必然之清計。日
前而忘其鄰之慮。有見謂本色莫如折色。于是起

自三錢五分。於幸至六錢七錢。課日不貲。兼之有支
給之難。有補鹽之累。而商病矣。有見謂給藥。莫如納
錢。更又復改爲鹽糧。于是除鹽不見加多。而鹽糧卒
難議減。且也。草鹵之竭。占沒于焚。有稱貸之息。倍入
于富室。而電病矣。商人避正課之害。不得不借影于
私鹽。竈戶無餘鹽之利。不得不私賣以聊生。甚者。招
致亡命。挾海負險。官兵不敢拒。有司不敢言。卒致官
鹽日滯。芻糧日匱。名曰召商實則里中窶人家無宿
存者也。名曰中鹽實則轉販數手而不知誰之子也。
皇明經世編

劉文粹集

卷之六

平定堂

一旦邊城有警。倉皇失措。召商而商不從。輓輶而餉
不繼。其病兵民病國家。可勝道哉。今之議者。又曰。世
稱米鹽言同用也。乃五穀與民無禁。而獨于鹽禁其
弊。至禁愈嚴。而貧民愈甚。富室愈橫。盜賊愈熾。殆非
所以同民利。示天下至公也。寬之使聽文學之策。已
不能行之。漢矣。如今日何別。皇祖之法。令其在先。
朝流弊。可鑒。然此說者。愚竊謂非計也。無亦申明
祖制。與天下共遵守可乎。邊方曠土。皆可耕之。田也。
嗷嗷待哺。皆能耕之人也。斥鹵草場。今非不足也。土

馬糧饌今非有餘也如輸粟之令則本色可無折而
正課自不能墮如種邊之令則得粟可無難而貧民
且有所給粟以收餘鹽卽無工本而竈不患貧民利
鹽而樂輸粟卽無遠運而兵有餘餉凡此皆祖宗
朝故事特在今日一遵行之而已他如晒鹽不便則
議通融鹽花不敷則議酌求河東額課則議輕減超
支報納則議派分議者非不斌斌要之一時權宜之
策非澄本清源之論也善乎先臣有言治鹽利榆治
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撥治河患不
皇明經世

劉文節集 鹽政

七 于歸堂

去壅滯而愈築愈潰亦勢也故今之計惟在慎簡廉
能有力者爲御史出而操理鹽之柄而專任之以責
其成卽祖宗法度不難復而邊用可永無患計無
便于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

宋徵章尚水 徐宇遠開公 還朝

陳子龍臥子 彭賓薰又

陳玄微倡先參問

曹侍郎奏疏

疏

嚴加河長疏工完疏

曹時聘

爲照迦河之沒其來已久肇於壬辰之漕潮水闕於
午星之逢沂河而避湖擊石遂成通津者則前河臣
皇明經世編

曹時聘

李化龍之誅也上自李家巷下至直河口計長二百
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內盡開通矣根輓之由迦而
上者累五十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三十里直河
廣闊因其舊以爲軍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壅舟
行稍滯兼之迦卑於直其水逆流上壩被衝其水湧
洩於是直河一帶涉淺膠舟不見爲全河之累續該
前河臣督行河道相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
斜開支渠一道長二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
舊河而沙得遠避毛窩一段橫穿沂河浮沙約二十

丈見用椿板廂護內實老土而泓不爲壅王市口之
減水閘臺頭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
一一用石建造又自直河口以至劉昌莊但係上年
淺阻之處一一開濬成渠以上各工至三月二十九
日一併告竣放水行舟從留守中衛以後銜尾而入
楊帆徑渡旗乃之聲不舍晝夜臣內曹單詣河視
黃流喝容挽回之策而趨臥酒恭謁祖陵東出寧
邵放舟直口親視口外舳舻鱗集而傷者不下數百
隻臣大扼腕不兩日而臣臣尼其後沿途測量渠水
皇明經世編

曹時聘

深者丈餘淺亦不下六七尺不但去歲沙淺堯不能
侵卽大泛口之溜亦以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
甚平也大新造之河并處淺卽虞厯今頓莊開上有
運解木筏數百平泊於北岸根船行於南臣之官船
又行於根船之前是二舟可以並進不可謂不濶矣
臣據判官呂文實揭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
一日已二十一十餘隻備此役船無脫幫行如魚貫
則較之去歲運速相懸當不止於一兩月也運道安
瀾漕舟飛渡既無守風之苦又免損失之虞此皆群

王用命之所致也

加河善後事宜疏

臣等謹將

題爲加運二年成效一摺。備陳善後事宜。乞勅該部
裁訂舉行。以圖永利事。據中河分司郎中劉不息等
呈稱。前之役。係山崩在其工最艱。北濟兩年。河流通
利。遠邇三。以海河之險。永增漕舟利便之安。凡在臣
民。靡不惟杜。第事屬創始。必須善後。酌爲條款。理合
會同其會。見行等因。到臣。維時黃淮南陽。大抵孔棘。
臣方疏請于治。料理工程。而加役告完。見通舟楫。所
有善後事宜。待河河之日。方謀題請。今北徙之河。挽
轉故道。南陽一帶。已無便矣。新開之河。又行一運。視
前兩年。且全運矣。從前之成效。可觀。此後之承賴。可
期。避險即夷。舍近就通。咽喉順利。國脈疏通。四百萬
石之衆。渡江而北。與時之倉庾。者無異。臣非社稷無
疆之慶。耶。謹會議。照得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脈攸
關。良非細故。臣餘生。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過
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其害則則諸難。前內
外臣工。高目痛心。莫不以漕漕爲慮。幸加河一線先

該河臣舒應龍。創開韓家莊。以漕利水。而終始通繼。
該河臣劉東星。大開家城侯先莊。以試行運。而路漸
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巷。暨祁山
石。下開直河。凡挑田家莊。竭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
始開。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行事。見得改挑
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設。舉春首夏。接踵
告完。是年行運者八丁二十三隻。比至去冬。今春。臣
雖躬督大挑。猶不時親詣加運。往來料理。建開平溜。
落淺裁灣。日夜催趨。如期而竣。故今年糧艘七千七
百六十五隻。盡數渡加。則加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
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開座建矣。官夫未定。
轉輸通矣。置郵未改。崔符等矣。司捕未立。兼之開禁
木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漕。立觀膠庠。臣故不敢驕一
簣之功。廣集眾思。謬盡善後六事。列款具題。或云黃
已治矣。運可行矣。焉用加河爲哉。噫。此未觀河患之
言也。治黃者。去南陽之害也。用加者。避徐邳之險也。
非謂黃治而加可不用。亦非謂加通而黃可不治也。
二者不相背。而實相成。則黃流既挽。安得不汲汲然

從事於淤以爲進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粮船一入
血河別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具題不必蒙過洪之
舊名也

計開

一畫地分管以便責成據各司道詳請血河自沛縣
李家巷經徐嶧地方至黃林莊西卽州界止應屬夏
鎮分司及清寧道自黃林莊至血河口俱卽州地方
應屬中河分司及淮徐道各照所屬會同管理其沛
地屬徐沛河防同知卽地屬邳甯河防同知無庸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定堂

已惟沛東不數里卽滕嶧之境自到昌莊至黃林莊
量長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二丈約有十里其中有
茂修之工須得府官料理有出沒之盜須得府官彈
壓有歲運之舟須得府官催催將婦之徐沛同知則
應隔屬之難行將婦之運河同知則處遂制之難通
合於萬家莊建驛處所專設管河通判一員爲便又
嶧縣原無管河縣佐應增主簿一員但該縣河道工
程頗簡歲修自易惟以縣丞帶之亦足辦理等因到
臣該臣看得新創血河道里延長省血司道自應書

地分管總攝於上兩分司及淮徐道無論已惟以濟
寧道而統轄滕嶧遠隔三百里外雖設之長其及馬
暖乎查得兗東見管兩縣兵巡其駐在沂州距血孔
邇合增管河二字於原領勅書之內督率府佐縣正
管理血河計莫便於此者其分管府佐除卽沛地方
聽卽徐同知照界管理外所有滕嶧河渠長逾百里
既不可責之直隸府佐又不可屬之運河同知添設
通判一員駐劄萬家莊妥爲得策第增一官卽多一
官之費而兗州府馬捕通判其事甚簡合無令其兼
管游務專聽夏鎮分司及兗東道統屬爲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定堂

一增設官夫以司開疏據各司道詳稱血河建自韓
莊臺莊嶧莊石關三座及應增血河口鉅梁橋侯先
莊萬家莊等開應設開官開夫以司啓閉及查直隸
舊運河馬家橋留城黃家等開自萬曆十八九年黃
河倒灌鎮口內水不得外洩積匯成湖各開久廢而
開官猶沿襲選補未革也先設夏鎮分司議將黃家
開官夫移之韓莊留城開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開
官夫移之嶧莊彼方曠役此方乏人不煩增費而官

夫各得其職業矣。不毀之數。再查廢闢移用。及就近兼管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之內。建有韓莊。臺莊。頓莊。石岡。三座。節宣水利。固係開官大。委不可少。合將已廢之閘。如所謂黃家留城。馬家橋。遺下員役。卽補前項新開之缺。專司啓閘。以後吏部選除。閘官俱照新開名色。不必仍舊舊號。其餘閘座候建完之日。再查廢闢官大一體移用。或於兩閘相近之處。酌議兼管。容臣移咨吏部。照閘改正。以垂永久。在邳州境內者。附邳州。停橋在縣。嶧境內者。附滕。嶧係屬斯閘。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河漕

平糶

座之啓閉有人。而水利之節宜無誤矣。一添一驛。通以便應付。隊各司道。詳稱。泇河原稱二。百六十里。今新挑支河。避灣取直。實止二百四十里耳。宿遷至趙村。約百二十里。與宿遷至邳州道里相等。應令邳州分撥。廠夫。卽在趙村。各應趙村至嶧縣之萬家莊。約九十餘里。應令兗州府查照原議。暫派錢糧委一職官。於此各應待一年之後。通計歲用錢糧若干。庶便酌量設驛。如使客果盡數趨泇。避黃。則另議裁徐州彭城驛爲一。幫貼可也。萬家莊至夏鎮

亦約九十餘里。卽接沛縣之泗亭驛。驛無庸別議焉。也。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告成。安瀾利涉。趨夷避險。舟楫通行。自去歲至今。官舫使舟。無不由此出入。據議趙村爲邳宿適中之地。安設一驛。令邳州驛廠分撥入夫錢糧。在彼應付。蓋從水之途。雖異。而過客之數。不增。泥彼。不煩別費。又萬家莊係邳嶧適中之地。安設一驛。先令兗州府措處錢糧。委官各應。今已一年。用過錢糧。必有定數。應於東省坐派三分之二。再裁彭城驛三分之一。以佐之。聽吏部選除驛丞一員。添設驛吏一名。一切夫役廩糧悉聽東省驛傳道議處。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河漕

平糶

一設立巡司。以備干掇。據各司道詳稱。泇河濱湖傍山。人煙稀少。地方曠野。輟運經行。盜患宜防。今於臺家莊設立巡檢一員。吏一名。編設弓兵四十名。就將原裁沙溝巡檢改撥守備。管弓兵二十名。撤回。再於近邳州縣編增二十名。常川巡緝。仍於河堤上修築墩堡。分節防護。其官吏俸糧。與夫修建衙舍等項錢糧。聽該府查處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行進最稱

重地日東南財賦掎轂而北者悉由其途并復昔日
荒涼景象但長途曠野村疇稀疎距縣頗遠清官難
顧盜竊之警屢應預防據該縣縣臺宋莊添設巡
檢一員以兵四十名專查新河巡緝盜賊防獲糧艘
應添弓兵十散查該沙溝巡司之役半聽州縣酌量
編發俱屬陪支

一申嚴關禁以節水利據各司道議稱加河展潤濬
深漕輓永利官民船隻往來節比但直口爲加黃交
會之處卽令黃歸故道全河東下直口之外清黃交
皇明經世編

接倒灌可虞業於直口議建閘座倘遇黃水暴發卽
下板以遏濁流之入而閘以內無灌淤之患黃水消
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以外有衝淤之功是
此閘乃加河門戶啓閉最宜嚴謹火之王市閘居沂
河之上游繫全加之命脉每歲糧船由直口而入全
縣開閘積水以浮舟官民船隻由沂河而進却擅啓
板洩水以誤運是此閘乃加河權輿啓閉亦應嚴謹
其他頓莊臺莊韓莊等閘啓閉之例自有定規但河
渠新創閘禁未嚴每被勢要座船擅啓閘板有將鎔

給擊碎者有將閘板帶去者有將管閘官牌旗加噴
責者不思漕河關係國計乃以一人之私圖而阻四
百萬石之重務不可也合無請照淮安鎮口閘座
禁例嚴行申飭等因到臣查萬曆七年該前河臣
潘季馴題稱每歲六月初旬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
遏橫流其官民船隻暫行盤壩至九月初旬開壩用
閘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
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徑自奏奏
毋得阿徇假借等因該工部覆奉 聖旨又該前河
臣明經世編

臣潘季馴題稱鎮口等閘並未奉有 明旨人心不
知警惕乞要照例請旨刊刻遵守再乞天語申飭鮮
真諸船如遇黃水盛發亦令暫候頃刻工部覆奉
聖旨俱經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新開加河
二百四十里以代徐邳黃河三百六十里之遙計程
既省險濶又避行運三年業有明效官民船隻並涉
此途允爲百世之利內韓莊臺莊頓莊王市等閘已
經建造啓閉節度足俾糧運其直口梁城萬莊等閘
見在修砌均爲轉漕而設必須以時啓閉方得利濟

漕舟第未奉 明旨誠恐勢豪船隻玩視各閘不遵禁例如今春王市開閘放不時根船膠阻倘直口之閘尤而效之將來黃水盛漲必至倒灌其害更有甚於此者據議比照淮安鎮口閘事例請旨申飭刊示閘上嚴加禁飭委不可已

一謙加裁展以及全功照得湖河草創行運三年魚貫往來已粗成緒第此河之通原因水衝舊跡廣闊不等高下不齊有殘缺應築之隄有彎曲應裁之岸有淤淺應濬之沙雖連歲開挑而米長工劇未得深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河渠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廣如式且大泛口湍溜水平猶須力挽而上與夫鉅梁直河等處舊議開座未建吳冲猶當二處新議開座應增資本充工程日前急務據各司道勘議自祁山束起直至河口止各項工作酌量緩急分爲二等應先完者爲一等估該土二十四萬七千二百六十四方每方四土共九十八萬九千五百六十六方每方銀一錢一分該銀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兩六錢八分募人一萬一千名三箇月完工應續完者爲二等估該土一百一十五萬九千三百方每方四土共六百十三萬

七千二百方工每方銀一錢二分該銀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六兩募夫七千一百名三箇月完工吳家冲猶兒窩應建二閘估該工料銀四千四百兩有零以上錢糧分毫無措萬不得已分作兩歲鳩工先將一等最急者趁今秋防事竣嚴行司道督令管河府佐州縣掌印佐貳等官備築殘隄裁削彎帶展闊隘岸疏濬淺沙與夫新舊閘座勢不可緩者刻期建造自十一月初築端興工限至次年正月盡開壩放水漕舟一至務令鼓櫂而前其二等工程候至來年運單再興合用工價移咨工部將河工事例盡數解發以抵其費不敷即再開二三年充之工完之日覈實奏報俟候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河渠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顧開雍傳南

邵梅芥賓王參閱

徐中丞奏疏

疏

徐學聚

初報紅毛番疏

紅毛番通市

看得我朝海禁其嚴而尤於日本為兢兢者以日本
舊恨素為中國患也紅番自稱經烏江日本而來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與倭合圖自會勾以為援此尚可以澎湖居之乎夫

澎湖內島設兵防守正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耳閩白

時倭將欽門墩統舟二百欲築難能據澎湖窺我閩

粵幸先事設防謀遠沮年來倭夷屢窺此島不得志

意豈一日忘澎湖耶若以此島與番市倭必不甘心

番必結連倭夷為僑力懸蹈之計據地取水何潮結

絲是我自撤其藩籬矣胡不以香山溪觀也香山初

議止佛郎一種其市海而重漸則不可收拾為粵

噫憂之漸可畏乎粵已誤矣聞可再誤乎番一敗

初于香山繼又見連上呂宋為民乘其無聊導之行

劫海上就澎湖居之彼為它處所不容開豈遁逃蔽

故容之耶揆理度勢斷斷乎其不可者通議者曲為

調停欲請泊它島者欲請置之東湧此又狃于日

前之見未取國與民地方之利害熟籌之也大閩稅

原以給餉中費出盡歸之天庖海澄彈丸而能設關

以稅者以商航必發輒於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

澎湖距東番小琉球不遠二千里之海濱二千里之

輕艘無一人一處不可自贖貨以往何河能勾攝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漁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鐵硝磺違禁之物何所不售

洋船可不遺海防可不設而海澄無事聞矣不能關

何能稅即故稅立盡有司取何賦以給稅中貴取何

稅以報命哉其所利於國也外夷以方物致貢客以

因所寶致誠悃也今番船所有屬龜而已地何所

用之絲縷布帛我所用也何取有用而易彼無用也

漳人但知彼有銀銀可欲且其初易誦可多致之我

販呂宋直以有佛郎銀錢之故與其貨於險遠之呂

宋而得佛郎之銀錢孰若販於紅番而近販之為愈

予不知此不可數數也。呂宋諸洋與我商民習彼此貿易久已相安。番在澎湖而市勢必絕。呂宋諸洋之販初時或可倍蓰。末幾當盡知我日之價不復可欺。有立賤耳。我徒有過海之苦。坐失市海之利。而重離呂宋諸洋之心。異日無復能望紅番之去。而我自轉販于呂宋諸洋也。然後悔之矣。非所利于民也。東湧內地閩省第一門戶也。吾畏人偏處此故戍守之設。柵深山以重封虎。今乃引豺虎同臥耶。漳民始販呂宋。呂宋日爲所制。一旦改處。戮一萬之命。如艾草菅。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紀 嘉慶二十三年 平定堂

乎戍守汛防之區。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皆緣國法未彰。人情積玩。故首發難于張。而此輩復效尤。以開其鑿也。養門庭之巨寇。爲腹心之隱憂。因紅番而禍閩省。因閩省而禍中原。此臣等萬萬不敢輕徇者也。

報取回呂宋因商疏 撫處呂宋

謹照呂宋通商一節。原因漳泉濱海居民。鮮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漁。乃其生業。往往多至越販諸番。以窺厚利。一行嚴禁。輒便勾倭內訌。嘉靖季年。地方曾受蹂躪之慘。維時常事。議以呂宋素不爲中國患者。題奉欽依。許販東西二洋。華夷相安。亦有年矣。顧一旦屠戮通商。至萬計者。變出異常。法應討罪。但究其禍端。良由張巖妄奏。採權爲之鷹。階及姦商。前年殺其酋長。積怨蓄憾。有以激之。情似可原。矧提師渡海。遠徂勝負難料。國體攸關。何敢輕率啓釁。以厪上南顧之憂。臣隨會檄傳諭佛郎機國酋長。呂宋部落知道。我高皇帝總一方夏衣。則千古禮樂威信。世守如一。迄我今上皇帝陛下。允奮天綱。該覽八紘。

北極沙漠南及爾等來南諸夷所有之海日照月曜共成正朔如日本諸島犯我屬國朝廷遣吏兵屠賴斧山恢復朝鮮還立其王以守宗廟地方惕飭不畏王章奪父賊弟東夷遠殺其民南極史士驅兵進縛千里之國夷宗焉上朝焉哉卓非君等所耳而日之者乎去年海外茲民張疑妄稱爾呂宋機易山有曠今可採有司覆聞皇帝以爲驚擾海邦貽爾憂戚遂付法曹斬之西市傳首海上以告茲寇乃聞張疑去後爾呂宋部落無故賊殺我漳泉商賈者至萬餘人有司各愛其民憤怒上請欲假沿海將士加兵蕩滅如播州例且謂呂宋本一荒島魑魅龍蛇之區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貨轉販外通各洋市易諸夷上數年來致成大會亦由我壓冬之民致其排逐治其城舍遂爲隩區甲諸海國此輩何負十頭有何深仇遂至我殺萬人蠻夷無行義如此苟追天誅堅乞再三皇帝以呂宋久相商賈不外吾民不忍加誅又海外爭鬪未知禍首又中國門民商賈此賤豈以賤民輒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壓冬不回父兄

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終不聽有司言爰降旨特行令所在遣使傳諭爾等酋長部落令咸改悔畏人守義其海外脫殺姑不窮治爾等當思皇帝浩蕩之恩中國仁義之大張疑一班口輒不憚泉示以謝爾等爾等非木石獨不思澆濯其心以報中國乎若前事訛傳本有兵革投款効順商舶往來交易如故若果有嫌恨已相警殺可將該島所有漳泉遺民子孫追飲各夷劫去貨財貲送還郡自此商舶交易仍聽往來如故其或聽信姦徒煽惑執恠食俘昏迷不共恃遠抗非不聽貴還卽當斷絕海舶不得西行仍聽諸吏兵同其家屬報讐者一風張驅千艘並出鄉音難辨玉石俱焚或復聽各貢市諸國二百年忠順者許其部落驅兵合勦卽以呂宋賜爲市舶提舉有司再請天怒且及一旅倖賴奎山播州白骨在望能不噬臍故茲微諭主者施行等因去後今據前因除取回商民批行該道查審明白發令各家屬領回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湯兆京看得呂宋原禁商民僱助去財貨遵照

傳檄悉經放還計則來文詞甚恭謹皆仰藉 皇上之寵靈得以保商民之生命且不至煩兵費餉坐令懷德畏威實得乘遠固圉一策即臣仰荷天誥責成不意亦可少抒其萬一矣

楊兵憲集

書

楊寅秋

上撫院 征庸

途次連捧手書頒發險夷圖說主漢兵數役會情形宛在目中何啻聚米先是某將出國門說者謂敵怒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上 楊寅秋

難犯敵銳難乘有如我兵木練餉木方險夷未盡周

知火器未經教習則姑且還調上狼以省糜費壺簡

村官訓練精兵一二萬分布要路蓋三月之間按兵

似動不動擾亂彼春耕疲彼奔命稍俟秋間調集上

狼乘其惰擊之當似萬全其說微聞當事秉樞頗見

採納頃捧寄諭點事不出冬杪乃知先聲自足奪彼

氣魄至如作使安氏最爲今日對症之劑某北上會

承奏記前者已誤豈容再誤抵都備陳之政府疆臣

乳臭子耳所擬置在陳王二監欲得安氏力非貸二

豎不可政府云必撫按請而後可宥也此恩在兩臺

市之則妙疑入黔首以此造膝乃大疏先發早已待

契當事之掣可知已第聞兵數內安兵僅止二千

何故抑或別自有說此輩變態在轉瞬間監軍分屬

東西惟命軍門體統嚴重就中宣布德意駕馭鼓舞

永堅乃心非某任之而某兵號五萬土兵向無足數

合之見多分之即寡不然能制其死命否且有土無

漢兵將不習不勝烏合杞憂千慮之得尚未可以片

楮盡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八 上 楊寅秋

又上撫院

備苗

東坡爲梗之苗諭之差人云即奎嶺等寨之生聚於

斯者去官道僅二里非九股苗猶然也徇聚而不散

也我兵機事密把截嚴乘夜襲之無慮苗多所慮者

苗漫散逃耳勢必拽九股復來而捕兵亦來播不來

坐失九股之心可逆睹也有如播與苗復合又屯割

五里橋驛輿興隆城池我兵復嬰城固守則官道何

時通而坐因何時解乎今合蒙兵彈兵鎗竿鎮谿之

兵不下三千掃除之後似不得不屯割一大營與之

拒敵固守。如尚單薄。請亟催崇陽二上官之兵四千前來協守。又厚集偏橋之援。合偏橋黃平東坡三處之兵。不出七十里外。似可照格策應。若云六七千之衆。不能守一官道。則重安牛場之足。我咽喉者不獨一東坡站也。拒戶守之猶恐不給。何言大舉。此必爭必守之衝。當早有決策。

上總督 備檄

檄曾自分罪在不宥。向所不卽東衝西突。爲糾搜生苗木集。時而狂逞。檄傳書以恐恫我時。而卑辭乞撫。以嘗試我。今日分道入犯。使我疲於奔命。以先發制我。先襲劫東坡站堡。進偏與隆城。張疑兵犯黃平。所與隆危若累基。及見援兵稍集。始撤大營解去。殘苗仍便道。不數日而思石之龍泉告急。興隆之報稍解。散者又報復聚。且聲言必攻黃平偏橋矣。龍泉關係止於思石。若興隆偏橋之間。非獨楚黔之咽喉。而海南咽喉也。自東坡爲梗。而滇之上供。自西來者不得比黔。餉自北來者不得西差。迨既絕聲息。杳然職前。其意此一線路。乃必爭必守之衝。非屯劄一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拒敵固守。卽黔且坐同。無黔且無滇。何言大舉。今黔力既不支。楚援竟未集。事在燃眉。督責騎角。惟仰仗雷臺威稜耳。再惟黔兵原議四萬。今雖增至六萬。率係各處土兵。多虛數。每萬僅可六七千。堪戰者僅可三四千。職去歲督軍昭平。實目擊之。黔中不獨防備。又所在防苗。隘口渡口之把截。衛所城池之防守。以及押運守營之類。合之見多。分之見少。無所不分。無所不弱。恐勞逸之勢既殊。衆寡之數復不敵。此一勦曾似未可以嘗試。撲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又上總督 備檄

黔事孔棘。霜臺榮衛若身臂。而燭照情形。在几席。自發難後。黔之精神止收拾安氏一着。第會所難。正在與賊絕。而所難於絕者。飛棟之事。定今爲一幅。今雖寒盟。遠難改臉。我雖多方作使。必不能如播曾百計彌縫。且近日黔劫東坡黃平。不盡播兵多糾搜之苗。及借播爲名者。應龍前堅壁在穴。安氏卽無狐兔之疑。却恐亦不免膠預之顧慮。職所慮幾其不敢退托者。大兵雲屯之日。烏合土兵。號背摧鋒。先登與賊爭。

一旦之命其當在安氏乎曾以此論之彼亦無可脫得彼厥然矢力仰借我鷁蚌之勢收彼漁人之利絕之期于厥功則亦足猶猶宋霜亭之明威上賞矣第此輩變態在瞬息賊行木之敢必也再阻猜患在外苗患在內播今猶在藩離苗苗乃在門庭苗患未除腹背受敵安得一意從事於橫處苗不出撫勸兩端不移勸之木易撫第地未熟期會不一逆是賊方動苗已覺漫散入山先該劉泰將率興隆兵襲臺廠等寨賊早已驚覺摩焚其空寨以歸隨該水西兵攻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第廿一

平定縣志

平定縣志約六十名類稍眉首鋒第局面尚難結束楚師未集偏橋之援未原苗之猖獗與官道之梗塞未可知也

又上總督

江

比正月初六日錢都司報生員曾文學以計斬提調趙士登時同事皆喜職獨有憂色十四日則能泉報已不守殺死吏目劉王鑾楊夫上官安民志文則聞施南衛之兵尚未到撫院已立督副將陳良批領兵二千及新募兵毛宗慶等兵一千馳赴救援思石

十六日見石門同知張于鴻之揭本見告急職從烏江探報者云應龍於正月初二日點兵不知去向至初九日同播州矣正與龍泉事相合彼中府縣城池似無恙且無屋台虛童總兵以十二日到省初議分布將以李總兵督平越以東童總兵督貴陽以西適奉憲檄撫院亟遣之且馳赴思石調度西顧無一兵遂以單騎馳行陳總兵亦以初十日從沅州發偏橋矣龍泉不獨思石落籬是滑潭進兵咽喉不即收復賊勢日張彼欲散未散之人心復愈直出偏橋梗我糧道為力之難且百倍欲復龍泉遠水無救近火必非調撥之兵所能濟連日探得投會劉兵於烏江之新站刀靶水又時常於老君關呼喊安氏兵借路此直以疑兵牽我且慮水西之搗其虛也彼以疑兵制我我獨不能張疑制之今滇兵已到似應督發也劉馬鞍山又調發新到募兵同羅寵等土兵屯劉馬場或三里堡亟令水西點兵劉沙溪仍請乞憲令督永寧奢兵向嵩門洞雷鳴鎮似進未進烟動火不動投會必不敢因步出穴龍泉之蟻聚可立解矣賊散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第廿一

平定縣志

龍泉居然舊物或亦攻其所必救之一策也職已力請撫院遣發朱參將前往水西點兵催促安強臣之檄相望於道聞強臣以十九日發魁誓師後赴省制七十營以五路進兵數在三四萬之間曹副將至大方捧大齊用鼓樂導迎親見鳳氏伊母子鼓躍陳恩自東還極感款門非常作使印非我族類恐亦不得不効死力矣惟是龍澄之賞未及不得比於安之目把其人視強臣更勃執顧霜臺無終遺之投首盡括夷漢之妻子上國爲質人心怨恨各思投順大兵至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又上總督 水西助兵

黔中百事草創祇奉師期黔所在若破屋不敵風雨賊欲衝突何所不可所牽制彼者獨水西彼中苗夷所怯亦惟水西次則蜀閬州東川芒部賊每揚言安氏賜順上可耳已與我約定號頭等語以安夷心其

實防安不淺今以上刻之兵屯板山園可知也安氏母子荷霜臺作使超格曹副將之遣止中肯綮而陳恩尤感出望外先是安之舊夷目猶有言漢把得賞而我輩出力者有言麻廣之事楊酋曾爲安出力者有言今日及楊而明日當及安者不無齟齬陳恩置酒高會力爲主持云今日命出朝廷驍勳半海內非我家希異侵軼業受督撫厚恩何說之辭不爾大者移師禍及我家小則革主冠帶戴罪殺賊是汝輩貽王羞也各夷日始帖定今初六日劉兵出渭河而鳳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上三院 征播

初四日抵播首經桃溪循溪入賊衙院及諸尋樂處
規制幾萬厦盡付一炬所存者望月臺垂輪放舟處
望鹿城合抱古杉垂楊夾道入播白打銅街壓獅子
橋抵白田壩一望伊見瓦礫入播治四牌坊三層樓
俱烏有從禦壺中得其忠孝堂及家廟遺址所未燬
者州後玉皇閣與龍山香山東山數寺千年初建之
播一朝成墟見者無不徘徊嗟嘆初六月間關抵海
龍與水西營在圓後新關之路秋山伐簫築水緣登
雖咫尺而迂迴三十里非徒旣不可只得暫留外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次日會川東左監軍登養雞城望鐵柱關是日會以
死報信疑相半職漫意會死則無主必亂固上必有
潰散投奔者何至晏然如故左監軍以爲然督諸路
兵鼓之城下銳砲火器俱發城上石弩雨下我兵被
傷者不少城下詰之云會死且乞降何以拒敵城上
應云汝以砲加我萬衆性命所繫無奈以弩應其衆
尚木離也會之狡百出各路刻定時日前攻後打左
擊右應但一處歇手者卽以逗遛論申嚴土司屯剗
國賊善夜把裁脫在信地疎虞雖曰不以踵行誰其

信之審嘆一二漢把論以大利大害無敢不唯唯者
天稍靈職卽徒步入署親監之惟是其逐之鹿有騎
者必有角者功在後路前門寔守之功在前門後路
實逐之兩翼可惟使人各得一體則人爭用命脫大
懸未縛枝端已見三省旣爲岐路一省又自爲岐路
不曰某兵可不必用則曰某將可不必來恐有專功
者卽有縻成者雖有發贖不遺追逐是在霜臺一條
布之則以數十萬衆合圍襄陽一圍賊雖欲以詐死
緩須與之死必無幸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上內閣沈蛟門

征捕

自去冬黔中之警報相望於道甚且一夕三至緣兵
力之耗貧而弱者無若黔地勢之最近而平易於衝
突者亦莫如黔龍泉黃平則尤偏近虎穴門戶狡會
乘我兵未集將未到今日聲攻龍泉明日聲攻黃平
今龍泉竟被殘破思石鑿川之城池且危若累基越
在千里援亦弗及獨計有不辰之援攻其所必救耳
力請撫院將省城近兵移剗立徵水西安賊臣黔兵
劉沙溪立遣朱參將往水西催督又力請總督檄永

寧奢兵劉雷鳴鎮欲進未進。煽動火不動。總督復益以南川恭江之兵擾之。賊聞果撤兵歸巢。蔡川孤城尚得無恙。則牽制之明效而會之不能首尾。領顯可知也。思石屬楚。哨偏橋信地。今大將軍陳璘已到。聞龍泉警。馳赴思石。偏橋之楚兵亦漸集。春雨將漲。蜀中不能日費千金以待黔分布粗具。擬於二月初三日督師。至則總兵李應祥。副將陳寅王鳴鶴。或亦踵至矣。黔首會偏近會穴僅隔一江。所恃無恐。不至驚動。則水西安宣慰之力。臂齒狐兔之疑。人猶不能釋然於安。近據其出楊會責望於彼。私書及其先後探報。楊會現修板山園。專爲防安。而以萬七千同心上刻之兵。專備安氏。則會之疑安可知。安之區區亦略可槩見。某作使之不遺餘力。細察其意。亦欲圖美名。規厚利。業已蒙被不測恩宥。廟堂且隻目而望之。渠所主持在陳恩王嘉猷等。某時呼之造膝。兩漢把咄唯不以間謀。則以力戰。始終不敢退托人言。彼欲收漁人之利。由某管窺。誠得彼功收漁人。吳斯亦足稱塞威獲。西南所恃祠以求者也。第謀則會防護其

皇明經世編

徐陽公疏

卷之一

七

下露堂

密戰則固歎必聞恐安尚不自必耳。所幸彼中衆叛親離。邇來通細作。乞憐諭。乞免死。票者接踵如雲。役會百計於各渡口把守。不能禁也。至如苗患在腹心。而九股爲址。方有事於擒勦之既難。撫亦不易。某計蔡犯官繆思忠。劉之屏等授之機宜。俾得出死力自贖。今已撫出其項目一十四人。而領其渠曹錢桶等四人詣撫院投見。俸血誓刻。願效把截。所不可化誨者。黃岑寨膽白知罪重之殘苗耳。聲威一壯。自當帖然。

皇明經世編

世文編卷終

徐陽公疏

卷之一

八

下露堂

戶部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四

徐學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懷文

宋嘉禎善先參閱

馮元成文集

疏

馮時可

請變賣種馬疏

變賣種馬

題為條議歸併事宜以重貞成以新馬政事車駕清

吏司案呈查得洪武初年馬皆官牧二十八年今民

官用馬漸滿

馬政

馬政

變賣

馬政

開牧養水樂十年行於永平等七府宣德四年行於

山東兗州等三府止統十一年行於河南彰德等四

府漸圖學思以備起俵弘治六年太僕寺少卿彭禮

以戶丁有限奏請止設種馬拾萬匹歲取駒貳萬

伍千匹始有定額正德二年御史王濟以戶馬日繁

請以種馬額數令民買馬解俵其過年有無孳生

不必追究種馬備用自此判而為二成化二十三年

鎮江府知府熊佑建議請革種馬正德八年山東

都御史趙璜復議之嘉靖間浙江道御史錢傑等具

題變賣南直隸通州等七州縣馬肆千壹百捌拾陸

匹三十九年應天都御史翁大立復議之隆慶二年

太常少卿武企奏請將種馬盡數變賣該印馬御

史謝廷傑具奏本部議覆欽奉穆宗皇帝聖旨備

用馬匹久已買俵種馬徒有虛名百姓那受實害宜

從謝廷傑說深思詳定著且革去半以蘇民困欽

此欽遵萬曆六年又該直隸巡按御史胡秉性具題

變賣安東等四縣馬柒百伍拾肆匹至今存者仍有

餒餒之累革者亦有津貼之苦其他無名勞費難以

皇明經世編

馬政

變賣

馬政

悉數百姓嗷嗷口望均恤伏蒙聖慈軫念民艱惟

茲種馬課駒乃民艱之最重者存留變賣之議在

不過恐絕孳生之源乏緩急之備耳不知窮民無賴

牧飼失時羸瘠疴躓種且日斃安望其駒乃至別買

人馬以備解俵是未嘗有孳生之實也其何以克緩

急之備錄國初民間養馬丁不編從後則樂編其

至丁滿而馬在者有之矣地不起根後則築起甚至

地賣而馬存者有之矣或一家而養數馬或一身而

充諸役點驗無寧歲磨償無虛日追呼於官司需索

於吏役以致稱貸不已。鬻產繼之。鬻產不已。鬻子女繼之。鬻子女不已。遞竄流徙繼之。中原根本重地。所當深慮。及查種馬原額壹拾貳萬伍千叁百陸拾陸匹。據太僕寺疏開所轄種額捌萬捌千有奇。見存銀肆萬壹千有奇。據南京太僕寺奏報種額叁萬柒千肆百陸拾陸匹。除陸續變賣倒失外。實在壹萬肆千捌百捌匹。南北兩寺通其實在伍萬七千伍百貳拾叁匹。今若盡數變賣價銀。收貯太僕寺。以蘇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困窮之衆。草料折徵。每年計拾貳萬伍千有奇。積至十年。可得百萬。如遇俵馬不足。即將此銀分發各處官爲收買。一同解俵。給價從厚。立法從簡。馬自雲集。堪充實用。變賣之法。其議有五。先年變賣定價拾兩。殊爲太重。迄今拖欠貽累。况馬價萬下。難以繫擬。合令各處撫按官。選委司道各官。親爲估比。高者無過捌兩。下者無減伍兩。完日先造青冊送部。以後解銀到日。查考此變價所當議也。往時變賣解銀限期。近者三月。遠者半年。謂民間種馬率多不堪。時變賣未易盡售。迨比太急。則爲人射利。量寬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其期。庶不厲民。此立限所當議也。草料折徵。以資儲積。兼可歲裕馬戶。點寓約束。先年每匹徵草料銀貳兩。小民猶稱難辦。後議徵壹兩。合無定以每匹徵銀壹兩。此草料所當議也。種既已革。駒不當賣。其已經驗報者。則屬官物。定閱其種馬。其賣者以散駒給賣。不堪賣者。以報駒并賣。候足今價。原本報官者。免送此報駒所當議也。朝廷此舉。蓋以蘇久困之民。變價銀兩。亦不得已。而徵各處有司。自當仰體上意。各將馬戶多方優恤。不得因其釋負。仍敢巧立名色。加以雜役。其馬戶有逃故種折者。有逃移新復者。亦宜分別減免。以宣恩澤。此優卹所當議也。案呈到部。臣等議照。國初戰馬。原係官牧。嗣因承平。無事。散養於省直民間。課駒起俵。後因多事。課駒不堪征戰。改爲買解大馬之法。寄養近郊。緩急足恃。其種馬尚在民間。百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設法。課駒迄無毫毛之效。民間攢戶養馬。困苦已極。有司按季點驗。騷擾益甚。無名差遣。各項科索。悉取辦於馬戶。間闕殆不堪命。數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革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去種馬永塞弊源卒未有能行之者豈惟年復一年民害日深抑恐一旦有事戰馬缺乏至穆宗皇帝初年採太常少卿武金之議欲行盡革於時當事之臣議革一半其害猶未盡除至今遺議紛然茲蒙

皇上特容臣等查照節年題奏事理議處停當誠爲惠安小民預飭武備至計適該御史于有年建議痛切遠自數千里而至臣等劄行太僕寺查議同解審度時勢變通調停上不失祖制下有裨於生民蓋亦有見於此臣等再三考究舊先年變賣未盡種

皇明經世編

馬元九集

卷之五 平議堂

馬一半委應通行變賣量徵草料銀兩以佐買馬之費種馬雖革馬戶宜有聽省直各照舊或十年或五年一次審編買解大馬如歲用馬匹數多太僕寺預呈本部多買本色或有重大征戰無論本折悉買本色如再不敷并出太僕寺所貯變價及歲積草料銀兩分發州縣收買騰壯大馬一同解俵太僕寺應用庶民害永除武事有備一清久廢未盡之弊復還國初慎重戰馬之意相應題請定奪恭候命下通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巡按衙門并劄付兩京太

僕寺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并印馬御史行各司道并府州縣掌印官將賣剩一半種馬盡行變賣司道各官親估價銀上等無過捌兩下等無減伍兩估完先造青冊送部案候查考以文到之日南直隸限一年以裏北直隸山東河南限十個月以裏變賣完日傾銷成錢各州縣依限解部發寺收貯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壹兩以萬曆九年爲始徵完各州縣總數解部發寺不許延挨拖大孽駒已報在官其種馬堪賣者將駒給賞馬戶不堪賣者將駒一同變賣轉價馬戶有逃故種折者審實免徵遞移復業種馬猶存者照下等馬價減估仍嚴禁有司仰體上意各將馬戶務要優卹俾令樂業不得踵舊承訛加以難泛差役糾索以致朝廷恩澤不及於民其餘未盡事宜并經理馬政各官應否裁革撫按官悉心計處停當具奏上請定奪

皇明經世編

馬元九集

卷之六 平議堂

書

上劉軍門書

叛賊

查得巴鄉叛賊內兇改等四十七寨素服安國亭所

晉梁火等拾捌寨素服宋德懋所管今官軍進剿聚爲六寨以逆顏行諸賊畏服大槩乃其天性以戎攻夷則中國良法若責成安撫以重兵臨巢其餘官軍把截隘口遂爲犂勢彼無所逃避擒取首惡餘黨自可安撫若不得驪兵竟令官兵獨進彼此不應情見事露各賊竊窘力鬪恐傷威重伏望裁酌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各兵擒斬首賊若干陣前驗明先行量賞則得實惠可以鼓舞其氣若在事後往往爲上司將領乾沒彼此利未即獲安肯奮然用命劉鄩圖亦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七 千禧堂

又 叛賊

近日巴鄉諸賊俱已授首此舉不挫一兵之鋒不費升斗之餉而不逞之徒咸服其辜威震四鄰恩及萬姓此則本院深計弘畧所出也頃見劉關言安國亭尚有百餘首級意欲不報但此惡黨明其爲賊政當報聞何嫌之有不然恐更生他議其餘未獲之黨幸即出示赦宥使反側子自安此一大創後地方當有數十年寧謐其他溪蠻洞苗聞之亦且寒心自後亦不須更有鵬剿仁人之師若風雷不常見也昨按院爲盤江脩橋工費未足頗煩區畫倘得本院驛行布政司量發補助不惟按院仰荷而滇南士庶靡不謝德矣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八

千禧堂

敘

送石都御史吳公填廟遼保定府 鎮撫使 四鎮環拱輿衛天子儲胥也東則上黨西則句奴中則三衛虜或附或叛夷陽馴陰逆各遊數千里山錯海斷卒維主客其志靡一又審邇輦轂督責易達若是難也繇今觀之東虜自屢創後不振矣西虜利陷既即激之未必叛也切區區三衛我宇下者而何能

爲數年以來亭隨侯望精明將士踴躍思戰 廟堂
隆推較無中制無分境若是無難也嗟乎中國之馭
虜奚計其難易乎在得其要耳愚以爲四鎮之所當
調劑者無先屬夷屬夷者虜耳目而我藩衛也夫能
附夷者能制虜者也附夷之術惟恩與威恩過則恣
威過則決善用恩者貴如較能之施兩易足而難要
善用威者貴如江河之鼓浪易避而難犯大體則責
小覈則原求常則與諸藩則裁是威亦恩也恩亦威
也恩以濟威則制在我而不在彼威以濟恩則彼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十露堂
畏而不我怨幸是道也雖外戶不閉可也夫二虜者
以夷上也夷若是則虜奚難是雖萬衆而一人視也
雖至悍而子弟制也其何虞若然者非公不能公自
兵使至今官凡三歷西番然虜情僞吐鋪納款至自
脫脫者無論名王貴人即當戶且渠之屬亦躬自捐
循于麾而日諭之繡袷犀毗繒絮米藥咸令善美而
虜卒不敢冀格外賜其驚無道弗式 王命者以義
切責待其措首悔禍則相遇如初以故彼之信公也
若望參表而嚴公也若神君金盞於庫不以填廬山

之魁士盛於林不以投狼望之北異夫彈天用恒物
力而就白馬之盟者乎此非善用恩威何以然率是
道而東也不煩指顧矣而命下之日猶悄悄也詩不
云乎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公有焉蓋無難者才也其
難者心也以是心用是才而儲吾我天子尚亦有賴
哉

大司徒張公撫遼奏議序 撫遼

大司徒張公撫遼奏議十六卷屬亭序之蓋自隆慶
來十餘年間薊鎮則以塘壕掘敵宣大諸邊則以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撫遼
市羈虜獨遼鎮外無山險內無崇垣與虜錯處而虜
酋又不部單于四勇校弄東以建州諸夷數襲焉歲
歲入掠寒無寧日於是中國所慮惟遼天子所重亦
惟遼而公遂膺斧鉞寄矣公始至則士弱於陷溺馬
疲於追逐餉阻於遠道亭障不脩候望不設野場若
葉河之東西判焉天漢頓河東則慮廣寧以西守河
西則慮遼瀋以北公曰是端端若重邪者而猶然泄
泄也遼且爲虛厲乎遼不保是單外左輔也縱眇遼
則可眇左輔耶於是條上便宜增兵置餉與夫保障

市易獨恤撫處調遣應援靡不曲盡章有一再上或
至於數上事有獨疏或與督臣合言先皇帝及今
上皆微纖聽之悉可其奏蓋遭斯際朝廷清明脩
攘是急從功稽咎不奕毫髮其餘關外之事一聽之
輿臣而不制也以故公得盡輸其蘊遂能轉弱爲強
易疲爲健烽候相望金湯千里阡陌之地悉爲沃壤
於是長驅大舉森勇紛紛午軍破壁若決塘若撥健
清河劈山諸處先後奏凱其效首虜數千級寬奠之
役斥地二百餘里聖天子遂坐明堂敷行飲至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不咸集
撫邊土
平露堂

在內其勢可久于蠻逼而與相是始虜也始虜則重
在外其勢難久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臣不能望乎
是議也豈獨重邊哉東虜難撼則宜大以西之款益
堅遼左無隙則滿鎮之守益固天子重用公於邊
而九邊皆若覆孟偉哉績也即滿清類踏卑蘭亦何
足方是集行後世觀之知我明禦戎有上策矣

雜紀

紀邊事一 邊事

九邊生日有垣而平薄賊至刻卒垣上謂之擺邊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不咸集
撫邊土
平露堂

二華填創建言賊數萬齊入而我兵千里分守數步
一卒是虜合寡以爲衆而我分衆以爲寡也寇能得
志謂曰今罷擺邊專配塞夫垣能遏零騎而不能遏
大舉也然非垣彼止長驅矣垣非臺不庇衆臺非相
距數仞俾矢石交及亦與無臺同于是量里建臺幾
三千餘所衆翁然謂金湯也諸鎮因而倣倣奏請無
虛日一時輒以保障而財賂衰耗戍卒辛苦墊隘方
金湖代譚爲本兵極言建臺徒美觀耳無益實用一
臺費幾三百金邊方無水無石之處採辦爲艱脩築

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歟轉非撫之也請乞停止九邊始獲息肩矣方譚議論矛盾神氣不接譚公甚重耶官吳與言入談彌日信宿其薦士如響諸郎皆屬日早下之而方公銜吳刺骨語人曰吳子貪而懷衆怒如水火焉足難容及方公代譚爲本兵吳繇此斥疏下遷矣

紀邊事二 邊事

甘鎮支餉木折間給萬曆三年冬應支折色兵使鄒廷望以金少殺多盡給本色伍長石明棟要折色官

皇明正德編

卷之二

下嘉堂

曰未可得也明日不得吾叛從虜明日率黨三百餘人鼓噪以入大誦廷望慰諭不散令王別駕給一月金而衆恨不焚公門鼓噪以出廷望窘盡與折色方經巡撫侯東來設法獲明輩六人下獄餘置不問事聞郊廷望改調臬司治諸犯罪保赤坂未行律石明董子佩首惡殺餘四人從罪使百遣徒侯公以罪浮千律改保赤坂盜例易首章下兵部譚公議云細察招情諸所叛逆悉已見之行事不可謂謀之未行也若必待其竄入廟中方可謂已行恐亦未便執而誅之律

意必不然苟以爲輕空盡律本意若擬竊盜於律未今舊從四人罪空同科即係強盜亦不分首從乃止論疏未免姑息子時閣疏語唐臣云石明等以謀叛已行論謀意也第出城而未遠去不無顧忌之心或執于途則無辭矣愚以爲薄于已行而浮于未行其家屬財產免盡本法則當矣公不然後奉旨如子議

紀邊事三 邊事

天子守在四夷東北四鎮遼左爲急遼左往稽海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下嘉堂

百寶叢集軍民擊鼓吹竿稱爲樂地今餉苦不繼士卒寶叢集數年後遼不鎮矣故遼東所憂不止在虜騎也遼左累年奏捷李帥力良多帥非能抗虜也賊入則深溝同壘縱其外掠已飽而後擊之犬抵禦飽賊易禦饑賊難蓋飽賊狙焉而多獲也有生心而無死氣又多淫酒強弩之末自難穿縞鐵賊勢窮背疾借一其孰能禦用兵有老譬爲正方能出奇勝兵還營鼓衰力竭解鞍熟寢寇竄冠踵其尾一不戒雖萬人莫能誰何矣設正濟奇乃莫予壽古者軍行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慎也

志

俺答前志

俺答志

小王子者也先後故元番控弦十萬多畜黃金犀毗
雄諸部落嘉靖三年寇宣府龍門五年寇井坪六年
寇葛峪八年深入掠朔州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卒王
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眾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
以叛遣小王子金幣女妓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
十三年正月小王子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師輕師潛
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曰俺
答收羈屬而已不甚臣也吉囊壁西方直朔中俺答
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薊小王子富樂
厭兵吉囊俺答耻不如益盜遼自肥而小王子諷矣
異種黃毛性悍靡成地毋所憚三部入寇則黃毛每
誘其虛諸虜孕重墜殞罷極苦之聚兵與擊降下黃
毛始併力伺我邊以求大逞每入大軍十萬中輩萬
餘少者數千已并以後十犯上谷七犯雲中晉陽辛
丑由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歿事聞以樊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繼祖填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畿南充豫軍事

繼祖曰虜張矢一與之當徒以七尺飽一鐵耳於數
何益堅壁不出裨帥周宇禦虜太原北城之遊兵物
故者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平遙
居民皆白挺與格虜多有斃者以故不前吉囊方鞏
重而出俺答復入又赴太原至石州殺掠益慘浸淫
平定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設大臣制三
關增築畿南亭障募客兵又下令晉過雲中上谷
將吏屏翰失職者壬寅俺答遣石天爵求款不許還
臣訪斬其使俺答怒六月入塞侵介休諸將觀望莫
敢誰何至七月出塞殘傷四十州縣帥張守忠歿之
詔無問部土賊黨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侍郎
翁萬達請罷戍寧原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歲
省數十萬緡上嘉納之中丞孫繼皋持不可上怒逮
繼皋至京卒從萬達議吉囊肉削代伐深日夕卒歿
而俺答益張與子黃台吉日睥睨中國矣丙午俺答
復求款塞詔拒之遂犯雲中翁萬達方督三鎮倣將
校曰虜猶水也城塞止驅騎築防障流防不衛水王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於不備之地。防既備。水漏於不固之防。三鎮城矣。所不傳者。鎮安耳。不厚集衆。足示之戶也。使帥赴。驛焉。九月。虜佯攻獨平。帥達督將制。悉兵走獨石。而虜竟入鎮安。萬達復微曰。彼騎我步。所遇貴肥。什步一騎必克。困諸肥。又克。必長安嶺。帥又稽延不前。而虜騎銜尾相隨。過長安嶺。掠降。得利去。事聞。詔帥白。永行伍。萬達亦既三官。萬達謂下曰。虜敏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也。遣間往還曰。虜聲擊西而數誨隆承道。非西也。必東乎。雲中帥周尚文。稔兵事。然矜已。

皇明經世編

馮元成集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識前。頗心害。隣鎮有功。方牒報。虜窺上谷。尚文不以間督。商策之曰。虜東矣。止其制于此。而告之。驅于彼。此猶將應也。時帥卿以隆水之役。在論未得代。迺檄尚文曰。虜即日東矣。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君子廢。小人戮。又虜。尚文不時至。則具疏以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而虜交滴水矣。副帥董賜江翰誓曰。往時虜至。帥輒左次。非虜張。我實張。虜也。茲役也。不臥故。不臥故。何以稱人。悉力禦之。虜不能援。分游騎從間道出我軍後。夾攻董江。董江歟。盡亡。

其軍虜遂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柱村。修陳固。飭食。申禱。虜大為奪氣。遂間來約口。詰朝當見。往時列營以鹿角拒。軼尚文計曰。不若穴地為暗窖。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過窖。馬多仆。益發火器擊之。尚文今士銜鋒。毋效首功。以而戰。見星水已。陣百餘合。虜歟。數千人。皆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關三日。萬達計曰。故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拔者。不援尚文是棄師。曰。我與虜各殺傷。逮當而虜不北者。慚不勝。且懼我。躍我鼓行而前。則尚文氣自百。虜挫心矣。不然。我乘之。

皇明經世編

馮元成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漢人獲我。令卒曰。毋結陣。五人為伍。惟余馬首是瞻。有警。則人自為戰。多鼓鈞聲。負弩張。張武備甚具。虜遂敗却。丁未。俺答請為外臣。朝請。既脫。給耕具。食力。不納。遂寇拒牆堡。周尚文以事。兵敗却之。尚文卒。永正代。萬達亦以外艱歸。郭宗皋嗣為庚戌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分為三翼。以待我師。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歟。副帥林椿出援。亦殲焉。事聞。達宗皋等。罰治有差。起威寧侯仇鸞。帥大同。八月。虜擁至。鸞遣其黨。時美。賄俺答以金。曰。請釋。應。

於敵領而東僨之虜乃東知上谷成遂寇薊薊山外與虜界祖宗時畜三衛藩焉三衛自始至於今歲保不貳凡敵人則我禦其上三衛九其下虜不敢越其後將吏節仰其賜三衛以此益自疏遠吏而陰導虜矣嘗已使虜東伴奏曰虜情區測臣之憂不惟西也請提兵駐居庸備不虞詔發京邊卒五萬騎屯要隘邊兵發虎符達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識者寒心八月十四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兵禦之稍却十六日虜分騎間進出師後我兵大潰是夕圍順義幾入其郭十七日報知二輔自土木難後可百年靡盬至是京師靡靡集諸營兵而壯者出邊敗歟所存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虜營通州東分抄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戮甚慘召諸部兵勸王十八日發以雲中兵至十九日都御史楊謙以保定兵至二十日七鎮兵十萬餘師於郊詔侍郎王邦瑞候蔣貴督九門門各大臣任城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垂四萬助登陴又集武舉千八隸居守大匠

皇明經世編

萬元成集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進楊守謙少司馬諸邊兵皆就受成拜佐營平虜大將軍司馬御史王伉悉收通河諸州析城通連日沮水未得度命都御史王儀駐通州尚書徐階奏釋罪師戴給歐陽安繫令擊虜自贖司隸陸炳請發太倉粟減其直以濟流徙老弱俱報可階又密言虜間滿城而西苑垣卑不足衛宜且還大內上以為忠時變起倉卒諸帥急馳未齎糗糧晨炊不繼制下犒師費莫暇所徵司農文移又已緩期追啓庶則黼黻薪炭一無所需將士疲甚而營軍甚驕辨髮入村落大掠有被獲者有司不敢法疏請上謂中旨授士以疲故致犯薄其過寬而弗罪第付營撫處而尚書丁汝璉因下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捶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於虜怨歸汝璉矣汝璉皇皇莫知所裁語諸帥曰虜勢盛未可得志祇取勤焉計莫先守諸將畏虜譏言汝璉禁不發而汝璉又嗾哨各賞偵候者不力莫知虜遠近成國公朱希忠自以營兵火惧罪每日東西調掣掩捕士不得息則羣起誹訕丁司馬曰是人戮餘哉語聞王凡上乃下詔切責井及守謙人人

皇明經世編

萬元成集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知其將就弑氏矣。覺既不敵逼虜，僅使謀候虜所，通列營焉。時遣問計之市，而守謙自謂敵上特命，將神京是衛。若以我軍爲注，肯城借一少挫，則虜張矣。紛勒其衆，毋輕予敵。上謂覺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各兵弗逞志於賊，心怒之。二十一日，虜營城南，使內使八人，禮而歸之。好辭求貢，詔百官議。關下司業趙貞吉言：虜一旦生心，震動勾陳，罪至不赦。不宜還懷守和，解安獎故帥周尚文功，赦諫官沈束罪，發裁余選任職將吏，問罪何奴。彼無如矣。不效請以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不肖。軀任咎，百官亦咸謂迫而許貢，必多所遺索。他日操右券以責我，其奈之何。覺討毛起言，虜急驛髦，不許不退。姑暫尋之，而後寒之。何若是夕，火德勝安定門外民居，光燭未央。上召毛起飯之，西施，令條奏起對如前。加趙貞吉諭德，兼御史，齋萬金宣諭行營將士。二十二日，彌時，上御門下制切責羣臣。徵王儀下吏以王忬守通州，虜擄多月中，使別業，率爲所魚。周爭於上前，環泣訴言丁汝夔右虜左士，使異類染指，而飽神卿，寔惟罪首。上怒，二十四日，汝夔守謙下

吏命王邦瑞攝本兵，以艾希淳領守謙衆，戶兵二都大小吏皆停執。逮都御史王汝孝至京，使爲虜擁關弗達。汝孝卒以効首虜，末減謫戍。虜內入久，人畜多瘕，所掠既飽。又感神異，遂挾重北去，以精兵數且掠且行。欲西奪白羊口出，而覺帥諸道兵十餘萬，雲翔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賴白羊守將矩險要，遮虜。虜大窘迫，乃棄人畜擁衆還昌平，伴與覺軍遇。覺未陣，虜騎蹊入，諸軍按踵夾於道，覺匿車中，戴綸徐仁奮曰：賊入不擊，耻也。今避之，又益耻也。乃與戰，伯却，虜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既犯師，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邀稚弱八十餘級，許增南復稱飲至。二十六日，誅汝夔守謙，尸諸市。諸法司大臣彭黠解脩沈良才及給事中張侃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上怒。丁彭等請宥，貶趙貞吉嶺南尉，以言事不當也。二十八日，虜出境，諸帥請擊其後伍以自解。覺曰：禽困覆車可輕哉。乃已。諸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九月，遣侍郎駱顯往虜所入處察夷傷，補卒乘，加覺太保，罷朱希忠以營代焉。內使領營事者，悉以徒屬竄籍中，操空

名而耗實幣又不力兵至是上察其弊革提督內臣置戍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設主事二員給事御史各一員營不便疏罷之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十月開督府衙門薊門舊隸轄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制焉又設經畧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守昌平都御史并通譯密雲爲四重鎮本幾皆罷營請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較訓練乞給武庫伏犬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駢內使不外移大將軍易之非法營議

爲邊事陵遲矣始從虜以紓吾邊節史貽時言虜處於我而我絕之則彼爲我營虜寔輸我而我拒之則我爲彼營不彼信不彼疑探義而行之防虛而養狙可乎哉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於五堡漸及延寧三十年大司馬議歲祭九邊三輔踐更七戍薊門而延綏獨多徵至萬人仇鸞言庚戌之變導由三衛請發兵據其地以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之以爲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乃止入貢如初五月雲中馬市成俺答出塞喜甚途遇叛人蕭片片虜故以爲自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員謂虜曰聞雲中帥毒水上流陰伏甲於市傍若幾不免虎口矣吾聞彼中歲不給城虛可啗嗟破也破雲中則獲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爲俺答嘆然之片乃令其黨張攀龍入城內應遂擁虜門我諸門會謀泄引還侍郎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而道又賂脫脫令縛叛七月三日脫脫僞使片入市甲與於側擒片黨數十人報聞進史道尚書營太傅兵部郎楊繼盛言馬市爲害所謂竭竭滿以招虎噬其終何恆因振暴鸞罪上怒下繼

感近十二月虜市畢潛入大掠而俺各復約河西諸部內犯吏道使人止俺酋俺酋請以牛羊易粟道欲許之議俗議以為一牛數度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雖竭虜不能壓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夫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以臣計必與戰毋失虜虜又為上諭請市遼東巡撫許宗魯言虜前日為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已逞其詐而困我右翼矣可復傷左翼耶人不番臺包藏禍心誰任其責上乃下詔後言市者論故虜遂連犯遼東三十一年八月

將與紫荊表裡策應從之八月再徵延綏卒二千入薊九月虜犯神池帥李沐追擊至大蠡嶺捨騎逐賊賊甚窘會諸軍爭級而鬪陣亂沐敗沒十一月虜犯上谷柴溝堡御史古澄言軍有烽墩猶身有耳目近以通虜故議罷墩軍專重哨探然天下之事貴因時救弊不可因弊廢法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擒龍蛇哉其通虜也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而變靡常先事則哨探將事則資烽火若之何可以偏廢若撫而厚之則易虜之耳目為我之耳目也上遂詔行修復甲寅六月虜犯雲中左衛我師不功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虜勢不會風雨而鎮卒疲若跋羊今若欲與抗徒費亡靡益夫本折則兼接月給薪祖宗舊制苟為不復是孤注兩鎮也其何以覆孟三輔詔遂直指嚴議還餉而許論又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年乘障列師千里不蔽風日於是守臺之說起矣然臺列垣內而賊攻垣則臺難顧臺連垣建而賊登垣則臺易潰是二者猶石田矣惡所用哉若臺於垣外賊至則烽火賊攻則夾擊少頃則堡兵至次則援兵亦

集四面合勢彼能從大下乎則攻臺亦如之臺垣相
扞緩賊勢壯士膽明烽火便稽數大約雲中不過建
六百臺費九萬金耳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三十
四年把都兒黃台吉數萬騎犯古北喜峰今口諸隘
侍郎王忬發兵拒走之四月虜犯上谷青邊口帥學
光啓歿之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營已
又攻大石溝王忬督兵擊走之王忬奏減諸路馬六
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
非策也是時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
出使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宣大
伏兵擊之斬首五百級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
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酋匪茹其謀皆出丘富
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
學張蕙自虜回言虜待富甚餽親為掃除而富與虜
謀聖田積粟造舟渡河于是再下賞格擒斬俺答諸
酋者賜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
武階有言於司馬曰虜可購也兩人不可購購之急
則害益重兩人是託兩人於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服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丘富說俺
答大收知畧士懸書館虜外日舉人諸生幸臨者我
厚遇之與富等於是邊民點知書者計稱舉人諸生
日詣虜帳駐相錯俺答今富試之能者使統衆騎否
則給驍脫地令事剗辦令人張邦奇素畜倭刀識緯
書爲部吏掠致俺答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
急攻堡不破敗走俺答畜邦奇於帳下其智能不如
富其愛習之則愈富甚孫廷美雲中人亦被虜苦之
謀刺富與其黨王浩議浩曰盍作說客使富歸說不
從歟未晚也因密語富以順逆富問儒生計安國曰
汝習古試爲籌留與歸孰當安國曰以理計之歸則
林中羽而留則釜中鱗也且官家招降文如柯表弗
信頗信大羊耶邦奇謂富曰勿聽若無重世之德於
中國而有累世之怨今方購若甚急若入邊不能爲
已德而爲他人功也禍無日矣富怒今邦奇與浩相
贊邦奇罵浩曰汝欲奇貨丘公而釣中國爵賞耶富
遂殺廷美與浩約呂仲祐內應攻雲中九月虜小王
子打來孫犯一片石喜峯口王忬拒走之三十五年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九月虜闖入潞河，殺掠頗慘，詔奪王忬一官。十一月，
窩令虜集諸部城豐州，日程上名其黨，審問曰：城則
何爲？曰：吾陽爲墮而陰爲陣，使彼怠而弭耳，已分三
道入會。虜謀言中國臺垣相肩臂，倖未易攻，而關陝
游騎又安難樂成，日歌虞殲待我矣。虜乃散而邢奇
私引虜數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首首
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聞，鎮巡以下升賞有差。
浩與廷美厚恤其家。三十六年，虜圍困右衛，自正月
至三月，各路獲兵大集。五月，俺答約東虜分犯古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馬蘭義院冷口，謄告虜言往薊七憚守塞，今獨然登
堦，几席之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瓦剌，甘肅鎮臣
大勒兵敗之。十二月，黃台吉部下蠻帶通其妾桃松
懼誅，率黨降，黃台吉怒，屬鞬索諸塞守臣議遣之。詳
論曰：無爾也。示弱且阻降，我不能得，宜富於彼，而彼
得，繫帶於我。如等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官論抵
罪。三十七年，虜復圍困右衛，逾日不解，右衛地斗入
匈奴南一面，通州賊分騎塞道，遯臣告急，上令發帑
金十五萬，調游兵八枝應援，而楊順復授計偏師，夜

薄賊巢，斬首百級，虜始退。許論奏增雲中各路實甲
歲加三十萬金，楊博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請原
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陣者，議賞毋爵。博又
請罷班軍，改徵金錢濟邊。又言：獨石地形東薊西宣，
相錯如繡，生令精卒懸衛其間，有急則左右折衝，赤
囊白羽，兩鎮互傳，不及者法。蓋宜審虜巢，得其形
勢，倚屬夷，先得其情，宣薊如左右手，則落虜角距矣。
江東言：賊以窺獨石，則衛卒師關外，遂其南下，若
以聲犯獨石，則衛卒師關內，挫其東侵，從之。是歲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月俺答陰令東虜入犯，箭桿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
傷。兵部臣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極，而薊卒選便
坐食，諸臣皆不任練習，寔負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
按薊，卒順之往，薊閱各路卒，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
習戰，還言：東漢以漢陽失，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
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今臣至，鎮見其人
物靡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
任之咎也。日今權時之宜，責鎮兵爲守，調客兵爲戰。
練上一枝，則減客一技，述其舉軍精銳，人賈餘勇，更

議免調。至於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頗崖伐樹深澗，力辦不及，貸錢賒賒，而各閭夷人，旬撫月賞，悉出事實，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址地，既屬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攫以微繆，使其不忘乎？請今邊臣，悉心區畫，禁貪養，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九事，下部覆行。三十八年，把都兒約俺酋部下諸虜入潘家口，詔逮帥歐陽安坐，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三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過抵豐州，斬虜首數百。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馬元成集 卷之三 下 露堂

元年，虜大入燕代，起兵部侍郎譚綸鎮薊，綸素有累，至薊，多所建劃，往日薊門諸將率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事則督府受罪，而諸將顧恣睢自若，督府不能令，綸請於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弱，無以倡勇，敢疏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令諸師曰：「虜勢如風雨，非倚車爲衛，衆且不自堅，其門而環車爲營，營中駢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轅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却遂北，乃出騎兵，綸所募南卒皆輕足疾走，翻關負重，軍容大振，綸乃言比修塞垣，費至不貲，而濶不容武，高不足距賊，乃列卒乘之，冬風夏日，矢石交集，此非石人，惡能歲月守也。請跨垣爲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約可駐百人，爲階三重，中疏戶以居，而上爲睥睨，皆可步履，器械芻糧，以時預儲，虜若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我軍有恃，膽且益壯，計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所，自此以後，虜揣憚不敢入薊，薊遂爲樂土。然增兵繕垣歲計無常，日而大司農繕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

先帝元年九月，趙全說僉答曰：「薊門臺垣甚固，所徵卒常逼攻之，作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郵希，石隄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給雲雲爲我，而宣雲卒來于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敵，必多所欲矣。僉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陘，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卒皆悍勇，遼軍遇之，無不按靡。老營副帥田世威、聖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賊遂南下，督臣王之品聞變，率道兵千騎，倍日并行，抵燕門，而雲中延緩騎二萬亦至，皆相望，前八日直至嵐縣，嵐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賊遂長驅而入，會黃西窺上谷，上谷逼灤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遂懷來，護陵竄，朝廷徵卒，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之羣視平陽，而蟻蝨視爾城也，爾必畏，我毋爾，否則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城上士皆無人色，惴惴莫敢應。十三日賊圍城，飛矢雨集，睥睨州守王亮，召富民喻令以賞陷賊，有反晉者，亮急下城，衆遂散，不能止，賊擁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六

三

千露堂

入亮被害，男女或者數萬，師中雜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報至，發卒二萬往援，度弗及，則以便宜罷助，賊分犯汶水，交城平陽介休，道間入汾內應，參政宋岳擒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賊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十九日僉答東趨雁門，而雲中帥孫吳連諸鎮卒營，諸泊付賊，趙趙不前，巡撫王繼洛起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抵取耳。」張懺疑之，賊走故道，且行且掠，至十月八日出還內地，計損入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皆嵐，去代五百里而遙，撫臣若鼓行而西，則知軍曲折，可以鞭筆使之，而顧留代不行，及賊至汾，則應發雁代之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噤惜不發一卒，人臣援枹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彼謂甲不足驅，材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也，詔逮撫鎮詣廷尉，廷尉當雜岳逗撓棄市，繼洛請戊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部臣以虜事棘上疏，請責寔効，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數款，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鍊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井，歲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六

三

千露堂

以八百萬俱遣，額雖有定，而酌緩急，法靡定也。計於內地，東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抵京，庶有事而不至。王至于各寨，則當領按代，罷老城，而召買，時支放，從商賈，通一客，皆本折四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等計九邊上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隙四十萬，以列陣，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分於兵募於市，以漸定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勝，豈宜無廢廟也。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宦題，國家建都幽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郭圻，慎固銀圍，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群醜盤據戶外，朝楊鞭於河漢，飛矢於居庸，視諸鎮爲最急，而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於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墩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冶一帶，共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遺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

皇明經世編

馮元成集

卷之五

平藩堂

緩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雖堆，屹然猶存，所頽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所滴水岸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非廣內險，以捍京師，內外備處，近歲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於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踞踏山中，自成土崩之勢，所謂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也。北路山各偏側，砂石窮境，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人遷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今城玉壘環繞陵京，虜若匪茹，遂巡前却於崎嶇之側，攻之不難，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則銜尾而遁，豈能抵禦。曜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警，則非路諸城壁，勢亦自緩，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

皇明經世編

馮元成集

卷之五

平藩堂

保獨存。信不誣也。從之。是年以方達時撫大同。四月
俺答大舉犯平虜。偏帥張剛以幣賄虜。使修衙門于
威遠。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
爭。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陳其學去位。易王崇古填
焉。八月。諸酋祠歸林。議所入。老把都欲逞志。畿輔打
來孫朵顏各要俺答于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躍莖
待東虜。黃台吉不可。台吉往扼上谷。幾整。故心憚內
犯。請北虜黑達議。不果。謀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
則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趨懷來。捍陵京。而二鎮帥不
需徵發。竟率大衆馳援。不憊遺一旅於二鎮。識者以
爲此若戒重鍵而恣磨剝也。方達時亦以爲非計。
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彼若誘我兵悉東。以
尾爲首。乘唐末突。則雲中累卵矣。今督臣駐懷來。則
宜兩帥於雲中審虜。定東乃從內地趨。自可先虜而
至。不若鳩集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列
臺十五。設卒寓望。而卒皆虜僱。反爲虜耳目。達時盡
撤以疑虜。虜偵知。時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遂
罷內寇。九月俺答西轅欲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孫

把漢那吉守巢。把漢者俺答次孫。而黑台吉遺孤也。
把漢生三齡。而黑台吉死。俺答疑諸婦盡屠之。把漢
毋與焉。把漢孤。養於一克哈屯。長而僞俺答愛之。爲
聘鬼酋金嫡女爲婦。先是俺答以外孫女聘襖兒都
司已。而見其美。自納之。襖兒怒。攻俺答。俺答怒。奪把
漢所聘女與之。把漢悲謀降中國。僕阿力哥懼禍。趣
之。與其黨叩敗胡堡。求入。諸師長展臂以爲不可。方
達時獨許之。戊子。把漢城達時。盛其供帳。把漢大喜。
故事降者置海濱。達時請官之。令宅邊城以慰其心。
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稱。十月
俺答率數萬騎軍平虜。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茶。朱如
火。玄如墨。欲以震耀我諸帥。曰冠深矣。若之何。達時
曰非我深之。其誰咎。遣使齎崇德貴酋何爲。稱兵。俺
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上國。但不勝抵牾。爰
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貢。方輸幣出。其
誰利。若珍吾爲若謀。可不費一緡也。俺答曰唯使者
命。曰趙全諸逆。致王而去。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
而保於爾。不可請受。而甘心焉。虜有難色。崇德曰保

仇而失親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他答書使共下火于赤上書請約靡卒辟一舍約已定賜黃水二萬各以萬騎趨鎮城方達時口彼不聞約耳審取把漢矢使使授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泣曰嗟乎此我爭故物大師若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民聞命矣敢不承受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人向達時勞以餅醪黃酋喜遂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酋曰戰則敗約我何辭丁太師怒兵而西出拒門堡甲寅鮑崇德復往虜營他答難我欲先得把漢達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五 下 露堂

時不可令偏帥施宗儒用其子為質他答喜曰太師誠語我負德不祥十一月十九日遣其黨伍奴往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將以獻周元開變服虜酋先自嘉靖辛亥呂老祖以白蓮教構亂為三晉有司捕急亡虜中趙全率澤惡民千餘人從之虜間叛升地家焉自是亡命者皆竄叛非全多習善謀日著諸文字周元治福舍爾劉四有督力善能陷擊虜初入寨中盡付聚不敢逼城堡自全叛後我虜左右統江澤校人耆蓋習攻取陷陷陰襲事而諸逆咸

於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橐足自營及元差汲即放下者有千騎他答每欲益趙必先置酒全宰計定乃行全為他答建九楹殿方陷石閣時全計曰自此塞雁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故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伍奴柱哈台吉故俺答紀劉傑自全信任反居下而全奴虜使之心內不平多為我耳及全等被擒者分掠其有諸逆既至乃遣康倫途把漢歸次河上祖孫鳴鳴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多矣南向自者貢使打兒漢人謝麻言帝赦我逆還裔胃而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五 下 露堂

建立之其德無量顯世為外臣貢方物上王其翼兵部臣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獲免不為巢若要我以不獲免不設備是以酋謂虜我也不知耶之弊引應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時虜方欲置臣如而致之故盟木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山也管制拒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微聲聞下天王耶詔下三鎮會議十二月以乾坂功加王崇古以下爵有差喇趙全等於市五年二月崇古言以謂市虜甚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或以遣降

之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
真日給事中章甫端言虜得封號則衆且益阻見假
之盟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不應昌言
虜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敵兵則非萬全
張國彥言虜向入寇每放出塞者處西北諸戎議後
耳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
失左右臂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餉客餉不
已必扣士兵兵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內
藏矣詔下廷會議諸臣言利者十之九害者十九尚
皇明經世編
馮元成集
卷之一
徐夢龍
聖
于露堂

人設藥街於邊城無今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
率雲中於左衛上谷於萬全右衛晉中於水泉營各
爲墾墾而吉能帳直關陝諸市關陝督臣王之誥議
須數歲不盜邊方可許市崇古上言吉能即俺答親
叔勢相依倚詐俺答不許吉能是鋼其首而舒其臂
也俺答必陰呼吉能之衆市晉而吉能亦必陰藉俺
答之衆窺秦是晉爲秦受困爲晉中禍也兵部臣復
言近者互市與往日不同舊捐官今資商或有不足
宜惟爲應當此物力方虛慎無以官市犯先帝所禁
皇明經世編
馮元成集
卷之一
徐夢龍
聖
于露堂

書郭乾爲戎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定制取
長策九塞諸虜俺答最雄自土谷抵甘涼竄蘆萬里
東服于西奴吉丙先年以謝絕致憤遂夕騎諸邊
三十餘年中原皆不支矣今嚴然聽命於藩籬之外
是二十年所輸祀而來者何惜臺衙寸土之地而以
陽皮帛狹皇化失神靈所想望安從其請若揚巢可
罷境荒不可罷於是詔封俺答順義王老把都輩四
大支授都督兀慎輩四十六枝授指揮于戶兵部約
制馬不過五百以三十騎進御戎使不過百五十

大學士高拱言庚戌以來先帝屢詔修塞無或効非
徒當事者不力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
丈已壞矣今幸虜款勢若可爲且諸邊戍非減也可
豐歲額不能省也而卒以益疲吏以益狃則患豈必
在虜乘此閉暇培恨固本雖虜或甘成而孔歲有歲
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
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齋空室而戰戰不可畫
空城而守守不可恆空約而和和又孰可臣請自今

每一歲造近臣視九塞以八事殿最邊吏債而險練卒假中旨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舉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窮廢壞者假失機上嘉納焉方逢時言其商人甘心於歲而虜亦厚結以自恤若招之於款是不以不信也虎方據鹿不制其虎而取鹿不爲虎所傷者幾希自諸逆齊集餘衆破胆矣彼何能爲而視我爲臣賊其人即我人也不若因而撫之明示不殺使女側自安不然所招者徒得虎倪雖千百不損其毫毛而徒令奸人藉口構禍也於是弛招降令

示顯貴商市每後期部下卒特掠我民又緣史車二夷吏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逆狄彙以吉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名分地于厥庭謂之守口者六年正月切盡西掠尾刺今賓鬼白吉上市官鬼以清水遠改市寧夏中繼切盡上番文假道詔許並隨脫行毋苛我邊鄙二月八日切盡駐鎮番堡甘肅撫臣廖逢節勞之餼十九日至昌寧將趨甘州逢節今道南山虜稱雨雪請從黑城部丁有掠居人羊者切盡歸之有奪軍人乃者罰償羊一頭閏二月四日至龍首堡遣三馬於堡堡卒追還之切盡謝以一索使使言曰下臣行旅久矣賴上國之庇脯資餼牽猶幸未竭所歸心者覺王調耳乞比丘誦焉逢節遣之五月洪水堡五卒被虜創逢節使邢堂貴問松山酋首賓鬼賓鬼饗堂曰我何敢棄驛髦之盟而爲戎首必西海部衆也導堂往責西海賓鬼賓鬼云害漢卒者切盡部已復也召至帳訊之巴復曰我意番耳若知爲漢卒其何敢殘軼而盟焉賓鬼惕之百令償馬一乘而勞堂二馬松山酋介堂言曰我等苟免于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五

皇明經世編

馬元成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拒不敢求脫所需者繪工耳以繪三十二相爲天子
祈年逢節給之萬曆元年七月俺答請於甘涼開市
崇古言套虜諸酋移穴中山而令市寧夏往來千里
拂其情矣何以固盟不許二年九月西海丙兔請建
招提於五王城本兵議謂此地去西寧七百里去蜀
中障臘四百里恐虜衆爲聚則非止費一日之
積勞一夕之衛也後竟許之遂締結言河西市有五
不便譚綸曰與者過矣求者無厭敵實貪怙我又啓
之將何以終言雲市所皆憑阻自衛甘肅孤懸三面
受敵受虜逼近內地蘭州爲甘涼咽喉熟計未便三
年五月西海賓寇侵諸番以報其竊馬因因請市撫
臣侯東萊言河西百物不產開市爲難顧諸酋待以
朝久拒之生患臣謂苟可安邊何惜一隸人垣而不
以秦使也遂立大市於甘州立小市於莊浪四年二
月御史傳元順言番以茶爲命歲易馬六千近以茶
市諸酋則虜速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虜
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撤藩籬也崇古言虜不緣
南而所利者掠番耳而自北徂南出甘涼爲便若拒

之使行境外是絕欲而屈其力虜何以堪夫治邊空
蕩佚簡易何必苛哉五年七月賓寇瓦剌要虜王往
虜王以迎佛爲詞上請西行兵部臣言俺答大衆數
萬師出塞內我必甚病若出於塞外供其資糧匪難
其可也守臣擇宣雲邊事爲導因以防之十月虜王
發豐州六年四月賓寇挾虜王掠熟番甘肅諸族大
獲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誼約與相磐牙而延寧套虜
亦驚利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
律繩其上得中國錦綺奇巧每以驕東虜東虜土蠻
語其下曰西虜我奴也猶得懷挾嬰環以望天王之
應垢我耻不如大集諸部盡力攻遠以要封貢諸師
厭其欲與之盟撫臣張學顏言虜款而得請是羈虜
也市在內具和可久虜逼而與和是羈虜也重在外
其和不久將兵拒走之俺答聞益推附焉自餌虜後
中國所費三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由上谷
至河遼萬里居如堵行如家舉砂磧而黍苗之矣猶
有虞焉沿邊荷戈之士外則供市內則供役勿則供
餉而虜來則資我去則掠我足虜有兩利而我有三

害也。且拔升秋沙。而以中國爲中國矣。一番互軌。併而以夷合夷。夾有知維者。出焉安知。其不以今日之馴鳥爲他日之母家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馬永成集
卷之二

徐思忠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璵公

張安苞子固參閱

沈蛟門文集

疏

沈一貫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倭貢

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百二十五

沈一貫

相取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釐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詳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卽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蛟童之着體驅之已矣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而入腹裏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竄南京袁國家幅頓之半而焚掠之所在爲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以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

不知吾土虛實所以禍少自承樂來有貢貢輒數來

則限以十年一貢又不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

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貨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

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剛柔

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蹟者刊其賄負

其債反爲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

歲奸聞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爲貢

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以爲貢

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百二十五

沈一貫

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蠱之食心而不覺此見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志然而已乎何也貢市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尙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爲吾拒心以阻其腹彼割刀以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請求沿海數千里用兵者四十年矣上氣始於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

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己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戶之間雖失無人患眾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眾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爲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絕亂本始拔貢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恐欲俛首以貢市哨之假令倭使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與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唱倭也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高皇帝之待倭亦止此矣況今海上法網密兵燭練將士日索倭而奏功何憂其來若放析就緒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辱無窮之患愚知其不可也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天津巡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奏爲島夷未靖謹陳戰守事宜以圖全勝事連日接朝鮮塘報知東氛愈熾南原失守全川之民亦復奔潰不知楊錦麻貴能屹然壁立出奇制勝爲朝鮮作長地否方今救援之師取道遼東者絡繹不絕而在廷之議莫不以守天津登萊爲內地計誠報本至論也然猶有可言者臣敢臆具一得之愚臣惟天下有必不能已之役則雖欲簡易有不得焉今救屬之手難捐而震隣之患孔棘則固不能顧惜鎗鋒謹守舊局已爲天津登萊計者但日催督保定山東巡撫各移駐本地慎加防守臣愚以爲事權宜一不宜分天津與登萊同是一海不得分而爲兩兵氣宜揚不宜

抑攻戰與防守本是一事亦不得分而爲兩若事權
讓而不。兵氣頓而不揚終至于虛糜空費倭後來
而吾已困又無救于朝鮮之存亡僅朝鮮危亡則倭
氣愈張而吾之爲防愈難矣今爲火朝鮮而至于萬
里徵發從遼陽渡兵供億無算然且不惜額不講舟
師水戰于天津登萊之間僅令兩巡撫移駐防守而
已舍其近而圖其遠舍其巧而圖其拙舍其易而圖
其難今其長技而圖其短策非計也臣生長海上頗
知委情倭長于陸吾長于水與倭戰于水則得算在

皇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卷之五

我其勝十九與倭戰于陸則或勝或負尚未可知蓋
我船大而倭船小我能搶風使帆而彼非正風不能
使帆我火器多而彼火器寡我能以船爲家而彼特
以船爲寓此臣所謂長短難易之別也從海道成朝
鮮則近而巧從陸道成朝鮮則遠而拙在北之師不
得不從北發今既發矣而餉不能繼又不可多發不
多發又不勝故口拙計一船之載可三四百人少不
下一二百人可以多載師又可以多載糧故曰巧計
從陸而行日不過百里遠而爭利又法所忌故曰拙

計乘風隨潮瞬息千里易進易退朝去夕還故口巧
計此臣所謂遠近巧拙之別也今難且短遠且拙者
且不憚爲之而易且長近且巧者乃置不爲則有遺
策矣以臣之愚使兩巡撫分爲之不如使一巡撫專
其事而權易行使徒自守而不言戰不若使之索倭
而戰以救朝鮮而守自固請于天津登萊沿海居中
處所設立一巡撫率總兵兵備參遊總轄海道北接
遼東南接淮安臂指相使首尾相應多調浙直閩廣
慣戰舟師相度機宜進剿釜山開山及對馬等賊與

皇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卷之六

平露堂

經理之師相爲犄角救援朝鮮且以護送海運往餉
遼東朝鮮之兵儻若倭犯中國則從海中邀擊與在
鎮官兵夾勦其保定山東巡撫則令其處置糧餉器
械不時接濟各軍衛有司官員俱聽新設巡撫隨宜
調用一體舉劾而本官仍聽勦遼總督節制如此有
五便焉天津畿輔門戶登萊中土藩籬重兵厚防以
戰爲守其守益固一也朝鮮自關山一失倭無忌憚
而并力逞兵矣今我師在海而尾其後絕其餉夾而
攻之腹背受傷必當殄滅二也浙直閩廣之舟汎汎

而來無所棲泊為將屬之山東乎屬之保定乎屬之
總督與經理乎屬之山東保定則分屬之總督經理
則遠今令其望天津登來以乃歸船有所繫而安餉
有所出而飽匿乏則有所請而給進止則有所原承
節制而蕭南望家鄉在適其心易以縻內去中土不
遠其需易以繼北拱京師近其情易以達三也欲
餉朝鮮則岫巖銜尾費可大減又以舟師相翼而行
無盜賊之虞四也登福沙民等船有能仗義出奇者
地近勢便令其就此受成據則為之代題海內趨功
皇明經世編
沈氏曰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圖全勝之功而不能為 國家禪更張惜費用也

聖田東省疏

東省聖田

臣聞軍國之需最先足食生財之道貴在聚民頃因
倭氛熾起海防戒嚴 皇上俯采輿言創設天津登
萊巡撫以圖戰守更責內地巡撫計處兵食器械以
資接濟今山東巡撫缺特允以尹應元往整飭之事
似可計日矣臣查其舊勅山東巡撫原有管田一事
後亦具文而不行今日時務特宜重此臣請勅書內
特旨便宜則可望山東一省不請戶部不派小民而
皇明經世編
沈氏曰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日裕其海防之資臣惟山東古齊魯地春秋時管仲
握魚鹽之利通財積貨獨稱富強至今舉臂勝事無
不服籍輔其君桓公尊王室攘夷狄為五霸首延至
漢時尚稱十二之國餉饋關中冠帶天下何其雄也
乃今則厘厘裁自給而司農之所以奏京師餉九邊
者悉仰之江南該省甫一防海輒告不足求盈于內
帑借資于南浙甘棄沃饒坐視匱乏此豈無土哉無
人故耳有人則有土而有財矣該省六府大抵地廣
人稀而遼東海上尤多拋荒謂宜修管子之法管子

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今日之事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上逐一查覈項畝的數多方招致能畊之民如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及徽池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在悉許報名擇便官爲之正疆定界署置安插辨其衍沃原隲之宜以生五穀六蓄之利必嚴輯土人而告戒之毋阻厚爭凡拋荒租連一切蠲貸與之更始政聽和買或聽分種其新籍之民則爲之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陌勸耕勸織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俗以養其淳樸之性興禮讓以厚其親睦之俗以錢穀爲市使輕民無所覲覲介吏無所漁獵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母籍爲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芻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停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爲之沟洫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于其間米多價平則鳴吠相應不煩遠輸而獲利已多海渠交通則商賈坐來魚鹽四出而

其利益廣不出數年可稱天府卽不能如齊桓雄九合之師而本地自稱富庶亦足以省司農請發之煩免百姓加派之苦紆九重東顧之憂增環海長城之重矣第有司安循常而憚改作居民席世業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王籍原無拋棄田皆擾鋤曾何荒蕪而不知東人之習爲情農也已久卽所謂王籍耕鋤者悉鹵莽滅裂而與荒蕪正等耳高允有言方百里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三百二十萬觔況其廣者乎東土之貨棄于地東人之力藏于身安能如新集者勤而相勸以復周漢之齊魯哉是事也宜專責巡撫之擔任而令巡按以時稽察之正重司道之選如近日楊鎬之在遼東霍鵬之在肅州皆以墾田聞豈乏其人可令召舉而用之以爲率且精有司之選如先年申其學趙蛟楊果輩皆勤敏精幹治邑如家者豈乏其人宜不限科貢異流而器使之以爲長又且明勸懲之典有績則加官久任以優之有廢削不廉或溺職不舉如鋤苗之莠不時畫法以處之又且

銅豪右之使若有造作流言敗成事可令搜捕時
處直與不必別立農官就府縣見職可以責任不許
別請錢糧就本省倉庫可以通融事本不難得人卽
易益輒千里之地而患寡與貧者政不立也有千里
之寄而不復展試者任不專也數年前鄭汝璧巡撫
此地有其志矣而被流言以去美業不終臣甚惜之
今尹應元之才何難于此第恐委任之不專便宜之
不假耳 皇上奮誅島夷海內皆喁喁嚮風樂趨王
事况招狹鄉之民以就寬鄉人心所欲因民之利而
利事亦不勞管仲之事功雖不足以爲天下士大夫
願而姑取救時亦富有奮然而任者且聞江北畿南
可墾甚多又不特山東爲然也以此風之利可益開
矣

皇明經世編

虎溪門集

卷之十一

揭

請許套虜求款揭帖

套虜求款

臣惟本朝天下原取之虜虜之怨心無日無之嘉靖
間虜萬騎至都下九門戒嚴三日始去終嘉靖之世
無一歲無虜也 世廟爲之終夜遶床不能安寢隆

慶間天幸俺荅以愛孫來投之故邊臣處之有策貢
款之約遂成至今近三十年而三易虜王格遵前誓
烽燧少警邊民得生此 國家莫大之利也止因邇
年朝議相攻好立異說故有罷款主戰之論乃今邊
臣雖竭蹶從事時有斬獲然軍士之損傷者不知幾
何馬匹之耗亡者芻餉之靡費者不知幾何沿邊男
婦之殺傷者產業之荒蕪者又不知幾何以國家之
兵計財計言可爲寒心以邊方之生靈性命言可爲
痛哭若于此時尚執前說而以必戰爲快臣謂此失
計之大也今將士奮力搗巢虜情亦加畏懼乞款之
情必出真實况虜王爲之請于宣大軍門者已及一
年其爲可信無疑不乘此時許之更待何時夫此一
款者若有損于國威則不宜許今虜王爲之代求諸
虜久已貢馬則國威可謂尊矣若有費于錢糧則不
宜許今款賞之費不過戰守十分之一簡少易供錢
糧又甚省矣如此而不許坐失機會最爲可惜自用
兵以來邊臣之受陞陟賞賚者甚多宜其懲戰訕款
而督撫李文瀾劉葵等乃諄諄亦爲請款此必備見邊

皇明經世編

虎溪門集

卷之十一

方殘破。兵事甚危。而勝敗之難定。故耳。今兵部所擬與臣之所票。亦非罷戰。但許其一年恭順。則一年與款者。不恭順。即使決戰。雖云許之。而未嘗盡許。令虜人常懷不敢敗盟之意。令邊臣常懷不敢恃款之心。虜如守款。雖百年可款。如不可款。即時決戰。張弛在時。不膠一定。予奪內我。不制于虜。伏望將前本批發。庶令邊臣有所遵守。而疆圉之計可安矣。

言川貴總督揭帖

川貴督臣

題播州之亂。仰仗

皇上神明威武。悉行剪除。惟是

自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川貴督臣

善後。宜尤貴謹慎。總督李化龍。蒙允回籍守制。項廷臣會推堪任者。皆舉京營尚書王世揚。因不可無陪。而舉貴州巡撫郭子章為陪。以其在彼有功也。適李化龍來京。宣慰安疆臣。持有前功。矣。其厚賞。不可無以裁之。臣等因而共籌。皇上若用王世揚。甚善。若用郭子章。恐子章于此有難處焉。蓋安氏與楊氏接壤。世姻。勢依倚。楊氏發難之時。天下疑安氏為助。而安氏又與貴州甚近。安若助楊。無論楊不可誅。而貴州省城亦不可保。故當時定議。務收安氏之心。

使之為朝廷用。而不為楊氏用。又不欲使安氏獨威其功。致令挾功要賞。氣勢益張。或觖望生心。為患巨測。故一面使郭子章于貴州竭力鼓舞。推心結納。令其建功以報朝廷。而一面李化龍徵兵四方。恭行天討。以示朝廷用兵。不可藉土司之力。蓋總督裁之以法。而巡撫收之以恩。兩相濟。而後安氏始入掌握中。也。夫天下之人。威之入于恩也。易。恩之入于威也。難。子章之于安氏。方以恩收之耳。豈可遽以法裁乎。不裁。必恃恩而多求。裁之。則生怨而啓事。故子章之為總督。勢不便也。惟特遣一重望大臣。則可以據理而折衷。奉法而定制。亦可因而操縱。以行其控禦之術。此定西之長策也。臣等愚意。仰祈皇上俯采僉謀。點用王世揚。俾往總督。而令郭子章照舊巡撫。與總督同心行事。計為便益。楊氏未滅。則憂楊氏。楊氏既滅。則憂安氏。天下之事。善始不若善終。皇上宵旰憂勤。以成大功。而臣等處置一差。恐後虞猶在。不敢不盡言也。

言徽號不宜四字揭帖

敬陳

皇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川貴督臣

平定路堂

臣所擬加上 聖母徽號有二請旨點一奉 聖旨朕恭覽卿擬尊上 聖母徽號四字俱今用以顯誠孝尊崇之意欽此臣既命日久竊疑 聖孝真切且夕爲遙而何需遲若是乃奉今旨始知欲兼用四字此真 皇上誠孝尊崇至德但臣惟自昔徽號皆以二字起加不爲不曾矣 祖宗相傳者爲成憲其在今日所宜格遵臣職司典籍不敢屑越據禮執奏臣之分也倘 皇上俯從轉移乃盛德事伏想連日遲回正由于此欲加則 祖制有定而不可踰欲不加則聖心已發而不可遏 皇上亦明知其不安矣爲孝而過于禮似不若無過爲更佳耳

皇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徽號

十五

平定縣堂

論

遣使論

遺用中官

古之立法者未嘗不于委用之中而寓檢制之術其不可相爲通者峻其防而毋令少假其可相爲通者互爲之制而務使其相成故得人之用而無其害國家之法其抑助賊防檢親近內言不出外廷宦官不預朝事罷宰相而設內閣列臺省以司糾彈散事

權于部院分兵柄于管府凡以職親地近專拍易生而曲爲之防也今諸法皆斤斤共守無敢踰越獨遣用中使一節非保世之術誠宜深慮而亟反焉 皇上之馭中官也明飭法紀未嘗少假辭色一有違犯必罪無赦雖日侍左右久賜蟒玉者莫不側目而視重足而立檢制之嚴有如此然天下不誦 皇上之嚴而言 皇上之寬縱信太優假于太過是徒見奉差小豎縱恣貪橫而遂掩 皇上之鴻名以流謗聲其可惜也制國之用莫大于財而本朝立法莫詳于理財 高皇帝親自講畫設簿書定體式慎差遣審查盤其入有稽而不沒于主書之手其出有考而不沒于綱解之手鄉有籍戶有符無朝夕二三之令限有時科有則無望空白索之殃故百姓雖出錢而力猶可給有司雖比錢而人無怨聲起解存留悉有記帳雖數年後可覆而知焉雖一介遣官可坐而覆焉司會之心跡得明旁觀之浮言不生府史胥徒但供使令之役絕臨民之事常轍之外一錢卽賦故民不見吏吏不見民上下相安而賦事舉也豈有漫然無

皇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遺用中官

十六

平定縣堂

經制無稽考四出橫索而百不解。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如今日稅使所爲。而可以久行不改者乎。夫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則財入而不窮。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出而不貲。民商爲國家生財者也。不可不愛育。而使之衆。僕隸爲國家食財者也。不可不裁節。而使之寡。百姓之財。猶溪澗之水也。其來甚微。驟取卽竭。若一時而有數輩飲汲于其間。必涸而不流矣。故取之不可無道。用之不可無度也。文臣豈皆忠義潔廉者哉。而古來循用不改。正以諸司疆列。權力不偏。如所等則古也皇明經世編

權利權也。且觀典兵如陝西遼東廣東諸處。皆私募徒卒。公請于朝。以明開跋扈之端。幸皇上屢加拒絕。而若輩之請未旣也。此豈可假借哉。兵權有國之司命也。隨權之所聚而亂從以生。蓋內外互有之。而內臣爲甚。自古人臣擁兵如藩鎮。雖強猶可除滅。以其爲外臣也。至于內臣如漢之王甫。張讓。唐之魚朝恩。李輔國。田令孜輩。伺待國家之太阿。而附爲社稷之貽。變天子扼腕不敢出聲。忠臣袖手竟無救術。彼自稱爲定冊國老。而斥天子爲負恩門生。稔凶結禍。終以國亡。則典兵故也。故內臣必不可典兵。而典兵必毋以內臣我太祖散折兵權。不令聚于一處。而尤密防內臣。勿使預兵。嘗曰此輩當使畏法。不當使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自無宦寺之禍。非謂外臣必賢。內臣必不肖。其流禍當至于是。而不可不早防。故也。國家兵權。迭制于兵部。營府督撫總鎮諸官。而未嘗專付于一人。大抵令調遣者分鈐轄之權。而又令糾察者分調遣之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制之。雖元勳信臣。而一旦有白簡聞上。數行詔下。而束身歸

命莫敢後矣。故有指臂相使之功。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如令內臣制兵。尚誰能鈴轄之。而又誰敢糾察之。白簡何時得上。聞詔墨何時得下。逮巧營密構。焚惑耳目。蠶糾錯結。羽翼相扶。不如漢唐中葉之時。盡盜威福之柄。不止於是。雖明知其罪。而無可奈何。則以兵在其手。而朝廷莫敢擾故也。故內臣不宜奉使出外。尤不宜制財典兵。純良小心者。百中一人。自中材以下。未有不為參隨之所愚弄。權之所在。易為不善。勢之既成。欲轉不能。求其小心如初。不可得矣。是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平露堂

而不敢不言願。皇上必毋許。而嚴斥之。亟杜之。幸甚。諺有之曰。錢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用。權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弄。此至言也。征權發之大者。也。兵柄權之大者。也。士人處此。不能不染于其中。而恣于其外。何可令中人據持。而信之過于士人也。大璫在日月之旁。皇上猶時時謹御。不使之縱彼外差。小豎生殺于奪常分。皇上威福之半。何可使其將錢發甲兵。任其播弄。而信之過于大璫也。莫皇上超然遠覽。察于古今治亂之大戒。而早措置焉。宗社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平露堂

權宜論

權宜

今有百金于此而需。皇上之一官。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必許也。有萬金于此而需。皇上之一官。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不許也。何則。官雖需。而皇上之尊自如。彼其人之進退黜陟。一制于朝廷。故以為無害。而可許。旨雖一言。而關係天下輕重不小。朝廷之所以尊。惟此耳。使人可驚。則威福于奪。將制于彼。而不制于朝廷。安得而詐眾建羣臣。不過衛一人耳。如使羣臣得共制命。安在其稱一人哉。雖然。而孰知

今日而 皇上之宜已潛爲人鬻去而不之覺乎或
虛言千金之利而鬻或虛言萬金之利而鬻利未入
于上而自已鬻于下自鬻于下則威福予奪隨之而
去此又不如鬻一官之威福予奪皆制于上也本末
輕重失其常矣 皇上倘未之覺耳覺則必不聽人
鬻而以鬻鬻我者必誅雖然臣等又謂 皇上未嘗
不覺也每一旨下必曰權宜權宜者明知其不當爲
與不可爲而聊試爲之爾非經常之制也非 祖宗
之明訓子孫之世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而勸天
皇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權宜 壬 平露堂
下姑勉從也以此見今歲然而明歲不然此事然而
彼事不然也而今果權宜乎哉始謂之暫而其暫也
遂久始謂之借而其借也即真非徒不返也日以浸
多得無托此二字以循天下之口乎若是則先之以
不信而誰委心者治天下之道以經常不以權宜經
常者在皇爲皇極在民爲民極又爲成憲爲彝典曰
禮曰法而後世謂之制度謂之職掌 祖宗之所以
授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授萬世子孫者也權宜
之事可以一行而不可以再行如病者含膏藥而服

藥石病去當止不止則藥反爲病而不可救療故權
宜之所以利天下者少而亂天下者多不可爲也曠
稅之亂天下久矣其甚異日無窮之禍又明矣 皇
上行之不休必以爲吾能行之吾能收之始享其利
無憂其亂大服藥不止者恃當不自信以爲有益而
又自恃以爲必無害也一旦藥發誰能善收當收即
收何爲久蹈危計而貽不及收之悔哉嘗聞之渠理
外之奇事者必有理外之奇禍縱無沮之外然者必
有無涯之外憂譬之于火一旦既已熾發而熏天矣
皇明經世編 沈蛟門集 權宜 壬 平露堂
雖有萬人焦頭爛額提水而救之必無及矣譬之于
水一旦既已橫溢而滔天矣雖有萬人沾手濡足拯
土而塞之必無及矣即能奪之水火之餘幾何而况
其未必能奪也古人云衆怒給水火也可輕犯乎哉
故救火之道必遏之于熒惑之初使其無炎救水之
道必塞之於汙汨之初使其無決除此常道更無巧
計舍常趨巧復何救乎今朝廷既以權宜自便而又
遂以調停貴人巧中生巧尤不足恃調停之說起于
宋皇聖問彼無如草如何而姑爲此言寒責非亦終

不能調停以至于亂故調停非名言也人臣而云調停猶可諉焉以爲權不在我也天子則操持乾綱伸縮惟意知其非義斯速改矣一轉移而大定顧不其快有何掣肘而言調停此又謬前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昔馬周言于唐太宗曰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國無不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再安全者凡修政教富修于可修之時事變起而後修無益也又曰國之興亡不在于畜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于東都而王世充據之何使洛口東都無多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豈可不顧人勞而強歛以資寇狂狡竊發非徒肝食晏寢而已此深達國體之言也夫馬周羈旅布衣耳一言而唐太宗能用之遂致貞觀之治臣等幸爲奮勿之臣逢堯舜之君而皇上又陋太宗于不屑爲者豈不能用臣等一言臣等竊思皇上亦姑試爾昔齊威王沉湎不聽政唯左右足從三年齊國大亂俄一日視朝而以阿大夫爲左右所夾意之以卽墨大夫爲左右所毀封之謹誅左右佞人而莫敢蔽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沈蛟門集 雜著 五 十 嘉堂

私齊國大治諸侯來朝臣等嘗謂皇上亦聊試左右與諸大夫誰忠誰奸耳一旦奮發而誅實行焉不齊威王下豈有明照平秀吉楊應龍之情于域外而不識賢奸之情于几席之近豈有弘敷太平之略于初御而不決治亂之幾于久道之餘財利非利安國家誠大利金玉非寶金甌玉屑誠大寶孰孰重孰導孰阻洞若觀火待時而動大威福天子奮然然燦然燭布于宇宙之中此萬方之所跂立而望黎白相携願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也舍權宜而歸經常舍調停而歸轉旋萬年天子此其辨極豈不偉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沈蛟門集 雜著 五 十 嘉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六

華亭

徐子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有樸子建

徐鳳彩聖期參閣

朱文懿公文集

疏

朱廉

請停礦稅疏

請停礦稅

本爲感恩圖報直陳救時未議以効微忠以光聖

治事臣叨陪輔佐職在論思然依獻替之忱如有物

皇明經世編

朱文懿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有喉亟欲一吐矣屢從百臣具揭而未敢直有所

陳者緣與同召臣鯉相期欲一覲天顏面抒誠悃

庶幾古人臣入告出順之義故需之至今也頃該臣

等具奏伏本溫綸批荅言言可爲典謨而召自千里

都俞一堂之誼宛然喜起之風焉臣何人而可以當

此抑不知何修而可以副此惟有一念愛君憂國

之誠則心願人願皇上事事爲是舜顧天下人

人破堯舜之澤則平生所陳諒於上前而今且欲觀

見之行事者也除風夜膏沐恭候召對外不敢以瑣

屑瀆至尊請言目前第一喫緊事皇上試垂聽處

今滿庭諸臣所矢口爭之而不得者非礦稅與臣以

爲不忍加派小民皇上之仁也不得已而取諸礦

稅以資國用皇上之權也權可暫而不可久仁則

無物可遺無時可息而秦之何以權宜爲經制久而

不歸今未竟之仁恩留而不流也語在諸臣疏中臣

無容贅第以一路之所耳目者陳之皇上以今之

礦尚採之山與今之稅尚權之商與自開採不止地

無餘骨而處處包礦則蒼黎之骨髓也自征權不止

皇明經世編

朱文懿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商無餘資而處處包稅則業傭之資本也天子饗

四海九州之富何處非財居父天母地之尊何民非

子而笏授深山窮谷之藏下括傭人擔夫之案臣固

知皇上之不忍也皇上之心本自仁愛特以利

權付於內使又有亡命之徒鼓刀爭以爲羽翼推埋

之輩張羅網以爲爪牙金紫盈庭戈矛載道如狼如

虎如擊如騷不饜不佚不奪不餐往往一兔而兩剝

其皮取魚而併竭其澤小民稍不將順輒見撻楚有

司纔一調護輒被參拏且進未者一而指楚者百利

皇明經世編

朱文憲集 諸儒說 三 平露堂

歸衆手而怨歸 朝廷凡有憂天下之心者誰能甘之臣所經過地方父老子弟咸避道而趨曰上供易下供難需產業易需妻子難逆鄉土易逆生歟難聖天子深居九重應不知小民疾苦如是顧入言之以活日夕之命益疾首蹙頞焉然喪其樂生之心夫既不樂生寧復畏死既不畏死寧復畏法誠恐一大呼之百夫響應一方倡之四方雲起此時官僚多闕府庫悉空無將無吏無食無兵而條止條行之令又無信可恃皇上即發停止之詔無及於噬臍即捐

皇明經世編

朱文憲集 諸儒說 四 平露堂

大盈可以克居積奇珍異玩可以娛日而不知羣下之有羌戎舟中之有敵國也懼已皇上聰明天縱豈不辨此良由小人妄窺聖意巧爲說辭礦之計窮則寶井海山之說進而索之典圖之外矣稅之計窮則絕糧稅契鹽利庫餘之說進而求之影響之間矣聽之若有據行之若無傷故此輩一言而即人在廷百言而不省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豈爲今日而發乎臣愚伏望皇上推不忍加派之心徵還內臣悉罷礦稅推達治魯登科之心嚴查一切欺罔悉實諸法而又惟有張時弼之心併釋逮繫諸人悉復其官則一俄頃間而聖心之仁盎然被于四民沛然流于四海各與堯舜俱永治與唐虞比隆而臣一念狗馬之誠亦庶幾不負所學不虛此出矣

請四川罷兵疏

四川罷兵

奏爲時事孔艱用兵非計懇乞 聖明主持鎮靜以保治安事臣等近見四川撫臣喬璧星二疏一爲恭

報聞印已獲，叛惡未擒，并陳隣酋無端狂悖暴虐，謀爲不軌之狀，乞賜勦捕驅逐，以彰國法，以絕禍本。事一爲隣司黨逆流禍黔蜀，阻異同，謹據實直陳，差官宣諭始末，并不得已用兵之由，懇乞聖明垂察事。今俱奉明旨下部矣。臣等見二疏大意，謂安堯臣始而匿印未獻，今印獻而宗傳未擒，欲用兵剿捕，而以貴州按臣馮英垣參疏爲非，是勉同心者，此固封疆之臣，欲申大威，營遠夷，其意誠忠，其氣誠銳，而臣等竊以爲未可也。臣聞佳兵不祥之器，兵之所處，荆棘生焉，自古諱言之。至於取夷所貴，蕩佚簡易，蘇軾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此非書生常談，爲世用兵取夷之道，實無以易此。況今天下何如哉！頃邊餉告急，戶部求借太僕寺馬價，明旨初許三十萬，該寺與兵部連章極口告之，姑令括老庫，及東西二庫十五萬與之。此區區十五萬者，而其苦難已如此矣。加以處處水災，處處空竭，即欲用兵，皇上試問川貴能自餉乎？抑將取之太倉乎？將再取之太僕乎？將令別省協濟乎？武臣好事

喜功，瞋目語難，乃具常態。如侯國弼、張神武輩，利在自封，計畫未必可從，才勇未必可用也。卽一二兵道不過儒臣文吏，臨敵當幾或非其所長也。則又誰與領此者乎？臣等竊見安氏功不可泯，而罪尚可貰，印已獻矣。崇明已管事矣。兵已撤路已通矣。卽與崇明怨恨未消，誓殺未免。此皆可以勿問。大都今天下事勢如人患虎，症脈宜將息，昔賈誼諫諸絳灌諸臣曰：毋動爲大耳。其言欲繫單于之頸，管中行說之背，豈不快心。然文帝不用，而用絳灌，忍匈奴詭書之辱，論幽粵以其素細過偕之大，道誠有味乎？毋動之指也。後來光武閉玉關，謝西域，宋稱仁宗兵以不試爲威，其指皆本於所謂以無事治天下者。况國家當多事之後，今年征倭，明年征播，生靈陷於鋒鏑，節藏竭於轉輸，方且日尋干戈，惟敵是求，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顯吏，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勢所必至。王莫謂臣等今日不言也。若必欲挑之激之，使無所容，至於不可救乃曰：吾固知其必然，惜用兵不早，惟幸其言之驗，此則甘忠於爲國者，諸臣必不爾，亦非臣等之所知也。

揭

再請停選內使揭 停選內使

題爲再乞 聖明停收內使以重 詔旨以杜僥進
事近該淨身男子曹進忠等奏爲願効犬馬比例乞
恩俯賜收錄均沾 聖典事等因奉 聖旨著選收
二十名禮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等查照萬曆十四年
題准事例上議仰祈 皇上收回成命仍 敕臣等
查照嚴行驅逐等因奉 聖旨內庭缺人應役選收
已有旨了以後再不許自行陳乞欽此臣等祇奉綸

皇明經世編

朱文鑑集 卷之七 子露堂

命卽宜仰承何敢再瀆 天聽但查萬曆元等年三
次收選已近萬人兼之隆慶以前選人者尚多恐內
庭供事不至缺乏之甚卽如長安等門及九門等處
往時看守不過十餘人今溢于舊額四五倍矣由此
推之內府各監局可知皆由人多壅滯以致各差增
添若此若復選收將來人數更倍于今將安所置之
且此輩一蒙收錄卽逐逐有富貴之念不惟衣帽口
糧坐耗公帑而營私請托以撓職守者且無處無之
是內庭未得其用而國家先受其害也況先經本部

題奉 明旨不許私自奏撥 詔是未乾而輒敢抗
違不一懲治何以示信於天下乎雖 聖心慮遠特
示以後不許自行陳乞竊恐將來玩視復如今日關
係國體良非淺鮮此臣等所以不得不爲申瀆也伏
望 皇上恩詔旨之當信示法令之難干將曹進忠
等仍行驅逐不許容留京師以滋紛擾或以內庭果
缺應用量於 前旨二千數內始准選收四分之一
以後非奉 明旨擅自奏奏者定將首事之人拏送
法司究問如律仍將各該地方有司官分別繫處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朱文鑑集

卷之八 平露堂

請易江西稅使潘相揭 請易稅使

竊惟江西稅監潘相初到任時稍似安靜不知今年
何故遽爾改節致令一省軍民及宗室生儒幾靡大
覺身犯衆怒不知自省而更爲酷烈欲以威服之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江西貧瘠之民不能無反側之
慮矣相之諸姪姑未備論只主張開廣信封山一事
眞爲失計此山無甚大木卽有一一亦雜木耳萬山
深處懸崖難出若使可採彼界在江西福建浙江之

間人烟甚衆。當爭相賑濟。久矣。豈得留。到於今。宣德正統間。輩宗留郭茂七等。賊巢穴于此。僭王聚黨。殺官害民。大費征討。歷十餘年。而僅得招安。未嘗以戰勝也。是以奉有嚴旨封禁。妄開者車治。今若再開。則三省之患。不知所終。利未得于分毫。而害有過於丘山。甚可慮也。潘相身自往勸。履危蹈險。亦明知其不可開。而爲泰隨泰。民等所挾。不敢轉聞。知其不可爲。而復爲之。其愚可知矣。相又奏。稅監勘合馬牌。不許驛傳。有司掛號。此又擅改祖宗成法。大不可之事。因家政務無一不相制相轄。雖御前駕帖。亦赴科掛號。豈獨相之差。造不許各衙門預聞。何奸不可爲。而何亂不可生。所宜亟行禁止者也。相又請添解送磁器船隻。每府各造一隻。每隻當費萬金。江西十三府當費十二萬。夫磁器歲解木間供。何獨今有。而議造船不費之費。又將何出。不惟不可。抑亦不必。即使用船一隻。所費亦已無算。何用此多船爲也。皇上聖明。可以洞燭其故矣。至于泰和石膏。其利益微。而其害甚大。江西習俗尤重風水。此山乃一省龍脉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係豈忍傷之。彼中士民。必不相安。以上四事。臣等添爲地方危。添爲朝廷危。亦深爲潘相危也。宣德間。葉鄧之亂。起于廣信。封山正德間。宸濠之亂。起于南昌省城。當時縉紳士民。亦靡然從之。爲亂。今相既擢宗室之怒。又開賊巢之費。並怨太多。釀禍不小。竊恐湖廣覆轍。又在茲矣。臣等訪得潘相乃一愚魯之人。初到任時。亦知虛心。與各官和衷行事。時日漸久。匪人日多。唆哄播弄。以至此極。邇來司道等官。畏其橫強。卒不相接。而巡撫夏良心。杜門不出一意請告。遠近地方。益以洶洶。既無文武官員協恭行事。實恐旦晚之間。又以變聞。再驚聖心。再傷國體。伏望皇上乾剛獨斷。取回潘相。而以其所領諸務。交付附近稅監。使之兼管。庶幾聖慮康寧。而臣等亦得少寬危悚也。

論遼東稅監高淮州

遼東稅監

竊惟遼東爲神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最要害亦最孤懸。故遼東危則山海危。山海危則畿輔危。日種。一黍。歲止一畝。而雨暘不若。處處皆荒。倭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世宗憲

三十九

並防時時不撤識者謂天下有難必自遠始非過計也及今加意拊循猶恐變生不測而頃間道路傳言皆云稅使高淮在彼行事甚不安諫臣等不暇詳言止據近日一二事謂春間嘗宣深丈餘人烟絕斷之時帶領家丁數百人自前屯起遼陽鎮江金復海蓋一帶大小城堡無不迂回徧歷但有百金上下之家盡行搜括得銀不下十數萬間闖一空又聞其收集虜中降人招致四方亡命演習兵馬擺列行陣山嶽震驚軍民股慄聲言進見萬幸面討鎮守夫各處鎮守自正德年間賜戚繼光民幾危社稷賴世宗皇帝自外藩入踐大位親見地方荼毒毅然革除天下始得安枕而卧即今承平七八十年皆世宗皇帝神謀睿斷之所貽也載在令用垂戒萬世淮何人而敢奸之臣等知皇上動法世宗必不輕許而淮欲陰奪兵柄何所不爲萬一稍有得志必致滿朝爭執上煩聖慮處分又作一番擾亂大臣等叨居密勿有聞即當入告安有如許大吏可以默默不言即謹之力能加於臣腹所不避也夫堅冰之勢戒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世宗憲

三十九

履霜積承之兆禁於未發與其汗之澳而復反易若孽之萌而潛消非獨計安孤鎮亦以保全高淮也伏望皇上深惟遠慮默定淵衷承遣代歸勿令肆虐則警一淮而諸道之使皆警安一遼而天下之民舉安所備非小小矣

合陳遣使琉球并令宣諭照例領封揭

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聞直據胸臆而未暇想及時事之宜也因奉諭旨靜夜三思有踴躍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尚書鄭曉吾學

編所云陪臣請命於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乃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之照舊遣官又奉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必行彼國來迎亦復兩次勢難中止聖慮高明非臣等所及僉謂遲久不決益致擔闕此番宜恭奉明諭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知感特恩益加忻戴即今差去使臣宣諭以後朝使往來彼此俱免煩擾著爲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於福建領封照北虜安南事例而行如此則朝命不致輕衰而中國懷柔

之體常尊封典用有定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等一得之愚自知無當故再布聞謹將北虜安南請封事畧并呈 聖覽可見 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命原係典故用待球球非爲簡也

回奏 聖諭封貴妃才人楊 貴妃 冊封

今日該文書官劉用責出禮部一本爲欽奉 聖諭事口傳 聖旨冊封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辦何以成禮且查覽 皇明典禮書內皇太子正妻皆封妃次皆稱才人如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再議封號具奏先生每出旨來欽此臣等聞之不勝欣服仰惟 皇上具聰明睿知之資爲禮樂綱常之主不惟祖述憲章盡倫盡制而且偏觀博采至精至誥大經 聖人真非臣下所能及也除遵奉擬 旨外惟是 皇明典禮一書閣中無存恐禮部未必有之當令其携覓一部藏之部中以備查考庶嗣後議禮有所憑據而不差也

皇明經世編



朱文定集 皇明典禮 平露堂

訓賜 皇明典禮楊 皇明典禮

今日伏蒙 皇上遣文書官令忠捧出 御批臣等

揭帖覽卿等奏朕知道了御覽過 皇明典禮書一本卿等存貯閣中又一本降與禮部用備議禮稽考成法諭卿等知欽此竊惟 皇上稽古考令貫串諸書動協典禮又念臣等寡陋無聞賢 御覽 皇明典禮一書特賜臣等存貯閣中兼降與禮部各一本用爲稽考成法之資臣等捧閱再三曠若發矇叩首祇領分降禮部臣等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備陳邊餉揭 邊餉

皇明經世編



朱文定集 皇明典禮 平露堂

臣等按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出入之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錢析至爲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迫之狀一至於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慄凜然若不可一朝居者其中關係最大最繁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須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至二百餘萬漸次加增至於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款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

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邊事愈壞矣至於宮中買辦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該監者今皆貢之該部無名之供無國之取無額設之錢獨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熈祚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關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誦即使管仲劉晏上計持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爲皆當竭心力以圖報惟此財用一事則心力雖竭亦無所施自非皇上加意留心振刷節省與天下共始則惟有坐觀其弊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爲日已久誠宜下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漏卮年來虛冒剋剝之弊其買辦上供錢糧一弊停止卽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謂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萬緡以賜魏謩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

皇明經世編

朱文憲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蓋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談今庸情巨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錢糧搜括無餘郡借已盡惟願皇上慨然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患使萬口同聲歡傳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

續編

朱文憲集

遼餉

十六

平露堂

皇明紀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七

華心 宋徵野尚木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徐乎遠閣公 宋存標子建 編輯

何如召祖燕安校

余文恪淡然軒集

疏

余繼登

修史疏

建文獻
皇帝紀

臣惟代之有史，搗據故實，備冊書明，示將來，用垂法

戒，非一人之書，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時之書，而萬世

皇明經世編

余文恪集
卷之一

建文獻
皇帝紀 一 平露堂

之小也，故是非虛實之間，子不得私諸其父，臣不得

私諸其君，而後可以言公。今諸臣奉命纂修，首先帝

紀，行且就艸矣。臣竊卽：帝紀而言，有不可不自爲

一紀者，有可不必爲紀者，不可不自爲一紀者，建文

君是已，可不必爲紀者，恭穆獻皇帝是已，夫建文

之號當復，諸臣詳言之。皇上已允行之矣，然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終覺未安。臣嘗考閱：實錄，思

成祖所以改建文五年爲三十五年者，蓋緣卽位之

初，欲以子繼父爲名，不欲以叔繼姪爲名，故爲是權

宜之衆耳，非有明詔革除之也。乃後修史者，不達

聖祖之意，遂於建文元年以後，書其年而削其號，并

削其行事之跡，故此數年間，獨紀靖難事而不紀所

靖之難，爲何事？若有所曲諱者，今幸已復其號，似當

搜羅故蹟，採集傳聞，詳載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

別爲少帝之紀，是是非非，明白無隱，則靖難之兵有

名，聖祖之心益白，夫以聖祖所不自諱，所不必

諱者，而臣子乃欲強爲之諱，非以天奉聖祖也，且

事蹟有實，直道難枉。今野史所記已多失真，若不及

皇明經世編

余文恪集
卷之一

建文獻
皇帝紀 二 平露堂

今明爲之紀，令後世以久憤之心，信傳疑之語，則史

臣之失職不足惜，如聖祖何？臣謂不可不自爲一

紀者，此也。至獻皇帝積德累仁，篤生神聖，遂垂萬

世不拔之基，然其發祥之長，亦不過如德懿

熙仁，因祖止耳。四祖不紀而獨爲獻皇帝立

紀，豈惟臣子之心不安，卽皇上之心亦必不安，豈

惟皇上恐獻皇帝在天之靈亦且有踴躍不自

安者矣？況紀號獻皇帝而所書者，乃弘治正德之

年，紀名爲帝而所載者，乃藩王之事，皇上以爲于

義于例當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入繼大統者非一人試考史書未見有爲其祖父作帝紀者彼非不能紀不欲以私害公耳臣竊以爲四祖事只宜附見於太祖高皇帝紀之前或別起一創亦宜與列聖帝世宗肅皇帝紀之前或別起一創亦宜與列聖帝紀有別庶使各實不紊體裁不淆不然以獻皇帝之子孫臣庶欲紀則紀矣如天下後世之公議何臣誠不忍使萬世之下有異議聖朝者謂可不必紀者此也凡此皆非臣下所敢擅定者伏乞敕下輔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會同總裁纂修諸臣商議允當上請聖明裁決

止礦稅疏

四川礦稅

昨接邸報見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楊應龍提兵八萬攻陷綦江縣城遊擊等官盡皆殺死臣等不勝驚駭應龍最爾小夷卽數年肆虐未敢遠離巢穴乃一旦親率苗夷深入內地至于攻屠邑城殺戮將士此必有川中小民爲之嚮導爲之內應者故敢仗羽翼而狂逞無忌耳雖此小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不爲朝廷用以討逆賊而反爲賊用

此豈樂于從逆哉蓋蜀之民苦極矣採木則有砍伐之苦搜運之苦採礦則有供給之苦脂累之苦權稅則有搜括之苦攘奪之苦皇上以爲不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於地也不知人回愛財地亦愛寶礦砂不足不得不求足於民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索不與焉此勢之必至者也

皇上以爲不忍加派于民而姑取之商賈也不知商賈不通則財貨不流物價沸騰則百姓困敝京師且然何況起方此又勢之必至者也愚民何知旣已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其樂生之心計無所之遂謂不若從賊或可延旦夕之命耳楊濟性本強悍而又益以無聊之民則其勢日盛蜀民久已怨恨而况附彼方張之寇則其虐日深今陛下聞綦江之殘破重慶之危急必不肯坐視而不救夫救急非可以虛聲恐喝也勢必須兵兵行必須餉今何處徵兵乎欲調之貴州而貴州已敗傷矣欲調之陝西而黠虜積怨日不忍報秋高馬肥防禦爲急顧此失彼恐非完計欲調之廣西雲南湖廣諸省而兵政廢弛之久在所無兵若驅鳥合之兵

以救燃眉之急。未有能濟者也。欲俟東征之兵。則劉
所請者。半多楊姓。恐皆逆族。且不能禁其沿途之
生事。而乃欲仗之以成事。卽純亦自知其不可。其以
病告。非得已也。又何處得餉乎。欲發之官帑。而買辦
之需。萬千無措。年例之發。什九未給。欲取之本省。而
府庫空虛。閭閻蕭條。公私無遺。上下俱困。欲取之隣
省。則處處開礦。處處抽稅。民生處處憔悴。民心處處
悲愁。思亂之民。而復加以重征之擾。是爲楊首賊民
也。故我皇上卽日責樞臣以發兵。日責計臣以轉

皇明經世編

余文恪集

四川礦稅

五

平露堂

餉。日假督撫之臣。以便宜然。無米而炊。難望療飢。徒
手而搏。難以赴闕。此亦聖明之所洞見也。夫兵非
大降餉。非神輸。皆民力之所爲也。爲今之計。莫若收
拾人心。解散賊黨。停止礦稅。使開山鑿石之輩。盡爲
耕。千比。戈之徒。賄礦給稅之餘。悉佐秣馬厲兵之費。
寬民無知之累。赦其脅從之誅。則群情慰悅。既喜轉
禍。又幸更生。將人自爲戰家。與爲敵。或可少須時日。
以俟大兵之集乎。不然。恐目前之禍。不止綦江而已。
且古之禦寇者。常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故虞詡增龜。

道濟量沙。今通商不借金帛。以約結中國之入。其絡
繹道途。潛伏都城者。不知其幾。而我今日以懷之而
開礦。明日以匱乏而抽稅。彼逆酋聞之。將謂中國果
空之如是。豈不益生輕侮之心。益肆憑陵之志哉。且
皇上方將拒數十百萬之餉。以救此一方之倒懸。而
何愛於數萬之礦稅。况皇上曾念貴州方在用兵。
免其權稅。今四川屏戩之慘。危亡之狀。豈但貴州知
聖慈必爲之動念也。

序

皇明經世編

余文恪集

四川礦稅

六

平露堂

贈司馬王公還朝序

三邊總督

懷棟上公。始以上谷巡撫。入佐西臺。復以少司馬節
制雲谷山西三鎮諸軍事。若曰公在鎮久。習虜情偽。
非公莫可使招虜者。居二年而廷推公可大司馬。不
報。又一年而公以原官入貳樞管。故事。封疆之臣。歲
苦邊事。皆秋視內地異等。以酬其伐。公之內召。徧心
者。或爲公快。快公願無少望。曰。敵非上恩。人臣患不
能爲主用職耳。嗟乎。公之心。吾人臣之心也。古之爲
臣者。無以有已。故計職業。不計功名。不計功名。安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榮寵後則緣職業以就功名緣功名以徵榮寵甚有
功名以偽建職業以虛居者是不勝其有已之累耳
公粹白之衷自蚤仕至今如一日故鎮之明銀市租
無改於舊而不以供境外之交束修之饋也昔有借
貴人勢以恐富人意挾刺而來滿載而歸者徘徊不
敢入公之門也私帑所積故稱外府而公一不以自
潤不忍以膏脂實囊橐也謂兵不試則頓頓不可以
應卒暇則爲賞格以校士如格者賞無虛目日擇馬
之羸弱者而更易之所爲佐其費者皆公餘所儲而
公不以自明不欲有其名也士飽馬騰喜事者不無
作功之恩而公日相安于無事意吾居其功則華夷
必有受其害者故與無其功亦無其害也纓腰台言
者陽王父行也擁鐵騎抵塞下言貴增則兵罷不且
入塞公發兩營戰士擒之易耳然屯而不戰但使輸
之口而無意當事者諱言挑釁故每以要賞吾無諱
赤白蒙已達長安矣而首遵約束渡過不先不然惟
有戰耳擺旆大阻使使來謝過不他失禮飽首愛子
也兵最強且多智水泉關市令譯夷王筆寫氣計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華其賞虜王爲諸公曰不他失禮忠順夫人子而王
季父也渠即少忠順與王可縱使壞約乎小酋教誘
背約法當誅以而首故姑縱其死賞不可得也虜無
以應部將夷丁舊爲大成比姦部落者受我茶養久
一日逾塞去挾大成譯夷來索其孥公詰之曰若吾
卒也無故敢闖出塞既出救復來豈以中國無尺寸
刃耶立杖殺之夷使懼逸去公在鎮三載諸夷以好
語乞降者即假詞色慰撫之其有出不遜語者必譴
呵之使咋指去有乞牛酒者或與少牛酒以示惠其
無孝要金幣者即錮鉢絲縷不可得與之則爲恩不
予不敢爲怨予之如何即爲恩予之不如例不敢爲
怨操之縱之張之弛之隨變而應當機而發靡不帖
然咸服人以爲公積威約之漸也不知公之動靜虜
時耳而日之彼見公日積芻糧日蒐卒乘日除戎器
無事而時防不見虜而時若戰以爲公且犁巢且絕
塞至徙其累重於漠北譯使問故公笑曰吾職也而
王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使來不太怯乎吾

力以大信示人。有罪則聲罪討之。掩不備以襲人。吾
不爲也。虜王谷敬畏公。每欲市。輒成其節。首偁母。譚
以干公。公彼擺腰諸酋姑嘗試公。以魚萬一之幸耳。
故信信而來。慄慄而去。不然。大馬之性。奔蹏踴躍。固
其常也。可以空言誑之。使服哉。憲綱大吏。檢身不如
公。愛恤士卒。不如公。備不如公。而欲折虜齒頰之間。
龍之羈絆之末。則敗道矣。公之行。大中承寧。宇王公
其公行事之略。來索贈言。昔公之撫上谷也。王公實
左右之。復代公建牙上谷。公安攘鴻猷。多王公贊襄
皇明。終世編。余文恪集卷之十。平露堂
之力。茲且繼公作鎮矣。有如公入陪朝議。殫忠赤之
張。王公外絕方鎮。效規隨之誼。則雲中上谷間。可保
數十年無事矣。

新建天津葛沽鎮兵營記

天津兵營

萬曆丁辰。倭入朝鮮。被其圍。走其名王。殺擄其民人。
據其城邑。沒馬有內訌之舉。謀者謂津門咽喉要地。
倭采汎颯。則患首津門。津門被患。則畿內恒擾。大
司馬寫心而諒。臣承群謀。乃徵諸近衛兵屯海上。又

奏遣大將京卿各一人。募內地少年子弟。可爲兵者。
得數千人。陳習之以益壯軍勢。時倭不犯東北者百
數十年。屯守不設。營壘盡廢。宿兵十戶崗之地。又盛
夏癘熱。澤雨日侵。衆無所棲息。疫癘時作。人情大擾。
巡按侍御劉公疏言其狀。乃得罷遣諸衛兵。獨留募
兵三千餘人。統以偏師。以備不虞。於是巡撫大中丞
劉公。偏兵副憲梁公。郡守劉公。懲前慮後。謀于天津
近地。勅立營堡。屯諸募卒。而推擇于邑侯劉君。俾經
理其事。侯乃由天津而東。往來海畔。覽其形勢。周視
皇明經世編。余文恪集卷之十。平露堂

審度得地于所謂葛沽者。東去海。西去津門。大約各
五十里。地既適中。而形復高敞。侯爲相方畫制。命日
量工。以授諸佐者。遂略基址。稱畚築。具財用。費取諸
撫院積扣民兵工食之餘。不以煩有司。工役取諸民
民之應募者。不以煩閭里。始于癸巳仲春。至季夏而
訖工。中爲帥府。左右翼爲兵營。稍上爲中軍廳。事統
以長隄。環以潮水。而又演武有所。觀兵有臺。前梁旗
撤。基布星列。巍然津門之支輔。海邦之重鎮矣。事既
竣。邑侯以中丞公命。俾繼登紀。其歲月。蓋竊嘆諸大

人此役有數善焉。可以賑飢。可以省費。可以開目前之安。可以免日後之擾。可以爲久遠之計。可以禦外患。可以銷內患。夫濱海之民。頻斃于歲。全無以爲生。而春夏之交。尤甚。今懸直而招。俾得以日工。得日直。以日血。克日食。比及終事。麥已有秋。是以數千金之費。而活數百人之命也。故曰。可以賑飢。凡役出于徵派者。五不當。一出於平常召募者。三不當。一惟貧民。則所餘者。力所急者。食急于得食。必不緩於用力。彼因力以就食。吾因食以就功。役無曠日。工不踰時。故曰。可以省費。且新募之兵。非貧無資。卽豪有力者。可以猝聚。而不可以猝散。不可猝散。而欲使之散。不能猝散。而又不能使之常聚。此近憂也。帥以訓之。營以聚之。則雖未見聚之利。而亦無散之害。故曰。可以開目前之安。今之倭夷。尚伏海島。不能進。其必來。不能逆。其必不來。彼如不來。聚兵何爲。萬一戎來。兵將復聚。與其散而後聚。毋寧聚而不散。若散而復聚者。不習而擾聚。而不散者。不擾而習。故曰。可以免日後之擾。夫營未建。則安之難。營既建。則給之難。今既已擇

海濱高峻之地。立爲屯營。以安其居。何不擇海濱開曠之地。書爲屯田。以爲之業。使彼時而封將時而曠。漁時而肄習。彼能自給。而不煩餉于官。官不給餉。庶幾常得其用。始爲募兵。漸爲上著。故曰。可以爲久遠之計。小人出力以衛公家。必不如自衛其家。誠令屯營之卒。各有恒業。以漸廣其居室。畜其妻子。聯爲什伍。結爲婚姻。常則相親。變則相恤。卽一旦倭至。將家與爲敵人。白爲戰。非徒以德上也。將以完室家。而全其親戚也。此其與烏合之衆。談敵而心怯。望敵而色戰者。功相萬矣。故曰。可以禦外患。今飢寒困窮之盜。在所實繁。假令奸人乘之。以开兵滿池。則一夫大呼。千人立致。于時欲借見兵。則急不可用。欲募新兵。則緩不及用。誠與聚數千訓練之卒。于近地。將與卒既相習。卒與卒又相習。用之卽調。發不用卽罷。猶足待緩急。而備奸宄乎。故曰。可以備內患。晚夫古之爲備者。常在事先。今之爲備者。常在事後。備在事後。誠無益于事。然先事之後。後事之先也。事未來而不能備。事既過而不知備。何時而備乎。備而無用。不愈

于用而無備乎。今茲之役，備之道也。然亦難矣。何者？天下之事，每難于創始而易于鮮終。茲有事則有變，易人亦易處。故非前之人以役人之心爲心，將以事不在已也而談之；非下之人以役人之心爲心，將以事在已也而玩之；非後之人以役人之心爲心，又將以事不由已也而敗之。如此則功何能立？又何能立而不廢哉？予因紀其事之始末，而抒一得之愚，以告夫銅米者中丞公名東星、山西沁水人，副憲公名雲龍、廣東瓊山人，郡守公名敏寬、山西安邑人，候名冠南、江門恩慶人，分委者爲縣丞秦應光、魏登典、史劉守、學于戶宋瑛、百戶韓繼業、王守成、吳承勳，法得並書。

皇明經世編

余文恪集

卷之十一

古蹟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八

華亭

徐孚遠 關公 陳子龍 臥子

宋徵璧 尚木

吳培昌 坦公

選輯

張 岑 幼青 參閱

張給諫集

疏

張 棟

瑣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調元 裁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益視民如傷不數周文王

見我皇上矣臣新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都會所至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問民疾苦則民財日蹙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

皇上所慮者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

閭閻獻畝之情為 皇上控焉一日蠲免無實惠何

也蠲免錢糧朝廷贖蕩之恩也而節年議蠲率以起

運存留為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為

急存留為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陷人而

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

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為存留錢糧不過官吏

依薪師生廩餼庶僕祿米俸貧口粒等項而已此數

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

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

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

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為弗蠲則已蠲則何

分于起存也倘司農以歲計為憂寧損其數如欲蠲

五分諸損之為三分欲蠲三分諸損之為二分什而

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

兩即為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

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勘災展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轉往復勒經歲月追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

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捱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

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

貴于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均宜刻期定限毋使

遲違而求旨准蠲者寧于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

惠者偏而且均民情如此一日裁減無實利何也節

省美名也 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日節

省額省所可省者斯足為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

為民利而適足為民害此無庸枚舉為也即如條

繼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于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于原定之數而日請輸焉然不能縮于用也遂令所入無以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既減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群然稱累于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曉曉于人口我能爲民節省也我能仰體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節約以先人而減樂首黷毀第皆下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公辭私受民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苦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哉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如此三曰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名喜事

之徒毋每不安于路常襲故自如其計自多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卽讓罷罷之未久而又復議行炫觀效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親見者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旋行旋止一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豈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通行日異而月不同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民情如此

遼事久敝亟宜更始永圖治安疏

遼事

臣頃承人乏遂長兵垣而又當遼境有事正主憂臣辱之時臣卅已不勝鯁鯁日與一二同官考求商略竊以爲天下之所少者非言也言而不實行之至有議論多而成功少之敝故臣等以爲必人人實心任事而後遼事始可爲也請爲皇上畢其說夫惟鋒陷陣視死如飴援袍鼓之急卽忘其身者將率之事

也修城設壘備餉給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司道之責也。布功令嚴約束戰必期勝守必期堅以身爲千里長城者背撫之寄也。若中駁外自近察遠指授合權宜賞罰當功罪使邊臣有所恃而爲重有所畏而不敢爲欺者本兵之任也。視國如家。罔避嫌怨生殺予奪一秉至公而無所徇。念念以安攘爲已任者執政之權也。追惟欽市以來二十年間當國者幾人。與樞者幾人爲督撫者幾人爲司道將率者又幾人。其間實心任事者幾人。上下相卬中外同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給諫集 遼事 五 平露堂

右以爲中國禦夷之道。一欵盡之矣。始議欵者本謂假此以緩虜患而既乃遂似無虜可患。本謂乘此以修我備而既乃遂似無可備。修。虜夷以至今日日虜衆我寡誠然。衆寡之不倫也。日虜強我弱誠然。強弱之不敵也。然所以自致其日寡日弱而不能與虜抗者。誰則貽之。卽如近日經略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該領兵馬一十九營共計三萬九千七百有奇而現戰之數止于六千。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嗟乎。何陵夷至此極耶。議者往往追咎欵虜之失。不

知欵虜之初議未失也。夫在既欵之後耳。其一可異者。每歲市成邊臣悉以次叙功陞賞有差。夫虜非厭其欲則市不成。我非厭虜欲則市不成。市成而陞賞隨之。夫焉得不相勸以要虜之必市。是教邊臣以媚虜也。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殷最遣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仇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覓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給諫集 遼事 六 平露堂

不根之言。以聾聵天下之耳目。今日報虜入寇矣。明日曰虜已叩關。又明日曰虜已調服。請開市。則計開市。兩撫實則計撫實。虜日荼毒我生靈。一切置勿問。我或猶得一二零虜。則又請釋去之。騎虜縱虜虜之益肆焉。敢于虜入而無忌者。此又邊臣自教虜輕中國也。益嘗聞之。敵國外患國家之福也。因循頓挫中

人之幸也以虜二十年之款而成我今日之不振以虜今日之犯順而警我二十年之玩寇臣等以為此一大机括矣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由然上倡而下不應外作而內不和猶之乎無益也臣等願自今伊始為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机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即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以此心為國斯為實心調度區畫因敗為功俾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國事者矣為督撫者以一身受關外之托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肘腋之憂能不汲汲焉求得真盜而寘之法乎以此心為國斯有實心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修險隘必實足以嚴防禦練士馬必實足以裕折衝糧儲必實足以備供億徙薪徹土務為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斬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

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謀邊事者矣下此為督撫分職者司道也今邊材既舉吏部且為酌量更調可望得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或以才氣効或以謀略効或以勇敢効各隨其所轄之地所受之事而盡心焉上無盲鼠而何患乎司道之以不實應也為督撫宣力者將率也今將材既舉兵部且為遇缺推用不患失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或勇于血戰或熟于控弦或工于撫卒各就其分之當為才之可為而盡心焉上無掣肘而何患乎將率之不以實應也顧其要机又專在于執政何也天下譬之一舟諸臣皆篙工也執政則舵師也舵左則舟右舵右則舟左執政者之為諸臣机也宜無異此捧皇上之威靈何所不震宣皇上之德意何所不治真以實心徇主而行有濟國事即弗利于身圖弗惜也有裨邊計即弗便于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却顧審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而

上不聞責之科道其人誠有功無候賞也賞不逾時而復覆其罪何妨更罰其人誠有罪無候罰也罰不逾時而重叙其功何妨更賞毋希長厚之名以驕因循之禍毋募和平之福而開情餒之階是執政先以一人實心任事也

因事陳言疏

丈田利弊

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前後兩年益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者方敢詳言以貢聖鑒臣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弊政行之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丈田利弊

九

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法即弊政也如丈量一事是已臣未敢泛言天下舉江右一省而言又未敢舉江右之各州縣第就臣所領新建一縣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零而先年魚鱗文冊並無一字可攷訊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正供錢糧額該六萬三千有奇而黃冊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冊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唯無簿冊遂無號數而上中下

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米若干而已買者利輕糧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糧里將為賣主愚民為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糧展轉為奸積成宿弊一再易主而為奸者亦自不知其所由來矣不丈何由得準惟有無糧之田斯有無田之糧富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眾者尚可併力分賠其澆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可完之理國賦日以虧積遠日以益有司惴惴焉俱泰謂之及而莫之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丈田利弊

十

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不便有稱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為弊政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即以江右一省而為府十有三為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未丈者有總達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即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

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願丈者恭罰立至于是有民不願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入淵然不特東南之與西北爲爾也卽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丈也卽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既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民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頒條列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側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驛驛驟驅天下之駿馬而試之釜竈之間則疾不能過驛驛黃鶯白鶴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不能也况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爲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益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古之後卽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覆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冊之時則不許

長吏就榻撫按遍司府司府通州縣若曰迎略暑還苟且完事毋稽延違限其于民情之稱便不稱便地方之相安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爾時各州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憚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顧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効疏在前誰敢不避諱云兕虎在前凡階侯之珠而不及擬非不愛珠也先避禍而後說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于行法而乃歸咎于法之病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惜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裕之利耳然當此之時民已勞矣財已費矣疾首感額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大議復舊則折筭也改冊也歸戶也牧國也又當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皇上之軫念又何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

臣以爲補偏揀弊之術莫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害每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之中要見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或初丈善矣而定則未之善或初丈善矣定則善矣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弊多者則據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據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稽皇明經世編
張欽謀集 文淵閣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爲資嚴據新冊而甫爲調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獄尺丟弓或斜量折筭此其弊在田畝其罪在業戶不可令其首明免罪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病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沿丘勘改耶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益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算不可聽諭被害之家使自首告耶人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

未必無晰其弊竇者也與其從今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尤尙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糧不去孰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尙倍乎與其徹底更動而利害尙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放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尙萬萬乎第須專責之于撫臣徑付其托于該府該府徑付其托于該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于縣長吏其勢當相聯屬縣可以達之于府府可以達之于院如臂指之相通也至于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整服豪強可以漸消謗議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于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于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若不徑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免有所異同而况經過衙門既多則行移牌票亦多徒令長吏若于應酬疲于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大朝廷之上既專責于撫臣撫臣又專責于郡守郡守又專責于縣長吏而宜民便宜從事朝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

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慎毋以文網束之慎毋以
調約拘之慎毋以歲月限之慎毋以一人言便一人
言不便遂爲行止慎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
爲低昂慎毋以一縣先完三縣未完而遂爲勤怠則
庶乎責有重事權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
民生而固國本者臣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
利亦無全害苟利多而害少即可稱爲良法而況丈
量一事尤爲恩怨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
也今既許其便宜不限之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
皇明經世編

張心傳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責之以旦夕之期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
定利害什九言利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
七言利什三言害是亦利多而害少也應謂之有功
而無害亦可也若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臣
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既以事責之縣長
更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一
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
之不便于己者又易從生誘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
但既以成功責之卽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

稽其陞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尚稽
于資俸者則先期卽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
託與夫苟一寒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
則賞之厚而人知勸罰之重而人知三人是而功有
不成者臣亦不信也

國計民生交結敬伸末議以仰禪萬一疏

東南財賦

臣惟國家建都西北而財賦取必于東南辟則千金
之家所居雖在城市而其生計全賴乎膏腴之產野
有良田歲有厚入以所入當所出而充然足于用不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卷之六 平露堂

見其乏迫乎出日浮入日縮用不足而朝夕營計務
在取盈卒以告困蓋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勢所必至
無足異也天下輸一家而東南則富家之美產是爲
衣食之源謂當積日累月徐收其利不當取盈于一
旦以犯竭澤而漁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貧甚矣其
目前之不足正以養其有餘于將來陶朱公侯時轉
物不過如此頃歲已來東藏已竭杆軸其空而通賦
益積未有定期蓋臣詰士憂國愛民亦嘗探極根本
悉意陳言意在甦東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

必果然則坐視其困而已乎臣東南產也謹摘具一
二斷乎可行行之而斷乎有益于民生國計者請下
戶部虛心詳議毋泥拘攣務使國用漸舒民財不匱
上下其臂賴哉

計開

一曰覈荒田臣按東南卑濕濱江沿海拋荒田地無
歲無之各府縣冊載荒糧有多至二三萬石者每年
以宗人府緩徂各項補之好實易生虛冒日衆且歲
報荒數不思議補日積一日何有窮期正宜及今查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覈要見某縣荒田實在若干每圖每圩某號查明四
至果係冊江冊海原無影射方准除糧卽查本縣冊
報有開墾新田若干總計開墾升斗之糧若干以抵
實荒應除之糧有無足數卽使不足寧可均攤于平
米之上毋得立有荒糧全折名色以致千頭萬緒莫
能究詰益旣爲荒糧自當開墾而每石又折銀伍錢
未必加輕徒滋如弊說者以爲銀可侵漁而米難隱
匿是積膏之所利而小民之人累也誠然乎哉故荒
田不覈則荒田終無所歸而逋賦將與日俱廣勢也

此荒田之所當議者也

二曰寬改折臣按東南糧則照政起科天率本折各
居其半而後有所謂改折者何也祇因凶歲籽粒無
收而歲輸有額難于盡免故以本色改折色于取民
之中而寓恤民之意何者議者以爲正米一石原有
耗米四斗合之爲一石四斗則雖折色七錢亦不爲
重不知此耗米四斗本係運軍之所得初非入之于
官者也捐運軍之所得者以惠災民正所爲不費之
惠奈之何必欲歛而入之官耶若日有免卽當有補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卷之七 平露堂

此慮其虧正數耳今正米一石已折銀五錢則以銀
抵米原不虧一石之數又何以補爲哉故議改折而
徵重之十五錢之上者舛也此改折之當議者也
三曰解白糧臣按國家歲派白糧正額二十萬石有
餘我聖祖定鼎金陵東南數郡近在輦轂之下故
用民運今東南去京師不啻三四十里每白糧一石
有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該米二斗六升又大船米
八斗內本色四斗折色四斗該銀四錢又車腳銀四
錢是白糧一石費用米九斗六升又銀六錢而後得

達京師且有汎欄有漂沒而鈔閤又有紅稅臨清又有帶灘河西務又有剝淺諸如此費吏不可計既達京師已離苦海而鋪墊之費歲歲加增有多至加七者是朝廷所得不過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費幾及數石矣臣以爲宜照漕糧事例卽令辦軍帶稻本艚每艚以十分爲裁漕糧九分帶白糧一分諸凡加耗板蕩等費比之漕糧寧過于厚而艚稅帶稅剝淺等項一不累之運到之日仍責成巡倉御史或另設科道官親自監收毋致抑勒以害貧軍則小民旣得免其運之累卽旌軍亦何累而不樂從耶此白糧之當議者也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四日審舊役臣按條鞭之法雖舉行于東南而行之稱善者則莫過于江右臣先任新建縣知縣已親行之而親見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實未嘗行何以証之大條鞭之稱善正以其徵銀在官凡百用費皆取于官銀民間自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徭役自完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差使吏胥無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無擾耳今旣云行此法矣胡復有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均徭之審耶解戶收頭修衙修艚下程酒席其害不可枚舉南言其詳益發糧既徵在官則以官收亦以官解宜也何爲而又僉大戶一領一納庫吏皆得上下其手解戶甘心賄折而不敢言甚至有發與空批先令完納而後聽其索補于小民者此解戶之所以稱累也徵收錢糧除用糧頭其害不待言矣卽如派定各區每名收銀千兩則收完其責亦完宜也何故必責之以管解所收之銀本經解盡收頭之責終于未完庫吏因而爲奸受賄多者首先發解否則有候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頭之所以稱累也修衙修艚既有徵銀在官矣卽當責之工房吏書管理可也今乃仍歸大戶官銀不足領家賠償而該吏人等猶且從之索賄不得則以冒破票官究責以致浮費之數反倍于賠補之數大焉得不稱累于程酒席亦旣額有官銀矣卽當責之禮房吏書買辦可也今題仍用里里賠費不費蕩產從事而該吏人等亦且因之爲利不得則以苟簡崇官罰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稱累抑且有奉上取資贖錢無

以應其求而亦派辦于徭戶矣其間貧不能勝此役者每名量田數多寡又派空役銀入官公用不知原編公用銀兩作何支銷大都皆爲吏書所乾沒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徭役之當議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明經世文編



張給諫集

徭役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九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附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韓文

張 密子退參閱

子文定公文集

議

于慎行

太廟親王附食議

親王附食

謹按 國初建四親廟以十六王附食十六王者皆

太祖之伯叔兄弟附食祖廟禮也然諸王之享本附

皇明經世編

子文定集

親王附食一 平露堂

四祖及數世之後 四祖已祧而諸王之位依然如

故則何所附而享乎且 二祖列聖以來親王無後

者代代有之即禰廟未遷不聞附食之禮況祧廟之

後何以獨存誠以爲 太祖所附不敢輕議則 四

親之廟亦 太祖所立也又可祧乎且使 四祖未

祧則十六王者屬爲子姓配食其親親統於尊也 四

祖已祧則 二祖八宗皆十六王曾玄之屬而儼然

臨之使其附享于下恐非所以妥先靈而敘世次矣

漢高祖嘗以兄武哀王姊昭哀后附享太上寢廟及

孝元之世太上寢廟既毀一祀亦罷以其無所附也

今卽未忍遽廢宜照金山諸王事例於鳳陽墓所四

時祭饗卽園陵無考則附饗 皇陵祖陵亦無不可

在廟非禮也又十六王之親唯壽春王乃 仁祖之

兄係 太祖伯父當奉 熙祖陵廟臨淮盱眙二王

乃 仁祖之子 太祖之兄當附 仁祖陵廟其南

昌王雖係 仁祖之子見有靖江爲後不應附食安

豐以下九王俱壽春王子孫禮有祖廟無附祖俱應

罷祀

皇明經世編

子文定集

親王附食 二 平露堂

練兵議

練兵

蘇子曰國家之患莫大乎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深哉其言之乎夫自兵農既分而邦政之敝未有甚

于今日者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中

外居然坐困舉天下皆知之而銜俸飲視若以爲固

然而莫爲之所此何爲者哉愚竊怪之佔嗶之暇作

練兵三議直指而不文庶便採擇焉嗚呼三議者天

下之所謂迂遠而難行者也雖然就其易行而策之

則天下之患何時而可除而亦安知其果易哉

皇明經世編

子文定集

卷之三

千露堂

一議京營團操。夫天下之事，有萬世之長策，有一時之便計。國初五軍之制，本萬世根本之圖。諸慈團營之設，乃一時補救之方。事極致至，交有具弊。諱因者，權其輕重而已。然今日欲練京軍，必復五府之舊，而後兵可練也。何則？五軍之制，任有所分，責有所歸。賞罰有所稽，強弱有所較，其利易于責成，而其患難于調遣。團營之制，其便在于兵將相習，一有徵急，猝可遣發，而其敝至于法制繁多，上下掣肘，無所稽其嚴最。故兵之練難也。大駟馬一車，而三人御之，則千乘之衆可以分行于九軌之途。聯十駟之馬，以駕十車，使三十人焉，執策而臨其上，有不撐抵盤蹶交壞于道路者乎？此五軍團營之形也。且夫先王之不分兵農也，夫人而皆兵也。惟夫農之不能皆兵，則兵不得不別之于農，而不能不廩之以食。今也皆謂之兵，皆廩之以天下之貢賦，乃練其半以爲兵，而棄其半以爲不堪之數。誠不堪也，則費而已矣。何爲練之？以尺籍而廩之，以天下之貢賦，誠以團練爲可用也，而授甲乘坡不足數萬，此何以別也？其棄者，旣爲冗兵，而

皇明經世編

子文定集

卷之四

千露堂

練者，又無實效。是舉天下之財，而盡棄之，無用矣。古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之兵制，可謂不調矣。熟視而不敢更張，則予之所大惑也。故爲今之計，必復五軍之舊，而後兵可練也。一議畿輔民兵。成周之時，天下未嘗有兵也，而軍旅追胥蒐狩之役，取六軍而用之。如運諸掌，何哉？兵雖不聚于京師，而六鄉六遂之中，皆天子之爪牙也。故無事則籍之司徒，而爲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統之司馬，而爲伍兩卒旅之師。此所以無聚兵之患，無養兵之費，而得居重馭輕之權者也。漢之六郡良家，蓋有其遺意，而不能久行耳。國家建都幽燕，直隸八府之地，卽古畿趙之域。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爲王，伯不得不爲伯之地也。則今日京師之形勝，可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矣。乃塞下胡夷，蜂屯蟻附，邊烽一起，輒蔽門庭。何哉？畿輔無兵也。及至庚戌癸亥，胡騎薄于近郊，反調邊軍入衛，而府庫堂輿之間，然視躊躇，而無一卒之可發。豈今日燕趙之民，與古殊異，若是哉？不能作而用之耳。爲今之計，必于常制之外，倣鄉

遂良之意設或拘民兵而後都邑可守也

議沙汰冗將大兵之不練由于食之不足食之不足由于將之太冗冗將之弊二曰承襲太眾三曰添設太廣何謂承襲太眾三代之時將吏不分既無廩食之費漢唐而下其額漸廣亦鮮世及之官祖宗制千戶親再遠從陣傳誦神功古今無二當時披堅執銳拔城陷陳之功皆親到戎行得之親記故論功課賞不吝世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隆長之命脉端在是矣及至永平以後國家無大征伐不

皇明經世

五

平露堂

過邊庭烽火即成立功毒敵亦豈有當時拔城陷邑之勞哉況其間或晚中焉設名奏帶家丁邊將買功討賞身不經行陳之厄目不親旌旗之色而子孫受鐘石之賞享不上之榮此何爲者也嘗總計天下之官文職大小不盈二萬而武職大小乃至八萬有奇一衛之中甚至官軍相半管事者與馬赫牌日浸貧軍之膏血帶俸者固非龜項坐享縣官之祿食兵部除選則老弱藍衫狀類乞丐者指揮千戶也蘇府行邊則扛輿控馬形侔亭隸者指揮千戶也此等輩而

皇明經世

千文定集

六

平露堂

欲使之折衝禦侮乎將不使之折衝禦侮而徒養養之乎均非策之得矣嘗爲祖宗報功之仁則開國元勛今有不知其子孫所在者矣而況于一級一功之士乎宗藩襲爵自鎮國而下以次遞降祖宗艱難所得之士子孫享受尚有節制而況于奔走之臣子乎且夫吾所謂濫者又非謂此等也謂夫未經行陳未覲旌旗之輩也此可以無所顧戀而不爲也爲之如何曰兵部通查天下衛所將官見在承襲者多少名數何時廢襲是何功次除開國靖難之功照舊襲職有罪卽爲拔黃無後効支不續以漸裁之其宣德以後一切功次自立限之日爲始照宗藩襲爵之法以次遞降如父爲指揮則子爲千戶係爲百戶而世以百戶終焉身爲千戶終于總旗身爲百戶終于小旗非武舉不得管事非管事不得支俸至于邊方有功將領設爲方略指其考覈痛除奏帶之弊寧厚賞而不可妄陞寧超陞而不可妄襲如此而冗將可減也辟之雲團疏其離落則生植長茂矣何謂添設太廣國初設立武將都司衛所體統相維而總兵

參遊等官。開一設置。其員甚少。其任甚重。故權有所歸。而事無所廢。近年以來。止爲補偏救弊之方。不思根本之源。之計。官日增于上。軍日困于下。自總兵而下。非爵所正官。隨在添設。一事而數人治之。不免疊床架閣之弊。一卒而數將守之。且有十羊九牧之譏。寧獨如此。軍士之糧不加少。而貧苦不能聊生。則必有所由去。將領之俸不加多。而富調至于不貲。則必有所自來。雖之羣鴉守一腐鼠。其餘幾何。而胡以責軍士之不練哉。嘗考爵所之制。一衛官軍約五千六百人。今一總兵。所部乃三千人。是爲一指揮之任。有員名。今一守備。所統甚者止五六百名。約一千。有員名。今一守備。所統甚者止五六百名。是爲一千戶之任。設數守備也。而千戶之隸屬者。何啻數十。夫所謂指揮千戶者。而不能統如許之兵也。則當時不必設所謂總兵守備者。而足以統之。則何不以指揮都司等官名之。而必以崇階厚俸加之哉。爲今之計。宜將添設將領。減其員而重其任。一總兵所統。減至萬以上。一參將所統。減至萬以上。其守備

序

以下卽令衛所掌印管事等官。帶其名色。不必另設。至于邊陲。扼塞當添兵守禦處。所撥其衛之軍。卽令其衛指揮統之。撥其所之軍。卽令其衛千戶統之。一切冗濫名色。盡爲裁罷。如是則官少而軍不困矣。嗚呼。不困而吾可以責其練也。

賀大司空撫山陽公加太子少保敕

天下之事。莫難于兼圖其利而無所容其害。兩要其益而無所受其損。此非才智之所盡也。事未有萬全者也。利有所主。而或不能無害。吾從其利而規之。害有所歸。而或不能無損。吾從其益而謀之。輕重多寡。損其分。量才智可爲也。惟夫事機參會。職守銀陳。使示一利。害此亦一利害。彼亦一損益。此亦一損益。衡其輕重。則鈞石不相懸。量其多寡。則區釜不相益。於此而建兼利之畫。奏兩益之績。使上下皆宜。公私咸賴。此古之聖臣。皇佐所爲。懋平成。永賴之烈。而不盡出于才智者歟。國家定都燕冀。清轉東南。恭其襟喉之會。故在河淮之交。嘉隆以來。二三鉅卿。躬擐秦

權以有事于其土。至殷賑也。戊子之役。今大司空楊公實鎮淮浦。固已抗疏借箸。請濬河導淮。使泗上陵園免于洪潦。時弗能用也。其後數年。河流日填。淮流日蹙。國陵受水。左磯爲池。于是泗人告急。請淺其壅。而淮人防患。請固其陵。轉漕之臣憂其病運。而煮海之使慮其瀉。鹽甲可乙否。左方右圓。發言盈廷。莫之能執。主上側席而咨。是實微子。特其往。又廷臣舉公前。立乃從南臺大夫。晉大司空。建節河堤。公因日夜疾馳。環視陵泗周涉。河淮廣詢。博議條上。便益以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下露堂

爲泗所爲。濬者淮不能出也。淮所爲。閘者河無所殺也。誠聞海門之口。則河有所殺。疏黃河之流。則淮無所閘。而陵下無恙矣。便一。二潰循軌。不相凌軋。運艘踰淮。易于逆輓。便二。河淮既分。遊波寬緩。三。洲之間。百城奠居。民毋昏墊。便三。河通海口。鹽舟出塲。道里徑易。國課宜充。便四。疏上是者五六。疑者二三。而主上獨曰。司空議是也。其遣給事一人。往視陵役。使亟成之。四部吏人聽於司空。惟所調度。公由是有成功矣。其洩淮也。述五墩之腫。壩高良之澗。開周橋之

既濟金灣之渠。以達于湖。其分河也。淪黃壩之決。通魚溝之潰。會鮑王之口。下五港之陵。以入于海。作不踰期費不踰額。陵壩運道民居鹽笑無不如始畫焉。公乃北向。稽首秉玄圭以告。主上嘉悅。爲之舉萬年之觴。置書褒勞。進爵太子少保。錫之世延之賞。徐究吏士相與吟嘆鼓舞。而曰。偉哉公之績乎。兼利而兩益。何其無遺策也。夫陵壩國之根本也。運道命脉也。民居腹心也。鹽笑肪腴也。此可以利而彼不可以少害。彼可以益而此不可以少損。欲能廢而成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而無所枘鑿于其間。此非有蓋世之才。絕人之智。其將能乎。岱畎生曰。固也。公之所由底績。其不在是。夫勢之輕重。才之短長。數之多寡。智之大小。皆有所極。皆有所限。惟精誠之至。神天神地。無所不極。解在呂梁丈夫之厲水矣。其言曰。始吾之人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不敢用私。故不必巧。而有道術也。彼才智之士。世豈少哉。其所謀慮經營。雖出于公。而不免有用私之心。巧希于金注力殫于墨守。故弗全也。惟精誠之至。知國之有

利害而不知利害之在已見事之有損益而不知益損之有人故能定必然之責偶百折之鋒兼利兩益而計出萬全也天下尊大禹之功日以爲神若弗可企矣及綜其實亦唯克勤克儉勞身焦思非真有珥蛇乘龍段鬼沉符之助也用志不分疑下神焉爾矣此公所爲辭禹之緒以有成功而立才智之所可盡哉東省藩臬大夫分司堯上皆有事于河功快觀盛美將版進爲公賀聞之言也以爲有當書諸大帛庸告典謁備外史歲

皇明經世編

于文定集

治河

上

王憲堂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征倭

自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愾爲封豕雄咆吞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天詔遣文武大吏盛儀師仗策入其門倭徒宵北不支陽爲請款陰誘厥師整居海隅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發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農爾蠡賊不亟殄遐予一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沮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

敵熊羆之旅致國之大詞敢或不共命以于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愾率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職其酋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經詩其酋行長踏之棠林使將軍璣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躡之海上熾焉擊浪玄菟之間廓然夷清復爲完國其王若臣庶震服威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存勲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輅而過以告于子于子曰偉哉中丞

皇明經世編

于文定集

征倭

上

王憲堂

之伐則信霍耀鴻臚丕勅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鄙人伏在蕞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罔矣幾緯院軀之佐所爲周章衛決借前箸而躊躇擁旄建旆之臣所爲執掌騷屑從白羽而四慷慨憂天之士所爲乾上頓而陳遊談喜事之僑所爲蔽舌吻而議皆是物也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于有衆得公而任之遂使蜂也蛇引之徒靡于岬夷之阻屢作鰐吞之衆燼於海若之都懸泉鏡于蒙街策鯨鯢于狼望此其殊尤絕迹評於橫明繡青縷玉之

簡不能鋪錫也。銘鍾之酬無以崇矣。客曰：唯唯。子慕
公功未觀其大也。夷之拔昭而來，豈爲哉？而高句驪
彈丸土哉？朝鮮既食必快，而入遼海遼海既踞必樹
而入盧龍，則發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
海爲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
都輦。此其爲宗社之福與？于子使而惟曰：客言似矣。
雖然，徒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
起靡遺，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病癢必應，非利
而仁也。王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苦，遏其寇虐，非有爲
皇明經世編

下文定集

征倭

十三

下露堂

而爲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
唇齒于瑣尾之墟，以太上一思，推便否于臣僕之國，
非所以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捷伐四夷，代不絕書。
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郡，唐顯慶之平
百濟，則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窮蹙之威，遂并苟之
計。惡有垣已墟之社城，旣覆之墜，取而不居爲而不
有。如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
諸情勢，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
廣之郊，以海爲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

如出竇穴，謹則爲藩，而卒就熾夷，靡一遺育，卽遼左
盧龍之塞，一坵垣爾。東胡鮮卑，鳴笳盈耳，崩表匝地，
又誰藩之？而自受繡纆，羈縻至今也。奈何山海無間
之險，九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
何音之擇？我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澤并命，以厲
士心？其寔未必然也。聖上爲華夷共主，寵綏四方，
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比內諸侯，蠢茲島夷，敢爲
蠱尾，以螫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逐
之甕鬻之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
皇明經世編

下文定集

征倭

十四

平露堂

一體閭闔，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
施不報之恩，需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
征，讓其肆燬，而有苗之格，謝其鑿訖矣。故知今日出
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
後公之勳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捐夫赫赫者哉？
客聞若言，惘然告遂。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
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河防一覽敘

河防

河防一覽者何？官保印川潘公志河防之績也。潘公

自乙丑迄今奉三朝簡命從事河漕之間前後二

十七禩矣其功艱而鉅其畫詳而深其耳目之所仰

精神之所寄若與水相忘者國家萬萬年大計在

焉志之以示後也漕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

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

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

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碭石以入

於海充浮濟深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

於洛梁浮潁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

皇明經世編于文定集 河防 五 手露堂

不通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

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

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河也獨今日哉然則公

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年之中有大役于河者三

其功皆成于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以往新渠

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之役則

合河淮之流以趣於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

則隄大名上流以防其清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功

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爲最卽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

之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觀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

四時視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况夫四瀆

之流呼吸吐納天地之性關焉者乎禹能通九道陵

九澤播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

其勢也故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此之謂行

所無事也蓋自河淮議興而謀夫盈庭或以爲當論

海口不思海口之塵河淮分也則以爲當開故河不

知河淮之分隄防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

崔鎮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

淮予海又安用淪海口而又安用復故河爲此所謂

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

績亦以此爲最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

勞而時修備之則智亦大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

記

宣府巡撫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

新 城 王 公 以 宣 撫 遼 東 威 其 人 大 有 不 足 以 爲 功 績 矣

班皇帝朝虜酋欽塞迄今雲中上谷寢煙解兵幾四

十年世皆知襄毅王公之畧而不知襄毅之後又有

二王公其一廣平王公其一則今所生祠新城王公

也。新城王公者，瑯琊之裔，閭閻甲於齊魯，大父潯川公在嘉靖間，以山西參議分守口北，其後且四十年，爲萬曆己丑，而公以山西參政分守口北，宣人大歡，乃其時鎮之將吏，又狃於而嬉游，或且生心，公至慨然曰：夫款者，緩也。本以緩虜，來間而飭武備，乃遂狃而忘戒心乎？則下令增亭障，簡營伍，將之智勇者異其秩，卒之驍健者異其稟，私馳騎而役卒者法，請託等牘一切謝絕行之，無幾一軍技吏凜然改觀，而會廣平公以中丞開府至，而與公相得驩也。凡所摩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悉從決策，公益發舒自任，遂馳突爲親兵，躬御臂諸懸金教射，差其良苦，以行賞罰，得翫張之士二百，與都護校射於郊，駒發輒中者盡公部也。又念上谷故砂磧地，民鮮蓋藏，卒有緩急，粟價騰踊，士且脫巾而呼，當秋時先借帑金二萬羅而息之，凡再三待，得息金三萬兩，美粟萬六千石，用以繕治兵甲，召補郵騎，暨西路而守之。延袤百里，以遏虜入，而先是襄毅王公之與虜款，獨侮酋以孽孫故，回面內向，而老把都永邵卜諸大部直宜府邊，故利鹵不欲款，則屬侮酋

要之，且啗以厚利，乃稍肯來，而歲餉喝要挾無已，時與市者懼禍起肘腋，率濡忍聽之，以爲常。萬曆辛卯，閱視科臣始議裁市撫，歲無過二十三餘萬，計畫已定，乃無敢與虜言，公毅然以身往，適屆市期，大虜魔集，恫喝如故，公露見肘刃，坐市臺上，呼前諸酋面諭，今有旨切責疆吏，毋滋爾橫索，我來更定約束，酋如奉命而盟，我則爲政，首憤起，咄咄許，那顏安得是語，穹廬千帳，授鍵與漢，漢平可使退乎？公厲聲曰：酋衆何可詫也？虜中事，我盡知之，今市隧之傍，有鑑如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有幣如雲，聽我則皆爾故物，不則我且閉關絕爾，而以此募諸甌脫雜夷，與爾爲難，爾亦安得宴然，何可詫衆也？酋聞色勃，則呼衆環公而請，公故示不測，喜則分食啖之，怒則叱咤坐而控弦懸鵠，二百武外應聲，命中首驚服，以爲神。市去鎮二舍而遙，公晨坐堂皇，暮挾二健兒疾馳，平明又在市臺，虜嚙語曰：中國殆欲絕我，不則何用如此人與？聞而日摩厲以須，爲不亟唯唯，漢物非我有矣，遂從公盟，計公在事十年，所省司農水衡金已四十餘萬，而往者虜馬入市

敬臨而與之。自公命驚，每與公均小，前那尸見堅不聽命，露小以止，公斥之，開外三日不內，卒滿失受令，遂爲成規，皆亦不訾，公又決求收史車二夫，二夫者虜之別種，故澤川公特所識撫也。世係龍門塞下，力能角虜，爲我開虜，良惡之欵成，徙入內地，猶爲邊吏所侵，而史氏故與虜小，酋安厄爲婚，厄乘其志，誘之，遂挾車夾歸，虜相引而鈔寇邊，公與廣平公議，史酋老子兵，諸子皆號勇，故聞今爲安厄用，趣無寧日矣。不制安厄，無以示威，以不收史酋，莫能制安厄，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因順義王之西徽議，革其賞，而令縛獻史酋以謝，遇俘至，廷議欲懸藁街，公計酋老矣，殺之無益，其壯子勁兵悉在塞北，今日殺酋，明日虜騎必厚集塞下，且以史酋爲解折而入於虜，此失策爲虜笑，乃急白廣平公，馳書政府，請中旨，從末減，酋諸壯子乃大感，爭拔帳來歸，虜始悔，而安厄數寇邊，亦數敗，諸降夷又時時鈔掠之，窘甚，無所出，乃因虜王爲請，願欵塞如故，時公已代廣平巡撫，乃請兩虜，使令安厄悉歸所留史酋部落，並送車夫乃許，秦復市，撫至，今屬

夷制服邊藉爲用，制欵機權實在於此，公既開府，益務厲厲撫循，壁壘一新，耕耘歲時，所獎或戡下，往往自偏投累代至上將軍，其有異情貪墨，輒以惠文從事，無所假貸，而日以恩信畜虜，虜時從城下問人太師何在，能御，連酪黃羊，互相傳報，以爲歡，而鎮人又津津頌公，相礪推事，以爲布德宣鎮，不在控虜下云。宣故有牧馬場，欵後無警管卒，稍墾其芻，課入當芻秣，諸將校亦各闢並塞閑田，以給私費，謂之養廉，惟瑞感奸人言，皆欲籍入少府，而畿甸稅額共入萬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宣大居二馬，瑞先趨大同，大同人曰：吾視宣府乃趨宣府，盛氣謂公云：何公正色曰：宣府鎮也，而鎮城爲諸路驛，聞貴人將重鎮於化居市肆，且罷罷而四方粟芻皆不至，環甲鳴鎗之徒，無所得食，將蜂起與貴人爲難，且奈何？它若張家口，全道諸處稍有貿易，征亦不堪重也，貴人如調劑焉，毋魚肉吾軍民，吾則戒軍民毋敢撓貴人，今若牧馬場則有。高皇帝制書在，非守吏所敢循也，軍中自大將以下，皆食其故俸，諸椎牛犒士，一切供億，盡出養廉地中，而椎以爲稅

今此曹穆腹而持兵乎且上睿聖下測貴人卽工
駕逢有如以飽案受疑又且奈何端無以難克聽公
指揮歲以四千餘額解矣瑄之采礦則先鋒精錫雜
砂中謬言其穴砂一升可得銀如干以令有司必中
程乃已少悵輒羅議彼達公約部司及大將皆遣一
使偕往各以砂至而驗之亦不得逞而去以故
礦權之使竊搜虎傳幾隔天下而宣鎮獨不甚苦以
有公也公由分守建節居鎮十有三年會播州初平
以威望廷推擢川貴督府去蓋自欽後任上谷事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嘉堂

利涉悍患以鎖鑰北門爲是防要險其郭少宗伯記
中大營萬全學宮是尊經閣藏書萬餘卷以興文教
具禁宮庶記與公所自爲記中文事武備於是觀焉
迹公英毅慷慨智畧輻輳而沉幾雅度不輒輕發發
必中窾用能光昭澤川公之緒以勞定國而貽邊疆
數十世之安有以也公去而五路之變告矣宜鎮人
之益謳吟思慕願尸祝而無疆與祠在城南五里卽
公所建廣濟橋北是泉也自大帥以至文武將吏諸
生軍技不約而集既落而驩然呼已又慨然思也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嘉堂

耳肅開廟少司馬侯公紀功碑

制賀書房

夫人臣折衝打蠟樹絕世之勛益有所甚難哉方四夷爲蠹賊而疆圉之吏執專健以禦之長短之形易見也及其回首而內剖符通關中國不愛金縢之費以休士民而歲誦之數亦易惜也惟彼之情忽有不可知而我之算猝有不及用則勞臣畢力而策士殫精矣虜自先帝時交臂款關歸命下吏比聖天子威靈輝赫益親附遑保塞惟謹而吉囊故部落居漠所取河南地號爲套虜而西與蕃夷接又淫隴西皇明經世編

手文定集

卷之十一

制賀書房

塞馳之西海以與瓦剌爲難至折北不支忿悞失圖欲歸重于大酋乃創禮佛之議給之西遊酋又偃兵勢不能無轉徙又慕仙佛欣然異遇之乃因邊吏以請朝廷策其無能爲聽以便宜往于是率二十四長悉舉引弓之民並塞而西假道酒泉張掖之間將吏惶愕莫知所出屬少司馬侯公鎮甘肅憤然任之曰人臣職在封疆夫使先爲其易而誰當難者乃書方畧奏朕策其所從入部村官騎士分屯要害以見武節而除爲備更其宿絮木爨食物道上之召王將

以下畢勞賜而驅之虜勢蜂屯鳥舉前後絡繹公所布遣事有成算竟出境不聞有它天子嘉其績下書勞寵資優渥將吏咸受金爵矣虜之西也其設變乃有數端初見則諸關市其肅入馬而受中國所與番茶公策之以爲虜兵番不可使合也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以其柄于虜是驅番而附之也乃使使謂虜北邊市費以十數萬耳肅餉萬金耳市亦無爲於是虜謀折矣酋先使一隊往嘗瓦沒不出而至虜猶日夜警說必甘心乃已公又策之以爲虜與皇明經世編

手文定集

卷之十一

制賀書房

瓦剌不可使構也尤利被測驕驕則我受兵瓦剌勝則憤憤則我受兵皆非得也又使使謂虜今倍數陰越數千里而攻人控弦之士有一不備而歸得無如鯨失水語未卒酋色動謀又折矣酋既不得逞無以自解于諸胡又借嬌土魯番以哈密爲地又懼哈密之小使則使使出玉關以中國要之公又以爲關門所以限羌虜奈何示以肩鎗則露師哈密偁之謀又折矣套虜倚酋爲重不欲使東酋亦樂西海方且築宮事佛無歸志公又以爲此非西邊刊則委之鎖南

際恭鑽而堅恭者烏思載法王。王酋所謂佛也。常侍首而事之。公曰。惟此能操其進退。乃伴嚮慕其言。風以朝廷威德。使自從其所。史酋酋乃決策東歸。上書謝遼吏去而謀又折矣。酋去而公又念以爲套。虜修怨之志。不可使畜也。畜則四方無一且。乃召其長切盡台吉以下。賜以綈繒。比餘雜物。而尉借之。虜感而拜謝去。不復以瓦刺爲言。而謀又折矣。是役也。虜以四十萬衆。頓之門巷之間。事變倉猝。忽情勢。晝晝呼。吸轉移。疾若迅雷。而公測深揣情。披卻導。故卒使內

假使許中國之操柄。以役使番夷。西求瓦剌而并之。屬其地于青海。而南注之巴蜀。微是。胡方隴右。不相有也。以之乘利敗約。卽代雲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張掖酒泉間哉。賴天子聖神。持斷受成。二鉅公相與宣廟謨。而公以深議遠見。握籌制勝。一舉而絕虜之憂。其爲萬世之詒寧在。戰與媾之間乎。諸將軍大夫相與勒石紀功。以示來遠。乃次第其事而系之辭曰。維天降祐。皇猷鴻烈。聲教覃敷。薄海有截。彼胡狙獪。上古不臻。仰流歸命。今爲外臣。天子聖明。罔恬於逸。大簡卿臣。分蕃受戟。維丑之秋。酋遁西徂。將儼青海。苞羌於胡。厥衆如雲。疾如風雨。騎而控弦。四十萬弩。天子曰。噫。時非我利。乃命司馬。女其子。又桓恒司馬。才畧天成。謀如淵默。斷乃霆聲。乃簡村官。朱登載路。虎竊其戈。裹而不露。乃數璽表。以思撫輯。稽首屈膝。我飲我食。戢戢其群。垂耳累脅。一草一木。罔我敢折。虜使通辭。其詞萬端。公炳沉機。應如湧泉。虜衆荐居。厥患將遠。公說之東。如先走阪。虜歸於穴。羌宴於西。信信別種。亦莫敢師。彼隴之西。寢烽卧

故重闕不鑰。公在門戶。天子曰。噫。易開爾庸。乃三
鈞命。秩以上公。帛分於笥。金出于府。煌煌大賚。光被
西土。公拜稽首。臣其何力。維 帝聖神。羣工効職。亦
有帥臣。文武吏士。協忠宣力。以克有此。粵昔炎漢。爰
叙西戎。蓋以制虜。折其右肱。今虜之支。絕荒而有。匪
斷其要。曷善厥後。功有不顯。而利無隄。桓桓司馬。忱
國之基。維邊吏士。公歌公舞。維諸大夫。來相告語。昔
在南仲。往城於朔。大難克襄。頌聲乃作。況我司馬。武
功赫然。旣勒諸鼎。不銘諸邊。邇家貞珉。志之罔極。匪
皇明經世編
十文定集 制取志屬 毛 平露

考

太廟祧遷考

太廟祧遷

人主深澤。德惠其學。而人臣從。而得之。生端于
嘉靖中年。孝烈升祔奉祀。仁廟萬曆改元。穆
宗升祔奉祀。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
始備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 朝太廟本以
同室異室。分別昭穆。及 世宗創建九廟奉 太祖
爲太廟。成祖爲世室。而以 仁宣英憲考武六廟
爲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旣災。仍復

同室異室之制。而升祔 睿宗此後寢廟義主則九
室南向。前殿祫享則 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北上
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
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 孝烈升祔。本與 武宗同
爲一世。則 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
奉祀。因此 穆宗升祔。又祧 宣宗。於是今日太廟
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章玄成鄭康成。則謂周以后稷爲太
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高曾祖。顯親盡而毀。則
皇明經世編
十文定集 太廟祧遷 天 下露

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
欽王肅。則以高曾祖。顯並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爲三
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旣以
成祖爲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祫。又以 成
祖北上。出于 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 仁宣以
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違祧 仁宣。于是 英
宗一世。憲宗一世。孝睿二廟。一世。武世二廟
一世。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五也。與 太祖而六

矣。宣七世親德之義哉。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禮言其義古人之制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則唯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牆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牆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穆卽今太廟南向之位太祫之位北爲昭南爲穆卽今成廟與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稱穆考則魯衛毛瞍皆曰文之昭武王稱昭考則邾晉應韓皆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爲世也。如以傳位爲世則兄或爲昭弟或爲穆子孫何以別故曰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萬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沿然皆以同堂異室爲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必盡如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相傳分爲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則景皇文皇兄弟同爲一世故當武帝之時六代而七室其後惠懷愍元兄弟四主同爲一世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

皇明經世編

子文定集

六廟禮通

平露堂

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唐中宗睿宗同爲一世故開元之時八世而九室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世故開成之後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宋太祖太宗同位異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十室其後哲宗徽宗又同爲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爲一世故當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蓋同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之序未有以兄弟相傳卽爲二世者也。今白二祖之外廟雖七室其實五世揆之七廟之制世數不足而況云九乎。然祧遷之失始於祧仁廟而改正之舉在于復宣廟何也在隆慶時仁宗不當祧在今日則仁宗當祧而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內也。孝之於虞武之於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始以宣廟未祧設爲次欲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太祖居中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孝康二廟同室異坐武世二廟同室異坐前殿祫享則太祖南向成祖西享北上不在昭穆之列。宣宗西向爲昭。

皇明經世編

子文定集

六廟禮通

平露堂

英宗東向爲穆。憲宗西向爲昭。孝睿二廟東向爲穆。武世二廟西向爲昭。穆廟東向爲穆。如此則祖功宗德之祀既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而不紊矣。或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太廟七世也。成祖不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應度一時之事而未常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不紊倫序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王以親盡迭毀。卽文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太廟禮述

平露堂

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之後又誰與爲昭上乎。昭穆者父子之稱非可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五若俱列于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祧者矣。故世室在昭穆之中者非也。世室既不在昭穆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故當仁宗未祧則成祖固在昭穆之列。仁宗既祧則成祖無與爲昭穆矣。無與爲昭穆而百世不遷則不得不列于昭穆之外。成祖既列于昭穆之外則三昭三

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或曰昭穆之制爲九廟而名也。既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奈何復以世論曰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爲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共主藏羣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裕享太廟則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列于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之所由名也。奈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名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太廟禮述

平露堂

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今治法後王沿習見漢晉唐宋既皆以九世爲數。今安得降而爲七。既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如聚訟矣。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官何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所迎合回護未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官允彥公請建九廟上合聖心。禮官曲而從之。非

得已也。九廟既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固皆出于傳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唯至升祔之禮，直祀仁宗，則非二公之意也。且世宗初祔，孝烈嘗欲奉祀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于慈孝殿。皇后之側，以明祔姑之議，惟裕享殿座，則設于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祔仁宗，而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妥也。及至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譴責，不敢執奏，遂奉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文定集 太廟禮重 平露堂成命而行。然至升祔，世宗之時，仁宗卽祔，猶及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又以昭穆爲世則，祔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祔法，不可考。第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爲其各爲一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助祭于廟，各從其世爲列，故祔必以班也。至于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爲一定之位，如守祔各以班

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爲左一。父居本位，反爲右一。於倫叙何如？故必行遷還之法，如奉祀仁宗，則宣左而英右。奉祀宣宗，則英左而憲右。前殿裕享相向之座也。奉祀仁宗，則成左而宣右。奉祀宣宗，則成左而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爲數，而不以帝爲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爲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祔祀之非禮也。

皇明經世編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

華亭

徐乎達閣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媛公

周立勳勒卣參閣

馮北海文集

疏

馮琦

為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聖明謹天戒憫人

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諫止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蜀狄道山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一

三

崩成坑更於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

晝見相近相犯已為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

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

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願身為九列同國休戚安見災

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

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

天示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

比二十年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

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曠使出而百

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曠加

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輟盜公行至殺戮

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臣等以為此

非細故也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其盛第

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皇上欲

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

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

羣小之心必先府民方能肥已蓋近日有神奸二種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二

三

其一專務窺探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

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盡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

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

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曰

之疾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賣

礦硃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

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

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窮

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刺骨之窮

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警誰心爲可保者夫呼拜誅聞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里巷歌謠令一一其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皇上翻然改悟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木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卽如何其賢欲徧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太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既敝有司一有爭執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諸天下譬如一身營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

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徐繼擢資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卽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嚴勘虛實分別自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卽有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等諸族又將板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奸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爲金穴何人不可爲撲滿已同告繆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思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三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實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且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下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河杜中臣賡奪之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泉結怨清朝無令千秋

青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想緯，無力回天，所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持者九重之英斷耳。

爲問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實以清銓政疏

臣等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才，宜以天下之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大乎揣斤兩，不如用秤；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湧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衆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禍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求，躁競固是，而生營求固是，而廣中間亦真有不和宜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六

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于公，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離任，或相徇，復借爲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無望，而皆于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已執持者，又不能以遷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條間有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求，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于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六

畫一之法，故也。臣等切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格，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參政，訓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卽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

前總疏類題外，其餘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同府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題請，住俸及各錄事停陞，悉明註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理須異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閤人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下，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下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煩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議劑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熟矣。其熟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具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即行劣處，仍註下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削藩籬，洞開門閤，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陳，不在吏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德，以待遷其于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設，賢愚同澤，臣切以爲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

皇明經世編

馬氏尚書

卷之七

千露堂

制誥韓琦以爲不可，忖問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棒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屬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願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常備舊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陛下，亦望士大夫悉存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皇明經世編

馬氏尚書

卷之八

千露堂

爲災早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數畝民

陳

不聊生，草茅旣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

前設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
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而居民富
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千派買攘奪千倍徵行旅艱
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
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處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
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
寒心齊濟有之不憂年餘但憂速餉數年以來災儉
薦至秦晉先破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
齊魯繼之吳越前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丁露堂

溝壑死者屢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
年水其蓋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
也彼蓋此竭東徠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年
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
圮之師車鄰馬蕭行齋居迭按丁增調踐祗加租試
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
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猾虐之使已出不
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
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

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家立傾矣以無可稽查
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
以十分爲率入于內帑者一赴于中使者一瓜分于
參隨者三指騙於上棍者四而地方之洪濶歲時之
輓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
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
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如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卽
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因咨嗟愁怨至于如
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丁露堂

歲大強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
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
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
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奴悍婢
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離違離
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
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于
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
矣卽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

其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耳未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囑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郭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粟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早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積稅之額大略百萬有如一方向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

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向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罄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奇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等切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徽中使改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受旱之旨勒勒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日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大半因陳奉諫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破迷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于彼而身嬰繯紲于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于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冤輕處此一人無損于法而天下皆

以朝廷爲足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不勝
激切待命之下

爲懇舉禮祀惇重典以光聖孝以慰羣情疏

建文祀

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所奏懇舉禮祀惇重典
以光聖孝以慰羣情事一節臣等爲照建文以 高
皇帝之孫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載系明統順易世
之後禮祀杳然蓋由當時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
而未能惟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明建文

下卷五十五

故建文命將北征輒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此一
念也天地鬼神鑒之 成祖亦信之故當金川不守
宮中變起之後爲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儀倉卒時猶
衷弁以禮矣而忍殄滅其歲時之祀乎練子寧以不
恤受誅他日又曰使子寧而在朕固常用之有罪之
臣猶將錄用矣而忍不祀其無罪之王乎 成祖卽
位之數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晚年又劄諭禮
部盡赦諸死義家便是時有乘間以建文祀典請者
當亦首肯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親王

之權以激北師之怒而在建文則實有保全 成祖

之盛心靖難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南伐之功而

在 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旨彼時典禮既失

秦闕以後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 高皇帝之天

下也正朔 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

代邸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世有未祀

之憾親亦豈忍此五世臨御之君無一綫之血食此

時尚謂缺典後世其謂之何通政使沈子木所陳深

議大體臣請于懿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

馬北海集

明建文

下卷五十五

庶 高皇帝在天之靈可安而 成祖盛德益光本
心益明其益于聖孝大矣惟 皇上斷以必行天下
瞻仰在此一舉

書

荅太倉王相公

相體

目王給諫建議後視策而得予假木嘗有也講廢得
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于屢詔有定期程前此未
有也河林贈別上頌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
便謂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

近世近世之言言不過誇誇明明遭遇遭遇與大帳別道故之詞若夫若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忘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請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自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裁決正觀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卽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榮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諫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卽一筆佳全體似卽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敢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論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察陳其藥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于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講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

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
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
復勝。同爲異。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
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
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怡則苦。壅也。譬之藥
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大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
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
者治藥而已。本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
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相與語。是非耳。何仇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卽爲
大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
本。以服之。天下私耶。惟公以服之。天下僞耶。惟真公
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
人止千百兩日。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
難詞。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
自滅。切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
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
八九。以老帥忠孝大誼。譬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

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途見疑于悠悠之口。且昔
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
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
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
訓詁。卽古人之言。誰不可疑。名兩喜溢美。兩怒溢惡。
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聲
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
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有形于章奏。亦頗致慎于口
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
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
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
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出。而
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鷗可弭。夫
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
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天事當
使之小。人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卽漸無事矣。此議
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卽前嫌漸弭。譬之作文。
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猶的也。則名者趨馬射利者趨馬相猶舟也。順風者乘馬逆風者乘馬。言法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把取于我者也。何也。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邠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出入萬衆。單騎四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立頭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懼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于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痼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口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歎。楊龜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是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鵠。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齋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卽清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旣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韋澤之清。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

審圖之

荅邢崑田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筦于制府制府所爲參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使名羅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拜真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請至戚私有彈冠之慶慶國家得鎮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若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卒持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囑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爲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二十年矣所爲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卽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爲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卽河西絕宜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鬪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爲權豈有以一枝之鏃遂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遂罷各邊鎮之兵者哉天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磨

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爲捍蔽耳宜大幸無事然雖無事乃可爲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尤邊綏急知有必然之患某雖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魄耳

荅邢崑田

伏承諭詢其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略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法復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勦則勦有何逆謀逮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擄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爭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爲重勞費皆勿論矣勦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勦之機非勦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勦卽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勦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勦卽禍輕待勦卽禍重開

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次勦之機者也靖疆雖以禦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有驅夷者以戰始以謀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助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助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安蘇安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上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勦完勦之句者也惟號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定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顰與自當歸心殺馮楷者即黃防詠劉賴者即郭誦會不出勦內變作矣決
申明辭世編
機忌避用間忌早自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爲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以久制之旨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爲上浪戰爲下此當先說明直以身任賊賊則朝廷之上議公前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以多識者正恐金域方略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爲失策可以合而其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爲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卽以其人奉代之安見

具非詞而言者指爲敵規乎大鏡入京王夫見諭賊之概皆以爲必可成功不候第就簡以書勸定之烈耳

荅王懷棟中丞

今處事春春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口罷款者也而思以爲罷關中四鎮易罷宜人由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血上谷寨者原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綰東撫虛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徑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却罷款而衛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平我却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滋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靡之而急修備卒乘留聲將吏競勸以任隙之自起而俟機之可乘則尚以待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

言戰常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縶之緩則以款自縻大觀御案上經行數鎮人情趨東略可觀已其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天子惘然西顧特簡丈而界之節鉞我同年中間甫自丈始大才可有爲志欲必爲而無粉飾脂韋態者第所見惟丈耳胥注宜安靜規畫宜長久我爲之而我必收其效卽我不收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怪撫或三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與王對洽少司馬

詞賦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而縶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憚矣且去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益未有首惡王名未有歸降官爵名數、謀反逆故尚可撫諭而

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救之罪又有不可掩之跡卽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頻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果畏則束身歸虜盡劫賊中貲以媚虜可豈肯安然于廷尉坐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誘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自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于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謀難危苦在前能無反側守卑有不計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倡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于益兵野戰急于攻城撫將變之軍急于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詳之

荅呂新吾方伯 行省

不奉翰制三年于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且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音行省儼然曾重矣而慕望未厭士大

夫皆望門下卽月中水而不妄切以爲行古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付地方事並取裁決。卽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詳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卽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命以爲重久之。亦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煩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下
嘉靖

相仗相表視蔭玩日其原皆出于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于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外也。今事事皆聞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

寄山陰王相公
馬海

警蹕日傳海氛甚惡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

未能遐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爲長城否。敵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而獨正北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殺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得扼敵郡者重彼知有間諜有知略則此地爲異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敵郡與登萊猶臨擊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從日照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亡戰守之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下
嘉靖

居是邦者安能無涼涼也

答葉龍潭制府
東省防報

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形如指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日業已有成功矣倭發之一日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以分東顧憂蓋不候之策在米芑之末章矣薄伐嚴狁懲荆來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也杞人過計切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憂其伏不憂其急而

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
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見既
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城爲根
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其攻之如我之攻寧夏
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既撤以來彼爲王而我
爲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
擾矣今有人于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下恒擾
營校或從旁而擊其腰腎之間則五中要害矣出師
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乎高麗也我出師則

皇明經世編

馬北

卷之

卷之

卷之

高麗爲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爲倭用弟師
之出也蓋有二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
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
益茂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
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阜以待其斃我第與倭
無勝無負高麗必爲我不爲彼未破者必自堅而已
破者必生變然倭可以全力制之彼以孤軍久駐
處處爲敵勢將自走目前事勢如此若夫臨事多
變所刻異則未敢論良惡也

答邢崑田

問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
月無糧三軍將腹衆之宗祿不給儲得空虛門下虛
在蕭牆誠是也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
至此而說者爭言開贖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贖
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
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
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如據之
皇明經世編

馬北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答王兵憲

問

海氛傳警震于其鄰老公祖拮据勸勸遠紆籌策鬼
卒補乘精采一析此天以東人困臺下以臺下福我

東人而不象其遺黎也。等承翰制軫念時艱。臣等生能佐水。誠門自起。自羈旅。莊竊其國兵。始設屬六十六洲。首長越千里。破朝鯨。兵不留行。此其智略才力有過人者。顧其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寇。我以今盛之力。何遜為此。涼涼如天津。調兵募兵民。遂不堪其擾。而議者遂矯張皇。為鎮嶺口。毋務為人耳。彼既已破朝鯨。我遂與虎狼為鄰。與虎狼為鄰。必待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豈有足理。大無而求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天下漸多事。內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具。何以應卒。愚以後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陣。固防。戍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為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為用。而小事不覺其擾。乃為勝耳。召客兵。仰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覈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略倭古牙兵。別募精銳為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奉白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反借。以為市來者。未必欲款者。未必來。是名僉派。何古召募也。齊人曰。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

苦無餉。且有事之日。民棄田。入城屯。計無所得。食稍界之餉。則皆可使為兵。故士計無如黃伯。而積餉之策。當請于兩臺。量商登萊二郡錢糧。下徵本色。以貯倉。並備緩急。大民得牛輪木。色入官。必大官。此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錢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輪郡。由郡輪京師。中間所費不啻倍之。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跪請兩本地為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贖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人無事。則于京運無損。有事則于地方有益。亦一策也。其次則今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閒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論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便于清野。無使委弃餘糧。為寇資也。敵郡兵額原少。兼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幾人。計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中。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為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略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界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曠盜。皆可權取。而計使也。大略民兵止。堪乘城守不下。

寇將無所得食而自挫。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修城一節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當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貲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爲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廩犒之地。僻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勿以煩民也。頃海上傳。關白已死。僧玄素領其事。未知確否。即使關白定死。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然切計之。倭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卽定。何者。王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野。以騎促步。萬矢俱發。易殲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旣無重兵。又鉅堅壁。彼散而掠。各州縣遊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土兵旣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免于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爲盜賊。天下紛紛從此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爲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爲夷狄。謀始以夷狄之力爲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噶拜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

關白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爲難。以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守爲主。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爲海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爲。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微壁尚木 彭 賓 燕文 輯選

周立勳勒尚泰閣

馮北海文集

議

馮琦

東省防倭議

陳子龍

防倭猶防黃河也。大虜患如海，雖復泥濘河，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

卷之四十一

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皆接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虞，城有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卽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自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

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野，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大，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受成。故曰：犯天津，皆接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若月不如也。陸戰不及遼兵者，騎不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將其一虛，而我違其兩，人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邪議，西梗運道，遼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巢穴，我反勢，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制于人，彼反制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略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而山也。惟正北一而綰，綰其口，北自牛山，南至雙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鈞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而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于登則萊不能救，出于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于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

卷之四十一

上卷

外控登萊內護省而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爲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頻餉之處大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爲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爲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鬪可調以戰君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爲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州爲然故莫若建青州爲重鎮厚增門廣積餉多屯兵以振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丁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爲子計使又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鬼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若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固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守風九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陸博踴躍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

患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執轡緩之則不誠于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爲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卽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臆計之倭越大海載揆櫓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齋一月食而困糧于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卽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野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矣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于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于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于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

則建青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試兵
議餉議糧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刻其事于左
以俟籌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大南北兵將水陸
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
得不可久待終當訓練上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
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
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持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
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
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木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
氣之

漸氣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數常用譬如人家有盜
今使賊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
且方借兵于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
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
此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于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
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
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實延于
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
某城堅固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
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日
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
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
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開海
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
入山寨糧自隨不能携帶者緩卽先行害滅急則卽
時焚毀寧棄溝壑必無以糧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
民資敵也我之于倭兵力上不當器械上不當一
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

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奏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赴
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
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粥臘武
職唐餉罷開士夫得復職開仕致仕及量增服色品
級試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
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
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
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
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上 諸臣
縣輸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
省而得糧多收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
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
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
便此則民不必買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
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豈所收
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
糧以自備非但餉倭兼以備飢預圖則省臨用則難

豈登萊之患獨緩于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于備虜
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微補自鎔漏如備大
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
人化爲僮奴厚饒化爲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
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兵端不小排山倒
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爲時已晚所當亟爲題請者
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一部見行事例空額數百送海
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
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歸收本色用折
色急則獨收折色需餉贖罪不非美政而古人遇急
皆用之甚至權酒酷算車舟而不肯一槩加于地畝
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
用浩大官帑不能偏給宜做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
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
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
民意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
則晚矣恨本之計莫急于收人心東人之困憊矣而
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願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

之請又未必得。不于地畝議增更于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于前日之未減耳。卽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厘。千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卽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曠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供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卽給有官價。道路既遠。時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于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禾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路堂

則因累及本姓。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逋僮。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能無嗟怨。後奴僉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既離數仞之墻。何守。今既請開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加。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卽萬不已。寧空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卽有逃亡。明與闇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慨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路堂

序俸議

鈐法

序俸之議。始于崔亮。停年格。裴光庭。箇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蔽在不問賢愚。專以日月爲斷。則不可以日月爲斷。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夫臆而決之。便于用才。亦便于用私。舉而歸之于格。不便于用私。未嘗不便于用才。蓋用必論才。性必論俸。用才以責其將來。而歷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循格。可也。歷官不循格。則天下地勢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調。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

謂百中丞以上出自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此重莫如
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
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叅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
叅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于三四
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
常地則人皆可爲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
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于部郎數人中擇之南部四
五人運河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于二十人中擇一
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
可爲矣賢均度其才之所長才均諱其器之所適閼
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上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
格條不易序稍微停年循資以日月爲斷而不似其
賢愚同濫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夫
天下所以不治者在人不安其官始進而求知知而
求焉稍難而求之稍久而求之不得而不勝其向
玄守拙之慮人得之則知見已之遲已不得則彌見
人之速此其心已非矣尚何以責其政夫遲速何常
之有今有官于此五載而後遷此五載者爲久乎爲

皇明經世編

馮氏海集 卷之

上

平露堂

速乎有如十人未遷而一人先超于五載之內則一
人者爲速矣有如十人已遷而一人獨滯于五載之
外則一人者爲遲矣身處用人之地可以齊久速之
論而不爲而使天下見以爲速以長競進之心見以
爲遲以起不平之感則其爲計左也故莫若明示以
不易之格而使羣工安于不渝之度俸至而陞不
求也俸不至而不陞雖求無益也若相梨橘柚無助
其長無壞其成至于日至之期而人食其實乃以此
成天下之才非以此滯天下之才也蓋銓部之難久
皇明經世編 馮氏海集 卷之 上 平露堂
矣舉天下之冠裳屬耳目焉天下大衆也其致疑于
用人之地大疑也合大衆者不可以戶說破大疑者
不可以辯求舉之以才而人曰以意舉之以意而人
曰以私不可以口舌爭也莫若曉然示之使吏信籍
官信法視諸日聽諸耳謀諸心無可疑矣天下之疑
窮而信成信成而後可以格下上夫銓部有所推
擇而不報者不信銓臣也廷推而不報者不信廷臣
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見推者嗚呼上舉不信
羣臣乎其端始于不能自爲信而士大夫不相信以

疑端開。主上耳假令有可以解天下之疑成。上之信者雖法不便吾猶將爲之而況其未始不便也。

朝鮮撤兵留兵議

朝鮮已亡。皇上命將出師。家全國而昇之。恩德無。輒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于名甚正。于費。其省伏奉。聖旨若不留兵。號防厚患。令臣等從長。計議臣以探度情形。計量勞費。大關自既死。其名會。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略。即使其國。韓。睦亦必不能。皇明經世編。卷之六。中露堂。六十六島成師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入釜山。盤踞。已久。如見我兵。既撤。或將生心。此則不必合諸島之。兵。用舉國之力。偏師一出。亦非朝鮮所支。蓋今日之。倭。可保無併吞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謀。若其屯竊。既立。委食漸深。朝鮮復來告急。異日更。煩措置。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與。其過而置之無寧過而防之。則議暫留兵者未必非。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國。屯兵無過騷擾。屬國乃爲得策耳。漢立西域。都護。

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新羅。即今朝鮮之地。亦因糧丁彼未嘗以餽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士馬。竭中國之帑藏。卽念彼割殘。令彼出本色。我出折色。已爲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費少。而我所耗損獨多。此何理也。各邊正額軍餉尚缺一百三十餘萬。海外久戍。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聲耗既急。門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若其漸緩。自可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衛。今倭患漸息。此正緩而可量裁之時。若撤兵。則所備在內。守門戶者也。當散外之戍兵。而量留其精銳。以益海上之防。若留兵。則所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以充海外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卽于登萊天津。淮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色。令所留之兵。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若東師既撤之後。卽以其人。照今日所裁兵數。補還原伍。蓋撤卽守在海之內。不撤卽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耳。俟倭氛盡息之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一策也。又朝鮮兵荒之後。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定。

將海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屯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當以我之折色與彼之本色相兼減退不得借口自地給軍獨充彼國本色各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吏當申嚴軍令不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被婦女強役使其民爲耕種而我軍收其利益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田糧之少然侵奪蹂躪在彼則不啻費矣存亡繼絕之義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啻怨父若能立定約束如孔明之屯渭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嚴禁則雖稍益其供軍之餉亦彼之所樂爲也蓋欲撤兵則一撤即完局矣不撤則須計萬全爲彼之利無以爲我害終前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餉不能供兵不能戰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怨終則固不若速撤之爲愈也

銓部議覈實政

嚴實政

一先年嘗議覈實政單竟所報多是虛文久之則覈實之言亦成虛文矣近日吏習其巧虛偽亂工人事多而官事少官事多而民事少上官但考政下廚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北海集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北海集

千露堂

課績於簿書且未問所察之官但問其所署之考惟官知縣以上考語皆是大聖大賢川岳風雲水玉麟鳳宇面何關實事甚而流離滿眼怨聲在途猶以綺語署爲上考署者當者寧無兩塊又如撫按論劾多列奸賊及至行劄上無一二益所開雖未必盡實而實事亦未必盡開量坐此須以博長原此縱彼玩何益激揚欲整警一懲百使吏治收觀其將能乎今但以地方所宜時事所急程其功效卽如災傷者當考其賑濟逃移者當責其招撫民苦礦稅當察其調停民苦舛食當問其摘發除以前聞報之外自知縣已上各問其人實才實政務在肖其爲人盡洗歷年駢麗浮泛之語長短得失不得相掩本部院必不因一字一句遽議處分但欲彼此各以實心公心相成共濟若謂事事完璧人人兼本則世所必無之理不再計而知其虛偽矣如有仍前浮泛不公以致賢否混淆者另議去留

銓部議禁浮費

禁浮費

一先年嘗禁浮費竟未見題察一人蓋爲費出因公

與諸私囊者有別。然不論公私，皆百姓之膏血也。且如一州一邑，設有條編規則，量財制用，原自有餘。每見州縣但有一事之來，卽有額外之派。如朝覲到任之儀節，官舍之應付，既有支銷官銀，何爲又更派于里甲？既有定數官馬，何爲又借撥于富戶？土產假以奉上，花戶俱有攤錢，器具藉以營私，工作迄無寧歲。眷屬累重，夫役久稽，行程途遠，額繁餼餉，相望于道路，恒掣出息之銀，而先支用，而僅以罰殺報完。修築器械之費，那補他孔，而更斂民財集事。故今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廉堂

賢名定行斥降，決不姑息。自令其言不信也。

銓部議舉卓異 舉卓異

一往歲嘗舉卓異，然所舉多飾虛躐與之官。壬辰之春，變而專舉清吏，蓋謂舉卓異未必實，而清吏必實。平然未能崇獎以品之獨高，而或責備以才之所短，用違其才，何以取效？朝廷駕馭羣才，兼收並蓄，四升九德，總爲國用。且以民窮盜起，天下多事，亦當預儲長策，遠略足備緩急之人。今次大計黜陟幽明，則常陞略有三品：一曰循吏，其上有善政善教，次則奉法循理，不失尺寸者；一曰清吏，其上有廉，頑起懦，次則釐冗祛費，不取非其有者；一曰才吏，其上也必當機應變，次則理繁治劇，沛然有餘者。各官其以所屬地方從實開報，每官各舉數人。每人各列數事，本省鄉宦在野者果真見其賢，亦許附見于後，不得雷同附和。苟且塞責，益用舍天下之人，卽當以天下人爲耳目。不但今日藉之以定去留，亦可他日據之以效任使。於黜陟幽明之中，寓集思廣益之意，得循吏清吏可以救民之窮，得才吏可以濟世之變，不拘崇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廉堂

不分在官在野但欲得真才真品耳若註曰循吏清吏而使無實者托之以爲名註曰才吏而使無行者借之以爲例舉而不任連坐何辭但宜至虛至公勿負八部院極倦延訪之意

噴悅議

今天下所謂吸吸噴噴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贖驛遞之騷擾察隨之橫索上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誑官府之繫逮此皆因噴噴而起者也今日之庫朝廷徵百萬之財猶源源不足而于夫億兆之心已

皇明經世編

馬氏海草

卷之七

七

臣等

自有作額其所得在迤而所失在遠柄在日前以爲必然而害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且以爲未必然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澤以蘇秦張儀之口有能移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廷若輩雖欲去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噴噴之大害莫甚于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爭而激上怒則有議挾上怒以誅制恐喝上大人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日結

于其下不肯傾家中藏以乞哀憐于上下所以爲之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同則十大夫之禍不重彼之勢不張與之開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也今欲減其權莫若稍杜其爭鬪而欲杜其爭鬪莫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宜于市其鬼彌害人人彌畏鬼若使人鬼不襍探賄鬼之權滅矣今使召瑞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盡奔走于其下此鎮守之勢也愚請勿靳惜其費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倍于在京之皇明經世編

馬氏海草

卷之七

七

七

臣等

監局其行不過倍于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錢而暗節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于上曰中外之良非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異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明何若朝廷先爲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此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

萬舉此而天下可知也。額皆定矣。中臣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即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爲歸德歸怨于上者。習見則淺。驟見則深。獨和賜賑就不爲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皆特使故也。徵租歛稅。就不爲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養。民不稱擾。見以爲地方常有之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曠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司採之。採不得則派于人。人派于地。地有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爲計。莫若環有曠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藉其民以爲曠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苑之某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歲戶。明立疆界。無相倚奪。有司即欲阻撓而不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三

平嘉堂

得中官即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曠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即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食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泰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之人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留羣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恩德盡歸于上。以此開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得一手。或曰是說也。其尚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大其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始于此。欲鴆其赤子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鴆。使須臾勿死。以俟尊章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三

平嘉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一

徐子遠閣公 諫了龍賦子 輔選

宋徽崇尚本 彭 賓真又

則立勳勳尚泰陽

馮北海文集

序

馮 琦

附少司馬郝公總督刻遼序 前遼總督

北伐戰場多事邊人本息任而島夷起東南實為計

承以清食我弱國 天子東顧咨嗟明廷臣言簡雲

中郭公理督遼遼遼遼以外皆屬焉公之被令

遼左中丞往敵遼左諸大大以贈言屬不候不候及

援時重而知 天子之所以命公重也益今日勤望

之勢與昔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安形急

者亦急急後而後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申也後

來而古力疲於戰虜且將我後不來而古力疲於守

虜亦日玩我足謂以後兼虜難且者出塞之即遼與

遼十居其六夫少出師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以出

則守備虛有如聞警而乘我不備則乃害甚大是謂

以戰兼守難南接河北控燕其間則以錯遼海以錯

陸不可以預設地而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預設地

不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習其地者未必

習水是謂以海家陸難京輔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

不備倭今既驟而強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饑軍機

其急勢必踞而與民憤其機勢必帶而詭兵而官

環其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兼民難

此四難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為在公則易

耳若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以兼

皇明經世文編

才當兼任則難兼才易耳趙廣漢治京是以為允

治者三輔也使各得兼治之則易也故以孫傳明

易以齊楚則遠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書中

習兵事為名御史綜略邊關督官中外使戰遼左以

迄于今此其親虜也如在今日中而見其後也猶之乎

河陽戰與守而相和河與陸南相連而民兩相節

而節後也而虜相和而可無言其虜有公許易耳

自公出塞而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遼

公

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未必經略重而經略得制府始重國家倚南公如左右手而經略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捍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爲公難也請賦來慰之辛章以贈而提米芑之什觀成功焉

贈宮保大司馬鄧公還朝協理戎政序

協理戎政

今歲春大子簡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是要害處也自匈奴

明紀世編

馬北山集

卷之三

三

保塞諸公滋益繁或不能無引而息焉天子乃命

公往節制之公以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囊醢酒獻譯慰萬如家人予漢物師小闡入輒問罰就順義質焉公際俺答數歲虜王黃台吉已又疏王指力也而關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千紛而起眾議謂百市且暮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不隙也無故自動搖不祥因計大司農奉戰上及互市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略其悉璽書褒勞如公秉馬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繕治塞數百里

省大司農金錢千萬塞下生靈數百萬所督開府

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至孤卿督陽和如故先是

主爵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請還公以總六師天

子遣侍臣論中書方事之殷奈何輕代鎮鑰臣中書

遣諭公如一指公頓首曰陛下神聖守在四夷

臣幸捍救圉何力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

酒泉而關外自爲也益又五年而始奉茲命云於是

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休其心力則

相與稱彤弓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爲出入勞佚之

皇明經世編

馬北山集

卷之三

四

間宜非所論於事使之誼也天子若曰其以治邊

人者治輦轅下兵耳夫南北羽林諸軍實爲天子

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上情

竄訓練具文而已亡益于事實即一旦有緩急安所

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吏則何以裨其尾陞慶中大臣

議徵免兵入教京營軍滋煩擾亡益愚以爲邊人稍

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以動

庸威望如鄧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申軍令明約束

指揮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又得盡行其

法而曰無戰上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事在呼吸於是在內緩在外急今市事人定邊臣守管鑰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華較之下不大濟願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外重則內內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國勢奠于九鼎大員則內重外亦重也天子所以任遇公者意蓋在此維鄭之先恒公武公世獎王室町京足依入爲卿士業勳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何事之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爲贈亦以識綱天私愛

皇明經世編

馬北河集

論理代

五

寸露寺

贈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薊遼督臣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爲天官郎一再擢爲藩爲臬備兵塞上凡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自開原移鎮薊會有虜警天子赫然飭九侯採望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天子乃以節鉞畀公命旣下將士戒于伍民賀于里虜聚數萬衆蹂躪塞外而不敢入沿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首而邊址重邊九而薊

皇明經世編

馬北河集

卷之六

千露堂

址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鎮撫之者三而順大龍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然也虜卽變東不能踰關北不能踰三晉而深爲我患顧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京師三百里蹶夾嶺道黃花則九廟所從游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值虜在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也夫當其遠卽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爲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卽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于一二間諜之口惘疑則外乘恐喝則內憂彼且得亟辭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于京師一人操聲千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址重亦艱難雖然在成公特易耳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旣畀之治賦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

然而始引以自任其土地形險易處情固皆不啻一
數矣謀素深上素勳物素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
無一旦之急苟習知公威略不敢復以形備或而內
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嚮挽公人雖誠難在公而易
耳奉營讀六月出申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
古人制馭之略而其所匡定則惟王國爲兢兢亦惟
是畿輔之重爲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一大創
則諸部各相視而不動一負矢自羣奔則伐徽狃削
鑿之說也由此觀之勤不足以難公肅得公而重肅
皇明君臣編

卷之七

李露

重而九塞亦重矣嘉肅懿績則不佞愧簡侯焉

贈官保大司空申陽舒公被詔還朝序

前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震圉之外天子爲宵
旌咨嗟詔特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南
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沒流寒暑健夜開國城
之防疏戴村之堰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是人自
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
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告
成事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無

何以大司空詔還視事公之竭忠君上君言實公之
有成勞也公獨慨然若有深念者蓋公自股肱河之
議未竟而見微腰鋪河者去清泗口數里淮與黃河
交匯而入海黃河怒流淮東調而溢實驚陵邑公議
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渚水建統立
下清口無沙準泗州積水可消而馬肅本能舉也余
獨以議爲河計則公在外艱在內易耳東事之難也
議論多而視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勸者一人
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于王者夫河也非大司空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露

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爲
之自任之而自王之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
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王之者今日腰鋪河之役是
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孔入爲冬官而公之王持
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
爲公之舉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謂悍其爲
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
決策而從之山懽泥橈負薪流土可得而爲也卽議
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釐費有時自

下沒者上可得而數也。蓋水下天地其血脉也。緒而不流。激而美。溢則血脉之平而亡也。人固亦有血脉。此大寸空所賦金錢。刀鎗山陵。陂池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實而入。而上下不能盡蓋治河之靈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為。不患不能知。而治國之靈則難知之。而難為之。月獨難為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倒不可返。激之則撓權。擊。壯爭尺寸而失寸。丈人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勞盡無阿。狗有下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家。而濟時艱。則非公孰當任哉。今夫治水上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平。平即天下無事矣。公既以治水續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它揆之烈。願公終始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人司馬邢崑田平倭表凱序

平倭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于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于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日之。皆罔效。天子乃命

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劍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一。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看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破之。縻其眾。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樓于島山。議者辭楊中丞。諸倭公。天子不為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軍。廉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戰焉。禽偽九州都督。止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聞。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露。募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功。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止。都虜以倭之役。遠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虜資倭。殺命而出。

不怠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
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時至彼謀
不合我力不分于中國自亦漸耳此萬世之功一大
兵大役之刻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
人下往往騷動以及于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
餉罄茲之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亂而飛輓
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頽財不索者自
公破倭將歸鎮上歸伍農歸祀久勞得息久役得返
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
車明經世編
卷之三
馬北海集
下露堂

不過數下乎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我又自
戰其地自食其粟其下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
寡強弱相什而勦伐相百也說者曰倭酋關白死
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
瑕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
溫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
賊仗天誅是天替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軍能違
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順行不旋踵我
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馬北海集
下露堂

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
無如朝鮮桀驁敢爲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
不能使存衛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
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拔人者否至上之于朝鮮起死
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
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譯之
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
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
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

公用也以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計豫定士禮
附陰說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讀者不
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
體非所以揚休美勸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國
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
之朝鮮亡王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
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
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
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轅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天子獨決之。間以外

天子以界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文四期。寸晷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既定之烈。向微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平露堂

也。既成。卽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卽以退罪之。自始事至今日。非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三人功者。非那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旣振旅以還。行飲至禮。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卽問公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天子咸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主上判敵何幽不洞燭。以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聖主爲能外內無患。亦惟聖主可爲忠言。惟公與二三大

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極承飲以勞旋率。而項公命不佞爲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贈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戎政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則吏數告急。天子念薊鎮分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蔚公。公至。畫策調兵食。越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于東。捷再奏。天子念六部羽衛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撫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于京師九之一。天

馬北海集

平露堂

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鑒于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最強。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川兵勢緩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畿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任者居什三。廩養與隸什五。頁版及白工什九。名雖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後皆魯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寸功也。我與倭持于

虜上大將軍請諸師殺兵過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
行而輦殺之卒無竟全足應者此都人之耻也大使
邊鎮弱卽無以南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
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羣
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卽如法亦不可
以戰頃歲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卽不
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維持之意則
閭而起口語藉藉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
爲他官卽相與因循爲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北川集
兵略
上
平露堂

皆以暫言姑不反人公在薊則遼猶之字下也在京
師則薊猶之字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腹心和
通而臂臂長也至丁卯七株不交其滋者公能
其官天下雖受其賜豈惟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
公之成

宋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
之失政始于藩鎮太重大藩鎮滅重彼偏裨士
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官武之亂湮原之亂河東
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略各異而皆
以定然于天下之救無救也明興創治立法上
下相維逾二百年而臂有使指之勢尾無不掉
之虞其所爲度越前代大效可睹已一二脫巾
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略
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
失策而無救于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
策而無害于治其故何歟頃者鄖陽之事至犯
上至亡等也天子諒二三首惡曠然與更始

皇明經世編

馬北川集
兵略
上
平露堂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徹于
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縻維勉憂
不獨在耶矣諸士有所以制已然防未然者否
兵變

今人下一弱飯家胡越將吏索弓臥鼓無鋒燧之警
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于寧武譟于舉謀
戶餉譟于跳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于紀亂常命
之口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爲常也非
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目耶事第以耶對而借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事爲微說者以爲唐之敗始于藩鎮太強權太重綜
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
之矯命雄行與天子爲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
之位者也強在士卒弱在偏裨強在偏裨弱在主帥
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
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
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之也定
變正領之略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
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

者李寶之亂薄充以兵入其境鼎爲惡者千餘人悉
逐之曰最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
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傷出兵援涇州
因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俱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
軍服衆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
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贇爲遊說以沮師李德裕
曰寧舍劉蕡無舍弁也卒擒弁而職其黨故用甲伸
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投節而
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
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謀
然立解然而無救于敗者何也彼能爲一軍而不能
爲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國家修內攘
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
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于覆盂也嘉靖中盜嘗一再
變矣五壁之變天城之變說者以爲無重誅故相繼
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也苟將階之爲禍請一切
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稽籍非倣矣督臣源清請

濟師怠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匡服之略而虛張先聲。頗師城下。諸叛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勦之當事者狃于撫狂手勦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勦情形未睹而算成算也。一時經略之跡曾不得與唐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肅皇帝宸斷實式靈之。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于十萬之師。以一使之任賢于百將之略。則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下露堂

事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耶。策諸士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利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為一卒也。好命必誅。非為一鎮也。法也者。用少而休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詎撫臣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取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嘗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是及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驚下以代之。死人亦何憚而不為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一。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嫵煦狗之也。然則壞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違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還連之于唇吻。正度于胸臆。而執節于掌握。內得于心。外調于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溢。蓋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下露堂

皇明經世編

馬北序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爲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則易拔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解一大者也。合之則可以干國法喪師紀而辱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自別于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脇無罪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揆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卽訛言煩興衝風之末也。恫疑相恐虛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弓之餘而曲徇之後可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于厥心兼有虞心而莫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與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推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此諸卒于大同之變則異此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于抗朝廷拒詔旨而此則止于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于浙于薊于粵于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于滅

皇明經世編

馬北序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士伍剗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于下恩宜歸于上。夫法明于下恩歸于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體藥糾苟質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奈何。陽喻陰煽躬爲戎首實生厲階于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奸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率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帥不齒于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遽疆死綏其妻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蹙相依能不色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于上力殫于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豈獨在軍士哉。問自勝欽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項歲淪盟西陲傾軋欵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欵時言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

也。虜未款久矣。肅皇帝勿許以懼虜謀也。

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懼之而虜患反以劇。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卽以唐事論之。突厥入雁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及入隴渭。有隙可乘。覆之反手耳。諸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決策亦難矣。虜情向背。何以測也。兵勢強弱。何以料也。士氣恒怯。何以振也。邊奏虛實。何以程也。朝議易紛。何以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三

三

于肅堂

嚴也。廟謨易搖。何以定也。諸士其悉思方略以對。大吏士者觀諸士意。誠耳。當與否亦各其志也。惟勸業舊說無取焉。款頁

北虜款。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曰。肅皇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爲百功虜志。而寇澤路寇宜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詔勿許。明年大將軍營州事王貢市議虜以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明而起。驚洩復數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

而時時私與之市。陰以洩物中之人。約辛日夕無事。以諸鎮爲壑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尊孫故。執茂叛臣以款。遂服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爲難。于西陲。此市事之大略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于受款。而拙于用款。大既閉關以損虜。又不稍爲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忘。乘隙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而和。成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不能得之。于上數議而見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三

三

于肅堂

格。稍不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鷄鳥。蹲踞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巧于款也。虜既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待。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何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驛

子有所索不得則卑畏其啼輒予子。谷數喻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里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款拙于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人有大害也。智者用之以摩虜而愚者用之以耗窮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請先言處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下掠則借搶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

皇明經世編
馬氏海集
卷之三
五
子露堂

日之變小易異片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所誦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可以用天下之權將急之而固緩之緩靡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千營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卽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避其疲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待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子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不蹄嚙蹄嚙而有所苦則終身飼矣。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需之急則其售綢綬物固有急之而緩絀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款爲權以款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款以款復爲戰守挾敵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人雁門廷臣爭

皇明經世編
馬氏海集
卷之三
五
子露堂

吉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頗利通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頗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若大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于戰而不能戰款而不得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肅皇帝勿許懼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觀其利于前而昧其害于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于宋而忘和親之利于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末究匈奴之終始也大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卽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卽虜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日悔罪而與日之害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察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僥倖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大虜之嗜利蓋其天性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海之盜也款愈丁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不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參虜虜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勦鎮撫夷而禍移于遠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察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已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謀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法無法則難以用兵。兵居則宜乎之以生。臨事則宜乎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即介冑之上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方而恒執可保也。朝廷所急皆撫之。奏報皆撫所諛。皆吏之移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爲設然而假。則欺騙偏袒欺大帥則有不及察。真不欲察者。是亦常情也。進而致之而或以爲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賊朝廷既不得不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何不挽言以爲獎。考事以爲徵。輸情效實。雖大可原。皇明經世編

和三策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實誠信問。誠必駕馭。誠得宜。卽一策者。虛已而聽。標券而責耳。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待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也。蓋彼已參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款與戰兩不賸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議極之。戰外畏敵。甚于畏法。內畏議論。甚于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徇請。竭外橫而借援于內。內輸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事深奇。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爲備必重。陽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國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爲尉史大之爲中行。詭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所表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爲匈奴。大之爲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最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獨在虜也。蓋亦彼已參焉。故孽內外寄彼已。察六機戒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非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

武備疎支因審選制煩員成寡辦事者多任事者少
當事者輕核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
有事則以輕銳為勇許審為怯憚之病者病小則聽
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妄而可以為功不則奪精而
已薦醫妄而可以為德不則旁立而昵之耳此于醫
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即所謂三策者能自用
才而六機九微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天下
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為選用則夫三策者
兼而用之可也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三

三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常示
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唐之府兵
更而為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
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勸武節歟然武
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
家統兵于五府練兵于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
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為十二閫營又更為東西
官軍已復為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
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

有議合三營而授之 大將者有議徹五府而
授之 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陣者有
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
夫增與減為兩端分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
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
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倡兵有紀律以庶
幾 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
前者籌之 京營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
呈期謹撰編

卷之二

三

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
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
申賞不阿近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
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
托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
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
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
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至深遠也自

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于是其害安在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潔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耗浸廢益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觀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托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亮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三

下第堂

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于肅愍更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本營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法至高宗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受之當唐之中原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三

下第堂

也嘉靖中營謀商討兵四萬人矣。辭者曰技士得
四其六日安用也。曰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
可得而汰也。爲夫汰之不可爲之說曰實行伍實行
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
二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
足語伍者。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
勾之令亡而吏以爲市一兵木具而民已擾矣。徵解
軍軍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
曰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
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
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
而授之一人非細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
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師國家推赤
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
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之不可則爲之說
曰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庚午之議
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
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兵考

五

嘉靖

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
合之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習不習戰也。乃始有京
兵戍邊之議。夫邊且受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
也。不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爲數
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
手何有。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
也。爲夫出戍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入衛京師以強本
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剋鄣而守今
簡以入衛虛門垣守堂與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
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變賣禍
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橫也。且夫以
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
將者何也。謀師必于勳貴則其選太濫也。協理以旬
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
也。部將之屬太濫則其弊難核也。所謂今之法者何
也。盛爲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
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爲之舉劾而不程其
職則其聽紛也。槩爲之賞罰而不觀其後則其權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兵考

五

嘉靖

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肘必且
玩日必且觀望必且糾軍以自固必且便文以自營
必且違上法之外必且舞于法之內而二祖之制
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睹其一不睹
其十睹其末流不睹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
合議由議入噉噉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
益元議減則益制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成
則滋勞議入術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
務愈以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氏海集

京師

平露堂

可也若以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即無往不可也夫
五軍者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文皇帝
之所練習也則微我二祖當孰法哉高皇帝諭
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官實則難破武
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高皇帝法在也論
陣略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
有勵心姑息行則人快怠志故以申軍令高皇帝
法在也論趙宗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
節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

故以肅軍紀高皇帝法在也文皇帝諭兵部曰
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
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文皇帝
法在也論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罷弱應數所
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核
軍伍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
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
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為議不若取大
皇明經世編

馬氏海集

京師

天

平露堂

府之載而條奏之精法者與其自為制不若取象關
之憲而申布之有所過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闕吾致
行之有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如此
則二祖之法必行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
嗚呼今獨不得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可何以噉
噉議制為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入變
法其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貽後人後入舍
其所甚易而圖其所難則何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
彼武帝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況夫法

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錐陽有凌雲臺焉
衆木輕重無錐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
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凌雲臺之類
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馬北亭集

卷之三

无

平露堂